破晓群英传

The Dawn-Breakers

——巴哈伊启示早期历史纪事

纳比勒-阿扎姆 著
曾佑昌 孙 琳 译

马来西亚巴哈伊出版社
Bahá'i Publishing Trust Malaysia

破晓群英传

The Dawn-Breakers

——巴哈伊启示早期历史纪事

纳比勒–阿扎姆 著
曾佑昌　孙　琳 译

马来西亚巴哈伊出版社
Bahá'i Publishing Trust Malaysia

我已准备好冒着生命危险，或许，凭借上帝的慈爱与恩典，我这位已显现的宗徒可以在原点、即那至高圣言的道路上献出生命。

——巴哈欧拉

英译本初版前言

几年前，巴哈伊信仰的圣护守基·阿芬第将这本记述从波斯文译成英文并且同意出版节本。当时这一计划未能付诸实施。后来能够出版英国版的时候，却决定使用由守基·阿芬第编辑并于1932年在美国出版的原本，只是少收录一些补充材料。

本书全文收录了纳比勒的记述以及由圣护本人写的导言和后记，但是省略了许多说明，如族谱、许多脚注、大部分的附录，以及原来导言中源于其他书的某些摘录。注释中引自法文著作的一些段落在此以英译文付印。

我们的目的是以选集版呈献这部书的精华。我们相信很多没有机会获得备受赞赏的美国完整版的人都会欢迎这个英国版。

巴哈伊出版社信托公司

目　录

英译本初版前言
导论 I
序言 XV

第一部分　启示前的日子

第一章
谢赫・艾哈迈德–艾赫萨伊的使命

从巴林到伊拉克.....3
访问纳杰夫和卡尔巴拉.....4
设拉子之旅.....5
驻留亚兹德.....6
赴马什哈德朝圣.....10
胜利进入德黑兰.....10
赴克尔曼沙阿.....11
返回卡尔巴拉.....13
麦加、麦地那之旅及逝世.....13

第二章
赛义德・卡齐姆–拉什提的使命

与哈吉・赛义德・穆罕默德-巴吉尔-拉什提的接触.....16
有关应允者的暗示.....21

谢赫·哈桑-佐努兹的故事 22
赛义德·卡齐姆的著作中提到应允者.....27
卡尔巴拉之围.....28
赛义德·卡齐姆暗示不忠之徒.....30
谢赫·阿布-图拉布的口述 31
赛义德·卡齐姆对门徒的劝诫.....32
赛义德·卡齐姆遇见阿拉伯牧人.....34
赛义德·卡齐姆去世.....35

第二部分　巴孛的启示

第三章
巴孛宣示自己的使命

穆拉·侯赛因到达卡尔巴拉.....39
’60年的意义 40
穆拉·侯赛因去纳杰夫和布什尔.....41
穆拉·侯赛因在设拉子会见巴孛.....42
穆拉·阿里-巴斯塔米及其同伴到达设拉子 50
库杜斯到达设拉子.....52
早年的巴孛.....54
新生字母.....58
关于塔希莉.....60
解释“巴拉-萨里” 60
遣走穆拉·侯赛因.....61
穆拉·阿里-巴斯塔米离开设拉子 62
阿卜杜勒-瓦哈卜的故事 62
穆拉·阿里-巴斯塔米受难 64

巴孛告别新生字母.....66
巴孛与穆拉·侯赛因话别.....69

第四章
穆拉·侯赛因旅行到德黑兰

穆拉·侯赛因访问伊斯法罕.....70
他在卡尚和库姆逗留.....74
他在德黑兰的经历.....74

第五章
巴哈欧拉的马赞达兰之旅

祂提到米尔扎·布祖尔格.....78
祂在穆拉·侯赛因到达德黑兰之前访问努尔.....79
祂在穆拉·侯赛因到达德黑兰之后访问努尔.....80
维齐尔关于巴哈欧拉的梦.....85
巴哈欧拉与哈吉·米尔扎·阿加西的交往.....86

第六章
穆拉·侯赛因的呼罗珊之旅

巴孛给新生字母的指示.....88
呼罗珊的第一批信徒.....89
穆拉·侯赛因给巴孛的信.....90

第七章
巴孛去麦加、麦地那朝觐

哈吉·阿布-哈桑-设拉子讲述的事件.....92

《波斯文巴扬经》提及这次旅行.....93
到达吉达，麦加途中的一个意外事件.....94
巴孛绕行天房.....95
祂向米尔扎·穆希特-凯尔马尼宣示.....95
祂给麦加行政长官的信，以及哈吉·尼亚兹-巴格达迪
的讲述.....98
祂访问麦地那.....99

第八章
巴孛朝觐之后在设拉子停留（一）

巴孛到布什尔后告别库杜斯.....101
库杜斯在设拉子拜访巴孛的舅舅.....102
库杜斯会见穆拉·萨迪克-霍拉萨尼.....102
库杜斯与穆拉·萨迪克遭受的苦难.....104
巴孛回到设拉子.....106
在设拉子接受圣教信仰的人.....111
巴孛向卡尔巴拉的信徒传达信息.....112
信徒们在坎加瓦尔与穆拉·侯赛因不期而遇.....113
他们与穆拉·侯赛因一起去伊斯法罕.....114
穆拉·侯赛因去设拉子.....115
六位信徒到达设拉子.....115
穆拉·阿卜杜勒·卡里姆-加兹维尼的口述.....116
纳比勒会见穆拉·阿卜杜勒·卡里姆-加兹维尼.....122

第九章
巴孛朝觐之后在设拉子停留（二）

穆拉·侯赛因去呼罗珊.....123

赛义德·叶海亚会见巴孛.....124
穆拉·穆罕默德-阿里-赞贾尼皈依.....128
库杜斯访问克尔曼、德黑兰和马赞达兰.....130
穆拉·萨迪克访问亚兹德.....133
穆拉·优素福-阿德比利及其他人受难.....136
关于哈吉·赛义德·贾瓦德-卡尔巴拉伊.....136
谢赫·苏丹-卡尔巴拉伊讲述的事件.....138
第二个诺鲁兹节.....138
巴孛的母亲和妻子.....139
侯赛因·汗的活动.....140
巴孛被捕，瘟疫爆发.....141
巴孛告别亲属，离开设拉子.....143

第十章
巴孛旅居伊斯法罕

祂给马努切赫尔·汗的信.....144
受到主麻-伊玛目的欢迎.....144
哈吉·米尔扎·阿加西的恐惧.....147
巴孛看望马努切赫尔·汗.....148
关于穆拉·穆罕默德-塔基-哈拉提.....149
米尔扎·易卜拉欣为巴孛举行盛宴.....149
伊斯法罕的乌里玛签发巴孛的死刑令.....150
马努切赫尔为巴孛离开和回到伊斯法罕所作的计划.....150
信徒们会见巴孛.....151
巴孛预见马努切赫尔·汗即将死亡.....152
马努切赫尔·汗最后的日子.....152
遣走信徒.....153

古尔根·汗给穆罕默德沙阿的信.....154
巴孛去卡尚.....154

第十一章
巴孛在卡尚停留

哈吉·米尔扎·贾尼的梦.....155
巴孛在哈吉·米尔扎·贾尼家中的三天.....156

第十二章
巴孛从卡尚到大不里士

祂临近库姆.....158
祂在库姆鲁德村停留.....159
祂到达基纳尔-吉尔德要塞.....159
祂在库莱恩村停留.....159
巴孛赴大不里士途中的最后一段旅程.....163
巴孛到达大不里士.....164

第十三章
巴孛被关押在马库堡

赛义德·侯赛因-亚兹迪的口述.....168
马库的局势及其民众的特性.....168
马库居民对巴孛的仰慕之情.....169
谢赫·侯赛因-佐努兹的到来，以及巴孛的口信.....171
阿里·汗-马库伊的梦.....171
阿里·汗转变态度.....172
关于《波斯文巴扬经》.....173

巴孛的门徒到访马库.....174
巴孛在马库的生活轶事.....174
巴孛在宣示自己的使命前做的梦.....175
穆罕默德沙阿及其政府所遭受的灾难.....175
穆拉·侯赛因从马什哈德去马库朝圣.....176
巴孛对穆拉·侯赛因说的话.....178
阿里·汗受到责难，巴孛随之被转移到奇赫里克.....179
巴孛向穆拉·侯赛因告别.....180

第十四章
穆拉·侯赛因的马赞达兰之旅

穆拉·侯赛因去德黑兰.....181
他在巴尔富鲁什住在库杜斯家中.....181
对哈吉·米尔扎·阿加西和穆拉·侯赛因的评论.....183
库杜斯给穆拉·侯赛因的指示.....185
穆拉·侯赛因会见赛义杜勒-乌里玛.....185
穆拉·侯赛因从巴尔富鲁什到达马什哈德.....186

第十五章
塔希莉从卡尔巴拉到呼罗珊

提及巴哈欧拉.....187
巴孛给信徒的书信.....188
塔希莉响应巴孛的呼吁.....188

第十六章
巴达什特会议

巴哈欧拉离开德黑兰.....203

马什哈德的动乱.....203
库杜斯去往马赞达兰.....206
巴哈欧拉在沙阿鲁德会见库杜斯.....206
他们到达巴达什特.....206
巴哈欧拉讲述尼亚拉事件.....211
该事件的结果.....212

第十七章
巴孛被关押在奇赫里克堡

奇赫里克人对巴孛的态度.....213
巴孛给一位随从的指示.....214
乌里玛和政府官员接受这个天启.....214
从奇赫里克遣走的信徒.....217
关于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事件.....217

第十八章
巴孛在大不里士受审

祂访问奥鲁米耶.....220
祂到达大不里士.....222
祂受到乌里玛们的审问.....223
祂遭受的侮辱.....226
祂回到奇赫里克并致函哈吉·米尔扎·阿加西.....228

第十九章
马赞达兰的动乱（一）

穆拉·侯赛因离开马什哈德.....229

穆罕默德沙阿之死.....231
赛义杜勒-乌里玛向巴尔富鲁什人发出的呼吁.....231
巴尔富鲁什人对穆拉·侯赛因及其同伴的攻击.....232
穆拉·侯赛因击退攻击.....233
米尔扎·穆罕默德-富鲁吉讲述的情况.....234
巴尔富鲁什人放弃攻击.....236
穆拉·侯赛因的同伴重新进行宣礼.....237
从萨卜齐迈丹旅馆出击.....237
巴尔富鲁什的贵族求情.....238
胡斯劳-加迪-卡拉伊收到的指示.....239
发生在马赞达兰森林中的事件.....240
到达谢赫·塔巴尔西圣墓.....241
谢赫·塔巴尔西圣墓守护人的梦.....242
加迪-卡拉的骑兵来袭并被击退.....242
巴哈欧拉访问谢赫·塔巴尔西要塞.....244
解救库杜斯.....245
关于黑旗.....246
库杜斯被监禁在米尔扎·穆罕默德-塔基的家中.....246
库杜斯到达谢赫·塔巴尔西要塞.....247
米尔扎·穆罕默德-富鲁吉的口述.....248
库杜斯在谢赫·塔巴尔西要塞的几件事.....249
赛义杜勒-乌里玛向纳西里丁沙阿发出的呼吁.....251
阿卜杜拉·汗-土耳卡曼的军队在谢赫·塔巴尔西
　要塞附近扎营.....252
谢赫·塔巴尔西要塞第一次出击.....253
迈赫迪-库利·米尔扎亲王给穆拉·侯赛因的信.....254
谢赫·塔巴尔西要塞第二次出击.....255
库杜斯受伤.....256

巴哈欧拉试图加入谢赫·塔巴尔西要塞守卫者的行列.....257
关于巴哈欧拉在宣示自己的使命前的活动.....263

第二十章
马赞达兰的动乱（二）

第三次出击，穆拉·侯赛因阵亡.....264
穆拉·侯赛因的最后时刻.....265
关于他的安葬和成就.....266
库杜斯对他的同伴们发出警告.....268
赛义德·侯赛因-穆塔瓦利的叛变.....268
阿巴斯-库利·汗-拉里贾尼发动的进攻.....269
第四次出击，敌人彻底溃退.....269
从德黑兰调遣炮兵.....270
被围困者的苦境.....271
库杜斯对同伴们的劝告.....272
第五次出击，贾法尔-库利·汗之死.....273
同伴们的困苦日甚一日.....274
库杜斯的宣言.....275
第六次，即最后一次出击.....275
亲王与主要参谋人员商议.....276
阿加-卡利姆讲述的事件.....276
一些同伴放弃要塞并被俘.....278
亲王发誓保证受围困者的安全.....278
放弃要塞.....279
许多同伴被俘.....281
大屠杀.....281
三个同伴的命运.....282

库杜斯殉难.....286
殉教者名单.....289

第二十一章
德黑兰的七位殉教者

马赞达兰灾难对巴孛的影响.....306
萨亚受命前往塔巴尔西圣墓.....307
萨亚访问德黑兰并会见巴哈欧拉.....308
纳比勒的早年生活.....309
七位殉教者受刑.....318
巴哈欧拉讲述的事件.....329
安葬七位殉教者.....332

第二十二章
内里兹的动乱

瓦希德旅行到德黑兰和亚兹德.....334
亚兹德庆祝诺鲁兹节的圣宴.....334
纳瓦布-拉达维的活动 335
敌人的骚动和溃散.....336
瓦希德向亚兹德人发布的宣言.....336
击退纳林要塞附近的军队.....338
瓦希德向亚兹德居民发布的公告.....338
瓦希德命令出击.....339
瓦希德的妻子回娘家.....340
瓦希德给仆人哈桑的指令.....340
瓦希德去往内里兹.....341

瓦希德向内里兹人发出呼吁.....344
哈杰赫要塞第一次出击.....345
哈杰赫要塞第二次出击.....346
要塞中的分工.....346
截获扎伊努尔-阿比丁·汗的信.....347
再次向菲鲁兹·米尔扎亲王发出呼吁.....348
哈杰赫要塞第三次出击.....349
殉教者名录.....350
敌人为缔结和约发誓.....351
瓦希德对敌人邀请的答复.....352
瓦希德给同伴们的信，哈吉·赛义德·阿比德的背叛.....354
同伴们被俘.....354
瓦希德殉教.....355
瓦希德同伴们的命运.....356

第二十三章
巴孛殉教

艾米尔-尼扎姆处决巴孛的动机.....358
艾米尔-尼扎姆给纳瓦布·哈姆扎·米尔扎的命令.....360
巴孛处理祂的文件.....360
巴孛到达大不里士.....361
艾米尔-尼扎姆发布的命令.....361
巴孛被关押在军营.....362
赛义德·侯赛因讲述的事件.....363
巴孛对法拉什-巴希的警告.....363
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拒绝放弃信仰.....364
签发对巴孛的死刑执行令.....364

萨姆·汗向巴孛请求.....365
巴孛奇迹般地脱逃.....365
法拉什-巴希辞职.....366
萨姆·汗辞职.....366
再次也是最后一次尝试杀死巴孛.....366
哈吉·阿里-阿斯卡尔讲述的情况.....367
巴孛的遗体被转移到德黑兰.....368
关于米尔扎·阿加·汗-努里.....369
巴孛殉教的影响.....371

第二十四章
赞詹的动乱

关于巴孛受到的折磨.....374
霍贾特在皈依前的活动.....374
霍贾特接受巴孛的神启.....375
霍贾特受指控并被召到德黑兰.....376
巴孛给霍贾特的信.....377
霍贾特累遭指控，被调到德黑兰.....377
巴孛到达赞詹，然后去往大不里士.....379
霍贾特在德黑兰遭囚禁.....380
霍贾特逃往赞詹.....382
敌人攻击霍贾特及其同伴的借口.....383
敌人准备重新发动攻击.....384
霍贾特进入阿里-马尔丹·汗要塞.....386
一名赛义德的进攻.....386
霍贾特对同伴们的劝告.....387
艾米尔-尼扎姆委托萨德鲁德-道利赫围困要塞.....387

受围困者蒙受的种种苦难、艰辛及诱惑.....388
乡下姑娘宰纳卜的英雄主义行为.....388
同伴们大声祈祷的结果.....391
霍贾特向纳西里丁沙请愿.....392
逮捕携带请愿书的人，调遣增援部队.....393
巴孛殉教的消息对同伴们的影响.....394
艾米尔-图曼紧急调遣增援部队.....394
阿齐兹·汗-穆克里会见霍贾特.....394
要塞遭恶敌强攻.....395
艾米尔-尼扎姆对艾米尔-图曼的警告.....395
击退敌人的联合部队.....396
穆赫辛之死.....396
要塞中的婚礼.....397
卡尔巴拉伊·阿卜杜勒-巴基牺牲了五个儿子.....398
乌姆-阿什拉夫的英勇行为.....399
妇女们给予的帮助.....399
艾米尔-图曼企图诱捕信徒同伴.....400
霍贾特对同伴们的劝告.....403
敌人继续发动攻势.....404
霍贾特受伤.....404
要塞被占领对受围困者的影响.....405
击退对信徒同伴的进一步攻击.....405
艾米尔-图曼与参谋人员磋商.....406
挖掘地下通道.....406
霍贾特的妻儿之死.....407
霍贾特之死及安葬.....407
最后的交战.....408
对幸存者的处理.....408

霍贾特的尸体遭受的侮辱及其亲属的命运.....410
殉教者人数.....411
消息来源.....412

第二十五章
巴哈欧拉的卡尔巴拉之旅

巴哈欧拉讲述的事件.....413
纳比勒在克尔曼沙阿会见米尔扎·艾哈迈德和巴哈欧拉.....418
关于赛义德·巴西尔-欣迪 419
巴哈欧拉去往卡尔巴拉的原因.....421
纳比勒与米尔扎·艾哈迈德一同前往德黑兰.....421
巴哈欧拉在卡尔巴拉的活动.....423

第二十六章
弒君行动及其后果

艾米尔-尼扎姆之死 425
巴哈欧拉回到德黑兰.....426
巴哈欧拉会见阿齐姆.....427
弒君行动.....427
巴哈欧拉被关押在西亚查尔地牢.....432
弒君未遂者的命运.....434
恐怖统治.....434
哈吉·苏莱曼·汗.....435
艾米尔-尼扎姆的悔悟 436
至大圣枝讲述的事件.....436
哈吉·苏莱曼·汗殉教.....437

塔希莉殉教.....441
赛义德·侯赛因殉教.....446
巴哈欧拉讲述发生在西亚查尔地牢中的事件.....447
试图证明巴哈欧拉的同谋关系.....449
阿齐姆的招供与死亡.....451
巴哈欧拉在马赞达兰省的财产被掠夺.....454
这场骚乱对亚兹德和内里兹的影响.....456
巴哈欧拉获释并被放逐巴格达.....458

后记 461
巴哈欧拉对巴孛及其主要门徒的赞辞 472
附录一　巴孛最出名的著作一览表.....475
附录二　希吉拉历月份表 477
附录三　本书所涉及的希吉拉历与公历日期的对应关系 478
附录四　英译者查阅的著作 479
词汇表 483
索引 487

我以极其感恩与热爱的心情，谨将此书献给光辉的英雄时代最后的幸存者至大圣叶。

导　论

现在，巴哈伊运动在世界各地都广为人知。纳比勒对于在波斯最黑暗时期开始的这个运动的独到记述定会引起众多读者的兴趣。他以极其投入的用心所作的记录在许多方面都是非同寻常的。这些激动人心的段落有着闪光的主题，不仅使记述的史实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而且具有崇高的道德力量。光彩夺目的文字犹如突现在午夜中的一抹阳光，所以其效应就更为强烈。这是一个关于奋斗与殉教的故事，其中壮烈的场景和悲剧性的事件都很多。腐化、狂热与残忍纠结起来反对它，摧毁它进行的改革事业。本书记述到仇恨的暴乱似乎已达目的，敢于声称同情巴孛教义的每一个波斯男女和小孩都遭到流放或处决的时候嘎然而止。

纳比勒本人参与过他记述的一些事件。他拿起孤独的笔，描述了有关遭受无情迫害的男女和一个遭到恶毒诋毁的运动的事实真相。

他写得轻松自如。而当自己的感情被强烈激发时，他的文笔就变得有力而犀利。他没有系统描述巴哈欧拉及其先驱者的主张和教义。他的目的是朴实地陈述巴哈伊启示初期的情况，缅怀早期斗士们的事迹。他描述了一系列的事件，一丝不苟地为几乎每条资料引证权威著作。因此，作为对他所知道的或由可靠证人提供的圣道早期历史的文字记述，他的著作很有价值，即便它缺少某些艺术性和哲理性。

这本记事的一些主要特色——圣洁的英雄人物巴孛，一位温和、安详而又热切、坚定与卓越的领袖；祂的信徒勇气

十足、欣喜若狂地面对压迫的献身精神；妒忌、狂怒的神职人员出于私利煽动嗜血成性的群氓——都容易理解。但是，如果对波斯的政教状况、民众及统治者的风貌没有一定的了解，就不容易详尽地看懂这本记述的内容，或评价由巴哈欧拉及其先驱者所承担的任务是多么了不起。纳比勒对这些知识了如指掌。如果不是完全没有越出过沙阿和苏丹的帝国疆界的话，他本人也几乎没有出门旅行过，他更没有将本国文明与外国文明作比较。他不是在对西方读者讲述。虽然他明白所收集的材料不仅对本国或伊斯兰世界具有重要的意义，而是不久就会既向东方也向西方同时传播，直至遍及全球。但是，他是一个东方人，用一种东方语言为使用这种语言的人写作，他非常忠实地完成这部独一无二的著作，这本身就是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

然而，19世纪一些关于波斯的英语文献可以为西方读者提供有关这一主题的大量信息。从已翻译的波斯文著作中，或者从西方旅行者如屈尔宗勋爵、J. 马尔科姆爵士以及其他不少人的书中，西方读者会看到巴孛开展这场运动时所面临的污浊状况。这是虽不可爱却栩栩如生的一幅图画。

所有观察者一致认为波斯是一个软弱落后的国家，腐败盛行、极其偏执而且内部四分五裂。全国效能低下，道德沦丧，一片可怜景象。从最高层到最低层，既无实行改革的能力，又没有认真制定改革方法的意愿。全国的自负心理竭力宣传一种过分自鸣得意的思想。一片死气沉沉的气氛笼罩了一切事物，而思想普遍僵化使发展变得完全不可能。

对研究历史的学者来说，曾经非常强大、非常闻名的一个国家的衰落似乎极为令人同情。虽然巴哈欧拉、巴孛和阿博都-巴哈本人都受到过种种残酷虐待，但是阿博都-巴哈还是热爱自己的国家，称他们的退化是“民族的悲剧”。在

《文明的神秘力量》中，祂力图激励同胞着手进行彻底的改革。祂对这个民族目前的命运表露出沉痛的悲哀之情。而这个民族曾经将征服的范围延伸到东方和西方，曾经引领人类文明。祂写道：“从前，波斯确实是世界的中心，像一支点燃的蜡烛在各国中闪闪发光。她的荣耀与繁荣景象就像真正的曙光从人类的地平线上破晓而出，传播着知识之光，照亮了东西方各国。她的得胜诸王的名声传到世界各国的居民耳中。她万王之王的威仪使希腊和罗马的君主们俯首贴耳。她治理国家的智慧使贤人哲士充满敬畏。而各大洲的统治者们均按她的体制制定法律。在世界各国中以一个征服民族而闻名的波斯人，以其文明与知识受到应得的赞赏，他们的国家成了一切科学艺术的光荣的中心，文化的宝库和美德的源泉……这个国家现在又怎么样了呢？由于民众懒惰、虚荣和冷漠、缺乏知识、组织性、热情和雄心壮志，这个卓越的国家现在任其繁荣之光变得黯然失色、消失殆尽。”

其他作家也充分描述了阿博都-巴哈提到过的不幸状况。

用屈尔宗勋爵的话来说，在巴孛宣布自己使命的时候该国政府是“教会政府”。虽然它腐化、残忍、道德败坏，但是它符合传统宗教规范。穆斯林正统观念是它的基础，已深入到它及其民众的社会生活的核心。但是，除此之外，没有法律、法规或宪章指引公众事务。既无上议院也无枢密院，没有宗教大会，没有议会。沙阿是专制君主，他个人的专制统治通过每位大臣和省督全都向下反映到最低级的办事员或最遥远的部落头人那里。没有民事法庭制约或消减君主的权力或他可能乐意授予下属的权力。如果有法律，那就是他说出的话。他可以为所欲为。他有权任命所有大臣、官员、军官和法官，或者撤销他们的职位。他有生杀大权而无须诉诸任何王室成员、民事或军事法庭。杀人权只给予他。政府、

立法、行政及司法的所有职能也是如此。没有任何成文的约束措施限制他的至高权力。

沙阿的后代被安插到全国最有利可图的职位上，他们还一代又一代地占据各地无数的下级职位，直至全国背上王室寄生虫的包袱为止。他们只是由于血统而获得职位，因此才有这句波斯谚语："骆驼、跳蚤和王子王孙无处不有。"

即使沙阿想公正明智的裁决他审理的案件，往往也难于做到。因为他无法信赖提供给他的资料。关键的细节被抽走，或者事实被徇私舞弊的证人或贪脏枉法的大臣歪曲了。这种腐败体制在波斯根深蒂固，以致成了公认的机制。屈尔宗勋爵描述道：

"现在我来谈谈伊朗行政机关与众不同的主要特征。在该国，政府而且生活本身可以说多半是搞礼品交换。在社会外表下面，这种作法可能应该显示一个亲切友好的民族的豪爽。不过，它也有极其冷漠的一面。例如，当你欣喜地收到一份礼物时，你发现自己不但要回赠与赠送人花费相当的物品，而且必须按礼品价值的比例大方地酬谢跑腿的人（你的回报很可能是他维持生活的唯一手段）。在政治外表之下，送礼的作法虽然在东方坚实的传统中受到尊崇，但是在别处却是不那么令人喜欢的某种作法的同义词。这就是波斯政府实行了几个世纪的体制，一种强硬地阻止任何真正的变革以得到维持的体制。沙阿下面的官员几乎没有不收礼的，几乎没有一个职位不是靠收礼聚财得来的。在官场中，每个人几乎毫无例外地要么向沙阿要么向某位大臣，或是向任命他的上级主管赠送金钱以购得自己的职位。如果几个候选人竞争一个职位，很可能出钱最多的人会胜出。

"……'玛达希勒'在波斯是一个很受喜爱的全国性的习俗。它以多种不同形式索取财物，其手法的巧妙不亚于

其形式的多样，是波斯人生存方式中的最大乐趣……沃森说这个不同寻常的词在英语中没有确切的对等词，根据使用时的上下文有多种不同的译法，可以译成佣金、特权、贿赂、体贴、脏物、赢利。大致说来，它意味着私人利益的差额，通常以金钱的形式表现，并可以从各种交易中获取。在波斯，涉及到赠送者与接受者双方的讨价还价，如果施惠的一方没有为自己的行为或所赠出的财物索取回扣，任何交易谈判都不可能进行。上下级之间是如此，即使地位平等的协议伙伴之间也是如此。当然，可以说全世界的人的本性是大致相同的，可以说类似的机制在我们自己的国家或其他国家以不同名义存在，还可以说哲学评论家觉得波斯人是跟自己一样的人。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但是，在这个世界上我见过的或听说过的国家中，没有哪个国家的这种制度像在波斯这样公开、无耻而普遍。因此，远不止国内经济或商业交易领域，它遍布各行各业并且导致了生活中的大部分行为。受其影响，慷慨行为或免费服务在波斯已从社会美德的范畴中被剔除了，而贪财却上升为人类行为的指导原则……从君主到臣民特此建立起劫掠财物的算术级数。在依次下降的等级中，每个单位都从比自己级别低的单位获得酬谢，而不幸的农民则是最终的受害者。在这些情况下，毫不令人惊奇的是，官职是通向财富的途径。人们常常发现起初一无所有的人，竟然住上豪宅大厦，身边婢仆成群，过着王侯般的生活。‘在能捞到好处时要尽可能地捞，’这是大多数人在从事公务时为自己制定的规则。民众对这种行为也不愤恨。对任何有这种机会而不中饱私囊的人，他能感觉到的评价肯定是与赞扬相反的。没有人想到过这些连续不断的‘玛达希勒’的受害者，他们最终要被夺去多少物质利益。消耗在乡间豪宅、欧式古玩和大批随员身上的财富，都是从这些顺民

身上榨取的血汗。”

从前文的阅读中，读者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认识到巴孛使命的艰巨性。下面的引文可以帮助读者理解祂面临的危险，并为阅读一个暴力与令人发指的残酷故事做好准备。

“在停止讨论波斯法律及行政管理体制的主题之前，请允许我就刑罚与监狱插几句话。对欧洲读者来说，最令人震撼的是阅读上个世纪的波斯历史和震撼程度较小的本世纪波斯历史中那些罪行累累的血腥记录。没有什么比被记录下的野蛮惩罚与折磨更令人憎恶的了。这段历史反复显现了野兽般的麻木不仁和魔鬼般的狡诈无情。波斯人的性格一直是精于计谋而冷血对待苦难；在司法行刑方面，它找到充分的机会发挥这两项特长。直到最近的一段时期，在目前统治的边界内，仍有死刑犯被绑在十字架上钉死，被用大炮轰，活埋，像马一样钉铁掌，被绑在两棵被压弯的树梢上借树的弹力被撕裂，被变成人体火炬，被活剥人皮。”

“……在双重管理体制下，像我现已描述过的那样，即，一套行政管理制度，其中每位参与者既是贿赂者又是受贿者；还有一套既无法律又无法庭的司法程序。对政府的信任基本不存在，没有个人的责任感或对荣誉的自豪感，没有相互信任与合作（除了干坏事之外），在恶行暴露时不知羞耻，不相信美德，最重要的是，没有民族精神或爱国主义。这些状况也就很容易理解。”

从一开始，巴孛一定就预见到祂的同胞会接受祂的教义，而祂的命运掌握在毛拉们的手中。但是，祂不让个人的担忧影响到祂坦率阐述祂的主张或公开宣扬祂的圣道。祂所宣布的改革虽然纯属宗教，却是猛烈的。祂对自己身份的宣示惊天动地。祂使自己以“卡伊姆”而闻名，那是久已被允诺而伊斯兰教世界久已急切期待的崇高先知或弥赛亚。祂还

宣称自己就是那道“门”（即，巴孛），那位比祂自己更伟大的先知将通过这道门进入人类的世界。

就这样祂使自己与伊斯兰教圣训一致，从而以应验预言的形式出现。所以，祂就和死守预言和圣训（与祂的看法不同）的人发生了冲突。波斯的两大伊斯兰教派什叶派和逊尼派，都把他们信仰中的古老积淀看得极其重要，但是关于其内容或含意有不同看法。从其教义中产生出巴孛运动的什叶派认为，在至圣先知穆罕默德去世后十二个伊玛目先后继承他。他们认为每一位伊玛目都由上帝特别赋予灵性的才能与力量，并且有权获得信众的虔诚服从。每位伊玛目不是公众选择而是由他的前任在职时任命。第十二任也就是最后一个受神灵启示的指导者是穆罕默德，什叶派信徒称之为“伊玛目马赫迪、霍贾图拉（上帝的证据）、巴吉亚图拉（上帝的余民），以及卡伊姆-穆罕默德（将由穆罕默德家族中产生）”。祂在伊斯兰教教历260年担任伊玛目一职，但立即从人们的视域中消失了，只通过某位特选的叫做“门”的中间人与信徒联系。四个“门”依次接续，每一个都经伊玛目同意由他的前任任命。但是，第四位“门”阿布-哈桑-阿里去世前拒绝指定继任者。他说上帝另有打算。伊玛目与教徒之间的所有联系在他死后就中断了。虽然他仍然住在某个神秘的隐居地等候着，周围有一群信徒；但是，在他出来掌权，在全世界建立千年王国后，他才会重新开始与民众联系。

逊尼派不那么敬重继承至圣先知的那些人的职位。他们将代行权力者的职务看作是现实问题而不是灵性问题。在他们眼中，哈里发才是圣教的捍卫者，他的任命是经民众选择和同意的。

尽管有这些重大分歧，两派在期待一个双重显圣者方面是一致的。什叶派寻找将在时机成熟时到来的卡伊姆，也就

是伊玛目侯赛因的复临。逊尼派等待马赫迪的出现，也就是“耶稣基督的复临”。在巴孛使命的初期，当祂沿袭什叶派的传统，先以卡伊姆，然后以“门”，即巴孛的双重名义宣称自己的职责时，伊斯兰教徒们误解了后者的含意。他们以为祂的意思是祂是继阿布-侯赛因-阿里之后的第五个“门”。然而，正如祂清楚地宣布的那样，祂的本意是完全不同的。祂是卡伊姆。但是，卡伊姆虽是崇高先知，相对于继后而来的更伟大的显圣者的地位，就像施洗约翰相对于基督的地位一样。祂是比祂自己更伟大的那位显圣者的先驱。祂的作用将慢慢减退；那位伟大的圣人的作用将逐渐增强。就像施洗约翰曾经是基督的先驱或“门”一样，巴孛是巴哈欧拉的先驱者或“门”。

许多可靠的圣训表明卡伊姆出现时会带来新的律法，从而废除伊斯兰教。但是，这不是国教僧侣统治集团的理解。他们满怀信心地期待应允者不会以新的更丰富的天启代替旧的天启，而是认可并强化他们尽职的体制。这会极大增强他们的个人特权，扩大他们遍布各国的权力，为他们赢得全人类虽然勉强但仍是卑躬屈膝的臣服。当巴孛启示《巴扬经》、宣示新的宗教律法、通过戒律与榜样实行深刻的道德与精神改造时，神职人员们立即觉察到极大的危险。他们看到自己的垄断地位逐渐遭到削弱，自己的奢望受到威胁，生活与行为遭受耻辱。他们假装虔诚之士，愤怒地反对祂。他们在沙阿和民众面前宣布这个自命不凡的家伙反对正统的学问，败坏伊斯兰教，背叛穆罕默德，不仅危害圣教而且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本身。

巴孛遭拒绝和受迫害的原因在本质上与基督遭拒绝和受迫害的原因相同。如果耶稣没有带来一本新约，如果祂不仅反复宣讲由摩西所教导的灵性信条，而且还继续执行摩西的

教规，那么，作为一个纯粹的道德改革者，祂很可能逃脱律法学家和法利赛人的报复。但是，由于坚持认为摩西律法的任何部分都可以改变，即使像离婚和守安息日这样重大的规条。而且是由来自拿撒勒村未经授职的传道士修改。这就威胁到律法学家和法利赛人的利益，而且，由于他们是摩西和上帝的代表，那就是亵渎至高无上者。一旦明白了耶稣的地位，对祂的迫害就开始了。当祂拒绝停止这样做时，祂被处以死刑。

由于完全相似的理由，巴孛作为该教的颠覆者就受到占统治地位的教会的既有势力的反对。然而，即使在黑暗而狂热的国家，毛拉们（像18个世纪以前巴勒斯坦的律法学家一样）发现为了消灭他们视之为敌人的祂，要提出貌似有理的托词也并非易事。

欧洲人见过巴孛的唯一已知记录是在祂受迫害时期，当时一位住在大不里士的英国医生科米克应波斯当局之请去诊断巴孛的精神状况。E.G.布朗教授的《巴比教研究资料》中收录了该医生写给在波斯的一个美国传教团中的同行的信。这位医生写道：“你要我谈谈我与巴比教这个教派的创立者面谈的一些详细情况。我在这次面谈中没有得知任何重要情况，因为巴孛明白我与另外两名波斯医生被派来看他是否神智正常或纯粹是个疯子，以便决定他是否该被处死的问题。得知这一情况后，他不愿意回答向他提出的任何问题。对所有的询问，他只对我们报以温和的表情。我想他是在以低沉的悦耳声音吟唱某些圣歌。他的亲密朋友、另外两个赛义德（他们后来与他一同被处死）也在场，旁边是两个政府官员。我说自己不是穆斯林，愿意知道有关他的宗教的一些情况，或许我会倾向于采纳他的宗教思想。这时，他只是屈尊俯就地回答我的问题。在我这样说的时候，他特意打量了我

一下，回答说他毫不怀疑所有加入他的宗教的欧洲人。我们当时给沙阿的报告意在救他一命。他在经艾米尔-尼扎姆（米尔扎·塔基·汗）下令后的某个时候被处以死刑。根据我们的报告，他只受到笞刑。行刑中，一位法拉什用本来用来抽打脚掌的鞭子有意无意地抽打祂的脸，在祂的脸上弄出了一道大伤口，使祂的脸肿胀起来。当被问到是否要请一位波斯外科医生给他治疗时，他表示想让人派我去。于是，我就去给他医治了几天。但是，在随后就此进行的会见中，我从来无法使他与我进行推心置腹的谈话。因为政府派来的一些人总是在场，他是一位囚犯。他是一个非常温和的人，表情微妙。作为一个波斯人来说，他的身材相当矮小，皮肤非常白皙，声音悦耳柔和。这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由于是赛义德，他按那个人群的习惯穿着打扮，他的两个同伴也是那样打扮的。事实上，他的整个外表与举止很招人喜欢。我没从他嘴里听说过任何有关他的教义的情况，尽管他的宗教思想有些接近基督教。派去维修关押他的监狱的一些亚美尼亚木匠看见他在读《圣经》，他没有煞费苦心地把它藏起来，恰恰相反，还将此事告知了他们。就像基督教一样，他的宗教中不存在穆斯林的狂热，也没有现存的对女性的限制。这是非常肯定的。”

这就是巴孛给一位文雅的英国人的印象。迄今为止祂的品格和教义在西方所及之处，没有欧洲人亲眼观察到或看见祂的其他记录。

祂高尚优美的品质极不寻常，祂的个性温和而又坚强有力，祂的自然魅力中既有机敏老练又富有判断力，以致祂在宣示使命之后很快就在波斯成为大受欢迎的人物。祂会将几乎所有与祂接触过的人争取过来，常常使监狱看守皈依祂的信仰，使居心不良的人成为钦慕祂的朋友。

即使在上个世纪中叶的波斯，使这样的人保持沉默而不招致公众某种程度的憎恨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对巴孛的信徒来说，则另当别论。

这时，毛拉们毫不迟疑，没必要耍阴谋诡计。沙阿以下穆斯林的偏执随时都可能被激发起来反对任何宗教运动。巴比教徒可能受到不忠于沙阿的指控，他们的活动可能被冠以不可告人的政治动机。而且，巴孛的信徒人数已众。其中许多人来自富裕人家，有些人很有钱；还有少数人只是略有薄产，可是也被受到唆使的贪婪的邻居盯上了。借助当局的惊恐与举国卑下的狂热与贪婪，毛拉们开展了一场暴行与劫掠运动。他们残酷无情地把这场运动持续到底，直至他们认为完全达到目的为止。

纳比勒在他的历史记载中讲述了许多此类不幸事件。其中，尤以马赞达兰、内里兹和赞詹的情形最为引人注目，因为被逼入绝境的巴比教徒的英勇事迹非常突出。在这三个地方，许多巴比教徒被逼得铤而走险，从他们的家一齐撤退到一个选定的隐退处，周围建起防御工事，武装抵抗对他们的进一步追击。对任何不抱偏见的目击者来说，显然毛拉们关于政治动机不纯的指控是不实的。只要保证他们的宗教信仰不再受到妨碍，巴比教徒表明随时愿意和平地回到他们的平民生活。纳比勒强调他们小心谨慎，克制自己避免挑衅。他们坚决有力地殊死自卫；但是他们决不进攻。即使在激烈冲突之中，他们都不会追求优胜，也不会给予不必要的打击。

关于他们行为道德方面，《旅者札记》第34至35页引用了阿博都-巴哈的以下陈述：

“那位大臣（米尔扎·塔基·汗）在未接到任何指示或请求允许的情况下，极其武断地命令各地严惩巴比教徒。省督和各地官员找借口聚敛财富，而官职是获利的一种手段；

大教士从他们的讲道坛的最高处煽动人们发动全面攻击；宗教法与民法的力量联合起来努力消灭这群人。此时，这群人还没有获得诸如巴孛教义的基本信条和隐藏教义的正确而又必需的知识，也没有认识到他们的责任，他们的思想观念还是旧式的，他们的行为举止也是遵循古老的习俗。而且，通向巴孛的路封闭了，苦难的火焰随处可见。根据大教士的命令，政府和老百姓以无可阻挡的力量从四面八方涌来劫掠、施行惩罚、折磨、杀戮、掠夺，以便他们可以扑灭这场烈火，降伏这些可怜的人们。在信徒很少的城镇，他们全都被绑起来杀死。在城市里，由于他们人数众多，就按以前的信念起来自卫。因为他们不可能向谁询问该怎么做，所有的门都关闭起来了。”

关于这种危境，几年后巴哈欧拉在宣示祂的使命时，毫不含糊地说祂的启示期的律法是：“被杀比杀人好。”

在这里或在别处，巴比教徒无论作什么样的抵抗，结果证明都是徒劳的。他们寡不敌众。巴孛本人被从囚室带出去处决了。公开宣布信仰祂的主要门徒无一幸存，除了巴哈欧拉。祂连同家人及一小部分忠诚信徒被流放和监禁在异国他乡。

虽受闷压，但火并没有熄灭。它在流放者的心中燃烧，随着他们从一个国家传到另一个国家。即使在祖国波斯，由于它深入人心而不会被外界暴力所扑灭，仍然在人们心中闷燃，只需要一股精神气息就会被煽燃，成为充分燃烧的熊熊大火。

按照巴孛的预言，在祂预示之日，第二位也是更伟大的上帝的显示者将显现。巴孛启示期第九年，即，1853年，巴哈欧拉在祂的某些颂诗中暗示了自己的身份和使命。十年后，祂在巴格达向陪伴信徒宣布自己就是应允者。

现在，巴孛为之铺平道路的伟大运动开始充分显示出强大威力。虽然巴哈欧拉本人生前和去世时都是流放者和囚犯，只为极少数欧洲人所知；但是，祂宣布复临者到来的书信被递送给全球的统治者，从波斯的沙阿到教皇到美国总统。祂去世后，祂的儿子阿博都-巴哈亲自将这福音带到埃及，而且传遍西方世界。阿博都-巴哈访问了英国、法国、瑞士、德国和美国，到处宣布天国再次开启，一个新天启来保佑人类之子了。祂于1921年11月去世。而今，曾经看起来已被永久扑灭的火种在波斯各地重燃，在美洲大陆立足，在世界各国扎根。围绕巴哈欧拉圣典和阿博都-巴哈的权威解释，产生了大量的评论或证明文献。数十年前在最黑暗的东方由巴哈欧拉阐明并由祂使之成为完整方案的博爱的灵性信条，正逐一被不知这些信条来源的世界当作文明进步的标志。人类已与过去决裂，而旧的指导思想无法使其渡过当前的难关。意识到这一点的有识之士感到前途未卜而满怀惊恐，除了在巴哈欧拉的经历中了解到我们时代的全部奇迹与征兆的意义的人之外。

自从这个运动开始，近三代人的时间已经逝去。当年逃过杀戮的早期信徒早已自然终老。关于其伟大领袖和英勇门徒的时代信息之门已永远关闭。纳比勒的编年史具有独特的价值。因为它经过了仔细收集资料，依照事实编写，并且是在巴哈欧拉在世时完成的。巴孛宣示使命时，作者十三岁。希吉拉历1247年色法尔月第十八日，他在波斯扎兰德村出生。他整个一生都与圣道的领袖有密切联系。虽然那时还只是一个孩子，他却准备去谢赫·塔巴尔西加入穆拉·侯赛因的队伍。但是巴比教徒遭到凶险大屠杀的消息使他的计划受挫。在这部记述中，他说自己在德黑兰遇到巴孛的舅舅哈吉·米尔扎·赛义德·阿里，那时哈吉·米尔扎·赛义

德·阿里刚刚去看望了在奇赫里克要塞的巴孛。多年来他都是巴孛的文书米尔扎·艾哈迈德的亲密伙伴。

在巴哈欧拉被流放伊拉克之前，他在克尔曼沙阿和德黑兰谒见了祂。后来，在巴格达和阿德里安堡以及监狱城阿卡侍奉过祂。他不止一次奉命前往波斯推进圣道的发展，鼓励分散而受迫害的信徒。公元1892年，巴哈欧拉去世时他一直住在阿卡。他死得可怜而令人惋惜。因为伟大的挚爱者之死对他影响极大，他悲痛得难以自制而投海身亡。他的尸体被冲到阿卡城附近海岸时被发现了。

1888年，他开始动笔撰写并得到巴哈欧拉的弟弟米尔扎·穆萨的亲自帮助。整部书大约花了一年半时间，部分手稿由巴哈欧拉、其余部分由阿博都-巴哈审阅和认可。

整部著作记载了截至1892年巴哈欧拉去世时巴哈伊运动的历史。

本卷包括这部记述的前半部分，结束于巴哈欧拉被逐出波斯。它的重要性是很明显的。阅读这部书主要不是读它所包含的激动人心的章节，也不是看它表现英雄主义与坚定信仰的场面，而是为了懂得导致这一独特记录的那些事件的永久意义。

序　言

我想通过上帝的佑助，将这本记述的故事的引言部分用来描述像孪生的伟大明灯的伟大人物谢赫·艾哈迈德-艾赫萨伊和赛义德·卡齐姆-拉什提。然后，我希望按年代顺序详细叙述自从'60年（希吉拉历1260年，公元1844年）巴孛宣示巴比教信仰直至当前希吉拉历1305年（公元1887至1888年）所发生的主要事件。

在某些情况下，我要深入描述某个细节。在其他情况下我只对事件作概述。我着重描述自己亲眼目睹的一些事件，以及由公认可信的人提供的资料，在每种情况下，都详细列出他们的姓名和身份。我首先要感谢以下这些人：巴孛的文书米尔扎·艾哈迈德-加兹维尼、赛义德·伊斯梅尔-扎比赫；谢赫·哈桑-佐努兹、谢赫·阿布-图拉布-加兹维尼，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要感谢巴哈欧拉的弟弟米尔扎·穆萨，也就是阿加-卡利姆。

我感谢上帝佑助我写出开篇的文字，并有幸得到巴哈欧拉的认可。巴哈欧拉仁慈而屈尊俯就地细读了这些文字。祂的文书米尔扎·阿加·詹读给祂听，巴哈欧拉通过祂的文书表示满意与赞同。我祈求全能者支持并指导我，以免在这项决意完成的任务中犯错或动摇。

穆罕默德–扎兰迪[1]
希吉拉历1305年
巴勒斯坦，阿卡

① 别名纳比勒-阿扎姆。

第一部分
启示前的日子

第一章

谢赫·艾哈迈德–艾赫萨伊的使命

当穆罕默德信仰的光辉实质被相互争斗的教派的无知、狂热与执拗所遮蔽时，谢赫·艾哈迈德-艾赫萨伊这颗神圣启导的明亮之星就在东方地平线上升起了。他观察到宣称信奉伊斯兰教的人是如何破坏其团结、削弱其力量、歪曲其目的并贬低其圣名。看到腐败与争斗变成了伊斯兰教什叶派的特性，他的心中充满痛苦。受到内在灵照之光的启发，他奋起抗议可鄙的人对该教的背叛。他有准确的远见、确定的目的和令人崇敬的超脱精神。他热情洋溢并且深知自己所呼唤的事业的崇高性。所以，他不仅向伊斯兰教什叶派而且向整个东方的所有伊斯兰教信徒发出呼吁，要他们从麻木的睡眠状态中醒过来，为必定要在时机成熟时到来的显圣者铺平道路，只有祂的光芒才能驱散笼罩该教的偏见与无知的迷雾。他离开了位于波斯湾南部巴林群岛中一个岛屿上的家园和亲属，按全能上帝的吩咐去探求伊斯兰经典中预言新的显圣者到来的那些经文的奥秘。他非常清楚他的道路上充满危险，充分意识到他的任务意义重大。他坚信无论在伊斯兰教内部进行多么重大的改革，也不可能使这个走上邪路的民族获得新生。他知道自己受上帝的意旨所驱使，要证明除了新的独立天启任何东西都不能振兴这个衰落信仰的时运并恢复它的纯洁性，就像伊斯兰教的神圣经文所证明和预示的那样。

希吉拉历13世纪初，年届四十的他抛却所有的尘世财产，除上帝之外超脱一切，他奋起将余生奉献给他认定为义不容辞的事业。他首先前往纳杰夫和卡尔巴拉，[①] 在那里的几年，他熟悉了当时伊斯兰学者中盛行的思想和道德准则。在那里，他逐渐成为公认的伊斯兰圣典的权威阐释者之一，被宣布为穆智台希德，很快就超过了访问或住在这两座圣城里的同仁。这些人开始将他视为懂得神圣天启奥秘的人，一个有资格阐明穆罕默德和伊斯兰教的伊玛目们的深奥话语的人。随着他的影响力日益增强以及他的权限日益扩大，他发现自己周围热心的求问者不断增多。他们就伊斯兰教一些难以理解的问题求教，而他就给予出色而充分的解答。凭着自己的知识和大无畏的精神，他使苏菲派、新柏拉图主义者以及其他学派的人胆颤心惊，[②] 他们羡慕他的渊博学识而又惧

① 卡尔巴拉位于幼发拉底河畔，在巴格达西南约55英里。市中心的侯赛因圣墓和位于该城东南部的他的兄弟阿巴斯的圣墓是主要的城市建筑物。

② “谢赫·艾哈迈德观点的主要奇特之处有以下这些。他宣称所有知识和所有科学都包含在《古兰经》中，因此，为了完整地理解后者的内在意义，必须熟知前者。为了发展这个信条，他常常将神秘的解释方法应用到神圣经文上，而且尽力获取穆斯林世界所知的各种科学知识。他对伊玛目特别是第六代伊玛目贾法尔-萨迪克怀有的崇敬之情达到极其夸张的程度。他经常引用他的话……关于来生以及肉体复活，正如前面提到的，他的看法通常被视为异端。他宣称肉体是由源自四元素和九重天的不同部分组成的。复活的肉体只包含源于后者的部分，在肉体死亡时源于前者的部分已经回归原初的物质。他称这唯一逃脱了毁灭的微妙体为吉斯姆-胡里格利亚（后者应是一个希腊词）。他断言它可能就存在于我们现在的身体内，‘就像石头中的玻璃’。他还作了类似的断言：就先知登霄的例子来说，是吉斯姆-胡里格利亚而不是他的肉体完成了登霄之旅。由于这些观点的缘故，他被大多数乌里玛宣布为异端，而且被指责为拥护现代波斯最伟大的哲学家穆拉·萨德拉的学说。”（《皇家亚洲学会杂志》，1889年，第12篇，第890-891页。）

怕他的冷酷无情。因此，博学的神学家们对他特别有好感，他们将上述那些学派视为晦涩难懂的异端教义的传播者。然而，尽管自己名声很大并且受到普遍的尊重，他对于钦慕者滥加在他身上的种种荣誉却不无鄙视，对他们为了追求官阶地位而卑躬屈膝感到惊讶，自己坚决远避他们追逐的东西。

在这两座圣城他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而且呼吸到来自波斯的芬芳，他感到内心有一种抑制不住的要立刻赶往那个国家的热切愿望。然而，他对友人隐瞒了驱使他走向那片国土的真实动机。经由波斯湾，他赶往那片一心向往的国土，表面上是为了拜谒位于马什哈德的伊玛目里达的圣墓。他急不可待地要卸去灵魂上的包袱，积极寻找能倾诉秘密的人，到此为止这个秘密他还没向任何人吐露过。设拉子是一座祀奉着上帝的隐密珍宝的城市，新的显圣者的先驱注定要从那里发出召唤。一到达该城，他马上去主麻清真寺。这是一座在风格和外观上酷似麦加圣寺的清真寺。他多次凝视着这座宏伟建筑物说："这座上帝之圣堂确有一些气象，只有那些赋有理解力的人才能觉察到。据我看来，设计并建造它的人是从上帝那里得到灵感的。"[①]他是多么频繁而热情地颂扬那座城市啊！他对该城的赞扬是如此的夸张，以至于那些已对之熟视无睹的听众对他的语调感到惊讶。他说："不要惊奇，因为不久我话中的秘密就会显示给你们。你们中许多人会活着见到古代先知们切盼的一个时代的荣耀。"他在那些见过并与他交谈过的乌里玛们的心目中有着极大的权威，以至于

① "在法尔斯的土地上有一座中心耸立着类似克尔白式建筑物的清真寺（主麻清真寺）。它的修建是为了在这片土地上显示上帝的意旨。［暗指新麦加，即，巴孛在设拉子的房屋。］在那个地方崇拜神的人受神保佑；我们确实也在那里敬神，并为修建那座建筑物的人祈祷。"（《波斯文巴扬经》，第2卷，第151页。）

他们自己承认没有能力理解他的神秘暗示的意义，并将原因归结于自己缺乏理解力。

在愿意接受其号召的人心中播下神圣知识的种子之后，谢赫·艾哈迈德动身前往亚兹德。他在那儿逗留了一段时间，继续传播他感到必须予以展示的真理。他的大部分书籍和书信都是在这座城市写的。他获得极大的声望，以致波斯统治者法塔赫·阿里沙阿从德黑兰给他写了一封信，召他前去解释有关伊斯兰教深奥教义的某些特定问题。他王国中的大乌里玛们都无法阐明那些问题。他以一封命名为“里萨利-苏丹尼伊”的书信对此迅速作出答复。沙阿对这封信的风格和主题感到非常满意，所以随即又给他发出第二封信。这一次沙阿邀请他访问自己的宫廷。在回复沙阿的第二封信中，谢赫·艾哈迈德写道：“离开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以来，我一直有意拜谒位于马什哈德的伊玛目里达的圣墓，我冒昧地希望陛下能仁慈地允许我履行自己的誓言。然后，若上帝乐意，我希望并决意接受陛下恩赐给我的荣誉。”

在亚兹德城，哈吉·阿卜杜勒-瓦哈卜是被上帝之光的信使的讯息所唤醒的人之一。他极其虔诚、正直与敬畏上帝。他每天在穆拉·阿卜杜勒-哈利克-亚兹迪陪同下拜访谢赫·艾哈迈德。穆拉·阿卜杜勒-哈利克素有威信与学识。然而，使博学的阿卜杜勒-哈利克惊异的是，为了与阿卜杜勒-瓦哈卜秘谈，谢赫·艾哈迈德有时会叫他退下，而单独与他自己挑选的爱徒呆在一起。阿卜杜勒-瓦哈卜这样一个平凡而没文化的人受到明显偏爱，这使他的同伴极为吃惊。他的同伴太在意自己的优越地位和才能。然而，谢赫·艾哈迈德离开亚兹德以后，阿卜杜勒-瓦哈卜从社交场退隐而出，渐渐被看作一个苏菲了。然而，像尼马图拉和达哈比这样的苏菲教团的正统领袖指责他是侵入者，怀疑他想篡夺他们的领导权。阿卜杜

勒-瓦哈卜没有特别受到苏菲教义的吸引，他蔑视他们那些莫须有的责难，并避开他们的社团。除了哈吉·哈桑-纳伊尼之外，他不与任何人来往。他选择哈吉·哈桑做密友，向他吐露了谢赫告诉自己的秘密。阿卜杜勒-瓦哈卜去世后，他的朋友效法他的榜样，继续沿着他指明的道路前进，向每一个愿意接受的人宣布上帝很快就要来临的天启福音。

我在卡尚见到米尔扎·马哈茂德-加姆萨里。那时他已是年逾九旬的老人，认识他的人都极为爱戴和敬重他。他向我讲述了以下故事："记得我年轻时曾住在卡尚，在那里听说纳因有一个人起来宣讲新天启的福音。所有听他宣讲福音的人，无论学者、政府官员还是文盲都被迷住了。他的影响力非常大，以致接触过他的人都唾弃尘世和财富。我渴望弄清真相，于是在没有引起朋友们怀疑的情况下去了纳因。在那里我得以验证有关他的传言。他容光焕发的神情显示出他灵魂中燃起的火光。有一天，在他做过晨祷之后，我听他说道：'不久，人间就会变成天堂。不久，波斯就会成为圣地，世界各民族的人都环绕在它的周围。'一天早晨，在黎明时分，我发现他俯伏在地，极其虔诚地重复着'阿拉-乌-阿克巴尔。'[①]使我大吃一惊的是，他转身对我说：'我对你宣布的事已显露。就在此刻应允者之光已显露并且正在照亮世界。马哈茂德啊！真确地，我说你必定能活着见到那个重大的日子。'那位圣人对我讲的这番话一直在我耳边回响，直到希吉拉历1260年的一天，我荣幸地听到从设拉子发出的召唤。唉，由于我身体欠安，未能赶到设拉子。后来，新天启的先驱到达卡尚，并作为客人在哈吉·米尔扎·贾尼家中住了三个晚上。但是我不知道祂造访该地，因此失去了谒见

① "上帝最伟大。"

祂的荣耀。后来的某个时候，在与圣教的信徒们交谈时，我得知巴孛的生日是希吉拉历1235年穆哈兰姆月第一天（公元1819年10月20日）。我意识到这不是哈吉·哈桑-纳伊尼提到的日期。实际上，两者之间有两年的差距。这令我感到极为困惑。然而，很久以后，我遇见了哈吉·米尔扎·卡迈勒丁-纳拉吉，他向我宣布了巴哈欧拉在巴格达的启示，同我分享《卡西迪伊-瓦尔凯伊》的许多经文，以及波斯文和阿拉伯文《隐言经》的某些段落。当我听他背诵这些圣言时，真是感人肺腑。我仍能清晰地记得下面这些：‘存在之子啊！你的心是我居住之处，圣洁它，以待我降临；你的灵是我启示之所，净化它，以待我显现。尘土之子啊！你若想拥有我，就别再求他人；你若想仰望我的圣美，就不要再看尘世及其一切。因为我与他人的意志就像火与水，绝不见容同一心灵之内。’我问他巴哈欧拉的生日。他答道：‘希吉拉历1233年穆哈兰姆月第二日的黎明（公元1817年11月12日）。’我马上想起哈吉·哈桑的话，以及他讲这些话的日子。我本能地匍匐在地，大声说道：‘啊！我的上帝，祢是荣耀者，因为祢已使我能见到应允之日。如果现在召唤我去祢那儿，我将死而无憾、心满意足。’”就在那一年，希吉拉历1274年（公元1857至1858年），那个受人尊敬的光辉灵魂顺服了上帝。

米尔扎·马哈茂德-加姆萨里本人亲口告诉我的这个故事现在仍在人们中流传，它确然证实了已故的谢赫·艾哈迈德-艾赫萨伊的睿智，同时雄辩地证明他对嫡系信徒所施加的影响。他对他们许下的诺言最终得到应验，他用以点燃他们灵魂的奥秘也在其荣耀中充分展现。

在谢赫·艾哈迈德准备离开亚兹德的那些日子，神圣启导的另外一位杰出人物赛义德·卡齐姆-拉什提怀着在谢

赫·艾哈迈德去呼罗珊朝圣前拜访他的目的从家乡吉兰省启程了。在他们第一次面谈时，谢赫·艾哈迈德说："啊！我的朋友，我欢迎你。我长久而殷切地等待你的到来，将我从这执迷不悟的民族的傲慢中解救出来！他们无耻的行为和败坏的品德让我深受压迫。'我确已将重任信托天地和山峦，但它们不肯承担它，它们畏惧它，而人却承担了——人确是不义的，确是无知的。'"

赛义德·卡齐姆从孩提时就显示出非凡的智力和灵性洞察力。在同阶层的同龄人中，他是独一无二的。他十一岁能熟记整部《古兰经》，十四岁时能大量背诵祷文并识别穆罕默德的圣训。十八岁时，就《古兰经》的一句经文，他写了一篇名为"阿亚图勒-库尔西"的评论，引起同时代最博学者的惊叹与赞赏。他虔诚、温婉、谦卑，认识他的人对他印象非常深刻，无论男女老少。

希吉拉历1231年（公元1815-1816年），年方22岁的他舍弃了家庭、亲属和朋友，离开吉兰，一心要去会见那位勇敢地起来宣布新天启的曙光即将降临的人。他与谢赫·艾哈迈德交往仅仅数周。一天，后者转身对他说："呆在你屋里，不要再来听我讲课了。从今以后我的门徒如有困惑将转而向你求教，将直接从你那里获得他们可能需要的任何帮助。凭借上帝给予你的知识，你将能解决他们的问题并使他们内心平静。凭借你的语言表达能力，你将帮助振兴极受忽视的你的光辉祖先穆罕默德的圣教。"谢赫·艾哈迈德对赛义德·卡齐姆说的这番话引起他的一些著名信徒的不满，点燃了他们的妒忌之火。穆拉·穆罕默德-马马加尼和穆拉·阿卜杜勒-哈利克-亚兹迪也卷入其中。然而，赛义德·卡齐姆的高贵品质令人极为信服，他的知识与智慧的明证确凿无疑。因此，这些门徒感到敬畏而被迫屈服。

将门徒们这样交托给赛义德·卡齐姆照料之后，谢赫·艾哈迈德去了呼罗珊。他在马什哈德伊玛目里达圣墓附近逗留了一小段时间。他在里面兴趣盎然地从事自己的劳作。通过解决使探索者焦虑不安的错综复杂的问题，继续为即将来临的显圣者铺平道路。在那座城市，他越来越意识到见证应允者诞生的那一天已经为时不远。他感到允诺的时刻很快就要来临。从马赞达兰省的努尔方向，他能觉察到预示允诺的天启之黎明的微光。对他来说，以下传说所预示的天启即将到来。“不久，你们必将见到主的面容犹如最明亮的圆月光辉四射。然而，你们绝不会一致地承认祂的真理并接受祂的信仰。”“表明允诺的时刻到来的最重大的迹象之一是：‘一位妇女将生出一个孩子，那将是她的主。’”

因此，谢赫·艾哈迈德将眼光投向努尔。他在赛义德·卡齐姆和许多著名门徒的陪同下前往德黑兰。波斯的沙阿得知谢赫·艾哈迈德临近他的首都时，命令德黑兰的显贵和官员们出城迎接，并指示他们代表他热情欢迎谢赫·艾哈迈德。这位杰出的访客及其陪同者受到沙阿的盛情款待。沙阿亲自拜访他并宣布他为“国家的荣耀和为民增光者”。那时，一个孩子诞生在努尔的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①]。他的父亲是米尔扎·阿巴斯，通常叫作米尔扎·布祖尔格，是国王的宠臣。那个孩子就是巴哈欧拉。[②]希吉拉历1233年穆哈兰姆月第二日（公元1817年11月12日）黎明时分，世人在对其重要性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见证了注定要给他们带来无数赐福的祂的诞生。谢赫·艾哈迈德充分认识到这件吉利事的意义，

① 在自己的著作中，米尔扎·阿布-法德勒宣称巴哈欧拉的家谱可以追溯到波斯的古老先知以及在阿拉伯人入侵前统治过该地的诸王。

② 他名叫米尔扎·侯赛因-阿里。

他向往在这位神圣的新生之王的宫廷附近度过余生。但是，他期望的事没有发生。他的渴望和向往没有得到满足，他被迫听从上帝不可改变的圣旨，离开这座他挚爱的城市，动身前往克尔曼沙阿。

克尔曼沙阿的省督、皇长子、最能干的王室成员穆罕默德-阿里·米尔扎亲王，已经请求国王陛下许可他亲自款待和服侍谢赫·艾哈迈德。亲王是沙阿眼里的红人，所以他的请求立即得到准许。谢赫·艾哈迈德完全听天由命，告别德黑兰。在离开那座城市前，他低声祷告：上帝的这一隐秘珍宝现已降生在他的同胞中，但愿他们能够保护与珍爱祂，愿他们能充分认识到祂的神圣和荣耀，并向万邦、万民颂扬祂的完美品质。

到达克尔曼沙阿后，谢赫·艾哈迈德马上决定从他的什叶派门徒中挑选接受能力最强的人，给予他们特别启迪，使他们成为允诺天启之圣道的积极支持者。在他着手写作的一系列书籍和书信（其中犹以《沙尔胡兹-齐亚里赫》最为著名）中，他以清晰生动的语言颂扬伊斯兰教的伊玛目的美德，特别强调他们对应允者到来的暗示。然而，他反复提到的侯赛因不是别人，而是将要显现的侯赛因。他对经常反复出现的名字阿里的暗示，不是指已被杀害的阿里，而是最近诞生的阿里。对询问他预示卡伊姆到来之征象的人，他断然肯定允诺天启的必然性。就在巴孛诞生的那一年，谢赫·艾哈迈德遭受丧子之痛，他的儿子名叫谢赫·阿里。他这样安慰前来哀悼他丧子的门徒：“我的朋友啊，别悲哀。因为我已为我们大家都期待降临的那位阿里献出我的儿子，我自己的阿里。为此目的，我已培养并准备了他。”

巴孛的名字是阿里-穆罕默德，希吉拉历1235年穆哈兰姆月第一日（公元1819年10月20日）诞生于设拉子。祂出身

一个因高贵而闻名的家族，这个家族可以追溯到穆罕默德本人。祂的父亲赛义德·穆罕默德-里达、祂的母亲都是先知的后裔，属于公认的有地位的家族。他出生的日期证实了信士的长官、伊玛目阿里如下说法的真实性："我比我的主小两岁。"然而，除了寻求并认识到新天启的真理的人之外，这句话的奥秘仍然隐而未彰。正是巴孛在祂的第一部最伟大最崇高的经书中启示了有关巴哈欧拉的这段话："啊，祢这上帝的余民啊！我完全是为了祢而牺牲了自己；我同意为祢而受折磨，并渴望只在爱祢的道路上殉教。上帝，崇高者，保护者，亘古之尊足以为我作证！"

谢赫·艾哈迈德旅居克尔曼沙阿期间，得到穆罕默德-阿里·米尔扎亲王的热诚关照，以致有一次在提到亲王时他感动地说："我将穆罕默德-阿里看作我自己的儿子，虽然他是法塔赫-阿里的后代。"相当多的慕道者和门徒挤到他家，热切地听他演讲。对任何人他都没有像对赛义德·卡齐姆那样关爱体贴。他似乎已从涌来看他的众人中将他挑选出来，准备让他在自己死后以永远充沛的精力继续他的工作。一天，一个门徒向谢赫·艾哈迈德问起应允者在时机成熟时要说的那句圣言。那是一句令人震惊的圣言，以致世间三百一十三位首领和贵族将无法承受它惊人的份量而惊恐逃走。谢赫·艾哈迈德答道："你怎能妄想承受世间的首领们也无法承受的圣言之力呢？不要力图满足不可能实现的愿望。不要再问我这个问题，恳求上帝的原谅吧。"冒昧的提问者再次竭力要求他透露那句圣言。最后，谢赫·艾哈迈德答道："如果到了那日，你被告知弃绝阿里的保护并指责其正确性，你会怎么说呢？"他大声说："上帝所禁！这决不可能。我简直没法想象这种话竟然出自应允者之口。"他犯了多么悲哀的错误，他的誓言是多么可怜啊！他的信仰在天平

上被称量，结果不够格，因为他未能认识到注定要显现的祂具有无人敢质疑的威权。祂有权“随心所欲地下达命谕，为所愿为地裁决”。无论谁对祂的权威迟疑不决或者质疑，哪怕只有眨眼的工夫或者更短，谁就失去祂的恩惠而被视为堕落者。然而，在那座城市聆听谢赫·艾哈迈德教诲，并且听到他揭示神圣经文奥秘的人，却几乎没有能够领会他话中之意或懂得他讲话目的的。只有他能干的杰出助手赛义德·卡齐姆能够声称理解他的意思。

穆罕默德-阿里·米尔扎亲王去世后，谢赫·艾哈迈德脱身于亲王恳切挽留他在克尔曼沙阿的约束，于是迁居卡尔巴拉。虽然表面看来，他是在绕行西伊杜什-舒哈达（殉教者之王）伊玛目侯赛因的圣墓。然而，在举行礼仪的时候，他却一心想着那位真正的侯赛因，那是他献身的唯一目标。大批最为著名的乌里玛和穆智台希德涌来看他。许多人开始妒忌他的名声，还有人想暗中损害他的权威。然而，尽管他们作了很大努力，还是未能动摇他在该城学者们中无可质疑的卓越地位。最终那盏闪亮的明灯被召去将其光辉洒在圣城麦加和麦地那。他旅行到那里，以无私奉献的精神从事自己的劳作，最终安眠在先知圣墓的庇荫下。为理解先知的圣道，他非常虔诚地刻苦努力。

在离开卡尔巴拉之前，谢赫·艾哈迈德向自己选定的继承人赛义德·卡齐姆吐露了他的使命的秘密，并指示他努力在每个有接受力的人心中点燃已在自己心中熊熊燃烧的烈火。尽管赛义德·卡齐姆极力坚持陪同他到纳杰夫，谢赫·艾哈迈德还是拒绝了。他最后对他说：“别浪费时间了，应该充分而明智地利用每一刻急驰而过的时间。你应当努力做好准备，凭借上帝的恩惠，凭借智慧与慈爱之手，日夜奋力撕破遮蔽人们眼睛的帷幕。因为我肯定那个时刻正在

临近，我恳求上帝不要让我见到那个时刻，因为最后时刻的震撼将极为剧烈。你应向上帝祈祷免受那一天令人无法忍受的考验，因为我们都无法承受那势不可挡之力。其他较有忍耐力的人注定要承受这惊人的重量，他们是心灵圣洁，其力量得到上帝之力增强的人。”

讲完这番话，谢赫·艾哈迈德向他告别，敦促他勇敢面对必定会折磨他的考验，并将他交托给上帝。在卡尔巴拉，赛义德·卡齐姆专心从事师父开创的工作，阐述他的教义，捍卫他的圣道，解答门徒感到困惑的所有问题。他履行职责的充沛精力激起了无知者和忌妒者的敌意。他们叫嚷道：“我们忍受了四十年，听任谢赫·艾哈迈德自命不凡的教义传播而未作任何反抗。我们再也不能容忍其继承者的类似主张。他的继承者拒绝相信肉体复活，批驳字面解释的登霄节[①]，将复临日的迹象视为比喻性的，传播异端邪说的教义以颠覆正统伊斯兰教的教旨。”他们的叫嚣和抗议越响亮，赛义德·卡齐姆履行使命和实现受托大任的决心越坚定。他写信给谢赫·艾哈迈德，详细陈述他受到的诽谤，使后者了解反对的性质和程度。在信中，他斗胆询问自己须忍受这些顽固愚民的无情的狂热行径多久呢，祈求得到有关应允者显现时日的明示。对此，谢赫·艾哈迈德答道：“要确信上帝的恩惠，不要为他们的所作所为感到难过。这圣道的奥秘必定会显现，而这启示之秘密必定要揭开。我无法再说更多了，也不能确定具体时间。但是，他的圣道一定在“欣”年[②]之后

① 穆罕默德登霄。

② 根据辅音因素文字记数法，“欣”（Hín）代表的数值是68。正是在希吉拉历1268年（公元1851-1852年），巴哈欧拉被关押在德黑兰的西亚查尔地牢期间，首次得到关于祂的神圣使命的一些暗示。祂在那一年启示的颂歌中暗示了这一点。

公布于众。‘别问那些泄露给你只能使你痛苦的事。’”

祂的圣道是多么伟大，多么无比伟大啊。因为，即使对于赛义德·卡齐姆这样高尚的人物，谢赫·艾哈迈德还是回复了这样的话！谢赫·艾哈迈德的答复给赛义德·卡齐姆的内心以安慰和力量，使他进一步增强了决心，继续迎击妒忌而阴险的敌人发动的攻击。

不久，谢赫·艾哈迈德就去世了。希吉拉历1242年，他在麦地那附近的哈迪去世，享年八十一岁。他长眠在圣城麦地那的巴基公墓，就在穆罕默德安息处附近。

第二章

赛义德·卡齐姆-拉什提的使命

爱师去世的消息使赛义德·卡齐姆的内心感到无法形容的悲伤。《古兰经》有句经文说："他们妄想用自己的口吹灭上帝的光明，但上帝只愿发扬自己的光明，即使不信道者不愿意。"受到这句经文的启发，怀着坚定的目标，他努力完成谢赫·艾哈迈德交托给他的任务。失去那位杰出人物的保护之后，赛义德·卡齐姆发现自己成为周围诽谤者和对他怀有刻骨仇恨者攻击的对象。他们对他进行人身攻击，嘲弄他的教义，还指名道姓地辱骂他。在一个有权有势而臭名昭著的什叶派领袖赛义德·易卜拉欣-加兹维尼的怂恿下，赛义德·卡齐姆的敌人联合起来并且决意彻底打垮他。于是，赛义德·卡齐姆想到一个计划，这就是争取波斯最杰出的宗教界显贵哈吉·赛义德·穆罕默德-巴吉尔-拉什提的支持和善意。哈吉·赛义德·穆罕默德-巴吉尔-拉什提住在伊斯法罕，但影响力远远超越了伊斯法罕的范围。赛义德·卡齐姆认为他的友谊和同情能使自己的活动不受限制，并且大大增强自己对信徒的影响力。人们经常听到他对信徒说："但愿你们中有一个人能够挺身而出，以完全超脱的精神旅行到伊斯法罕，将我的口信带给那位博学的赛义德：'为什么你起初如此明显地关心、喜爱已故的谢赫·艾哈迈德，现在却突然与他选定的门徒隔离？为什么你听任我们受反对者的摆布？'

希望这位信赖上帝的信使努力向那位博学的赛义德阐明任何使他困惑的奥秘，并消除可能淡化了他的同情心的那些疑虑。要是这位信使能从他那里获得一份证明谢赫·艾哈迈德无可质疑的权威、其教义真实而可靠的声明就好了。得到这份声明之后，希望他能访问圣城马什哈德，从最杰出的宗教领袖米尔扎·阿斯卡里那儿获得一个类似的声明。然后，就完成使命，凯旋归来。”赛义德·卡齐姆一次又一次地找机会重申他的呼吁。然而，除了米尔扎·穆希特-凯尔马尼表示愿意担当此任之外，没有人敢于响应他的号召。赛义德·卡齐姆答复他说：“摸狮子的尾巴可得当心。别小看这一任务的棘手和困难之处。”然后，他转身看着年青门徒穆拉·侯赛因-博什鲁耶，即巴布-巴孛，[①] 对他说：“努力执行这一任务吧，因为我断定你适合担当此任。全能者将仁慈地帮助你，使你的努力终获成功。”

穆拉·侯赛因高兴得跳起来，吻了老师的衣袍，立誓要忠于他并立即动身。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他割舍一切，怀着崇高的决心毅然地出发了。到达伊斯法罕后，他立即谋求面见那位博学的赛义德。他穿着破旧的衣服，风尘仆仆地出现在那位著名领袖的一大群衣着华丽的门徒中，看起来像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他大胆地走到面向那位著名导师座位的一个地方而未被察觉。在赛义德·卡齐姆教导的鼓舞下，他鼓起所有的勇气，满怀信心地对哈吉·赛义德·穆罕默德-巴吉尔说：“赛义德啊，请听我说！因为回应我的请求将能保证上帝之先知的信仰安全，而拒绝考虑我的口信会对它造成极严重的伤害。”他坦率有力地讲出这番勇敢无畏的话，给那位赛义德留下了出乎意外的印象。他突然中断了

① 第一个信仰巴孛的人，巴孛就给予他这一称号。

讲道，将听众抛在一边，仔细倾听这位不速之客的口信。他的门徒对这一不同寻常的举动感到大为惊奇。他们叱责这位不速之客，指责他的要求放肆。穆拉·侯赛因用坚定而庄严的语言极有礼貌地暗示他们无礼与浅薄，对他们的傲慢与虚荣表示惊异。那位赛义德对来客引人注目的风度和论点感到十分高兴。他为门徒的不当行为深感遗憾并表示道歉。为了弥补他们的过错，他尽力仁慈地对待穆拉·侯赛因，向他保证提供支持并恳求他传达口信。于是，穆拉·侯赛因转达了自己所受托付的使命的性质和目的。对此，那位博学的赛义德答道："起初，我们认为谢赫·艾哈迈德和赛义德·卡齐姆两人除了促进学术事业和捍卫圣教的神圣利益之外，不受任何其他欲望的驱使，所以我们很快就向他们表示了衷心的支持并赞扬他们的教义。然而，在后来的岁月里，我们注意到他们的著作中有很多互相矛盾的说法，以及模糊而神秘的暗示。我们觉得应当保持一段时间的沉默，既不责备也不支持。"穆拉·侯赛因答道："对于你们的沉默，我只得深感遗憾，因为我坚信这会令你们错失促进真道的良机。他们的著作中那些在你们看来神秘或与信仰相矛盾的段落，就是特意为你们写的。凭借上帝的帮助，我将力图解释它们的真实意义。"这位不期而至的信使举止中透着镇定、端庄与自信，给哈吉·赛义德·穆罕默德-巴吉尔留下极深的印象。他请求他不要急于在此刻弄清这个问题，而是等到稍后的某一天，在私下交谈的时候告诉他自己的疑虑和担忧。然而，穆拉·侯赛因觉得拖延可能有损于他心中的大业，因此，坚持立即与他商讨他觉得紧迫而又能够解决的重大问题。穆拉·侯赛因的面容焕发着青春的热忱、诚挚与镇定自信。这使那位赛义德感动得落泪。他立即派人取来谢赫·艾哈迈德和赛义德·卡齐姆的著作，就其中他不赞成和感到惊奇的段

落，开始提问穆拉·侯赛因。这位信使以独特的气魄、渊博的知识和适度的谦逊回答了所有问题。

他就是这样在聚集的门徒面前持续解释谢赫·艾哈迈德和赛义德·卡齐姆的教义，证明其真理并捍卫其事业，直至召唤信士礼拜的穆安津将他滔滔不绝的论证突然打断。第二天，在一个大型的代表集会上，面对那位赛义德，他继续为全能上苍交托给谢赫·艾哈迈德及其继承者的崇高使命辩护。他的听众一片寂静，深为他论证的说服力和他演讲的语调和方式所吸引。那位赛义德当众许诺第二天发表一份书面声明，证明谢赫·艾哈迈德和赛义德·卡齐姆所拥有的显赫地位，并宣称无论谁偏离了他们的道路就是背离先知本人的信仰。他也见证他们敏锐的洞察力和他们对穆罕默德的信仰中珍藏的奥秘的正确而深刻的理解。那位赛义德履行诺言，亲笔书写了自己许诺的声明。他写得很详细，在证词中赞扬了穆拉·侯赛因的品格和学识。他高度赞扬了赛义德·卡齐姆，为自己从前的态度表示道歉，并且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能够为自己过去令人悔恨的态度赔罪。他亲自向门徒宣读这份书面声明的原文，并且没有封口就将它交给穆拉·侯赛因，准许他与自己喜欢的任何人分享其内容，以便所有的人都知道他对赛义德·卡齐姆忠诚的程度。

穆拉·侯赛因刚一离开，那位赛义德就指示可信的侍从尾随他到了他的住处。侍从跟着他到了一座朴素的房屋，那是用作宗教学院的。他看到他进了一个房间，里面除了铺在地上的一张破席子没有其他家具。他看着他进到屋里，向上帝作了感恩祷告，然后躺在席子上，盖在身上的只有他的长袍。侍从向主人汇报了他见到的所有情况之后，又受命给穆拉·侯赛因送去一百土曼，并转达主人因未能给予这样一位出色的信使以适合他身份的款待而表示的诚挚歉意。对这笔

赠款，穆拉·侯赛因作了如下回答："告诉你的主人，他给我的真正礼物是他接待我的公平态度以及他开放的思想和胸怀。尽管他身居高位却对我这样一个地位低微的陌生人带来的口信迅速作答。将这笔钱还给你的主人，因为作为一位信使，我既不要酬谢也不求奖赏。'我们只为爱戴上帝而赈济你们，我们不望你们的报酬和感谢。'[①]。我为你的主人祈祷，愿尘世的领导权永远不会妨碍他承认和证明真理。"[②]哈吉·赛义德·穆罕默德-巴吉尔在见证了巴孛宣布圣教诞生的希吉拉历1260年（公元1844年）之前去世。直到最后一刻，他一直是赛义德·卡齐姆的坚定支持者和热诚的钦慕者。

在完成第一阶段的使命之后，穆拉·侯赛因将哈吉·赛义德·穆罕默德-巴吉尔的书面声明寄给在卡尔巴拉的老师，然后怀着全力将自己受托的口信带给米尔扎·阿斯卡里的决心向马什哈德进发了。赛义德·卡齐姆马上就收到了封有赛义德的书面声明的信。他欣喜至极，立即给穆拉·侯赛因回信，对他完成任务的模范方式表示衷心感谢。他对收到的

---

① 《古兰经》76:9。

② 在《达拉伊勒-萨卜伊》中，巴孛在提到穆拉·侯赛因时这样说："你尤其知道谁是信仰的第一个见证人。你知道谢赫派和赛义德派以及其他教派的大多数神学家都赞赏他的科学知识及才能。当他来到伊斯法罕，该城的顽童们在他路过时大叫：'啊呀！啊呀！一个穿得破破烂烂的学者来啰！'但是看吧，就是这个人以自己的证据和论证说服了一位赛义德，也就是以其公认的科学知识而闻名的穆罕默德-巴吉尔！这确实是这位显圣者的证据。因为在那位赛义德死后，这人去见了伊斯兰教的大多数神学家，发现真理只与真理大师同在。正是在那时，他注定的命运临近了。事实上，人们在这次显圣的初期和末期都妒忌他，并将一直妒忌到审判日。那么，谁又能指责这位才子弱智或异端呢？"（《七证据书》，A.L.M.尼古拉译，第54页。）

答复感到太高兴了，所以中断了讲课，向门徒们大声朗读穆拉·侯赛因的信和装在信封里的书面声明。后来他还让门徒们看了他本人写的认可穆拉·侯赛因出色成绩的信。赛义德·卡齐姆在信中热情洋溢地赞扬穆拉·侯赛因的高深学识、能力和品格，结果有些人怀疑穆拉·侯赛因就是他们老师不断提及的应允者，那个他经常宣称就生活在他们中间却一直不为大家所识破的人。回信嘱咐穆拉·侯赛因敬畏上帝，敦促他将敬畏看作抵挡敌人攻击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以及该信仰的每一个真正信徒的显著特征。这封信的措辞饱含柔情，读过的人都可以确信写信人在向爱徒告别并且对他们在尘世的重逢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

那时，赛义德·卡齐姆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应允者显现的时刻临近了。他认识到妨碍寻求者理解隐藏的显圣者之荣耀的帷幕是多么厚实！因此，他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小心而理智地逐渐消除横亘在充分认识上帝的隐藏珍宝之路上的任何障碍。他反复敦促门徒牢记一个事实：他们期盼降临的祂既不会从贾布勒加也不会从贾布勒萨[①] 出现。他甚至暗示祂就在他们中间。他经常说：“你们亲眼看见祂，但就是没认出祂！”对询问显圣者特征的门徒，他说：“祂出自名门，是上帝先知的后代，属于哈希姆家族。祂年纪尚轻，却拥有天赋的知识。祂的学识不是来自谢赫·艾哈迈德的教导，而是来自上帝。与祂的浩瀚知识相比，我的知识仅是一个水滴；相对于祂的惊人的美德与力量，我的成就只是一粒微尘。不，真是天壤之别。祂中等个头，不抽烟，极为忠诚和虔敬。”尽管他们的老师一再否认，一些门徒还是认为他就是应允者，因为他们在他身上认出了他一直暗示的一些迹

① 伊玛目马赫迪将要从其中之一出现的两座神秘之城。

象。其中，一位叫做穆拉·迈赫迪-胡伊的人竟然公布了这一看法。这位赛义德很不高兴，要不是穆拉·迈赫迪乞求原谅并对自己的行为表示悔悟，本来是要将他从选定信徒的队伍中驱逐出去的。

谢赫·哈桑-佐努兹告诉我他也曾这样怀疑。他恳求上帝如果他的推测有充分根据，请予以确认；否则，就使他摆脱无益的妄念。他曾经对我说，“我感到十分烦恼，好多天我都吃不下，睡不着。我靠为赛义德·卡齐姆服务度日，我非常依恋他。一天，在黎明时分，我突然被他的一个亲密侍从穆拉·诺鲁兹唤醒了。他极为兴奋，叫我起来跟他走。我们到赛义德·卡齐姆的房间。在那里，我们发现他衣冠楚楚，穿着他的长袍准备出门。他要我陪同。他说：‘一位非常受尊敬的著名人物到了。我觉得我们俩必须去拜望。’晨曦初露，我跟随他穿过卡尔巴拉的街道。我们很快就到了一所房屋，门口站着一个青年，好像期待着接待我们。祂戴着绿色的头巾，脸上显露出一种我无法形容的谦恭与和蔼的表情。祂轻轻地靠近我们，向赛义德·卡齐姆伸出手，深情地拥抱他。祂的和蔼、慈爱与赛义德·卡齐姆对他的态度中特有的恭敬形成独特对照。赛义德·卡齐姆默默地低着头，接受了那位青年向他表达的许多慈爱与尊敬之情。我们很快由祂领到房屋的上面一层楼，进入一间用鲜花装饰的散发着令人愉悦芳香的房间。祂叫我们坐下。然而，我们不知道自己实际上坐在什么位置，因为我们的喜悦太强烈了。我们注意到摆在房间中央的一个银杯。我们坐下不久，年青的主人将它斟满，递给赛义德，说道：‘他们的主将以纯洁的饮料赏赐他们。’[①]赛义德·卡齐姆双手捧杯一饮而尽。他整个人都充满

① 《古兰经》76:21。

虔敬的喜悦，那是一种无法抑制的感情。祂也递给我满满一杯同样的饮料，不过没对我说话。上面提到的《古兰经》经文是那次令人难忘的聚会上祂所说的话。之后不久，主人起身陪同我们到房门口并向我们告别。我惊奇得一时说不出话来，不知道如何表达祂对我们热情友好的欢迎，祂庄端的举止，祂脸上的魅力，以及那饮料的怡人芬芳。根据伊斯兰教的戒律，信士不可以使用银杯。看见老师毫不犹豫地将银杯中的饮料一饮而尽，我感到惊愕不已。我无法解释促使这位赛义德在那位青年面前毕恭毕敬的动机，即使西伊杜什-舒哈达的圣墓也没有激发出他这样的敬意啊。三天以后，我看见那个青年来了，在赛义德·卡齐姆的众位门徒中坐下来。他靠近门槛坐着，以同样谦虚与端庄的举止倾听那位赛义德讲道。赛义德一看到那位青年，马上中断讲话而静默下来。当他的一位门徒请求他继续他还没讲完的论点时，赛义德·卡齐姆答道：‘我还说什么呢？’他转身面对巴孛，说道：‘瞧吧，事实比照在腿上的光线更明显！’我立刻注意到，赛义德提到的光线确曾照在了我们最近拜访过的那位青年的大腿上。提问者又问：‘为什么你既没有透露祂的姓名，又不曾确认这个人？’对此，赛义德指指自己的喉咙，意思是说如果泄露祂的名字，他们两人都会被立即处死。这就使我更加困惑了。这一代人太过于执拗。如果他指着应允者说：‘祂就是受挚爱者，是你我的心所向往的人。’那么，他们还是无法认知祂。我看见赛义德实际上指着照在祂腿上的光线，然而，在场的人似乎还是没有理解其意义。就我来说，我深信赛义德本人决不可能是应允者，但是，那陌生而又有吸引力的青年身上隐藏着一个令我们大家不可思议的奥秘。我几次冒昧接近赛义德·卡齐姆，想从他那里得到对这个奥秘的解释。每当我接近他的时候，我都深感他的个人品格十

分令人敬畏。我多次听到他说：‘谢赫·哈桑啊！要感到高兴，因为你的名字是哈桑[1]；哈桑是你的起点，哈桑也是你的终级目标。你已荣幸地看到了谢赫·艾哈迈德的时代，你与我也有密切的关系，将来你将感到无可估量的高兴，因为你会看到“眼未曾见、耳未曾闻、心未曾想的东西。”’

“我常有单独面见那位哈希姆青年并努力弄清祂的秘密的强烈愿望。我几次观察到祂以祷告的姿势站在伊玛目侯赛因的圣墓门口。祂太专注于祷告，以致看起来似乎忘却了周围的一切。泪水不断地从祂眼里流下来，祂口中说出的赞辞非常有力而且优美，即使是我们神圣经文中的最光辉的篇章也无法与之比拟。‘上帝啊！上帝啊！我的敬爱者、我的心所向往之神。’这些词语频繁地随着灼热的激情诵念出来，以至于那些离得足够近，能听见祂说话的朝圣者们本能地中断了自己的祷告，而惊异于那副青春的面孔所显示出的虔诚与崇敬的迹象。他们像祂一样感动得落泪，他们从祂身上学到了虔诚崇拜的功课。做完祷告之后，青年没有跨越圣墓的门槛，也无意对周围的人说话，便悄悄地回到自己的家。我很想跟祂攀谈，但是，每当我冒昧地靠近祂时，一种我既无法解释又无法抵抗的力量阻止了我。我打听祂的情况，得知祂住在设拉子，是一位商人，不属于教士阶层。我还打听到祂、祂的舅舅和亲属都是热爱和钦慕谢赫·艾哈迈德和赛义德·卡齐姆的人。不久以后，我获悉祂动身去了纳杰夫，取道纳杰夫回设拉子。那位青年已在我心中点燃烈火。那次的情景萦绕在我的心头。我的灵魂与祂的灵魂融为一体，直到有一天，我听说设拉子的一位青年宣布自己是巴孛。我的脑海里立即闪现出这种想法：这个人一定是我在卡尔巴拉见过

① 意思是“赞扬”。

的那位青年，我的心向往的那位青年。

“后来，当我从卡尔巴拉旅行到设拉子时，发现祂已动身去麦加和麦地那朝圣了。祂回来后我见到了祂。尽管有许多障碍，我还是努力与祂保持密切联系。随后，当祂被监禁在阿塞拜疆省的马库要塞时，我忙着抄写祂向文书口述的经文。祂被囚禁在那个要塞的九个月里，每天晚上祈祷之后，祂都启示一篇针对《古兰经》一个‘朱兹’[①]的评论。每个月末，一篇有关整部神圣经书的评论就完成了。祂被监禁在马库期间，启示了九篇针对整部《古兰经》的评论。这些评论的文本在大不里士被委托给一个名叫赛义德·易卜拉欣-哈利勒的人保管，那个人受到指示将它们藏起来，直至可以出版时为止。到现在这些评论仍然下落不明。

“关于这些评论之中的一篇，有一天巴孛问道：‘你喜欢哪一篇呢，是我启示的这篇评论还是我先前评《优素福章》的名为《阿赫萨努勒-吉萨斯》的评论呢？在你看来，哪一篇更好些？’我答道：‘对我来说，《阿赫萨努勒-吉萨斯》似乎具有更大的力量和风采。’祂对我的评论付之一笑，说道：‘到目前为止你还不熟悉新评论的风格和要领。珍藏于这一篇中的真理能使寻求者更快更有效地达到他追求的目标。’

“我继续与祂保持密切联系，直至谢赫·塔巴尔西要塞的伟大交锋。闻讯后，巴孛指示祂的所有同伴赶往那里，全力以赴帮助祂英勇卓越的门徒库杜斯。一天，在与我谈话时，祂说：‘要不是被关在奇赫里克要塞、这令人苦痛之山，我一定会亲自援助我挚爱的库杜斯。你不要去那里参战。你应该前往卡尔巴拉并住在那座圣城，因为你注定要亲

① 一个“朱兹”是《古兰经》的三十分之一。

眼见到应允的侯赛因的圣美面容。当你凝视那光辉的面庞时，一定要念记我。向祂传达我的爱戴与忠诚。’祂还强调说：‘我如实地说，我已委托给你一项伟大的任务。当心你的心变软弱，以免你忘记我已赋予你的荣耀。’

“不久，我按吩咐去了卡尔巴拉并在那座圣城住下来。我决定结婚，以免在朝圣中心的长期居留会引起别人的怀疑。开始我以当抄写员谋生。我在自称是谢赫·艾哈迈德的信徒却未能认知巴孛的谢赫派信徒手中遭受了怎样的折磨啊！想到那位受挚爱的青年的忠告，我耐心地忍受所遭受的屈辱。我在那座城市住了两年。期间，那位神圣的青年从尘世的监狱得到解脱，通过殉教摆脱了最后岁月里那些骇人听闻的残忍冷酷。

“巴孛殉教十六个阴历月零二十二天后，希吉拉历1267年阿拉菲日[①]（公元1851年10月5日），我在经过伊玛目侯赛因的圣墓内院大门时第一次见到巴哈欧拉。我怎能描述所见的面容啊！没有任何笔墨能够形容那张脸庞的美质和赏心悦目的特征。祂那富有穿透力的目光，和善的脸庞，庄重的举止，甜蜜的微笑，浓密乌黑而松垂的头发，给我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当时，我已是一位老人，年事已高而弯腰驼背。祂是多么慈爱地向我走来啊！祂拉住我的手，以一种立刻显露出力与美的语调对我说：‘就在今天，我要使你成为闻名于整个卡尔巴拉的巴比教徒。’祂仍然握住我的手，继续与我交谈。祂和我一起走过了整条市场的街道。最后，祂说：‘赞美归于上帝，你一直住在卡尔巴拉，亲眼见到了应允者侯赛因的面容。’我立刻回忆起巴孛曾经给我的允诺。我一直以为祂的允诺是指遥远的将来，所以没有告诉过任何

① 都尔黑哲月第九天。

人。巴哈欧拉的话深深地感动着我的灵魂。我感到在那个时刻必须全力以赴地向一个尚未觉悟的民族宣布应允者侯赛因的到来。然而，祂吩咐我抑制自己的感情，隐藏自己的情绪。祂对我低声说：‘指定的时刻已经临近，但还没到。放心吧，要耐心。’从那时起，我的忧伤全都消失了。我的灵魂充满欢乐。那时，我很穷，大部分时间饥肠辘辘。然而，我感到非常富有。与我已拥有的相比，尘世的所有财富都化为乌有。‘这就是上帝的恩典；祂将财富给祂所意欲者：真可谓天恩浩荡。’”

讲了这段题外话之后，现在我要言归正传了。我已谈到赛义德·卡齐姆决心撕碎阻隔在同时代的民众与认知应允的显圣者之间的帷幕的急迫心情。在他的著作中标题为“萨尔赫-加西迪与萨尔赫-呼图白”的引言部分，他以含蓄的语言暗示巴哈欧拉的圣名。在一本小册子中，他明确地用“齐克鲁拉-阿扎姆”提及巴孛的名字。他在书中写道：“在对高贵的‘齐克尔’[①]、上帝的伟大喉舌说话时，我说：‘我担心这些人会伤害您。我担心自己可能冲撞您。我敬畏您，一想到您的权威我就发抖，我惧怕您生活的时代。如果直到复活日我都珍视您如同掌上明珠，我仍未充分证明对您的忠诚。”

在这些邪恶的人手中，赛义德·卡齐姆遭受了多么深重的苦难啊！罪恶的一代人使他遭受了多么大的伤害啊！多年来他默默地忍受着，以英雄般的耐心忍受了一切加在他身上的侮辱、诽谤和指责。然而，他注定要在晚年亲眼看到上帝的复仇之手是如何“以彻底毁灭的方式摧毁”对抗、污蔑和密谋反对他的人。那时，赛义德·卡齐姆的臭名昭著的敌人赛义德·易卜拉欣的信徒们纠集起来，图谋煽动骚乱并危害

① “齐克尔”意为“提及”、“念纪”。

他们的那个可畏敌手的性命。他们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力图毒害他的钦慕者和朋友的思想，损害他的权威，败坏他的名声。没有人对那群邪恶而危险的人精心制造的骚乱发出抗议的声音，他们中每个人都声称是真正知识的阐述者和上帝信仰之奥秘的宝库。没有人试图警告或提醒他们。他们聚集力量，引起冲突，以致他们能够以一种不光彩的方式，成功地将奥斯曼政府的代表从卡尔巴拉驱逐出去，为他们自己的肮脏目的而侵吞他应得的种种收入。他们的威胁态度使得君士坦丁堡的中央政府行动起来，派遣了一个军事官员带着熄灭祸害之火的详细指令到达骚乱现场。那位官员以他掌握的部队围困该城，给赛义德·卡齐姆发了一封信。在信中，他恳求赛义德·卡齐姆让激动的老百姓平静下来，并呼吁他劝告该城居民采取温和态度，说服他们缓和他们的顽固立场，自愿服从他的统治。如果他们听从劝告，他保证采取措施保障他们的安全，并宣布大赦，努力促进他们的福利。然而，他警告说如果他们拒绝投降，就会大难临头、性命不保。

一接到这封正式的书信，赛义德·卡齐姆就将事端的煽动者召到面前，并以最大的智慧和慈爱劝告他们停止煽动并交出武器。他以极有说服力、极为真诚和超然的方式讲话，所以他们心软了并减缓了抵抗。第二天早晨，他们正式打开城堡的大门，在赛义德·卡齐姆的陪同下会见围城部队的指挥官。经商定，那位赛义德为他们的利益进行斡旋，并为他们争取确保他们的安宁与福利的一切。那些人刚一离开赛义德，乌里玛们、叛乱的主要煽动者就一致起来阻挠这一计划。由于充分意识到他们忌妒的赛义德的调停会起到增强他的威信和巩固他的权力的作用，他们就决心说服一些愚蠢而冲动的人在夜间突围出去并攻击敌人的部队。他们凭借一个梦向那些人保证会得胜。因为他们中有人在梦中看见了阿巴

斯[①]，阿巴斯命令他激励信徒发动反抗围困者的圣战，并向他保证能获得最后的胜利。

在空头诺言的哄骗下，他们拒绝听从那位明智而审慎的顾问的忠告，反而执行他们愚蠢领导人的阴谋计划。赛义德完全明白发动叛乱的恶劣影响，因此，他向土耳其指挥官写了一份关于形势的详细而忠实的报告。土耳其指挥官再次写信给赛义德·卡齐姆，反复呼吁和平解决问题。而且，他宣布在指定的时间强行进城，将赛义德·卡齐姆的家看作是战败之敌唯一的避难所。赛义德·卡齐姆在全城散发这份公告，但它只起到引起人们嘲笑轻蔑的作用。在得知公告所引起的反应时，赛义德说："确实，他们面临危险的时间是在早晨，早晨不是临近了吗？"[②]

黎明时，敌人的部队在指定的时刻炮轰城堡的防御土墙，炸毁了城墙并进入城内，他们抢劫钱财，屠杀了相当多的人。许多人惊慌地逃到伊玛目侯赛因圣墓的院子里。其他人在阿巴斯的圣所避难。热爱和尊敬赛义德·卡齐姆的人前往他的家。匆忙赶到他的住所避难的人太多了，必须拨出许多毗邻的房屋供拥挤在门口的众多难民住宿。聚在他房屋的人非常多，人们情绪很激动，所以，当混乱结束时，多达二十二个人被踩踏致死。

那座圣城的居民和访客是多么惊慌啊！胜利者对待受到惊吓的敌人是多么严厉啊！他们是何等的胆大妄为，竟然无视无数的穆斯林朝圣者的虔诚行为赋予圣地卡尔巴拉的权力和特权！他们同样拒绝承认伊玛目侯赛因圣墓和阿巴斯的神圣陵墓是数以千计的人躲避外邦人复仇暴行的不可侵犯的避

① 伊玛目侯赛因的兄弟。

② 《古兰经》11:81。

难所。两座圣墓的神圣院落里都流着受害者的血。有一处地方，而且只有一处地方能起到维护无辜者和忠诚者权利的避难所的作用。那就是赛义德·卡齐姆的住所。他的房屋连同附属建筑物，被视为赋有即使是什叶派伊斯兰教的至圣之地也未能保留的神圣性。对于轻视那位圣人地位的人，上帝报复行为的这一奇怪显示是一个活生生的教训。那次令人难忘的事件发生在希吉拉历1258年都尔黑哲月第八日（公元1843年1月10日）。

显而易见的是，在每一个时代和启示期，以宣告真理为使命的人和为真理被接受而铺路的人总是遭到许多劲敌的反对。敌人质疑他们的权威，歪曲他们的教义。这些人要么以欺骗、诬陷，要么以压制的手段，在欺骗不知情者和将软弱者引入歧途方面一时得逞。由于想维持对人们思想意识的控制，只要上帝信仰被隐瞒下来，他们就能享受短暂而不稳固的支配地位的果实。然而，上帝的信仰一旦得以公布，他们便彻底沮丧地发现自己的邪恶密谋在上帝新时代的曙光中显得苍白无力。在上升之阳的强光下，他们所有的阴谋诡计与恶行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很快就被遗忘了。

同样，在赛义德·卡齐姆身边也聚集着许多爱慕虚荣的卑鄙之徒。他们假装忠诚而依附于他。他们自诩虔诚，声称是珍藏谢赫·艾哈迈德及其继承者言语中奥秘的唯一宝库。他们在赛义德·卡齐姆的门徒中占据着显要的位置。赛义德·卡齐姆给他们讲道，对他们表现出特殊的关注，显得彬彬有礼。然而，他常常以隐晦而微妙的措辞指出他们的盲目、虚荣和对理解圣语奥秘的完全无知。在他的暗示性话语中有下面这些：“除了由我所召来者之外，无人能理解我的语言。”他经常引用这句格言：“我被所看见的迷住了。我惊奇得说不出话来，而且看见全世界都失去了听力。我无力

泄露这奥秘，而且发现人们无力承受其份量。”他还说：“许多人都声称与挚爱者融为一体，然而挚爱者却拒绝他们的说法。通过一个人为其所爱的人流出的泪水便可以区分真爱者与假爱者。”他多次评论说：“在我之后注定要显圣的祂具有纯洁的血统，出身名门，是法蒂玛的后裔。祂中等身材，没有任何生理缺陷。”

我听谢赫·阿布-图拉布[①]讲过下面这些事：“我与赛义德·卡齐姆的许多门徒都认为，这位赛义德宣布应允者所没有的缺陷特别暗指我们这些门徒中的三个人。我们甚至以表示他们身体缺陷的名称称呼他们。他们当中有一个是哈吉·米尔扎·卡里姆·汗。[②]他是易卜拉欣·汗-卡扎尔-凯尔马尼的儿子，既是独眼，又胡须稀少。另一个是米尔扎·哈桑-乔哈尔，是个大胖子。第三个是米尔扎·穆希特-沙伊尔-凯尔马尼，出奇的又瘦又高。我们深信他们是赛义德经常暗指的人，因为这些爱慕虚荣而不忠实的人最终会现出他们真实的自我，暴露他们的忘恩负义和愚蠢。至于哈吉·米尔扎·卡里姆·汗，多年来他拜赛义德·卡齐姆为师，从他那里获得了他所有的所谓的学问。最终他获得老师的许可在克尔曼定居，在那里从事促进伊斯兰教利益和传播那些追忆伊斯兰教的伊玛目的神圣圣传。

“一天，我正在赛义德·卡齐姆的图书馆里，哈吉·米

---

① “赛义德·卡齐姆的主要门徒之一。他娶了穆拉·侯赛因的妹妹。他死于德黑兰的狱中。”

② “巴孛写信给哈吉·穆罕默德-卡里姆·汗……要求他承认祂的权威。他不仅予以拒绝，而且写了一本反对巴孛及其教义的专著。”（第910页）“哈吉·穆罕默德-卡里姆·汗至少写了两本这样的专著。其中一本是在比这一本晚些时候写的，可能是在巴孛去世之后，应纳西里丁沙阿的请求写的。其中，有一本已印刷出版，叫做‘粉碎谎言’（伊兹哈古勒-巴推勒）。”（第910页，脚注一）（《皇家亚洲学会杂志》，1889年，第12篇。）

尔扎·卡里姆·汗的侍从来了。他手里拿着一本书，代表他的主人将书赠给这位赛义德，请他浏览并亲笔签上表示赞同的话。赛义德读了该书的几个部分，然后将书还给侍从，附上这样的口信：‘告诉你的主人，他比别的任何人都更能估量自己的书的价值。’侍从走后，赛义德伤感地说：‘这个讨厌的家伙！多年与我交往之后，现在他想离开了。经过这么多年的学习和相伴，他的目的就是要通过他的书散布旁门左道的邪恶教义，就像他现在想要我签字同意的那些东西。他已与许多追逐私利的伪君子签订盟约，目的是确立他在克尔曼的地位，而且想在我去世后执掌绝对的领导权。他的判断错得好离谱啊！因为从启导之源吹拂过来的神圣天启的微风，必定要熄灭他的火光，消除他的影响。他的事业之树最终将一无所获，只有幻想破灭、令人痛悔的苦涩之果。你们肯定会亲眼见到这一结果。我为你们祈祷，愿你们得到保护，不受他这一允诺天启之敌将来施加的有害影响。’他嘱咐我将这一预言一直隐藏到复活日。到那一天，全能的上帝之手会揭开现在隐藏在人们胸中的秘密。他规劝我说：‘那一天，你要以坚定不移的决心为上帝信仰的胜利奋斗。你要将耳闻目睹的一切四处传播。’”在巴孛宣布的这个启示期的初期，谢赫·阿布-图拉布曾认为把自己与祂的圣道撇清更为明智，也更好。他心中怀有对已显现的显圣者最深情的爱，对他的信仰如磐石般坚定不移。暗火终究在他心灵中熊熊燃烧起来，并且使他做出使他在德黑兰入狱的行为，他在巴哈欧拉被关押过的同一个地牢里遭受监禁。他始终坚定不移，他勇于献身的一生终于获得殉教的荣耀。

在赛义德·卡齐姆的一生快要结束时，无论何时遇见自己的门徒，他都通过私下谈话或公开讲道劝告他们说：“我挚爱的伙伴啊！当心啊，当心啊，以免在我去世后，你

们被尘世的短暂虚荣所蒙骗。当心你们变得傲慢而忽视了上帝。为了寻找祂——你我心中的向往之尊，你们必须抛弃一切享受，一切尘世的财物与亲属。你们要分散到各地，超脱于一切尘世的事物，恭顺而虔诚地恳求主支持和引导你们。在决心寻找隐藏于荣耀帷幕后的祂的过程中锲而不舍，直到作为真正的向导和大师的祂仁慈地帮助你们认明祂。要坚定不移直至祂选择你们作应允的卡伊姆的陪伴和英勇支持者的日子。你们中将痛饮祂圣道上的殉教之酒的人有福了。你们之中将有人受到上帝智慧的保护并见证启导之星、神圣天启之阳的先行者沉落，这些人必须有耐心，一定要自信并坚定不移。他们一定不可动摇，也不要沮丧。因为在以毁灭与死亡猛击大地的第一阵喇叭声后不久，必定还要响起另一阵号声。听到号声，万物都将苏醒复活。然后这些神圣经文的意义将得以彰显：‘号角一响，凡在天地间的都到了死期，除了上帝欲让其活命的。号角再此响起，他们忽然站起来，环顾四周。大地将因它的主的光而明亮，功过簿将陈列出来，众先知和见证者都将被召来，他们将受到秉公裁判而无一人蒙冤受屈。’[①]我肯定加尧姆[②]将会在卡伊姆之后显圣。因为当前者之星坠落，侯赛因的美质之阳将升起并照亮全世界。然后在其鼎盛期，将会展露谢赫·艾哈迈德谈到过的‘奥妙’和‘秘密’。他说：‘这圣道之奥妙必定显现，这使命之秘密一定会泄露。’达到万代中最鼎盛时代就是获得了历代的最高荣耀，那个时代的一个绝佳行为就等于无数世纪的虔诚膜拜。可敬的谢赫·艾哈迈德是多么频繁地背诵已提到过的那些《古兰经》经文啊！当预示那对天启双星将相互紧

① 《古兰经》39:68。

② “卡伊姆”、“加尧姆”分别指巴孛和巴哈欧拉。

随着来临时，他多么强调它们的重要意义啊！其中每一个都注定要将它的荣耀遍布世界。当预示孪生天启来临时，他多么强调它们的重要性啊！他多次感叹：‘认识它们的重要性并看到其光辉的人有福了！’在跟我谈话时，他常常说：‘我们生前都看不到它们灿烂的荣光，但是你的许多忠诚的门徒会活着看到那一天，唉！我们是无法指望见到了！’我挚爱的同伴啊！圣道是多么伟大，多么非凡地伟大啊！我召唤你们追求的地位是多么崇高啊！我为之训练并造就你们的那项使命多么重大啊！准备努力行动，专注于祂的允诺吧。我祈求上帝仁慈地帮助你们经受住你们必定会遭遇到的许多暴风雨般的考验，使你们能从中获胜而不致受损伤，并将你们引向崇高的天意。”

每年的都尔喀尔德月，那位赛义德都要从卡尔巴拉前往卡齐迈恩[①]拜谒伊玛目的圣墓。他会及时回到卡尔巴拉，以便在阿拉菲日拜谒伊玛目侯赛因的圣墓。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他遵从惯例在希吉拉历1259年都尔喀尔德月（公元1843年11月23日至12月23日）的月初在许多信徒和朋友的陪同下离开卡尔巴拉。当月的第四天，他到达位于巴格达与卡齐迈恩之间的巴拉萨清真寺，当时正是作晡礼之时。他叫穆安津召集忠实信徒礼拜。他站在面向清真寺的一棵棕榈树的树荫下参加礼拜。礼拜刚刚结束，一位阿拉伯人突然冒出来，走到赛义德跟前拥抱他。那人说：“三天前，我在附近的牧场放牧，突然沉沉地睡去。在梦中，上帝的使者穆罕默德对我说：‘牧羊人啊！倾听我说的话，在内心珍视它们。因为我的话是我交托给你的上帝的信物。如果你忠于它们，将受到

① 意为“两个卡齐姆”。第七位伊玛目穆萨·卡齐姆和第九位伊玛目穆罕默德-塔基的坟墓在巴格达以北大约三英里。它们周围形成一个相当大的城镇，被称为“卡齐迈恩”，主要居住着波斯人。

极大的奖赏。如果你忽视它们，将受到严厉的惩罚。听我的话吧！这就是我委托你做的事：呆在巴拉萨寺院内。这个梦之后的第三天，我家族一个名叫赛义德·卡齐姆的后人将在正午时分在朋友和同伴的陪同下莅临清真寺附近的棕榈树下。他将在那里礼拜。看到他以后，你就到他面前传达我对他的亲切问候。将我的话告诉他："要感到高兴，因为你离世的时刻即将到来。当你在卡齐迈恩访问完毕回到卡尔巴拉时，在那里，你归来三天之后，在阿拉菲日（公元1843年12月31日），你将展翅飞翔到我这里来。不久以后，代表真理的祂必将显圣。然后，世界将被祂的圣容之光照亮。"'"牧羊人讲完梦的时候，赛义德·卡齐姆满脸含笑。他说："你做的梦真实而无可怀疑。"他的随行信徒感到非常悲伤。他转过身对他们说："你们对我的爱难道不是由于我们大家期待的真神吗？难道你们不希望我死去，以便应允者显现吗？"曾有多达十个人给我讲述过这个事件，他们那时全都在场，并证明这事的真实性。然而，在这些亲眼见证神妙奇迹的人之中，却有许多人拒绝真道而且否认祂的神圣信息！

这件奇事流传开了，真正热爱赛义德·卡齐姆的人感到很伤心。他以无限温情而喜悦的口气对这些人说了些令人高兴和安慰的话。他使他们忧烦不安的心平静下来，增强了他们的信心，激发了他们的热情。他庄严而平静地完成了朝圣，回到卡尔巴拉。就在回来的当天，他一病不起。他的敌人散布谣言，说他被巴格达的省督毒死了。这是十足的恶意中伤和彻头彻尾的谎言，因为省督对赛义德·卡齐姆无限信任，总是将他看作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和完美品格的极有才干的领袖。在希吉拉历1259年（公元1843年）的阿拉菲日，就像那位身份低微的牧羊人预言的那样，赛义德·卡齐姆在

六十岁足寿时辞别了尘世，身后留下一大批热忱忠诚的信徒。他们清除了所有尘世的欲望，动身去寻找他们挚爱的应允者。他的神圣遗体埋葬在伊玛目侯赛因圣墓的院落里。他的去世在卡尔巴拉引起一场骚动，类似于前一年使民众焦虑不安的那场动荡。[①]那时，在阿拉菲日前夜，得胜的敌人攻破城门，屠杀了大批受困的居民。一年前的那天，他的家成了丧亲者和无家可归者和平与安全的避难所。而今，它却成为悲伤之所，在那里，他曾经以朋友相待并救助过的人为他的去世而悲伤，为失去他而哀痛。[②]

① “赛义德·卡齐姆在世期间，谢赫派教义在全波斯非常盛行。单在伊拉克一省就有十多万信徒。”（《亚洲杂志》，1866年，第7卷，第463页。）

② “谢赫派确立的历史，或至少是它统一的历史就此结束。它在赛义德·卡齐姆-拉什提去世后分裂为两派。一派在巴比教的名义下，正如由谢赫·艾哈迈德开创的运动的力量所预示的那样繁荣兴盛起来，从而实现两位大师的期望，如果人们相信他们的预言的话。另一派在卡里姆·汗·卡扎尔-凯尔马尼的领导下，继续其反什叶派教徒的斗争，但总是假装十二伊玛目派以求得保障。根据卡里姆·汗的说法，巴孛及其信徒声名狼籍而不虔诚。而对巴比教徒来说，卡里姆·汗就是穆罕默德预言的敌基督者或达加勒。”（A.L.M.Nicolas’ “Essai sur le Shaykhisme”, vol. II, p.31.）

第二部分
巴孛的启示

第 三 章

巴孛宣示自己的使命

赛义德·卡齐姆的去世是他的敌人重新活跃的信号。由于渴望得到领导权，受到他的离世及他的信徒随之产生的惊慌状态的鼓舞，他们重申了自己的主张并准备实现他们的野心。在一段时间里，赛义德·卡齐姆的忠实信徒的心中充满恐惧不安。但是，随着穆拉·侯赛因-博什鲁耶在极为成功地完成老师委托给他的任务后归来，他们的忧郁情绪消失了。

希吉拉历1260年穆哈兰姆月第一日（公元1844年1月22日），穆拉·侯赛因回到卡尔巴拉。他使他挚爱的领袖的郁郁寡欢的信徒们振奋和坚强起来，提醒他们牢记他的永不落空的诺言，请求他们不要放松警觉，要做出不懈努力以寻找隐藏着的挚爱者。他住在那位赛义德曾住过的房屋附近，作为赛义德信徒的主要代表，他三天里一直忙于接待赶来向他表达悲痛之情的许许多多的哀悼者。之后，他召集了一批最出色最受信任的信徒同伴，了解领袖离世前的遗愿和忠告。他们说赛义德·卡齐姆反复强调要他们离开家园四处奔走，清除心中一切无益的欲望，致力于寻找他经常暗示即将来临的祂。他们说：“他说我们寻找的目标现已显现。阻隔于你们和祂之间的帷幕只能靠你们的专心求索才能去除。没有认真的努力、纯洁的动机、专注的心思，任何东西都无法使你们撕碎那帷幕。上帝不是在祂的经书中这样启示：‘为我而

奋斗的人，我必定指引他们我的道路’吗？”[1]穆拉·侯赛因说：“既然如此，你们为什么还留在卡尔巴拉呢？为什么还没有分头执行他的诚挚请求呢？”他们答道：“我们承认没按要求去做，我们都见证你的伟大而且非常信任你。所以，如果你声称是应允者，大家肯定会马上服从。我们在此发誓忠于你，遵照你的指示做任何事。”穆拉·侯赛因大声说：“上帝所禁！与万王之王的祂相比，我只不过是尘土，远没有祂的荣耀！如果你们熟悉赛义德·卡齐姆的语调和语言，决不会说出这样的话。你们的以及我的首要义务是既要在形式上又要在实质上尽力执行我们挚爱领袖的遗训。”他马上从座位上站起来，径直向米尔扎·侯赛因-乔哈尔、米尔扎·穆希特以及赛义德·卡齐姆的其他著名信徒走去。他大胆地向所有的人传达领袖的临终遗训，强调他们职责的紧迫性，敦促他们奋力执行。他们对他的恳求报之以模棱两可的无意义的回答。有人说：“我们的敌人为数众多且力量强大。我们必须留在这个城市保护我们已去世领袖留下的空位。”有人说：“我必须留下来照顾赛义德的遗孤。”穆拉·侯赛因立即意识到他白费劲了。意识到他们愚蠢、盲目与忘恩负义的程度，他便不再多说。他离开了，任由他们去作无益的追求。”

当世界刚刚进入见证了应允的天启诞生的希吉拉历1260年，似乎在这个重大时刻偏离主题去谈谈穆罕默德和该教的伊玛目的某些特别提及这一年的圣训也无不妥。当有人问及穆罕默德之子、伊玛目贾法尔有关卡伊姆显圣的年代时，他答道：“的确，在1260年，祂的圣道定要显现，而祂的圣名将被四处传扬”。著名学者穆希丁·伊本·阿拉比的著作

① 《古兰经》29:69。

多处提及应允的显圣者的名字和降临的日期。其中有如下说法：“祂的信仰的执行者和维护者将是波斯人。”“在祂的姓名中，圣护的名字（阿里）位于先知的名字（穆罕默德）之前。”“祂启示的年代等于能被九除的那个数字（2520）的一半。”在谈及显圣年份的诗歌中，米尔扎·穆罕默德·伊本·阿赫巴里作了如下预言：“在加尔斯（该词的字母的数值是1260）年，祂的光将照亮地球，在加拉西赫(1265)年，祂的荣耀将遍及世界。如果你活到加拉西（1270）年，你将见证列邦、诸王、万民以及上帝的信仰如何被更换一新。”一则有关信士的长官伊玛目阿里的圣传同样记载说：“在加尔斯年，神圣启导之树将被栽种。”

履行了敦促和召唤信徒同伴的责任之后，穆拉·侯赛因就从卡尔巴拉前往纳杰夫。同行的有他的兄弟穆罕默德 - 哈桑和他的侄子穆罕默德 - 巴吉尔。自从他探访呼罗珊省的故乡博什鲁耶以来，他们二人一直陪伴左右。到达库法清真寺时，穆拉·侯赛因决定停留四十天。他在那里过着退隐与祈祷的生活。他通过斋戒与守夜祈祷为即将从事的神圣冒险活动做准备。他在进行这些崇拜活动时只有兄弟相陪，而他的侄子照应他们的日常生活，守斋并在闲暇时参加他们的祷告活动。

几天后，他们隐居的宁静生活被穆拉·阿里-巴斯塔米的突然到来打破了。穆拉·阿里是赛义德·卡齐姆最杰出的门徒之一。他与另外十二个同伴一起到达库法清真寺时，发现他的同门穆拉·侯赛因沉浸在默思和祷告之中。穆拉·阿里学识渊博并且精通谢赫·艾哈迈德的学说，因此，许多人甚至认为他比穆拉·侯赛因更优秀。他多次试图向穆拉·侯赛因打听他的隐退期结束后的目的地。每次接近他穆拉·阿里都发现他太专注于祷告了，所以他觉得无法冒昧地提问。他很快决定像穆拉·侯赛因一样隐退四十天。除了三人留作他

们的服务人员以外，其余的同伴都效仿他的榜样。

四十天的隐退生活结束后，穆拉·侯赛因与他的两名同伴立即前往纳杰夫。他连夜离开卡尔巴拉，途中拜谒了纳杰夫的圣陵，然后直接前往波斯湾畔的布什尔。从那里，他开始了寻找心驰神往的挚爱者的神圣任务。在那里，他第一次吸入了多年来一直在那个城市过着经商与普通市民生活的祂的芳香。在那里，他觉察到挚爱者的无数求告使该城的空气中弥漫着的神圣的甘甜气息。

然而，他无法在布什尔逗留更久。像是受到一根将他不可抗拒地吸往北方的磁铁的驱使，他赶往设拉子。到达该城城门时，他叫兄弟和侄子直接去伊尔哈尼清真寺，在那里一直呆到他到达时为止。如果上帝许可，他希望能及时赶过去与他们一起做晚祷。

那天日落前几个小时，他走在城门外面的时候，突然看见一个容光焕发、裹着绿头巾的青年朝他走来，以充满爱意的微笑欢迎他。祂温情地拥抱穆拉·侯赛因，好像他是祂的终生密友一样。穆拉·侯赛因起初以为祂是得知他的到来并出来迎接的赛义德·卡齐姆的门徒。

殉教者米尔扎·艾哈迈德-加兹维尼曾几次听到穆拉·侯赛因向早期信徒详细讲述他与巴孛历史性会见的感人故事。他对我讲述道："我曾听到穆拉·侯赛因反复而生动地描述那次非凡会晤的情形。穆拉·侯赛因说：'我在设拉子城门外遇到的那位青年的深情与慈爱使我不知所措。祂热情地邀请我到祂家去，让我在旅途劳顿之后休息一下。我婉言谢绝了，解释说两个同伴已为我安排了住处，现在正等着我回去。祂答道："把他们交给上帝照管吧，祂肯定会保护和照看他们的。"说完，祂叫我跟祂走。陌生青年对我说话的那种和蔼而又令人不得不接受的方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跟着祂走。祂的步态、祂的嗓音的魅力、祂端庄的举止都加深了我对这次意外会见的第一印象。

“‘我们很快就站在一座外表朴素的房屋门前。祂敲了敲门，一个埃塞俄比亚仆人很快将门打开。“你们平平安安地进来吧”[①]，这是祂跨过门槛并示意我随祂进去时说的话。祂有力而庄重的敦请深入到我的灵魂。设拉子的气氛已经给我以无法形容的印象。站在我在设拉子进入的第一座房屋的门槛前，我认为听到这些话是个吉兆。我心想造访这所房屋难道可以使我更接近我寻找的目标吗？这会不会使我寻找过程中的强烈渴望、艰苦探索、持续增加的焦急不安快些结束呢？当我进屋并跟随主人进祂的房间时，全身有一种说不出的喜悦感。我们旋即就座，祂命人拿来一壶水，让我洗去手脚上所沾的旅途的污迹。我请求被准许从祂面前退去，到毗邻的房间洗手脚。祂不同意而是走过来将水倒在我手上。然后祂给我喝清凉的饮料，之后要我饮俄式茶，祂亲自沏茶并递给我。

“‘祂极为亲切的行为使我不知所措，我起身要离开。“晚祷的时间就要到了，”我冒昧地说，“我答应过我的朋友那个时间在伊尔哈尼清真寺与他们会合。”祂极为礼貌而平静地答道：“你肯定得使你回去的时间合乎上帝的意愿。但是，似乎祂另有安排。不必担心食言。”祂的庄严自信使我哑口无言。我重新洗净并准备做祷告。祂也站在旁边祷告。这次会面的奥秘和我在探索中的劳累与压力使我的心灵深感压抑。做祷告时，我卸去心灵的负担。我这样低声祷告：“上帝啊！我已全神贯注地作出努力，但至今还没有找到祢允诺的使者。我证明祢的话绝不落空，而祢的承诺确定无疑。”

① 《古兰经》15:46。

“‘那个令人难忘的夜晚是希吉拉历1260年主马达·敖外鲁月第五日[①]的前夜。大约在日落后一小时，年青的主人开始与我交谈。“令师赛义德·卡齐姆去世后，”祂问道，“你认为谁是他的接班人和你们的领袖？”我回答说：“先师去世前一再告诫我们要分头寻找那位应允的敬爱者。为此，我去到波斯，设法完成他的遗愿。我现在仍在寻找之中。”“令师可曾告诉你要找的那位应允者的详细情况和特征？”祂又问道。“他讲过，”我回答说，“祂的血统纯正，家世显赫，是法蒂玛的后代。至于祂的年纪，应该在二十至三十岁之间。祂赋有先天的知识。祂的身材中等，不抽烟，无身体缺陷。”听到这里，祂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用洪亮的声音对我说：“你看，所有这些特征都表现在我身上！”接着，祂一五一十地说出上述这些特征，令人信服地证明了祂全都符合。我大吃一惊，很有礼貌地说：“我们等待降临的祂是一个无比神圣的人，祂将展示的圣道是一个具有巨大力量的圣道。声称是圣道化身的祂必须符合许许多多的要求。赛义德·卡齐姆多么频繁地提及应允者知识的广阔啊！他经常说：‘与祂所具有的知识相比，我的知识仅是一个水滴而已。在祂广博的知识面前，我所有的成就只不过是一粒微尘。真是天壤之别啊！’话一出口，我就感到害怕和后悔，对此我既无法掩盖又无法解释。我痛苦地自责，就在那一刻，我决心改变自己的态度，缓和自己的语气。我对天发誓如果我的主人再提到那个主题，我会以最谦恭的口气回答说：“如果你愿意证明你的说法，你肯定将使我摆脱沉沉地压在我心头的焦虑与悬望。我会真诚地感激祢使我得到解脱。”最初开始寻找时，我决定将以下两个标准作为确定应

① 对应于公元1844年5月22日傍晚。5月23日是星期四。

允的卡伊姆身份之真实性的标准。第一个标准是我自己写的一本专著，内容涉及谢赫·艾哈迈德和赛义德·卡齐姆提出的深奥神秘的教义。在我看来，无论谁似乎有能力解开那本专著中的神秘暗示，我就会接着向他提出第二个要求，要他毫不犹豫、不假思索地启示一篇关于《优素福章》的评论，文体和语言要与时下流行的完全不同。我先前曾私下请求赛义德·卡齐姆写一篇关于该章的评论，他拒绝了并且说："这确实是我力所不及的事。在我之后的那位伟人不用请求就会为你启示出来。那篇评论将是祂的真实身份最重要的证明之一，也是祂的地位崇高的最清楚的证据之一。"

"'正当我在心中反复思考这些事情的时候，高贵的主人再次说："注意观察吧！难道赛义德·卡齐姆想要的那个人不就是我吗？"于是，我感到必须送祂一份我随身带着的那本专著。我问祂："请你读一读我这本书并用宽容的眼光审视它的内容好吗？我请求你宽恕我的弱点和缺点。"祂欣然遵从我的愿望。祂翻开书浏览了几页，然后合上书开始对我讲话。祂以特有的精力和魅力解开其全部奥秘并解决了其中的所有问题。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使我完全满意地完成了我期望祂执行的任务之后，祂又进一步向我解释了某些真理，这些真理在传说的伊斯兰教伊玛目们的言语和谢赫·艾哈迈德和赛义德·卡齐姆的著作中都不能找到。这些都是我闻所未闻的，它们似乎具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活力与力量。后来祂说："如果你没来造访我，你的处境确实会是很痛苦的。惠及一切的神恩拯救了你。本该上帝考验祂的仆人，而不是由祂的仆人用他们有缺陷的标准判断祂。如果我未能解决使你困惑的问题，我内在闪光的实质可能无效力，或者我的知识可能被指责为错误吗？不，以上帝的正义为誓！当今，东西方的各个国家和各族人都应赶快到这门槛前，在这

里设法获得慈悲者的复活之恩。任何犹豫不决的人必定会遭受重大的损失。世人不是证实他们被创造的根本目的就是认知和崇拜上帝吗？他们应当像你所做的那样认真而自发地努力行动起来，坚决而又坚定地寻找应允的挚爱者。”然后祂继续说：“现在该启示对《优素福章》的评论了。”祂拿起笔以难以置信的速度极快地启示整个《穆尔克章》，那是祂对《优素福章》所作评论的第一章。祂边写边诵读，柔和的语调更增加了祂写作方式的强烈效果。祂不停地写，直到写完《穆尔克章》才停笔。我对祂声音的魔力和祂启示的势不可挡的力量感到着迷。最后我很不情愿地站起来请求离开。祂微笑着叫我坐下，然后说：“如果你就这样子离开，无论谁见到你都会说：‘这可怜的青年一定是精神失常了。’”时钟上显示那个时刻是日落后两小时十一分。希吉拉历1260年主马达·敖外鲁月第五日前夕的那个夜晚，相当于诺鲁兹节后第六十五天的前夜，也是纳杭年的霍尔多德月第六天的前夕。祂宣布说：“今晚这个时刻在未来的日子里将被宣布为所有节日中最伟大、最重要的节日之一。感谢上帝仁慈地帮助你实现了心愿，畅饮了祂密封的话语之佳酿。‘达到这境界的人有福了。’”

“‘日落后三个小时，我的主人吩咐开饭。埃塞俄比亚仆人再次上来并在我们面前摆上美食。神圣的佳肴美食使我的身体和灵魂都同样恢复了活力，使我感到精神振奋。在主人面前，那一刻我感到好像正在吃天堂圣果。我不由得对埃塞俄比亚仆人的礼貌和殷勤感到惊奇，他的生命似乎已被他主人的令人脱胎换骨的影响所转化。那时，我第一次认识到据传是穆罕默德所说的一句名言的意义：“我已为我的仆人中圣洁而正直的人准备了眼未曾见、耳未曾闻、心未曾想的东西。”祂待我那样殷勤慈爱，我深信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够做到。如

果我年青的主人没有其他的伟大之处，这已足够了。

“‘我坐在那里入神地听祂说话，忘却了时间和等待我的人。突然，召唤信徒做晨礼的穆安津的呼唤声使我从痴迷状态中惊醒过来。全能者在祂的经书中所描述的、作为天国之民无价财富的所有喜悦、所有无法形容的荣耀，这些我在那夜似乎都体验到了。我想自己真的处身于这样的地方：“在那里，我们不用辛劳，不会疲倦；”“无益之言他们在那里听不到，也没有任何虚妄，只有‘和平！和平’的呼声”；“在那里，他们将呼唤：‘荣耀归于祢，上帝啊！’在那里他们的问候是‘和平！’他们的呼唤的结束语是‘赞美归于上帝，一切受造物之主！’”①

“‘那天晚上我没有睡意。祂在吟唱时声调起伏有致，祂悦耳和谐的声音把我迷住了；祂启示《加尧穆勒 - 阿斯玛》②的诗节时声音渐高，而当祂说祷告辞时，声音又是那么轻柔、微妙与悦耳。在每段祷文结束时，祂就重复一句：“超绝哉你的主——尊荣的主宰，超乎祂的创造物对祂的描述！祝众使者平安！一切赞颂，全归上帝，一切存在物之主！”③

“‘然后祂对我说：“你这第一个相信我的人啊！我确实是巴孛，上帝之门；你是巴布-巴孛，通向我这门的门。开始时，必须有十八个灵魂自发和自愿地承认我，认明我启示的真理。这十八个灵魂必须在不受提示和未经请求的情况下独自找到我。等这十八人到齐后，我将从中挑选一人陪我去麦加和麦地那朝圣。我将把上帝的讯息捎给麦加的市长。之后我将回到库法，在那圣城的清真寺里同样会宣告上帝的圣道。你决不可将你的所见所闻透露给你的同伴或其他任何

① 引自《古兰经》。
② 巴孛对《优素福章》的评论。
③ 《古兰经》37:180。

人。一定要在伊尔哈尼清真寺中进行祷告和传道。我也将在那里与你们一起做集体礼拜。当心你们对我的态度暴露了你们信仰的秘密。你们应当继续住在这里，保持这种态度，直至我们离开这里前往汉志。在离开前，我们要给十八个人中的每个人指定特别任务，派他们去完成。我们要指示他们传扬圣道，以复苏人们的灵魂。”说完，祂就让我离开，并送我到门口，将我交给上帝照管。

“‘这个天启就像晴天霹雳突然猛烈地击中我，使我的感官在一段时间里似乎失去了知觉。[①]它眩目的光辉使我看不见，它排山倒海之力使我茫然不知所措。激动、喜悦、畏惧与惊奇之情在我的灵魂深处搅动着。在这些情绪中，主要是一种喜悦感和力量感，它们似乎已使我完全变了样。在此之前，我感觉是多么的软弱和无能，多么的沮丧和胆怯啊！那时我的手脚颤抖得非常厉害，既不能写也不能走。可是现在，认识到祂的启示让我整个人都振奋起来。我感觉自己拥有了如此强大的勇气和力量，就算世界及所有世人都起来反对我，我也会毫无畏惧地独力抵挡他们的攻击。整个宇宙仿佛只是我手掌里的一把尘土。我觉得自己成了天使加百列的化身，用他的声音向全人类高呼：“醒来吧！看！晨曦已经显现。起来吧！祂的圣道已经宣告。祂的慈悲之门已经敞

① “《比哈鲁勒 - 安瓦尔》、《阿瓦利姆》和《扬布》中记述说穆罕默德之子萨迪克曾说：‘知识就是二十七个字母。先知们所启示的全部知识是其中两个字母。迄今为止，除这两个字母之外，没有人懂得任何别的东西。但是，当卡伊姆出现的时候，祂会使剩余的二十五个字母显示出来。’想想看。萨迪克宣称知识由二十七个字母组成，把亚当至‘封印先知’的所有先知看作是其中仅仅两个字母的阐释者，带着这两个字母被派遣下来。他说卡伊姆将揭示剩余的二十五个字母。由此可见，祂的地位是多么伟大而崇高啊！祂的地位超过所有先知，祂的天启超出了他们挑选的所有人的理解范围。”（《伊甘经》，第 243 页。）

开；世界人民啊，进来吧！因为，你们翘首以盼的应允者已经降临了！”

“‘我就在这样一种状态下离开了祂的家，与我的兄弟和侄子会合。谢赫·艾哈迈德的众多信徒听说我到来了，就聚集在伊尔哈尼清真寺迎接我。我遵照我新发现的挚爱者的指示，立即着手执行祂的命令。当我组织会众做祷告时，一大群人逐渐聚集在我周围。该城的宗教界要人和官员们也来看望我。他们对我演讲中所展现的精神感到惊异，却不知我知识的来源不是别的，正是他们大多数人急迫等待其来临的祂。

“‘在那段时间里，我几次被巴孛召见。晚上，祂派埃塞俄比亚仆人到清真寺给我带来祂充满深情的邀请口信。每次拜访，我都要在祂尊前度过整个晚上，直到黎明都不入睡，我坐在祂跟前，被祂说话的魅力所吸引，忘却了世界及喜怒哀乐之事。那些宝贵的时间过得多快呀！在拂晓时，我才很不情愿地从祂尊前退去。那些日子里，我多么急切地期待傍晚时刻的到来啊！我又是多么忧伤和遗憾地看见黎明的到来啊！在其中一次夜访中，我的主人对我说：“明天你的十三个同伴就要到了。向他们每个人表示最大的慈爱。勿对他们放任自流，因为他们毕生致力于寻找他们的挚爱者。祈求上帝仁慈地使他们能安然通过比头发丝还细比剑刃还锋利的小道。在上帝看来，他们中某些人将被视为祂拣选的得宠信徒。至于其他一些人，他们将走中间道路，其余人的命运秘而不宣，直至所有隐秘之物都显示出来时为止。”①

① “以同样的方式理解巴扬天启开始显示时的情形；在四十天期间，除了字母‘Sín’之外无人相信‘B’。比斯米拉胡勒-阿姆纳乌勒-阿格达斯只是逐渐给自己穿上信仰之袍，直到最后完成初始统一。然后见证它一直增加直到我们这个时代的过程。”（《波斯文巴扬经》，第4卷，第119页。）

“‘就在那天早晨日出时分，我从巴孛的家回来不久，穆拉·阿里-巴斯塔米由祂对我说过的同样人数的伙伴陪同着到达伊尔哈尼清真寺。我马上安顿他们。在他们到达几天后的一个晚上，穆拉·阿里作为同伴的代言人，发泄他再也无法抑制的情感。他说：“你很清楚我们是多么信任你。我们对你忠心耿耿，只要你声称是应允的卡伊姆，我们全都会毫不犹豫地跟从。我们听从你的召唤，抛家舍业地寻找我们应允的挚爱者。你是第一个为大家树立这一崇高榜样的人。我们跟随你的脚步，决心毫不懈怠地寻找我们的目标。我们跟随你到了这个地方，准备承认你所接受的任何人，希望寻求祂的庇护，成功度过预示最后时刻到来必有的骚动。但是，怎么我们现在看到你依然平静地向人们传教并指导他们祷告呢？骚动与期待的迹象似乎已从你的脸上消失了。求你告诉我们原因，以使我们也可以摆脱目前的疑虑状态。”我温和地说：“你的同伴自然可能以为我安宁与镇静的原因是我似乎在这座城市获得了优越地位。事实远非如此。我向你保证世界及其所有的虚荣与诱惑都永远不可能诱使来自博什鲁耶的侯赛因远离他的挚爱者。自开始从事这项神圣事业，我已发誓用自己的鲜血来注定自己的命运，我乐于为了祂将自己浸入苦难的海洋。我不渴求现世的事物，只求我的挚爱者愉悦。在我体内燃烧的火焰永不熄灭，直到我为祂的圣名而流血。愿上帝让你活到亲眼见证那一天的日子。由于穆拉·侯赛因的强烈渴望和持之以恒的努力，上帝以无限的慈悲仁慈地在他面前打开了祂的恩典之门，并希望按照祂那不可思议的智慧隐藏这一事实，已吩咐他从事这样的寻求。难道你的同伴不曾想到吗？”这话打动了穆拉·阿里的心灵。他立即理解了其中的意义。他热泪盈眶地恳求我透露使我的骚动转为平静，将我的焦虑转为确信的祂的身份。他恳求说：“求

你将慈悲之手给你的神圣饮料分些给我，它定能为我解除心中渴望的痛苦”。我答道：“别求我帮这个忙，还是信赖祂吧，祂定会引导你前进，平息你心中的骚动。”’”

穆拉·阿里赶紧去见自己的同伴，让他们了解他与穆拉·侯赛因谈话的性质。那次谈话的内容在他们心中燃起熊熊火焰，他们立即分散到自己的隐居之处，通过斋戒和祷告寻求介于他们与挚爱者之间的帷幕被提早消除。在守夜时他们祈祷：“上帝啊，我们的上帝！我们只崇拜祢，我们向祢求助。恳求祢指引我们走上正道，主啊，我们的上帝！使祢通过祢的使徒允诺给我们的应验吧！莫让我们在复活日受辱。诚然，你决不食言。”

在第三个隐退之夜，正沉迷于祷告时穆拉·阿里-巴斯塔米见到了异象。一道光出现在他眼前，瞧！那光在他前面移动。受其光辉的吸引，他跟着它走，最后那光引领他到了应允的挚爱者那里。就在那一刻，在守夜中的半夜里，他兴高采烈、喜气洋洋地起来打开房门，赶紧去见穆拉·侯赛因。他一下扑进尊敬的同伴的怀抱。穆拉·侯赛因非常温情地拥抱他，说道：“赞美归于上帝，祂引导我们来到这儿！要不是上帝指引我们，我们便无人引导！”

那天早晨拂晓时分，在穆拉·阿里的跟随下，穆拉·侯赛因赶到巴孛的住宅。在祂的房门口，他们遇见忠实的埃塞俄比亚仆人。他立刻认出了他们并说了些表示欢迎的话：“在拂晓前，主人把我召到跟前，指示我打开房门并在门口迎候。祂说：‘两位客人将在今天清晨到达。以我的名义向他们表示热烈欢迎。向他们传达我的话：“以上帝的名义进来吧。”’”

穆拉·阿里与巴孛第一次见面的情形类似于穆拉·侯赛因。仅有一点不同。在前一次会面时，巴孛使命的证据与证明都急需仔细探察和说明，而此次会见将所有论证抛在一

边，只是充满了极度崇拜的精神与亲密热烈的情谊。整个房间似乎都被祂那受神灵启示的话语的神圣力量赋予了活力。房间中的一切似乎都因这一见证而激动："诚然，诚然，新时代的曙光已显露。应允者受人敬仰。祂手握玄秘之杯、那不朽圣杯。从这圣杯啜饮的人有福了！"

穆拉·阿里的十二个同伴中的每一位都通过自己的单独努力依次找到了挚爱者。一些人在睡梦中，一些人在清醒时，少数几人在做祷告时，还有一些人在沉思默想时，体验到这神圣天启之光，并被引导去认知其荣耀之力。这些人以及其他几个人都像穆拉·阿里一样，在穆拉·侯赛因的陪同下谒见了巴孛并被宣布为"新生字母"。十七位新生字母逐渐列名于上帝的封存书简，被指定为巴孛蒙选的门徒。他们是祂的信仰的执行者，祂的光芒的传播者。

一天晚上，在与穆拉·侯赛因谈话的过程中，巴孛这样说："迄今为止，十七位新生字母已经聚在圣教的旗帜之下。还剩一位将补足总数。这些新生字母将奋力传扬我的圣道，确立我的圣教。明天晚上，剩下的那位新生字母将要到达，从而凑齐我们选定的使徒的数目。"第二天傍晚，巴孛正在穆拉·侯赛因的跟随下回家，这时，一位衣冠不整、风尘仆仆的年轻人出现了。他走到穆拉·侯赛因面前拥抱他，问他是否达到了目的。开始时，穆拉·侯赛因尽力平复他激动的情绪，劝他休息一会儿，答应随后会开导他。然而，年轻人拒绝听从他的劝告。他盯着巴孛，对穆拉·侯赛因说："为什么你要极力将祂隐藏起来不让我知道？从祂的步态我能认出祂来。我自信地证明无论在东方或西方，除了祂无人能声称代表真理。没有其他任何人能显示出祂的尊贵之身所散射出的力量和威仪。"穆拉·侯赛因对他的话感到惊奇。然而，他请求原谅，劝他克制自己的感情，直到他能让他了

解真相的时候为止。离开他之后，他急忙赶去见巴孛，告诉祂自己与那位青年谈话的情况。巴孛说：“对他的奇怪行为不要感到惊奇，我在灵性世界一直与那位青年交流。我已认识他，实际上期待他的到来。把他叫到我面前来吧。”巴孛的话使穆拉·侯赛因立即想起这句传说：“在最后审判日，无形界的人们将凭借灵性翅膀，飞越浩瀚无际的大地，谒见应允的卡伊姆，从祂那里寻求解决他们的问题和消除其困惑的秘密。”

纵然身在遥远之处，这些英雄的灵魂却与他们的挚爱者每天进行交流，分享祂的话语之宏恩，享有与祂交往的至高荣幸。不然，谢赫·艾哈迈德和赛义德·卡齐姆怎能知道巴孛，怎能认识到隐藏于祂身上的秘密的重要性？若非玄秘的精神纽带将他们的灵魂连接在一起，巴孛本人，祂所垂爱的使徒库杜斯，又怎能那样书写？在巴孛使命的早期，祂不是在评论《优素福章》的《加尧穆勒-阿斯玛》的开头几段提及巴哈欧拉天启的荣耀与重要性吗？祂的目的不就是通过优素福受到兄弟们忘恩负义和奸诈的对待从而预言巴哈欧拉注定在祂弟弟和亲属手中遭受的苦难吗？虽然被残酷敌人以数个营的兵力和炮火围困在谢赫·塔巴尔西要塞，库杜斯不是日以继夜地努力完成他对巴哈欧拉的颂词，也就是那篇关于萨马德之萨德的多达五十万节的评论。如果不带偏见地查考，《加尧穆勒-阿斯玛》的每一行，上述的库杜斯的评论中的每个词，都令人信服的证明这一真理。

库杜斯接受巴孛天启的真理，祂指定的特选使徒的数目也就够了。库杜斯名叫穆罕默德-阿里，因为母亲的血统而属于先知穆罕默德的外孙伊玛目哈桑的直系后裔。他出生在马赞达兰省的巴尔富鲁什。根据听过赛义德·卡齐姆讲学的人的说法，库杜斯在赛义德的晚年才成为他的门徒。由于

他是最后来的，所以在聚会时始终坐在最低下的位置。每次会议结束时，他总是第一个离开。他保持安静，举止谦虚。这使他与其余同伴显著不同。人们常常听到赛义德·卡齐姆说，在他的门徒中有些人虽然座位最卑微并且默不作声，但在上帝眼中仍然非常高尚，所以他本人觉得将他列在他的仆人之中是不相称的。虽然他的门徒看出库杜斯很谦虚，也承认他举止的榜样作用，却仍对赛义德·卡齐姆的意图浑然不知。库杜斯到达设拉子并接受巴孛宣布的信仰时年仅二十二岁。虽然年纪轻轻，他显示出的大无畏勇气与信念在老师的门徒中无人能出其右。他以自己的生命和光荣殉教体证这一圣训："寻找我的人必找到我。找到我的人必被吸引到我这里。靠近我的人必定爱我。爱我的人我必爱他。受我挚爱的人我必杀他，为我所杀的人我必做他的赎价。"

巴孛名叫赛义德·阿里·穆罕默德，希吉拉历1235年穆哈兰姆月第一日（公元1819年10月20日）出生在设拉子城。他属于名门望族，可以溯源到穆罕默德本人。祂的出生日期证实了伊玛目阿里的这一圣训的真实性："我比主小两岁。"出生后二十五年四个月零四天，祂宣示了自己的使命。祂幼年丧父。祂的父亲赛义德·穆罕默德-里达以虔诚与美德而闻名于法尔斯省，是一个广受尊重的人。祂的父母都是先知的后代，受到民众的爱戴与尊敬。祂由舅舅哈吉·米尔扎抚养成人。这位舅舅也是圣教的殉教者。小时候，祂被舅舅送到一位名叫谢赫·阿比德[1]的老师那里受教育。虽然不喜欢学习，巴孛还是服从了舅舅的意愿与指示。

① 米尔扎·阿布-法德勒（手稿第41页）说，巴孛六七岁时进入谢赫·阿比德的学校学习。该校以"加赫维伊-奥利亚"的名字而闻名。巴孛在那所学校呆了五年。在那里接受了波斯文的初级教育。

谢赫·阿比德被学生们称作谢胡纳，他是一位虔诚而有学问的人。他曾是谢赫·艾哈迈德和赛义德·卡齐姆的门徒。他回忆说："有一天，我叫巴孛背诵《古兰经》的首段：'比斯米拉希尔-拉赫曼尼尔-拉希姆。'[①]祂不太情愿，央求我把它的意思先告诉祂，祂才朗读。我假装说不解其意。'我知道这段文字的意思，'我的这位学生说。'如果你准许的话，我来解释。'祂的解说既有见地又十分流畅，使我震惊不已。祂解释了"安拉"、"拉赫曼"和"拉希姆"的意思，所用的词语是我既未读过也未听到过的。祂的悦耳声调至今仍在我的脑海里萦绕。无奈之下，我只好将祂送回祂的舅舅那里，把他交予我的托付还给他。我下决心告诉他自己不配去教导这样一个不寻常的孩子。我在祂舅舅的办公室里找到了他，当时就他一个人，于是我对他说：'我把祂交回给你，请你好好保护祂。祂可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孩子，我从祂身上看出一种神奇力量的迹象，而这种神奇力量只有萨希布兹-扎曼[②]的启示才能揭示出来。你必须无微不至地关爱祂。让祂留在你家里吧，因为祂不需要像我这样的教师。'祂的舅舅听到这话便严厉责备巴孛：'你忘了我怎么嘱咐你的吗？我不是告诫过你要像其他同学那样，安安静静地聆听老师讲的每一句话吗？'巴孛保证以后照他说的去做。祂舅舅于是将祂又送回了学校。可是，这孩子的心灵无法受其舅舅严厉告诫的束缚。任何纪律都抑制不了祂天赋知识的流露。日复一日，祂不断地表现出如此显著的超人智慧的迹象，以至于我无法一一讲述。"最后，人家劝说祂舅舅将祂从谢赫·阿比德的学校领走，让祂与他一起做生意。在

① "奉至仁至慈的上帝之名。"

② "时代之主"，应允者卡伊姆的称号之一。

那里，祂也显示出一种能力和卓越，那是很少有人能与之媲美、更是无人能匹敌的。

几年后，巴孛与米尔扎·赛义德·哈桑和米尔扎·阿布-卡西姆的妹妹结婚。[①] 祂为婚后所生的孩子取名为艾哈迈德。[②] 他在希吉拉历1259年巴孛宣教的前一年（公元1843年）夭折。这位父亲没有为丧子而悲痛。祂用这样的话为他的去世祝圣："上帝啊，我的上帝！要是给我，你的这位亚伯拉罕，一千个以实玛利，我也可以将他们作为表示爱的祭品奉献给你。我的挚爱者啊，我心中的向往之尊！你的仆人阿里-穆罕默德已将艾哈迈德作为祭品奉献于祢的爱的祭坛，但这永远不能熄灭祂心中的渴望之火。直到将自己的心献祭于祢的足下，直到在祢的道路上殒身于暴虐，直至为祢之故将自己的胸怀当作无数箭矢的靶子，祂心灵的骚动才会平

① 巴孛在祂对《优素福章》的评论（《加拉巴特章》）中提到她。下面是A.L.M.尼古拉关于这段文字的翻译："事实上，我已与萨拉，即深爱者，在上帝御前订婚，因为'深爱者'来自于最挚爱者［最挚爱者是穆罕默德，这表示萨拉是赛义德］。事实上，我已将天使和住在天堂的人作为我们婚约的见证。
"须知，至尊的念记者的慈悲是伟大的，深爱者啊！因为这慈悲来自受仰爱的上帝。如果你在有关至尊的念记者的事项上服从上帝，你就与其他女人不同。须知，圣言的伟大真理以及你与至高上帝宠信的人一起就座在你身上产生的荣耀。那份荣耀确实从英明的上帝那里来到你身上。对来自上帝有关巴孛及其家人的命令要有耐心。诚然，你的儿子艾哈迈德在天国靠近伟大的法蒂玛的地方有个避难所！"

② 巴孛在对《优素福章》的评论中提及他的儿子。下面是A.L.M.尼古拉的译文："事实上，你的儿子艾哈迈德在天国靠近伟大的法蒂玛的地方有个避难所。"（《加拉巴特章》。）"荣耀归于上帝，事实上祂已在'眼睛之愉悦'的青春时期给了她一个名叫艾哈迈德的儿子。我们确实是给上帝抚养了这个孩子。"（《阿巴德章》）（A.L.M.尼古拉翻译的《波斯文巴扬经》，第二卷前言，第11页。）

息。我的上帝啊，我唯一的向往之尊！请祢接受我的儿子、我的独生子这份祭品。请祢同意将它作为我自己、我整个自己在使你愉悦之路上作牺牲的序幕。请降恩于我渴望流在祢圣道上的鲜血。让它浇灌和滋养祢信仰的种子。使它具有祢的天国之力，以便上帝的这颗幼小种子在人们心中很快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欣欣向荣，长成荫庇世上所有民族和种族的参天大树。请祢满足我的恳求，实现我的最大心愿。祢确实是全能者，博爱者。”①

巴孛经商的日子大部分是在布什尔度过的。夏日的酷热未曾阻止祂在每个星期五连续几个小时在屋顶上进行崇拜活动。虽受正午的阳光暴晒，祂的心向着自己的挚爱者，继续与祂交流，全然不在意酷暑的炎热，忘却了周围的世界。从拂晓至日出，从下午到傍晚，祂将时间花在沉思默想和虔诚崇拜上。每天拂晓，祂都将凝视的目光转向北方，德黑兰的方向，以充满爱与喜悦的心情迎接日出。对祂来说，旭日是很快就要出现在世界上的真理之阳的迹象与表征。如同端详挚爱者面容的爱人，祂坚定而期盼地凝视冉冉升起的日头。祂似乎在用神秘的语言对那发光的天体说话，祂像在将自己渴望与热爱的信息托付于它，让它带给祂的隐秘的挚爱者。祂喜不自胜地迎接它的耀眼光芒，以至祂周围的未觉悟者和愚昧者认为祂迷恋太阳。

哈吉·赛义德·贾瓦德-卡尔巴拉伊对我讲述了下面这些事：“我去印度旅行时，途经布什尔。由于认识哈吉·米尔

① “他十七岁从设拉子去布什尔，在那儿经商五年。在这段时间里，他以正直虔诚的行为赢得与之接触的所有商人的尊敬。他极为关注自己的宗教职责，将大笔金钱用于慈善事业。有一次，他给一个穷邻居七十土曼（约二十二英镑）。”（《塔里赫 - 贾迪德》附录二：《哈吉·米尔扎·贾尼记述的历史》，第 343-344 页。

扎·赛义德·阿里，所以我有几次见到巴孛的机会。每次见到祂，我发现祂都是一副我无法形容的谦恭的样子。祂低垂的眼睛，极为有礼的举止，脸上安祥的表情，在我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我常常听到与祂密切交往的人证实祂品格纯洁，举止有魅力，克己而又非常正直，对上帝极为虔诚。有人曾托祂照管一个物品，要祂以某个价格卖掉。当巴孛将信托物卖的钱寄给那人时，那人发现得到的钱大大超过他原先定的限额。他立即写信给巴孛，要求祂解释原因。巴孛答复说：‘我寄给你的完全是你应得的款项。分文没有超出你的正当所得。你交给我代管的物品曾一度涨到了这个价钱。由于未能以那个价钱将其卖出，我感到现在我有责任给足那笔钱！’无论委托人怎样恳求祂收回多余的钱，巴孛都坚决不肯收。

“祂是多么一丝不苟地参加颂扬西伊杜什-舒哈达、伊玛目伊赛因的美德的聚会啊！祂多么专心地聆听吟唱颂辞啊！在那些哀伤与祷告的场合，祂显示出何等的尊重与虔诚之情啊！祂热泪盈眶地用颤抖的嘴唇低声说出祈祷与赞美之辞。祂端庄的举止多么引人注目，祂脸上的表情多么温和啊！”

在巴孛的天启经书中，极其荣幸地被祂列为选定的新生字母的人如下：

穆拉·侯赛因-博什鲁耶；

他的兄弟穆罕默德-哈桑；

他的侄子穆罕默德-巴吉尔；

穆拉·阿里-巴斯塔米；

穆拉·胡达-巴赫什-古查尼，后来改名为穆拉·阿里；

穆拉·哈桑-巴吉斯塔尼；

赛义德·侯赛因-亚兹迪；

米尔扎·穆罕默德·劳代-汗-亚兹迪；

赛义德-欣迪；
穆拉·穆罕默德-胡伊；
穆拉·贾利勒-奥鲁米；
穆拉·艾哈迈德-易卜达勒-马拉盖伊；
穆拉·巴吉尔-大不里士；
穆拉·优素福-阿德比利；
米尔扎·哈迪，穆拉·阿卜杜勒-瓦哈卜-加兹维尼之子；
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加兹维尼；
塔希莉[1]；
库杜斯。

---

① 根据《忠信群英传略》（第291-298页），塔希莉有两子一女，但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认知圣道的真理。她的知识与成就非常高，以致她的父亲哈吉·穆拉·萨利赫常常这样表示他的遗憾："要是她是男孩该多好啊！这样她就会为我家光宗耀祖，会继承我的事业！"在她住在表兄穆拉·贾瓦德的家里时，她开始了解谢赫·艾哈迈德的著作。她从他的书库中借了些书带回家。她的父亲强烈反对她，在与她的激烈讨论中，他谴责和批评谢赫·艾哈迈德的教义。塔希莉拒绝听从父亲的劝告，与赛义德·卡齐姆秘密通信。赛义德·卡齐姆赐予她"古拉图勒-艾因"的称号；她在巴达什特期间，"塔希莉"这个称号第一次与她的名字联系起来，后来得到巴孛的认可。她从加兹温去了卡尔巴拉，希望会见赛义德·卡齐姆。但是到达太晚，赛义德在她到达前十天去世了。她同离世领袖的同伴一起祷告与默思，迫切期待赛义德·卡齐姆预言会来临的祂的出现。在卡尔巴拉，她做了一个梦。梦中，她在天国见到一个身着黑披风、头戴绿头巾的年青的赛义德，他举着手在背诵经文，她在自己的本子上记下了其中的一个句子。从梦中醒来，她对自己的奇怪梦境印象极深。后来她得到一本"阿赫萨努勒-吉萨斯"（巴孛对《优素福章》的评论），她大吃了一惊，在那本书中她发现她在梦中听到过的同一个句子。这一发现使她确信那部著作的作者宣布的信息是真实的。她本人尽了最大努力传播和阐释那个信息。她在卡尔巴拉的家被省督派来阻止她与民众联系的卫兵围困了三个月。她从卡尔巴拉去了巴格达，在谢赫·穆罕默德-谢卜勒的家中住了一段时间。又从那里搬到另一处居住，最后搬到穆夫提的家，在那儿住了约三个月。

除了塔希莉，这些人全都到过巴孛尊前，由祂亲自赋予这个高级地位的荣誉。正是她，在得悉妹夫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打算离开加兹温之后，交给他一封密封了的信并要求他交给应允者。她说他在旅途中肯定会遇到祂。她说："代我对祂说'祢脸上的光辉闪耀，祢的容光高照。然后"难道我不就是你的主吗？"被说出。"祢是，祢是！"我们都回答。'"

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终于见到并认识了巴孛，向祂转交了书信和塔希莉的口信。巴孛立即宣布她为新生字母。她的父亲哈吉·穆拉·萨利赫-加兹维尼及其兄弟穆拉·塔基都是有很高名望的穆智台希德，精通有关穆斯林律法的圣训，受到德黑兰、加兹温和波斯其他主要城市人们的普遍尊敬。她嫁给叔父穆拉·塔基的儿子穆拉·穆罕默德，什叶派称呼他为"第三位殉教者"。虽然她的家族属于巴拉-萨里，塔希莉却从一开始就独自表现出对赛义德·卡齐姆明显的同情与热爱。作为她个人对他景仰的证据，她写了一篇为谢赫·艾哈迈德辩护和论证的文章，并交给了赛义德·卡齐姆。她很快收到答复，赛义德以最亲切的措辞在回信的开头几段中这样称呼她："你这位使我双眼慰藉（呀，古拉特-艾因尼！）和我心灵快乐的人啊！"从此，她就被称为古拉图勒-艾因。在巴达什特具有历史意义的聚会之后，许多列席者对这位女英雄的大无畏精神和坦率的语言感到非常惊讶，以致他们感到有责任让巴孛了解她惊人而前所未有的举止的特异性。他们力图败坏她的纯洁名声。对于他们的指责，巴孛答道："关于大能与荣耀之舌已将之命名为塔希莉（纯洁者）的她，我该说什么好呢？"这些话足以使暗中努力损害她身份的人哑口无言。此后，她就被信徒们称为塔希莉。现在得解释一下"巴拉-萨里"这个词。出于尊重，谢赫·艾哈迈德和

赛义德·卡齐姆及其信徒在卡尔巴拉拜谒伊玛目侯赛因的圣陵时绝无例外地在坟墓的下首。他们从来不越过它，尽管其他拜祭者、巴拉-萨里在圣陵的上首背诵祷词。正如他们所做的，谢赫的信徒们认为“每个虔诚的信徒既活在现世也活在来世”，他们觉得越过伊玛目侯赛因圣陵下首的范围是不合适的。在他们看来，伊玛目侯赛因是最完美信徒的化身。

穆拉·侯赛因曾期待着被选为陪同巴孛去麦加和麦地那朝圣的信徒。在巴孛决定从设拉子启程之前，他被召到大师尊前。巴孛给了他如下指示：“我们相伴的日子即将结束。我与你们的约定现在也已实现。准备行动吧！挺身去传扬我的圣道！切勿因为目睹这一代人的堕落败坏和冥顽不化而沮丧，因为圣约之主必将协助你。确然，祂会用仁爱护佑你，引导你从胜利走向胜利。你要走遍这土地的每一处，像给大地倾泻甘霖的祥云那样，将全能者惠赐你的福佑洒向这土地上的人民。容忍乌里玛们，顺从上帝的意愿。大声高呼：‘醒来，醒来，瞧吧！圣门已打开，晨光已将光辉洒到全人类身上！应允者已显现；为祂开道吧，世间的人们啊！别让你们自己失去它那可取的恩典，也不要闭眼不看它光辉的荣耀。’对那些你发现能够接受你的号召的人，与他们一起读我们已为你启示的书信和书简，或许，这些奇妙的话语会使他们摆脱不觉悟的泥潭，飞到上帝尊前。我即将动身去朝圣，我已选定库杜斯与我同行。我将你留下来面对敌人猛烈而无情的攻击。可是，放心吧！你会得到一项莫名荣耀的恩惠。你要向北方行进，沿途访问伊斯法罕、卡尚、库姆和德黑兰。你须祈求全能上帝的仁慈协助，使你能够在那首都达到真正威权的所在地，进入那敬爱者的宅邸。那座城市里隐藏着一个秘密。它一旦显露，会使尘世变为天堂。我希望你能分享它的恩泽，认识它的光辉。”

然后，巴孛将穆拉·阿里-巴斯塔米召到尊前，对他说了一些安慰与慈爱的话。祂指示他直接前往纳杰夫和卡尔巴拉，暗示了将要降临在他身上的严峻考验和磨难，嘱咐他要始终坚定不移。祂告诉他："你的信仰必须像磐石一样不可动摇，必须经受住一切暴风雨的袭击，度过一切灾难。不要让蠢人的指责和教士的诽谤折磨你或使你偏离自己的目标，因为你蒙召去分享在永生王国为你准备的天国盛宴。你是第一个离开上帝圣宅为祂受苦的。如果你在圣道上遭杀害，记住你将得到巨大的奖赏，将收到最好的礼品。"

听完这些话，穆拉·阿里立即从座位上站起来去执行他的任务。在离设拉子大约一法桑距离的地方，一个青年追赶上他。青年人兴奋得满脸通红，迫不及待地要和他说话。他名叫阿卜杜勒-瓦哈卜。他含泪恳求穆拉·阿里："我请求你让我陪伴你旅行。我的心因困惑而感到压抑。我祈求你引导我在真理之途上的步伐。昨晚我在梦中听到传令者在设拉子的街市宣布信使的长官伊玛目阿里出现了。他号召大众：'努力寻找他吧！瞧，他从熊熊烈火中救出自由之宪章，将它们分发给人们。赶快到他那里去，因为任何从他手中接过宪章的人不会受到处罚之苦，任何未能从他那里拿到宪章的人会失去天堂之神恩。'我一听到传令者的声音，立即舍弃我的商店，奋力跑过瓦基勒的街市，来到一个地方看见你站着向人们分发同样的宪章。对每一个走上来从你手中接过宪章的人，你都会在他耳边低语几句。这些话立刻使他惊恐地逃走并惊叫：'我真倒霉，因为我得不到阿里及其亲属的祝福了！哎，我多悲惨啊！我成了被抛弃的落魄者了！'从梦中醒来的我思绪万千，我回到自己的商店。突然，我看见你路过我的商店，一个戴头巾的人陪着你并和你交谈。我从座位上跳起来，在一种我无法抑制的力量驱使下跑来追你。使

我大为惊奇的是，我发现你就站在我梦中见到的地方背诵圣训与经文。我站在远处观察你，你和你的朋友完全看不见我。我听到跟你说话的人鲁莽地反对说：‘在认识到你话中的真理之前，我早就被地狱之火吞没了，大山也无法承受其重量！’对于他的轻蔑拒绝，你报之以这样的回答：‘如果全宇宙都拒绝接受祂的真理，祂衣袍的纯洁与高贵也决不可能受到损害’。离开他以后，你朝卡齐兰门走去。我继续跟着你一直到这儿。”

穆拉·阿里尽力平息他的烦恼不安的心情，说服他回到自己的商店，重新开始日常工作。他极力劝道：“你与我交往会使我陷入困境。回到设拉子去，放心吧，你已被视为得救的人。拒绝将神恩之杯给予这样热情忠诚的寻求者，或者不让这样渴望的人接近波涛滚滚的天启之洋，那远非上帝的正义。”穆拉·阿里的话毫无效果。他越坚持要阿卜杜勒-瓦哈卜回去，后者悲伤哭泣的声音就越大。穆拉·阿里最后被迫遵从他的愿望，听任自己顺应天意。

阿卜杜勒-瓦哈卜的父亲哈吉·阿卜杜勒-马吉德常常热泪盈眶地讲述这个故事。他说：“我多么痛悔我做的事啊！祈求上帝同意赦免我的罪孽。我是法尔斯的法尔曼-法尔马（省督）的子弟们府上最当红的人。我的地位如此之高，以致没有人敢反对或伤害我。没有人质疑我的权威或贸然干涉我的自由。听说儿子抛弃商店离城而去，我马上朝卡齐兰大门追赶。我带着一根打算用来揍他的棍棒，打听他走的是哪条路。别人告诉我有个戴头巾的人刚刚走过街市，人们见到我儿子跟着他。他们似乎商定一起离城。这使我勃然大怒。我心想怎能容忍这样不得体的行为发生在我儿子身上？我在法尔曼-法尔马的子弟们府上拥有如此特殊的地位，我觉得只有最严厉的责罚才能消除儿子丢人现眼的影响。

“我继续寻找直到找到他们。暴怒之下，我对穆拉·阿里的伤害无法形容。对于重重地落在身上的打击，他竟异常平静地答道：‘你住手吧，阿卜杜勒-马吉德啊！上帝的眼睛正看着你呢。我以祂为证，我对你儿子的行为没有任何责任。我不介意你拷打我，因为我已准备遭受我选定要走的路上最严重的苦难了。你对我的伤害比起将来注定要降临在我身上的苦难，犹如沧海一粟。说实在的，你将活得比我长久，最终将会认识到我的无辜。那时，你将后悔不已，深感悲痛。’我拒绝听他申辩，不顾他的恳求，继续打他直到我精疲力竭为止。他默不作声，勇敢地在我手中忍受这最不该受的责罚。最后，我命令儿子跟我走，让穆拉·阿里自便。

“在我们回设拉子的路上，儿子给我讲了他的梦。我渐渐感到极度的后悔。在我看来，穆拉·阿里的清白得到了证明，想起我对他的残酷行为，我的心情长期一直很沉重。回忆的痛苦在我心中徘徊不去，直到我被迫从设拉子移居巴格达。我又从巴格达迁到卡齐迈恩，阿卜杜勒-瓦哈卜在那里开办了商店。他年轻的脸上总有一种不可思议的神秘感。他似乎对我隐藏着一个秘密，而这秘密已改变了他的生活。希吉拉历1267年（公元1850-1851年），当巴哈欧拉旅行到伊拉克并造访卡齐迈恩时，阿卜杜勒-瓦哈卜立即被祂的魅力吸引住了，发誓永久忠于祂。几年后，当我的儿子在德黑兰殉教而巴哈欧拉被流放巴格达时，祂以无限的仁爱与慈悲把我从疏忽的睡眠状态中唤醒，亲自教我明白新时代的信息并以神圣宽恕之水洗净我那次酷行的污迹。”

这一事件标志着在巴孛宣示自己的使命后降临在祂的信徒身上的第一次磨难。从这次经历中，穆拉·阿里意识到通向巴孛允诺之最终实现的路异常陡峭而艰难！他完全顺从祂的意旨，准备为祂的圣道而流血牺牲。因而他重新踏上旅

途直至到达纳杰夫。在伊斯兰教什叶派最著名的神职人员之一谢赫·穆罕默德-哈桑及其杰出信徒们面前，穆拉·阿里无所畏惧地宣告巴孛的显圣。巴孛就是他们急切期盼降临的“门”。他宣布说：“他的证据就是他的圣言；他的证明不是别的，正是伊斯兰教用以证明其真理的证明。从这位没受过学校教育的波斯哈希姆青年的笔下，在四十八小时内源源不断地涌出大量的经文、祷文和讲道词，其数量等于整部《古兰经》，而《古兰经》花了先知穆罕默德二十三年才启示出来！”在那黑暗而偏执的时代，那位骄傲而狂热的领袖不但不欢迎新生天启的赋予生命的证据，反而立即宣称穆拉·阿里是异端，将他从集会上赶走。他的信徒和信众毫不犹豫地支持贬抑穆拉·阿里的判决，甚至从前证实穆拉·阿里虔敬、诚挚、有学问的谢赫派信徒也是如此。谢赫·穆罕默德-哈桑的门徒与他们的对手勾结起来，对他百般侮辱。他们最后用链条拴牢他的手，把他扭送到奥斯曼政府的一个官员那里，控告他败坏伊斯兰教、诽谤先知、煽动是非、侮辱圣教、该受死刑。他被政府官员押送到巴格达，由该城的行政长官投入监狱。

别名阿塔尔的哈吉·哈希姆是位著名的商人，精通伊斯兰教的经典。他讲述了以下故事：“有一次，穆拉·阿里被召到该城众多的名人和政府官员面前。当时，我就在政府大厦里。他被公开指控为异端，伊斯兰律法的破坏者及其礼仪与公认准则的否定者。在一一罗列他的所谓罪行和不端之后，该城教法的主要解释者、穆夫提转身对他说：‘上帝的敌人啊！’当时我正坐在穆夫提的身旁，我附耳低语道：‘你到目前为止还不了解这位不幸的陌生人，为什么这样称呼他呢？你不明白你对他说的话会激起众怒而使他们反对他吗？你不该理会搬弄是非的人对他提出的无根据的指控，

而应亲自询问他，然后根据伊斯兰教公认的正义标准评判他。’穆夫提很不高兴，拂袖而去。穆拉·阿里再次被投入监狱。几天后，我打听他的消息，希望他能获释。我得知他已于当晚被放逐君士坦丁堡。我继续打听他最终的结局。然而，我无法弄清真相。有人说他病死在去君士坦丁堡的路上。其他人坚持说他殉教了。”无论他的结局如何，穆拉·阿里都以其生活和死亡赢得了新生圣教的道路上首位受难者的不朽荣誉，成为在牺牲之祭坛以生命献祭的第一个人。

派遣穆拉·阿里去执行使命之后，巴孛将其余新生字母召到面前，分别给每个人一个特别的命令和一项特别的任务。祂对他们说了这些告别的话：“我亲爱的朋友们啊！你们是本时代上帝圣名的肩负者。你们被钦选为祂的奥秘之宝库。因此，你们每个人都必须表现出上帝的属性，用自己的行为和言辞做祂正义、力量和荣耀标志的表率。你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皆须证实你们目的之崇高、生活之正直、信仰之实质及虔诚之高尚特性。因为我断言，此乃上帝在其圣书里所言及之时代：‘在那时，我将封住他们的嘴；不过，他们仍将用手与我讲话，用脚证明他们的所作所为。’沉思耶稣在派遣门徒传扬上帝之圣道时所说的这些话。例如，祂这样吩咐他们挺身去完成其使命：‘你们正如黑夜里山顶上燃烧的火焰。让你们的光芒在世人面前闪耀吧。你们的品性须纯洁到如此程度，你们的超脱须达到如此地步，以至于世人能通过你们认识天父，那纯洁与慈悲之源，并被祂吸引，因为无人见过那上天之圣父。你们乃是祂的灵性之子，须以行为示范其美德，证明其荣耀。你们乃是尘世之盐。可是，倘若盐失去盐味，那将何用之有？你们须超脱到如此程度：无论到哪座城市宣讲和传授上帝之圣道，你们都绝不指望从

那里的人得到食物或报酬。同样，离去时也绝不带走那城市的一粒尘土。你们既以纯洁与干净之身心进城，离去时亦然。我肯定，天父永远与你们同在并看护你们。倘若你们忠诚于祂，祂必定给予你们人间所有宝藏，将你们提升至世界一切统治者与君王之上。’我的字母啊！诚然我说，本时代远比以往使徒时代伟大，不，实为天壤之别！你们乃是上帝允诺之日来临的见证者。你们乃是祂启示奥妙之佳酿的分享者。行动起来吧！时刻铭记上帝在其圣典[①]里的启示之言：‘看吧，主——你们的上帝——莅临，簇拥其前者乃是祂的众天使！’清除你们心中的世俗欲念，用天使般的美德装饰自己。你们切勿‘回头’，不然，祂会‘用别人取代你们，’而这些人‘与你们不同’，他们将从你们这里得到上帝王国。满足于空洞无聊之顶礼膜拜的时代已然结束。此时刻已来临：惟动机纯洁并经无瑕行为证明者，始能升近至高者的宝座，承蒙祂的悦纳。‘诚言必蒙上帝悦纳，笃行则使其在上帝眼里更高尚。’你们乃上帝在其圣典里所言之卑下者：‘我欲施恩于尘间生来卑微者，使其成为人间之灵性领袖，成为我的后嗣。’你们已被要求达到这地位；只要你们将俗世欲望抛诸脑后，努力成为‘恭听其言遵奉其命之上帝仆役’，便一定能达到。你们乃本原点[②]所产生之第一批‘字母’，本启示之源涌出之第一道‘圣泉’。恳求主——你们的上帝，让你们免于尘世牵挂，勿受凡俗影响，抛却朝生暮死的追求，如此，流经你们的纯净而甜美之恩泉便不会变得污浊和苦涩。我在为你们迎接那伟大之日的来临作准备。你们要竭诚努力，好让现在给你们作谕示的我，在即将

① 《古兰经》。

② 巴孛的称号之一。

到来的世界里，在上帝慈悲之圣座前，因你们的功德而欣喜，为你们的成就而自豪。那将临时代之奥秘现仍隐藏，既不得泄露，亦不可妄忖。在那时代，新生婴儿都高超于现时最睿智、最年高德劭者；最卑下、最乏教育者的理解能力都胜过今日最博学、最有成就的神职者。你们当以坚定步伐与圣洁心灵分赴四面八方，为祂的莅临铺路。切勿顾虑自己的弱点和短处，要将你们的目光凝聚在主——你们的上帝、那全能者——的无敌力量上。追溯既往：亚伯拉罕，看似何其孤弱无助，难道不是上帝助其战胜宁录之部队？摩西，一度唯有木棍作伴，难道不是上帝使之击败法老及其军队？耶稣，在人们看来既贫穷且卑微，难道不是上帝确立祂对犹太人联合势力之优势？阿拉伯部落，曾经野蛮而好战，难道不是上帝使其臣服于祂的先知穆罕默德神圣而变革之戒律？以祂的名义奋起吧！你们要完全信赖祂，要对最终的胜利充满信心。”①

巴孛的这番话激发了宗徒们的信心，使他们开始执行使命。祂指定每个人在自己的省份工作。祂指示他们所有的人避免提到祂的名字和祂本人。祂命令他们大声呼喊：通向应允者的门开启了，祂的证据是无可辩驳的，祂的证明是完整无缺的。祂吩咐他们宣布：信奉祂的人就已信奉了上帝的所有先知，否认祂的人就否定了祂的所有圣徒及选民。祂以这些指令将他们遣走，把他们交给上帝照管。聆听祂这番吩咐

① 巴孛在《波斯文巴扬经》（第一章，第二节）中这样提到新生字母：“所有这些构成永生者的名号，因为他们是最接近上帝的名称；其余的人都受他们明确而重大的行动引导，因为上帝通过他们开始创作《巴扬经》，而创作的《巴扬经》又将再次归还给他们。他们是过去已永久俯伏在而且将来也永久俯伏在天国宝座前的明灯。”（《波斯文巴扬经》，第1卷，第24-25页。）

的宗徒中，剩下第一位新生字母穆拉·侯赛因和最后一位新生字母库杜斯与祂一起留在设拉子。其余十四人在拂晓时分从设拉子出发，每个人都下定了决心彻底执行自己的任务。

当穆拉·侯赛因离开的时刻即将到来时，巴孛对他说："你不可因为我没有选你伴我去汉志朝圣而感到难过。我会指引你去到一个城市，那里珍藏着一个如此高超而神圣的奥秘，就连汉志和设拉子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我希望凭借上帝的帮助，你能够除掉遮蔽刚愎自用者眼睛的帷幕，净化恶意者的头脑。沿途访问伊斯法罕、卡尚、德黑兰和呼罗珊。从那里前往伊拉克并等候你的主的召唤，祂将严密注视着你，指引你去做祂意欲的任何事。至于我自己，我将在库杜斯和我的埃塞俄比亚仆人的陪同下前往汉志朝圣。我将同法尔斯省的朝圣队伍会合，他们不久就要乘船出发。我要访问麦加和麦地那，在那里完成上帝委托给我的使命。若蒙上帝许可，我将经由库法回到这儿，我希望与你在库法相见。如果天意另有安排，我将请你在设拉子与我会合。放心吧，无形王国的军队将支持你并增强你的力量。力量之本正存留于你身上，祂挑选的天使正环绕在你周围。祂全能的双臂围抱着你，祂永恒的圣灵将继续指导你前进的脚步。热爱你者则热爱上帝；无论谁反对你，就是反对上帝；无论谁对你友善，上帝就会对他友善；无论谁拒绝你，上帝就会拒绝他。"

第 四 章

穆拉·侯赛因旅行到德黑兰

耳畔萦回着这些高尚的话语，穆拉·侯赛因开始执行自己的充满危险的计划。无论他到什么地方，无论他对什么阶层的人讲话，他都毫无畏惧毫无保留地传达他所挚爱的大师交托给他的神圣启示。到达伊斯法罕后，他住进了尼姆-阿瓦德宗教学院。他上次访问该城时结识的人聚集在他周围，他们知道他是赛义德·卡齐姆派来的、给著名的穆智台希德哈吉·赛义德·穆罕默德-巴吉尔带过口信的得宠使者。而今，那位穆智台希德已过世，他的儿子继承了他的位置。他刚刚从纳杰夫回来，现在稳稳地坐在父亲的位置上。哈吉·穆罕默德-易卜拉欣-卡尔巴希病入膏肓。已故的哈吉·赛义德·穆罕默德-巴吉尔的门徒现已不受他们离世导师的约束，他们对于穆拉·侯赛因宣传的新奇教义感到惊恐而极力在已故的哈吉·赛义德·穆罕默德-巴吉尔的儿子哈吉·赛义德·阿萨杜拉面前责难他。他们抱怨说：“穆拉·侯赛因在上次访问中赢得了你光辉的父亲对谢赫·艾哈迈德的事业的支持。当时赛义德的无助门徒无人敢于反对他，现在他又来支持更难应付的对手并且更加不遗余力地为祂的圣道辩护。他不断宣称他正为之捍卫圣道的祂启示了一部经书，该经书受神灵的启示，有着与《古兰经》惊人相似的语气和语言。面对本城的民众，他抛出了这样的挑战：‘如果你们乃真理之民，就写

一部这样的著作吧！’整个伊斯法罕都接受圣道的日子很快就会来临！”哈吉·赛义德·阿萨杜拉闪烁其词地应对他们的抱怨。最后他被迫答道：“我该说什么呢？你们自己不是承认穆拉·侯赛因以雄辩有力的论证使我光辉的父亲这样的伟人哑口无言吗？那么，在美德与知识方面逊色于他的我，又怎能冒昧地质疑他赞同的东西呢？让人们客观地检验这些说法吧！如果感到满意，那就太好了；如果不满意，就让他保持沉默，不要冒险败坏本教的声誉。”

哈吉·赛义德·阿萨杜拉的门徒发觉他们的努力未能影响他，于是将这件事诉诸哈吉·穆罕默德-易卜拉欣-卡尔巴希。他们大声抗议说：“我们遭殃了，因为敌人已起来分裂神圣的伊斯兰教了！”他们以骇人听闻的夸张语言强调穆拉·侯赛因提出的思想的挑战性。哈吉·穆罕默德-易卜拉欣答道：“你们住嘴吧！穆拉·侯赛因不会受任何人的欺骗，他也不会沦为危险异端的受害者。如果你们的说法真实无误，如果穆拉·侯赛因确实已信奉了一个新信仰，毫无疑问，你们的首要义务就是客观地调查他的教义的性质。不事先详查就不要指责他。如果我的健康与体力能够恢复，要是上帝许可，我想亲自调查这事并弄清真相。”

哈吉·卡尔巴希这番严厉的叱责使哈吉·赛义德·阿萨杜拉的门徒极为窘迫。他们在绝望之中向马努切赫尔·汗求助，他是该城的行政长官、穆塔米杜德-道利赫。这位明智而审慎的统治者拒绝干预，他说这属于乌里玛的管辖范围。他警告他们不要胡搅蛮缠，停止干扰那位使者的平静与安宁。他的尖厉的话粉碎了搬弄是非者的希望。因此，穆拉·侯赛因从敌人的阴谋诡计中解脱出来，有一段时间，他不受妨碍地从事他的一系列工作。

在伊斯法罕，第一个接受巴孛圣道的人是个筛麦工。

当他听到圣道的召唤时，马上毫无保留地接受了神圣启示。他以非凡的忠诚为穆拉·侯赛因服务，通过与穆拉·侯赛因的密切交往，他成为新天启的热烈拥护者。几年后，当他听到谢赫·塔巴尔西要塞受围困的牵动人心的详情时，他感到一种无法抵制的、想跟奋起捍卫信仰的英勇的巴孛同伴们共命运的冲动。他手里拿着筛子，立即起身向那值得纪念的战场进发。见到他极为兴奋地跑过伊斯法罕市场的朋友问道："为什么这样匆匆忙忙地离开啊？"他答道："我要加入光荣的谢赫·塔巴尔西要塞保卫者的队伍！我要用随身带的筛子筛选我所经过的每个城市的人。只要我发现任何人愿意拥护我所接受的圣道，我就请他与我一起赶赴殉教之地。"这位青年是如此忠诚，以致巴孛在《波斯文巴扬经》中这样提到他："那座著名的城市伊斯法罕以其什叶派居民的宗教热情、神职人员的学识和各个阶层人们对萨希布兹-扎曼即将来临的殷切期待而闻名。在那座城市的每一个地区都建有宗教机构。然而，当上帝的信使显圣时，声称是上帝信仰的知识宝库和奥秘阐释者的人却拒绝接受祂的神圣启示。在那座学府的所有居住者中，我们发现只有一位筛麦工认知真理，披上了神圣美德之袍！"①

伊斯法罕的一些显贵认明了圣道的真理，例如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奈赫里、米尔扎·哈迪和米尔扎·穆罕默德-里达-帕加勒伊。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奈赫里的女儿

① "看这在表象的世界中最伟大的萨德城（伊斯法罕），在其每一个派别中充斥着挂着学者和优胜者之名的奴隶。在拣选之时，甚至筛麦工也可以穿上优越（高于其余的人）之袍。正是在这里，伊玛目们有关显圣的话语之秘密大放光芒：'创造物中最低下者成为最高尚者，而最高尚者被贬为最低下者。'"（《波斯文巴扬经》，第4卷，第113页。）

后来与至大圣枝结婚[①]，米尔扎·哈迪是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的兄弟。穆拉·萨迪克-霍拉萨尼以前被称为穆卡达斯，巴哈欧拉赐予其伊斯穆拉-胡尔-阿斯达克的称号。根据赛义德·卡齐姆的指示，他在伊斯法罕住了五年，为新启示的降世做准备工作，直到去世。他是首批完全相信巴孛宣示的信徒之一。他一得知穆拉·侯赛因到达伊斯法罕，就赶紧去见他。该次会晤是晚间在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奈赫里的家里进行的。他这样记述到："我要穆拉·侯赛因透露那位声称自己乃应允显示者的姓名。他回答说，'打听姓名和透露姓名皆受禁止。''那么我能否，'我问，'就像生命字母那样，独自寻求普施慈悲者的恩典，并通过祈祷来发现祂的身份？'他回答说：'对寻求祂者，大门永远不会关闭。'我马上向他告辞，请求他的主人单独给我一个房间，以便我不受干扰地独自与上帝沟通。在默祷的过程中，我突然想起在卡尔巴拉时我经常观察的一位青年的面容，尤其是祂在伊玛目侯赛因的圣陵前祈祷时泪流满面的情景。此时此刻，同样这副面容再次呈现在我的眼前。在幻觉里我似乎看见这同样的面容，这些同样的特征，我是如此的喜悦，以至于难以言表。祂笑着凝视我。我向祂走去，准备匍匐在祂脚下。我躬身向地，再一看，天啦，那光彩形象竟在我面前消失了！我喜不自禁，跑去见穆拉·侯赛因。他听我讲后，也非常高兴，并确切肯定我终于得到自己所欲求的了。但是，他要我压抑自己的感情。'切勿将你的异象告诉任何人，'他对我强调说；'现在还不是说它的时候。你在伊斯法罕的耐心等待已经有了收获。现在你必须去克尔曼，把这信息告诉那里的哈吉·米尔扎·卡里姆·汗。然后再从那里去设拉子，要

① 指阿博都-巴哈与穆尼里赫·哈努姆的婚姻。

尽一切努力使这个城市的人觉醒。我期待跟你在设拉子会合，和你分享与我们敬爱者重聚的喜悦。’”

穆拉·侯赛因从伊斯法罕去了卡尚。在卡尚，第一个加入忠信者队伍的是一个名叫哈吉·米尔扎·贾尼的人。他的别名叫帕尔帕，是一位有名望的商人。在穆拉·侯赛因的朋友中，有一位名叫赛义德·阿卜杜勒-巴基的著名的神职人员。他是居住在卡尚的谢赫派的成员。尽管在纳杰夫和卡尔巴拉期间与穆拉·侯赛因过从甚密，这位赛义德还是感到无法为朋友给他带来的神启而牺牲社会地位与领导权。

穆拉·侯赛因到达库姆后发现那里的人们完全没有准备好听从他的号召。他在他们中播下的种子直到巴哈欧拉被流放巴格达时才发芽。那时，库姆本地人哈吉·米尔扎·穆萨接受了圣教信仰，旅行到巴格达并在那里会见了巴哈欧拉。他在圣道上最终痛饮了殉教之杯。

穆拉·侯赛因从库姆直接前往德黑兰。在首都期间，他住在属于米尔扎·萨利赫的宗教学院的一个房间里。这个学院更为人知的名称是帕伊米纳尔宗教学院。德黑兰谢赫派的领袖哈吉·米尔扎·穆罕默德-霍拉萨尼是学院的教员。他与穆拉·侯赛因有过接触，但未能对要求他接受的神启作出反应。他对穆拉·侯赛因说：“在赛义德·卡齐姆去世之后，我们希望你会努力促进谢赫派社团的最大利益，将它从已陷入的黑暗状态中解救出来。然而，你似乎背叛了它的事业。你已粉碎了我们最热切的期望。如果你坚持散布这些破坏性的教义，最终会毁灭这座城市中剩余的谢赫派信徒。”穆拉·侯赛因向他保证自己无意延长在德黑兰的停留，他的目的决不是辱没或废止谢赫·艾哈迈德和赛义德·卡齐姆悉心传导的教义。

在德黑兰期间，穆拉·侯赛因每天一早离开房间，日落

后一小时才回来。他一回来就独自悄悄回房并关上门，在斗室里一个人一直呆到第二天。巴哈欧拉的弟弟米尔扎·穆萨（阿加-卡利姆）向我讲述了以下情况："我听马赞达兰省努尔人穆拉·穆罕默德-穆阿利姆讲述过一个故事。他是谢赫·艾哈迈德和赛义德·卡齐姆的热情仰慕者。他说：'那时，我是哈吉·米尔扎·穆罕默德的爱徒，住在他任教的学校。我们的房间毗邻，我们的交往很密切。在他与穆拉·侯赛因长谈的那一天，我无意中听到他们的全部谈话并被那位陌生的年轻人的热情、学识与流畅的语言深深打动。但是哈吉·米尔扎·穆罕默德模棱两可的回答以及他傲慢和轻蔑的行为令我感到吃惊。那天，我被那位青年的魅力强烈吸引了，老师对他的不得体行为令我深感愤慨。然而，我掩饰了自己的感情，假装没注意到他与穆拉·侯赛因的讨论。我一门心思会见后者，夜半时分冒昧地拜访了他。他没料到我会去。但是我敲门时，发现他醒着并坐在灯旁。他热情地接待我，极为礼貌温柔地对我说话。我向他吐露了心声，我对他说话时，情不自禁地流泪。他说："现在我明白自己选择住在这里的原因了。你的老师轻蔑地拒绝接受这个神启而且看不起其创立者。我希望学生能胜过老师，能明白到这的确是佳音。你叫什么名字，家在哪个城市？"我答道："我叫穆拉·穆罕默德，别名穆阿利姆。我的家在马赞达兰省的努尔。"穆拉·侯赛因进一步询问道："已故的米尔扎·布祖尔格-努里先生以其品格、魅力、艺术造诣及博学多识而闻名遐迩，他的家族现在是否有一位能传承并光大其家族名望的继承人？"我回答说："有！他的儿子当中，有一位具有其父亲的品格。祂高风亮节，才华出众，为人慷慨仁慈，这些都表明了祂无疑是尊贵父亲的尊贵后嗣。"他问我："祂从事什么职业？"我回答说："济贫扶弱。""祂的等级和

地位如何？”我说：“除了与贫困者和陌生人为友，祂什么也没有。”“祂叫什么名字？”“侯赛因·阿里”。“祂擅长祂父亲的哪一种手写体？”“祂最喜爱的手写体是希卡斯提-纳斯塔利格。”“那祂闲暇时都爱做些什么？”“去林间漫步，到郊野赏景。”“祂多大年龄？”“二十八岁。”穆拉·侯赛因询问时的急迫心情和他愉快接受我提供给他的每个细节时所表现出的喜悦令我大为吃惊。他满意而喜悦地微笑着转向我，再一次询问道：“你是不是经常见到祂？”我回答说，“是的，我经常去祂家里。”他说：“那你可以帮我转交一件东西给祂吗？”我回答说，“当然可以！”然后他将一封用布包裹的信函交给我，要我在第二天黎明交给祂。他补充说：“要是祂愿意屈尊给我一个答复，就麻烦你转告我。”我从他那里接过信函，天刚破晓就去执行他的嘱托。

“‘到了巴哈欧拉的家，我看到祂的弟弟米尔扎·穆萨站在门口。我向他说明来意。他进屋去，很快又带着欢迎的口信出来了。我被领到祂的尊前，将信函递给米尔扎·穆萨。他把信摆放在巴哈欧拉面前。祂叫我们两个坐下。祂打开信函，审视其内容，并开始大声地给我们读其中的某些段落。听着祂的声音及其悦耳的旋律，我坐在那里欣喜若狂。祂读完一页信函时，转身向祂的弟弟说：“穆萨，你有什么想讲的吗？我肯定，凡是相信《古兰经》并认同其神圣来源的人，如果在承认这些激动人心的话语被赋有同样的更生之力时哪怕稍有迟疑，那绝对是判断错误，远离了公正之道。”祂不再多说什么，叫我从祂那里给穆拉·侯赛因带回一大块俄罗斯糖和一包茶叶作为礼物，并转达祂的感谢与爱意，然后就将我从祂尊前打发走。

“‘我站起来，满怀喜悦地赶回穆拉·侯赛因那里，

将巴哈欧拉的礼物和信交给他。他从我手中接过礼物和信时是多么欣喜若狂啊！我无法形容他那强烈的感情。他蓦地站起来，低着头从我手中接过礼物，热诚地亲吻它。然后，他拥抱我，吻我的眼睛，说道："我亲爱的朋友啊！你让我如此满怀欢喜，我也祈求上帝赐予你终生的幸福和永久的快乐。"我对穆拉·侯赛因的举止感到吃惊。我暗想是什么使这两个人的心灵连结起来呢？是什么点燃了他们心中如此炽热的友情呢？在穆拉·侯赛因看来，王室的壮观场面都不足挂齿，为什么他看到从巴哈欧拉手中得来的如此小的礼物，却显得那么高兴呢？这个想法使我感到迷惑不解，无法解开其奥秘。

"'几天后，穆拉·侯赛因要去呼罗珊。临别时他对我说："不要向任何人透露你的所见所闻。让它成为秘密，埋藏在你的心里。不可泄露祂的名字，因为嫉妒祂地位的人会起歹心。在你默思的时候，你要祈求全能者保佑祂，祈求通过祂，全能者能使被压迫者翻身，贫穷者富足，堕落者悔改。诸事之奥秘对我们隐而不见。我们的责任是发出新时代的召唤，向所有世人传扬这神圣佳音。在这座城市，很多人会在本圣道上抛头颅洒热血。他们的鲜血将浇灌上帝之圣树，使它枝繁叶茂，荫庇全人类。"'"

第 五 章

巴哈欧拉的马赞达兰之旅

巴哈欧拉为促进巴孛宣布的天启而作的第一次旅行是到祂在马赞达兰省努尔的老家。祂动身前往塔库尔村祂父亲的私人庄园，祂在那里有一座装饰豪华位置极佳的大宅。一天，我荣幸地听巴哈欧拉本人讲述道："我父亲，已故的维齐尔，在他的同胞中享有令人羡慕的地位。他的巨额财富、高贵祖先、艺术造诣、无上特权和崇高的地位使所有认识他的人钦慕不已。二十多年来，他广布于努尔和德黑兰地区的家族和亲属中，没有任何人遭受痛苦、伤害或疾病。连续很长一段时期，他们享有各种丰富的恩惠。然而，突然之间，富足与荣耀被一系列的灾难所取代，严重动摇了其物质富足的基础。他遭受的第一个损失是由洪灾引起的。在马赞达兰山中，洪水上涨，极其猛烈地扫荡了塔库尔村，完全摧毁了座落在该村要塞上的维齐尔的半个大宅。这个住宅以基础坚固而闻名，但它最好的部分却被凶猛咆哮的洪流完全冲走了。宅中的许多珍贵家具被毁，它精巧的装饰遭到无可挽回的损坏。紧接着维齐尔失去所担任的各种公职，心怀忌妒的敌手又反复对他发起人身攻击。尽管命运发生这样突然的变故，维齐尔还是保持着自己的尊严和镇定，在他有限的财力范围内继续做善事。对于不忠实的伙伴，他一如既往示以他对待同胞所特有的礼节和好意。他以极大的毅力与极其沉重地压在他身上的苦难拼搏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在巴孛宣示前，巴哈欧拉已经造访过努尔地区。那时，著名的穆智台希德米尔扎·穆罕默德-塔基-努里的权威与影响力正处于顶峰。他的地位非常之高，以致每个拜他为师的人都将自己看作是伊斯兰教和伊斯兰律法的权威解释者。穆智台希德对两百多名门徒阐述伊玛目话语中一段隐晦的文字的时候，巴哈欧拉在几位友伴的跟随下经过此地并驻足听他演讲。穆智台希德要门徒解释有关伊斯兰教义形而上学方面的深奥理论。门徒全都承认无力解释。于是巴哈欧拉走上前去以简单而有说服力的语言作了明晰的讲解。穆智台希德对门徒的无能感到极为恼怒。他怒声说道："多年来我一直教导你们，耐心地努力向你们的头脑灌输伊斯兰信仰最深奥的真理和最崇高的信条。然而，在持续学习了这么多年以后，你们却让这位戴库拉帽[①]的青年，一个没受过正规学校教育又完全不熟悉你们学识的人表现得比你们更高明！"

后来，在巴哈欧拉离开后，穆智台希德向他的门徒讲了他最近做的两个梦，他相信梦中的情景是极其有意义的。他说："在我的第一个梦中，我正站在一大群人中间，他们所有的人似乎都指向某一幢房屋，他们说萨希布兹-扎曼就住在那幢房屋里。梦中的我欣喜若狂地赶去谒见祂。使我大吃一惊的是，当我抵达那座屋子时却被拒绝入内并被告知，'应允者卡伊姆正在与另一个人密谈，任何人都不准靠近他们。'我从站在门边的门卫那里得知那人正是巴哈欧拉。"

穆智台希德继续说："在第二个梦中，我发现自己在周围都是箱子的地方。人们说每个箱子都属于巴哈欧拉。当我打开箱子时，发现里面装满了书。这些书中的每个词、每个

① 一种羊皮帽，用以区分僧侣与世俗人士，国家官员一律戴这种帽子。

字母都镶嵌着精美的宝石。它们的光彩使我眼花缭乱。它们的光辉强烈得令我无法忍受，我从梦中突然惊醒了。”

希吉拉历1260年（公元1844年），巴哈欧拉到达努尔后发现在祂前一次访问时拥有巨大影响力的著名的穆智台希德过世了。众多的忠诚信徒已缩减为少数意气低沉的信徒，他们正在那位著名的穆智台希德的继承者穆拉·穆罕默德的领导下努力维护已故领袖的教导。人们欢迎巴哈欧拉到来的热情与那个曾经兴盛的社团剩余成员的沮丧气氛形成鲜明对比。邻近地区的许多官员和显贵们都来拜访祂，并以明显的爱慕与尊敬给予祂很体面的接待。考虑到祂所拥有的社会地位，他们都急于想从祂那里了解有关沙阿生活、大臣们的活动和政府事务的消息。巴哈欧拉极为冷漠地答复他们的询问，祂似乎毫无兴趣或漠不关心。祂以令人信服的流利口才为新启示的圣道辩护，要人们注意它注定要给他们国家带来的莫大益处。像他这样地位和年龄的人对于基本只有伊斯兰教神职人员和神学家才会问津的事务表现出浓厚兴趣，这令祂的听众感到大为惊异。他们无力质疑其论据的合理性，也无法藐视祂对那圣道如此出色的阐述。他们赞扬祂的崇高热情和深邃的思想，对祂的超脱与自谦印象深刻。

除了祂的叔叔阿齐兹之外，无人敢于挑战祂的观点。阿齐兹反对祂，质疑祂的说法，中伤其真理。阿齐兹的听众力图使这位反对者保持沉默并且要伤害他，这时巴哈欧拉为了他进行干预，劝他们将他交给上帝。在惊慌之中，阿齐兹向努尔地区的穆智台希德穆拉·穆罕默德求助，恳求得到及时的援助。他说：“上帝先知的代理人啊！看看是什么降临在圣教上了吧。一个穿着高贵的长袍的世俗青年来到努尔，已侵入正统信仰的堡垒，使神圣的伊斯兰教分裂。起来抵抗他的进攻吧！无论谁见到他都会立即被他的魔力迷住，被他

言语的力量所吸引。祂说不定是个巫师呢，要不然就是在茶里放了迷魂药之类的东西，把这些人搞的意乱情迷、神魂颠倒。”尽管穆智台希德自己缺乏理解力，却能认识到这种说法的愚蠢。他打趣地说：“难道你没有喝过他的茶或没听过他对同伴讲话？”他回答说：“有过，但由于你细心周到的保护，我未受到他的神秘力量的影响。”穆智台希德发现自己无力承担唤起百姓反对巴哈欧拉的任务，也无力与这样强有力的对手正在大无畏地传播的思想直接较量，于是只好写了书面声明。他说：“阿齐兹啊，不要害怕，没有人敢骚扰你。”穆智台希德在写这份声明时，犯了一个语法错误而使其声明的主旨错乱了。所以，塔库尔村的显贵们读到这份声明时都对其文义颇为反感，对声明的持有者及其作者加以咒骂。

到过巴哈欧拉尊前并聆听祂阐述由巴孛宣示的神启的人，对祂严肃认真的呼吁印象深刻。他们立即行动起来，在努尔人中传播神启并颂扬那位杰出的宣示者的美德。与此同时，穆拉·穆罕默德的门徒努力劝说他们的老师亲自前往塔库尔拜访巴哈欧拉，从祂那里弄清这个新天启的性质，并且启发信徒理解它的特性与目的。这位穆智台希德对于他们的认真恳求作了模棱两可的回答。然而，他的门徒却拒绝接受他提出的反对意见。他们坚持认为一个拥有他这样地位的人，其作用就是要保持什叶派伊斯兰教的完整，他所承担的首要责任是调查将会影响本教利益的每个运动的性质。穆拉·穆罕默德最终决定委派两名出色助手穆拉·阿巴斯和米尔扎·阿布-卡西姆，请他们拜访巴哈欧拉并弄清祂带来的神启的真实性质。他们两人都是已故的穆智台希德米尔扎·穆罕默德-塔基的女婿和受信任的门徒。他保证毫无保留地赞同他们可能得出的任何结论，并将他们对此事的结论作为定

论。

到达塔库尔后，穆拉·穆罕默德的代表得知巴哈欧拉去了祂过冬的地方。他们决定动身去那个地方。他们到达后发现巴哈欧拉在启示一篇关于《古兰经》开端章的评论，篇名叫做《反复念诵的七节经文》。他们坐下来聆听祂讲话。巴哈欧拉演讲的崇高主题，雄辩而令人信服的语言，风格独特而非同寻常的宣说方式给他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由于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穆拉·阿巴斯从座位上起身，在无法抗拒的冲动驱使下走回去，以恭顺的态度静立门边。他正在聆听的讲演的魅力令他着迷。他因情绪激动而瑟瑟发抖，热泪盈眶。他告诉同伴说："你看到了我的状况，质问巴哈欧拉这事，我是做不到了。原先准备好的问题忽然间从脑子里消失了。现在，要么你去问祂，要么你一个人回去，向我们的老师报告我在这里的情况。你代我转告他：阿巴斯不打算回到他那里了。他再也无法离开这道门槛了。"米尔扎·阿布-卡西姆像他的同伴一样深受感动。他回答说："我也不再把他当我的老师了。此时此刻，我对上帝发誓，我会尽自己的余生为巴哈欧拉服务，祂是我真正的、唯一的师长。"

努尔的穆智台希德所挑选的使者突然改宗的消息以不可思议的速度传遍整个地区。它将人们从昏睡中唤醒。宗教界要人、国家官员、商人和农民全都聚集到巴哈欧拉的住处。其中相当多的人愿意信奉祂的圣道。在他们对祂的赞美声中，其中许多最著名的人说："我们看到努尔的民众是怎样聚集在你的周围。我们从各方面见到他们欢乐的证据。如果穆拉·穆罕默德也要加入到他们中来，这个信仰的胜利就确实无疑了。"巴哈欧拉回答说："我来努尔的唯一目的是传扬圣道。我没有任何其他意图。如果有人告诉我一百里格之外的一个寻求者渴望得到真理而无法见到我，我会高兴而

毫不犹豫地赶到他的住所，亲自满足他的渴望。我得知穆拉·穆罕默德住在萨阿达塔阿巴德，这是一个离此处不远的村庄。我有意拜会他并向他传递上帝的神启。”

巴哈欧拉决心践行自己的话，于是在许多随从的陪同下前往萨阿达塔阿巴德村。穆拉·穆罕默德非常隆重地接待了祂。巴哈欧拉说：“我不是来这个地方正式拜访你的。我的目的是跟你谈谈一个令人惊叹的新启示，它由神启示，它是伊斯兰教允诺的应验。任何倾听了这神启的人都感受到不可抗拒的力量，并且被它的天恩之力所改造。无论什么使你的头脑困惑或者妨碍你认知真理，请告诉我吧。”穆拉·穆罕默德轻蔑地说：“在查考《古兰经》之前，我不会采取任何行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要依照祈求上帝帮助和赐福的一贯作法。我要随意翻开祂的圣书，查阅跃入我眼帘的那一页上的第一节经文。从那句经文的性质，我就能判断我要采取的行动方针是否明智。”看到巴哈欧拉并不拒绝这一要求，穆智台希德叫人取来《古兰经》，翻开然后又将它合上。但他拒绝将该节经文的性质透露给在场的人。他只是说：“我已查看了上帝的经书，认为最好不再讨论这个问题。”少数几个人同意他的意见。其余大多数人从这些话中嗅出了恐惧。巴哈欧拉不愿使他更加尴尬，于是起身告辞并热情友好地向他道别。

一天在友伴的陪同下，巴哈欧拉骑马去乡村旅行。途中祂看到一个孤独的青年坐在路边。他头发凌乱，身穿托钵僧的衣服。他在小河边生火做饭。巴哈欧拉走到他身边，非常关心地询问道：“托钵僧，请告诉我你在做什么呀？”他直率地回答说：“我正在吃上帝。我在烹煮上帝并把祂烤了。”他简朴自然的态度和坦率的回答使巴哈欧拉感到极为高兴。祂对他的话付之一笑，然后开始与他无拘无束地亲切

交谈。在很短时间内，巴哈欧拉就将他彻底改变。他得到了有关上帝本质的启迪，将头脑中常人那种无稽妄念一扫而空，他立即认识到慈爱的陌生人给他意外带来的灵光。这位名叫穆斯塔法的托钵僧对巴哈欧拉灌输给他的教义极为着迷，他弃了炊具，立即起身跟随了巴哈欧拉。他在祂的马后步行，热爱祂的烈火使他激动万分。他欢快地唱起当场谱写并献给自己挚爱者的一首爱之歌。他用欢快的曲调唱道："祢是启导之阳，祢是真理之光。将祢自己显露给人们，真理的启示者啊！"在后来的岁月里，那首歌在他的族人中广为流传。尽管人们知道是别名马杰祖卜、原名穆斯塔法·比格-萨南达季的托钵僧，不费功夫、不加思索地谱写了这首赞颂其挚爱者的歌曲。但是似乎没有人知道这首歌是为谁而写的，也没有人猜到这位托钵僧独自认知了祂的身份并发现了祂的荣耀。因为当时巴哈欧拉仍然不为常人所知。

巴哈欧拉访问努尔产生了意义深远的结果，大大推动了新生天启的传播。通过极富吸引力的辩才、纯洁的生活、高贵的举止、论证中无可辩驳的逻辑和诸多慈爱的表征，巴哈欧拉在努尔赢得了人心，撼动了他们的灵魂，将他们召集到圣教的旗帜之下。祂到处传布圣道，在努尔向同胞们揭示它的荣耀。祂的言行影响非常大，以致当地的石头与树木似乎都因祂发出的灵性力量之波而有了生气。万物似乎都被赋予了更丰富的新生命，万物似乎都在大声赞颂："看吧！上帝的美质已经显现。起来吧！因为祂已带着全部荣耀来临了。"巴哈欧拉离开努尔之后，那里的人们继续传播圣道并巩固其基础。他们中许多人为祂忍受了最严酷的磨难，其余的人则在祂的圣道上欣然殉教。马赞达兰，特别是努尔，作为第一批热切接受神圣启示的地方因而一般上有别于波斯的其他省区。"努尔"的字面意思是光，努尔地区位于马赞达

兰的深山中。它首先接受了从设拉子升起的圣阳之光，并向波斯其余地区宣告照亮整个大地的温暖的神圣启导之阳升起了。这些地区仍处于蒙昧之谷的阴影笼罩下。

巴哈欧拉小时候，祂的父亲维齐尔做了一个梦。他似乎看到巴哈欧拉在一望无际的大海里游泳。祂的身体在水中发出光芒，照亮了大海。祂的头部露出水面，清晰可见，乌黑光亮的长发随波飘散四周水面。他梦见一大群鱼儿聚集在祂周围，每条鱼都咬住一根发丝的末端。鱼儿被祂面庞的光辉迷住了，无论祂游到哪里，它们都跟到哪里。尽管鱼儿数量庞大，且紧咬着祂的头发不放，但看起来祂却毫发无损，也未受到任何伤害。祂在水上从容自如地畅游，鱼儿全都紧随其后。

维齐尔对这个梦印象极深，于是召来当地有名的占卜者释梦。这人像是受到巴哈欧拉的未来荣耀的启发似地宣布说："维齐尔啊！你所梦见的无垠大海就是人类世界。令子单凭一己之力就能取得对它的统治地位。祂可以随心所欲，不受任何妨碍。无人能抵挡祂的步伐，无人能阻碍祂的前进。一大群鱼儿象征巴哈欧拉在世界各族人民中引起的骚动。他们会聚集在祂周围，紧紧跟随祂。祂必定得到全能者的可靠保护，这些骚乱决不会对祂构成伤害，祂独自在生命之海里畅游亦无安全之虞。

接着，占卜者被引领着去见巴哈欧拉。他目不转睛地看着祂的脸，仔细观察祂的外貌。他被祂的外表吸引住了，称赞祂面容的每个特征。祂脸上的每一种表情都在他眼前展露出祂的隐藏荣耀的迹象。他极力称赞巴哈欧拉，以致维齐尔从那天起愈加激情满怀地专注于自己的儿子。占卜者的话增强父亲对祂的希望和信心。就像雅各一样，他只想保证他挚爱的约瑟的幸福，而尽力给祂以悉心的保护。

穆罕默德沙阿的宰相（大维齐尔）哈吉·米尔扎·阿加西虽然与巴哈欧拉的父亲关系疏远，却处处关照他的儿子。哈吉对祂极其尊重，以致哈吉·米尔扎·阿加西后来的继任者伊提马杜德-道利赫米尔扎·阿加·汗-努里感到妒忌。他抱怨说巴哈欧拉不过是一位青年却得到比他还高的优待。从那时起他的心中就播下了妒忌的种子。他想虽然祂还是个青年却在祂的父亲活着的时候就在宰相面前得到了优先地位。他想如果这青年接替了祂的父亲，还不知道自己会怎么样呢？

维齐尔死后，哈吉·米尔扎·阿加西继续无微不至的关心体贴巴哈欧拉。他到祂的家探访祂，对祂说话就好像祂是自己的儿子一样。然而，他的忠实挚爱之情很快就受到了考验。一天，他经过属于巴哈欧拉的古奇希萨尔村，该地的风光、魅力以及丰沛的水使他非常动心，以致萌生了想拥有它的念头。巴哈欧拉说："如果这地产完全为我所有，我愿意遵从你的要求。这短暂的尘世生活，连同其所有的污秽财产，在我眼中都不值得依恋，这块小小的土地就更不用说了。由于穷富、长幼不等的许多其他人与我共有这份地产，所以我想请你就此事询问他们的意见，征得他们的同意。"哈吉·米尔扎·阿加西对这个答复感到不满，他试图通过欺骗达到目的。巴哈欧拉一得知他的邪恶意图，在征得有关各方同意的情况下，立即将地产转移到穆罕默德沙阿的妹妹的名下。沙阿的妹妹多次表示想拥有这份地产。哈吉对这笔交易感到狂怒，下令强行夺取地产，声称他已从原拥有者手中买下它。哈吉·米尔扎·阿加西的代表受到沙阿的妹妹的代理人的严厉斥责，受命将那位女士维护自己权利的决心告知他的主人。哈吉将此案提交穆罕默德沙阿处理，抱怨说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就在那天晚上，沙阿的妹妹使沙阿了解了交易的性质。她对哥哥说："陛下曾多次慈爱地表示希

望我处理掉我惯常在你尊前佩戴的珠宝，用它们购置一些地产。我终于成功地实现了你的愿望。然而，哈吉·米尔扎·阿加西现在却决心强行从我手中夺走它。”沙阿安慰了妹妹并下令哈吉放弃自己的要求。后者在绝望中将巴哈欧拉召到面前，并以各种阴谋诡计败坏祂的名声。对于他的指控，巴哈欧拉予以有力的回击，并成功地证明了自己的清白。宰相在暴怒中叫嚷道：“你热衷于宴请和盛宴的目的何在呢？身为波斯沙阿的宰相，我都没有招待过每晚围在你桌边那么多、那么广的客人。这样的铺张和虚荣是为什么？你们肯定是在密谋反对我。”巴哈欧拉答道：“仁慈的上帝！胸怀广阔而与同胞有福同享的人却要被指控有犯罪意图吗？”哈吉·米尔扎·阿加西闻言张口结舌，茫然不知所措。虽然得到宗教与世俗的强权人物的联合支持，他最终发现自己还是在冒险反对巴哈欧拉的争斗中节节败退。

巴哈欧拉凌驾于对手的优越性在许多其他场合同样得到证明和确认。祂取得的这些个人胜利起到了加强祂的地位、远播祂的名声的作用。各阶层的人们对于祂奇迹般成功地从濒临毁灭的遭遇中死里逃生的经历感到惊奇。他们认为一定是神灵在这些情况中护佑祂的安全。虽然巴哈欧拉屡陷危境，祂却从来不听任祂周围傲慢、贪婪与背信弃义之人的摆布。那时，无论是在与宗教界还是与政界的最高显贵的频繁交往中，祂从来不愿附和他们的观点或主张。在与他们的聚会上，祂总是无所畏惧地拥护真理，维护受压迫者的权利，为弱者辩护，保护无辜的人。

第六章

穆拉·侯赛因的呼罗珊之旅

在向新生字母告别时，巴孛指示所有人分别记录接受圣教信仰并支持其教义的每位信徒的名字。祂吩咐他们将信徒的名单装入密封的信中，并将它寄给祂在设拉子的舅舅哈吉·米尔扎·赛义德·阿里，然后由他转送给祂。祂告诉他们："我要将这些名字分为十八组，每组十九个名字。每一组构成一个瓦希德。[①]第一个瓦希德由我自己的名字和十八位新生字母的名字组成。所有这些十八组中的名字，连同第一个瓦希德，构成库勒谢[②]之数。我将在上帝的书简中提到所有信徒，以便我们心中的挚爱者在祂登上荣耀宝座之日给予他们中的每一位以无法估量的赐福，宣布他们是祂天堂的居民。"

更特别的是，巴孛明确指示穆拉·侯赛因就他在伊斯法罕、德黑兰和呼罗珊的活动性质和进展写书面报告给祂。巴孛敦促他向祂报告接受和服从圣教信仰的人以及拒绝接受和否定其真理的人的情况。祂说："直到接到你从呼罗珊寄来的信，我才会从设拉子去汉志朝圣。"

与巴哈欧拉的交往使穆拉·侯赛因感到精神振作，他变

① "瓦希德"的意思是团结，这个词的数值是十九。

② "库勒谢"的意思是"万事万物"，这个词组的数值是三百六十一，即19×19。

得更加坚强。于是，他出发去呼罗珊。在访问该省期间，他以惊人的方式展示了巴孛临别的话所给予他的更生之力的效果。在呼罗珊，第一个接受圣教信仰的人是米尔扎·艾哈迈德-阿兹甘迪，他是该省的乌里玛中最有学问、最著名的人物。无论他在什么集会上出现，无论现场有多少神职人员，无论他们的地位有多么高，只有他始终是主要发言人。他的性格特征以及他的极端虔诚，使他凭借渊博的学识、能力与智慧所取得的声誉更加崇高。呼罗珊的谢赫派信徒中第二个接受圣教信仰的人是穆拉·艾哈迈德-穆阿利姆。他在卡尔巴拉期间，曾经是赛义德·卡齐姆的孩子们的教员。在他之后是穆拉·谢赫·阿里，巴孛给他取的别名叫阿齐姆。然后是穆拉·米尔扎·穆罕默德-富鲁吉，他的学识仅在米尔扎·艾哈迈德之下。除了这些著名人物之外，呼罗珊的宗教领袖中无一人具有足够的权威或知识挑战穆拉·侯赛因的论点。

下一个接受上帝神启的人是米尔扎·穆罕默德·巴吉尔-加伊尼。他晚年定居在马什哈德。对巴孛的爱使他的灵魂激情似火，以致无人能抵抗其力量或轻视其影响。他无所畏惧，精力旺盛，忠诚不渝、生活正直，所有这一切结合起来，使他成为令敌人恐惧、使朋友受到鼓舞的源泉。他将自己的家提供给穆拉·侯赛因使用，安排他与马什哈德的乌里玛单独谈话，并且尽他的最大力量继续努力清除可能阻碍圣教前进的一切障碍。他不知疲倦地努力奋斗，对目标矢志不渝，精力无穷无尽。他坚持不懈地为他所挚爱的圣道刻苦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最后在谢赫·塔巴尔西要塞殉教。在他最后的日子里，在穆拉·侯赛因悲壮离世之后，他奉库杜斯之命承担起领导要塞的英勇捍卫者们的责任。他光荣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他的位于马什哈德城的巴拉-希亚班的家直今仍被称为巴比堂。任何进入巴比堂的人都无一例外地被

指控为巴比教徒。愿他的灵魂得到安息！

为圣道争取到这样能干而忠诚的支持者后，穆拉·侯赛因马上决定就自己的活动写一份书面报告给巴孛。在信中，他详尽地谈到他在伊斯法罕和卡尚逗留的情况，描述了他与巴哈欧拉交往的经历，谈到巴哈欧拉去马赞达兰，叙述了努尔发生的事件，并且告诉祂有关他自己在呼罗珊努力取得的成功。在信中他附上一份响应他的号召而且他确信是坚定与诚挚的信徒的名单。他通过巴孛的舅舅所信任的伙伴经由亚兹德寄出了他的信。巴孛的舅舅那时住在塔巴斯。那封信于莱买丹月第二十七天之前的那个晚上[①]寄到巴孛手中。那是一个受到伊斯兰教所有教派极度尊重而且被许多人视为与盖德尔夜一样神圣的夜晚。用《古兰经》的话来讲，盖德尔夜“胜过一千个月”。[②]那天晚上信寄到时，巴孛的唯一陪伴是库杜斯，祂与他共同阅读了其中的许多段落。

米尔扎·艾哈迈德对我讲述了以下情况：“巴孛的舅舅本人向我描述了巴孛收到穆拉·侯赛因来信时的情况：‘那天晚上，我看见巴孛和库杜斯的脸上露出我无法形容的喜悦神情。在那些日子，我常常听到巴孛欣喜地重复这句话：“在主马达月与赖哲卜月之间发生的事是多么令人惊奇啊！”祂读完穆拉·侯赛因的信后转向库杜斯，给他看信的某些段落，解释祂惊喜的原因。至于我本人，却完全不明白祂的解释指的是什么。’”

巴孛的舅舅讲述的事给米尔扎·艾哈迈德以深刻的印象，他决心彻底了解其奥秘。他告诉我：“直到我在设拉子

① 相当于公元1844年10月10日前夜。

② 盖德尔夜的字面意思是力量之夜，莱买丹月最后十个夜晚之一，通常认为是倒数第七夜。

见到穆拉·侯赛因，才能满足了自己的好奇心。当我向他重复巴孛舅舅对我描述的情况时，他笑着说他清楚地记得自己在主马达月与赖哲卜月之间碰巧在德黑兰。他没作进一步解释，也不再多说。然而，这足以使我坚信德黑兰藏有一个奥秘，当它显露于世时，会给巴孛和库杜斯的心灵带来无法言传的喜悦。”

穆拉·侯赛因的信中提到巴哈欧拉对神启迅即作出反应，谈到祂在努尔地区发起蓬勃的运动，还谈到伴随祂的努力而取得的惊人成功。这使巴孛感到振奋与高兴，增强了祂对圣道最后胜利的信心。祂确信如果此时祂成为敌人暴政的牺牲品，祂启示的圣道会继续存在下去。在巴哈欧拉的指导下，它会继续发展而兴盛起来，而且最终会结出最优质的果实。巴哈欧拉这位能手将掌控其航向，祂的爱的普遍影响力将使圣道建立在人们心中。这样一种坚定的信念增强了祂的勇气，使祂充满希望。从那一刻起，祂对迫近的危险就完全无所畏惧了。祂像凤凰一样高兴地迎接苦难之火，在火焰的光与热中越加荣耀。

第七章

巴孛去麦加、麦地那朝觐

穆拉·侯赛因的来信促使巴孛决心去汉志朝觐，这是经过周密考虑的。祂将妻子托付给祂的母亲，并将她们婆媳俩交给祂舅舅照应和保护。祂加入法尔斯省准备离开设拉子去麦加和麦地那朝圣的队伍。[①]库杜斯是祂唯一的同伴，埃塞俄比亚仆人是祂的私人随从。祂首先前往布什尔，那是祂舅舅做生意的地方。从前，在巴孛与他密切交往的日子，祂过着简朴的商人生活。为漫长而艰苦的航行做好准备后，祂在布什尔登上一艘帆船。经过两个月缓慢、多风暴而颠簸的航行之后，祂登上了那片神圣土地的海岸。惊涛骇浪、不舒适都不能干扰祂有规律的祈祷，也没有扰乱祂沉思默祷时的宁静心情。祂完全忘却了周围暴风雨的肆虐，也不因朝圣同伴晕船呕吐而沮丧，继续向库杜斯口述祂受灵感支配而启示的祷文和书信。

哈吉·阿布-哈桑-设拉子当时与巴孛同船旅行，他向我描述了那次难忘的航行。他肯定地说："在整个大约两个月的时间里，从我们在布什尔上船到在汉志的吉达港上岸，无论白天还是晚上，当我偶然碰到巴孛或库杜斯时，我总是发现

① 按照哈吉·穆伊努斯-萨勒塔尼的记述（第72页），巴孛在公元1844年10月启程去麦加和麦地那朝觐。

他们俩在一起专心致志地工作。巴孛似乎在口述，而库杜斯在忙于记下祂的话。甚至在船舶因风暴颠簸而使乘客惊慌失措时，人们看见他们仍然在信心十足、镇定自若地工作。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周围骚动的人群，既不会使他们安祥的面容变得心烦意乱，也不会使他们改变自己的目标。”

巴孛本人在《波斯文巴扬经》[①]中谈到那次航行的艰辛。祂写道：“许多天我们都遭受缺水之苦。我只好喝点甜柠檬汁。”由于这次经历，祂祈求全能者赐恩提高海上航行的速度，以减少旅程的艰辛并完全消除其危险。自从那次祈祷之后，在短时间内各种形式的海上交通工具得到显著改进的证据倍增。昔日鲜有一艘汽轮的波斯湾，而今可以因拥有一支远洋轮船队而自豪。这些船能在几天内将法尔斯每年朝圣的人以最舒适的方式送到汉志。

这种伟大工业革命的第一批迹象在西方人中出现了。哀哉！他们竟然到现在还完全没意识到这股强大的潮流、这种巨大的动力来自何处。这是一股使他们的物质生活的各个方

---

① “正是这样，在去麦加的航行途中，我亲眼看见一个显贵大把花钱，却舍不得为同行者花费一杯水的钱。这碰巧发生在缺水的这条船上，事实上，水太匮乏了，在从布什尔到马什喀特的十二天航程中弄不到水，我只好喝点甜柠檬汁。”（《波斯文巴扬经》，第2卷，第154页。）

“除了不适之外，人们在海上不能想到任何别的东西。一个人不能像在陆上旅行一样拥有一切必要的东西。除了靠更接近上帝做祷告仪式外，航海者必须这样生活。上帝对在陆上和在海上所做的行为都给予奖励，但祂对在海上的仆人之一所做的服务给予双倍的报偿，因为他们的工作更艰苦。”（同上，第155-156页。）

“我（在去麦加的途中）看到在上帝眼中被视为最卑鄙的行为，它们足以抵消朝觐的善行。这些行为（竟）是朝圣者之间的争吵！诚然，上帝的圣所不需要这样的人。”（同上，第155页。）

面发生彻底变革的力量。他们自己的历史证明了这个事实：在经历这荣耀天启开始的那一年，突然出现了工业与经济革命的迹象，人们自己断言这是史无前例的。在关注这个新构想机制的运作与调整细节时，他们逐渐再也看不到全能者交托给他们掌管的这种巨大力量的来源与目标。他们似乎已严重滥用这种力量并误解其作用。原本是给予西方人和平与幸福的恩惠，现在却被他们用来搞破坏和从事战争。

巴孛到达吉达之后，马上换上朝圣者的长袍，骑上骆驼前往麦加。尽管巴孛反复表示希望他骑上骆驼，库杜斯却宁愿步行陪同祂从吉达一路到那座圣城。他手握巴孛骑着的骆驼的辔头，一路快乐而虔诚地行走，伺候他大师的需要，全然不顾行路的艰辛与疲劳。每天晚上，从黄昏到黎明，库杜斯牺牲了舒适与睡眠，继续毫不松懈地警惕地守护在挚爱者的身旁，随时准备提供祂需要的东西，保护祂的安全。

一天，巴孛从骆驼上下来，靠近一口井以便作晨祷。这时，一个流浪的贝都因人突然出现在地平线上。他渐渐向祂靠近，一把抓起祂旁边地上的褡裢，消失在无人知晓的沙漠中。褡裢中装有祂的著作和论文。埃塞俄比亚仆人想起身追赶，但被他的主人制止了。当时祂正在做祷告，向他打手势叫他放弃追赶。后来巴孛充满深情地对他说：“如果我允许你去追赶，你肯定会追上并惩罚他。但这是不应该的。褡裢里装的论文和著作注定要借助这个阿拉伯人传到我们从来不曾到过的地方。因此，不要对他的行为感到难过，因为这是由上帝——命定者、全能者——命定的。”后来，在类似的情况下，巴孛多次力图用这样的想法安慰教友。通过这样的一些言语，祂将懊悔与怨恨的痛苦转变为欣然默从神的意图并快乐地顺从天意。

在阿拉法特日，[1]巴孛静静地呆在自己的房间里，将祂的全部时间花在默思与拜神上。第二天是奈赫尔日，祂在做了节日祷告之后前往米那。在那里，祂按照古代风俗购买了十九只良种羔羊献祭，其中九只以祂自己的名义，七只以库杜斯的名义，三只以埃塞俄比亚仆人的名义。祂不愿分享祭肉，而宁愿将它们分发给邻近的穷人。

虽然那年的都尔黑哲月（公元1844年12月），即去麦加和麦地那朝圣的月份，在冬季的第一个月，可是那个地区天气炎热，以致绕行天房的朝圣者无法穿着平时的长袍举行仪式。他们身着轻薄宽松的束腰外衣参加节日庆祝活动。然而，为了表示尊敬，巴孛既不愿摘掉包头巾，也不愿脱去斗篷。祂穿着平时的服装，以最庄重镇定的态度和极其简朴崇敬的方式绕行克尔白并做了所有规定的崇拜仪式。

在麦加朝圣的最后一天，巴孛会见了米尔扎·穆希特-凯尔马尼。巴孛走近他并握住他的手，然后祂面向黑石对他说："穆希特啊！你将自己视为谢赫派社团最卓越的人物之一，及其教义的出色阐释者。在你的心中，你甚至声称是伟大的双明灯、预示神圣启导之晨来临的星宿的直系继任者与合法继承人。看吧，我们两人现在都站在这最神圣的陵殿内。在这神圣的场所里，其灵魂居住于此地的祂能使真理立即为人们所知并能区别真理与虚假、正义与错误。确实，我要宣布在这个时代，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除我之外无人能声称是引导人们认识上帝的"门"。我的证据正是证明先知穆罕默德的真理的证据。你可以向我提出任何问题；现在，就在此刻，我保证启示能证明我的使命真理的经文。要么毫无保留地服从我的圣道，要么完全拒绝它。你别无其他选

① 节日前一天。

择。如果你拒绝接受我的神启，我就不会放开你的手，直到你答应公开宣布你否认我宣告的真理。这样，说出真理的祂就将为人所知，而说假话的人将注定永远生活在悲惨与耻辱之中。然后，真理之路将展露出来并显示给所有人。”

巴孛向米尔扎·穆希特-凯尔马尼发起的这场强制性的挑战太出乎意料了。米尔扎·穆希特-凯尔马尼深感苦恼。他被其直截了当的方式、强制性的气势与力量制伏了。在那位青年面前，他虽然年长且更有权威和学识，却感到像是一只被巨鹰牢牢掌控着的无助的鸟儿。他不无困惑而充满敬畏地回答说：“我的主，我的大师！自从我在卡尔巴拉看见你的那天起，我似乎终于发现并认知了一直作为我寻求目标的祂。我宣布与任何未能认知你的人断绝关系，并且鄙视对祢的圣洁心存疑虑的人。我祈求祢忽略我的弱点，恳求祢为我释疑解惑。如果天意许可，我就在此地，在这个神圣的陵殿内，向祢宣誓效忠，为祢圣道的胜利奋起斗争。如果我宣布的是虚假言行，如果我内心怀疑我口头宣扬的东西，那么，我将自认完全不配领受上帝先知的恩惠，并且把自己的行为看做是对祂选定的继任者阿里的明显不忠。”

巴孛专注地倾听了他的话，完全明白他的无助与灵魂的空虚。于是，祂答道：“确然，现在真相已出，真伪已辨。上帝先知的圣陵啊！还有你，已经信奉了我的库杜斯啊！我在此刻以你们两者作我的见证。你们已看到和听到在我和他之间所发生的情况。我要求你们在此作证。诚然，除你们之外，上帝才是我可靠而终极的见证者。祂是无所不见者、全知者、全智者。穆希特啊！列出使你的头脑感到困惑的任何问题，我将在上帝的帮助下，开口解决你的问题，这样你就能证明我话语的非凡之处，并认识到除我之外无人能显现出我的智慧。”

米尔扎·穆希特应巴孛的要求，向祂提交了他的问题。他以必须马上动身去麦地那为由，表示希望在他离开麦地那之前收到祂所允诺的答复。巴孛向他保证说："我答应你的要求，在我去麦地那的路上，我将在上帝的帮助下启示我对你问题的答复。如果我在该城没见到你，在你到达卡尔巴拉之后，我的答复肯定会马上送交给你。无论正义与公平要求的是什么，我希望你都能如实照办。'如果你行善，对你自己大有裨益；如果你作恶，必将自取恶果。''上帝对祂的所有造物都是不偏不倚的。'"①

启程前，米尔扎·穆希特再次表达了履行自己的庄严诺言的坚定决心。他向巴孛保证："在我履行与你的约定之前，我决不会离开麦地那。"他无法承受住巴孛宣布的威严无比的天启，就像被大风驱赶的微尘一样他惊恐地从祂面前逃走了。他在麦地那逗留了一会儿，便不守诺言也无视良知的责备回卡尔巴拉去了。

巴孛信守自己的诺言，在从麦加去麦地那的路上启示了《萨希菲-拜努勒-哈拉迈恩》②，书面答复使米尔扎·穆希特的头脑感到困惑的问题。穆希特在到达卡尔巴拉的最初几天就收到了它，但一直未受到其语气的触动，拒绝接受其谆谆教诲。他对圣教信仰所持的是一种隐蔽的顽固的反对态度，他有时承认自己是巴孛的臭名昭著的敌人哈吉·米尔扎·卡里姆·汗的信徒和支持者。他在临死前不久假装顺从巴哈欧拉，那时他住在伊拉克。通过住在巴格达的一位波斯亲王，他表示渴望会见祂。他要求对拟议中的会面严格保密。巴哈欧拉的答复是："告诉他，在退隐苏莱曼尼亚山区的日子

① 《古兰经》经文。

② "写于两个圣陵之间的书信。"

里，我在一首颂诗中提出了行走于寻求真理之路的旅行者应该达到的基本要求。与他一起读那首颂诗中的这一节：‘如果你的目的是珍爱自己的生命，请别靠近我的宫庭；但若你的心愿是要作牺牲，那就来吧，让其他人与你一起行进。因为如果你在心中寻求与巴哈团聚的话，这才是信仰之途径；如果你拒绝走这条路，为何要来烦扰我们？滚开吧！’如果他愿意的话，他就会公开而无保留地赶来见我；否则，我拒绝见他。”巴哈欧拉毫不含糊的回答使米尔扎·穆希特感到很窘迫。他无力抗拒而又不愿服从，他在接到信息的当天返回在卡尔巴拉的家。他一到家就病倒了，三天后就死去了。

巴孛完成在麦加朝圣的最后一项仪式后，马上给这座圣城的行政长官写了一封信。在信中，祂以明白无误的措辞阐述了祂的使命的显著特征并号召他接受祂的圣道。祂将这封信以及祂的其他圣作选集一起交给库杜斯，指示他将其递交给行政长官。然而，行政长官太沉迷于物质追求，无暇倾听巴孛在信中对他说的话，所以未能对神圣启示发出的召唤作出响应。有人听到哈吉·尼亚兹-巴格达迪讲述了以下情况：“希吉拉历1267年(公元1850-1851年)，我去圣城朝觐期间荣幸地会见了行政长官。在交谈中，他说：‘我记得一位年青人在1260年朝圣期间拜访了我。他交给我一本密封了的书。我马上收下，但那时太忙而没有阅读。几天后，我又遇见那位年青人，他问我对送来的书是否有所答复。工作压力再次使我没能考虑书的内容。因此我未能给他一个令人满意的答复。朝圣期结束后，一天，我在整理信件时偶然看到那本书。我翻开书，发现在引言部分有感人而精彩的讲道，接着是语调和语言与《古兰经》明显相像的经文。我阅读那本书的全部印象是，在波斯人中一位是法蒂玛子孙和哈希姆家族后裔的人发出新的号召，向所有人宣布应允者卡伊姆出现

了。然而，我没注意到作者的名字，也不知道伴随那个号召所发生的情况。’我说：‘最近几年那个国家确实发生了一场大动荡。身为先知的后裔和商人的一位青年声称祂的话语就是神灵启示的声音。祂公开断言在几天内就能源源不断地启示出数量和优美程度都超过《古兰经》的经文，而《古兰经》是花了穆罕默德长达二十三年才启示出的一部著作。许多波斯人集聚在祂的旗帜周围，而且愿意在祂的圣道上牺牲，他们的社会地位高低不等，有世俗的也有宗教界的人士。在过去一年中，那位青年在舍尔邦月（公元1850年7月）底在阿塞拜疆省大不里士殉教。处决祂的人力图以此熄灭祂在该国点燃的明灯。然而，自从祂殉教后，祂的影响深入到各阶层。’行政长官专心地听我讲述，他对处决巴孛的人表示愤慨。他大声说：‘上帝惩罚这些恶人吧！过去有人以同样的方式对待我们神圣的杰出祖先。’行政长官就这样结束了与我的交谈。”

巴孛从麦加前往麦地那。祂走上通往那座圣城的路的时间是希吉拉历1261年穆哈兰姆月第一日（公元1845年1月10日，星期五）。当祂靠近该城时，祂想起了使得在这圣城生活、去世的先知名垂千古的那些激动人心的事件。那些雄辩地证明了那位不朽天才的创造力的场面，似乎再次同样壮观地显现在祂的眼前。祂做着祷告慢慢靠近祀奉着上帝先知遗骸的圣物匣。当祂踏上那块圣地时，祂也记起了自己启示期的光辉先驱。祂知道在距离穆罕默德圣陵不远的巴基公墓埋葬着祂自己的天启的先驱——谢赫·艾哈迈德-艾赫萨伊。在繁重服务的一生之后，谢赫·艾哈迈德决定在圣陵的院落内度过晚年。祂在幻象中还看到了那些圣人、那些光荣地倒在战场上的圣教的开拓者和殉教者，以及以自己的鲜血确保了圣道胜利的人。他们的神圣遗骸似乎在祂双脚的轻轻踩踏下

复活了。他们的阴魂似乎已被祂临在的令人振奋的呼吸唤醒了。他们看着祂，好像在祂走近时都复活了，还急忙走近来欢迎祂。他们似乎在强烈地请求祂：“不要回祢本国去，我们心中的挚爱者！我们恳求祢住在我们中间，因为祢的敌人正在准备突袭祢，祢在这儿很安全而且不受他们骚扰。我们很担心祢，担忧祢的敌人搞阴谋诡计。一想到他们的行为可能给他们的灵魂带来永久的罪孽，我们就不寒而栗。”巴孛以大无畏的精神回答说：“别害怕，我来到现世就是要证明牺牲的荣耀。你们知道我的强烈渴望，你们也了解我是多么的克己忘我。不必说了，恳求主、你们的上帝加快我殉教时刻的到来并接受我的献祭。欣喜吧，因为我和库杜斯两人都将在为荣耀之王献身的祭坛上被杀戮。我们注定要洒在圣道上的鲜血将浇灌我们的永生乐园并使其生气盎然。这一滴滴的圣血将成为从中长出参天圣树的种子，在这圣树的惠及一切的树荫下，将聚集世界各民族和各种族的人。因此，不要因我离开这片土地而悲伤，因为我正在赶去完成我命定的任务。”

第八章

巴孛朝觐之后在设拉子停留（一）

巴孛访问麦地那标志着祂去汉志朝觐的结束。祂从麦地那回到吉达，然后由海路返回本国。祂从布什尔上船开始朝觐之旅后九个月，又在布什尔港口上岸。在祂先前住过的同一家旅馆接待前来欢迎、问候祂的亲戚朋友。还在布什尔期间，祂就将库杜斯召到跟前，极为亲切地吩咐他去设拉子。祂告诉他：“你我相伴的日子即将结束。离别的时刻就要到了，从此我们天各一方，唯有在上帝的王国里重聚。在这凡间世界，只给你拨出短短的九个月时间与我交往。然而，在伟大的来世彼岸，在永存王国，永久团聚的欢乐等待着我们。天意之手不久就会为祂而把你投入到苦难的海洋。我也将跟随你沉入苦海的深渊。要极其高兴，因为你已被选作苦难之军的旗手，站在将以祂的圣名殉教的宏大军队的先锋位置。在设拉子的街道上，你会遭遇铺天盖地的侮辱，你的身体会受到极其严重的伤害。你会在敌人的无耻行径下幸存，然后到达我们崇敬和热爱的祂的尊前。在祂的尊前，你会忘掉施加给你的一切伤害和侮辱。那不可见者的众天兵会赶来援助你，并向全世界表彰你的英勇和荣耀。你得到的将是畅饮为祂殉道的莫名欢乐之杯。而我，也会踏上牺牲之路，在永生之境与你重聚”。然后，巴孛将一封写给舅舅哈吉·米尔扎·赛义德·阿里的信交到他手中，信里告知舅舅祂已安

全回到布什尔。祂还交给他一本《哈萨伊勒-萨卜伊》[①]，祂在这本专著中提出了解新天启并认知其主张的人必须达到的基本要求。在向库杜斯作最后告别时，祂要求他向在设拉子祂所热爱的每一个人转达祂的问候。

库杜斯怀着执行大师意愿的不可动摇的决心从布什尔出发了。他在设拉子受到哈吉·米尔扎·赛义德·阿里的热情欢迎。后者在自己家中接待他，急切地询问他挚爱的亲人的健康及日常情况。库杜斯发现他能接受新神启的号召，便让他了解使自己的灵魂充满激情的那位青年的天启的性质。由于库杜斯的努力，巴孛的舅舅是继新生字母之后在设拉子接受圣道的第一个人。由于新生圣教的全部意义在当时还不为人知，所以他并不充分了解其含义与荣耀。然而，与库杜斯的交谈消除了遮挡他眼睛的帷幕。他的信仰变得非常坚定，他对巴孛的爱极为深厚，所以他为祂奉献了自己整个一生。他从不放松警惕，奋力捍卫祂的圣道，保护祂的人身安全。在持续不断的努力奋斗中，他不顾疲劳，藐视死亡。虽然被认为是该城商人中的杰出人物，他却从来不让物质上的考虑妨碍他保护他所挚爱的亲人，及其推动圣道前进的精神责任。他坚持不懈地执行自己的任务，直至他加入德黑兰七位殉教者的行列时为止。那时，他以异乎寻常的英雄主义为祂献出了生命。

库杜斯在设拉子会见的下一个人是伊斯穆拉-胡尔-阿斯达克，也就是穆拉·萨迪克-霍拉萨尼。他把《哈萨伊勒-萨卜伊》交给他，强调必须立即实行其中的所有规定。在其戒律当中，巴孛着重要求每位忠实信徒在传统的宣礼词之外增加这些话："我证明其姓名为阿里-加卜勒-穆罕默德[②]的祂是巴

① 字面意思是"七个先决条件"。

② 指巴孛的名字。

吉亚图拉[①]的仆人。”穆拉·萨迪克那时候一直在布道坛的最高处向广大听众颂扬伊玛目的美德。他对那本专著的主题和语言都极为着迷，所以他毫不犹豫地决定实行它所规定的全部礼仪。一天，他正领着会众在清真寺中作祷告，由于那篇书简的内在强力驱使，他在说宣礼词时突然大声说出了巴孛指示添加的话。听见他说这些话，整个会堂里的人都感到震惊，全体听众陷入了惊恐不已的状态。坐在前排的因为虔诚的正统信仰而极受尊崇的著名的神职人员们嚷成一片。他们高声抗议：“圣教的护卫者啊，我们遭殃了！看吧，这人举起了异端邪说的旗帜。打倒这个无耻的叛徒！他说出了亵渎上帝的话。逮捕他！因为他使本教蒙受耻辱。”他们恼怒地大声嚷道：“谁竟敢容忍这样严重背离公认的伊斯兰戒律的行为？谁竟然自称拥有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力？”

民众响应神职人员的反对意见，而且奋力增强他们的喧嚣声。整个城市都骚动起来，结果，严重威胁到公共秩序。法尔斯省的省督侯赛因·汗-伊拉瓦尼发现自己必须进行干预，并着手调查引发这一突然骚乱的原因。他的别名是阿朱丹-巴希，那时候通常被称为萨希卜-伊赫蒂亚尔。他得知一位名叫赛义德-巴孛的年青人刚从麦加和麦地那朝觐归来、现在住在布什尔，他的一位门徒到达了设拉子，正在宣传他的大师的教义。侯赛因·汗进一步了解到：“这位门徒声称他的大师是新天启的创立者，也是他所断言为神启之书的启示者。穆拉·萨迪克-霍拉萨尼接受了那个信仰，正无所畏惧地号召民众接受那一神启。他宣布认识它是每一个忠实虔诚的什叶派穆斯林的首要义务。”

侯赛因·汗下令逮捕库杜斯和穆拉·萨迪克。他们被交

① 指巴哈欧拉。参见书末的词汇表。

给警局，警局接到指示将他们带上手铐并押解到省督面前。警察还将一本《加尧穆勒-阿斯玛》交到侯赛因·汗手中。这是他们从穆拉·萨迪克那里抢来的，当时他正在向激动的人群朗读其中的段落。由于库杜斯看起来年纪青青，穿着不从习俗，所以起初侯赛因·汗没理会他，他更愿意对他的更受尊重的年长同伴讲话。省督转向穆拉·萨迪克，愤怒地问道："在《加尧穆勒-阿斯玛》开头一段，赛义德-巴孛用这些词语对世间的统治者和君王们讲话：'卸下你们至高无上的权威衣袍，因为事实上是王者的祂已经显圣，那王国是最崇高的上帝的王国。至高圣笔已这样命谕！' 告诉我如果你明白这段的意思，如果这是真的，它必须应用到我的君主、卡札尔王朝的穆罕默德沙阿身上。我代表他作本省的首席行政长官。那岂不是要摘掉他的王冠，废除他的君权？我也必须交出自己的权力，放弃自己的职位吗？"穆拉·萨迪克毫不犹豫地答道："由说出这话的人所宣布的天启之真理一旦得到确认，从其口中说出的任何真理都将以同样的方式得到确切证明。如果这些话是上帝的圣言，那么，废弃穆罕默德沙阿及其同党同僚也就无足轻重。天意决不可能改变，全能与永恒之王至高无上的权威也无法改变。"

残酷而邪恶的省督对这样的回答感到极为不快。他辱骂并诅咒了他，命令侍从脱掉他的长袍，鞭打他一千下。然后他下令烧掉库杜斯和穆拉·萨迪克的胡须，刺穿他们的鼻子，以便从伤口里穿上一根绳子，牵着他们穿过该城的街道。侯赛因·汗宣布："这将给设拉子民众一个实实在在的教训，他们将懂得对异端邪说的惩罚会是什么样子。"穆拉·萨迪克泰然自若，昂首吟诵道："我们的主啊！我们确已听见一个召唤的人，召人于正信，他说：'你们当确信你们的主！'我们就确信了。我们的主啊！求你赦宥我们的

罪恶，求你隐藏我们的过失，求你使我们与义人们死在一处。”[①]两人都凭着坚忍不拔的精神听凭天意的安排。受命施实这种野蛮惩罚的人欣然卖力地执行任务。无人为了受害者加以干预，无人为他们进行辩护。之后不久，他们被驱逐出设拉子。在被驱逐前他们受到警告：如果他们在任何时候试图返回此城，都将被吊起来钉死。他们通过受难赢得了流芳百世的荣誉，因为在波斯土地上他们是为自己的信仰而受迫害的第一批人。虽然穆拉·阿里-巴斯塔米是敌人切齿痛恨的第一位受害者，但他是在伊拉克遭受迫害，那是在波斯管辖范围之外。与库杜斯和穆拉·萨迪克所遭受的骇人听闻、野蛮残酷的折磨相比，他所受苦难的程度不如他们惨烈。

一位居住在设拉子的教外人士是这一令人憎恶的事件的目击者。他向我描述了以下情况：“穆拉·萨迪克受鞭笞时我在场。我看到迫害他的人轮番用鞭子抽打他流血的肩膀，一直打到精疲力竭为止。没有人相信，如此高龄而身体又如此虚弱的穆拉·萨迪克在承受住五十下这样野蛮的抽打后还仍然能够活下来。我们发现他受到鞭打的次数超过九百下的时候，他的脸却仍然保持着原来的安详与平静，这时，我们对他的刚毅精神深感震撼。他面带微笑，一边用手捂住自己的嘴。他似乎对阵雨般落到他身上的鞭打完全漠然置之。他被驱逐出该城时，我得以靠近并追问他为什么用手捂住嘴巴。我还说自己对他面带微笑感到惊异。他强调说：‘头七鞭抽打我感到剧痛；对其余的鞭打似乎就变得麻木了。我不知道接下来的鞭打是否实际上落在我自己身上。一种狂喜的感觉渗入我的灵魂。我尽量压制自己的感情，控制住不要笑出声来。现在我明白了，全能的神启传递者如何在瞬息之间

① 《古兰经》3:193。

就能化痛苦为安适，化悲伤为欢乐。其神力巨大无比，超越了祂所创生的一切凡人的虚妄臆想。’”多年之后，我见到穆拉·萨迪克，他证实了这个感人事件的每个细节。

侯赛因·汗的愤怒并没有因这种冤枉无理的残暴惩罚而得到平息。他那无休止的残酷疯狂以对巴孛本人发起的直接攻击得到进一步的发泄。他派遣了一支由自己的亲信卫兵组成的骑兵护卫队到布什尔，带着严格的命令去逮捕巴孛，要给祂戴上镣铐并押回到设拉子。护卫队队长是努赛里派的成员，这个教派通常被叫做阿里尤拉希。他讲述道：“走完去布什尔的第三段旅程之后，我们在荒野中遇见一位青年，他依照赛义德家族商人的方式系着一条绿色的腰带和小头巾。他骑在马背上，后面跟着照管行李的埃塞俄比亚仆人。我们向祂走过去，祂对我们打招呼，问我们去哪里。我想最好不告诉祂真相，便回答说奉省长之命在附近一带进行一项调查任务。听到这话祂笑了，说：‘省长派你们来抓我的吧！现在我就在你们面前了，想抓就抓吧。我自己出城来见你们，为使你们少跑些路，更方便你们找到我。’祂如此直截了当地讲出这番话，让我惊讶和诧异。我不明白祂为何要主动去接受政府官员的严厉处罚，弄不好还会有性命之虞。于是，我装作没听见祂说什么，转身准备离去。这时祂走近我，说‘我以上帝——创造人类并使其高贵于其他造物、使其心灵成为祂威权与知识之宝座者——的正义起誓，我一辈子只说真话，不讲假话；除了人类同胞的福利和进步，我别无他求。我从不在乎自己的安逸，也绝不给任何人带来痛苦或悲伤。我知道你们在找我。我宁愿自己送上门来，也不想你和你的同伴因为我而多些不必要的麻烦。’祂的话使我大受感动。我不由自主地跳下马来，躬身亲吻祂的马镫，对祂说：‘上帝先知的慧眼之光啊！我以祂——那创造祢并赋予

祢如此高尚和能力者——的名义央求您恩准我的恳请并答应我的祈求。’我恳求您离开这里，别让那残忍而卑鄙的省长抓住。我担心他欲加害于您。我可不想成为他恶毒对付如此清白而高贵的上帝先知后代的帮凶……’祂听了我的热切恳求回答说：‘愿你这宽宏而高尚的想法得到主——你的上帝——的报偿。无人能领悟我的圣道的奥妙；无人能探知它的秘密。我绝不会背离上帝的命谕。惟有祂是我牢不可破的堡垒、支柱和庇护所。在我的最后时刻到来之前，无人胆敢攻击我，无人能够阻挠全能者的计划。而我的最后时刻一旦来临，我将无比喜悦地以祂的名义畅饮殉道之杯。我在这里了；把我送到你的主子手中吧。不用担心，没人会责备你。’我躬身答应，遵从了祂的意愿。”

巴孛直接前往设拉子。他未戴镣铐，自由地走在卫兵前面，护送人员毕恭毕敬地跟在祂后面。祂的话语的魅力消除了卫兵的敌意，使他们的傲慢转变成谦恭与爱。到达该城时，他们直接前往政府驻地。任何看见马队穿过街道的人都不禁对这异乎寻常的场面感到惊奇。侯赛因·汗立即得知巴孛到达了，就将祂召到面前，极其傲慢地接待祂，叫祂坐在房间中心面向他的位置。他公开叱责祂，以谩骂的言语斥责祂的所作所为。他愤怒地抗议道：“你知道你造成的是多大的危害吗？你意识到你已成为伊斯兰教神圣信仰和我们君主尊严的耻辱了吗？你不是声称自己是废除《古兰经》神圣戒律的一个新天启的创立者吗？”巴孛镇定地答道：“‘如果恶人报告你们一个消息，你们应当弄清楚，以免你们无知地伤害他人，到头来悔恨自己的行为。’”[①]这话引得侯赛因·汗暴跳如雷。他大声嚷道：“什么！你敢把邪恶、无知

① 《古兰经》49:6。

与愚蠢归到我们身上？”他转身叫侍从打巴孛的脸。那一击打得非常猛烈，巴孛的头巾都掉到了地上。设拉子的主麻-伊玛目谢赫·阿布-图拉布会见时在现场，他强烈反对侯赛因·汗的行为，命令将巴孛的头巾重新给祂戴在头上，并请祂坐在他旁边。主麻-伊玛目转向省督并向他解释与巴孛所引的《古兰经》经文在启示时相关的形势，想以此平息他的暴怒。主麻-伊玛目告诉他：“我对这位青年引用的经文印象深刻。我觉得明智的做法是极其小心地调查此事，根据经书的戒律对他作出判断。”侯赛因·汗立即同意了。随即谢赫·阿布-图拉布就祂的天启的性质与特点对巴孛进行了询问。巴孛否认自己是应允者卡伊姆的代表或是祂与虔诚信徒之间的中间人的说法。主麻-伊玛目答道：“我们感到完全满意，我们请求你星期五到瓦基勒清真寺公开宣布你的这一否认。”谢赫·阿布-图拉布怀着结束这个事情的希望要起身离开。这时，侯赛因·汗进行干预并说道：“我们需要一个有身份的人为他保释并且担保。保人要书面担保将来如果这青年试图以言行损害伊斯兰教信仰或本国政府的利益，他会直接将他送到我们手中，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对他的行为负责。”巴孛的舅舅哈吉·米尔扎·赛义德·阿里就在会场，他同意当外甥的保人。他亲笔写了保证书，盖上自己的印章，许多证人签名确认。然后，保证书被递交给省督。于是，侯赛因·汗下令将巴孛交给祂舅舅照管，条件是哈吉·米尔扎·赛义德·阿里必须在省督认为必要的任何时候将巴孛立即送到他手中。

哈吉·米尔扎·赛义德·阿里的心中充满了对上帝的感激之情，他陪同巴孛回到家中，把祂交给祂那受人尊敬的母亲悉心照管。哈吉·米尔扎·赛义德·阿里对这次家庭团聚感到很高兴，对珍爱的亲人从邪恶的暴虐者的掌控中被解救

出来感到如释重负。在自己安宁的家中，巴孛过了一段未受打扰的退隐生活。除妻子、母亲和舅舅外，没有人与祂有来往。在此期间，搬弄是非者忙于逼迫谢赫·阿布-图拉布将巴孛召到瓦基勒清真寺履行祂的保证。人们知道谢赫·阿布-图拉布是一个性情和善的人，性格和禀性与已故的德黑兰的主麻-伊玛目米尔扎·阿布-卡西姆十分相像。他极不愿无礼地对待被公认为有地位的人，尤其是设拉子的居民。他本能地觉得这是他的职责，凭心就要认真遵行，因而在该城受到普遍尊重。因此，他力图以含糊其词的回答和反复的拖延平息众怒。然而，他发现搬弄是非者正在全力以赴进一步煽动民众普遍的怨恨情绪。他终于被迫给哈吉·米尔扎·赛义德·阿里写了一封密信，请求他星期五将巴孛带到瓦基勒清真寺，以便祂可以履行祂的承诺。他补充道："我希望在上帝的帮助下，你外甥的声明能缓解紧张的形势，从而给你们也给我们带来安宁。"

巴孛在哈吉·米尔扎·赛义德·阿里的陪同下到达那座清真寺。当时，主麻-伊玛目刚刚登上布道坛准备布道。一看见巴孛，他就公开欢迎祂，请祂登上布道坛，要求祂向全体教徒讲话。巴孛接受了邀请，朝他走过去。祂站在第一级阶梯上准备向人们发表讲话。主麻-伊玛目-突然插话道："站上来一点儿。"巴孛遵从他的要求，又登上了两级台阶。祂那样站着的时候，由于谢赫·阿布-图拉布站在布道坛的最高处，祂的头就恰好遮挡住他的胸口。祂开始以一段介绍性的开场白引入自己的公开声明。祂刚一说出开头的话："赞美归于上帝，祂确实创造了天地万物。"一个在主麻-伊玛目面前拿权杖的赛义德马上傲慢无礼地叫道："够了，别说这种无聊的话了！现在马上宣讲你想说的事。"他叫赛义德-希什-帕里。主麻-伊玛目对这个赛义德粗鲁无礼的话感到极为

愤慨。他叱责道：“别再多言，你要为你的傲慢无礼感到羞愧。”然后，他转向巴孛，要求祂简短些，因为这会平息人们的激动情绪。巴孛面向全体教徒宣布说：“谁把我看作是伊玛目的代表或伊玛目之门，谁受上帝的责罚。上帝责罚把不实指控强加于我的所有人，诸如：否认上帝的独一性，对封印先知穆罕默德的先知身份横加批判，对过去时代的各信使传达的真理拒不接受，对信士的长官阿里或者继承他的职位的任何伊玛目的圣护身份拒不承认，等等。”然后祂登上阶梯的最高处，拥抱了主麻-伊玛目，再下到清真寺的主层地面上，加入到教徒们中一起做星期五的祷告仪式。主麻-伊玛目过来阻止并请他退出去。他说：“你的家人在焦急地等你回去。所有的人都能理解，唯恐你遭受任何伤害。回家去做祷告。在上帝看来，这样做就是更大的功德。”应主麻-伊玛目的要求，有人就请哈吉·米尔扎·赛义德·阿里陪同他的外甥回家。谢赫·阿布-图拉布认为采取这种预防措施是明智的，因为害怕在散会后人群中少数恶毒的人可能企图伤害巴孛本人或危害祂的生命。如果主麻-伊玛目在许多这样的场合没有如此明显地表现出洞察力、同情心和仔细周到的考虑，狂野的暴民无疑会尽情满足野蛮的欲望，做出极端卑劣无度的事情。他似乎已成为不可见的圣手所指定的保护那位青年及其使命的工具了。

巴孛回到自己的家，在独处或与家人及亲属密切交往的情况下度过了一段相对宁静的生活。那时，祂庆祝了自从祂宣示自己的使命以来的第一个诺鲁兹节的到来。那一年的诺鲁兹节是在希吉拉历1261年的赖比尔·敖外鲁月（公元1845年3月）第十日。

在瓦基勒清真寺的令人难忘的时刻，年轻的巴孛未借助于任何人，在其演讲中以巧妙的方式成功地使可怕的对手哑

口无言。这给在场聆听其声明的几个人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在这次事件之后不久，他们每个人都受到引导而去了解祂使命的真相及其中的荣耀。他们中有主麻-伊玛目的侄子谢赫·阿里·米尔扎，他是一位刚刚成年的年青人。种在他心中的种子已发芽生长，直至希吉拉历1267年（公元1850-1851年）他荣幸地在伊拉克会见巴哈欧拉。那次拜访使他充满热情与喜悦。回国后，他精神极为振奋，以加倍的精力继续为圣道努力工作。从那年直至目前，他坚持不懈地做这项工作，由于品格诚实正派，全心全意为政府和国家作奉献而享有很高的声望。最近，他写给巴哈欧拉的一封信被送到圣地。在信中，他对圣道在波斯的进展表示非常满意。他写道："当我看见上帝在我国显示出的不可战胜的力量的种种证据时，我惊奇得说不出话来。在这个多年来都一贯野蛮迫害圣教的国家，一个四十年来在全波斯以巴比教徒著称的人，被确定为一起争端的唯一仲裁者。争端的一方涉及沙阿专横的儿子，也就是圣道的死敌齐卢斯苏丹，另一方面牵涉到米尔扎·法特赫-阿里·汗，他是萨希卜-迪万。据说，无论这位巴比教徒的裁定是什么，双方都应当毫无保留地予以接受，毫不犹豫地加以实施。"

在那个星期五的听众中有一位名叫穆罕默德-卡里姆的人，他也被巴孛那次非凡的行为所吸引。他在那天的所见所闻使他立即皈依了圣道。迫害使他离开波斯来到伊拉克，在那里，他在巴哈欧拉尊前继续加深自己的理解与信仰。后来，他遵从祂的吩咐回到设拉子，尽他的最大能力宣传圣道。他留在那里努力工作直至生命的终点。

还有一个人是米尔扎·阿加-里卡布-萨兹。他在当天就已如此倾心于巴孛，以致无论多么严酷与漫长的迫害都无法动摇他的坚定信仰，也无法遮蔽他对巴孛的爱的光辉。他也在

伊拉克谒见了巴哈欧拉。为回答他所提出的有关《古兰经》的独立字母以及关于努尔的经文的意义问题，巴哈欧拉特地亲笔为他启示了一篇书简。他最终为祂的圣道殉教。

他们中还有米尔扎·拉希姆-哈巴兹，他以自己的大无畏精神和灼热激情而著称。他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直至临终。

作为在巴孛去汉志朝觐期间的一位旅伴，哈吉·阿布-哈桑-巴扎兹对祂的无比崇高的使命仅有模糊的认识。在那个令人难忘的星期五，他深受震撼并彻底转变了。他如此热爱巴孛，无限忠诚的泪水不断地从他眼里流下来。认识他的人全都赞赏他行为正派，赞扬他的善举与坦诚。他和他的两个儿子都以自己的行为证明了自己的信仰坚定不移，并且赢得了信徒同伴的尊敬。

在那天为巴孛的魅力所倾倒的人中，有已故的哈吉·穆罕默德·比萨特。他精通伊斯兰教的玄学教义，对谢赫·艾哈迈德和赛义德·卡齐姆两人极为赞赏。他是一个性情和善、极富幽默感的人。他获得了主麻-伊玛目的友谊，并与他密切交往。他是星期五的集体祷告的忠实参与者。

那年预示新春的诺鲁兹节也象征着精神的新生。其中最早的一些征象已在全国各地被觉察到。该国许多最著名、最有学问的人摆脱了冬季无所事事的闲散状态，新生天启的令人振奋的气息使他们恢复了活力。全能之手在他们心中播下的种子已盛开出最纯洁可爱的芳香之花。祂的慈爱之微风从这些花上吹拂而过，浓烈的芬芳散布到全国各地。它甚至扩散到波斯疆界以外的地方。它到达卡尔巴拉，使期待巴孛回到他们城市的人们重振精神。诺鲁兹节之后不久，一封书信经巴斯里赫到了他们手上。在信中，曾想从汉志经卡尔巴拉回波斯的巴孛告知他们自己改变了计划，因此无法实现自己的诺言。巴孛指示他们前往并留在伊斯法罕，直至接到进一

步的指示。祂补充道：“如果我们认为适宜，会要求你们前往设拉子；如果不行，就留在伊斯法罕直到上帝的意旨与启导显现时为止。”

这个出乎意料的消息在卡尔巴拉急切等待巴孛到来的人们中引起相当大的骚动，使他们思想混乱并考验着他们的忠诚。他们中少数感到不满的人悄声说：“祂对我们的允诺算什么？祂以为自食其言也是上帝的意愿干预的结果吗？”但其余的人与动摇的人不一样，他们的信仰坚定不移，他们以更大的决心坚守圣道。他们忠诚于自己的大师，高兴地接受祂的邀请，完全不理睬动摇者的批评和抗议。他们动身去伊斯法罕，决心遵照他们的挚爱者的意愿。有少数信徒同伴加入到他们中来，这些人虽然信念严重动摇，却隐瞒了自己的感想。其女后来与至大圣枝结婚的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奈赫里及其兄弟米尔扎·哈迪都是伊斯法罕的居民，他们属于这样的陪伴信徒之列，他们眼中的圣教的荣耀与崇高未被邪恶私语者的重重疑虑所遮挡。他们中还有一个叫穆罕默德·哈纳-萨卜的人，他也是伊斯法罕人。他目前在巴哈欧拉家中服务。巴孛的许多忠实可靠的信徒同伴参加了谢赫·塔巴尔西的伟大斗争，奇迹般地逃脱了阵亡教友们的悲惨命运。

在去伊斯法罕的途中，他们在坎加瓦尔城遇见穆拉·侯赛因及其兄弟和侄子。穆拉·侯赛因的兄弟和侄子先前陪他去过设拉子，他们这时正前往卡尔巴拉。这次的偶遇使他们极为高兴，他们请求穆拉·侯赛因在坎加瓦尔多呆几天，对此他欣然应允。穆拉·侯赛因在该城逗留期间带领巴孛的信徒同伴做星期五集体祷告。信徒同伴对他的极度尊重使许多在场的人嫉妒，他们后来在设拉子表现出对信仰的不忠。他们中有穆拉·贾瓦德-巴拉加尼和穆拉·阿卜杜勒-阿里-哈拉

提。他们两人都假装顺从巴孛的天启，想以此满足他们对领导权的野心。他们两人都力求秘密损害穆拉·侯赛因取得的令人羡慕的地位。通过含沙射影的攻击，他们执意竭力挑战他的权威并玷污他的名声。

米尔扎·艾哈迈德-卡提布曾经是来自加兹温的穆拉·贾瓦德的旅伴，他那时候更为人熟知的名字叫穆拉·阿卜杜勒-卡里姆。我听他讲了如下情况："在与我的谈话中，穆拉·贾瓦德经常提到穆拉·侯赛因。他以欺诈性的语言反复表达的诽谤迫使我停止与他的交往。每当我下决心与穆拉·贾瓦德断交时，都受到穆拉·侯赛因的阻止。他察觉到我的意图，劝我对他宽容。穆拉·侯赛因与巴孛的忠实同伴的交往大大提高了他们的热情。他们受到他的榜样的启迪，对于这样杰出的一位信徒朋友所特有的卓越品质仰慕不已。"

穆拉·侯赛因决定与朋友们一道前往伊斯法罕。他独自行进在同伴们前面，距离他们约一法桑。他在夜幕降临时停下来做祷告，这时，他们马上赶上来与他一起做晚祷。他总是第一个上路，而在黎明时又与那群虔诚的人会合，这时他再次中断行进并进行祷告。只有当教友们执意要求时，他才同意做集体礼拜。在这样的场合，他有时会跟随一个领拜的同伴。他在这些人的心中激起的热忱是如此之高，以致许多旅伴下马并将自己的马让给步行的同伴。他们跟在他后面，全然不顾徒步的仆仆风尘和极度疲劳。

穆拉·侯赛因担心这么一大群人突然进城会引起该城居民的好奇和怀疑。于是，在他们接近伊斯法罕的郊区时，他劝他的旅伴分散开并以极少、极不起眼的人数进城。到达伊斯法罕几天后，他们得到的消息称设拉子动荡不安，与巴孛交往的一切方式遭到禁止，访问设拉子将极其危险。穆

拉·侯赛因对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无所畏惧，他决定前往设拉子。他只把自己的打算告诉了少数信得过的同伴。他脱去长袍、头巾，穿上呼罗珊人的服饰，扮成希扎里和古昌的骑马人。他在兄弟和侄子的陪同下，在一个出人意料的时刻前往他的挚爱者居住的城市。当接近城门时，他吩咐他的兄弟在万籁俱静的夜晚前往巴孛舅舅的住宅，请他转告巴孛他到达的消息。第二天，穆拉·侯赛因接到哈吉·米尔扎·赛义德·阿里日落一小时后在城门外等他的可喜消息。穆拉·侯赛因在约定时刻见到他并跟他到他家去。巴孛几次在夜间莅临而给该屋生辉，而且持续与穆拉·侯赛因密切交谈至拂晓。

之后不久，祂允许聚集在伊斯法罕的信徒同伴逐渐离开并前往设拉子，在那里等待至祂有可能会见他们时为止。祂劝他们小心谨慎，指示他们一次只能几个人进城。祂吩咐他们一旦进城马上分散住进旅行者专用的住处，并接受能找到的任何工作。

穆拉·侯赛因到达几天之后，第一批到达该城并会见巴孛的人有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奈赫里，他的兄弟米尔扎·哈迪，穆拉·阿卜杜勒-卡里姆-加兹维尼，穆拉·贾瓦德-巴拉加尼，穆拉·阿卜杜勒-阿里-哈拉提和米尔扎·易卜拉欣-设拉子。在与祂交往的过程中，这批人中的最后三个人内心的无知、卑鄙的品性逐渐显露出来。巴孛明显地越来越偏爱穆拉·侯赛因，这引起他们的恼怒，激起了他们的妒忌之火。在无济于事的狂怒之中，他们采用欺骗诬陷的卑鄙手段。由于起初不能公开表示他们对穆拉·侯赛因的敌意，他们就以各种狡猾的手段力图搅乱穆拉·侯赛因的忠实仰慕者的思想，给信徒们的热情泼冷水。他们的不得体的行为非但未能博得信徒们的同情，反而使他们与忠信者区别开来。他

们因为这些行为被从圣教内部驱赶出来。于是，他们公然与敌人结盟并宣称完全拒绝圣教的主张和信条。他们在该城民众中挑起极大的纠纷，以致最终被市政当局驱逐。因为当局同样鄙视和担心他们搞的阴谋。在一篇历数他们的阴谋诡计与恶行的书简中，巴孛将他们比作没有声音和灵魂的沙迷赖人的牛犊，同时是迷误之人的蹩脚制品与崇拜对象。关于穆拉·贾瓦德和穆拉·阿卜杜勒-阿里，祂写道："上帝啊！愿祢的责罚降临在这种执迷不悟之人的孪生偶像吉卜特和塔古特[①]身上。"这三人随后都去了克尔曼，与哈吉·米尔扎·穆罕默德·卡里姆·汗的势力勾结。他们推进他的图谋，努力增强他的谴责的烈度。

在他们被逐出设拉子之后的一天晚上，巴孛正在哈吉·米尔扎·赛义德·阿里家中作客，祂已要求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奈赫里、米尔扎·哈迪以及穆拉·阿卜杜勒-卡里姆-加兹维尼在这里与祂会面。祂突然转向最后一位，说道："阿卜杜勒-卡里姆，你在寻找显圣者吗？"祂镇静而极为平和地说出的话对他产生了惊人的效果。突如其来的问话使他面色苍白，他突然大哭起来。他激动不安地扑倒在巴孛的脚下。巴孛慈爱地抱住他，吻他的前额，请他坐在旁边。祂亲切的语气缓解了他内心的激动不安。

他们一回到家，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及其兄弟就向穆拉·阿卜杜勒-卡里姆打听使他突然感到心绪剧烈不安的原因。他答道："听我说！我要给你们讲一个奇怪的经历，直到现在我还没对任何人讲过。我刚成年时住在加兹温，那时我强烈渴望解开上帝的秘密，想理解祂的圣徒与先知的本质。我感到只有获取知识，才能达到自己的目标。我终于得

① 《古兰经》4:50。

到父亲和叔叔的同意，放弃生意并立即投入到学习与研究之中。我在加兹温的一个宗教学院中占用了一个房间，集中精力获取现有的各门人文知识。我经常与信徒同伴一起讨论我获得的知识，力求以这种手段丰富我的经验。晚上回到家中，我在藏书室的僻静之处将许多时间花在静心研究上。我埋头努力研究，以致将睡觉与饥饿都置之度外。我决定在两年中掌握纷繁难懂的伊斯兰教法与神学。我是穆拉·阿卜杜勒-卡里姆-伊拉瓦尼的讲座的忠实听众。那时候，他是加兹温最著名的神学家。我极其赞赏他的渊博学识、虔诚与美德。我做他的门徒期间的每个晚上，都把自己的时间花在写专题论文上。我把论文交给他，他仔细而且饶有兴味地加以修改。他似乎对我的进步感到极其满意，常常称赞我学识高深。一天，他在群集的门徒面前宣布：‘博学而聪慧的穆拉·阿卜杜勒-卡里姆已有资格权威性地解释伊斯兰教的神圣经文。他不再需要上我的课或与我同等的人的课。如系天意，我将在下个星期五的早晨庆祝他荣升为穆智台希德，并在集体祷告之后将证书交给他。’

“穆拉·阿卜杜勒-卡里姆说完这些话并要离开时，他的门徒马上就走上前衷心祝贺我取得的成就。我回到家时感到极为兴奋。父亲与哈吉·侯赛因-阿里伯父在整个加兹温都极受尊敬。我一到家就发现他们正在为我准备贺宴，他们想以此庆祝我完成学业。我请求他们推迟已向加兹温的知名人士发出的邀请，直至有我的进一步的通知。他们高兴地同意了，认为急切盼望这样一个喜庆日的我不会无缘无故地推迟它。那天晚上，我到藏书室、我的私密斗室中思索了以下想法。我自言自语道，你不是深信只有灵魂圣洁的人才有望获得伊斯兰教神圣经文的权威解释者的地位吗？你不是相信任何获得这种地位的人都会免于错误吗？你不是已被看作享有

这种地位的人了吗？加兹温最著名的神学家不是这样承认并宣布的吗？要公正。你过去认为渴望达到崇高地位的人必须达到纯洁与极度超脱的状态，你在内心认为自己达到这种状态了吗？你认为你自己摆脱了私欲的一切腐蚀影响了吗？当我坐着沉思时，一种一无是处的感觉渐渐使我无法抗拒。我承认自己仍然深陷重重烦恼、诱惑与疑虑之中。我该如何上课，如何带领会众做祷告，如何实施圣教的律法与戒律？这些想法使我感到很烦恼。我一直感到焦虑的是我该怎样履行自己的职责，如何保证我取得的成就能胜过前人。我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屈辱感，所以我不得不请求上帝宽恕。我暗想我获取所有这些知识的目的是解开上帝的秘密，达到确信的状态。要公正。你对自己解释《古兰经》有把握吗？你肯定你颁布的律法能反映上帝的意旨吗？一种犯错的意识突然攫住了我。我第一次意识到学识之锈侵蚀了我的灵魂，模糊了我的视野。我痛惜自己的过去，为自己徒劳的努力而悲哀。我知道属于我那个等级的人都受到同样的折磨。当他们获得了这种所谓的学识时，马上声称是伊斯兰律法的阐释者，取得了评判伊斯兰教义的特权。

“我一直沉思默想至黎明。那天晚上，我既没吃也没睡。我时而与上帝交谈：‘我的主啊，祢看看我吧，祢见我身陷困境。除祢神圣的意旨与愉悦之事以外，祢知道我没怀有任何其他的欲望。一想到祢的圣教已分裂为许多教派，我就感到非常困惑。当我看见撕裂过去宗教的那些教派，我就深感费解。在我困惑时，请祢指引我，给我释疑解惑好吗？我该转向何处寻求安慰与指导？’那天晚上，我痛哭得似乎失去了知觉。突然，我好像看见一大群人。他们喜气洋洋的表情令我印象深刻。一位赛义德打扮的贵人面向人群坐在布道坛上。他正在解释《古兰经》的这句神圣经文：‘为我而

奋斗的人，我必定指引他们我的道路。’我被他的面容迷住了。我起身朝他走去，就在我要俯身拜倒在他脚下时，幻象突然消失了。我的心中充满光亮，我的高兴无法形容。

“我立即决定向穆罕默德-贾瓦德-法尔哈迪的父亲哈吉·阿拉-瓦尔迪请教，他是加兹温尽人皆知的具有深刻灵性洞察力的人。当我向他讲述了我的幻象时，他微笑着特别精确地向我描述了出现在我面前的那位赛义德的特征。他补充道：‘那位贵人正是哈吉·赛义德·卡齐姆-拉什提。他目前在卡尔巴拉，每天向门徒讲解伊斯兰教的神圣教义。聆听他讲道的人都受到他的话语的启迪而感到精神振作。我无法描述他的话对听众的影响。’我高兴地起身向他表达我深切的感激之情，回家后立即起程去卡尔巴拉。我的同窗们都来了，恳求我亲自拜访博学的穆拉·阿卜杜勒-卡里姆或者允许他到我家来，因为他曾表示想见我。我回答说：‘我情不自禁地想拜谒卡尔巴拉的伊玛目侯赛因的圣墓。我已发誓立即动身去朝圣，我无法推迟。如有可能，我将在离城之前简短地拜访他。如果不行的话，请他原谅我并为我祈祷让我走上受指引的正道。’

“我秘密地把我所看见的异象的性质及其含义告诉了我的亲属。我告诉他们我打算去卡尔巴拉。那天我对他们说的话使他们对赛义德·卡齐姆心生喜爱。他们对哈吉·阿拉·瓦尔迪很有好感，与他自由交往并成为他的热心赞赏者。”

“我的兄弟阿卜杜勒-哈米德陪同我去卡尔巴拉，他后来在德黑兰殉教。我在那里见到了赛义德·卡齐姆，惊讶地发现他给聚在一起的门徒讲道，情形与他在幻象中对我显现时一样。我到达时发现他正在解释我在幻象中见他向门徒解释的同一句经文，我感到极为吃惊。我坐下聆听他讲道，对他

说理的力度和思想的深度印象极其深刻。他亲切地接待我，对我极为友好。我和我兄弟都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内心的喜悦。黎明时分，我们赶到他的家，陪同他拜谒伊玛目侯赛因的圣陵。

“我的整个冬天都是在与他的密切交往中度过的。期间，我忠实地听他讲课。每次听课时，我都听到他描述应允者卡伊姆显圣时的一个方面。这是他讲道的唯一主题。无论讲解哪一句经文或哪一个圣训，他总会以特别提及允诺的天启的来临结束讲解。他反复地公开宣布：‘应允者就生活在这个民族中。祂出现的既定时刻很快就要来到。为祂的到来做准备，净化自己，以便你们能认知祂的美质。除非我离开人世，祂的圣容之阳不会显现。在我离世之后，你们应当奋力寻找祂。在找到祂之前你们一刻也不要停息。’

“在庆祝了诺鲁兹节之后，赛义德·卡齐姆吩咐我们离开卡尔巴拉。临别前，他说：‘阿卜杜勒-卡里姆啊，你放心吧！你属于祂的天启时代中为争取祂的圣道胜利而奋力斗争的人。我希望你在那幸福之日会记得我。’我恳求他允许我留在卡尔巴拉，理由是我回到加兹温会引起该城的乌里玛们的敌意。他答道：‘你就完全信赖上帝吧！完全不要理会他们的阴谋诡计。尽管放心做生意，他们的反对绝不会伤害到你。’我遵照他的意见，与我兄弟一起前往加兹温。

“回去以后，我马上采纳赛义德·卡齐姆的建议。有了他的指示，我就能使恶毒的反对者哑口无言。我白天做生意。晚上回家在安静的寝室里默思、祷告。我热泪盈眶地与上帝交流，恳求祂说：‘祢已通过祢受神灵启示的仆人之口允诺我将到达祢的时代，看到祢的天启。祢已通过他向我保证，我将属于为争取祢的圣道胜利而奋起斗争的人。祢要让我等多久才能看到祢实现诺言？祢的慈爱之手将在何时为我

打开祢的恩惠之门，而将祢的永久宏恩赐予我？’我每晚念诵这段祷词并持续祈祷直至破晓。

“在希吉拉历1255年阿拉菲日前夕的一天晚上，[①]我太专注于祷告，以致就像陷入酣睡状态一样。我面前出现了一只雪白的鸟，它在我头上盘旋，落在我旁边一棵树的树枝上。那只鸟以无法形容的悦耳声音说：‘阿卜杜勒-卡里姆啊，你在寻找显圣者吗？瞧，’60年那一年。’说完，那只鸟立即飞走不见了。这些话的奥秘，使我极其焦虑不安。我将那美丽的场面一直铭记在脑海中。我似乎已体验到天堂的所有乐趣。我的喜悦是无法抑制的。

“那只鸟传达的玄妙神启已深入我的灵魂，一直挂在我嘴边。我在头脑中不停地反复思考它。我没跟任何人谈起这事，害怕那乐趣会离开我。几年后，从设拉子发出的召唤传到我耳中。我听见召唤的那一天就赶往该城。途中我在德黑兰遇见穆拉·穆罕默德-穆阿利姆，他使我了解了这个召唤的性质，并告诉我确认这一召唤的人已聚首卡尔巴拉，等待他们的领袖从汉志归来。我立即前往卡尔巴拉。令我苦恼的是，穆拉·贾瓦德-巴拉加尼从哈马丹陪同我到卡尔巴拉。在那里我荣幸地见到了你们以及其他信徒。我继续将那只鸟传达给我的奇怪神启珍藏在心中。后来，在我谒见巴孛时，从祂口中听到用同样的语调、语言说出的同样的话，我明白了它们的意义。我为其力量和荣耀所倾倒，本能地俯伏在祂脚下，赞美祂的圣名。”

希吉拉历1265年（公元1848年）初，十八岁的我从家乡扎兰德村出发前往库姆，在那里我偶然见到赛义德·伊斯梅尔-扎瓦里伊。他的别名叫扎比赫，后来他在巴哈欧拉的圣道

① 公元1840年2月13日前夜。

上献出了生命。通过他，我被引导认知了新天启。然后，他准备动身去马赞达兰，决心加入谢赫·塔巴尔西要塞英勇的保卫者的队伍。他打算带我和与我同龄的小伙子米尔扎·法图拉-哈卡克一起去。这个小伙子是库姆居民。情势干扰了他的计划。临行前，他答应会在德黑兰与我们联络并叫我们与他会合。在他与米尔扎·法图拉和我的谈话中，他给我们讲述了穆拉·阿卜杜勒-卡里姆的奇特经历。我一门心思地热切渴望见到他。后来当我到达德黑兰，在沙阿清真寺的达鲁什沙法宗教学院见到赛义德·伊斯梅尔时，他将我介绍给穆拉·阿卜杜勒-卡里姆，他那时住在同一个宗教学院。那时，我们才得知谢赫·塔巴尔西的斗争已经结束，聚在德黑兰打算加入到教友中去的巴孛的同伴们未能达到目的，已经各回本省去了。穆拉·阿卜杜勒-卡里姆仍然留在首都，他在那里把时间花在抄写《波斯文巴扬经》上。那时我与他的密切交往加深了我对他的爱与敬佩。我们在德黑兰第一次谋面至今三十八年过去了，我仍然能够感受到他的热烈友情和诚挚的信仰。我对他的亲切挚爱促使我缅怀直至他整个人生转折点的他的早年生活。但愿追思他的早年生活能使读者领悟到这个重要天启的荣耀。

第九章

巴孛朝觐之后在设拉子停留（二）

穆拉·侯赛因到达设拉子后不久，人们对他的抗议声再次响起。他与巴孛继续密切交往的消息激起了民众的恐惧与愤怒。他们嚷道："他又来到我们的城市，再次举起反叛的旗帜，正与他的首领一起盘算着对我们悠久的机构发起更猛烈的攻击。"形势变得严峻而险恶，所以巴孛指示穆拉·侯赛因经亚兹德返回呼罗珊他的本省去。祂以同样的方式遣散了聚集在设拉子的信徒同伴，吩咐他们回到伊斯法罕。祂把穆拉·阿卜杜勒-卡里姆留下来，给他分配了抄写祂的圣作的任务。

巴孛认为采取这些预防措施很明智，这使祂摆脱了怒火中烧的设拉子民众的暴力的直接危害，给祂的圣教在该城之外的传播赋予了新的动力。祂的门徒散布在全国各地，无畏地向广大同胞宣传新生天启的复兴之力。巴孛的名声远播四方，传到了高居首都和各省最高权力宝座的人耳中。领袖和平民大众一样心潮澎湃、思绪万千，热切地要了解更多消息。从巴孛直接派出的使者口中，他们听到预示上帝显圣者诞生的迹象和证据，都感到惊奇不已。国家和教会的显贵们要么亲自参与要么派遣最能干的代表调查这场引人注目的运动的真相和性质。

穆罕默德沙阿自己也受到触动，想查明传言的真实性并

调查其性质。他派遣臣民中最博学、最有口才和最有影响的赛义德·叶海亚-达拉比为代表去会见巴孛，然后回来向他报告调查的结果。沙阿毫无保留地信任他的公正、他的能力和他的深邃的灵性洞察力。赛义德·叶海亚在波斯最杰出的人物中具有非常卓越的地位，以致他无论出席什么会议，无论与会者中有多少宗教领袖，他都始终是主要发言者。没有任何人敢于当着他的面坚持自己的看法。他们在他面前都毕恭毕敬、从不多言。所有的人都见证他的洞察力、他的无与伦比的知识和成熟的智慧。

那时，赛义德·叶海亚在德黑兰作为国王陛下的尊敬客人，住在沙阿的典礼官米尔扎·卢特夫·阿里的家中。沙阿通过米尔扎·卢特夫·阿里私下表示想要赛义德·叶海亚前往设拉子亲自调查这件事。君主命令道："传话给他。鉴于我们极为信赖他的诚实，赞赏他的道德与知识水准，将他视为我们王国神职人员中最合适的人，我们期望他前往设拉子彻查赛义德-巴孛的事，将调查的结果告知我们。然后，我们才会知道应当采取什么措施。"

赛义德·叶海亚本人也想获得有关巴孛主张的第一手信息。但是，由于不利的环境条件而未能前往法尔斯省。穆罕默德沙阿的口信使他下决心实现他的夙愿。他向君主保证愿意遵从他的意愿，马上动身前往设拉子。

他在途中设想了各种他要向巴孛提出的问题。在他看来后者使命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取决于祂对这些问题的答复。一到设拉子，他马上会见别名阿齐姆的穆拉·谢赫·阿里，他们曾在呼罗珊密切交往过。他问阿齐姆对自己与巴孛会面是否感到满意。阿齐姆答道："你应该见祂，独立地了解祂的使命。作为朋友，我劝你在与祂交谈时要极为尊敬，以免最终因为对祂不敬而感到遗憾。"

赛义德·叶海亚在哈吉·米尔扎·赛义德·阿里的家中会见巴孛，以阿齐姆劝他遵守的那种礼貌态度对待祂。在大约两个小时的时间里，他使巴孛的注意力集中于伊斯兰教的玄学教义中最深奥难懂的主题，《古兰经》中最晦涩难解的段落和该教伊玛目们的神秘圣训和预言上。起初，巴孛倾听他对伊斯兰教的律法和预言的博引旁证，记下他所有的问题后，祂开始对每个问题作出简短而有说服力的答复。祂的简洁而明晰的回答令赛义德·叶海亚感到惊讶和钦佩。他因自己的专断和骄傲而惭愧。他的优越感完全消失了。当他起身离开时，对巴孛说："如系天意，在下一次谒见你的过程中，我将呈递其余问题并以那些问题结束我的调查。"他一退出去，马上去见阿齐姆，并向他讲述他面谈的情况。他告诉他："我在祂面前不恰当地炫耀了自己的学问。祂能用几句话回答我的问题并解决我的困惑。我在祂面前感到非常卑下，所以匆忙地请求离开了。"阿齐姆提醒赛义德·叶海亚注意他的忠告，请他不要再忘了他的忠告。

在第二次会见过程中，使赛义德·叶海亚感到惊奇的是，他发现想要向巴孛提出的所有问题都从记忆中消失了。他只好谈一些与调查目的不相关的事。令他更为吃惊的是，他很快发现巴孛正在回答他一时忘掉的那些问题，而且答复得跟上次一样简洁明晰。他后来说："我似乎已酣然入睡，祂的话、祂对我遗忘的问题的回答唤醒了我。一个声音一直在我耳畔低声说：'这不可能是巧合吧？'我太激动了，无法集中心思。我再一次请求离开。随后我见到阿齐姆，他漠然地接待我，厉声说：'要是学校早已完全废弃就好了，那样，我们就都没上过学！由于我们没什么头脑而又骄傲，所以阻碍了自己获得上帝的救赎之恩，使那作为恩惠源泉的祂感到痛苦。你这次不是要恳求上帝准许你谦恭而超脱地谒见

祂，从而或许祂仁慈地使你摆脱疑惑不定的压抑感吗？’

“在决定第三次与巴孛面谈时，我在内心深处请求祂为我启示一篇对《考赛尔章》[①]的评论。我决定不在祂面前说出这一请求。如果在我未提问的情况下，祂以不同于当前盛行的《古兰经》评论者的标准启示出评论，我就确信祂的使命的神圣性质，从而乐意接受圣道。否则，我就拒绝承认祂。我被带到祂的尊前时，马上就产生了一种我无法解释的畏惧感。我看见祂的脸时四肢发抖。我曾多次被引荐去面见沙阿，从未发现自己有丝毫的胆怯，而现在我却非常畏怯而颤抖，以致我无法保持站立。巴孛看见我的尴尬处境，就起身向我走过来，握住我的手，让我坐在祂身边。祂说：‘无论你的心愿是什么，我都乐于给你启示出来。’我惊奇得说不出话来。我像一个既无理解能力又无说话能力的婴孩一样感到无力作答。祂一边凝视着我，一边微笑着说：‘如果我为你启示对《考赛尔章》的评论，你会承认我的话源自神灵吗？你会确认我的话语决不可能与巫术或魔术有任何关系吗？’闻言，我的泪水夺眶而出。我所能说的话只有《古兰经》中的这句经文：‘主啊！我们自欺欺人。如果你不原谅我们，不怜悯我们，我们定要灭亡。’

“午后不久，巴孛请哈吉·米尔扎·赛义德·阿里取来祂的笔盒和一些纸。然后祂开始启示对《考赛尔章》的评论。我怎么描述这难以形容的一幕呢？圣言在祂的笔下一泻千里，祂疾驰如飞的走笔、柔和的朗念声和那俱万钧之力的姿态，使我目瞪口呆，祂一直这样片刻不息地写着，至日暮时分，完成了全篇的注释。然后，祂大声地念给我听。祂以优美的声调朗诵着，我的心狂跳不已，美妙绝伦的言词使我

① 《古兰经》第108章。

惊愕，以致有三次都险些晕厥过去。祂将几滴玫瑰香水喷洒在我的脸上，设法使我恢复体力。这使我恢复了活力，使我能听祂读到结束。

“巴孛朗诵完毕后起身离去。祂离开时将我托付给祂的舅舅关照。祂对他说：‘在他与穆拉·阿卜杜勒-卡里姆合作抄写完新启示的这篇评论并校对完抄本之前，他都将是你的客人。’穆拉·阿卜杜勒-卡里姆和我用了三天三夜的时间做这项工作。我们轮流给对方朗读评论的一部分，直至抄写完毕为止。我们核实了文中的所有圣训，发现它们完全准确。我对圣道的确信已达到这种程度。即使世上所有力量都联合起来反对我，也将无力动摇我对祂的伟大圣道的信心。

“自从到达设拉子，我一直住在法尔斯省省督侯赛因·汗的家中。我担心长时间离开他的家可能会引起他的怀疑而使他发怒。因此，我决定向哈吉·米尔扎·赛义德·阿里和穆拉·阿卜杜勒-卡里姆告别，回到省督的住所。我一回去就发现侯赛因·汗在此期间一直在找我，他急于知道我是否已成为巴孛的魔力影响的受害者。我答道：‘除了能改变人心的上帝，没有任何人能俘获赛义德·叶海亚的心。能捕获他的心的人必属上帝，而祂的话毫无疑问是真理的声音。’我的回答使省督哑口无言。我随后得知他在与别人的谈话中表示我已经无可救药地成为那青年的魅力的受害者。他甚至写信给穆罕默德沙阿，抱怨我在设拉子逗留期间拒绝与该城的乌里玛的一切交往。他写信给君主说：‘虽然他名义上是我的客人，他却经常连续许多个日日夜夜不在我家。他成了巴比教徒，心甘情愿地受赛义德-巴孛的意志的奴役，对此我不再有任何怀疑。’

“穆罕默德沙阿自己在其首都的一个国家职能部门对哈吉·米尔扎·阿加西说：‘最近我得知赛义德·叶海亚-达拉

比成了巴比教徒。如果消息属实，我们就不应当再轻视那个赛义德所从事的事业。’侯赛因·汗接到如下的御令：‘严格禁止任何臣民贬抑赛义德·叶海亚-达拉比的崇高地位。他出身名门、学识渊博、道德极其完美。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听信任何教义，除非他认为它会促进我们王国的最大利益和伊斯兰教的福祉。’

“侯赛因·汗接到这项命令后就无法公开抵制我，只能力图私下削弱我的权威。他的脸露出无法平息的敌意和仇恨。然而，鉴于沙阿对我的明显偏爱，他未能伤害我或败坏我的名声。

“随后，我接到巴孛要我去博鲁杰尔德的命令，在那里让我父亲了解新神启。祂竭力劝我对他要极为宽容与体贴。从我与他的私下交谈中，我渐渐得知他不会否认我带给他的神启的真实性。然而，他宁愿不受打扰地走自己的路。”

该国公正调查而且最终接受了巴孛启示的教义的另一位显贵是赞詹人穆拉·穆罕默德-阿里，巴孛称他为“霍贾特-赞贾尼”。他是一位具有独立思想的人，以具有极大的独创能力和不受任何形式的传统限制而著称。他曾公开谴责本国的整个教阶制度，从阿卜瓦布-阿尔巴[1]到同时代最底层的毛拉。他鄙视他们的品性，谴责他们的堕落并数落他们的恶行。在皈依圣教之前，他甚至对谢赫·艾哈迈德-艾赫萨伊和赛义德·卡齐姆-拉什提也不屑一顾。他极其憎恶曾经玷污什叶派伊斯兰教的恶行，以致属于那个教派的无论什么人，也不管其个人造诣有多高，通通被他视为不值得尊重的人。要不是沙阿从中干预，他与赞詹的神职人员之间经常爆发的激

① 字面意思是“四个门”，其中每一个都声称是隐遁伊玛目和信徒之间的中介。

烈争论早就引发严重混乱和流血事件了。最终他被召到首都并在德黑兰和其他城市的宗教头目的代表和他的对手面前证明他的主张。

他孤身一人却确立起对敌手的优势，压倒了他们的喧嚣。虽然他们在心中并不赞同他的观点，而且还谴责他的行为，但他们表面上被迫承认他的权威并肯定了他的意见。

从设拉子发出的召唤一传到霍贾特耳中，他就委托最信任的门徒穆拉·伊斯坎德尔调查全部情况并向他报告调查结果。霍贾特全然不顾同胞的褒贬，因为他怀疑他们的诚意，鄙视他们的判断力。于是，他的代表带着明确的指示到设拉子进行了一番缜密而独立的调查。穆拉·伊斯坎德尔谒见了巴孛，立即感受到祂那令人精神焕发的影响力。他在设拉子逗留了四十天，在这段时间里，他接受了圣教的基本信条，并尽其所能地了解它的巨大荣耀。

经巴孛同意，穆拉·伊斯坎德尔回到赞詹。他到达时该城所有最主要的乌里玛都已聚集在霍贾特面前。他一露面，霍贾特马上询问他是相信还是拒绝新天启。穆拉·伊斯坎德尔递上随身带回的巴孛圣作，声称无论老师的意见是什么，他都同样遵从。霍贾特愤怒地大声说道：“什么！要不是有这些贵宾在场，我就严厉惩罚你。你怎么敢把信仰问题看作是由他人的赞同或否定来决定的事呢？”霍贾特从使者手中接过《加尧穆勒-阿斯玛》，认真阅读了其中的一页，很快就俯伏在地。他大声说：“我证明所读词句与《古兰经》同出一源。任何承认那部神圣经书的人必定证实这些词句的神圣来源，必须服从该书作者谆谆教诲的戒律。我以你们众人作我的见证，我保证忠诚于此天启的创立者。即使祂断言夜晚是白天，宣布太阳是一团阴影，我也会毫无保留地服从祂的判断，将祂的结论视为真理的声音。无论谁否定祂，我就将

他视为否定上帝本身的人。”说完他就结束了聚会。

我们在前文中提到过库杜斯和穆拉·萨迪克被驱逐出设拉子，而且试图描述残暴的侯赛图·汗给予他们的惩罚，但描述得不够充分。现在应该对有关他们被驱逐出该城后的一系列活动的性质做一点说明。他们一起继续旅行了几天之后就分开了。为了会见哈吉·米尔扎·卡里姆·汗，库杜斯去了克尔曼。而穆拉·萨迪克朝亚兹德走去，想在该省的乌里玛中继续从事他在法尔斯省因残忍逼迫而放弃的工作。库杜斯到达后，就在哈吉·赛义德·贾瓦德-凯尔马尼的家中受到接待。他在卡尔巴拉时就认识哈吉·赛义德·贾瓦德，后者的学问、技艺和能力得到克尔曼人的普遍承认。在他家举行的所有聚会上，他总是给这位年青客人指定上座，对他极为尊敬和殷勤。他对这位年青而又貌似非常平庸的人这样明显的优待，这引起哈吉·米尔扎·卡里姆·汗的门徒们的妒忌，他们用生动、夸张的言语描述库杜斯受到的种种尊荣，力图激发起他们首领的敌意。他们悄悄地在他耳边说：“瞧，赛义德-巴孛最挚爱、最信任和最亲密的伙伴现在成了克尔曼公认的最有权力的一位居民的贵宾了。如果让他与哈吉·赛义德·贾瓦德密切交往下去，库杜斯无疑会将有害的思想逐渐灌输到他的灵魂中去，而且会把他变成借以成功地分散你权力和损害你名声的工具。”听到这些流言蜚语，懦弱的哈吉·米尔扎·卡里姆·汗感到很惊慌。他求助于省督，诱使他亲自会见哈吉·赛义德·贾瓦德并命令他结束危险的交往。省督表达的看法使性情过激的哈吉·赛义德·贾瓦德感到极为愤怒。他强烈抗议道：“我多少次劝你别理睬那个邪恶的阴谋分子的流言蜚语！我的宽容使他胆子更大了。让他小心点，以免越界。他想篡夺我的职位吗？他不就是把数以千计的卑鄙无耻的人迎进家门而且让他们奴颜婢膝

地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的人吗？他不是一次又一次地努力抬举不敬神的人，压制清白无辜者吗？他不是年复一年地通过为恶者助威来试图与之勾结以便满足自己的肉欲吗？他不是至今还在不断亵渎伊斯兰教中一切圣洁的东西吗？我的沉默似乎已经使他更加放肆和傲慢。他恣意妄为地干最令人作呕的事，反倒不让我在自己的家中接待和礼遇一个如此正直、如此有学问和品德高尚的人。如果他拒绝停止他的所作所为，那就警告他克尔曼城最凶残的家伙将在我的鼓动下把他赶出城去。”省督被这样强烈的谴责搞得很窘迫，只好为自己的行为道歉。在离开前，他保证哈吉·赛义德·贾瓦德不必害怕，他本人会努力使哈吉·米尔扎·卡里姆·汗醒悟到自己行为的愚蠢，并会劝导他悔改。

那位赛义德的口信刺痛了哈吉·米尔扎·卡里姆·汗。由于受到他既无法压制又无法纵容的强烈怨恨的猛烈冲击，他放弃了获取对克尔曼人的绝对领导权的一切奢望。那次公开挑战为他所怀有的野心敲响了丧钟。

在自己家的僻静角落，哈吉·赛义德·贾瓦德听库杜斯讲述了自从离开卡尔巴拉直至到达克尔曼为止他的全部活动的详细情况。他的皈依以及随后陪巴孛朝觐的情况，在主人的心中激发了想象力，点燃了他的信仰之火。然而，哈吉·赛义德·贾瓦德宁可隐瞒自己的信仰，希望更有效地保护新建立的社团的利益。库杜斯充满深情地向他保证：“你的决定本身将被视为对圣道的一个突出贡献。全能者将会强化你的努力，在任何时候都会确立你面对敌手时的优势地位。”

这件事是由一个名叫米尔扎·阿卜杜拉-高卡的人给我讲述的。当时他在克尔曼从哈吉·赛义德·贾瓦德本人口中听说此事。赛义德以精彩的方式充分证明自己所表达的善意是

真诚的，那就是，由于他的努力，他成功地抵挡了阴险的哈吉·米尔扎·卡里姆·汗的侵害。如果后者没有受到挑战，会给圣教造成不可估量的危害。

库杜斯决定离开克尔曼去亚兹德，然后从那里前往阿尔达坎、奈因、阿尔德斯坦、伊斯法罕、卡尚、库姆和德黑兰。在每座城市里，尽管路上有阻挡他的种种障碍，他还是成功地将他勇敢提倡的基本信念逐渐灌输给听众。我听到巴哈欧拉的兄弟阿加-卡利姆这样描述他在德黑兰与库杜斯会见时的情况：“他的个人魅力，他极为和蔼可亲的态度，他端庄的举止，即使对于最粗枝大叶的观察者也有吸引力。凡是与他亲密交往的人都对这位青年的魅力钦佩不已。有一天，我们看他行净礼。在这样普通的仪式中，他那与其他礼拜者的行为迥然不同的优美姿势给我们以深刻的印象。在我们看来，他似乎就是纯洁与优美的化身。

在德黑兰，库杜斯得到允许面见巴哈欧拉，然后前往马赞达兰。在家乡巴尔富鲁什，他在父亲的家里住了大约两年。在此期间，他享尽家人和亲属的挚爱。他的父亲在第一个妻子死后又娶了一位太太。她对库杜斯的慈爱与关怀没有哪一位母亲能指望超越。她渴望为他证婚。人们常常听她表示担心，恐怕她不得不把心中的这种极度欢乐带进坟墓。库杜斯说：“我的结婚之日还没到来。那一天将是无法形容的荣耀。不仅在这屋子范围内的，而且在户外，在天穹之下，在萨卜齐迈丹的中央，在众目睽睽之下，我将在那儿庆祝我的婚礼并见证我的希望的实现。”三年之后，库杜斯在萨卜齐迈丹殉教。当那位太太得知他殉教的情形时，她回忆起他预示性的话并懂得了这些话的意义。在穆拉·侯赛因去马库堡拜访巴孛归来之后，库杜斯直到这时才与他会合，此前一直住在巴尔富鲁什。他们从巴尔富鲁什出发去呼罗珊，这是

一段令人难忘的行程，他们表现出的英勇行为在同胞中无人能及。

至于穆拉·萨迪克，他一到亚兹德就向一位可信的呼罗珊籍的朋友打听与该省圣道的进展有关的最新情况。他特别急于得到米尔扎·艾哈迈德-阿兹甘迪的活动情况。在圣道的奥秘尚不为人所知时，这个人就已表现出非常明显的热情，指导人们为接受被期待的显圣者做准备。

他得知："米尔扎·艾哈迈德将自己关在家里已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了。他在家里集中精力准备编一部有关伊斯兰教圣训和预言的学术卷本，阐述允诺的天启的时间与性质。他整理了多达一万两千则具有最明显特色的圣训，其真确性得到普遍认可。他还决定为那本书的复制和传播采取可能需要的一切步骤。他鼓励信徒朋友在所有的礼拜会和聚会上公开引用书卷的内容，希望借此去除可能阻碍心中的圣道进步的障碍。

"他到达亚兹德后受到舅舅赛义德·侯赛因-阿兹甘迪的热烈欢迎。赛义德·侯赛因是该城最杰出的穆智台希德。在外甥到达前几天，赛义德·侯赛因给他发出了一个要他赶快到亚兹德来的书面要求，以使他摆脱哈吉·米尔扎·卡里姆·汗的阴谋诡计的危害。他将后者视为伊斯兰教危险而隐秘的敌人。这位穆智台希德要求米尔扎·艾哈迈德用力所能及的一切办法与哈吉·米尔扎·汗的有害影响作斗争，并希望他在该城永久定居。这样，他就可以通过连续不断的劝告和恳求，成功地启发人们了解那个邪恶敌人的真正目的与意图。

"米尔扎·艾哈迈德对舅舅隐瞒了他要去设拉子的真实意图，决定延长在亚兹德的逗留时间。他给舅舅看了自己编好的书，与从该城各处蜂拥而来的乌里玛们共同阅读该书的

内容。这本出色著作的编者所展现的勤勉、博学和热情给所有的人以极为深刻的印象。

“在前来拜访米尔扎·艾哈迈德的人中，有一个名叫米尔扎·塔基的人。他很邪恶，野心勃勃而且傲慢。他最近从纳杰夫完成学业归来，而且已升到穆智台希德的阶层。在与米尔扎·艾哈迈德的交谈中，他表示想借阅该书，请求保留几天以便更充分地理解它的内容。赛义德·侯赛因及其外甥都同意他的要求。米尔扎·塔基却未能履行诺言归还这本书。米尔扎·艾哈迈德怀疑米尔扎·塔基图谋不轨，于是催促舅舅提醒借书者注意所作的保证。被派去要书的人得到的无礼回答是：‘告诉你的主人，在弄清了编这本书的恶意性质之后，我决定毁掉它。昨晚，我把它扔进水池。因此，页面上的字迹都冲刷掉了。’

“这种欺骗性的无礼行为引起赛义德·侯赛因的强烈愤慨，他决意对他施行报复。然而，米尔扎·艾哈迈德用明智的劝告成功地平息了气急败坏的舅舅的怒火，劝舅舅不要施行他打算采取的办法。他竭力劝道：‘你考虑采用的惩罚措施将会引起人们的激动情绪，从而挑起争端和煽动骚乱。它会严重妨碍你希望我为消除哈吉·米尔扎·卡里姆·汗的影响所作的努力。毫无疑问，他会抓住机会指责你是巴比教徒，而且认为我应对你皈依巴比教负责。通过这种手段，他将既损害你的权威又会让他自己赢得人们的尊重和感激。让上帝处置他吧！’”

穆拉·萨迪克极为高兴地从上面的讲述中得知，米尔扎·艾哈迈德实际上住在亚兹德，他们的会见就不会有任何障碍了。他立即去赛义德·侯赛因带领会众做祷告、而米尔扎·艾哈迈德正在讲道的那座清真寺。他坐在礼拜者中的第一排，与他们一起做祷告，之后径直朝赛义德·侯赛因走

去，而且当众拥抱他。后来，在未受邀请的情况下，他直接登上讲道坛，准备向信徒发表演讲。虽然赛义德·侯赛因起初大吃一惊，但他还是觉得不加反对为好。出于好奇，他想找出这位贸然闯入者的动机，并想弄清他的学识程度。他向外甥提议克制，不要阻拦他。

穆拉·萨迪克以巴孛的最为人知晓和写得最完美的讲道词作为演讲的开场白，然后对会众讲到："有学识的人们啊！要感谢上帝。看吧！你们认为已被关闭的神圣知识之门现已敞开。永生之河已从设拉子城流出来，给予这片土地数不清的恩惠。无论谁，不管他的社会地位和文化水平多么低，只要他从这天恩之洋中分享到一滴水，就会发现自身有解开最深奥秘密的能力，有能力阐述古老学问中最玄秘的主题。但是，无论谁，即使是伊斯兰教最博学的阐述者，如果还是选择宁愿依靠自己的能力而鄙视上帝的神启，就会使自己遭受无法挽救的惩处和损失了。"

当穆拉·萨迪克这样大声发出重大预告时，全体会众掀起一阵愤怒与惊恐的浪潮。整座清真寺响起"亵渎上帝"的喊声。这是愤怒的会众惊恐地呼喊出的反对演讲者的声音。在人们的喧嚣声中，赛义德·侯赛因发出"从布道坛上下来"的命令。他向穆拉·萨迪克做手势，要他保持缄默并退下去。他一回到清真寺地面上，做礼拜的全体会众立即朝他冲过去并且对他大打出手。赛义德·侯赛因立即制止，奋力驱散人群，抓住穆拉·萨迪克的手，强行把他拉到自己身边。他恳求众人："住手吧！把他交给我监管。我要把他带回家里，彻底调查此事。他可能是突然发疯才说了这些话。我要亲自审查他。如果我发现他说的话是预先策划的，而且他本人又坚决相信他宣布的东西，那么，我将亲手按伊斯兰教的律法惩罚他！"

由于这个庄严的保证，穆拉·萨迪克才摆脱了袭击者的野蛮攻击。他被脱去披风和头巾，被夺走鞋和牧杖，他受的伤使他身上青肿，走路摇晃。他被交给赛义德·侯赛因的侍从照顾。侍从在人群中强行开路，才将他成功送到他们主人的家中。

穆拉·优素福-阿德比利那时候同样在遭受迫害，其程度比亚兹德人针对穆拉·萨迪克的野蛮攻击更凶猛更坚决。要不是米尔扎·艾哈迈德干预和他舅舅的帮助，他已成为敌人凶恶暴怒的牺牲品。

穆拉·萨迪克和穆拉·优素福-阿德比利到达克尔曼后，他们不得不再次忍受类似的侮辱，在哈吉·米尔扎·卡里姆·汗及其同伙的手中遭受类似的折磨。哈吉·赛义德·贾瓦德坚持不懈的努力使他们摆脱了迫害者的控制，从而能够前往呼罗珊。

尽管受到敌人的追赶和骚扰，巴孛的嫡系门徒们连同他们在波斯各地的信徒同伴们一起，未被这样的罪恶行径吓倒而停止他们的任务。他们有着坚定的目标，怀着不可动摇的信念，继续在他们的道路上每行一步都同攻击他们的黑暗势力作斗争。他们凭着无限忠诚和无比坚毅的精神，得以向许多同胞显示出他们奋起捍卫的信仰令人敬佩的影响力。

当瓦希德[1]仍在设拉子时，哈吉·赛义德·贾瓦德-卡尔巴拉伊到达了，由哈吉·米尔扎·赛义德·阿里引介去谒见巴孛。在巴孛写给瓦希德和哈吉·赛义德·贾瓦德的一篇书简中，祂赞扬他们的信仰坚定，强调了他们那不可改变的忠诚品格。哈吉·赛义德·贾瓦德在巴孛宣示自己的使命之前就见过并认识巴孛，他那时就已经是巴孛与众不同的性格特

① 巴孛给予赛义德·叶海亚-达拉比的称号。

点的热诚仰慕者了。那些性格是巴孛自童年时起就拥有的。后来，他在巴格达会见巴哈欧拉，又受到祂的特别宠爱。几年后，当巴哈欧拉被流放到阿德里安堡时，他年事已高，于是就回到波斯，先在伊拉克住了很短的时间，然后从那里前往呼罗珊。他和蔼的性情、极大的宽容以及真挚纯朴的个性，使他赢得了赛义德-努里[①]的称号。

有一天，哈吉·赛义德·贾瓦德正走在德黑兰的街道上，突然看见沙阿骑马走过。在君王御前他不受影响，镇定地走上前去向他打招呼。他令人崇敬的形象和端庄的举止使沙阿感到非常喜欢。沙阿感谢他的问候并邀请他前来看他。他受到这样盛情的接待，以致沙阿的侍臣产生了妒忌之心。他们抗议说："陛下，难道您不明白这个哈吉·赛义德·贾瓦德不是别人，正是那个甚至在赛义德-巴孛宣示之前就宣布自己是巴比教徒的人，发誓要永远忠于他的人？"沙阿觉察到驱使他们控告的那种恶意，因此感到极为不悦，斥责他们冒失、庸俗。据说，他大嚷道："多么奇怪啊！无论谁是行为正直、态度谦恭有礼而与众不同的人，我的臣民就立即指责他是巴比教徒，将他视为我应该谴责的对象！"

哈吉·赛义德·贾瓦德在克尔曼度过晚年，直到最后一刻都是圣教的坚定支持者。他的信念从未动摇过，在不遗余力地努力传播圣道上也从未松懈。

谢赫·苏丹-卡尔巴拉伊的祖先属于卡尔巴拉的最重要的乌里玛之列，他本人曾经是赛义德·卡齐姆的坚定支持者和密友。那时候，他也是曾经在设拉子会见过巴孛的人之一。后来，正是他前往苏莱曼尼亚寻找巴哈欧拉，随后，他的女儿嫁给阿加-卡利姆。他到达设拉子时，由谢赫·哈桑-佐努

① 字面意思是"光辉的赛义德"。

兹陪同，在本书前面部分我们已提到过后者。巴孛给他指派了与穆拉·阿卜杜勒-卡里姆合作抄写祂最新启示的书简的任务。谢赫·苏丹到达时病得很重，不能去见巴孛。一天晚上，他在病塌上收到他所仰爱者的口信，得知日落后两个小时左右祂要亲自来看望他。那天晚上，为主人掌灯的埃塞俄比亚仆人受命走在前面一定距离之外，以免人们注意到祂，一到目的地就熄了灯。

我听谢赫·苏丹本人讲述过那次夜访的情况："巴孛到达前就吩咐熄掉房间中的灯，祂直接来到我身边。在一片漆黑中，我紧紧抓着祂的衣袍恳求道：'我的心所仰爱者啊，满足我的愿望吧！让我为祢牺牲自己；因为除了祢没有任何人能给予我这样的恩惠。'巴孛答道：'谢赫啊！我也渴望将自己作为牺牲献在祭坛上。我们都应当抓紧最挚爱者的圣袍，在圣道上从祂那里寻找殉教的欢乐和荣耀。放心吧！我将为你祈求全能者，使你到达祂的尊前。在那一天，在这个世界从未见过的那一天要念记我。'临别时，祂把一件礼物放在我手中，要我自己使用。我极力拒绝。但祂请求我收下。最终我答应了祂的请求。于是，祂起身离去。

"那天晚上，巴孛提到祂的'最挚爱者'，这使我惊讶和好奇。在以后的许多年中，我时常认为巴孛提到的人是塔希莉。我甚至猜测是赛义德-乌卢夫。我非常困惑而不知该如何解开这个迷。当我到达卡尔巴拉并谒见巴哈欧拉时，我坚信只有祂才能得到巴孛这样的深爱，只有祂才值得这样崇敬。"

巴孛宣示使命后的第二个诺鲁兹节是在希吉拉历1262年（公元1846年）赖比尔·敖外鲁月第二十一日。那时巴孛仍然在设拉子，在比较平静安适的情况下享受着与家人和亲属不受干扰的交往的幸福。祂不搞任何仪式，在自己家中庆

祝诺鲁兹节。按照祂的老习惯，给母亲和妻子赠送大量礼物以表爱意。祂以明智的劝告和温柔的爱，振奋了她们的精神并消除了她们的疑惧。祂把自己的所有财产都留给她们并将所有权转到她们名下。在一份祂亲自书写并签字的文件上，祂指示祂的房屋、家具以及其余的不动产，应被视为祂母亲和妻子专有的财产。前者死后，她分享的财产应归属祂的妻子。

巴孛的母亲起初未能认识到她的独子所宣示的使命的意义。她曾在一段时间里未察觉潜存于祂的天启中的巨大力量。不过，临终前她感知到她所孕育并给予世界的宝贝独子的极其宝贵的品质。巴哈欧拉最终使她发现了多年来她一直未看见的那个隐藏珍宝的价值。她住在伊拉克，希望在那里度过余生。当时，巴哈欧拉指示祂的两名忠诚信徒教她学习圣教的信条。这两人是哈吉·赛义德·贾瓦德-卡尔巴拉伊和哈吉·阿卜杜勒-马吉德-设拉子的妻子，他们都与她相识。她承认了圣道的真理，希吉拉历十三世纪末[①] 她辞世时，她完全认识到全能者选择给予她的丰厚礼物。

巴孛的妻子与祂的母亲不一样，她在祂的天启曙光初现时就觉察到祂的使命的荣耀与独特性。除了塔希莉，在同时代的妇女中没有人能超过她那与生俱来的忠诚品格，也没有人能胜过她信仰的热诚程度。巴孛对她吐露了将来要遭受苦难的秘密，向她展现祂的时代将要发生的事件的意义。祂吩咐她不要给祂的母亲透露这个秘密，劝告她耐心顺从上帝的旨意。祂把祂启示和亲自书写的一份祷文交给她。祂向她保证读这份祷文会使她排除困难，减轻痛苦。祂指示她："在你困惑时，在睡觉前背诵这篇祷文。我自己就会出现在

① 希吉拉历十三世纪结束于公元1882年10月。

你面前，消除你的焦虑。”她听从祂的忠告，每当她向祂祈祷时，祂那永恒启导之光就照亮了她的道路，解决了她的问题。

巴孛处理好家事并为母亲和妻子提供了将来的生活保障之后，就搬到哈吉·米尔扎·赛义德·阿里的家中住。祂在那里等待着祂的苦难时刻来临。祂知道等待祂的磨难再也不可能推迟了。祂很快就会被卷入苦难的漩涡，将迅速被带到殉教之地，那是祂人生至高无上的目标。祂吩咐住在设拉子的门徒前往伊斯法罕，在那里等待祂的进一步指示。这些门徒包括穆拉·阿卜杜勒-卡里姆和谢赫·哈桑-佐努兹。赛义德·侯赛因-亚兹迪是巴孛的新生字母之一，他最近才到设拉子。巴孛同样指示他前往伊斯法罕与该城的信徒会合。

同时，法尔斯省省督侯赛因·汗竭力使巴孛陷入新的窘境而且要当众进一步羞辱祂。他得知巴孛被允许不受干扰地采取祂的活动方针，祂还能与某些同伴联系，而且祂还继续不受限制地与家人和亲属交往而享受亲情之乐。这些煽燃了他的仇视之火。在密探的帮助下，他得知了巴孛发动的运动的性质和影响。他秘密监视祂的活动，确定祂所激发的热情的程度，仔细观察接受祂圣道的那些人的动机、行为和人数。

一天晚上，侯赛因·汗的密使头目报告说，涌去看巴孛的人数已达到必须让保卫城市安全的人立即采取行动的程度。他说：“每天晚上聚集起来看望巴孛的人群，超过每天聚在你府邸门前的人。他们中有身居要职、学识渊博的人。祂的舅舅在对贵政府官员的态度上显得非常圆滑老练而又十分慷慨，所以，在你的部属中没有一个人愿意让你了解真实的情况。如果你许可的话，我将在你的许多侍从的帮助下夜袭巴孛，用手铐把他的一些助手铐起来交到你手中。他们

会给你讲有关他的活动情况，并且会证实我的说法的真实性。”侯赛因·汗拒绝了。他说：“国家利益需要怎么办，我比你更清楚。离我远点看着吧，我知道怎么对付他。”

省督当时就召来该城的警长阿卜杜勒-哈米德·汗。他命令道：“立即前往哈吉·米尔扎·赛义德·阿里的家。悄悄地不要让人察觉，攀墙登上屋顶，突然进入他的房间。立即逮捕赛义德-巴孛，连同可能与他在一起的任何来客，将他带到这里。没收你能在房屋里找到的任何书籍和文件。至于哈吉·米尔扎·赛义德·阿里，我打算第二天以他未能履行诺言惩罚他。我以穆罕默德沙阿的王冠发誓，今晚我要把赛义德-巴孛连同他的无耻同伙一起处决。他们可耻的死将会熄灭他们点燃的火焰，使那个教义的潜在信徒醒悟到等待着每一个扰乱王国安宁者的危险。借此，我将根除一种对国家利益构成严重威胁的异教。”

阿卜杜勒·哈米德·汗退下去执行任务。他与助手一起强行进入哈吉·米尔扎·赛义德·阿里的家，[①]发现巴孛由祂的舅舅和赛义德·卡齐姆-赞贾尼陪着。后者后来在马赞达兰殉教，他的兄弟赛义德·穆尔塔达是德黑兰七位殉道者之一。他立即逮捕他们，收集了他能找到的一切文件，命令哈吉·米尔扎·赛义德·阿里呆在家里，将其余的人带到政府驻地。据说，巴孛泰然自若无所畏惧地反复念这句《古兰经》的经文：“他们面临危险的时间是在早晨，早晨不是临近了吗？”

警长一到集市就大吃一惊，他发现本城的人惊恐地从四面八方逃走，就好像是遭受到一场可怕的灾难一样。他目睹一长列棺材被匆匆地运过街道，每具棺材后都跟着长长的一

① 公元1845年9月23日。

队大声痛苦尖叫的男女，这时，他感到惊恐万状。这突然的混乱、悲伤、恐怖的面容、众人的咒骂，使他感到痛苦和迷茫。他打听原委后得知："就在今晚，一场致命的瘟疫[①]爆发了。我们受到这毁灭力量的沉重打击。自从半夜起，它已夺走了一百多人的生命。惊恐绝望的情绪笼罩着每个家庭。人们正在离家出走，在困境中祈求全能者的帮助。"[②]

阿卜杜勒·哈米德·汗被这骇人的消息吓坏了，他跑到侯赛因·汗的家。一位守卫着房屋、充当看门人的老人告诉他，主人的房屋已被废弃了，瘟疫造成的灾害破坏了他的家，使他的家人遭受折磨。他得知："他的两个埃塞俄比亚女佣和一个男仆已遭此难死亡，他自己的家人也病危。在绝望中，我主人弃家出走，丢下死者未葬就与其余的家人逃到巴格-塔赫特[③]去了。"

阿卜杜勒-哈米德·汗决定将巴孛带到自己的家中看管并等待省督的指示。当他快到家时，突然听到家人哀哭的声音。他的儿子已染瘟疫，濒临死亡的边缘。在绝望中，他俯伏在巴孛脚下，泪流满面地恳求巴孛拯救儿子的性命。他乞求祂原谅自己过去的罪过与恶行。他紧紧抓着巴孛的衣袍恳求道："我恳求你，向那将你提升到这崇高地位的祂为我说情，为我儿子的康复祈祷。不要让他在青春年华、风华正茂时就忍痛离开我。不要因他父亲所犯的罪过惩罚他。我为我所做过的一切忏悔，在此刻辞去我的职务。我庄严发誓即使

① 霍乱爆发。

② 巴孛在《达拉伊勒-萨卜伊》中这样写到："记得在显圣初期，多少人死于霍乱啊！那是显圣的奇迹之一，然而无人理解。四年中，这灾害在穆罕默德的什叶派教徒中肆虐，但没有任何人能理解其真实意义。"（《七证据书》，A.L.M.尼古拉译，第61-62页。）

③ 设拉子郊外的一座花园。

饿死也决不再接受这一职位。”

当时巴孛正在行净礼并准备晨祷。祂指示他拿些祂洗脸的水给他儿子喝。祂说这会救他的命。

阿卜杜勒-哈米德·汗一看到儿子康复的迹象，马上给省督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让他了解整个形势，乞求他停止攻击巴孛。他在信中说：“可怜你自己以及上苍交给你照看的人吧！如果瘟疫继续这样致命地肆虐下去，我担心在今天结束时，本城将无人在这场恐怖袭击之后活下来。” 侯赛因·汗答复说立即释放巴孛，允许祂到祂乐意去的任何地方。

有关这些情况的报告刚一送到德黑兰就引起沙阿的注意，他马上发布了解除侯赛因·汗职务的敕令并将其送达设拉子。从被解职的那天起，这个无耻的暴虐者就遭受无数的灾祸，最终竟然落到食不果腹的地步。似乎没有人愿意或能够使他摆脱厄运。后来，当巴哈欧拉被流放到巴格达时，侯赛因·汗给祂寄去一封信。他在信中表示忏悔并保证如果能够复职，他将弥补过去的罪恶。巴哈欧拉拒绝给他回信。他穷困潦倒、备受羞辱，受尽折磨直至死去。

巴孛住在阿卜杜勒-哈米德·汗的家中，祂打发赛义德·卡齐姆告诉哈吉·米尔扎·赛义德·阿里来看祂。祂告诉舅舅自己打算离开设拉子，委托他关照祂的母亲和妻子，叫他向每个人转达祂的慈爱之情和上帝永远可靠的援助之保证。临别时，祂告诉祂的舅舅：“他们将置身于上帝的博爱与保护之中。我和你将在阿塞拜疆山区相会，在那里我会派你去摘取殉道的桂冠。继你之后，我自己，连同我的一名忠实门徒，也将赴永生之境与你重聚。”

第十章

巴孛旅居伊斯法罕

希吉拉历1262年（公元1846年）的夏末，巴孛告别祂的家乡设拉子前往伊斯法罕。赛义德·卡齐姆-赞贾尼陪同祂旅行。当祂快要到该城郊区时，祂写了一封信给省督马努切赫尔·汗，也就是穆塔米杜德-道利赫。祂在信中要求他对祂的住处予以明示。祂交给赛义德·卡齐姆转呈的这封信，措辞非常谦恭有礼，书法非常精美，以致那位穆塔米德感动了。他指示伊斯法罕的主麻-伊玛目、该省首要的宗教权威苏丹努勒-乌里玛在自己的家里接待巴孛，给予祂友好慷慨的接待。除了口信之外，省督还给主麻-伊玛目送去了他收到的巴孛的书信。于是，苏丹努勒-乌里玛吩咐他的兄弟带着许多亲信去城门迎接和护卫预期的客人。在后来的年代中，他那位兄弟的野蛮残忍使他赢得了巴哈欧拉给予的“拉格沙”[①]的绰号。当巴孛快要到来时，主麻-伊玛目走出去亲自欢迎祂，很有礼节地领祂到自己的家中。

那时，巴孛受到极大的尊敬，以致在某个星期五，当祂从公共浴室回到那座房屋时，一大群人急切地喧嚷着要祂用过的洗澡水。祂的热诚仰慕者坚信那水具有经久不衰的功效和治愈疾病的药力。从第一天晚上起，主麻-伊玛目就非常喜欢祂，对祂忠诚到这种程度，以致自己承担起侍从的任务，

① 意思是雌毒蛇。

保证供给他所挚爱的客人的一切所需。他全然不顾他这种身份的人所惯有的尊严，从大管家的手中夺过大水壶，上前给巴孛的手上倒水。

一天晚上，晚饭后，主麻-伊玛目对年青的客人显露出的不同寻常的性格很好奇，他冒昧地要求祂启示一篇关于《阿斯尔章》[①]的解释性文章。他的要求很快得到满足。巴孛叫人拿来纸和笔，祂以惊人的速度不假思索地当着主人的面启示了一篇很有启发性的关于上述那一章的解释性文章。当巴孛发现自己忙于讲解该章第一个字所涉及的各种含义时，时间已近半夜了。谢赫·艾哈迈德-艾赫萨伊已在他的著作中强调的那个字“váv”，对巴孛来说象征着新天启周期的来临，巴哈欧拉在《亚格达斯经》的“大逆转之奥秘”、“尊统者之表征”等段落中也提到过。不久，巴孛开始当着主人及其同伴的面，吟唱祂用作祂对该章评介的开场白的讲道词。这些有力的讲道词使听者惊奇得不知所措。他们就好像被祂的声音的魔力迷住了一样。他们本能地站起来，与主麻-伊玛目一起虔敬地吻祂的衣袍。著名的穆智台希德穆拉·穆罕默德·塔基-哈拉提突然显露出狂喜的表情而赞颂起来。他大声说：“从这支笔流出的字句真是无与伦比！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以这么清晰的文才启示出如此大量的经文，其数量相当于《古兰经》的四分之一，不，三分之一！这本身就是一种若没有上帝的介入，凡人绝对无法指望达到的成就。劈月为二、海底石滚浪翻都无法与这一大能之举相提并论。”

由于巴孛的名声在整个伊斯法罕城逐渐传开，络绎不绝的来访者从各处涌到主麻-伊玛目的家。少数人是想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其他人想更深刻了解祂的信仰的基本真理。还有

① 《古兰经》第103章。

一些人是为自己的疾病和痛苦寻找治疗办法。一天，穆塔米德本人来看巴孛，在伊斯法罕的一群有造诣的杰出神学家中落座，他要求祂阐述“努布瓦特-哈西”[①]的性质并证明其有效性。他先前已在同样的聚会上要求在场的人举出证据以支持他们信仰的基本信条，使之成为那些想批驳其真理的人无可辩驳的证明。然而，当时似乎没有人能对他的要求作出响应。巴孛问道：“你愿意要口头回答还是书面答案？”他回答说：“书面答复，不仅要使出席这次聚会的人满意，而且能启迪和指导现在和将来各代的人。”

巴孛立即拿起笔书写。在不到两个小时里，他已写满大约五十页，令人耳目一新地详细探索了伊斯兰教的起源、性质和普遍影响。祂的论文新颖，文体风格生动有力，细节准确，在场的人无一不觉察到祂对那高尚主题处理得非常出色。巴孛在这篇评述的结尾一段中，巧妙地将中心思想与应允者卡伊姆的来临和伊玛目侯赛因的复归[②]联系起来。祂的说理非常有力而且极具胆量，以致听祂背诵节句的人对其启示的伟大都感到震惊。没有人敢于旁敲侧击地提出最轻微的反对意见，更不用说公开质疑祂的说法了。穆塔米德忍不住表达了他的热情和喜悦。他大声说：“听我说，参加这次聚会的人！我以你们作见证。直到今日，我在心中才坚信了伊斯兰教的真理。从今以后，要感谢这青年撰写的讲解文章，我可以宣布自己是上帝使者宣示的信仰的坚定信徒了。我郑重地证明我相信这青年真正具有超人的能力，这是一种无论多少学问都无法给予的能力。”说完他就结束了聚会。

巴孛的名声越来越大，这引起伊斯法罕的宗教权威们

① 穆罕默德的“特别使命”。

② 参考祂自己的使命和巴哈欧拉继后的天启。

的恼怒。他们关切地看到而且妒忌这位未受教育的青年在慢慢地支配他们的信徒的思想意识。他们坚信如果不起来遏制大众的热情之浪潮，他们存在的基础就会遭到破坏。他们中少数更精明的人认为明智的办法是避免对巴孛本人或其教义采取直接的敌对行动。因为他们觉得这样只会起到增强祂的威信和巩固祂的地位的作用。然而，搬弄是非者还是忙于散布关于巴孛的品性和主张的最荒诞的流言。流言很快就传到德黑兰，引起穆罕默德沙阿的宰相哈吉·米尔扎·阿加西的注意。这个傲慢专横的大臣忐忑不安地想到他的君主有一天可能会对巴孛以朋友相待。他感到这肯定会促使他下台。而且，哈吉还担心那位得到沙阿信任的穆塔米德会安排君主与巴孛面谈。他非常清楚如果进行这样的会面，心肠软、易受影响的穆罕默德沙阿会完全受到那有吸引力的新颖教义的影响。在这样一些想法的刺激下，他给主麻-伊玛目写了一封措辞强硬的信，在信中严厉训斥他严重忽视自己承担的捍卫伊斯兰教利益的义务。哈吉·米尔扎·阿加西写道：“我们已期望你尽一切力量抵制与政府和本国人的最高利益相抵触的每一个运动。你似乎反而去亲近，不，是赞美这个黑暗而可鄙运动的创立者。”他也给伊斯法罕的乌里玛们写了许多鼓励信，他以前忽视他们，而现在又过分慷慨地特别关照他们。主麻-伊玛目拒绝改变对客人的尊敬态度，但他也受到宰相的那封信的诱导，指示他的伙伴想办法减少每天蜂拥到巴孛面前来的越来越多的访客的人数。穆罕默德·迈赫迪，别名叫萨菲胡勒-乌里玛，是已故的哈吉·卡尔巴希的儿子。他想满足哈吉·米尔扎·阿加西的愿望并获得他的尊敬，于是开始从布道坛上用非常不得体的语言诽谤巴孛。

穆塔米德得知这些情况后，马上致信提醒主麻-伊玛目他作为省督曾经访问过巴孛，邀请他以及他的客人到他家来。

穆塔米德邀请已故的哈吉·赛义德·穆罕默德·巴吉尔-拉什提的儿子哈吉·赛义德·阿萨杜拉、哈吉·穆罕默德-贾法尔-阿巴迪伊、穆罕默德·迈赫迪、米尔扎·哈桑-努里以及其他几个人出席聚会。哈吉·赛义德·阿萨杜拉拒绝了邀请，并努力劝说接到邀请的人不要参加聚会。他告诉他们："我已试图为自己寻找理由，我肯定也竭力劝你们这样做。我认为面对面地会见赛义德-巴孛是很不明智的。毫无疑问，他会重申他的主张，而且，为支持他的论点会举出你们想要他举出的任何证据，毫不迟疑地启示出数量等于半部《古兰经》的经文，作为他拥有真理的证明。最后他会这样向你们挑战：'如果你们是拥有真理的人，请照做吧！'我们决不可能抵挡住他。如果我们不屑于回答他，就会暴露我们无能。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听从他的主张，我们将不仅毁了自己的名誉和特权，而且还会让自己承认他将来想要提出的更多的主张。"

哈吉·穆罕默德-贾法尔听从了劝告，拒绝接受省督的邀请。穆罕默德·迈赫迪、米尔扎·哈桑-努里以及其他几个人不听劝告，在约定时间到了穆塔米德的家。应主人的邀请，著名的柏拉图主义者米尔扎·哈桑要求巴孛解释与穆拉·萨德拉的阿尔希伊有关的某些深奥的哲学原理，其意义只有少数人能弄清。巴孛用简单的非常规语言回答了他的每一个问题。米尔扎·哈桑虽然不能理解他得到的答案的意义，却意识到同时代的所谓柏拉图学派和亚里士多德学派的讲解者的学识与这位青年展现的知识相差多大啊！轮到穆罕默德·迈赫迪，他冒昧地向巴孛提了有关某些伊斯兰律法的问题。他对得到的解释感到不满意，于是开始满不在乎地与巴孛辩论。他很快被穆塔米德制止了。穆塔米德打断他的谈话，转身叫一个侍从点灯送他回家。后来，穆塔米德向主麻-伊玛目

透露了他的担忧。他说：“我担心赛义德-巴孛的敌人搞阴谋诡计。沙阿已召祂去德黑兰。我接到命令安排祂启程。我认为祂在离开本城之前最好住在我家里。”主麻-伊玛目同意他的要求，独自回家去了。

巴孛在主麻-伊玛目的家里住了四十天。祂住在那儿的时候，有一个叫穆拉·穆罕默德-塔基-哈拉提的人荣幸地每天来见祂。经祂同意他承担了将祂的一部名为《里萨利-富鲁-阿德利伊》的著作从阿拉伯文翻译成波斯文的工作。不过，他为波斯信徒所作的贡献被他后来的行为玷污了。他突然害怕起来，最终受到诱导断绝了与信徒朋友的联系。

在巴孛将住处搬到穆塔米德的家之前，苏丹努什-舒哈达的父亲、前文提到过的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奈赫里的哥哥米尔扎·易卜拉欣，有一天晚上邀请巴孛到他家去。米尔扎·易卜拉欣是主麻-伊玛目的朋友，与他交往密切而且管理他的一切事务。那天晚上为巴孛而设的宴会无比豪华。普遍认为无论是该城的官员还是名人显贵都没有办过这样盛大豪华的宴会。苏丹努什-舒哈达及其兄弟马赫布布什-舒哈达（分别排行第九和第十一）在宴会上上菜，他们引起巴孛的特别注意。那天晚上，在席间，米尔扎·易卜拉欣对客人说：“我的兄弟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没有孩子。我代他向你求情，满足他的心愿。”巴孛拿起一份给祂端来的食物，亲手将它放在一个盘子上并递给主人，叫他拿给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和他的妻子。祂说：“让他们两人分食这份食物，他们的愿望就会实现。”由于吃了巴孛挑选给她的食物，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的妻子果然怀孕了，在预计的时间产下一个女婴。最终这个女孩与至大圣枝喜结连理，[1]这一结合最终

① 指穆尼里赫·哈努姆与阿博都-巴哈的婚姻。

被视为实现了她父母的希望。

巴孛所得到的崇高荣誉进一步激起乌里玛们的敌意。他们在各处都惊恐地看到祂无处不在的影响力侵入正统信仰堡垒的证据，并在破坏他们的基础。他们召集了一个会议，会上他们发表了一份书面文件，该城的所有宗教领袖签字盖章判处巴孛死刑。除了哈吉·赛义德·阿萨杜拉和哈吉·穆罕默德-贾法尔-阿巴迪伊之外，他们全都一致赞同这一宣判。哈吉·赛义德·阿萨杜拉和哈吉·穆罕默德-贾法尔-阿巴迪伊两人都拒绝支持这样一份明显带有污蔑性的文件。主麻-伊玛目虽然拒绝签署对巴孛的死刑执行令，但由于他极为怯懦又有野心，所以被诱导亲笔在文件上添加以下证明："我证明在与这位青年的交往中，我未能发现祂的任何行为以任何方式显露出他对伊斯兰教教义的否定。相反，我知道他是一个虔敬而忠诚地遵守其信条的人。然而，他对世间事物的一些荒唐断言和蔑视态度使我相信他毫无理智和判断力。"

穆塔米德一得知由伊斯法罕的乌里玛们宣布的定罪令，马上决定用自己构想的计划使那份残酷的裁定失效。他紧急指示省督的保镖中的五百骑兵在日落时护送巴孛离城并朝德黑兰方向行进。这支骑兵护卫队受命每走完一法桑路程，其中的一百人就直接返回伊斯法罕。最后剩下的那支小分队的队长是穆塔米德绝对信任的人。他秘密嘱咐分队长每走完一迈丹距离，下令遣回剩下一百人中的二十个人。穆塔米德命令剩下的二十个骑兵中的十个人去阿尔德斯坦征收政府的税款，其余他考验过的最可靠的人经由一个冷僻的路线将乔装过的巴孛带回伊斯法罕。而且，他们得到指示调节行程，以使巴孛在第二天黎明前回到伊斯法罕，并且被交给他照看。这项计划立即布置了下去并得到及时执行。在一个无人意料到的时刻，巴孛重返该城，被直接带到穆塔米德的名叫伊马

拉特-胡尔希德的私宅，[1]通过一道给穆塔米德本人留用的侧门，祂被引到他的私人房间。省督亲自服侍巴孛，给祂端上饭菜，供给使祂生活舒适安全所需的一切东西。

在此期间，该城流传着有关巴孛旅行到德黑兰的最离奇的猜测。人们说在去首都的路上祂被迫忍受苦难，对祂不利的裁决已发布，祂遭受了惩罚。流言使住在伊斯法罕的信徒感到非常痛苦。穆塔米德非常清楚他们的悲伤和焦虑，于是代他们向巴孛说情，请求允许他们谒见祂。巴孛给穆拉·阿卜杜勒-卡里姆-加兹维尼亲笔写了几句话，吩咐穆塔米德派一个可靠的信使送去。穆拉·阿卜杜勒-卡里姆在尼姆-阿瓦德清真寺的宗教学院有自己的住处。一小时后，他被领进来谒见巴孛。除穆塔米德之外，没有人知道他的到来。他从巴孛那里拿回一些著作，受命与赛义德·侯赛因-亚兹迪和谢赫·哈桑-佐努兹合力抄写。他很快回到这两人那里，带回巴孛安康的令人愉快的消息。伊斯法罕的所有信徒中，只有这三个人得到许可去见祂。

一天，穆塔米德与巴孛一起坐在院子里的私人花园中。由于他把客人当成知已，所以就对祂说：“全能施与者赐予我巨大的财富，可我不知道如何善用它们。现在，在上帝的帮助和引导下，我认识了这天启。我热切希望能奉献自己

---

① “于是，既没有门又没有明确范围的（我所在的）这个房间现在就成了最高级的天堂寓所，因为真理之树就在这里。房间的所有微粒似乎都在同声歌唱：‘确实，我是上帝！除我以外别无上帝，那万物之主。’它们还在世间的所有房间之上，甚至在饰以黄金明镜的房间之上歌唱。然而，如果真理之树住在其中一个这样装饰过的房间，那么，它们明镜的微粒唱的就是与萨德里宫的明镜微粒过去和现在唱的相同的一首歌，因为在萨德城（伊斯法罕）的日子里，他住在那里。”（《波斯文巴扬经》，第1卷，第128页。

的所有财产，用来促进这天启的利益，广扬其声名。如果您同意，我想去德黑兰，尽力争取穆罕默德沙阿站到圣道这边来，国王对我是绝对信任的。我确信他会热切地接受它并奋力宣传它。我还要劝导沙阿解除荒淫的哈吉·米尔扎·阿加西的职务，他的愚蠢管理已使国家几乎到了毁灭的边缘。其次，我要努力争取使你和沙阿的一个妹妹结婚，而我要亲自准备你的婚礼。最后，我希望能够使世间的统治者和君王们倾心于这最美好的圣道，而且根除玷污伊斯兰教美好名声的腐败的宗教等级制度的一切残迹。”巴孛答道：“愿你高尚的用意得到上帝的报偿。在我看来，如此崇高的决心比行动本身更加可贵。可是，你我的时日无多了；我等不到亲眼看见你的愿望实现的那一天，而你自己也恐怕来不及实现它们了。全能的上帝不会靠你所意愿的方式去达成祂的信仰的胜利。那无所不能的至高君王必将通过这土地上的贫穷者和卑贱者，通过他们抛洒在祂圣道上的鲜血，来捍卫和巩固祂圣道的基础。同样这位上帝将在来世为你戴上永生荣耀的冠冕，赐予你无尽的福佑。你在今世的生命只剩下三个月零九天了，之后，你将怀着信念和确信奔赴你的永久居所。”听到这些话，穆塔米德感到极其喜悦。他顺从上帝的意旨，为巴孛的话所清楚预示的死亡做准备。他写了遗嘱，了结了私人事务，把所有财产都遗赠给巴孛。然而，他的侄儿，贪婪的古尔根·汗在他死后立即发现并销毁了他的遗嘱，夺取了他的财产并且轻蔑地无视他的遗愿。

当他的尘世时日快要结束时，穆塔米德越来越多地会见巴孛。在与祂密切交往的时间里，他更深刻地认识到赋予祂的信仰以活力的那种精神。一天，他告诉巴孛：“随着我辞世的时刻临近，我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喜悦渗透我的灵魂。但是，我为你担心。你将被迫听凭古尔根·汗这样冷酷无情

的继任者摆布。想到这些，我就发抖。毫无疑问，他会发现你在这家里，我担心他会极凶残地虐待你。”巴孛劝慰道：“别担心，我已将自己交到上帝手中。我信赖祂，祂给予我的力量非常强大。如果我愿意的话，能将石头变成无价的宝石，向最邪恶的罪犯心中灌输正直与责任心的最崇高思想。根据我的意愿，我宁可受敌人的折磨，‘上帝可以完成必定要做的事。’”[①]那些宝贵的时间飞逝而过，穆塔米德的内心充满了一种强烈的奉献感和不断增长的接近上帝的意识。面对巴孛天启中珍藏的永恒实质，人世的华丽壮观的景象在他看来逐渐变得微不足道。他越来越意识到尘世抱负的虚幻和人类努力的局限，在他的眼里巴孛天启的荣耀、其无限的潜力、其数不清的神恩就变得鲜明起来。他继续思考这些想法，直到他发了一阵只持续了一夜的轻微高烧后结束生命。他安祥而自信地展翅飞向不可知的伟大彼岸。[②]

当穆塔米德的生命快要结束时，巴孛将赛义德·侯赛因-亚兹迪和穆拉·阿卜杜勒-卡里姆召到面前，使他们了解祂对主人的预言的性质，并吩咐他们转告聚集在该城的信徒分散到卡尚、库姆和德黑兰，等待上苍以自己的智慧可能发布的无论什么样的命令。

穆塔米德去世几天后，有一个知道他为保护巴孛所构想和执行的计划的人，将巴孛住在伊马拉特-胡尔希德的消息告知他的继任者古尔根·汗，向他讲述了他的前任在自己的家里向客人表示敬意的事。听到这出人意料的消息，古尔根·汗派遣使者前往德黑兰，指示他亲自向穆罕默德沙阿转

① 《古兰经》8:42。

② 根据E.G.布朗（《旅者札事》，第277页，注释L），他死于公元1847年2-3月间。

达如下信息：“四个月前，伊斯法罕人普遍相信我的前任穆塔米杜德-道利赫执行了陛下的敕令，已将赛义德-巴孛送到陛下政府所在地。这个赛义德现在被发现实际上住在穆塔米杜德-道利赫的私宅伊马拉特-胡尔希德。据查，我的前任亲自在家里殷勤款待赛义德-巴孛并严守秘密，不让该城的民众和官员知道。无论陛下乐意发布什么样的命令，我保证毫不犹豫地加以执行。”

沙阿坚信穆塔米德的忠诚。当他接到这个消息时，他明白已故省督的真实意图是等待机会安排他与巴孛会面，而他的突然死亡妨碍了计划的执行。他发布了召巴孛到首都去的敕令。在给古尔根·汗的书信中，沙阿下令将伪装后的巴孛送到德黑兰，以阿里尤拉希教派的信徒穆罕默德·比格-查帕尔奇[①]为首的骑兵护卫队护送，途中要对祂无微不至的体贴，而且对祂的离开要严格保密。

古尔根·汗立即到巴孛那里，将君王的敕令交到祂手中。然后他召来穆罕默德·比格，向他传达穆罕默德沙阿的敕令，命令他立即准备起程。他警告道：“小心行事，以免任何人发现他的身份或怀疑你的任务的性质。除了你之外，不要让包括卫兵在内的任何人认出他。如果有人问你有关他的事，就说他是我们受命送到首都去的商人，其身份我们完全不知。”按照命令，巴孛在午夜后不久从该城出发，朝德黑兰方向前进。

① “查帕尔奇”的意思是邮差。

第十一章

巴孛在卡尚停留

巴孛到达卡尚前夕，别号为帕尔帕的该城著名居民哈吉·米尔扎·贾尼做了一个梦。他梦见自己在下午晚些时候站在该城的阿塔尔门下，突然看见巴孛骑在马背上，祂没有戴传统的包头巾而是戴着波斯商人通常戴的库拉帽。许多看来是负责保护祂的骑兵在祂前后行进。当他们快到城门时，巴孛向他致意并说："哈吉·米尔扎·贾尼，我们要在你家作客三个晚上。你准备好接待我们吧。"

他醒来时，梦中的生动场面使他坚信其真实性。在他看来，这出人意料的异象是上天的警示，他感到有责任去留意和观察。因此，他着手为接待来客收拾房屋，并提供使祂生活舒适所需的一切东西。初步安排好他决定在那天晚上为巴孛而设的盛宴后，哈吉·米尔扎·贾尼马上前往阿塔尔门，在那里等候巴孛如期而至的迹象。在预定的时间，当他扫视地平线时，看见远处好像有一队骑兵朝城门走来。他匆匆赶去迎接他们，他认出了巴孛，周围是祂的护卫队，衣着和表情都跟他头天晚上梦中所见一模一样。哈吉·米尔扎·贾尼高兴地靠近祂，弯腰吻祂的马镫。巴孛阻止他，说道："有三个晚上，我们要做你的客人。明天是诺鲁兹节，我们要在你家一起庆祝。"穆罕默德·比格一直骑着马在巴孛近旁，他以为祂是哈吉·米尔扎·贾尼的熟人。他转身对贾尼说："我愿意遵从赛义德-巴孛的任何愿望。不过，我与同事共同

负责送赛义德-巴孛去德黑兰，我请求你征得他的同意。”哈吉·米尔扎·贾尼照做了，但遭到断然拒绝。他得到的答复是：“我谢绝你的建议，我接到的指示非常强调在到达首都之前不允许这位青年进任何城市。我得到特别命令要在城外过夜，日落停止行进，第二天黎明重新起程。我不能违抗我接到的命令。”这引起激烈的争论，最终穆罕默德·比格的意见占了上风。他成功劝导对方把巴孛交给哈吉·米尔扎·贾尼。哈吉·米尔扎·贾尼保证在第三天早晨将客人安全送回到他们手中。哈吉·米尔扎·贾尼打算邀请巴孛的整个护卫队到自己家里来，但巴孛劝他放弃这一打算。祂极力主张：“除了你，任何人都不应陪我到你家去。”哈吉·米尔扎·贾尼请求允许他支付骑兵在卡尚驻扎三天的费用。巴孛说：“没有必要，除了我的意愿，任何别的东西都无法使他们将我交到你手中。万物都禁锢在祂的能力掌控之内。对祂来说没有任何事情是不可能的。祂能排除一切困难，克服一切障碍。”骑兵们住在紧邻城门的一个旅馆里。穆罕默德·比格遵照巴孛的吩咐，陪祂一直走到靠近哈吉·米尔扎·贾尼的房屋附近。他在查明了房屋的实际位置之后回到同伴那儿。

巴孛到达卡尚的那天晚上碰巧是祂宣示使命的第三个诺鲁兹节的前夜，这是希吉拉历1263年（公元1847年）赖比尔·阿赫尔月第二日。赛义德·侯赛因-亚兹迪先前按照巴孛的指示来到卡尚。那天晚上，他应邀来到哈吉·米尔扎·贾尼的家，被引进来见他的大师。巴孛正给他口授一篇向祂的主人表达敬意的书简时，后者的一位名叫赛义德·阿卜杜勒-巴基的朋友来了，这个人的学识闻名卡尚。巴孛邀请他进来，允许他听祂启示经句，但是不肯透露祂的身份。在写给哈吉·米尔扎·贾尼的书简的结尾处，祂祈愿全能者以神圣

知识之光照亮他的心，使他为服务和传扬圣道奔走呼告。虽然哈吉·米尔扎·贾尼未受过教育、没有文化，但由于这个祷告的缘故，他的言谈给卡尚的最有造诣的神学家留下深刻印象。他被赋予的能力使他能够令每一个敢于质疑圣教戒律的无聊者缄口。即使是有无与伦比的流利口才的傲慢专横的穆拉·贾法尔-纳拉吉，也无法抵挡他辩论的力量，被迫承认其对手的圣道的优势，不过内心还是不肯相信其真理。

赛义德·阿卜杜勒-巴基坐着听巴孛讲话。他听到祂的声音，看到祂的动作，留意祂脸上的表情，注意到从祂口中滔滔不绝地说出的话语，然而却未被其气势和力量所感动。他被包裹在自己无益的幻想和学识的帷幕之中，无力领会巴孛圣语的意义。他甚至不屑于打听他被引到跟前的这位客人的名字或品格。由于他对所见所闻无动于衷，所以就退下了。殊不知由于他的冷漠，他无可挽回地失去了这独一无二的机会。几天后，当得知他以粗枝大叶的冷漠态度对待的那位青年的姓名时，他充满悔恨与自责。然而，太迟了，他无法再面见祂，以弥补自己的过失。因为巴孛已离开卡尚。他在悲伤之中断绝了与同胞们的来往，一直到死都过着未得宽慰的隐居生活。

在哈吉·米尔扎·贾尼家中荣幸地见到巴孛的人之中有一个名叫迈赫迪的人。他注定后来在希吉拉历1268年（公元1851-1852年）在德黑兰殉教。在那三天中，他和其他几个人受到哈吉·米尔扎·贾尼的盛情招待。哈吉·米尔扎·贾尼的慷慨好客使他获得他的大师的赞扬。他甚至对巴孛的护卫队也同样友善，以自己的慷慨行为和迷人的风度赢得他们持久的感激之情。在诺鲁兹节后的第二天的早晨，他按照自己的保证将这位囚徒交到他们手中，怀着无法忍受的悲伤心情向祂作最后感人的告别。

第十二章

巴孛从卡尚到大不里士

巴孛在护卫队的护送下朝库姆[①]方向继续前进。此时，祂迷人的魅力连同引人注目的端庄举止和永恒的善意已完全消除了卫兵们的敌意，使他们改变了态度。为了顺从祂的意愿，他们似乎已放弃了自己的一切权利和义务。他们热切地为祂服务，讨祂喜欢。有一天，他们说："政府严禁我们让祢进库姆城，并下令经由偏僻路线直接前往德黑兰。我们得到不要靠近哈拉木-玛苏米的特别指示，[②]那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圣所，在其庇护之下连最臭名昭著的罪犯也不受逮捕。然而，我们为了祢准备完全不理睬我们接到的任何指示。如果祢愿意，我们就毫不犹豫地领祢穿过库姆的街道，使祢能看看那里的圣陵。"巴孛说："真信徒的心是上帝的宝座，作为救渡方舟和全能者的坚强堡垒的祂现在正与你们一起走过荒野。我宁愿走乡村的路而不愿进入这邪恶的城市。其遗骸

① 波斯的第二个最神圣的圣陵所在地，埋葬着许多波斯国王，其中有法塔赫·阿里和穆罕默德沙阿。

② "库姆存有伊玛目里达的妹妹法蒂玛-玛苏米（即，纯洁的）的遗骸。据说，为了免受哈里发的迫害，她从巴格达逃出来，生活并且死在这里。又据说，她在看望她在图斯的哥哥的路上病死在库姆。虔诚的什叶派教徒认为，他每个星期五从位于马什哈德的圣陵来看望她，以此回致敬意。"（屈尔宗：《波斯与波斯问题》，第2卷，第8页。）

埋葬在这圣陵里的纯洁者、她的哥哥以及她的杰出祖先，毫无疑问都会为这邪恶民族的困境而悲伤。他们口头上向她表示敬意，却以行动使她的名字蒙受耻辱。他们表面上祀奉和崇敬她的圣陵，而在内心深处却玷污她的尊严。”

这样高尚的情操已在陪伴巴孛的人们心中注入了充分的信任，以致祂在任何时候如果想要突然转身离开他们，祂的卫兵中没有人会感到丝毫的担心或试图追赶祂。他们沿着环绕库姆城北端的一条路行进，然后在库姆鲁德村停下来。那个地方属于穆罕默德·比格的一个亲戚，该村的村民全是阿里尤拉希教派的信徒。受村长之邀，巴孛在那里住了一夜，深为朴实乡民自发而热情的招待所感动。在起程之前，祂祈求全能者祝福他们，保证祂将珍视并且爱他们，祂的保证使他们的心灵为之振奋。

离开那个村子行进了两天之后，他们在诺鲁兹节后的第八天下午到达了位于德黑兰以南六法桑的基纳尔-吉尔德要塞。他们打算第二天到达首都，并决定在要塞附近过夜。这时，从德黑兰来的使者出乎意外地到达了，他带来哈吉·米尔扎·阿加西给穆罕默德·比格的书面命令。信上指示他立即带巴孛前往库莱恩村。谢赫-库莱尼，也就是穆罕默德-伊本-叶尔孤白生于该村，他是《原理》的作者。他与他的父亲一起长眠于此。他们的圣陵在附近地区受到极大的尊敬。鉴于该村的房屋不合适住，穆罕默德·比格奉命给巴孛搭建一个特别的帐蓬，并让护卫队驻在附近，等待进一步的指示。希吉拉历1263年赖比尔·阿赫尔月第十一日（公元1847年3月29日），诺鲁兹节后的第九天上午，在属于哈吉·米尔扎·阿加西的库莱恩村附近，一座哈吉·米尔扎·阿加西本人在不时造访时使用的帐篷为巴孛搭建起来。帐篷搭建在风景宜人的小山坡上，位于大片果园和生机盎然的草地中。

那个地方宁静、植被茂盛，流水潺潺，这使巴孛感到非常满意。两天后，赛义德·侯赛因-亚兹迪及其兄弟赛义德·哈桑、穆拉·阿卜杜勒-卡里姆和谢赫·哈桑-佐努兹与祂会合，他们全都被邀请住在紧靠祂的帐篷的地方。在赖比尔·阿赫尔月第十四日（公元1847年4月1日），诺鲁兹节后的第十二天，穆拉·迈赫迪-胡伊和穆罕默德·迈赫迪-坎迪从德黑兰来了。后者在德黑兰曾与巴哈欧拉有过密切交往，受祂派遣给巴孛递交了一封密信以及一些礼物。这些东西一交到祂手中，就在祂的心中激起不同寻常的喜悦之情。祂的脸上喜气洋洋，那感激与欢欣的样子使带信人感到不知所措。

这封在忐忑不安的时刻收到的信给予巴孛以安慰和力量。它消除了祂的忧郁心情，使祂心中充满必胜的信心。祂脸上长久挥之不去的、因为被俘的险境而加剧的悲伤神色明显减少了。自从祂被捕和离开设拉子的时候起，痛苦的泪水大量地从祂眼中不断流出，现在祂不再这样流泪了。祂在悲痛与寂寞中常常呼喊 “挚爱者，我的备受挚爱者！”而今，祂却表达感谢与赞扬、希望与胜利。祂的脸上一直是喜气洋洋的，直到巨大灾难降临在谢赫·塔巴尔西要塞的英雄们身上。噩耗再次遮盖了祂脸上的幸福神色，祂的喜悦心情也消失了。

我听穆拉·阿卜杜勒-卡里姆讲了下面这个故事。他说：“我和同伴在巴孛的帐篷附近熟睡，突然被骑兵的马蹄声惊醒了。我们很快得知巴孛不在帐篷里了，出去寻找祂的人没能找到祂。我们听到穆罕默德·比格在劝慰卫兵。他解释说：‘为何烦恼不安呢？难道祂的高尚精神在你们看来还不足以使你们确信，祂决不会为自身的安全而使他人陷入尴尬境地吗？毫无疑问，在这寂静的月明之夜，祂一定退到一个能不受干扰地与上帝交流的地方去了。祂毫无疑问会回到

祂的帐篷来。祂决不会离开我们。’在热切地向同事们做了一番保证之后，穆罕默德·比格徒步沿着通向德黑兰的道路走。我和同伴们一起跟着他走。不久，我们看见其余卫兵个个都骑着马在我们后面行进。我们走了大约一迈丹的距离时，借着天刚破晓时的暗淡之光，我们看到远处巴孛的孤独身影。祂正从德黑兰方向朝我们走来。祂在靠近穆罕默德·比格时说：‘你相信我逃走了吗？’他扑倒在巴孛的脚边，说道：‘我才没那样想呢！’那容光焕发的脸上显出的安详仪态使穆罕默德·比格感到非常敬畏，他不敢冒昧再说什么了。巴孛的脸上显出自信的神色，祂的话赋有超然的力量，这令我们的心灵深处充满肃然起敬的感觉。没有人敢于探问祂的言行出现这样引人注目的变化的原因。祂自己也不愿减少我们的好奇与惊异。”

巴孛在那里住了两个星期。祂在美丽的环境中享有的宁静的生活被穆罕默德沙阿亲自写给祂的一封信扰乱了。信是这样写的：“虽然我很想与你见面，但鉴于我马上要离开首都，所以无法在德黑兰给予你适当的接待。我想让你到马库并且已指示该堡的典狱长阿里·汗尊重和照顾你。一旦我回到政府驻地，我希望而且打算召你到此地，那时我肯定会宣布我的判决。我相信我没有使你失望，万一你遭受冤屈，请毫不迟疑地及时通知我。我真心希望你继续为我祝福，为王国的繁荣昌盛祈祷。”（写于希吉拉历1263年赖比尔·阿赫尔月[①]）

毫无疑问，是哈吉·米尔扎·阿加西诱导穆罕默德沙阿给巴孛写了这样一封信。他的所作所为完全是出于恐惧，[②]

① 公元1847年3月19日至4月17日。

② 根据哈吉·穆伊努斯-萨勒塔尼的记述（第129页），哈吉·米尔

他害怕拟议中的会面会剥夺他在国家事务中无可质疑的卓越地位，并最终使他丧失权力。他对巴孛没有恶感或怨恨。他终于说服君主把可怕的对手转移到王国的一个与世隔绝的偏僻角落，这样就能使他卸掉这个一直令他心神不宁的思想包袱。他的错误大得惊人，他真是大错特错了！那时他几乎没有意识到，由于他接连不断地搞阴谋诡计，他正在使国王和国家失去神圣天启的无与伦比的恩惠，因为只有这个天启具有使该国摆脱已沦落其中的可怕状态的力量。由于他的行为，这位目光短浅的大臣不仅阻止了穆罕默德沙阿使用他本可以用以复兴他的迅速衰落的帝国的最重要手段，而且使他失去了本可以使他确立对世界各国和各民族的无可争辩的优势地位的灵性力量。由于他的愚蠢行为、他的铺张浪费和背信弃义，他逐渐损害了国家的基础，降低了它的威望，削弱了臣民的忠诚，使其陷入苦难的深渊。他不听前辈的警告，轻蔑地无视民众的要求和利益，以持久不衰的热情推行扩张个人权势的计划，并以恣意挥霍浪费的方式使国家卷入与邻国的毁灭性战争。沙德-马阿兹既没有王族血统，也没被授予权力，却以行为正直和对穆罕默德圣道的无限忠诚获得了崇高的地位，直到现在伊斯兰教的领袖和统治者们还在纪念他并颂扬他的美德。然而，布祖尔格·米尔虽然有着支配地位，在阿努希尔万-阿迪勒的高官显贵中是最能干、最聪明和最有经验的行政官员，最终却当众受辱，被扔进坑中，成为人们蔑视和嘲弄的对象。他为他的苦境而痛哭，哭得非常厉

扎·阿加西力劝穆罕默德沙阿将巴孛流放到阿塞拜疆。促使他这样做的主要动机是担心如果他让祂在德黑兰受到接待，巴孛向君主允诺的医治他的疾病的诺言就会实现。如果巴孛治好沙阿的病，他确信沙阿会受到他的囚犯的影响，从而不再给予他宰相独享的荣誉和好处。

害，结果他失明了。无论是前者的榜样还是后者的命运，似乎都没能使这位自信的大臣认识到自己所处的险境。他固执己见直至自己丢了官，丧失了自己的财富，陷入卑贱与耻辱的境地。他从沙阿的安分守法的卑微臣民身上强夺的无数财产，他用作摆设的贵重家具，为改进修缮这些东西他下令所作的劳民伤财的大量花费，所有这一切都在他残酷发布将巴孛监禁在阿塞拜疆的不毛山区的命令后两年无法挽救地丧失了。他的所有财产被全部充公。祂被君主解职，耻辱地被赶出德黑兰，遭受贫病交加的折磨。在失望和悲惨的境遇中，他在卡尔巴拉遭受折磨直到死去。

巴孛按照命令前往大不里士。穆罕默德·比格指挥下的同一支护卫队在去西北省份阿塞拜疆省的路上护送祂。祂得到允许在信徒中挑选一个陪伴和一位侍从。他们可以在祂旅居该省期间和祂住在一起。祂挑选了赛义德·侯赛因-亚兹迪及兄弟赛义德·哈桑。祂拒绝将政府提供的旅费用在自己身上，而是把它分给了贫困者。祂用自己在布什尔和设拉子经商所赚的钱支付自己的私人生活。由于政府不准祂在去大不里士的路上进入城镇。许多得知挚爱的领袖快要到来的加兹温的信徒便去西亚迪罕村与祂见面。

这些信徒中有穆拉·伊斯坎德尔。他曾受霍贾特之托到设拉子拜访巴孛并调查祂的圣道。巴孛委托他给苏莱曼·汗-阿夫沙尔传递一个信息，他曾是已故赛义德·卡齐姆的热忱的仰慕者。祂说：“已故的赛义德不停地称赞其美德，一再提到其天启即将到来的祂现在已经显现。我就是应允者。奋起使我摆脱压迫者之手吧。”当巴孛委托穆拉·伊斯坎德尔传递消息时，苏莱曼·汗正在赞詹，并准备去德黑兰。在三天时间内他收到了消息。然而，他未能对巴孛的呼吁作出响应。

两天以后，穆拉·伊斯坎德尔的一位朋友使霍贾特了解到巴孛的呼吁。在赞詹的乌里玛们的唆使下，霍贾特已被囚禁在首都。他立即指示他在家乡的信徒们做好一切必要的准备，聚集必要的力量解救他们的大师。他敦促他们小心行事，在适当时刻尽力把祂夺过来，带祂到祂想去的任何地方。这些人不久就与许多来自加兹温和德黑兰的信徒会合，他们是按照霍贾特的指示执行计划的。他们在午夜时赶上了卫兵，发现他们在熟睡。他们便靠近巴孛，请求祂逃走。祂满怀慈爱地劝他们放弃计划回家去，祂自信地说："阿塞拜疆的群山也有它们自己的主张。"

快到大不里士城门时，穆罕默德·比格感到与他的囚犯分别在即。他请求觐见祂，热泪盈眶地乞求祂宽容他的缺点和错误。他说："从伊斯法罕出发以来的行程漫长而艰苦。我未能按我应该做的那样尽责地为祢服务。我恳求祢的原谅，祈求祢给我赐福。"巴孛答道："我将你视为我会众之一员。加入我的圣道的人将永远祝福并赞美你，称赞你的行为和颂扬你的名声。"其余的卫兵追随他们首领的榜样，恳求他们的囚犯给予赐福，亲吻祂的脚，含泪向祂做最后的告别。巴孛向每个人表达了祂对其忠诚护送的感谢，并使其确信祂会为他们祈祷。他们很不情愿地将祂交到大不里士的行政长官手中，他是穆罕默德沙阿的王位继承人。巴孛的这些忠诚的侍从是祂的超人智慧和力量的见证人，他们怀着敬畏和崇敬向后来接触到的人讲述他们所见所闻的奇迹和故事。借此，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帮助传播新天启的知识。

巴孛快要到达大不里士的消息使该城的信徒感到很受鼓舞。他们全都出来迎接祂，热切地向这样受仰爱的领袖表达他们的欢迎之意。接管巴孛的政府官员不让他们靠近祂去接受祂的赐福。然而，有一个青年未能克制住自己。他迫不及

待要凝视他的挚爱者的脸，赤着脚跑过城门，朝祂跑了半法桑的距离。当他快靠近走在巴孛前面的骑兵时，他高兴地欢迎他们，抓住其中一个人的衣袍，虔诚地亲吻他的马镫。他流着泪大声说："你是我备受挚爱者的陪伴，我将你珍视为我的掌上明珠。"他的异乎寻常的行为和他强烈的感情使他们大感惊异。他们立即答应他的请求，让他谒见他的大师。他一看见巴孛便发出欢乐的呼叫声。他掩面大哭起来。巴孛下马抱住他，擦去他的眼泪，使他激动不安的心平静下来。在大不里士的所有信徒之中，只有这个青年向巴孛表示了敬意并受到祂的亲手祝福。所有其他的人都只好在远处看一下他们的挚爱者，以此满足自己的渴望。

巴孛到达大不里士后被领到该城中一座主要的房屋，那是留作关押祂用的。纳西里步兵团的一个分队在祂的门口站岗。除了赛义德·侯赛因和他的兄弟外，公众和祂的信徒都不得见祂。这个从哈姆塞的居民中招募来的步兵团获得过特殊的荣誉，后来，这同一个步兵团受命射杀祂。一群喧嚷的人聚集起来看祂进城。有些人是受好奇心的驱使，有些人热切渴望查明有关祂的离奇传闻的真实性，还有一些人受到他们的信仰和忠诚的驱使来谒见祂并向祂表示忠心。当祂沿街走过时，两边人群中回响起欢呼声。大多数看见祂的脸的人高呼着"阿拉-乌-阿克巴尔"向祂致意。其他人高声颂扬祂，向祂欢呼。少数人祈求全能者赐福于祂。还有一些人虔敬地亲吻祂踏过的土地。祂的到来引起很大的喧闹，以致传呼员受命警告民众，声称胆敢接近祂的人会有危险。他大声喊道："任何试图靠近赛义德-巴孛或想会见他的人，将立即被剥夺所有财产并被判处长期监禁。"

巴孛到达后第二天，该城著名商人哈吉·穆罕默德-塔基-米拉尼与哈吉·阿里-阿斯卡尔一起冒险去见巴孛。朋友和好

心人警告他们说这不仅会使他们丧失财产，而且还会有生命危险。然而，他们不愿听从劝告。他们在接近关押巴孛的房门时立即被逮捕了。当时，赛义德·侯赛因正从巴孛尊前出来，他立即加以干预。他强烈抗议道："我受赛义德-巴孛的命令向你们传达这一口信：'容许这些来访者进来，因为我本人邀请他们来见我。'"我听到哈吉·阿里-阿斯卡尔证实了以下情况："这一口信立即使反对者哑口无言。我们被径直领到巴孛尊前。祂这样问候我们：'在我房屋门口守卫的这些可怜的人，我已指示他们防止聚集在房屋周围的民众冲进来。他们无力阻止我想会见的人前来谒见我。'我们与祂一起呆了大约两个小时。临别前，祂交给我两只光玉髓的环形宝石，指示我找人在上面刻上祂先前给我的两句经文。祂还指示我将宝石镶嵌好，一旦做好就把它们带给祂。祂向我们保证无论何时想见祂，没有人会阻碍我们进来。有几次我冒昧地去见祂，以便弄清与祂委托给我的任务有关的某些细节上的要求。我一次也没有遇到守卫的丝毫反对。他们没说一句冒犯我们的话，似乎也不期望为迁就我们获得丝毫的酬谢。

"在我与穆拉·侯赛因交往的过程中，我对他的聪颖和非凡的能力印象深刻！我荣幸地陪同他一路上从设拉子到马什哈德，而且与他一起到过亚兹德、塔巴斯、博什鲁耶和图巴特这些城镇。那时，我为自己未能在设拉子会见巴孛而深感悲哀。穆拉·侯赛因充满自信地向我保证：'不要悲伤，全能者毫无疑问能够在大不里士补偿你在设拉子蒙受的损失。作为你错过一次拜访的酬报，祂能使你七次而不是一次分享祂的临在的快乐。'他对我说话时的自信态度令我感到惊讶。直到我在大不里士拜访巴孛，我才想起穆拉·侯赛因说过的话，从而对他的惊人的预见感到惊奇不已。尽管在大

不里士环境不利，我还是几次得到许可谒见祂。在第七次拜访巴孛时，我吃惊地听到祂说：‘赞美归于上帝，祂使你完成了拜访的次数，并给予你慈爱的保护。’”

第十三章

巴孛被关押在马库堡

据说，赛义德·侯赛因-亚兹迪讲述过以下情况。他说："巴孛在大不里士被关押的头十天，没有人知道第二天会有什么灾难降临在祂身上。城里流传着最荒诞的推测。有一天，我冒昧地询问祂是继续留在祂当时所在的地方，还是会被转移到另一个地方。他立即答道：'你忘了你在伊斯法罕问过我这个问题吗？我将在贾巴勒-巴西特[①]被关押长达九个月，从那里我将被转移到贾巴勒-沙迪德。[②]这两个地方都在胡伊的山区，并且位于胡伊镇的两边。'巴孛说出这一预言的五天之后，将祂和我转移到马库的命令到了，我们将被交给马库的阿里·汗看管。"

这个城堡是一个有四座塔楼的坚固的石头建筑。它位于一座山的最高点，山脚下就是马库镇。从城堡通出去的唯一道路延伸到马库镇，路的终点是一道终日封闭且与政府驻地毗连的大门。这道门与城堡自身的门不同。这个城堡位于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的边界上，由于它居高临下、具有战略优势，所以现在用作侦察中心。负责该城堡的官员在战时

① 字面意思是"空旷之山"，暗指马库。贾巴勒-巴西特的数值与"马库"的数值相等。

② 字面意思是"令人痛苦之山"，暗指奇赫里克。"贾巴勒-沙迪德"的数值与"奇赫里克"的数值相等。

观察敌人的动向，调查周围地区的情况，将观察到的紧急情况报告给政府。这座城堡西边以阿拉克斯河为界。这条河是沙阿的领土与俄罗斯帝国领土之间的边界。城堡以南延伸着土耳其苏丹的领土。边界城镇拜齐德离马库山只有四法桑的距离。负责城堡的边境官员是一个名叫阿里·汗的人。该镇的居民都是库尔德人，属于伊斯兰教的逊尼派。[①]波斯的居民大多是什叶派教徒，他们一直是逊尼派的死敌。这些库尔德人特别憎恶什叶派中的赛义德们，视他们为敌手的精神领袖和主要鼓动者。阿里·汗的母亲是库尔德人，他因此受到马库人的极大的尊重和绝对服从。他们将他看作自己社团的一员，对他极其信任。

哈吉·米尔扎·阿加西故意将巴孛安置在沙阿领土中这样偏远、荒凉而危险的角落，唯一目的是要遏制祂的日益上升的影响，切断祂与祂在全国各地的信徒团体的联系。他确信即使有的话也只有极少数人会冒险深入这荒凉动荡而又住着桀骜不驯民族的地区。他天真地以为将他的囚徒与祂的信徒的追求、活动隔离开来，就会逐渐将这个运动扼杀于摇篮中，使其最终消亡。然而，他很快意识到他严重误解了巴孛天启的性质，而且低估了它的影响力。这个桀骜不驯的民族的骚动情绪很快就被巴孛的文雅举止制服，而且他们的心被祂的爱的高尚影响力软化了。他们的傲气被祂那绝无仅有的谦虚态度挫败了，他们缺乏理智的傲慢态度被祂话语的智慧变得温和了。巴孛在那些人的心中激起的热情如此之高，以致每天早晨他们的第一个举动就是找一个能瞥见祂脸庞的地

① “祂所住的山上的居民连‘占乃提’（天堂）这个阿拉伯词也不会念，他们又怎能理解其意义呢？想想基本真理又会怎么样吧！”（《波斯文巴扬经》，第4卷，第14页。）

方，在那里与祂交流并祈求祂祝福他们的日常工作。遇到争执时，他们本能地赶到那个地点，凝视着祂的牢房呼求祂的圣名并相互发誓讲出真相。阿里·汗几次试图劝止他们的做法，但发现自己无力限制他们的热情。他极其严格地履行自己的职责，拒绝让任何公开承认自己是巴孛信徒的人住在马库镇，即使住一夜也不行。[①]

---

① “我的孩子们啊，你们是多么盲目啊！你们确实以为你们的所作所为使我愉悦！尽管有这些证明我本质的经文，有这些来自我的才智的经文，其中的珍宝正是这个人（巴孛）的本质，尽管有这些只有经我的允许，才自他的口中而出的经文，看吧，你们把他放到一个其居民都不值一提的山上，虽然他们没有任何权力这么做。除了我经书的一个新生字母之外，祂的近旁，也就是我的近旁别无旁人。在祂的手边，也就是我的手中，晚上连一个点灯的仆人也没有。看吧！世上的人只因为他的存在而被创造出来。正是由于他的善意才有了他们的一切快乐，然而，他们连一盏灯也不给他！”（第二章，第一节）

“相信（巴孛的）显圣是伊斯兰教的果实。然而，看啊，他们将他囚在马库！”（第二章，第七节）

“属于神圣蒙选者的一切东西都在天上。（我在其中的）这个孤独的房间连门也没有，现在这里却是最伟大的天堂花园，因为真理之树种植在里面。组成这房间的所有微粒都在叫喊：‘真的，除了上帝别无上帝，除了我之外别无上帝，那宇宙之主！’”（第二章，第十六节）

“这道门的结果是，由于得到允许为上帝将昭示天下者的唯一预兆《巴扬经》竭力全力[即：花费这么多钱财]，当上帝将昭示天下者出现时，人们必须明白应当为祂做些什么，使祂免遭发生在我身上的事，也就是说，全世界有价值成千上万土曼的《古兰经》，而那位如阵雨般降赐经文的祂（巴孛）却被关押在山上，住在被太阳烘烤的砖房里。尽管这样，那个房间本身却是苍穹状的拱形结构[第九重天，神的居所]。让这成为《巴扬经》的子民们的榜样，以免他们像《古兰经》信徒对我所做的那样对待祂。”（第三章，第十九节）（A.L.M.Nicolas’“Siyyid ‘Ali-Muhammad dit le Báb”, pp365-7.）

“所有的人都信仰祂，然而，人们还是把他关押在山上！所

赛义德·侯赛因继续讲道："当局不许任何人拜访巴孛长达两个星期。他们只让我和我兄弟到祂尊前。每天，赛义德·哈桑由一个警卫陪同到镇上买日用品。谢赫·哈桑-佐努兹已到达马库，他在镇门外的一座清真寺里过夜。他充当巴孛的那些偶然造访马库的信徒与我的兄弟赛义德·哈桑之间的中介。我兄弟依次将信徒们的请求交给他们的大师，并将祂的答复通知谢赫·哈桑。

"一天，巴孛指示我兄弟告知谢赫·哈桑祂本人会要求阿里·汗转变对访问马库的信徒的态度，放弃他的严厉作法。祂补充道：'告诉他，我明天会吩咐典狱长领他到这里来。'我对这个口信感到大为吃惊。我暗想飞扬跋扈而执拗的阿里·汗怎么可能听从劝导而放松他的严厉控制呢？第二天清早，城堡的门还紧闭着的时候，一阵突如其来的敲门声使我们吃了一惊。我们非常清楚日出前任何人不得入内的命令。我们听出是阿里·汗的声音，他似乎正在劝说卫兵。不久，一个卫兵进来告诉我城堡的典狱长坚持要进来面见巴孛。我传达了口信，然后立即受命领他到祂面前。当我走出祂的前厅的门时，我发现阿里·汗极其恭顺地站在门槛边，他的脸上显露出不同寻常的谦恭与惊异的神情。他的自信与骄傲似乎已荡然无存。他谦卑而极有礼貌地向我还礼，乞求我让他进去见巴孛。我领他来到我的大师住的房间。他跟着我时四肢发抖，脸上显露出他无法掩饰的焦虑不安的神色。巴孛起身欢迎他。阿里·汗恭敬地鞠躬，上前俯伏在祂脚边，恳求道：'使我摆脱困惑吧！我以祢光辉的祖先、上帝

有的人在祂那里都感到喜悦，然而人们却抛弃了他！对这样做的人来说，他们的行为比任何火都猛烈；同样，对信徒来说，没有哪一重天比信仰更高！"（《波斯文巴扬经》，第1卷，第126-127页。）

的先知为誓，恳求祢消除我的疑虑，因为它们使我的心不堪重负。我骑马穿过荒野快要到镇门口的时候，正是黎明时分，我突然看见祢站在河边做祷告。祢伸展着手臂仰面呼求上帝的圣名。我站着看着祢。我等待祢做完祷告，以便我靠近祢，指责祢冒险未经我许可就离开城堡。在祢与神的灵交中，祢似乎沉迷于敬神之中，完全忘了自我。我悄悄地靠近祢；祢在痴迷状态之中，全然不知我的到来。一想到会使祢从狂喜中惊醒，我突然感到极为惧怕而往后退缩。我决定离开祢，到卫兵那里斥责他们玩忽职守。我很快吃惊地发现城堡的内外门都关闭着。应我的请求城门才被打开，我被领到祢的尊前。我惊奇地发现祢坐在我的面前。我感到茫然不知所措。我不知道自己是否丧失了理智。’巴孛回答说：‘你所见到的是真实而不可否认的。你轻视这天启，鄙视其创立者。但是满怀慈悲的上帝不想以祂的惩罚折磨你，而要让你看到真理。祂以祂的神圣干预给你的心中注入对祂所拣选者的爱，使你认知圣教的不可战胜的力量。’”

这奇妙的经历完全改变了阿里·汗的心灵。这些话平息了他的焦虑不安，减缓了他的强烈的敌意。他决心在权力范围内以各种方法弥补过去的行为。他急忙告诉巴孛：“有一个名叫谢赫的穷人渴望见祢。他住在马库镇门外的一座清真寺中。我祈求祢让我亲自带他到这里来，以使他见到祢。我希望借此使我的恶行得到宽恕，使我能洗掉对祢朋友的残酷行为的污点。”他的请求得到应允。于是，他就直接去找谢赫·哈桑-佐努兹，领他来谒见他的大师。

阿里· 汗在他的权限范围内努力提供有助于减轻巴孛严酷的囚禁生活的一切东西。城堡的大门晚上仍然关闭着。然而，在白天，巴孛想见的人得到允许谒见祂，能够与祂交谈并接受祂的指令。

当祂被关押在城堡的高墙之内时，祂把时间用于写作《波斯文巴扬经》，这是祂所有圣作中最重要、最有启发性和最全面的著作。祂在这部圣作中制定了祂的启示期中的律法与戒律，清楚有力地宣布下一个天启的到来，不断敦促信徒寻找“上帝将昭示天下者”，提醒他们认识祂的圣道。

我听到谢赫·哈桑-佐努兹证实了以下情况。他说：“在口授信仰的教义和原则时，巴孛的声音连居住在山脚下的人都能清晰地听到。祂的吟唱悠扬婉转，经文自祂嘴里念出极具韵律之美，绕梁不绝，渗透我们的心灵。祂的威严之声在山峦幽谷间回响，祂的宣说之辞在我们内心深处共鸣。”①

---

① 这是巴孛在马库堡被关押的几个月中，祂自己在《达拉伊勒-萨卜伊》中引用的祷文：“我的上帝啊！将那净化人们视觉和有助于他们完成任务的灵光给予他、他的后代、他的家人、他的朋友、他的臣民、他的亲戚和地球上的所有居民。让他们在今生和来世共同完成最高尚的功德！

“的确，祢是无所不能的。

“我的上帝啊！给予他复兴祢的宗教的力量，并通过他给予祢在祢的经书中所改变的东西以活力吧，通过他显示祢的新的诫命，以便通过他使你的宗教再次繁荣兴盛！将一本纯洁神圣的新经书放到他手中，这样，这部经书就能免遭一切怀疑与不信，无人能改变或毁坏它。

“我的上帝啊！通过祢的光辉驱散一切黑暗，通过他显而易见的能力废除一切陈旧的律法。通过他的卓越地位，葬送那些不遵从上帝之道的人。通过他消灭所有的暴君。以他的利剑，结束一切纷争；以他的公正原则，消灭一切形式的压迫，使所有统治者服从他的诫命；让世界上所有的帝国都归属于他的帝国！

“我的上帝啊！羞辱任何想要羞辱他的人；消灭他的所有敌人；否认任何不信他的人；将任何藐视真理、抵制他的命令、竭力遮蔽他的光辉和污损他的名声的人搞得晕头转向吧！”

然后，巴孛补充道：

“经常重复这些赐福祈祷，如果没有时间全部背诵，至少要念最后一句。在上帝将昭示天下者出现的那一天要警觉，因为这段祷文已为祂从天上降赐下来，不过，我希望不会有不幸的事降

加在巴孛身上的严厉的管束逐渐放松了，这使得祂的越来越多的信徒从波斯各省来马库堡拜访祂。由于阿里·汗温和宽厚的行为，热诚的朝圣者川流不息地朝马库堡的门涌来。他们呆上三天之后，巴孛总是打发他们离去，指示他们回到各自的服务领域，为巩固圣教继续努力工作。每个星期五，阿里·汗一定会问候巴孛，向祂保证他坚定不移的忠诚。他经常给祂敬献马库附近地区出产的稀有的优质水果，不停地给祂送来他认为适合祂口胃的美味佳肴。

巴孛就这样在城堡的高墙之内度过了夏天和秋天。紧接而来的冬天格外严酷，甚至铜制器皿也受到严寒的影响。那个冬季是从希吉拉历1264年的穆哈兰姆月（公元1847年12月9日至1848年1月8日）开始的。巴孛行净礼的水非常冰冷，以致水滴在祂脸上能够凝结而闪闪发亮。每次祷告结束后，祂总是将赛义德·侯赛因召到面前，要求他给祂大声朗读《穆赫里古勒-古卢布》的段落。这是哈吉·米尔扎·卡迈勒丁-纳拉吉的曾祖父已故的哈吉·穆拉·迈赫迪写的一本著作。书中，作者颂扬了伊玛目侯赛因的美德，痛惜他的死亡，并叙述了他殉难时的情况。诵读这些苦难的情节会在巴孛心中激起强烈的感情。听到伊玛目侯赛因遭受难以描述的侮辱并在背信弃义的敌人手中遭受极大痛苦的故事，祂不禁潸然泪下。当那悲惨的生活情形展现在巴孛面前时，祂不断想起那注定要发生的、作为应允者侯赛因来临之表征的更大的灾难。对祂来说，过去的暴行不过是预示祂自己挚爱的侯赛因很快要在祂的同胞手中遭受剧烈痛苦的象征。祂在脑海中想

在祂身上；我已在我的宗教中教导信徒决不要对任何人的不幸感到幸灾乐祸。因此，真理之阳出现时，可能不会有任何苦难降临在祂身上。”（《七证据书》，A.L.M.尼古拉译，第64-65页。）

象将要显圣者注定要遭受的灾难，那些即使伊玛目侯赛因在极度痛苦中也未曾忍受过的痛苦。这时，祂落泪了。[①]

在希吉拉历1260年启示的一部圣作中，巴孛宣示了以下情况。祂说："使我的灵魂具有活力的那种祈祷精神是我宣示使命前一年的一个梦的直接结果。在梦中，我看见西伊杜什-舒哈达、伊玛目侯赛因的头悬挂在一棵树上。大量的血从祂被割断的喉咙滴下来。我怀着无比高兴的心情走近那棵树，伸出手收集了几滴圣血，虔诚地将它们喝了下去。当我醒来时，我感到圣灵已渗入并控制了我的灵魂。我的心因祂的神圣临在而高兴得不能自制。祂的天启之奥秘在我眼前以其全部荣耀展现出来。"

穆罕默德沙阿刚一宣判将巴孛关押在阿塞拜疆群山的城堡中，他自己就遭受到命运逆转的折磨。这是他以前未曾经历过的，而且损害了他的国家的根基。可怕的灾难使他的正在忙于维持国内各省秩序的军队感到震惊。呼罗珊省举起了反叛的旗帜，引起极大的惊恐，以致沙阿立即取消了原定对赫拉特的战役。哈吉·米尔扎·阿加西草率而挥霍无度，这使郁积的不满之火熊熊燃烧起来。被激怒的民众煽动起骚乱。古昌、博季努尔德和希拉万地区的最狂暴的呼罗珊人与萨拉尔结成联盟，拒绝承认中央政府的权威。萨拉尔是呼罗珊省督阿西福德-道利赫的儿子，阿西福德-道利赫是沙阿的舅舅。无论从首都派出何种军队，他们都在叛乱首领的手中立

① "巴孛在马库期间写了许多著作，其中特别要提到的重要著作是《巴扬经》和《七证据书》（达拉伊勒-萨卜伊），两者都有出自这个时期的丰富的证据。的确，如果我们相信米尔扎·阿卜杜勒-瓦哈卜在《塔里赫-贾迪德》中的说法，单是在大不里士流传的巴孛的各种圣作总数就多达一百万节！"（《旅者札事》，第274页，注释L。）

即遭到失败。贾法尔-库利·汗-纳姆达尔和指挥抵抗沙阿部队的萨拉尔之子艾米尔·阿尔斯兰·汗极为残忍。他们击退敌人之后，还残酷无情地将俘虏处死。

穆拉·侯赛因当时住在马什哈德。尽管叛乱引起了骚动，他还是在努力传播新天启的知识。萨拉尔怀着扩大造反范围的意图决心接近他并获得他的支持。发现这一点之后，他迅速作出离城的决定，以免自己陷入那位骄傲而反叛的首领的阴谋中。在一个万籁俱静的夜晚，他只带上卡马巴尔-阿里作侍从，徒步朝德黑兰方向行进。他决心从那里去阿塞拜疆会见巴孛。当他的朋友们得知他那样离开时，立即带上可以使他的长途艰苦旅行变得舒适的一切东西追赶他。穆拉·侯赛因谢绝了他们的帮助。他说："我已发誓步行走完使我与挚爱者分隔开来的整段距离。在我到达目的地之前，我不会松懈我的决心。"他甚至力劝卡马巴尔-阿里回到马什哈德，但最终不得不答应后者的恳求。让他在去阿塞拜疆朝圣的旅途中做自己的仆人。

穆拉·侯赛因在去德黑兰的途中，受到沿路各城镇信徒们的热情接待。他们向他提出同样的请求，而得到的也是同样的答复。我从阿加-卡利姆口中听到如下证词。他说："穆拉·侯赛因到达德黑兰时，我与许多信徒一起去拜访他。对我们来说，他似乎就是坚定、虔诚和美德的化身。他的端正的品行和高度的忠诚鼓舞着我们。他的品格力量和热诚信仰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深信他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都能取得圣教的胜利。"他被秘密地领去见巴哈欧拉。会见后不久，他就前往阿塞拜疆。

穆拉·侯赛因在巴孛宣誓使命后第四个诺鲁兹前夕到达马库。那一年的诺鲁兹节在希吉拉历1264年（公元1848年）的赖比尔·阿赫尔月第十三日。他到达马库的前一夜，

阿里·汗做了一个梦。他这样讲述自己的经历："睡梦中，我被一个突然的消息惊呆了。消息称上帝的先知穆罕默德很快要到马库，祂要直接前往城堡看望巴孛，并向祂祝贺诺鲁兹节的来临。梦中的我跑出去迎接祂，急于向这样神圣的来客表达我卑微的欢迎。在一种无法形容的高兴状态之中，我匆匆向着河的方向赶去。到达那座离马库镇一迈丹距离的桥边，我看见两个人朝我走来。我想其中一位就是先知本人，我猜想另一个走在祂后面的是祂的杰出同伴。我赶紧俯伏在祂脚下，弯腰吻祂长袍的边缘。这时，我突然醒了。我的灵魂充满喜悦。我感到好像天堂本身已满怀喜悦地涌入我的心中。我深信我见到的景象的真实性。于是，我行过净礼和祷告，穿上最华丽的服装，身上涂抹了香水，然后前往头天晚上我在梦中凝视过先知面容的地方。我指示侍从给我最好的三匹快马放上马鞍，立即将它们牵到桥边。太阳刚刚升起时，我一个人在无人护送的情况下走出马库镇，朝河流的方向走去。快到桥边时，我惊奇地发现我在梦中看见的两个人正一前一后地朝我走来。我本能地俯伏在我认为是先知的那个人的脚下，虔诚地吻祂的脚。我恳求祂和祂的同伴骑上我为他们进入马库所预备的马。祂答道：'不，我已发誓徒步走完全程。我要走到这座山的山顶，在那儿拜访你的囚犯。'"

阿里·汗的这一奇特经历加深了他对巴孛的尊敬。他更加相信祂的天启的巨大力量，也更加忠诚于祂。他以极为恭顺的态度跟着穆拉·侯赛因一直走到城堡的大门。穆拉·侯赛因一看见站在大门口的他的大师，就立即停止前进，在祂面前深深鞠躬，一动不动地站在祂的旁边。巴孛伸出双臂热情地拥抱他。祂拉着他的手，领他到祂的房间。然后，祂将祂的朋友召到面前，设宴与他们一起庆祝诺鲁兹节。在祂面

前摆放了一盘盘的甜食和优质水果。祂将它们分发给聚在一起的朋友。当祂把一些榲桲果和苹果递给穆拉·侯赛因时，祂说："这些美味的水果是从阿尔德-占乃提[①]米兰运来的，是伊斯穆拉胡尔-法提克、穆罕默德·塔基专门摘下来奉献给这次庆宴的。"

直到那时，当局不许巴孛的门徒在城堡中过夜，除了赛义德·侯赛因-亚兹迪及其兄弟之外。那天，阿里·汗到巴孛那里，对祂说："如果今晚祢想留穆拉·侯赛因和祢在一起，我愿遵从祢的意愿，因为我没有自己的意志。无论祢想与他一起呆多长时间，我都发誓执行祢的命令。"越来越多的巴孛门徒到达马库，而且都能立即不受丝毫限制地得到允许谒见祂。

一天，巴孛在穆拉·侯赛因的陪同下到城堡的屋顶观赏周围乡村的风景。祂凝视着西方，看着在下面很远处蜿蜒流过的阿拉克斯河。祂转身对穆拉·侯赛因说："就是这条河，那是它的河堤，诗人哈菲兹这样描写过它：'泽菲尔啊！如果你从阿拉克斯河堤旁经过，你要亲吻那河谷的土地，以使你的气息芳香。萨勒玛的寓所啊，欢迎你，一千遍地欢迎你！你那赶骆人的声音是多么亲切，叮叮当当的驼铃声是多么悦耳啊！'你在这乡村停留的日子即将结束了。要不是你停留的时间短，我会领你去看'萨勒玛的寓所'，就像我让你看'阿拉克斯河堤'一样。"巴孛说的'萨勒玛的寓所'是指萨勒玛斯镇，它位于奇赫里克附近，土耳其人称其为萨勒玛斯。巴孛继续说："正是圣灵的直接影响才使这样的话语从诗人的口中源源流出，他们本身无法理解其意义。下面的诗句也是受神灵启示的：'设拉子将陷入混乱，

① 字面意思是天堂、乐园。

一位甜言蜜语的青年将要来到。我害怕他口中的气息会搅乱巴格达。’至今珍藏于这诗句中的奥秘秘而不宣，它将在“欣”年之后的那一年展现出来。”随后巴孛引用一条众所周知的圣训。圣训说：“宝库藏在神座之下，宝库的钥匙是诗人的语言。”然后，他给穆拉·侯赛因讲述了一个又一个将来必定会发生的事件，嘱咐他不要对任何人提到这些事，[①]巴孛告诉他：“你离开这里几天后，他们将把我转移到另一座山。在你到达目的地之前，我离开马库的消息就会传到你那里。”

巴孛的预言很快应验了。受命暗中监视阿里·汗的活动与行为的人，向哈吉·米尔扎·阿加西递交了一份详细的报告。在报告中，他们详述阿里·汗对这位囚犯极为忠诚的事件。他们写道：“人们可以看到马库堡的典狱长日夜无限自由与友好地与他的囚徒交往。阿里·汗曾固执地拒绝将女儿嫁给波斯的王位继承人，他辩解说此举会激怒他母亲的逊尼派亲属，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处死他和他的女儿。而现在，他却极为强烈地想把这个女儿嫁给巴孛。巴孛拒绝了。但是阿里·汗仍然坚持他的请求。要不是这个囚徒拒绝，那女子的婚礼早就举行了。”阿里·汗确实提出过这一请求，甚至乞求穆拉·侯赛因代他向巴孛说情，但未能获得祂的同意。

这些恶意的报告立即对哈吉·米尔扎·阿加西产生了影

---

① 在《达拉伊勒-萨卜伊》中，巴孛作了如下启示。祂说“‘阿塞拜疆’这条圣训提到这件事说：‘在阿塞拜疆将要发生的事情对我们来说是必要的，任何东西都无法阻止它们发生。因此，你们要留在家中，但是，如果你们听见鼓动者出现，那么，就赶快到他那里去。’圣训继续说：‘阿拉伯人要遭殃，因为内战临近了！’如果在说最后这些话时，先知的本意是指祂自己的使命，那么，祂的说法就会没有意义而毫无价值。”（《七证据书》，A.L.M.尼古拉译，第47页。）

响。恐惧与怨恨再次促使这位变化无常的大臣签发了将巴孛转移到奇赫里克堡的紧急命令。

诺鲁兹节之后第二十天，巴孛告别了马库人。在祂九个月的囚禁过程中，当地人已深刻地认识到祂个性的力量和祂品性的伟大。穆拉·侯赛因已按巴孛的吩咐离开马库。他还在大不里士的时候，得到他的大师预言过的祂被转移到奇赫里克的消息。巴孛向穆拉·侯赛因告别时说："你从家乡步行一路走到这里。你同样还得步行回目的地，因为你骑马的日子还没到来。你注定要展现的勇气、技能和英雄主义会使过去时代最伟大的英雄事迹黯然失色。你的英勇行为将赢得永恒王国的居民的赞扬和钦佩。你在路上应该去看望胡伊、奥鲁米耶、马拉吉、米兰、大不里士、赞詹、加兹温和德黑兰的信徒们。你要向每一个信徒传达我的爱意和亲切的问候。你要力求使他们心中重新燃起对上帝圣美的爱火，努力增强他们对天启的信念。你从德黑兰继续前往马赞达兰，在那里，上帝的隐秘珍宝将显现给你。你将按要求立下使过去最伟大的成就也相形见绌的功绩。你的任务的性质将在那个地方显示给你，你将获得力量和指导，以便你能出色地为圣道服务。"

在诺鲁兹节后的第九天的早晨，穆拉·侯赛因遵照他的大师的嘱咐去了马赞达兰。巴孛对卡马巴尔·阿里说了这些告别的话："过去时代的卡马巴尔·阿里会很荣耀，因为与他同名的人活到能亲眼见到即使是主之主的祂[1]也徒然兴叹的时代。关于这个时代，祂曾以热切的渴望说:'但愿我能亲眼看见那些享有特别恩典活到那一天的弟兄们的面容！'"

① 指先知穆罕默德。

第十四章

穆拉·侯赛因的马赞达兰之旅

阿里·汗热诚地邀请穆拉·侯赛因在离开马库前到他家里住几天。他强烈希望为他的马赞达兰之旅提供一切便利条件。然而，穆拉·侯赛因拒绝推迟动身的时间，也不愿意使用阿里·汗如此热心地为他准备的舒适的旅行工具。

穆拉·侯赛因忠实于巴孛的命令，在祂指示他访问的每个城镇和村庄停留，将忠信者集合起来，向他们转达他们挚爱的大师的爱、问候和保证，使他们重新焕发热情，劝告他们在圣道上坚定不移。在德黑兰，他再次荣幸地谒见了巴哈欧拉，并从祂手中接受了一份精神食粮，这使他能以大无畏的勇气面对他生命即将结束前的日子里猛烈袭来的危险。

穆拉·侯赛因从德黑兰前往马赞达兰，热切地期待见到大师向他允诺的隐秘珍宝。那时，库杜斯住在巴尔富鲁什他父亲的家中。他与各阶层的人们自由交往，由于性格温和，学识广博，所以赢得该城居民的喜爱和无限的赞赏。穆拉·侯赛因一到达该城，就直接到库杜斯的家，受到他的热情接待。库杜斯亲自侍候客人，尽他的最大努力提供一切必需品，以使他生活得舒适。他亲手打扫尘土，清洗那双起了水泡的脚。在与朋友聚会时请他坐上座，极其尊敬地将聚集的信徒一一介绍给他。

在他到达的当晚，等到应邀参加晚宴并会见穆拉·侯

赛因的信徒各自回家，主人马上就转向客人并询问他能否详细讲述他在马库堡与巴孛的亲密经历。穆拉·侯赛因答道："我在与祂九天的交往过程中的所见所闻很多。祂对我谈了与祂的信仰直接或间接相关的事情。然而，祂没有给我有关传播祂的圣道所应采取的方针的明确指示。祂所告诉我的就是：'在你去德黑兰的路上，你应沿途看望经过的每个城镇和村庄的信徒。你从德黑兰前往马赞达兰，因为在那里有将要显示给你的隐秘珍宝，那珍宝将显露你注定要执行的任务的性质。'通过这一暗示，不管多么模糊，我能觉察到祂的天启的荣耀并能看出祂的圣道未来占支配地位的迹象。从祂的话中，我推测祂最终要求我在祂的圣道上牺牲我的微不足道的自我。因为在前几次，每当打发我离开祂时，巴孛都向我保证再次召见我。然而，这次在向我告别时，祂没有给我这样的允诺，也没有暗示我在今世与祂面对面再次会见的可能性。祂对我最后说的话是：'献祭的圣宴很快就要到来。奋起斗争，准备努力行动，不要让任何事物阻碍你达到命定的终点。在你到达目的地之后，你要准备好接待我，因为我在不久之后必定随你而去。'"

库杜斯询问穆拉·侯赛因是否随身带有他的大师的任何圣作。在得知对方没有带时，他就送给客人几页他拥有的手抄本，要求穆拉·侯赛因读其中的几段。他刚读了其中的一页，整个面容突然全变了，显露出难以描述的赞赏与惊奇。他所读词句的高尚、深刻，尤其是那渗透性的影响力，在他心中激起强烈的震动，赢得他的高度赞美。他放下抄本，说道："我充分认识到这些词句的作者的灵感得自比人类知识的普遍来源还要无限崇高的源头。我特此证明我真诚地完全承认这些话语的崇高，并毫无异议地接受它们显示的真理。"从库杜斯的沉默以及他脸上的表情，穆拉·侯赛因

推论除了库杜斯无人能写出这些词句。他立即从座位上站起来，低着头站在门槛边，虔敬地宣布："巴孛谈到过的隐藏珍宝现在就展现在我眼前。它的光辉消除了疑惑的阴霾。虽然我的大师现在被藏在阿塞拜疆的山中要塞，祂的光华之迹象与权能之启示明白无误地显现在我面前。我已在马赞达兰发现了祂的荣耀的映像。"

哈吉·米尔扎·阿加西的错误是多么严重，多么令人震惊啊！这位愚蠢的大臣让巴孛在阿塞拜疆与世隔绝的偏僻角落过绝望的流放生活，他妄想借此成功地使本国的人看不见那永恒圣火的火焰。他几乎没觉察到通过在山上树立圣灯，自己正在帮助扩大其光辉，传扬其荣耀。通过自己的行动，通过他令人惊奇的误算，他非但未能把圣火藏起来，不让人们看见，反而更加突出了它的地位，进一步激发了它的光辉。另一方面，穆拉·侯赛因是多么公正，他的判断力是多么敏锐可靠啊！在那些认识并见过他的人之中，无人会片刻质疑这青年的博学、魅力、他的高度诚实和惊人的勇气。在赛义德·卡齐姆去世后，如果他宣布自己是应允的卡伊姆，赛义德·卡齐姆的门徒中最杰出的人都会一致承认他的说法并服从他的权威。穆拉·穆罕默德-马马加尼是谢赫·艾哈迈德-艾赫萨伊的博学的著名门徒。他在大不里士通过穆拉·侯赛因了解了新天启的主张，他不是就曾宣布说："我以神为我的见证！如果赛义德-巴孛提出的主张是由穆拉·侯赛因所提出的，鉴于他的卓越品格和广泛的知识，我会是第一个拥护他的圣道并向所有人传扬的人。然而，由于他选择让自己服从于另一个人，我便不再相信他的话了，拒绝响应他的呼吁。"当赛义德·穆罕默德-巴吉尔-拉什提听到穆拉·侯赛因能干地解决了长久困扰他的疑问时，不是就用热情洋溢的辞句证明他学识高深吗？他说："我盲目自信地设想自己能难

倒赛义德·卡齐姆-拉什提并使他哑口无言。当我第一次见到穆拉·侯赛因并与之交谈时，我意识到自己犯了多么严重的错误。他声称自己只是赛义德·卡其姆的恭顺的门徒。这位青年具有这么大的力量。如果他把白天说成黑夜，我也相信他能拿出证据，在博学的神学家们眼前清楚地证明他的说法是真的。”

就在穆拉·侯赛因被带去与巴孛接触的那天晚上，尽管他起初感到自己无比优越，因而预先就倾向于轻视一个默默无闻的设拉子商人之子的主张。但是，当他的主人开始展露自己主张的思想时，他马上觉察到在祂的启示中潜藏着不可估量的天恩。他热切地接受了祂的圣道，轻蔑地抛弃了一切可能妨碍他正确理解和有效促进其影响力的东西。最后，当穆拉·侯赛因有机会欣赏库杜斯著作的超然卓越的性质时，他以其惯常的聪慧和准确无误的判断力，同样估计到了库杜斯这个人和他的话语这两者所共同具有的特殊天赋的真实价值。面对这青年的心灵所展示出的无所不有的神授美德，他自己习得的知识的广度已缩小得微不足道。就在那一刻，他发誓永远忠于如此强烈地反映出他自己的大师的光辉的这个人。他感到他的首要义务是要使自己完全服从库杜斯，仿效他并遵从他的意愿，在他的能力范围内想尽一切办法保证他的安康。直到殉教的那一刻，穆拉·侯赛因仍然信守自己的誓言。他从此以后极为敬重库杜斯，完全是由于他坚定不移地确信库杜斯超自然天赋的真实性，这些天赋使库杜斯清楚地有别于同为门徒的其余的人。没有其他动机能使他如此敬重一个看起来与他同等的人。穆拉·侯赛因的敏锐洞察力很快领会到在库杜斯身上潜藏的巨大力量，而他的崇高品行则激励他去恰当地显示出他对此真理的认识。

穆拉·侯赛因对库杜斯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第二

天早晨，在库杜斯家里聚会的信徒极为惊奇地发现昨晚占据上席而受到热情款待的客人将位置让给了主人，现在以完全恭顺的态度站在门边。在聚会的信徒们的陪同下，库杜斯对穆拉·侯赛因说道："现在，就在此刻，你应该奋起斗争，用智慧与权能之棒武装起来，使力求败坏圣教美好名声的邪恶阴谋者哑口无言。你应面对那帮人，挫败他们的势力。你应依靠天恩，把他们的阴谋诡计看作是想遮蔽圣道光辉的徒劳之举。你应该会见赛义杜勒-乌里玛，那个臭名昭著的心存欺诈的暴虐者，应该大无畏地让他看看这个天启的显著特征。你从那里前往呼罗珊。在马什哈德城修建一座房屋，既可用作我们的私人住宅，同时又可以为接待客人提供足够的设施。不久，我们就会到那儿去，住在那座房子里。你要邀请每一个接受能力强的人到那里，我们希望将他们引导到永生之河。我们要让他们作好思想准备，力劝他们联合起来传扬圣道。"

第二天日出时分，穆拉·侯赛因就出去会见赛义杜勒-乌里玛。他孤立无援地到了他的面前，如库杜斯所吩咐的那样向他传达新时代的神启。在聚集的信徒当中，他无畏而雄辩地为他挚爱大师的圣道辩护，请求他忘掉自己的胡思乱想所雕刻出来的偶像，将神圣启导的旗帜插在它们的碎片之上。他呼吁对方清除头脑中束缚人的过时的宗教信条，无所束缚地赶赴永恒得救的彼岸。他以特有的魄力战胜了那个虚伪术士企图用驳以倒神启真理的所有论点，以他无可辩驳的逻辑揭露了后者力图提出的每个信条的谬误。由于害怕自己的信徒会聚集在穆拉·侯赛因的周围，赛义杜勒-乌里玛使出最卑劣的手段，肆意使用最肮脏的语言，希望能维护自己的完整地位。他当面对穆拉·侯赛因大肆诽谤，对于对手举出的证据与证明不屑一顾，他没有丝毫正当的理由就自信地断言

对手要他接受的圣道是无益的。穆拉·侯赛因意识到他完全没有能力领会自己带来的神启的重要性，就马上起身说道："我的论证未能使你从漫不经心的睡眠中惊醒过来。在未来的日子里，我的所作所为将向你证明你所看不起的这个神启的力量。"他带着强烈的感情说话，使得赛义杜勒-乌里玛感到全然不知所措。他惊愕得无言以对。于是，穆拉·侯赛因转向一个似乎已受到他的话语影响的听众，叫他去把这次会见的情况讲给库杜斯听。他补充道："对他说'由于他没有特别命令我去见他，所以我决定立即动身去呼罗珊，全面完成他指示我做的事。'"

穆拉·侯赛因怀着除上帝之外完全超脱于一切的决心，独自启程去了马什哈德。在他踏上去往呼罗珊的路途时，他唯一的陪伴是一个念头，那就是切实实现库杜斯的愿望。支撑他的唯一力量是意识到自己始终如一的承诺。他直接去米尔扎·穆罕默德-巴吉尔-加伊尼的家，很快就在那房屋的附近，在巴拉-希亚班购买到一大片土地。他开始在上面建造他受命修建的房屋，他将之命名为巴比堂，这个名字一直沿用至今。房子建好之后不久，库杜斯到达并住进了这座房屋。穆拉·侯赛因的精力和热情使川流不息的来客为接受圣教信仰做好了思想准备。他们涌进来见库杜斯，承认圣道的主张，愿意应募到它的旗帜之下。穆拉·侯赛因以明察秋毫的警觉性努力传播新天启的知识，库杜斯用巧妙的方式启迪日益增加的信徒。这些行动使那股席卷整个马什哈德城的热情更为高涨，而且其影响迅速扩大到呼罗珊之外的地方。巴比堂很快就变成了众多虔诚信徒的聚会中心，他们被激发起坚定不移的决心，尽其所能地展现他们的信仰的伟大的内在力量。

第十五章

塔希莉从卡尔巴拉到呼罗珊

按照神的安排，撕碎掩盖圣教基本真理的帷幕的既定时刻临近了。这时，在呼罗珊的心脏地区燃起了熊熊火焰，强烈的火焰使妨碍最终认知圣道的最难以克服的障碍熔化而消失了。那烈火在人们心中引起多么大的热情，其振奋人心的效应即使波斯最边远的省份也能感受到。它消除了萦绕在信徒心中而且到此时为止还在妨碍他们充分领会其荣耀的一切疑虑的痕迹。敌人的判决已宣告将上帝圣美之化身的祂终生隔离，从而力图一劳永逸地熄灭祂的爱的火焰。然而，在坏人暗中策划反对祂的同时，全能者之手也在忙于挫败他们的阴谋，使他们白费力气。在波斯最东部的这个省里，全能者已通过库杜斯之手，在呼罗珊人的心中点燃了以最炽热的火焰燃烧成一团的烈火。而在卡尔巴拉，在波斯的西部边界之外，祂已点燃了塔希莉这盏灯，一盏注定要将光辉照射到整个波斯的灯。从波斯的西部和东部，无形者的声音召唤两盏伟大的双生明灯赶赴德城[①]，那荣耀之启源，巴哈欧拉的家。祂吩咐他们每一个人力求面见祂，围绕作为真理之阳的祂转动，以征求祂的意见，增强祂的力量，并为祂即将到来的天

① 德黑兰。

启开路。

库杜斯住在马什哈德的时候，巴孛执行上帝的命令亲笔启示了一篇写给波斯全体信徒的书简。在这篇书简中，祂嘱咐圣教的每一个忠诚信徒“赶快去‘呼之乡’”，即到呼罗珊省去。[①]有关这一重要训示的消息以神奇的速度迅速传开并且激起普遍的热情。消息传到塔希莉耳中时，她住在卡尔巴拉，正竭尽全力扩展她所拥护的圣教信仰的范围。赛义德·卡齐姆去世后，她离开家乡加兹温，到了这座圣城，热切期望亲眼见到已故的赛义德所预言的神迹。我们在前面已见到她是怎样凭直觉而被引导发现了巴孛的天启以及她如何自发地认知了其真理。在未受提示未经请求的情况下，她觉察到允诺的天启之曙光在设拉子城显露，于是马上给曙光的揭示者写信表示忠诚。

尽管塔希莉没有谒见过巴孛，她却感动得宣布了自己的信仰。巴孛对此立即作出回应，鼓励她的热情并且大力为她壮胆。她起来广泛宣传祂的教义，猛烈斥责同代人的堕落与反常行为，大无畏地提倡人们在习惯与风俗方面的根本变革。她的不屈不挠的精神是由她对巴孛的爱之火激发起来的，而对于潜藏于祂天启中不可估量的神恩的发现又进一步增加了她愿景的荣耀。她对自己接受的圣道的最后胜利坚信不移，使她品性中固有的大胆与力量得到百倍的增强。她对她奋起捍卫的那个使命的永恒价值的认识，给她无限的精力注入了新的活力。所有在卡尔巴拉见过她的人都陶醉于她令

① 陆军中校P.M.赛克斯写道：“据说，第十二位伊玛目没有死，而是在希吉拉历260年（公元873年）在奇迹般的隐藏中消失了。在最后审判日，他将走出隐藏的地方，出现在马什哈德的乔哈尔-沙德清真寺，作为马赫迪，即‘指导者’，受到欢迎并让人间充满正义。”（《波斯史》，第2卷，第45页。）

人着迷的口才，感受到她的话语的魅力。没有人能抵挡她的魅力，很少有人能逃避她的信念的感染。所有的人都证明她品性的非凡，对她令人惊异的个性感到不可思议且都深信她信仰的真诚。

塔希莉将受人尊敬的赛义德·卡齐姆的遗孀争取到圣道上来。赛义德·卡齐姆的妻子出生在设拉子，是卡尔巴拉的妇女中第一个认知圣道的真理的人。我听到谢赫·苏丹描述了她对塔希莉的极端热爱。她尊崇她为精神向导，敬重她为感情诚挚的伙伴。谢赫·苏丹也热情地赞赏赛义德的遗孀的品性，他常热情赞扬她性格温和。人们经常听到谢赫·苏丹说："她对塔希莉依恋到这种程度，以致她极不情愿让这位在她家作客的女英雄离开哪怕只是一小时。她的波斯和阿拉伯妇女朋友是她家的常客。她对塔希莉的强烈依恋引起她们的好奇心，激发她们对她的忠心。在她接受圣道神启的第一年，她突然生病并于三天后去世了，就像赛义德·卡齐姆的情况一样。"

在卡尔巴拉，通过塔希莉的努力热切地接受了巴孛圣道的男士中，有一个名叫谢赫·萨利赫的人。他是该城的阿拉伯居民，是第一个在德黑兰在圣教信仰的道路上流血牺牲的人。她一再称赞谢赫·萨利赫，以致有人怀疑他的地位等同于库杜斯。谢赫·苏丹也属于被塔希莉的魅力所迷倒的人。他从设拉子回来后就支持圣道，大胆而坚持不懈地促进其影响，尽他的最大努力执行她的指示和要求。塔希莉的另一个赞赏者是谢赫·穆罕默德-谢卜勒。他是穆罕默德-穆斯塔法的父亲，是巴格达本地的阿拉伯人，在该城的乌里玛中享有很高的地位。在这群坚定而能干的支持者的帮助下，塔希莉能够激发起相当多的居住在伊拉克的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的想象力。他们中多数人在她的带领下与波斯的教友们通力合作，

那些波斯教友很快就应召以自己的行动决定圣教的命运，并以自己的生命保证其胜利。

巴孛原本向祂在波斯的信徒发出的呼吁很快就传到祂在伊拉克的信徒那里。塔希莉极为高兴地作出响应。她的许多忠实赞赏者立即仿效她的榜样，全都愿意立即前往呼罗珊。卡尔巴拉的乌里玛们力图劝说她不要进行这次旅行。她马上就觉察到促使他们提出这种劝告的动机，明白了他们的恶毒意图。于是，她就给这些诡辩者中的每一个人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她陈述了自己的目的，揭露了他们的装腔作势。[①]

她从卡尔巴拉到了巴格达。由该城的什叶派、逊尼派、基督教和犹太教社团的最能干的领袖组成的代表团谋求与她见面，并努力使她相信她的行动是愚蠢的。然而，她有能力使他们停止发表反对意见，以她强有力的论辩让他们感到震惊。由于幻想破灭而又感到困惑不解，他们就深感无能地退下了。

克尔曼沙阿的乌里玛们恭敬地接待她，并向她述说了各种表示尊重和钦佩的话。然而，在哈马丹，[②]该城的宗教领袖在对待她的态度上有分歧。少数几个人私下力图煽动人们损害她的威信。然而，其他人受到感动而公开赞扬她的美德

① 根据萨曼达尔（手稿，第9页）的说法，导致卡尔巴拉人焦虑不安而在巴格达省督面前指控塔希莉的主要原因是她行动唐突。她无视穆哈兰姆月的月初在卡尔巴拉已故的赛义德·卡齐姆的家中举行的纪念侯赛因殉难的周年纪念活动，而是庆祝在那个月的第一天的巴孛的生日。据说，她要求妹妹和亲属脱去丧服并穿上艳丽的服装，在那种场合公开违抗人们的风俗习惯与传统。

② 他们在卡朗德村停留了三天，塔希莉大无畏地宣传巴孛的教义，高度成功地激起各阶层对新天启的兴趣。据说一千二百人自愿跟随并听从她的吩咐。

和勇气。这些朋友从布道坛上宣布：“我们应当仿效她的高尚榜样，恭敬地请她为我们解开《古兰经》的奥秘，以解决神圣经书中的深奥难懂之处。因为与她的浩瀚无际的知识相比，我们的最高成就也只不过是沧海一粟而已。”在哈马丹期间，塔希莉遇见了由她的父亲哈吉·穆拉·萨利赫从加兹温派来迎接她的人，他们代表塔希莉的父亲催促她回到家乡住一段时间。她勉强同意了。在她离开前，她吩咐从伊拉克陪伴她的人各自回到自己的家乡。他们中有谢赫·苏丹，谢赫·穆罕默德-谢卜勒及其年青的儿子穆罕默德-穆斯塔法，阿比德及其儿子纳西尔，他随后被称为哈吉·阿巴斯。她的同伴中一直住在波斯的人以及其他的人也按吩咐各自回家。比如赛义德·穆罕默德-戈尔帕耶加尼，他的笔名为泰尔，塔希莉称之为法塔勒·马利赫。只有两个同伴——谢赫·萨利赫和穆拉·易卜拉欣-戈尔帕耶加尼——被留在她身边。他们两人都畅饮了殉教之酒，第一个是在德黑兰，另一个在加兹温。在她自己的男性亲属中有巴孛的新生字母之一、她的妹夫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以及她女儿的未婚夫赛义德·阿卜杜勒-哈迪，他们一路上陪同她从卡尔巴拉到达加兹温。

在她到达她父亲的家时，傲慢而虚情假义的穆拉·穆罕默德派了他自己家的一些女士来劝说塔希莉，要她从她父亲家搬到他自己的家去。穆拉·穆罕默德是穆拉·塔基的儿子，也是她的表兄，他自认为是波斯所有穆智台希德中仅次于他父亲和叔叔的最有造诣的人。塔希莉对传话人的大胆回答是：“对我那专横傲慢的男眷说，‘如果你原来真想做我的忠实配偶和伴侣，你就会赶到卡尔巴拉来接我，就会徒步牵引我的驮轿一路走到加兹温。而在与你一起旅行的过程中，我就会将你从执迷不悟的睡眠状态唤醒，就会给你指出

真理之路。但事实不是这样。我们分居以来已过三年。无论是今生还是来世，我都决不可能与你结合在一起。我已将你从我的生活中永远赶出去了。’”

这样严厉而不屈从的回答使得穆拉·穆罕默德和他父亲勃然大怒。他们立即宣布她为异教徒，日夜力求损害她的地位，玷污她的名声。塔希莉强烈捍卫自己并坚持揭露他们的邪恶品性。她的父亲是一个热爱和平而公正的人，对这种激烈的争吵感到痛惜，于是，就在他们之间努力进行调解，但他的努力失败了。

这种紧张状态一直持续到一个名叫穆拉·阿卜杜拉的设拉子人在希吉拉历1263年莱买丹月（公元1847年8月13日至9月12日）的月初到达加兹温。他是谢赫·艾哈迈德和赛义德·卡齐姆的仰慕者。后来，在德黑兰受审的过程中，穆拉·阿卜杜拉当着萨希卜-迪万的面讲述了以下情况。他说：“我从来就不是一个信仰坚定的巴比教徒。我想去拜访巴孛并调查祂的圣道的性质，就在去往马库的途中到了加兹温。在我到达加兹温的那天，我意识到该城处于大骚乱状态。我经过市场时看见一群暴徒脱掉一个人的头巾和鞋子，用他的头巾缠住他的脖子，拉着头巾将他拖过街道。一群愤怒的群众正以威胁、殴打和咒骂折磨他。经过询问，我得知：‘他的不可饶恕的罪过是胆敢当众赞扬谢赫·艾哈迈德和赛义德·卡齐姆的美德。因此，霍贾图勒-伊斯兰哈吉·穆拉·塔基宣布他为异教徒，并下令将他从本城驱逐出去。’

“我对我所得到的解释感到大为惊奇。我心想一个谢赫派信徒怎能被看作是异教徒而受到这样残忍的对待呢？由于很想从穆拉·塔基本人那里查明这个传闻的真相，我便去了他的学校，问他是否真的对他宣布了这样一种罪名。他直言不讳地回答说：‘是的，已故的谢赫·艾哈迈德-巴林尼崇

拜的神是我永远不可能信的神。我把他以及他的信徒视为错误的化身。’那时，我激动得想当着他的门徒的面猛击他的脸。然而，我克制住并发誓说：如上帝许可，我要用我的矛刺他的嘴唇，以免他再说这样亵渎的话。

“我从他面前径直离开，朝市场走去。我在那里买了一把最锋利、钢质最好的匕首和一支矛头。我把它们藏在怀里，准备满足我内心燃烧着的强烈欲望。一天晚上，我走进他通常领着信众做祷告的清真寺等待机会。我一直等到黎明时分。这时，我看见一位老妇人走进清真寺，她拿着一块小地毯，将它铺在壁龛的地板上。不久，我看见穆拉·塔基单独走进来，朝壁龛走去做祷告。我小心地悄悄跟着他，站在他后面。他俯伏在地上时，我朝他冲上去，拔出矛头，将它刺进他的颈背。他大叫了一声。我将他掀翻在地，将匕首拔出鞘，完全插入他口中。我用同一把匕首戳了他的胸部和侧面的几个地方，让他血淋淋地躺在壁龛那里。

“我立即登上清真寺的屋顶，观看众人的狂乱与焦燥不安。一群人冲进来，把他放在担架上，运到他的家中。由于未能查出真凶，人们抓住时机满足他们最卑劣的本能冲动。他们当着省督的面互相卡住喉咙，猛烈攻击，相互指责。我发现许多无辜的人受到严重骚扰而被投入监狱，良知的呼声使我坦白了自己的行为。因此，我急切要求面见省督，对他说：‘如果我把这桩谋杀案的案犯交到你手中，你会答应释放正在这个地方受苦的所有无辜者吗？’我从他那里刚一获得必要的保证后，马上就向他坦白是我干的。起初他不愿意相信我。按照我的要求，他召来在壁龛铺地毯的老妇人，但是拒绝相信她给出的证据。最后，我被领到即将死亡的穆拉·塔基的床边。他一看见我，就认出了我的形象。他激动地用手指着我，表示我袭击了他。他示意把我从他面

前带走。不久，他就断气了。我立即被逮捕，被判谋杀罪而被投入监狱。然而，省督并未遵守诺言，仍拒绝释放其他囚犯。”

穆拉·阿卜杜拉的坦率真诚使萨希卜-迪万感到极为高兴，他给侍从下了密令，使他能从监狱逃脱。半夜时分，这位犯人在里达·汗-萨达尔家避难直到伟大的谢赫·塔巴尔西保卫战爆发。后者最近已与西帕赫-萨拉尔的妹妹结婚。这时他下定决心与要塞的英勇捍卫者共命运。他以及跟随他到马赞达兰的里达·汗最终畅饮了殉道之酒。

谋杀事件使穆拉·塔基的合法继承者们勃然大怒。他们决心向塔希莉报仇雪恨。他们成功地使她在她父亲的家中受到最严格的监禁，命令经过挑选的妇女监视她，除了日常净礼之外，不允许他们的囚徒离开房间。他们指控她是犯罪活动的实际唆使者。他们断言：“除你之外，没有别的人犯了谋杀我们父亲的罪行。你下令暗杀他。”他们逮捕和关押的那些人被他们带到德黑兰，囚禁在首都的一个卡德胡达的家中。穆拉·塔基的朋友和继承者们分散到各处，控告他们的囚徒是伊斯兰律法的否定者，要求立即将他们处死。

巴哈欧拉那时住在德黑兰，得知了这些曾经是塔希莉的同伴和支持者的囚犯的境况。由于祂与在家中囚禁他们的卡德胡达相识，于是祂决定看望他们并为他们进行斡旋。那位贪婪欺诈的官员完全知道巴哈欧拉慷慨大方，于是，为了给自己捞一大笔金钱，他极力夸大降临在这些不幸的囚徒身上的灾难。卡德胡达强调说：“他们没有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他们渴望得到食物，他们的衣物破烂不堪。”巴哈欧拉立即给予经济援助，对他们进行救济，力劝卡德胡达放松监管他们的严厉程度。后者同意解除几个无法承受重压的人的枷锁，其余的人他也尽量减轻对他们监管的程度。在贪

婪的驱使下，他把情况告知了他的上级，强调说食物和钱由巴哈欧拉定期供给被监禁在他家的人。

这些官员受到诱惑轮流想从巴哈欧拉的慷慨行为中获得一切可能的好处。他们把祂召到面前，抗议祂的行为，指控祂在这些囚徒被宣判有罪的行动中有共谋关系。巴哈欧拉回答说："卡德胡达在我面前为他们的案子辩护并详述他们的苦难和需要。他本人证明他们是无辜的并且恳求我给予帮助。我应要求被迫给予了帮助，现在你们反而指控我犯有莫须有的罪名。"他们以立即给予惩罚威胁巴哈欧拉，拒绝让祂回家。巴哈欧拉这次所遭受的监禁是在圣道上第一次降临到祂身上的磨难，为祂所热爱的人而遭受关押。祂被囚禁了几天，直到后来被任命为沙阿宰相的米尔扎·阿加·汗-努里的兄弟贾法尔-库里·汗和许多其他朋友为他斡旋，并以严厉的语言威胁卡德胡达才使祂获释。负责监禁祂的人自信地以为能得到一百土曼的钱作为释放祂的报答，但他们很快发现自己被迫服从贾法尔-库里·汗的命令而无法指望从他或从巴哈欧拉那里获得最微小的报偿。他们一再道歉，悔恨不已，将他们的囚徒交到他的手中。

与此同时，穆拉·塔基的子孙在尽一切努力为他们有名的亲人报仇。由于对他们已经做的还感到不满足，于是，就直接向穆罕默德沙阿本人提出上诉，竭力争取他对他们的案子的同情。据说，沙阿作了这样的回答："你们的父亲穆拉·塔基肯定不可能声称他超过了信士的长官伊玛目阿里。难道后者不是吩咐过他的信徒，如果他成为伊本·穆勒贾姆之剑的受害者，只有谋杀者才应以自己的死弥补他的行为，除他之外任何别的人都不应被处死吗？告诉我谋杀他的人，我就发布命令将他交到你们手中，以便你们给他以应得的惩罚。"

沙阿毫不妥协的态度促使他们放弃了自己怀有的希望。他们断言谢赫·萨利赫是谋杀他们父亲的人，从而获准逮捕他并卑鄙地将他处死。他是第一个在波斯土地上在圣道的道路上捐躯的人，也是注定要以生命保证神圣信仰胜利的光荣群体的第一个人。当他被带到殉难场时，他的脸上热情洋溢，充满喜悦。他匆匆赶到绞刑架下和行刑者见面，好像在欢迎一位亲密的终身朋友一样。他不断地说出胜利与希望的话。当死亡临近时，他欢欣鼓舞地大声说："从我认知祢的那一刻起，我就抛弃了常人的希望与信念，祢就是我的希望与信念！"他的遗骸被埋葬在德黑兰伊玛目-扎德·栽德圣陵的院落内。

无法平息的仇恨激励了那些对谢赫·萨利赫的殉难负有责任的人，促使他们寻求另外的手段，以推行他们的阴谋。但萨希卜-迪万成功地使哈吉·米尔扎·阿加西相信穆拉·塔基的子孙们的行为很危险。于是，哈吉·米尔扎·阿加西拒绝接受他们的上诉。他们没有因为受到拒绝而气馁，而将他们的案子递给了萨德尔-阿德比利，他是波斯宗教领袖中一位臭名昭著而且极其专横傲慢的人。他们恳求道："看看那些以守护律法完整为最高职能的人所蒙受的侮辱吧！你是律法的最主要的杰出阐释者，你怎能让这样严重的公开侮辱律法的行为免于受罚呢？你真的没有能力为先知的这位被屠杀的仆人报仇雪恨吗？容忍令人发指的罪行就会引发针对我们信仰教义的核心智囊的诽谤洪潮，你意识到这一点吗？难道你的沉默不会鼓励伊斯兰教的敌人毁坏你亲手营建的机构吗？结果难道不会危及到你自己的生命吗？"

萨德尔-阿德比利感到非常害怕，于是在无可奈何之下力图欺骗君王。他给穆罕默德沙阿写信，提出如下请求："我谦恭地请求陛下允许这些囚徒陪同受害领袖的后嗣回到加兹

温，以便这些人可以主动地公开原谅他们的行为，使他们能恢复自由。他们的这样一种姿态将大大加强他们的地位，使他们赢得同胞们的尊敬。”沙阿完全不知道诡计多端的阴谋分子的恶意计划，立即同意了他的请求。沙阿附加了一个特别条件，即他们应从加兹温给他寄一份书面声明，保证囚犯在获得自由之后的状况完全令人满意，而且，将来也不会受到伤害。

这些囚徒刚被交到他们手上，作恶者立即开始满足自己无法消解的仇恨。在被交到敌人手中之后的第一天晚上，哈吉·阿萨杜拉就被残酷无情地处死了。哈吉·阿萨杜拉是哈吉·阿拉-瓦尔迪的兄弟，是穆罕默德·哈迪和穆罕默德·贾瓦德-法尔哈迪的叔叔，在加兹温是著名商人，以虔诚和像他那光辉的兄弟一样的刚直不阿的精神而博得名望。他们完全知道在他的家乡无法对他为所欲为，所以决定在德黑兰以一种使他们不会受到谋杀嫌疑的方式结果他的性命。在午夜时分，他们做出了可耻的举动，第二天早晨，宣布他死于疾病。他的大多是加兹温当地人的朋友和熟人，没有人能查出毁灭这样高尚的生命的那桩罪行，只能给他举行一个符合他身份的葬礼。

他的其余同伴中有穆拉·塔希尔-设拉子和穆拉·易卜拉欣-马哈拉提。这两个人都因学识和品性极受尊重。在到达加兹温后，他们立即被野蛮地处以死刑。事先由处心积虑地鼓动起来的全体民众大声叫嚷对他们立即行刑。一帮无耻的恶棍拿着刀、剑、长矛和斧头扑向他们，将他们剁成碎片。他们弄碎他们的尸体，手段极其残暴，以致无法找到散落的尸体碎片以供埋葬。

仁慈的上帝啊！这样令人难以置信的野蛮行为在加兹温这样的城镇发生了，而这个城镇却是以城内居住着多达一百

位最高级的伊斯兰宗教领袖而自豪的。然而，在所有居民中，居然没有人起来大声疾呼并抗议这样令人作呕的谋杀罪行！似乎没有人质疑他们是否有权利干这些罪恶无耻之事。没有人意识到这些声称是伊斯兰教奥秘的唯一宝库的人的暴行与最初显示其世界之光的人的模范行为之间是完全不相容的。没有任何人愤怒地呼喊："邪恶而执迷不悟的一代啊！你们已沉沦到何等丑恶可耻的深渊！你们干的恶事难道不是已超过了最卑劣的人的残忍行为吗？你们不肯承认无论野兽还是世间的任何动物都比不上你们的行为凶残吧？你们要执迷不悟到何时啊？你们不是相信每一场集体祷告的功效取决于领拜者的诚实吗？你们不是一再宣称除非领导会众的伊玛目清除了自己心中的一切恶意，否则，在上帝看来，任何这样的祷告都不被接受吗？然而，你们却认为怂恿和参与这样残暴之事的人是你们信仰的真正领袖，是公平和正义的化身。你们不是已将你们圣道之缰绳交到他们手中并把他们视为你们命运之主人吗？"

关于这一暴行的消息传到了德黑兰并在全城以极快的速度传播开来。哈吉·米尔扎·阿加西提出强烈抗议。据说，他大喊道："哪一段《古兰经》，哪条穆罕默德的圣训证明为了报复一个人被杀而大批屠杀是正当的？"穆罕默德沙阿也表示强烈反对萨德尔-阿德比利及其同党的叛逆行为。他谴责他懦怯，将他逐出首都，判他在库姆隐姓埋名地生活。他的解职使一直徒劳无益地要使他下台的宰相感到大为喜悦，而他的突然被逐消除了宰相对他权力扩大的疑惧。他自己迅速谴责加兹温的大屠杀，并不是他很同情无自卫能力的受害者的圣道，而是由于他希望萨德尔-阿德比利陷入尴尬的境地，以致不可避免地在君王的心目中失宠。

沙阿及其政府未能对坏人给予及时的惩罚，这鼓励了

他们进一步想方设法舒解他们对敌手的深仇大恨。这时，他们将注意力集中到塔希莉身上，决心要让她在他们手上遭受与她的同伴相同的命运。仍被幽禁的塔希莉刚一得知敌人的阴谋，马上给子承父位、现已被确认为加兹温的主麻-伊玛目的穆拉·穆罕默德写了如下的信。她说："'他们妄想用自己的口吹灭上帝的光明，但上帝只愿发扬自己的光明，即使不信道者不愿意。'[①] 如果我的圣道是真理之道，如果我崇拜的主正是唯一真神，那么，在九天之内，祂会将我从你的暴虐的枷锁中解救出来。如果祂未能使我得到解救，你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置我。你们就将无可改变地确认我的信仰的虚假。"穆拉·穆罕默德承认他没有能力接受这么大胆的挑战，便选择完全不理睬她的信，力求以一切狡诈的手段达到他的目的。

那时，在塔希莉确定的得到解救的时刻到来之前，巴哈欧拉表示希望将她从囚禁中解救出来并带往德黑兰。祂决心要让对手看到她的话确实是真实的，并挫败她的敌人为弄死她而设想出的诡计。因此，穆罕默德·哈迪-法尔哈迪被祂召来并被托付了一个任务。祂要他立即将她转移到德黑兰祂的家中来。穆罕默德·哈迪受命交给他的妻子哈通·詹一封密信，叫她伪装成乞丐前往塔希莉被关押的房屋并把信递到她手中。她要在房屋的大门口等一会儿，直到塔希莉与她会合，然后与她一起赶紧走，并将她交给他照管。巴哈欧拉敦促使者："一旦塔希莉与你会合，就立即动身前往德黑兰。就在今晚，我将派遣一位侍从带着三匹马到加兹温城门附近，以便你带去安置在加兹温城墙外你们约定的地方。你要把塔希莉领到那个地点上马，然后，走一条不常有人走的路

① 《古兰经》9:33。

线，尽量在天亮时到达首都郊外。一旦城门开了，你必须马上进城，并且要立即到我家来。你应万分小心，以免暴露她的身份。全能者肯定会引导你并且处处给你可靠的保护。”

巴哈欧拉的保证增强了穆罕默德·哈迪的勇气，于是，他立即出发去执行他接到的指示。他不受任何障碍的妨碍，能干而忠实地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将塔希莉安全地在约定时刻领到大师家中。她从加兹温突然而神秘地离开使得她的朋友和敌人都同样感到惊恐万状。他们整夜搜查房屋，努力找她而未果。她的预言应验了，这使得她的对手中即使最怀疑的人也感到震惊。这使少数人意识到她所信奉的圣教的超自然性质，于是，愿意服从其主张。她自己的兄弟米尔扎·阿卜杜勒-瓦哈卜就在那一天承认了天启的真理，但后来却未能以自己的行为证明他的信念的真诚。

在巴哈欧拉的荫护之下，塔希莉确定的她得到解救的时刻已稳稳当当地得到证实。她非常清楚她到了谁的面前。她深深意识到她受到的殷勤款待的神圣性质。[①]她在未受提示和召唤的情况下接受了巴孛宣布的信仰，赞扬祂启示的教义并承认其真理。同样，她也通过自己的直觉感知到巴哈欧拉未

① 在《忠信群英传略》（第306页）中，阿博都-巴哈记述了瓦希德拜访塔希莉的情形，当时塔希莉还住在巴哈欧拉在德黑兰的家中。祂写道：“塔希莉隔着帘幕倾听瓦希德说话。瓦希德正在热情而雄辩地讲述证明新圣使来临的迹象和经文。那时我还是个小孩，坐在她的膝上，而她在倾听从那博学者的口中不停地说出的引人注目的证据。我清楚地记得她突然打断他讲话的情形，她热情洋溢地大声宣布说：‘叶海亚啊！让行动而不是话语来证明你的信仰，如果你是一个真正有学识的人。不要再徒然重复过去的圣训，因为服务的时代，坚定地行动的时代已经到来。现在是显示出上帝的真正迹象、撕碎胡思乱想之帷幕、宣传圣言和在圣道上牺牲自己的时候了。让行动，而不只是言论，为我们生色增辉。’”

来的荣耀。希吉拉历1260年，在卡尔巴拉期间，她就在自己的颂诗里间接提到她对祂要启示的真理的认知。在德黑兰，我本人在赛义德·穆罕默德的家中看到过这些诗句，他被塔希莉称为法塔勒-马利赫。她亲笔书写的每个字雄辩地证明她相信巴孛和巴哈欧拉的崇高使命。这首颂诗中有下面这句："阿卜哈美尊的光辉已刺穿夜幕。看啊，在从祂脸上发出的光中，热爱祂的人的灵魂像尘埃一样跳动！"正是她对巴哈欧拉的不可战胜的力量的坚定信念，促使她这样自信地说出她的预言并在敌人面前如此大胆地发出挑战。如果不是不可动摇地相信那种力量的可靠功效，任何东西都不可能在她被囚的最黑暗时刻，引导她以这样的勇气和信心断定她的胜利临近了。

塔希莉到达德黑兰几天后，巴哈欧拉决定送她去呼罗珊，由正准备去该省的一些信徒陪同。祂决心要在几天之后也从首都去呼罗珊。因此祂召来阿加-卡利姆，指示他立即采取必要措施，以保证塔希莉连同她的一个女性随从加尼蒂安全到达首都城门外的一个地方，以后她们要从那里动身前往呼罗珊。驻守在城门口的卫兵受命拒绝任何未经允许的妇女通过城门。因此，祂劝她们要极其小心警惕，以免他们发现她们的身份而阻止她们离开。

我听阿加-卡利姆讲述了如下情况。他说："凭着对上帝的信赖，塔希莉、她的随从和我乘马车来到首都附近的一个地方。驻守什米兰城门的卫兵没有提出丝毫的反对，他们没有询问我们的目的地。在距离首都两法桑的地方，我们在位于山脚下的一个水源丰沛的果园中下了马车。在果园中央有一座看起来完全废弃了的房屋。当我到处走着寻找主人时，碰见一位老人在给植物浇水。在回答我的询问时，他解释说主人与佃户之间发生了争执，结果，占有这个地方的人

就离开了。他补充道：‘主人请我看守财产直到争执解决为止。’我得到他给的信息，感到极为高兴，于是，请他与我们共进午餐。那天晚些时候，当我要动身去德黑兰时，我发觉他愿意照看和守卫塔希莉及其随从。我将她们交给他照看，并且向他保证要么晚上我自己回来，要么派一个信得过的侍从来，第二天我会随后带来去呼罗珊的一切必需品。

“我一到达德黑兰，就派遣巴孛的一位新生字母穆拉·巴吉尔连同一位随从与塔希莉会合。我把她安全离开首都的消息告知了巴哈欧拉。祂对我的消息感到极为高兴，将那片果园命名为‘巴格-占乃提’。[①] 祂说：‘那座房屋已成为上天为你准备的接待处，你可以在里面招待受上帝热爱的人。’

“塔希莉在那里住了七天之后，在别名法塔的穆罕默德-哈桑-加兹维尼以及其他几个人的陪同下朝呼罗珊进发了。巴哈欧拉命令我为她的起程做准备，提供她在旅行中所需的一切东西。”

① “天堂果园。”

第十六章

巴达什特会议

塔希莉启程后不久，巴哈欧拉指示阿加-卡利姆为祂去呼罗珊的旅行做好必要的准备。祂将家人托付给他照看，要求他为他们的安康提供一切可能的帮助。

祂在到达沙阿鲁德后受到库杜斯的迎接。库杜斯一直住在马什哈德，听说祂快要到了，他就前去迎接。那时候，呼罗珊全省处于暴力动荡的痛苦之中。库杜斯和穆拉·侯赛因开展的活动，他们的热情，他们的勇气，他们直言不讳的语言，将人们从昏睡中唤醒，在有些人的心中激起最高尚的信仰与奉献的情操，在另一些人的心中则激发了狂热与恶意的本能。追求真理的广大民众从四面八方不断涌到马什哈德，急切地寻找穆拉·侯赛因的住处，通过他被领到库杜斯的面前。

他们的人数很快就扩大到引起当局疑惧的程度。警察局长担忧而惊慌地看着躁动的人们成群地川行于这座圣城的各个地方。为了坚持自己的权利，为了胁迫穆拉·侯赛因缩小活动范围，他下令立即逮捕穆拉·侯赛因的名为哈桑的特别助理。他们刺穿他的鼻子，拴条绳子牵着他游街。

得知降临在仆人身上的可耻折磨的时候，穆拉·侯赛因正在库杜斯面前。他担心这可悲的消息会使自己挚爱的首领伤心，就起身告辞。他的同伴很快聚集在他的周围，对这种

残忍地侵犯圣教的无辜信徒的行为表示愤慨，极力劝他为受到的侮辱进行报复。穆拉·侯赛因尽力平息他们的怒气。他恳求道："不要让哈桑蒙受的侮辱折磨你们，使你们心绪不宁，因为侯赛因仍然与你们在一起，明天我将把他安全地交到你们手中。"

面对这样庄严的保证，同伴们就不再冒昧地说话了。然而，他们的内心却迫不及待地弥补这一惨痛的伤害。许多人最终决定集合起来，穿过马什哈德的街道大喊"呀，萨希布兹-扎曼！"以示对突然公开冒犯圣教尊严的行为的抗议。在呼罗珊，这是以圣道的名义第一次发出的此类呼声。全城回响着这些呼声。他们呼喊的回声甚至传到该省最边远的地区，在人们心中引起骚动。这是未来注定要发生重大事件的信号。

在接踵而来的混乱之中，牵着哈桑游街的人被杀死了。穆拉·侯赛因的同伴们领着被解救的囚徒来到他们的首领面前，告知他压迫者所遭受的下场。据说，穆拉·侯赛因说："你们不肯容忍哈桑遭受的考验。你们又怎能甘心侯赛因殉道呢？"[①]

继萨拉尔发动叛乱之后刚刚恢复和平与安宁的马什哈德城，现在又陷入混乱与痛苦之中。突然得到新骚乱的消息，哈姆扎·米尔扎亲王将自己的士兵和军火安置在距该城四法桑的地方，随时准备对付可能发生的任何紧急情况。亲王立即派遣一个小分队进城，指示省督帮助小分队逮捕穆拉·侯赛因并将他带到亲王面前。阿卜杜勒-阿里·汗-马拉吉伊立即加以干预，他是亲王的炮兵队长。他恳求道："我将自己视为穆拉·侯赛因的热爱者和仰慕者之一。如果你打算加害于

① 暗指穆拉·侯赛因殉道。

他，我祈求你杀了我，然后再去执行你的计划。因为只要我活着，我就不能容忍有人对他有丝毫的不敬。”

亲王非常清楚自己多么需要这位军官，因此，对于这个意外的声明感到极为尴尬。他尽力消除阿卜杜勒-阿里·汗的担心，于是答道：“我也会见过穆拉·侯赛因，我对他也怀有一片赤诚之心。我召他到军营是希望限制已挑起的纠纷的范围，保护他的人身安全。”然后，亲王给穆拉·侯赛因写了一封亲笔信，信中竭力主张穆拉·侯赛因极有必要搬到他的司令部住几天，并且保证他真诚希望保护穆拉·侯赛因免受盛怒敌手的攻击。为了接待预料中的客人，他下令在军营附近架起自己的豪华帐篷。

接到这封来信，穆拉·侯赛因马上把它交给库杜斯，库杜斯劝他接受亲王的邀请。库杜斯向他保证：“你不会受到任何伤害。至于我，就在今晚我将在巴孛的一位新生字母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加兹维尼的陪同下去马赞达兰。如系天意，以后你会率领一大批忠信者以‘黑旗’为先导，从马什哈德出发来与我会合。我们必将在全能者令谕的无论什么地方相会。”

穆拉·侯赛因欣然应允。他扑倒在库杜斯脚下，向他保证他坚决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库杜斯深情地拥抱他，亲吻他的眼睛和前额，将他交给永远给予可靠保护的全能者。当天午后不久，穆拉·侯赛因骑上战马，端庄而镇静地前往哈姆扎·米尔扎亲王的营地，在亲王指定迎接他的阿卜杜勒-阿里·汗及许多官员的带领下走向特地为他搭建的帐篷。

就在那天晚上，库杜斯把修建了巴比堂的米尔扎·穆罕默德-巴吉尔-加伊尼和同伴中许多最杰出的人一起召到面前。他嘱咐他们要对穆拉·侯赛因怀着无可质疑的忠诚，无论穆拉·侯赛因希望他们做什么，他们都要毫无保留地服从。他

告诉他们：“等在我们面前的风暴非常猛烈。紧张而狂乱的日子很快就要到来。要忠于他，因为服从他的命令能使你们得救。”

说完，库杜斯就向同伴们告别。他在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加兹维尼的陪同下离开了马什哈德。几天后，他遇见米尔扎·苏莱曼-努里。米尔扎·苏莱曼向他报告了塔希莉被解救出加兹温并朝呼罗珊方向旅行的情况，以及巴哈欧拉随后离开首都的情况。米尔扎·苏莱曼、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留下来陪同库杜斯直到他们到达了巴达什特。他们在黎明时分到达那个小村庄，发现那儿聚集了一大群人，他们认出这些人都是信徒朋友。然而，他们决定继续直接赶往沙阿鲁德。当他们快要到达沙阿鲁德时，在他们后面一段距离跟着的米尔扎·苏莱曼遇到了正去往巴达什特的穆罕默德-哈纳-萨布。米尔扎·苏莱曼询问那个聚会的目的，得知几天前巴哈欧拉和塔希莉已离开沙阿鲁德前往巴达什特。大批信徒从伊斯法罕、加兹温和波斯的其他城镇来到这里，正等待着在巴哈欧拉去呼罗珊的预定行程中陪伴祂。米尔扎·苏莱曼说：“告诉正在巴达什特的穆拉·艾哈迈德-伊卜达勒，就在今天上午一盏明灯照耀着你，你却未能识别其光辉。”①

巴哈欧拉从穆罕默德-哈纳-萨布口中得知库杜斯到了沙阿鲁德，祂马上决定与他会合。在穆拉·穆罕默德-穆阿利姆-努里的陪同下，祂在当天傍晚骑马去了沙阿鲁德，第二天早晨日出时与库杜斯一起回到巴达什特。

那时正是初夏。巴哈欧拉到达后租了三个花园，指定其中一个专供库杜斯使用，一个留给塔希莉和她的仆人，第三个留给自己用。聚集在巴达什特的门徒有八十一位，从他们

① 暗指库杜斯。

到达时到离开那一天，他们全都是巴哈欧拉的客人。祂每天启示一篇书简，由米尔扎·苏莱曼-努里在聚在一起的信徒面前吟诵。祂给每个人取一个新名字。祂自己从此就叫巴哈。巴孛的最后一名新生字母被给予库杜斯的名号，古拉图勒-艾因被称为塔希莉。后来由巴孛给每一位出席巴达什特会议的人启示了一篇特别的书简，祂以新近给每个人取的名字称呼他们。后来，塔希莉的信徒同伴中许多较为刻板保守的人指责她轻率地抛弃久已确立的传统。对于这些人的怨言，巴孛这样回答："关于大能与荣耀之舌已将之命名为塔希莉（纯洁者）的她，我该说什么好呢？"

在那次令人难忘的聚会上，每一天都要废止一条新律法，都要否定一个早已确定的传统习俗。保护伊斯兰教法令神圣性的面纱被严酷地撕碎了，长久以来要求崇拜者盲目崇拜的偶像被毫不留情地毁坏了。然而，无人知道这些大胆的革新措施产生的根源，无人猜到平稳而准确无误地掌握其航向的那只手。已给聚在这个小村庄的每个人取了新名字的祂的身份，甚至连接受名字的人也不知道，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理解程度进行猜测。如果有的话，也只有极少数的人模糊地猜测到巴哈欧拉就是如此大胆引入这些广泛变革的创始者。

谢赫·阿布-图拉布是最为知悉巴达什特事态发展本质的人之一。据说，他讲述了下面这件事："一天，巴哈欧拉卧病在床。库杜斯听说祂身体不适，赶忙来看望祂。他被领到巴哈欧拉面前，坐在祂的右首边。其余的同伴逐渐得到许可来到祂的面前，聚在祂的周围。他们刚刚聚集起来，塔希莉的使者，新近取名为法塔勒-加兹维尼的穆罕默德·哈桑-加兹维尼突然进来了。他向库杜斯转达塔希莉的紧急邀请，要他到她自己的花园看望她。他唐突而明确地答道：'我已完全

与她断绝了关系。我拒绝见她。’[1]使者立即离去，很快又回来反复重申同样的口信，恳求他接受她的紧急邀请。他说：‘她坚持要你看望她。如果你坚持拒绝接受，她自己就来看你。’察觉到库杜斯态度坚决，使者就拔出剑来，将它放在库杜斯的脚边，说道：‘你不去，我就拒绝回去。要么你跟我去见塔希莉，要么就用这把剑砍下我的头。’库杜斯气愤地反驳道：‘我已经宣布了我不打算见她。我愿意遵从你摆在面前的选择。’

“穆罕默德-哈桑已经坐在库杜斯的脚边，伸出颈项准备接受致命的一击。这时，塔希莉经过打扮却不戴面纱的形象突然出现在众信徒的眼前。整个聚会立即显得一片惊恐。在这突然而意外地出现的景象面前，所有的人都吓得目瞪口呆。看见她不戴面纱的脸，对他们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他们认为即使朝她的影子看一眼也是一件不成体统的事。因为他们把她看作是法蒂玛[2]的化身，在他们眼中是最高尚的纯洁的象征。

“塔希莉静悄悄而极为端庄地迈步朝库杜斯走去并且坐在他的右边。她镇定安祥的表情与惊恐地凝视她的脸庞的人的面容形成鲜明对照。恐惧、愤怒与困惑在他们的灵魂深处搅动。这一突然的揭示似乎已使他们吓得目瞪口呆。阿卜杜

---

① 根据《卡什福勒-吉塔》的记述，库杜斯与塔希莉事先已经达成一个决定。由塔希莉公开宣布巴孛天启的独立性，强调废止前一个启示期制定的律法与法令。另一方面，库杜斯假装反对并坚决拒绝她的观点。这种安排是为了减轻这样一种具有挑战性的广泛宣告的影响，消除这一惊人的革新必然招致的危险。（第211页。）在这场争论中，巴哈欧拉似乎采取了中立的态度，尽管实际上祂是那个令人难忘的事件的主要推动者并在各个不同阶段起着直接的控制作用。

② 穆罕默德的女儿，伊玛目阿里的妻子。

勒·哈利克-伊斯法哈尼受到严重震惊，以致亲手割破了自己的喉咙。他浑身是血，激动地大声尖叫着从塔希莉面前逃走了。少数人学他的榜样，抛弃了同伴，摈弃了自己的信仰。许多人站在她面前一言不发，惊奇得不知所措。在此期间，库杜斯一直坐在自己的位置上，手中握着已出鞘的剑，他的脸上流露出一种无法形容的愤怒表情，好像是在等待给予塔希莉致命打击的时刻。

“然而，他的凶险态度未能使她发生改变。她的面容显现出的是她最初出现在众信徒面前时的同样端庄和自信的样子。一种快乐与胜利感使她容光焕发。她从座位上站起来，没有被她在同伴们心中引起的骚动所吓倒，开始对聚会上剩下的人讲话。没有丝毫的预先策划，她就用与《古兰经》十分相像的语言，无比雄辩而热情洋溢地发出她的呼吁。她以《古兰经》的经文结束讲话。她说：‘诚然，在花园与河流之中，在权势之王的面前，虔诚者将坐在真理的宝座上。’说完，她朝巴哈欧拉和库杜斯偷偷瞥了一眼，看着她的人弄不清她暗指的是这两个中的哪一个。之后，她立即宣布：‘我就是卡伊姆要说出的圣言，将使世间的头领和贵人都逃走的那句圣言！’[①]

“然后她转身面对库杜斯，指责他在呼罗珊没有履行她认为对圣道至关重要的事务。库杜斯反驳说：‘我乐于遵从自己良心的推动行事。我不受信徒同伴的意愿与喜乐的支配。’然后，塔希莉将目光转开不看他，邀请在场的人适当庆祝这个伟大的时刻。她进而说：‘这一天是节庆日，是普世欢乐的日子，过去的枷锁被砸烂的日子。让共享这一伟大成就的人起来互相拥抱吧。’”

① 参见本书前文第28页。

那令人难忘的一天和紧接而来的日子，见证了在聚会的巴孛信徒的生活与习惯中发生的最具革命性的变革。他们的崇拜方式发生了突然的根本变化。虔诚崇拜者曾经遵守的祷告仪式和礼节都无可挽回地被抛弃了。然而，曾经如此热情地奋力倡导这些改革的人普遍感到极为困惑。少数人谴责这样激进的变革在本质上是离经叛道，因而拒绝废除他们认为是伊斯兰教中不可侵犯的戒律。有些人把塔希莉看作是在这样一些问题上唯一的仲裁者，是唯一有资格要求忠信者绝对服从的人。其他人谴责她的行为并忠于库杜斯，他们把他看作是巴孛的唯一代表，唯一有权对这样重大的问题发表意见的人。还有一些人承认塔希莉和库杜斯两者的权威，把整个事件看作是天赐的考验，目的是要区分真与假，辨别出忠信者与不忠实者。

塔希莉本人有几次冒昧地拒不服从库杜斯的权威。据说，她宣称："我认为他是巴孛派来让我启迪和指导的一个学生。除此之外我没把他看作是任何权威人物。"而库杜斯对塔希莉也不乏谴责之词，说她是"异端邪说的始作俑者"，指责拥护她的观点的人是"错误的牺牲品"。这种紧张的态势持续了几天，直到巴哈欧拉从中斡旋，以巧妙的方式使他们之间实现完全和解。祂使他们因争吵造成的伤口愈合，使他们努力沿着建设性的道路前进。[①]

这次难忘的聚会的目的已经达到。新体制的响亮号召已

① "正是古拉图勒-艾因的这种大胆行为在波斯动摇了从字面上理解伊斯兰教信条的基础。再补充一句，古拉图勒-艾因传教的第一批成果不是别人，正是英勇的库杜斯。这位雄辩的传导师本人很可能把她自己的洞察力归功于巴哈欧拉。当然，她的最伟大的朋友可能对她进行了指责，这一推测纯粹是一件具有讽刺意味的令人愉快的事。"（T.K.切恩：《种族与宗教的和解》，第103-104页。）

经发出。束缚人们良心的陈旧习俗受到大胆的质疑而被扫除掉。宣布新启示期注定要颁布的律法和戒律的道路已畅通无阻。因此，在巴达什特聚会的信徒同伴中剩余的人决定动身去马赞达兰。库杜斯与塔希莉坐在同一个驮轿上，这是由巴哈欧拉为他们的旅行准备的。在路途中，塔希莉每天写一首颂诗，她叫陪伴她的人在跟随她的驮轿时吟诵。山谷间回响着欢呼声，这群热情洋溢的人欢呼旧时代的灭亡和新时代的诞生。

巴哈欧拉在巴达什特住了二十二天。在去马赞达兰的旅途中，巴孛的少数几个信徒试图滥用否定过时宗教的律法与法令的自由。他们把塔希莉丢掉面纱的史无前例的行为视为可越过适度的界限满足私欲的信号。少数几个人恣意做出种种过分的事，引起全能者的愤怒并使他们立即被驱散。在尼亚拉村，他们受到了痛苦的考验，在敌人手中遭受严重的创伤。这次溃散消除了圣教信徒中少数几个不负责任的人试图挑起的争端，保全了圣教的清白无瑕的名誉与尊严。

我听巴哈欧拉本人描述过这一事件。祂说：“我们全都聚集在尼亚拉村，在山脚下休息。黎明时，我们突然被附近的人从山顶上朝我们猛投来的石块惊醒了。他们的猛烈攻击使我们的同伴惊恐地逃走。我给库杜斯穿上我的长袍，派他去一个安全的地方，我打算在那里与他会合。当我到达时，发现他已走了。除塔希莉和一个来自设拉子的男青年米尔扎·阿卜杜拉之外，我们的同伴中没有人留在尼亚拉。我们遭到的暴力攻击使我们的营地变得一片荒凉。除了那位男青年，我找不到任何可以照看塔希莉的人。他在那种场合展现出真正惊人的勇气和决心。他没有被冲过来劫掠财物的村民的野蛮攻击所吓倒，他持剑跳上前去制止攻击者。尽管他身上受了几处伤，他却冒着生命危险保护我们的财物。我叫他

停止行动。当骚乱平息时，我走近许多村民并使他们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是残忍可耻的。”

巴哈欧拉在塔希莉及其助手的陪同下前往努尔。祂指派谢赫·阿布-图拉布照看她，保证她的安全。与此同时，搬弄是非者在努力点燃穆罕默德沙阿对巴哈欧拉的怒火，通过把祂说成是沙阿鲁德和马赞达兰骚乱的罪魁祸首，终于成功地劝诱君主将祂逮捕。据说，沙阿愤怒地说：“迄今为止我都拒绝支持任何反对他的说法。我迁就他，是由于我承认他的父亲对我国的贡献。然而，这一次我决心置之于死地。”

于是，奉沙阿之命，德黑兰的一位官员指示他住在马赞达兰的儿子逮捕巴哈欧拉，并将祂带到首都来。官员的儿子在准备招待巴哈欧拉的前一天得到这个消息，而他忠诚地挚爱巴哈欧拉。他感到极为痛苦，但没对任何人泄露消息。然而，巴哈欧拉觉察出他的悲伤，劝他信赖上帝。第二天，当祂由祂的朋友陪同到他家时，他们遇见一个从德黑兰方向来的骑马人。朋友在与信使简短交谈之后，赶紧返回到祂身边，用马赞达兰方言大声说：“穆罕默德沙阿驾崩了！”他拿出诏书给祂看，该文件已失效了。那天晚上，祂是在客人的陪伴下在没有干扰的宁静与高兴的气氛中度过的。

在此期间，库杜斯落入敌手，被关在萨里的米尔扎·穆罕默德-塔基的家中，这个人是该城最主要的穆智台希德。在尼亚拉解散以后，库杜斯的其余同伴散布在四面八方，每一个都给信徒同伴带去巴达什特所发生的重大事件的消息。

第十七章

巴孛被关押在奇赫里克堡

尼亚拉事件发生在希吉拉历1264年舍尔邦月（公元1848年7月3日-8月1日）中旬。在那个月末，巴孛被带到大不里士，祂受到迫害者们的凌辱与伤害。这件事几乎与尼亚拉居民袭击巴哈欧拉及陪伴信徒的事件同时发生。一个遭受无知和好斗民众投掷石块之辱，另一个被残酷奸诈的敌人施以鞭刑。

在此，我要讲述当时迫害者可耻地对巴孛施以凌辱的一些前因后果。哈吉·米尔扎·阿加西下令将巴孛转移到奇赫里克堡，交由叶海亚·汗-库尔德看管。叶海亚的妹妹是穆罕默德沙阿的妻子，是纳伊布-萨勒塔尼的母亲。宰相向叶海亚·汗下达明确而严厉的命令，责成他不得让任何人见到他看管的囚犯。宰相特别警告他不要像阿里·汗-马库伊那样无视他的命令。[①]

尽管接到的命令十分强硬，尽管大权在握的哈吉·米尔扎·阿加西自始至终极力反对巴孛，叶海亚·汗还是发现

---

① “巴孛在奇赫里克遭到比在马库更加严密而严酷的监禁。因此，他常常将前者叫做‘令人痛苦之山’（贾巴勒-沙迪德，其中的‘沙迪德’的数值是318，与奇赫里克这个名称的数值相同），而后者被祂称作‘空旷之山’（贾巴勒-巴西特）。”（《旅者札记》，注释L，第276页。）

自己根本无法遵守命令。他也很快被看管的囚犯的魅力所打动，当他一接触到他的囚犯的灵性时，他忘记了履行自己的职责。从一开始，巴孛的爱便渗入他的心灵，攫住他整个人。居住在奇赫里克的库尔德人原本对什叶派极度仇视，其程度超过了马库人对什叶派的厌恶，现在他们也受到巴孛潜移默化的影响。就这样巴孛在他们心中点燃爱的火种，他们在开始每天例行劳作之前，不由得走向他住的监狱，远远地凝望着囚禁祂的狱堡，嘴里念着祂的名字，心里想着祂的恩惠。他们会匍匐在地，心中想着祂，以此使自己的灵魂得到净化。他们相互传颂着祂的神力和荣耀的奇迹，详细描述证明祂神奇影响力的梦境。叶海亚·汗从不将任何一个前来狱堡的人拒之门外。鉴于奇赫里克不足以容纳日益增多蜂拥而来的拜访者，他们被许可住在距狱堡一小时路程的伊斯基-沙哈尔，也就是旧奇赫里克。巴孛所需要的一切物品都购置于旧城。

一天，巴孛请求给祂买些蜂蜜。祂觉得买来的蜂蜜价钱过高，就拒绝接受并说：“优质的蜂蜜毫无疑问可以用相对较低的价钱买到。我可以作为你们的榜样，我也经过商。你们在进行所有交易时应当仿效我的做法，既不欺骗你的邻居，也不被他所骗。这就是你们大师的做法，即便是最精明能干的人也骗不了祂，但祂对普通的无助者从不吝啬。”巴孛坚持让人把买来的蜂蜜退回去，重新换回质优廉价的蜂蜜。

巴孛被囚于奇赫里克堡期间，一些令人震惊的事件使当局感到颇为烦恼。事情很快变得清楚了。胡伊的一些赛义德、乌里玛和政府官员中的知名人士都拥戴巴孛的圣道，并且完全认同祂的圣教信仰。其中有赛义德杰出人士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和他的兄弟布优克-阿加，他们向所有的同

胞极其热忱地传扬他们的信仰。由于他们的活动，慕道者和坚定信奉者络绎不绝地往返于胡伊和奇赫里克两地。

这时发生了一件事。颇有文学造诣的著名官员米尔扎·阿萨杜拉做了一个梦。他后来被巴孛称为代扬。原先他曾极力痛斥巴孛的教义，令试图使他皈依的人束手无策。梦醒后，他决定不向任何人讲述他的梦，但他挑选了《古兰经》的两句话向巴孛求教。他说："我脑子里想着三件明确的事，我请求你向我揭示它们的本质。"他要求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向巴孛递交了这一书面请求。几天后，他收到巴孛的亲笔回信，来信对他的梦作了全面描述，并揭示了那两句话的原始文本。信中的准确描述使他一下子转而相信巴孛。尽管不习惯步行，米尔扎·阿萨杜拉仍徒步跋涉陡峭嶙峋的石子路，从胡伊赶往奇赫里克堡。朋友们都劝他骑马前往，但被他拒绝了。他与巴孛的会面不仅坚定了他的信念，而且激发了他心中火焰般的热情，这股热情一直熊熊燃烧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就在同一年，巴孛要求祂的四十位陪伴信徒每人撰写一篇论文，利用经文和圣训证明祂的使命的正确性。人们马上遵命照办，随后将文章呈给祂看。米尔扎·阿萨杜拉的论文赢得巴孛的衷心佩服，并被给予最高评价。巴孛授予他代扬之名，并为他启示了《胡鲁法特书简》。[①] 在书简中，祂说："即便《巴扬经》之原点[②]不能以其他方法证明祂的真理，有这篇文章足矣。像祂启示的这样一篇书简绝不是仅靠学问就能写出来的。"

巴扬子民完全误解了书简所蕴涵的深意，认为它不过

① 字面意思是"文学书简"。

② 巴孛的头衔之一。

是在解释加法尔学[1]。后来，在巴哈欧拉被囚于阿卡城的早期，吉纳卜-穆巴利格从设拉子请求祂解释该书简的奥秘，巴哈欧拉回复说那些误解了巴孛之言者最好还是多思考一下。巴哈欧拉从巴孛的论述中列举出一些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上帝将昭示天下者”[2]的出现至少应该在巴孛宣示之后十九年。“穆斯塔加斯”之谜长久以来令《巴扬经》之民中最聪明的人也困惑不已，成为他们认知应允者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巴孛本人在书简中揭示了谜团，但无人懂得他的阐释。于是，这一切留待巴哈欧拉将之昭示于众。

米尔扎·阿萨杜拉的父亲是哈吉·米尔扎·阿加西的亲密朋友。儿子持续不减的热情令他不安，他向哈吉·米尔扎·阿加西报告了儿子皈依巴孛之事，说他竟然忽略履行国家赋予的职责。他详述了原本是政府得力仆人的儿子，现在却急于为新主子效劳而且做得相当卖力出色。

一位来自印度的托钵僧到了奇赫里克，他的到来令当局更为不安。因为他一见到巴孛就认定祂的使命的真实性。在他旅居伊斯基-沙哈尔期间，所有见过这位后来被巴孛取名为加赫鲁拉的托钵僧的人无不感受到他的热情，无不为他对信仰的执著所深深感动。越来越多的人被他的人格魅力所吸引，心甘情愿臣服于他的信仰的强大力量。他对人们的影响如此之大，有些人甚至把他视作神圣天启的阐释者，而他当然完全不以为然。他常常说：“我在印度担任纳瓦布这一显要职位时，巴孛曾向我显灵。祂凝视着我，我的全副身心被祂吸引，于是我起身追随祂，祂看着我说：‘脱下你的华服，离开你的故土，徒步赶到阿塞拜疆来见我，在奇赫里克

① 占卜学。

② 指巴哈欧拉。参见“词汇表”。

你会达成你心愿。’我听从祂的指示，现在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区区一介托钵僧在奇赫里克的库尔德人头领中引发如此骚动的消息传到大不里士，随后又传到德黑兰。消息一传到首都，当局马上下令将巴孛转移到大不里士，以期平息由于祂长期囚居奇赫里克堡而引起的躁动。但在新的命令传回奇赫里克之前，巴孛早已责成阿齐姆通知加赫鲁拉回到印度，在那里献身于祂的圣道。祂命令加赫鲁拉：“你要独自一人徒步回到你来的地方，怀着你当初到这个国家朝圣时同样的热情和大公无私之心回到自己的祖国，为推动神圣的事业鞠躬尽瘁。”祂还嘱咐他转告住在胡伊的米尔扎·阿卜杜勒-瓦哈卜-图尔希兹立即前往奥鲁米耶，祂说祂很快将在那里与他会合。阿齐姆本人按指示前往大不里士，到那里以后随即通知赛义德·易卜拉欣-哈利勒有关巴孛将到达该城的消息。巴孛补充道：“告诉他宁录之火很快将在大不里士点燃，势头虽猛却绝不会伤及我的朋友们。”

加赫鲁拉收到大师的口信，马上依言而行。对所有想与他同往的人，他都会说：“旅途艰辛，你们受不了这份苦，放弃与我同行的念头吧。既然巴孛令我独自返回祖国，你们相随定会遭遇不测。”他坚决的口气令请求者不敢再作声。他既不接受任何人的钱财，也不接受别人赠送的衣物。就这样，他仅以素衣裹身，手执行杖，独自一人踏上返乡之旅。无人知晓他的结局如何。

别名阿尼斯的穆罕默德·阿里-佐努兹，是在大不里士听到巴孛信息的人之一，他怀着热切的希望恨不得马上赶往奇赫里克见到巴孛。因为巴孛的话激起了他在巴孛圣道上献身的不可遏制的渴望。但他的继父，大不里士的名人赛义德·阿里-佐努兹，却极力反对他离家，最后竟然将他关在家

里并严加看守。穆罕默德·阿里-佐努兹衷心挚爱的巴孛到了大不里士，后来又被押回奇赫里克堡，而他却一直被关在家里，苦苦思念巴孛而不得相见。

我曾听谢赫·哈桑-佐努兹讲述了如下情况。他说："大约就在巴孛叫阿齐姆离开祂的时候，巴孛指示我收集所有祂被囚于马库和奇赫里克堡期间所启示的书简，然后将它们送到住在大不里士的赛义德·易卜拉欣-哈利勒那里，请他千万好好收藏这批书简。

"我在城中逗留时，经常去看望赛义德·阿里-佐努兹，他和我沾点亲。我常听到他为儿子的悲惨命运悲叹，他痛心疾首地抱怨道：'他简直失去了理智，他的行为令我蒙受耻辱。替我设法平息他躁动的心吧，让他不要表露他的信仰。'我每天去见穆罕默德·阿里-佐努兹，他都是泪眼涟涟。巴孛离开大不里士后，有一天我又去看他，惊奇地注意到他喜形于色。他走过来迎接我，英俊的脸庞笑意盈盈，他拥抱着我说：'挚爱者的眼睛看到了我的脸，我的双眼凝望着祂的脸庞。'他接着说：'让我告诉你我高兴的秘密吧。就在巴孛被带回奇赫里克堡之后的一天，我躺在我的囚室，我的心却飞向巴孛，恳求道："我最敬重的人啊，祢看到我身被囚禁，束手无策，你知道我多么渴望看到祢的脸庞，请以祢的圣容之光驱散我心头的愁云惨雾吧。"那一刻，我流下的是多么痛苦的眼泪啊！极度悲伤令我几乎失去了意识。突然，我听到巴孛的声音，哦，是祂在呼唤我，祂叫我起身。祂出现在我面前了，我看到了祂的尊容，祂微笑着看着我。我冲过去扑在祂的脚下。祂对我说："高兴吧！神圣的时刻快到了！就在这座城市，在众人眼睛的注视下，我将被吊起，成为仇恨之火的牺牲品。我只选择你与我共享殉道之杯。放心吧，我给你的许诺一定兑现。"这一至善至美的

场面令我陶醉，当我醒来，觉得自己沉浸在无边的欢乐之洋中，幸福的光芒令世间所有的痛苦阴霾烟消云散。那个声音一直在我耳边回响，那个场面日夜在我心头萦绕，一想起他的难以形容的笑容，我身陷囹圄的寂寞便被一扫而光。我坚信祂的诺言实现的时刻决不会太久。’我恳请他再忍耐一下，稍安毋躁，他答应不透露半点秘密，他会最大限度地宽容赛义德·阿里。我随即向他的父亲担保，成功地令他父亲解除了对他的禁闭。这位年轻人此后一直以这种祥和的态度与父亲和亲人相处，直到殉难之日。他就是这样对待亲朋好友的，在他为他所挚爱的人献身之日，大不里士的人无不为他悲恸万分。”

第十八章

巴孛在大不里士受审

巴孛预计祂的受难日将至，就遣散了奇赫里克的门徒，然后平静地默默等待着将祂转至大不里士的命令。胡伊位于通往阿塞拜疆首府的途中。但关押者们觉得走胡伊不合适，决定经由奥鲁米耶前往大不里士，以避开胡伊群情激愤的百姓反对暴政的示威游行。巴孛来到奥鲁米耶，受到王子马利克·卡西姆·米尔扎盛情隆重的接待。王子对祂毕恭毕敬，并且不允许任何前来见祂的人对祂表现出丝毫的不敬。

一个星期五，巴孛准备去公共浴室。王子出于好奇想考考客人的胆量，于是命令仆人给巴孛找了一匹最烈性的马。仆人担心巴孛会受伤，悄悄走到祂身旁，想劝祂拒绝这匹曾经摔下过最大胆、技术最娴熟的骑手的马。巴孛却答道："不用害怕，你只须听命而行，万能的主自会照顾我。"奥鲁米耶的居民得知了王子的意图，将广场围个密不透风，急于想看巴孛会出什么事。马被牵到巴孛跟前，祂轻轻走近它，接过仆人递过来的辔头，一手轻抚马背，一只脚伸进马镫。马一动不动地静静地站在祂身边，仿佛感觉到自己被一种强大的力量所控制。目睹这一奇观的民众对这匹马的行为感到惊奇不已，在这些老实巴交的人眼里，这简直就是奇迹。他们狂热地奔上前去亲吻巴孛踏过的马镫，王子的侍从赶紧阻挡，生怕人群挤伤了巴孛。王子本人陪同他的贵宾巴

孛一路步行到了公共浴室附近。在快到门口的时候，巴孛就吩咐王子回府。一路上，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一睹巴孛的风采，争先恐后往前挤，王子的家仆不得不一直不停地尽力阻挡。到了公共浴室，巴孛打发走所有随行人员，只留下王子的贴身仆人和赛义德·哈桑，他们在门厅伺候，帮祂宽衣。从公共浴室出来后，巴孛重新上马，围观的人群再次向祂欢呼。王子步行前来接祂并将祂护送回住处。

巴孛刚一离开公共浴室，奥鲁米耶的百姓立刻冲进去，将祂刚刚沐浴用过的水舀得滴水不剩。那一天，整个城市兴奋不已。巴孛看到人们抑制不住的热情，想起信士的长官伊玛目阿里留下的著名圣训，这一圣训特别提到阿塞拜疆。这一圣训的结尾部分说：奥鲁米耶湖将沸腾，湖水将溢出堤岸淹没城市。后来当祂得知几乎全城一致自发宣称拥戴祂的圣道时，祂平静地说：“众人以为他们得自由地说‘我们已信道了’而不受考验吗？”[①]得到巴孛在大不里士遭受严刑的消息后，这些人对待巴孛的态度果然充分验证了巴孛的话。在刑讯时刻，曾经宣称拥戴祂并对祂大表忠心的人之中没有改变立场的寥寥无几。这其中就有穆拉·伊马姆-瓦尔迪，他对巴孛的忠诚除了巴孛的新生字母穆拉·贾利勒-奥鲁米之外无人能比。苦难愈加激发了他的献身热情，使他坚信他所拥戴的圣道是正确的。后来他谒见巴哈欧拉，立即认知了巴哈欧拉使命的真理，他就像早期为推动巴孛的圣道一样，以高昂的激情满腔热忱地为这个使命奋斗。为了表彰他和他的家人长期以来所作的贡献，巴哈欧拉写了许多书简赞扬他，并祈求上帝祝福他的工作。此后，穆拉·贾利勒-奥鲁米继续坚定不移地为促进圣教信仰而奋斗，直至以八十多岁高龄离世时

① 《古兰经》29:2。

为止。

很快有关巴孛神迹的传说被无数巴孛的仰慕者口口相传，又掀起人们新一轮前所未有的热情，并很快以惊人的速度传遍全国。这股热情传到德黑兰，惊动了宗教界的权贵，他们再次竭力反对祂。这场运动的进展令他们胆战心惊，如果任其发展，很快就会将他们的所有权力乃至赖以生存的机构吞没。他们看到来自四面八方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出人们忠贞不渝的献身精神，这种忠贞的献身是他们从不曾唤起过的激情，这种忠诚撼动了他们亲手构筑的大厦的根基，他们拥有的任何力量都不能将其削弱分毫。

大不里士尤其显得群情激昂。巴孛即将到来的消息燃起了该城百姓的期待向往之火，但也燃起阿塞拜疆宗教头领心头的仇恨之火。大不里士全体民众走上街头游行，欢迎巴孛归来，宗教头领却避之不及。巴孛归来的消息引发了民众如此高的热情，于是当局决定将巴孛关押在城外，只有祂想见的人才被给于觐见特权，其他人一律不得见祂。

巴孛到大不里士的第二天晚上召见了阿齐姆。在与阿齐姆的谈话中，巴孛特别强调祂本人就是应允者卡伊姆。不过他发现阿齐姆不愿无条件地接受这一主张。觉察到他内心的不安后，巴孛对他说："明天，我将当着瓦里-阿赫德[1]的面和全城的乌里玛和名人显贵宣布我的使命，若有谁对我作的阐释不满意，还要我提供其他证明，就让他从他自己对卡伊姆的无聊猜想中寻求满意的答案吧。"

我听阿齐姆这样说："那天晚上我一直心绪不宁，整夜辗转反侧难以入眠直至日出。但是晨祷过后，我发现自己的心态大变，我眼前打开了一扇新门。我很快明白如果我忠于

① 意为王储。

上帝的使徒穆罕默德的信仰，就必须毫无保留地接受巴孛的主张。不管祂作出什么样的决定，我必须毫无畏惧毫不犹豫地服从。这个想法平息了我内心的焦虑。我匆匆去见巴孛，请求祂原谅我。祂说：‘这更加证明这一圣道的伟大，连阿齐姆[1]都被它的法力和宏大震撼得心绪不宁。’祂又说：‘放心吧，仁厚的上帝将给你脆弱的心以力量，令你犹豫不决的脚步变得坚定。你的信仰将变得强大无比，即便你的敌人为了扑灭你心中爱的火焰将你的身体肢解撕碎，他也绝不会达到目的。将来，你一定会亲眼见到万能的主，感受到与祂相见的喜悦。’这番话打消了我心头的疑虑。从那天起，我的心再不曾被恐惧和疑虑的乌云所笼罩。”

将巴孛关押在大不里士城外并不能平息市民激动的情绪，当局采取的每一项防范措施、禁令都使危机重重的局势更加险恶。哈吉·米尔扎·阿加西下令立即召集大不里士宗教权贵在阿塞拜疆省督的官邸开会，紧急传讯巴孛以寻求最有效的方法消除祂的影响。参加此次会议的有：头衔为尼扎穆勒-乌里玛的哈吉·穆拉·穆罕默德，他是王储纳西里丁·米尔扎的导师；穆拉·穆罕默德-马马加尼；头衔为沙伊库-伊斯兰的米尔扎·阿里-阿斯加尔，以及神学界诸多名声显赫的谢赫派信徒和神学博士。纳西里丁·米尔扎也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尼扎穆勒-乌里玛主持。会议一开始，他就借大会之名命令一名军官将巴孛带上来。此时，许多人围在会议大厅门口，急于一睹巴孛的风采。门口挤的人实在太多，最后不得不在人群中强行辟开一条通道让巴孛进来。

巴孛进到里面，发现每张椅子都坐着人，只有留给王储的位子空着。他向所有的人致意之后，毫不迟疑地坐在了那

① 字面意义为“伟大”。

张空椅上。祂高贵的神态，眉宇间威严无比的自信，特别是祂整个人身上透出的神性的力量似乎一时间令他目光所及的人魂飞魄散。屋子里突然变得异常安静，在座的显贵无一人敢做声，最后还是尼扎穆勒-乌里玛打破沉默，他开始讯问巴孛："你宣称自己是谁？你带来了什么讯息？"巴孛连说三遍："我就是，就是，就是那位应允者！我就是你们千年来一直呼唤其名的那位，是你们一提及祂就奋起的那位，是你们渴望能亲眼目睹其现世的那位，是你们祈求上帝加快其启示时刻的那位！我真切地说，东西方人民都必须听从我的训言，发誓效忠我。"说完，除了穆拉·穆罕默德-马马加尼，没有一个人敢接茬。穆拉·穆罕默德-马马加尼是谢赫派的头子，他曾是赛义德·卡齐姆的门徒。赛义德·卡齐姆曾声泪俱下地痛斥他的不忠和虚伪，对他邪恶反常的本性曾大为痛惜地加以谴责。谢赫·哈桑-佐努兹听到过赛义德·卡齐姆对他的批评。他对我讲述道："他说到穆拉·穆罕默德时的语气令我大为吃惊，我很好奇他后来做了什么，以致老师对他发出这番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言论。直到那天，看到他对巴孛的态度，我才知道他是何其无知与傲慢。我和其他人站在大厅外，可以听到里面的对话。穆拉·穆罕默德坐在王储左边，巴孛坐在他和王储之间，当巴孛宣布自己就是应允者后，所有在场的人顿时心生敬畏，在惶惑中他们默默低下头，苍白的脸色暴露出他们内心的震撼。只有白胡子、独眼的穆拉·穆罕默德无礼地申斥巴孛。他说：'你这无耻狂傲的设拉子小子！你已经搅得伊拉克不得安宁，还想在阿塞拜疆引起一场同样的骚动吗？'巴孛答道：'大人，我并不想到这里来，我是应召而到此地的。'穆拉·穆罕默德恶狠狠地说：'住嘴！你这邪恶可耻的撒旦的走狗！''大人，'巴孛再次重申道：'我坚持我所宣称的。'

“尼扎穆勒-乌里玛觉得最好公开质疑巴孛的使命，于是他对巴孛说：‘你刚才说的话太出人意料，你必须拿出令人不容置疑的证据。’巴孛答道：‘大人，有关上帝先知的使命最有力的证据就是上帝的圣言，这是无可否认的。上帝这样证明说：‘我降示你这部经典，难道还不能使他们满意吗？’[①]上帝赐予我出示这些证据的权力，我宣布两个昼夜之内我就能启示等于《古兰经》全文的经文。’尼扎穆勒-乌里玛于是向巴孛请求：‘如果此话当真，就请用和《古兰经》一样的语言口头描述这次讯问的开场情形，这样，王储和在座各位神职人员才能证明你的宣称不假。’巴孛欣然应允。‘以至仁至慈的上帝之名，赞颂归于祂，皆因祂创造了天地万物！’祂刚说了这些，穆拉·穆罕默德-马马加尼就打断他，向他指出几个语法错误。他狂傲地叫道：‘这个自我标榜的卡伊姆一张嘴就暴露了他对最基本语法规则的无知！’巴孛解释道：《古兰经》本身就不符合世俗的规则和惯例，圣言怎能受上帝所造的俗人的限制。不！人类采用的清规戒律原本来自并依据圣典。人们也曾从圣典中发现了不下三百处语法错误，就像你刚才挑出来批评的那一个。但既然这是圣典，人们只能选择服从上帝的意志。’[②]

“巴孛将说过的话又重复一遍。穆拉·穆罕默德再次挑出同样的错误。很快，另一个人斗胆问巴孛：‘“Ishtartanna”这个词属什么时态？’巴孛援引了《古兰经》回答这个问题。祂说：‘你们的主无上荣耀，祂是万乘

① 《古兰经》第29:51。

② “如果任何人反对这些句子的语法和句法，那么他的反对无效。因为语法规则应来自于经文，而不是经文按照语法规则去写。毫无疑问，写这些经文的大师否认这些规则，否认他自己懂得这些语法规则。”（《波斯文巴扬经》第1卷，第45-46页。）

之尊，万物之源。愿祂的使徒得到安宁，赞颂归于主，万世之主。’说完，祂立即起身离开大厅。”①

尼扎穆勒-乌里玛对讯问进行的方式极为不满，事后有人听到他愤愤不平地叫道：“大不里士人粗鲁无礼，真可耻！意义如此重大的论题与无聊的废话有何相关？”有些人也倾向于公开谴责那天的集会上巴孛当庭遭受的卑鄙对待。可是穆拉·穆罕默德-马马加尼仍对巴孛抱着极其敌对的态度，他叫嚣道：“我警告你们如果你们不阻止这小子继续活动的话，总有一天大不里士所有的人都会蜂拥到他的旗下。到那一天，如果他呼吁将大不里士所有的乌里玛以及王储驱逐出城，他自己就会独揽行政和宗教大权。你们现在无动于衷，到那时，你们谁也无法有效地对抗他。整个城市乃至阿塞拜疆全省到那一天都会一致支持他。”

这个邪恶的阴谋家对巴孛持续不休的控告终于引起大不里士当局的担心。当权者们召开会议商议采取最有效的措施，阻止巴孛推行祂的信仰。因为巴孛表现出的公然不敬，有人提出再次传祂出席一次类似的问讯会，让与会成员好好羞辱祂一番。例如，祂未得到王储许可占了王储的座位，祂未经主持人同意就起身离去。不过，纳西里丁·米尔扎不同意该提议。最后他们决定将巴孛带到米尔扎·阿里-阿斯加尔家里，然后让省督的警卫给予祂应得的惩罚。米尔扎·阿里-阿斯加尔既是大不里士的沙伊库-伊斯兰，又是一位赛义德。但是警卫不愿参与乌里玛的事，不接受这个请求。沙伊库-伊斯兰决定自己实施惩罚。他将巴孛召到他家，亲手在巴孛脚

① “至于穆斯林的记载，我们所掌握的记述并不真实，似乎是伪造的。根据我们对巴孛的研究，很可能巴孛进行了出色的辩论，只是参与讯问的神学博士和官员不愿将他们丢人的言行记录在案。”（T.K.切恩：《种族与宗教的和解》，第62页。）

上抽了十一鞭。

这个傲慢无耻的暴君在鞭笞巴孛的当年就中风了，并在经历了百般折磨的痛苦之后悲惨地死去。他的大逆不道和自私贪婪的品性为大不里士人所不齿。他的残暴和卑鄙的行为臭名昭著，大不里士人在他的暴政统治下痛苦呻吟，对他既恨又怕，只求早日得到解脱。他死时的悲惨情形让他的朋友和敌人想到背信弃义者一贯的下场。但凡对主心存不敬，又不听从良知呼唤，对同胞还恶毒相待的人定会受到惩罚。他死后，大不里士的谢胡勒-伊斯兰的职位被废除。他的恶行如此臭名昭著，以至与他相关联的那个机构的名字都被人唾弃。

米尔扎·阿里-阿斯哈尔的行为固然卑鄙可耻，但他只不过是对巴孛施暴的众多宗教头领中的一个例子。他们此种行为是多么令人伤心，偏离美好公正之道多么遥远！他们可耻地抛弃上帝先知的告诫和伊玛目的警告。难道他们不是清楚地宣布：‘如果一个来自巴尼-哈希姆[1]家族的年轻人被选定启示经典，呼吁人们信奉新经典，遵守新教规，所有的人都应拥戴祂并接受祂的圣道’吗？尽管伊玛目清楚地说：“他的敌人大部分是乌里玛，”但这些无知的小人仍盲从他们的头领的榜样，视他们的行为是正确公正的。他们对头领亦步亦趋，对他们惟命是从，还以为自己是“得救之民”、“上帝选定的人”、“真理的守护者”。

巴孛从大不里士被带回奇赫里克，再次交由叶海亚·汗看管。迫害者们妄想通过传讯和威胁恐吓使祂放弃使命。但讯问会反而让巴孛在阿塞拜疆的首府在众多权贵面前清楚阐明祂的主张，祂用简洁但却有说服力的语言驳斥了反对派的

① 哈希姆是穆罕默德的曾祖父。

观点。祂发表的那番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宣言很快传遍波斯地区，又一次深深打动了祂的众多门徒，再次点燃他们的激情，坚定了他们的立场。它标志着举国震动的重大事件很快就要发生了。

巴孛一回到奇赫里克，就以大胆生动的语言写了一篇檄文，痛斥哈吉·米尔扎·阿加西的人品和劣行。在题为“胡特比伊-加赫里伊”[①]的文章的开篇，作者这样描写穆罕默德沙阿的宰相：“哦，你这不信上帝的人，你对上帝的神迹避而不见！”这篇洋洋洒洒的檄文被送到霍贾特手里，当时霍贾特正被软禁在德黑兰。巴孛指示他亲自将文章送交哈吉·米尔扎·阿加西 。

我有幸听到被关押在阿卡监狱城的巴哈欧拉亲口讲述后来发生的事。巴哈欧拉说：“穆拉·穆罕默德-阿里-赞贾尼将书简交给哈吉·米尔扎·阿加西之后，很快就来找我。当时，我正和米尔扎·马西赫-努里以及许多其他信徒在一起。他讲述了送书简之事，然后当着我们的面将全文背给我们听。书简有三页，他居然一字不漏都记得。”巴哈欧拉提起霍贾特时的语气，表现出祂对霍贾特纯洁高贵秉性的无比赞赏，祂十分钦佩霍贾特大无畏的勇气、不屈不挠的意志、超凡脱俗的品质和他的忠贞不渝。

① 字面意思是“愤怒的布道”。

第十九章

马赞达兰的动乱（一）

在那个见证了巴孛在大不里士受辱而巴哈欧拉和祂的门徒在尼亚拉受困的舍尔邦月，穆拉·侯赛因从哈姆扎·米尔扎亲王的营地回到马什哈德。七天后，他选了几个自己想带的随从赶往卡尔巴拉。他拒绝了亲王提供的旅费。他将这笔钱退回，同时附上一封信，请亲王将钱用以救济穷乏之人。阿卜杜勒-阿里·汗也主动提出愿意提供穆拉·侯赛因朝觐之旅所需的一切，他急切表示愿意替穆拉·侯赛因挑选的任何人出旅费。穆拉·侯赛因只接受了一柄剑和一匹马。他注定要以超凡的勇气和技术充分运用它们，以抵御阴险敌人的袭击。

穆拉·侯赛因在马什哈德人心中点燃的火焰，以及他在人们心中的影响，皆非我的笔墨所能形容。在那段时间里，人们热情地源源不断地围在他的房前，恳请他带上他们共赴朝觐之旅。母亲带来儿子，姐姐带来弟弟，哭着求他将她们最珍爱的人献上祭坛。

穆拉·侯赛因还在马什哈德时，信使送来了巴孛的头巾，还带信说大师赐他一个新的名字“赛义德·阿里”。信上还说：“将我的绿头巾缠在你的头上，因为它是我的象

征。带上展开的黑旗赶往贾齐里-哈德拉[①]，去援助我所挚爱的库杜斯。”

穆拉·侯赛因一接到信，立即遵照巴孛的指示行动起来。他在离开马什哈德城一法桑距离的地方举起了黑旗，缠上巴孛的绿头巾，召集随行人员，然后翻身上马，下令朝贾齐里-哈德拉进军。两百零二名跟随者精神抖擞地紧随着他。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是希吉拉历1264年舍尔邦月第十九天（公元1848年7月21号）。他们每到一处，每经过一座村庄，穆拉·侯赛因和他的信徒们都会以大无畏的勇气宣扬新时代的意义，呼吁人们接受这一真理，然后他们会从响应者中挑选一些人加入他们的队伍。

在内沙布尔，巴迪[②]的父亲哈吉·阿卜杜勒-马吉德也投身到穆拉·侯赛因的旗下，他是一个著名的商人。他因在内沙布尔拥有一座最有名的绿松石矿而名声显赫，但是他却放弃家乡赋予他的一切荣誉和财富，发誓一心一意效忠穆拉·侯赛因。在米亚迈村，三十名居民宣布效忠穆拉·侯赛因并加入到队伍中来，后来，除了穆拉·伊萨，这些人在谢赫·塔巴尔西要塞全部殉难。

到达恰什梅-阿里时，穆拉·侯赛因决定稍微停顿几天。恰什梅-阿里离达姆甘镇不远并且位于通往马赞达兰的路边。他在一条小溪旁的一棵大树下扎下营，对随行人员说：“我们现在来到十字路口，接下来往哪里走，让我们等待祂的指示。”到了闪瓦鲁月（公元1848年8月31日-9月29日）的月底，天刮起猛烈的大风，吹掉了一根大树枝。穆拉·侯赛因看到后说：“穆罕默德沙阿的统治就如这棵大树，已被

① 字面意思是“绿岛”。

② 将巴哈欧拉的书简带给纳西里丁沙阿的人。

上帝的意志连根拔起吹倒在地。”他发出预言后第三天，一个前往马什哈德的信使从德黑兰带来了穆罕默德沙阿的死讯。[①] 第二天，队伍决定朝马赞达兰进发。队伍首领穆拉·侯赛因站起来，指着马赞达兰的方向说：“这是通向我们的卡尔巴拉的道路，你们当中如果谁对即将面对的严峻考验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就请他现在回家，终止旅程。”他将警告重复了几遍。接近萨瓦德库时，他再次明确宣布：“我和我的七十二名随行者将为了我们尊敬的主牺牲，谁不愿放弃尘世生活，就请他此时此刻离开队伍，否则以后他将无法逃离。”随行人员中有二十个人觉得无法承受穆拉·侯赛因反复提到的考验而离去。

他们到达巴尔富鲁什城的消息惊动了赛义杜勒-乌里玛。穆拉·侯赛因的迅速传播的名声，他离开马什哈德时的情势，在他面前迎风飞舞的黑旗，尤其是随行者人数众多、纪律严明、士气高昂，所有这些引起了这位残暴骄横的穆智台希德难以消解的仇恨。他命令宣礼员将巴尔富鲁什人召集到清真寺，宣称他本人要宣讲一个重要的布道，这一区域内任何一个忠实的伊斯兰信徒都不能忽略这一布道。黑压压的人群挤满了清真寺，只见他登上布道坛，把头巾往地上一摔，撕开衬衣领口，为伊斯兰教陷入的困境放声痛哭。“醒来吧！”他在布道坛上咆哮如雷，“我们的敌人已到了我们门口，准备将我们神圣纯洁的伊斯兰教最宝贵的一切消灭掉。我们如若不抵抗，就会被他们屠杀殆尽。他们的头领有一天独自来听我布道，竟然无视我的布道，当着我的众多信徒公然对我不敬。我拒绝像他期待的那样尊敬他，他气愤地站起来向我挑战。还有一次，穆罕默德沙阿正高居王座、大权满

① 穆罕默德沙阿死于闪瓦鲁月第六日前夜（公元1848年9月4日）。

握的时候，这个人都敢大胆无礼地当面责骂我。现在我们没有了穆罕默德沙阿的庇护，什么更胆大妄为的事这个捣乱分子做不出来呢！况且他还领着一帮野蛮之徒。巴尔富鲁什的市民们，我们现在的职责是不分男女老幼地武装起来反抗破坏伊斯兰教的无耻之徒，让我们调动一切力量抵抗他们的进攻。明天破晓时分，让我们向城外进军，消灭叛军！”

人群一呼百应。他极富煽动性的演说和对当地人不容置疑的控制权，加上人们生怕失去生命财产，所有这些促使他们竭尽全力准备交战。他们用可以找到或制作的任何武器将自己武装起来，黎明时分从巴尔富鲁什出发，信心百倍地准备迎敌，他们要杀死敌人，夺取他们的财产。

一经决定走通往马赞达兰的道路，穆拉·侯赛因早晨做过晨祷之后便命令随行人员扔掉所有随身物品。他鼓励他们：“抛弃你们所有的私人物品，只带上骏马和宝剑，人们看到你们放弃世俗之物，就会明白我们这些被上帝拣选的人根本不是为了保护个人财产，更不会觊觎他人的财产。”人们当即听从他的话，从马背上卸下个人物品，兴致高昂地跟着他前进。巴迪的父亲第一个扔掉自己的行囊，里面装了许多他从自己矿上一路背来的绿松石。只要穆拉·侯赛因一句话，他就可以把自己最珍贵的东西弃之路边，一心服从首领的意愿。

在距离巴尔富鲁什一法桑处，穆拉·侯赛因和信徒同伴遇到了敌军。许多武装的人集结在一起，挡住他们的路。这些人脸上一付恶狠狠的表情，嘴里不停地发出恶毒的咒骂。信徒同伴们对着气势汹汹的阻挡者摆出拔剑的姿势，穆拉·侯赛因命令道：“慢着。不到被逼得万不得已，剑不能出鞘。”他的话音刚落，敌人就朝他们开了火。六个信徒同伴应声倒地。一个人喊道：“尊敬的首领，我们追随你不为

别的，就为了在圣道上献身。请你允许我们正当防卫，不要让我们耻辱地死于敌人的枪弹之下。”穆拉·侯赛因答道：“现在不是时候，人数还不完整。”话音刚落，一颗子弹射穿了一个同伴的胸膛。他是来自亚兹德的一个赛义德，跟随穆拉·侯赛因从马什哈德一路走来，是他最坚定不移的拥护者之一。眼见忠实的同伴倒在自己脚下，穆拉·侯赛因抬头望着苍天祈祷：“啊，上帝！我的上帝啊！请看看祢的选民所受的苦难吧，看看这些人给予祢的亲人怎样的欢迎。祢明明知道我们只想引导他们追求真理，让他们了解祢的启示。祢给我们下过命令，面对敌人的攻击可以防御自卫，现在，我就遵从祢的命令，和我的同伴们起来抵抗落在我们身上的攻击了。”①

穆拉·侯赛因拔出剑，策马冲向敌人，他勇猛无畏地朝杀死自己同伴的袭击者扑过去。那个家伙害怕与他交锋，躲到一棵树后，将火枪举得高高的，想替自己遮挡。穆拉·侯赛因一下子认出他来，策马上前，只一剑，就将大树、火枪管、连同那个家伙砍成两截。那一剑力振山河，敌人惊得呆若木鸡。穆拉·侯赛因高超的剑法，过人的力气和大无畏的勇气吓得敌人仓惶逃窜。这是穆拉·侯赛因第一次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他的英勇事迹受到巴孛的称赞。库杜斯对穆拉·侯赛因这次表现出来的勇猛冷静大加赞赏。据说，当他得知此事后，引用了《古兰经》中的一句经文评价穆拉·侯赛因：“不是你杀死了他们，而是上帝。射向他们的不是你发出的箭，而是上帝的箭！上帝用仁慈的考验考查祂

① “没有人应该因为不信教而遭杀戮，因为杀人不符合教义……如果下令这么做，这个人决不会是属于《巴扬经》之民，没有任何罪孽比杀人更大。”（《巴扬经》，参见《皇家亚洲学会杂志》，1889，第12篇，第927-928页。）

的信徒。祂无所不闻，无所不知。以此，上帝可以令离经叛道者的伎俩落空。”

希吉拉历1265年（公元1848-1849年），我当时在德黑兰，就在令人难忘的谢赫·塔巴尔西之战结束后一个月，我听到米尔扎·艾哈迈德对一些信徒讲述这场战斗的详细情形，其中有米尔扎·穆罕默德-侯赛因-哈卡米-凯尔马尼，哈吉·穆拉·伊斯梅尔-法拉哈尼，米尔扎·哈比布拉-伊斯法哈尼，以及赛义德·穆罕默德-伊斯法哈尼。

后来，我被请去呼罗珊传讲圣道，住在马什哈德的穆拉·萨迪克-霍拉萨尼的家里。在那儿，当着一些信徒的面，包括纳比勒-阿克巴尔以及巴迪的父亲，我请米尔扎·穆罕默德-富鲁吉为我澄清传闻的真伪。米尔扎·穆罕默德特别强调说：“我见证了穆拉·侯赛因的行为，要不是我亲眼所见，我决不会相信这一切是真的。”关于这一点，米尔扎·穆罕默德给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他说：“瓦斯卡斯一战，迈赫迪-库利·米尔扎亲王大败，他从巴孛的拥戴者眼皮底下赤着脚落荒而逃。艾米尔-尼扎姆写信痛斥他：‘你授命前去制伏一小撮幼稚的臭小子，统领沙阿的军队，你却令这支军队遭受如此可耻的失败。我真不知道，如果我将迎战俄罗斯和奥斯曼联军的任务交给你，你会有什么样的结局。’亲王觉得最好让信使带上一块被穆拉·侯赛因一剑劈成两截的步枪的残片，他嘱咐信使亲手将信和枪管残片交给艾米尔-尼扎姆。他在信中写道：‘这就是无耻的敌人的力量所为，他竟一剑将大树、火枪和枪手砍成六段。’

“对手的力量如此强大，在艾米尔-尼扎姆看来，对于像他这种身份和地位的人来说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挑战。他决心扼杀这股试图以如此大胆的行为与他作对的势力。虽然他在人数上占绝对上风，但无法以光明正大的手段战胜穆

拉·侯赛因，他卑鄙地利用阴谋和欺骗来达到目的。他要亲王在《古兰经》上盖上他的印章，并以所有军官的名义保证他们对城堡的占领者绝不采取敌对行为。以此伎俩，他诱使对手放下武器，然后以不光彩的手段，给毫无防备的对手以毁灭性的打击。”

穆拉·侯赛因展现的敏捷身手和非凡力量不可能不引来众多观察者的目光，只要他们的思想并未受偏见和怨恨的蒙蔽。诗人们的创作热情也被激发起来，在波斯地区各个城市，诗人们受到感动，他们歌颂勇士的事迹，他们的诗歌使这个故事广为流传，使这一壮举永远被人们铭记在心。在众多为穆拉·侯赛因写赞美诗的人中，有一位叫里达-库利·汗-拉利赫-巴希的人。他在《塔里赫-纳西里》一诗中对穆拉·侯赛因的力大无比和无人能敌的剑术大加褒扬。

我问米尔扎·穆罕默德-富鲁吉，他是否了解在《纳西胡特-塔瓦里赫》一诗中提到的穆拉·侯赛因年幼时曾学过剑术，并且是经过相当长的练习后才会剑术娴熟的。穆拉·穆罕默德很肯定地说：“这纯属虚构。我从小就认识他，并且一直与他有交往。我们是同学，又是朋友。我从不知道他有这般强大的气力和功夫，我甚至还以为我的体能和耐力比他强。他写字时手发抖，还经常说自己不能把心里所想的充分表达出来，他在书面表达方面极其欠缺，直到后来踏上马赞达兰之旅。他拔出剑来击退蛮敌进攻的那一刻，似乎有一股神秘的力量突然将他改变。在后来所有的交战中，总是见他第一个策马冲向敌营。在没有援助的情况下，他敢于面对敌人，英勇作战，并取得胜利。我们跟在他后面，只能和已经受伤的残兵弱将交手。一提到他的名字就足以让敌人闻风丧胆，落荒而逃。敌人一看见他就吓得发抖，甚至连一直与他在一起的同伴们也被他的表现惊得目瞪口呆，他的力大无比

和勇猛顽强令我们赞叹不已，我们都坚信他不再是我们熟悉的穆拉·侯赛因了，他身上有一个只有神灵才能赋予的灵魂。”

米尔扎·穆罕默德-富鲁吉接着讲述道：“穆拉·侯赛因对敌人发起神勇的攻击后就不见了，我们不知他去了哪儿，只有他的侍从卡马巴尔-阿里跟着他。后来卡马巴尔-阿里告诉我们，他的主人对着敌人直冲过去，百发百中，每一剑都砍中一个袭击者。当时，他根本不顾雨点般飞来的子弹，从敌阵中杀出一条血路，直扑巴尔富鲁什。他纵马来到赛义杜勒-乌里玛的住处，绕着房子跑了三圈，之后大叫：‘卑鄙的胆小鬼快滚出来！你煽动市民对我们发起所谓的圣战，自己却可耻地躲进窝巢。你以身作则来讲讲你的圣道正确在哪，你的呼吁有几分真诚。你难道忘了宣扬圣战的人必须自己走在队伍最前面，用自己的行为激发大家的斗志，振奋大家的士气吗？’”

穆拉·侯赛因声音宏亮，盖过一片铿锵的刀剑声。巴尔富鲁什的居民弃械投降，发出“和平！和平！”的呼声。紧接着从四面八方传来正朝巴尔富鲁什奔驰而来的穆拉·侯赛因的队伍的呐喊，他们高喊的“呀，萨希布兹-扎曼!”令闻者丧胆。穆拉·侯赛因的同伴已放弃了他生还的希望，现在当他们看到他端坐马上，经过一场鏖战仍毫发无损，不禁惊讶万分。他们一个个虔诚地走到他跟前，亲吻他的马镫。

那天下午，巴尔富鲁什的市民被准予求和。穆拉·侯赛因对着聚集在他周围的人群发表讲话。他说：“先知的追随者们！伊斯兰教伊玛目的什叶派教徒们！你们为什么反对我们？为什么认为上帝赞成我们流血？我们否定你们的教义吗？难道这就是上帝的使徒吩咐祂的信徒给予教徒的礼遇，无论他们是虔诚的教徒，还是离经叛道者？我们做过什么竟

受你们如此谴责？想一想吧！我一个人单枪匹马，除了手中的剑，别无其他武器，却能穿过巴尔富鲁什市民射向我的枪林弹雨，经历纷飞战火而毫发无损。在你们气势汹汹的攻击中，我的人和我的马没受半点伤害，除了脸上有点轻微擦伤。可见，你们根本不能对我造成伤害，上帝在保佑着我，祂决意让你们看着祂确立圣教信仰的优势地位。”

说完，穆拉·侯赛因紧接着奔向萨卜齐迈丹的旅馆。到那里他翻身下马，然后站在旅馆门口，等候他的同伴。等他们都到旅馆并住下，他叫人去拿面包和水。去取面包和水的人两手空空地回来，说他们在面包店找不到一块面包，在广场也找不到水。他们告诉他：“你劝诫我们信赖上帝，要我们顺从祂的意志，‘除了上帝注定要我们承受的以外，什么厄运也不会降临到我们身上。祂就是我们臣服的主，让信徒信赖上帝吧！’”①

穆拉·侯赛因下令关上旅馆大门。将同伴召集来，请求他们和他一起等到太阳下山。夜晚来临时，他问有谁不怕为信仰献身而愿意爬到旅馆屋顶去做宣礼。一个年轻人欣然答应了。他刚喊一声“阿拉-乌-阿克巴尔”，一颗子弹就击中了他，他立即倒地身亡。穆拉·侯赛因鼓励大家：“再来一个不怕牺牲的人，把同伴没说完的宣礼继续喊下去。”又一个年轻人站出来，他刚喊出“我证明穆罕默德是上帝的使者”，敌人的子弹又击中了他。第三个年轻人在穆拉·侯赛因的鼓励下站了出来，试图完成殉教的同伴未喊完的宣礼，但他同样身遭不幸。他快要完成宣礼，正喊到“除了上帝，再无别的神”就中弹倒地。

第三个年轻人死后，穆拉·侯赛因决定打开旅馆大门，

① 《古兰经》9:52。

和朋友们一起反击阴险敌人的偷袭。他飞身上马，发出进攻信号。此时，袭击者已拥挤在门口，将旅馆门前的空地挤得满满的。穆拉·侯赛因一手执剑，他的同伴紧随其后。他对列阵围住他的敌人大开杀戒，侥幸未中剑的人惊慌逃窜，又开始求和求饶。围攻的人群到了夜幕降临才散去。旅馆门前的空地几个小时前挤满了敌对者，现在却空无一人，人们的叫嚣声也平息下来。旅馆前尸横遍地，一幅凄惨悲凉的景象，见证着上帝的意志对敌人的胜利。

这场胜利如此惨烈，致使一些贵族和宗教头领决定替他们的同胞向穆拉·侯赛因请求宽恕。他们步行前来向他递交请愿书，恳请道："上帝是我们的见证人，我们只想在彼此之间媾和。你且坐在马上稍安勿动，听我们解释来意。"穆拉·侯赛因见他们的请求诚恳，就下马请他们同他一起进入旅馆。他请他们坐在他身边，叫人给他们上茶，然后对他们说："我们和该城的人不一样，我们懂得如何招待陌生人。"那些人说："赛义杜勒-乌里玛是引起这场祸害的罪魁祸首，巴尔富鲁什的民众不应该被牵连到他犯的罪行中，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从双方利益出发，我们建议你和你的同伴明天去阿莫勒，巴尔富鲁什的局势极为动荡不安，我们担心那些人会再次被挑动起来攻击你们。"穆拉·侯赛因虽然暗知这些人并不真诚，还是同意了他们的建议。于是，阿巴斯-库利·汗-拉里贾尼和哈吉·穆斯塔法·汗一起站起来，凭他们带来的《古兰经》庄重地发誓那天晚上将穆拉·侯赛因及其同伴当作客人对待，发誓第二天将指示胡斯劳-加迪-卡拉伊[①]和一百名骑兵保证穆拉·侯赛因安全通过希尔加。他们补充道："如果我们让你和你的队伍受到哪怕一丁点伤害，我

① 一个经常与政府作对的臭名昭著的恶棍。

们在今世和来世都会受到上帝和祂的先知的诅咒。”

他们这番表白的话音刚落，前去为同伴找食物、为马匹找草料的朋友们就回来了。穆拉·侯赛因叫他的同伴开饭，那天恰好是星期五，都尔喀尔德月第十二日（公元1848年10月10号），从破晓时分到现在他们滴水未饮粒米未进。那天，涌进旅馆的贵族和他们的随从人数众多，到最后，穆拉·侯赛因和他的同伴连特地为来客准备的茶都没喝上一口。

那天晚上，在太阳落山后大约四个小时，穆拉·侯赛因和朋友一起由阿巴斯-库利·汗和哈吉·穆斯塔法·汗陪同进餐。就在那天深夜，赛义杜勒-乌里玛将胡斯劳-加迪-卡拉伊召来，秘密授意他随时随地都可以没收由他负责护送的那伙人的全部财产，将他们所有人一个不留地干掉。胡斯劳说：“难道他们不是伊斯兰教的信徒吗？据我所知，这些人不是宁愿牺牲他们当中三个同伴的生命也不愿让召拜声半途而废吗？我们现在却有这种想法，做出这样的行径，我们怎么配得上教徒之名？”那个无耻的无赖坚持自己的命令必须得到忠实地执行，他用手指在脖颈上比划着说：“干掉他们。你不用怕，我会对你的行为负责。到最后审判日，我会以你的名义向上帝负责，我们掌握着统治权，对情况比你了解得多，我们会判断如何将异端邪说斩草除根。”

日出时分，阿巴斯-库利·汗派人将胡斯劳叫到跟前，命令他竭尽全力照顾穆拉·侯赛因和他的同伴，确保他们安全通过希尔加，并且不能接受他们给的任何奖赏。胡斯劳假意服从命令，保证他和他的骑兵会毫不懈怠地保护好客人。他补充道：“我们返回时会带上他的亲笔信，证明他对我们的服务满意。”

胡斯劳被阿巴斯-库利·汗、哈吉·穆斯塔法·汗以及

巴尔富鲁什的其他头领带去参见穆拉·侯赛因。这时，穆拉·侯赛因说：“‘如果你们行善，那么，你们是为自己而行善；如果你们作恶，那么，你们是为自己而作恶。’[①]如果此人善待我们，他将得到善报。如果他对我们图谋不轨，他将受到严惩。我们将圣道托付于上帝，我们将完全顺从祂的意志。”

说完，穆拉·侯赛因便下令出发，人们又一次听到卡马巴尔-阿里传达主人的号令：“上帝的勇士们，上马！”这是他在类似场合一贯的口号。一声令下，人们纷纷上马。胡斯劳率领的骑兵小分队走在前头，胡斯劳和穆拉·侯赛因紧跟其后，两人在队伍中间并驾齐驱，他们身后是其余的同伴，在其左右两侧行进的是一百名骑手中剩余的人，被胡斯劳全副武装起来，甘愿充当执行他阴险计划的炮灰。大家一致决定一早从巴尔富鲁什出发，当天中午赶到希尔加。日出后两小时，他们开始朝目的地进发，胡斯劳有意选择走森林，因为他自认为这一路线更利于他下手。

一走进森林，胡斯劳就发出攻击信号。他手下的人疯狂地扑向穆拉·侯赛因的同伴，抢走他们的财物，还打死了几个人，其中就有穆拉·萨迪克的兄弟，另外还俘虏了一些信徒。听见愤怒和痛苦的呼喊声，穆拉·侯赛因立即翻身下马，抗议胡斯劳的背信弃义。他说：“中午早已过去了，可我们还没走到目的地，我拒绝和你往前走，我用不着你带路陪同，也不需要你的人马相伴。”说完，他转向卡马巴尔-阿里，叫他铺开跪毯准备祈祷。他正在行净礼，胡斯劳也下了马，叫仆从转告穆拉·侯赛因如果他想安全到达目的地，必须交出他的剑和座骑。穆拉·侯赛因继续祈祷，并不答话。

① 《古兰经》17:7。

稍后，米尔扎·穆罕默德-塔基-朱维尼-萨卜泽瓦里，一个颇有文学造诣并且勇猛无畏的人，走向一个正在准备水烟筒的仆从，请他允许自己亲自将水烟筒给胡斯劳送上。仆从乐得答应了。米尔扎·穆罕默德·塔基趁着弯腰给水烟筒点火之机，突然将手伸进胡斯劳的胸口，从他的长袍里一把扯出匕首，猛地插进他的胸膛，直插到只剩剑柄露在外面。

当他的同伴发出一片“呀，萨希布兹-扎曼！”的呼声时，穆拉·侯赛因仍在祈祷。他的同伴冲向背信弃义的袭击者，一阵猛攻便将他们全部砍下马，只有那个准备水烟筒的仆从手无寸铁，惊恐万分地跪倒在穆拉·侯赛因脚下恳求帮助。穆拉·侯赛因将属于他主人的镶嵌有珠宝的水烟筒还给他，然后叫他返回巴尔富鲁什向阿巴斯-库利·汗讲述他亲眼所见的一切。穆拉·侯赛因对他说：“告诉他胡斯劳是如何忠实地完成他的任务的。那个不讲信用的无赖愚蠢地认为我的使命完结了，他以为我的剑和我的马已完成了它们的使命。他不知道它们才刚刚开始履行使命，在它们没有完全尽司其职之前，无论是他，还是他身边的任何人都无法将它们从我身边夺走。”

夜晚即将来临，穆拉·侯赛因一行决定原地停留以待天亮。黎明时分，穆拉·侯赛因做过祷告后将人聚拢起来说：“我们快到最终的目的地卡尔巴拉了。”说完，他起身徒步向前，同伴们尾随其后。当他发现有些人试图带上胡斯劳及其手下遗留的东西时，他命令他们除了剑和马匹之外，其余一概不要。他劝道：“你们应该以一种超凡脱俗、圣洁虔诚的心态走向圣地。”[①] 他整整走了一迈丹距离才到达谢

① “然后他转向同伴们说：‘在剩下的屈指可数的日子里，让我们不要为了转瞬即逝的财富而令彼此疏远众心分离。让我们共

赫·塔巴尔西圣陵。这位谢赫曾经是伊斯兰教伊玛目圣训的传述者之一，经常有周围地区的人来拜谒他的墓地。穆拉·侯赛因走到那里，背诵起《古兰经》中的这段经文："啊，我的主，请祢祝福我的到来吧！因为只有祢才能赐予这样的祝福。"

在他们到达的前一天晚上，圣陵守护人梦见西伊杜什-舒哈达、伊玛目侯赛因在多达七十二名勇士和他们众多同伴陪同下来到谢赫·塔巴尔西，打了一场英勇卓绝的战役。他们在和敌人的每一次交锋中都取得了胜利，上帝的先知在那晚也到场并加入到圣军当中。第二天，当穆拉·侯赛因到达时，守护人一眼认出他就是梦中见过的英雄，他扑倒在穆拉·侯赛因的脚下，虔诚地亲吻他的双脚。穆拉·侯赛因邀他在自己身边坐下，听他讲他的梦境。他向守护人保证说："你梦中所见的都将会实现，那些光荣的场景将再一次在你眼前重现。"那名仆人最后决心与城堡英勇的保卫者共命运，后来在城墙内光荣牺牲了。

都尔喀尔德月第十四日（公元1848年10月12日），他们到达的当天，穆拉·侯赛因向巴比堂的修建者米尔扎·穆罕默德-巴吉尔下达将要塞建造得适于防守的最初指示。那天傍晚，他们突然发现一帮非正规骑兵包围了他们，这些人是从森林里钻出来的，正准备朝他们开枪。他们叫嚷道："我们是加迪-卡拉的居民，我们是来为胡斯劳复仇的。不把你们全部杀死决不罢休。"面对团团围住自己并随时准备扑过来的狂徒，穆拉·侯赛因的队伍不得不拔出剑再次准备自卫。他

同拥有财富，人人分享利益。'巴比教的信徒们高兴地接受了这个提议。正是这种了不起的自我牺牲和完全自我克制的精神，使他们的敌人说他倡导集体拥有世间的财物，甚至女人！"（A.L.M.Nicolas' "Siyyid 'Ali-Muhammad dit le Báb", p299.）

们高呼“呀，萨希布兹-扎曼！”往前冲去，击退了袭击者，令他们四散奔逃。他们的喊声如此大，那些骑马人转眼间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次交战由米尔扎·穆罕默德-塔基-朱维尼主动请缨担任指挥。

由于担心袭击者会再次攻击他们，对他们进行大屠杀，穆拉·侯赛因的队伍追踪他们一直到一个他们估计是加迪-卡拉村的地方。看见他们的人立刻吓得夺路狂奔。该村村长纳扎尔·汗的母亲在一片混乱的黑夜里被误杀，村里的妇人哭天喊地，抗议说她们与加迪-卡拉人没有任何关系。哭喊声传到米尔扎·穆罕默德-塔基耳里，他马上下令手下人住手，等弄清楚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再说。很快他们就了解到这个村子属纳扎尔·汗管辖，死去的妇人是他的母亲。发现手下人犯下这一大错后，米尔扎·穆罕默德-塔基非常难过。他悲叹道：“我们根本不想骚扰这个村子的任何人，我们唯一的目的是制止加迪-卡拉人的暴乱，因为他们想置我们于死地。”他极其诚恳地为他的同伴无意中造成的悲剧向村民们道歉。

冲突发生的同时纳扎尔·汗一直躲藏在家中，事后他看出米尔扎·穆罕默德-塔基的确是真心表示遗憾。尽管痛失母亲，他仍被塔基打动，竟邀请塔基到他家作客。他甚至主动请米尔扎·穆罕默德·塔基把他引介给穆拉·侯赛因，表达了极其渴望了解圣道戒律的心情，因为这个圣道竟会在信徒们心中激发如此大的热情。

黎明时分，米尔扎·穆罕默德-塔基在纳扎尔·汗的陪同下来到谢赫·塔巴尔西圣陵。当时，穆拉·侯赛因正带领众教徒祈祷。他的脸庞散发出迷人的光彩，纳扎尔·汗感到一股不可遏制的冲动，想要加入到这些崇拜者当中重复他们念的每一句祷告词。祷告仪式结束后，穆拉·侯赛因得知了纳扎尔·汗失去母亲一事，他用最感人的语言向纳扎尔·汗

表达了他本人及其他所有信徒对他痛失母亲的同情。他安慰道：“上帝知道我们唯一的目的是保护生命，而不是破坏整个地区的和平。”然后他向纳扎尔·汗讲述了巴尔富鲁什人攻击他们的前因后果，还有胡斯劳的背信弃义。他再次对他遭受丧母之痛表示难过。纳扎尔·汗立即答道：“不要为此事不安。假如给我一百个儿子，我也会十分乐意将他们全部交给你，为萨希布兹-扎曼而献身！”他当即发誓永远忠于穆拉·侯赛因，然后赶回村子找粮食给穆拉·侯赛因的人马。

穆拉·侯赛因命令同伴开始按照设计建造要塞，他给每组人员分配一部分工作，鼓励他们加快进度。在建造要塞的过程中，不断有邻近村子的人受赛义杜勒-乌里玛的教唆，出来骚扰他们。但是，敌人的每一次攻击都以可耻的失败告终。穆拉·侯赛因的同伴们没有被敌人不断的凶猛攻击所吓倒，他们英勇抵抗并最终暂时遏制了围攻他们的敌对势力。建造工作完成时，穆拉·侯赛因对要塞注定要遭到的围攻作了必要的准备工作，尽管仍有不少障碍，他还是设法采取了一切必要措施保障要塞守军的安全。

要塞刚建成，谢赫·阿布-图拉布带来巴哈欧拉来到纳扎尔·汗的村子的消息。他通知穆拉·侯赛因自己受巴哈欧拉之命邀请他们当天晚上到祂那里作客，祂下午会过来看他们。我听穆拉·米尔扎·穆罕默德-富鲁吉讲述了以下情况。他说：“谢赫·阿布-图拉布带来的消息让穆拉·侯赛因感到无比高兴，他立即跑去通知同伴积极准备接待巴哈欧拉。他亲自和他们一道洒水清扫通往圣陵的道路，为他挚爱的客人的到来作好一切必要的准备。当他看见祂与纳扎尔·汗一道走来时，立即奔上前与祂亲切拥抱，然后将祂引到特地为接待祂而准备的地方。那时候，我们这些人简直有眼无珠，竟看不到我们的首领以无比崇敬和爱戴之心向我们介绍的祂的

荣耀。穆拉·侯赛因慧眼识圣者，而我们愚钝的眼光却难辨尊卑。当他看见祂时，他的内心充满了狂喜！他对祂如此敬佩，以致完全忘了我们的存在。他一心只顾盯着祂，我们在他身旁站了很久，迟迟没得到他让我们坐下的指示。后来还是巴哈欧拉叫我们坐下了。很快，我们也被祂极其感人的话语打动了。虽然受感动的程度不及穆拉·侯赛因，只是当时我们半点也没领会祂话语中隐含的无限神力。

“巴哈欧拉在来访期间视察了要塞，祂对要塞的建造情况表示满意。在与穆拉·侯赛因的交谈中，祂详细讲到对信徒同伴的安康至关重要的一些事，祂说：‘要塞和守军需要库杜斯的到来，他加入后一切就完美了。’祂指示穆拉·侯赛因派遣穆拉·迈赫迪-胡伊带上六个人去萨里，要求米尔扎·穆罕默德·塔基立即将库杜斯交给他们带回。祂让穆拉·侯赛因放心：‘他害怕上帝惩罚，一定会毫不犹豫地释放库杜斯。’

“巴哈欧拉离开前嘱咐他们要忍耐，要服从上帝的意旨，祂还说：‘如系天意，我还会再次来这里看你们，给予你们力所能及的帮助。你们被上帝选作祂麾下的尖兵，圣教的开创者，祂的天使军定会无往而不胜。无论发生什么，胜利终将属于你们，你们定会大获全胜。’说完，祂将英勇的信徒同伴交托给上帝关照，之后就和纳扎尔·汗和谢赫·阿布-图拉布回村，从那里经由努尔回到德黑兰。”

穆拉·侯赛因立即着手执行命令。他召来穆拉·迈赫迪，要他带上六个同伴前往萨里，叫那位穆智台希德释放他关押的囚犯。米尔扎·穆罕默德-塔基刚一得到口信，就立刻无条件地答应了。看来这个口信的威力让他心悦诚服。他急忙向信徒保证：“我只是把他当作尊贵的客人留在家中，释放一说不大合适，因为他可以自由地做他想做的一切，如果

他愿意，我会乐意陪在他身旁。”

与此同时，穆拉·侯赛因向同伴通告了库杜斯要来的消息，吩咐他们对库杜斯要像对巴孛一样敬重。他补充道：“至于我，你们要把我看作他的下人。你们要对他忠诚，他若令你们取我的性命，你们都要毫不犹豫地执行。你们如若迟疑不决，就是对你们的信仰不忠。他不召见，你们绝不要贸然打扰他。你们要抛弃自己的想法，一心只服从他的意愿，让他感到愉悦。你们不得亲吻他的手或脚，因为他不喜欢人们以这种方式表达虔诚。你们要在他面前举止得体，令我为你们感到骄傲。哪怕你身份再低微，也必须认同他拥有的荣耀和权力。有谁违背我的这番警告，必将受到严惩。”

库杜斯被监禁在萨里最著名的穆智台希德米尔扎·穆罕默德-塔基家中整整九十五天了。不过，尽管是被监禁，库杜斯仍得到尊重，他被允许接见曾经出席过巴达什特聚会的大部分同伴，但是他没有让任何人在萨里停留。他用紧迫的语气敦促拜访他的人赶快到穆拉·侯赛因升起的黑旗下报到，他说的黑旗就是先知穆罕默德提到过的那面旗帜。先知穆罕默德是这样说的：“如果你们看到从呼罗珊过来的黑旗，赶紧往那里去吧，哪怕爬冰卧雪也要赶过去，因为它们表示上帝的代理人应允者马赫迪到了。”那面旗帜是奉巴孛之命、以库杜斯之名、由穆拉·侯赛因之手展开的，它一路被高举着从马什哈德一直到谢赫·塔巴尔西圣陵。十一个月以来，从希吉拉历1264年舍尔邦月（公元1848年7月3日—8月1日）月初到1265年主马达·阿赫尔月（公元1849年4月24日—5月23日）月末， 这面在凡间具有象征意义的旗帜代表着天道神权，它一直飘扬在那支人数不多的英勇之师头上，吸引了众多目光，召唤看到旗帜的人们抛却尘世，拥护圣道。

在萨里时，库杜斯经常试图劝说米尔扎·穆罕默德-塔基

相信神启的真理。他曾就有关巴孛的天启这样一些重大话题与塔基展开自由讨论。他用温文尔雅循循善诱的语言娓娓道出惊世骇俗的观点，他的话说得友善真诚而幽默，听的人没有丝毫的不快。对他频频提及的神圣经书，人们甚至误认为他在讲笑话以愉悦听众。米尔扎·穆罕默德-塔基虽然生性残酷无情，他的秉性在他后来对待谢赫·塔巴尔西要塞剩余守卫者的做法上更加暴露无遗，他坚持对他们斩尽杀绝。但是这时库杜斯被关在他的家里的时候，却有一种力量使他内心不敢半点小看库杜斯。他甚至阻止萨里的居民冒犯库杜斯，叱责那些想伤害库杜斯的人。

库杜斯即将到来的消息令塔巴尔西要塞的守卫者们倍受鼓舞。库杜斯在到达目的地之前派一名信使前去通报，喜讯给人们增添了新的勇气和力量。穆拉·侯赛因高兴得难以自制，他蓦地站起来，在一百名同伴的陪同下前去迎接期待已久的客人。他叫每人双手各执一支蜡烛，亲手将它们点燃，然后命令同伴去迎接库杜斯。他们出发朝着挚爱的人走去，洋溢在心头的欢乐之光驱散了沉沉夜色。在马赞达兰森林的薄雾中，他们一下子就看见了他们渴望见到的那张脸庞，他们一拥而上围住他的坐骑，向他表达对他矢志不渝的忠诚和爱戴之心。然后，他们手举蜡烛徒步跟在他后面返回要塞。库杜斯骑马走在他们中间，就像被众星拱卫的太阳。众人慢慢朝要塞走去，突然从热情的仰慕者中响起了赞美的颂歌。“我们神圣的主啊，祢是众天使和圣灵之主！”喜气洋洋的歌声包围着他。接着，穆拉·侯赛因唱起了欢乐的副歌部分，众人齐声加入进来。马赞达兰森林里回响着他们欢乐的歌声。

他们就这样到了谢赫·塔巴尔西圣陵。库杜斯从马上下来，靠着圣陵，他说的第一句话是：“如果你们是信士，巴

吉亚图拉[1]将是最适合你们的称谓。”[2]他的话应验了先知穆罕默德的预言。在一则圣训中，穆罕默德这样说：“马赫迪显现时，祂背靠着麦加圣陵，面对三百一十名簇拥在祂身边的信徒说：‘如果你们是信士，巴吉亚图拉将是最适合你们的称谓。’”库杜斯所指的巴吉亚图拉不是别人，正是巴哈欧拉。穆拉·米尔扎·穆罕默德-富鲁吉向我证实了这点。他说：“库杜斯下马时我在场，我亲眼看见他背靠圣陵，亲耳听到他说出这些话。他一说完，马上就提到巴哈欧拉，他向穆拉·侯赛因询问巴哈欧拉的情况。穆拉·侯赛因告诉他巴哈欧拉已表示祂将在穆哈兰姆月的第一天（公元1848年11月27日）之前重返此地，除非上帝另有安排。

“之后不久，库杜斯委托穆拉·侯赛因向聚在一起的同伴朗读几条教义。他读的第一条是有关巴孛的，第二条涉及巴哈欧拉，第三条则是关于塔希莉的。我们冒昧地对穆拉·侯赛因说出心中的疑惑，第二条教义所形容的人是巴哈欧拉吗？因为那人衣着高贵。问题被转呈给了库杜斯。他向我们保证，如上帝许可，这个秘密到时自会揭示给我们。那时，我们对巴哈欧拉使命的性质完全不了解，自然不懂这些暗示的寓意，对它们可能包含的意义只是瞎猜一番罢了。我急于弄清圣训中有关应允者卡伊姆部分的奥秘，几次去找库杜斯并请他予以明示。他的解释极具启发性和说服力，而他从容不迫的解答方式令他更显崇高和威严。他消除了我们脑海里所有的疑虑，这些足以让我们相信他睿智过人，我们相信他具有看穿最隐秘的心思和平息最烦乱心绪的能力。

“多少个夜晚，我看见穆拉·侯赛因在库杜斯安歇处附

① 字面意义是“上帝的余民”。

② 《古兰经》11:85。

近围着圣陵转悠。我多次看见他在午夜时分从屋里出来，悄悄地走向圣陵，低声吟诵我们迎接挚爱的客人到来时念的那句经文。我仍记得他在冥思祷告时的那副深情，我耳边仍响着他的低语‘哦，穆拉·米尔扎·穆罕默德，将困扰你的疑难晦涩的问题从脑海里连根拔去吧，不要受它们的束缚。起来吧，跟我一起共饮殉道之酒，然后，当’80年[①]到来，你就会了解你现在难以理解的诸多事物隐藏之奥秘。’”

到了谢赫·塔巴尔西圣陵后，库杜斯命令穆拉·侯赛因清点信徒同伴的人数。穆拉·侯赛因让他们从要塞大门进到里面，一个一个地数下来，一共有三百一十二个人。他自己正要进要塞向库杜斯报告结果。这时，一个年轻人突然冲进要塞大门，抓住他的衣襟不放。这个从巴尔富鲁什徒步赶来的青年恳请被收下，让他能随时在挚爱者的圣道上献身。他的请求被接受了。库杜斯知道总人数后，说道：“上帝的先知所说过的关于应允者的话一定会应验，[②]祂的证明必须在自认为是伊斯兰律法和圣训的唯一阐释者的神职人员眼里显得尽善尽美。人们通过他们将会了解这些圣训的真相和应验情况。”

那段时间，每天上午和下午，库杜斯都会召集穆拉·侯赛因和同伴中的骨干吟诵巴孛的圣作。他则端坐于要塞旁的空地上，被虔诚的教友围着，专注地听着大师的话语，偶尔发表一些评论。敌人的威胁和连续不断的疯狂进攻也不曾使他的热情减少，更不能打断他的例行祈祷。他不把危险放

① 指希吉拉历1280年（公元1863-1864年），这一年，巴哈欧拉在巴格达宣布祂的使命。

② 在呼罗珊的塔里甘，三百一十三名伊玛目的支持者被选中并集合待命，这是预示着应允者卡伊姆将至的一个迹象。（E.G.布朗：《当代波斯文学史》［公元1500-1924年］，第399页。）

在眼里，忘却自己的一切需求，即使在最艰难的情形下，每天仍继续与他的挚爱者交流，写下赞美祂的诗篇，激励要塞守卫者加倍努力工作。尽管身处围困要塞的敌人射来的弹雨之中，敌人凶猛的进攻吓不倒他，他仍然泰然自若地照常工作。他常常说："念记祢是我的慰藉和支柱！我对成为第一个为祢在设拉子受辱的人而感到荣耀。我渴望成为第一个在祢的圣道上献身的人，这样才无愧于祢的圣道。"

有时他会叫他的伊拉克同伴朗读几段《古兰经》，他专心地听着，常常被感动得忍不住解释它们的意思。他们有一次读到下面这段经文："即便担心受怕，忍饥挨饿，即便失去财产、生命和收获，我们也一定会向祢证明：给受难者只带来好音讯。"库杜斯评论道："这些话原来讲的是约伯和他经历的磨难。不过今天它们很适合我们，因为我们注定也会遭受同样的磨难。这是我们应经历的灾难，只有具备耐心和恒心的人才能度过灾难。"

库杜斯在这些场合表现出来的渊博知识、聪慧的头脑、自信的言谈，还有他在对同伴作指示时展现出来的足智多谋和大胆果断，这些增强了他的权威性并且提高了他的声望。人们最初以为穆拉·侯赛因对他表现得十分敬重是由于形势所迫，而非发自内心地尊敬他。他的著作和他平常的行为举止逐渐消除了人们的怀疑，使他在同伴们心目中的地位更加巩固。他被监禁在萨里镇时，米尔扎·穆罕默德-塔基曾请他就《以赫拉斯章》写一篇评论，《以赫拉斯章》又叫《库勒胡瓦拉胡勒-阿哈德章》。库杜斯仅就"萨马德之萨德"的解释就写出了比《古兰经》长三倍的专著。这篇内容详尽文笔精湛的解释给米尔扎·穆罕默德-塔基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这也是他对库杜斯另眼相待的主要原因。然而，后来他却参与了赛义杜勒-乌里玛的阴谋，成为杀害谢赫·塔巴尔西要塞

殉道者的刽子手。库杜斯在要塞里继续撰写那一章的评论，虽然敌人不断发动猛烈进攻，他仍然写出了与他在萨里写下的针对那个字的同样多的解释文字。他文思敏捷，创作力旺盛，字里行间都蕴藏着无法估量的思想财富，令同伴们惊叹不已，成为他们眼里名副其实的首领。他们每天如饥似渴地读着穆拉·侯赛因给他们带来的他的文章，穆拉·侯赛因也对他的文章赞叹不已。

要塞完工了，要塞的防御物资准备完毕。这使穆拉·侯赛因的同伴们情绪高涨，也引起了周围百姓的惊异。有些人纯属好奇，有些想捞点东西，还有些则想献身于这幢建筑所象征的圣道，他们都想获准进入高墙，他们觉得它的建造速度太神奇了。库杜斯清点完毕要塞守卫者的人数后，下令禁止参观者进入要塞。不过，已经看过要塞的人对这个建筑大加称道。赞美之声传到了赛义杜勒-乌里玛的耳中，他的心里妒火中烧。他对建造者痛恨不已，他下令严禁任何人靠近要塞，要求所有人抵制穆拉·侯赛因的同伴。但是有些人仍不顾禁令，无视他的命令，尽其所能帮助他们认为不该受此迫害的人。要塞里的受难者吃了很多苦，有时候他们甚至连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都缺乏。可是，就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刻，解救的圣光划破黑暗，突然，他们眼前打开一扇意外的救援之门。

要塞守卫者们幸运地得到神助，解了物资上的燃眉之急，这令骄横跋扈的赛义杜勒-乌里玛气急败坏。在极端仇恨心理的驱使下，他紧急求助于刚登基的纳西里丁沙阿，向沙阿详陈他的王朝和君主制所面临的危险。他申诉道：“可鄙的巴比教派已经举起反叛的旗帜。这帮不负责任的邪教鼓吹分子竟敢动摇君主陛下已具有的统治基础。他们总部附近一些村子的老百姓也涌到他们的旗下，誓死效忠他们的事业。

他们修建了一座要塞，盘踞在堡垒里，随时准备向您发起进攻。这帮死硬派决定宣布自治，这样以来，先王传下来的王国就要分崩离析了。您的统治现在到了一个危急关头。如果不摧毁他们阴谋推翻您的可恨的宗教信条，还有什么能表明您的统治地位呢？这样做将使您的臣民对您更有信心，从而提高您的威望，给你的皇冠带来不朽的荣耀。我觉得我有责任提醒您，如果您还拿不定主意，如果您对他们有一丁点儿的放任，很快不仅马赞达兰省，而且整个波斯就会不再服从您的统治，转而投向他们的事业。”

纳西里丁沙阿此时对管理国家事务尚缺乏经验，他求助于掌管马赞达兰部队并守卫他的军官们，指示他们采取一切可行的措施消灭他的王国的捣乱分子。哈吉·穆斯塔法·汗-土耳卡曼向沙阿提出他的见解。他说：“我就来自马赞达兰，我能估算出他们可以调动的武装力量。我看见过那一小撮没受过军事训练、体能又弱的后生，他们根本经不起陛下军队的打击。依我之见，陛下不必考虑派谴军队。只要一小队人马就足以把他们消灭。这帮人根本无需陛下费心操劳。你只需给我的兄弟阿卜杜拉·汗-土耳卡曼下封诏书，授权他去制伏叛乱分子就行了。我相信两天之内他就会平息叛乱，粉碎他们的企图。”

沙阿同意他的提议，给阿卜杜拉·汗下了敕令，命令他立即从王国内招募武装人员前去执行任务。他还随诏书送去一枚王室徽章，赠他这枚徽章是表明对他的信任，相信他一定会完成任务。收到君王的敕令和象征荣誉的徽章，阿卜杜拉·汗再次表示决心圆满完成任务。在很短的时间内，他召集了一支大约一千二百人的队伍，主要由乌桑鲁人、阿富汗人和库达尔人组成。他给这支队伍配备了所需的枪支弹药，让他们驻扎在阿夫拉村。这个村子俯瞰塔巴尔西要塞，是纳

扎尔·汗的领地。他在这块高地一扎营，就着手切断每天给穆拉·侯赛因的同伴的粮食供应，后来连水也切断了。而被围困在要塞里的人在敌人的火力下根本无法走出要塞。

阿卜杜拉·汗命令士兵在要塞大门前设置一些障碍，有谁走出大门就开枪。库杜斯禁止同伴走出要塞到附近找水，拉苏勒-巴赫尼米里抱怨道："我们的食物供应已被敌人切断，如果再得不到水该怎么办？"此时正是日落时分，在穆拉·侯赛因的陪同下在要塞的露台上观察敌情的库杜斯转身对他说："缺水固然使我们很麻烦，如有天助，今天晚上我们的敌人会遭遇一场大雨，接着是一场大雪，它们会帮我们击退敌人蓄谋已久的进攻。"

果然就在那天晚上，一场倾盆大雨淹没了要塞旁边的地，阿卜杜勒·汗的队伍措手不及，大部分枪支弹药被雨淋坏而无法使用了。要塞的城墙内积聚了大量雨水，足够被围困的人用很长一段时间。第二天晚上下了一场当地人在隆冬时节都没见过的大雪，大雪使敌人的境况雪上加霜。第三天晚上，这一天是希吉拉历1265年穆哈兰姆月第五日（公元1848年12月1日）的前夜，库杜斯决定走出要塞大门。他一边迈着庄严的步子走向大门，一边对拉苏勒-巴赫尼米里说："赞美上帝吧，祂仁慈地答应了我们的祈求，给我们的敌人带去了大雨和暴风雪，雨雪给敌人营地造成破坏，却给我们的要塞带来了生机。"

虽然遭到一些损失，为数众多的敌人仍在全力备战。进攻的时刻一点一点地临近。库杜斯决定冲出包围驱散敌人。日出后两个小时，他骑上战马，穆拉·侯赛因和三名同伴在两边护卫。他们冲出要塞大门，所有其余同伴徒步紧随其后。他们一出要塞便大呼"呀！萨希布兹-扎曼！"他们的喊声震天动地。敌人听了胆战心惊。马赞达兰森林里响起了

巴孛勇敢的信徒们的吼声，吓得埋伏在密林深处的敌人四下逃窜。刀剑翻飞的光芒令敌人头晕目眩，这股声势就足以吓昏和制伏敌人。他们还没来得及进攻就狼狈地落荒而逃，武器装备扔了一地。仅仅过了四十五分钟就响起了胜利的欢呼声，库杜斯和穆拉·侯赛因将残敌制伏了。而阿卜杜拉·汗-土耳卡曼和他的两名军官哈比布拉·汗-阿富汗和努鲁拉·汗-阿富汗，以及多达四百三十多名部下全部被消灭掉。

库杜斯返回要塞，穆拉·侯赛因继续乘胜追击敌人。不久，传来了赛义德·阿卜杜勒-阿齐姆-胡伊呼叫他的声音。他替库杜斯叫穆拉·侯赛因马上返回要塞。库杜斯说："我们已经击退进攻者，不必对他们再追加惩罚。我们的目的是保护自己，以便继续从事复兴人类的工作，我们无意给任何人造成不必要的伤害。我们所做的一切足以证明上帝不可战胜的力量，我们作为祂的一小群信徒，通过祂所给予的恩典已经战胜了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敌人。"

这次大败敌军，巴孛的信徒无一人死亡。只有一位骑马走在库杜斯前面的名叫库利的人受了重伤。他们全都接到禁止拿取敌人财物的命令，除了敌人的剑和马以外。

阿卜杜拉·汗重新集结军队的迹象越来越明显，库杜斯命令他的同伴在要塞周围挖一条壕沟，以备敌人新一轮的进攻。十九天过去了，坚守要塞的同伴们在这段日子里拼尽全力完成库杜斯交给他们的任务。他们日以继夜欢快地干活，只想尽快完成他们受托的工作。

壕沟很快挖好了。这时，迈赫迪-库利·米尔扎亲王带着一支大军正朝要塞进发的消息到了。他已在希尔加安营扎寨。几天后，他又将司令部移至瓦斯卡斯。之后，他派人通知穆拉·侯赛因自己奉沙阿之命查明他此番行动的目的，请穆拉·侯赛因陈述自己的打算。穆拉·侯赛因答道："告诉

你的主人，我们没有任何颠覆君主统治基础或者篡夺纳西里丁沙阿的王位的打算。我们的圣道是关于应允者卡伊姆的启示，主要涉及这个国家的宗教界人士。为了支持我们拥有的神启的真实性，我们可以提出不容置疑的论据和绝对可靠的证明。”穆拉·侯赛因为圣道辩护的至诚态度和他所举出的细节表明他的声明确实可信。信使被感动得热泪盈眶，他感叹道：“我们该怎么做呢？”穆拉·侯赛因答道：“让亲王下令叫萨里和巴尔富鲁什的乌里玛们都到这里来，让我们展示巴孛的天启的真实性。让《古兰经》判定谁讲的是真话。让亲王自己判断并宣布他的裁定。如果我们不能借助经文和圣训证明圣道的真实性，随亲王怎么处置我们都行。”信使表示对这个答复十分满意，答应三天之内宗教界的要员会照他的提议开会商议。

信使的承诺注定不能兑现。三天后，迈赫迪-库利·米尔扎亲王便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准备进攻要塞里的人。他率领三个步兵团和几个骑兵团，把他的大队人马布置在一块俯瞰要塞的高处，随后下令开火。

此时天还没有亮。“上马，上帝的勇士们！”的指令一出，库杜斯随即下令再次打开要塞大门。穆拉·侯赛因和他的两百零二名同伴奔向他们的战马，然后跟随库杜斯向瓦斯卡斯驰去。他们毫不畏惧敌人大军压境，不顾道路积满冰雪而泥泞不堪，在一片漆黑的夜色中，一刻不停地朝着敌人用作指挥部的堡垒疾驰而去。

亲王正在观察穆拉·侯赛因的动向。见到他从要塞一路向自己奔来，他急忙命令手下人朝穆拉·侯赛因开枪。但是子弹阻挡不住穆拉·侯赛因。他强行冲进堡垒大门，直接冲进亲王的私人房间。亲王突然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急忙从后窗跳进壕沟，赤着脚落荒而逃。他的人马陷入群龙无首的惊

慌状态，在这支小小的队伍面前竟然溃不成军。虽然他们在人员上占绝对多数，又有国库的资源供他们调配使用，他们却制服不了这支小小的队伍。

胜利者们杀进堡垒里亲王住的地方，砍倒了另外两个试图攻击他们的王子。当胜利者们穿过亲王的寓所时，他们在一个房间里发现了许多装满金银财宝的箱子，但他们对金银根本不屑一顾。他们只拿了一罐火药和亲王最喜欢的剑作为战利品给穆拉·侯赛因，他们不屑于理睬房间里被主人在绝望中抛弃的昂贵的家具陈设。当他们把剑拿给穆拉·侯赛因时，他们才发现他已把自己的剑与库杜斯的剑交换过了，因为他本人的剑在他击退袭击者时被子弹击中过。

他们打开敌人监狱的大门，这时他们听到了穆拉·优素福-阿德比利的声音。他在去要塞的途中被敌人抓住，正在监狱里受苦。他替同他一起受罪的囚犯说情，使他们也被立即释放。

在那个经历了难忘之战的早晨，穆拉·侯赛因在瓦斯卡斯的郊区将同伴召集在库杜斯的周围，而他自己仍骑在马上随时准备击退敌人新的进攻。他正在观察敌军动向时，突然发现无数敌人从他两侧包抄过来。伙伴们一跃而起，高呼着“呀！萨希布兹-扎曼！”冲上前迎敌，穆拉·侯赛因策马往一个方向冲，库杜斯和同伴往另一个方向冲。本来朝穆拉·侯赛因冲来的一队敌人突然改变方向，迅速从他面前跑开，与其他敌人合围了库杜斯和与他在一起的人。他们一下子射出一千发子弹，有一颗子弹击中了库杜斯的嘴，打落了他几颗牙齿，他的舌头和喉咙也受了伤。一千颗子弹齐发的声音震耳欲聋，十法桑以外都能听到。穆拉·侯赛因十分担心同伴的安危，急忙赶过去救援。他赶到以后立即下马，将马交给仆人卡马巴尔·阿里，然后朝库杜斯跑过去。他既担

心又懊丧地看到鲜血汩汩地从他挚爱的领袖嘴里往外流。恐惧之下他举起手要打自己，被库杜斯制止了。他马上听话，但又恳求库杜斯准许他从他手中接过的他的剑。库杜斯刚一把剑交给他，他马上拔剑出鞘，把围在他身边的众多敌人砍得东奔西逃。他带着一百一十名信徒与敌军正面交锋，一手挥舞着他挚爱的领袖的剑，另一只手握着从败军手中缴获的剑，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仅用了三十多分钟，他就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将全部敌人赶跑。

迈赫迪-库利·米尔扎亲王的军队狼狈地溃逃之后，穆拉·侯赛因和他的同伴重新回到要塞。领袖受伤令他们既心痛又后悔，他们把他送回要塞他的安歇处。库杜斯到驻地后，马上给因他受伤而难过的朋友们写了一封勉励的信。他说："我们要服从上帝的任何意旨，在经受考验的时刻更加坚定不移。异教徒用石头打落过先知的牙齿，我的牙也被敌人的子弹打掉。虽然我的身体受到伤害，我的灵魂却沉浸在喜悦之中。我对上帝无限感激。如果你们爱我，就不要难过，不要让我的这份喜悦之情因为看见你们悲伤而蒙上阴影。"

这场难忘的战斗打响于希吉拉历1265年穆哈兰姆月第二十五日（公元1848年12月21日）。在那个月的月初，巴哈欧拉为了履行祂给穆拉·侯赛因的诺言，在许多教友们的护卫下，从努尔赶赴塔巴尔西要塞。陪同祂的有哈吉·米尔扎·贾尼-卡沙尼，巴孛的新生字母之一穆拉·巴吉尔-大不里士，还有祂的兄弟米尔扎·叶海亚。巴哈欧拉希望一路不停地直接赶往目的地。祂打算晚上到达要塞。因为自从阿卜杜拉·汗掌管军权后，他下令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准给要塞守军提供帮助。许多地方布下岗哨，孤立受围困者。巴哈欧拉的信徒同伴一再请求祂停下来休息几个小时。虽然祂知道这一

停顿可能会让敌人发现他们，从而给他们带来很大风险，但在同伴的一再请求下祂让步了。他们在路边一座孤零零的房子里停下来。晚饭后，同伴们都已睡下。尽管祂也很辛苦，却还醒着。祂很清楚自己和教友们所面临的危险，也完全知道自己早点赶到要塞的潜在意义。

祂观察着四周。敌人的密探将巴哈欧拉一行人到来的消息通知了附近的哨兵，命令他们不管发现谁，一律当场抓获。哨兵一眼就认出巴哈欧拉是这一行人的头，他们对祂说："我们得到了严格的命令，逮捕在这附近出现的任何人，抓到人后不需要盘问直接送交阿莫勒的行政长官。"巴哈欧拉说："事实被你们严重歪曲了，你们误解了我们的意图。我劝你们不要做后悔的事。"巴哈欧拉平和而威严的警告使得抓捕祂的哨兵的头领对祂以礼相待。他叫他们骑上马，跟随他一起去阿莫勒。当他们走到一条河的堤岸上时，巴哈欧拉示意与哨兵保持一段距离的同伴们将身上带的手稿全部扔进河里。

天亮时，他们快到阿莫勒城了。哨兵派人提前给代理行政长官送信，告诉他他们在去塔巴尔西要塞的途中抓到一伙人。此时，行政长官以及他的警卫人员受命随迈赫迪-库利·米尔扎亲王的军队出征了，他委任他的亲戚代行职责。代理行政长官一接到信就跑到阿莫勒的清真寺，召集该城的乌里玛和主要赛义德开会。当他一眼看到并认出巴哈欧拉时，他大吃一惊并对自己之前的命令后悔不已。他假装斥责巴哈欧拉的行为，希望以此平息聚在清真寺的人们的骚动和激烈的情绪。巴哈欧拉表白道："我们没有犯他们强加给我们的罪行。你们终将证明我们是无罪的。我劝你们不要做后悔的事。"代理行政长官让在场的乌里玛们提问。对他们的提问巴哈欧拉一一作了明确和令人信服的答复。在质讯的过

程中，他们从巴哈欧拉的一个同伴身上发现了一张手稿，经他们辨认是巴孛的手迹，他们将手稿交给在场的乌里玛的首领。这个人只看了几行，便将手稿放下。他转身对身边的人叫道：“这些人说得冠冕堂皇，但这上面的话却暴露出他们对基本的拼写规则一窍不通。”巴哈欧拉答道：“尊敬而博学的毛拉，你批评的文字并非出自巴孛之手，它们记录的是信士的长官伊玛目阿里的话，是他给他选定的同伴库迈勒-伊本-齐亚德的回信。”

巴哈欧拉的讲述以及祂说话的方式使傲慢的穆智台希德认识到自己的愚蠢和鲁莽。他想不出有份量的话反驳，所以就选择了沉默。一个赛义德生气地插嘴说：“这句话足以证明它的写作者本人是一个巴比教徒，而且还肯定是巴比教派信条的主要鼓吹者。”他激烈地要求将这些信徒处死，他叫道：“这些拉帮结派的小人是国家和伊斯兰教的死敌，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将他们的异端邪说连根除掉。”他的话得到在场的其他一些赛义德的附和，别人的咒骂给这些人壮了胆。他们坚持要行政长官毫不犹豫地同意他们的提议。

代理行政长官十分为难，他知道对巴哈欧拉宽容会给他的职位带来严重后果。为了抑制已被煽起的激情，他命令侍从准备鞭子，对被捕者立即施以鞭笞以示惩罚。他说：“鞭打之后我们再把他们关进监狱，等行政长官回来后发落他们，将他们送到德黑兰，到那里再由君主给他们以应得的惩罚。”

第一个要受笞刑的是穆拉·巴吉尔。他恳求道：“我只是巴哈欧拉的马夫。我正要去马什哈德，他们突然抓住我，把我带到这里来了。”巴哈欧拉帮他说话，最终设法让他得到豁免。祂又替哈吉·米尔扎·贾尼说情，说他是一个商人，是祂的客人，所以如果他犯了什么错的话，应该由祂负

责。巴哈欧拉称米尔扎·叶海亚只是祂的侍从，所以正要被绑起来的米尔扎·叶海亚也被豁免。巴哈欧拉对代理行政长官说："这些人无一人犯罪，如果你坚持惩罚，我愿意承受一切。"代理行政长官迫不得已，只好下令巴哈欧拉一人替祂的同伴接受鞭笞之辱。

巴哈欧拉当着阿莫勒的众多乌里玛的面遭受了巴孛五个月前在大不里士遭受的同样的侮辱。巴孛第一次在敌人手中被监禁是在设拉子的警长阿卜杜勒-哈米德·汗的家里。而巴哈欧拉第一次被监禁则是在德黑兰的一个卡德胡达的家里。巴孛第二次入狱被关在马库堡。巴哈欧拉第二次被囚禁是在阿莫勒的行政长官的私宅。巴孛受鞭笞的地点是大不里士的沙伊库-伊斯兰的祷告堂；巴哈欧拉被鞭笞则是在阿莫勒的穆智台希德的祷告堂。巴孛第三次受监禁是在奇赫里克堡。而巴哈欧拉则被关押在德黑兰的西亚查尔。[①]第一次受审和受刑都先于巴哈欧拉的巴孛，总是提出要用自己换得祂的挚爱者的人身安全。而巴哈欧拉如此敬重巴孛，每次都不愿让巴孛一个人受苦，而要与祂共尝殉道之酒。祂们彼此之间的爱世所罕见，祂们彼此之间的忠诚人间难寻。如果世上的每一棵树都可以折枝为笔，大海都可化作墨水，天地变为一幅巨大的羊皮纸，也书写不尽祂们对彼此深厚的爱和无限的忠诚。

巴哈欧拉及其同伴在清真寺的一个房间里被关押了一段时间。代理行政长官一心想保护他的囚犯不受怀有偏见的敌人的伤害。于是他秘密指示侍从在不被人察觉的时候从被关押者的屋子的墙上打开一条通道，然后将他们的首领转移到他的家里。他正带着巴哈欧拉朝他屋里走去，一个赛义德冲上前对巴哈欧拉一通恶骂，还举起手中的棍子要打祂。代

① 字面意思是"黑坑"，巴哈欧拉曾被囚禁在这座地牢里。

理行政长官赶紧阻拦，要他看在先知的份上住手。那人大叫道：“什么？你竟敢放走我们祖先圣教信仰的死敌？”此时他的身边聚集了一伙暴徒，他们的谩骂起哄使嘈杂声愈来愈响。尽管如此，代理行政长官的侍从还是将巴哈欧拉安全地带到他们主人的住所，他们当时所表现出的勇气和镇定实在令人吃惊。

尽管受到暴徒们的抗议，其余囚犯还是被带到行政长官的府中，解除了生命威胁。代理行政长官一个劲地为巴哈欧拉受到阿莫勒人这般对待而向祂道歉。他说：“要不是天助，什么也无法将你从这些恶毒的人手中解救出来。要不是我冒死发的誓起作用，我也会成为他们暴力的牺牲品，被他们任意践踏。”他气愤地责备阿莫勒的赛义德肆无忌惮，谴责他们卑鄙无耻，他说自己也不断被他们的邪恶阴谋搞得头痛不已。他打算以诚意和善意对待巴哈欧拉。在与巴哈欧拉交谈时，他经常说：“我根本没有把你看作囚犯，我觉得我的房屋就是专门供你躲避你的敌人的藏身之所。”

我听到过巴哈欧拉自己这样讲述。祂说：“没有哪个囚犯受到过阿莫勒代理行政长官给予我的那种待遇。他对我照顾有加，非常尊重。他把我招待得非常周到，生怕会出一丁点儿影响我安全和使我生活不便的事。不过我不能踏出他家的大门。他担心行政长官万一从塔巴尔西要塞回来会伤害我，因为他与阿巴斯-库利·汗-拉里贾尼是亲戚。我试图打消他的忧虑，安慰道：‘万能的上帝能够把我们从阿莫勒挑拨离间者的魔爪中解救出来，让我们在你家中受到友好相待，那么祂也能够让行政长官回心转意，以同样的爱心和关怀对待我们。’

“一天晚上，我们突然被聚在门外的一伙人的叫嚷声惊醒。接着门被打开了，有人通报说行政长官返回了阿莫勒。

我们的同伴以为又会遭到攻击，却听到行政长官斥责在我们到来当天谩骂我们的人，我们的同伴完全惊呆了。我们听到他对那些人大发雷霆。他说：‘你们这帮卑鄙可耻的家伙，究竟为什么要无礼地对待客人？你们绑住他的手，不给他辩解的机会。你们有什么理由要求立即处死客人？你们有什么证据证明你们的奇谈怪论？如果客人们真诚地表白忠于伊斯兰教，要做教义的捍卫者，就让他们到谢赫·塔巴尔西要塞去。他们声称是圣教的捍卫者，就让他们到那儿展示他们保卫圣教的能力吧！’”

原来，阿莫勒的行政长官被塔巴尔西要塞守卫者的英雄主义气概完全改变了。归来的他对原先鄙视并极力阻挡其发展的圣道满心敬佩。他亲眼所见的情形化解了他心中的怒气，挫掉了他的骄横。他谦卑而恭敬地走到巴哈欧拉跟前，为他管辖下的市民的无礼向祂道歉。他全然不顾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对巴哈欧拉毕恭毕敬。他还热情地赞扬穆拉·侯赛因，大讲特讲他是如何足智多谋，如何勇猛无畏，他的剑术如何高超，他的人格多么高贵。几天后，他安排巴哈欧拉和祂的同伴安全地离开阿莫勒前往德黑兰。

巴哈欧拉本打算与谢赫·塔巴尔西要塞的守卫者共命运。但这注定无法实现。尽管祂本人极其希望力所能及地帮助被包围在要塞的人，但是神秘的上帝另有安排，让祂在这场难忘的战斗中免于其他主要参战人员所遭受的悲剧性命运。如果祂赶到了要塞，如果祂加入到祂的英勇同伴中去，祂又如何能在祂揭开序幕的大戏中扮演祂的角色呢？当祂得到来自设拉子的召唤时，祂正值一生中的黄金时期。祂刚二十七岁，就奋起献身圣道，勇敢地支持圣道教义，在传播圣道的过程中表现出众。付出再多的努力，祂也不觉得累，在信仰的鼓舞下，作出再大的牺牲，祂也不痛苦伤悲。祂将

一切名利、财富和地位置之度外，一心只想着完成伟大的事业。无论是朋友的嘲笑还是敌人的威胁，都不能令祂停止捍卫圣道，虽然别人把圣道看作是一支名不见经传的被禁教派。

巴哈欧拉因为帮助加兹温的被捕者而第一次被监禁。祂在帮助塔希莉获释时展示出非凡的能力。在巴达什特祂以身作则，引导众说纷纭的争论始终保持正确的方向。祂在尼亚拉救了库杜斯的命。祂在处理因塔希莉急躁情绪造成的微妙局势时充满智慧。祂在保卫塔希莉时保持了高度的警觉。祂给塔巴尔西要塞守卫者们提出了忠告。祂提议将库杜斯的队伍与穆拉·侯赛因和他的同伴合并。祂自觉支持英勇的要塞守卫者。祂大义凛然地替同伴忍辱受罚。祂神态安详地面对行刺纳西里丁沙阿事件引发的严厉惩罚。从拉瓦桑到王室军队总部，再到首都，祂一路上蒙受伤害侮辱。祂躺在德黑兰的黑暗的西亚查尔地牢中，戴着磨伤手脚的粗重的铁镣。这些只是几个例子而已，但它们足以证明祂作为这场改变其祖国面貌的各种力量的推动者的独一无二的地位。正是祂将各种力量释放出来，引导它们前进的方向，协调它们的行动，最终使它们在祂后来亲自揭示的圣道中功德圆满。

第二十章

马赞达兰的动乱（二）

在此期间，迈赫迪-库利·米尔扎亲王指挥的军队从一蹶不振中恢复了过来，又开始积极准备向塔巴尔西要塞的守卫者发起新的进攻。要塞守卫者们发现自己又一次被数不清的敌人包围。为首的是阿巴斯-库利·汗-拉里贾尼和苏莱曼·汗·阿夫沙尔-沙赫里亚里，这两人带着几个步兵团和骑兵团赶来增援亲王的队伍。他们把在要塞周围扎营的部队合编起来，并在要塞四周设了三道障碍。他们极其傲慢地想首先炫耀自己掌握的庞大军队，并在每天的演练中不断增强士气。

与此同时，被包围在要塞里的人因为缺水不得不在城墙内挖井。赖比尔·敖外鲁月第八日（公元1849年2月1日），在井即将挖成那天，穆拉·侯赛因一边看着同伴们干活一边说："今天我们就有水洗澡了，等洗去身上的尘埃，我们就去寻找上帝的宫殿，奔向我们永恒的家园。有谁愿意共饮这杯殉道之酒，请准备好以自己的鲜血确认他信仰的圣道。今天晚上天亮以前，请想和我共同行动的人准备好从城墙内冲出去，再一次赶走阻拦我们的黑暗势力，无拘无束地登上光荣的顶峰。"

那天下午，穆拉·侯赛因沐浴后穿上新衣服，将巴孛的头巾缠在头上，作好与敌人交锋的准备。他的脸上洋溢着难

以名状的喜色，平静地提到出发的时刻。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一直鼓励同伴保持高昂的激情。当他与库杜斯单独在一起时，他坐在他的脚边，因为库杜斯总是让他想到他挚爱的人。在人世间的最后时刻，他向库杜斯倾诉满心按捺不住的兴奋之情。午夜过后不久，启明星刚升起。那是预示着他即将与他的挚爱者永远相聚在一起的黎明之光。他迈开大步，骑上战马，指示打开要塞大门，率先带领三百一十三名同伴冲向敌人。他们又一次高呼“呀！萨希布兹-扎曼！”惊天动地的呐喊声在森林、要塞和营地上空充满威力地久久回响。

穆拉·侯赛因第一个冲向由敌人最凶顽的军官扎卡里亚-加迪-卡拉伊率兵防守的路障。他很快就突破障碍，解决了守军指挥官，把他的人马驱散。接着他以同样的速度和勇猛突破了第二个和第三个路障，所到之处敌人无不惊恐绝望。他和同伴们不顾雨点般射来的子弹，奋勇向前直到攻下剩下的所有路障，并将它们全部摧毁。后来在一片混乱中，阿巴斯-库利·汗-拉里贾尼爬上一棵树，藏在枝叶间准备伏击对手。在夜色的掩护下，他从藏身之处将暴露在熊熊火光之中的穆拉·侯赛因和他的同伴的行动看得清清楚楚。穆拉·侯赛因的马突然被旁边一顶帐篷的绳子缠住脚，他还来不及挣脱，阴险的偷袭者射来的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胸口。阿巴斯-库利·汗虽然打伤了穆拉·侯赛因，却不知道他的身份。这时，穆拉·侯赛因的伤口涌出大量鲜血，他从马上下来，踉踉跄跄走了几步就再也无法前进，精疲力竭地倒在地上。来自呼罗珊的两个年轻的同伴库利和哈桑将他救回要塞。

穆拉·萨迪克和穆拉·米尔扎·穆罕默德-富鲁吉对我讲述了穆拉·侯赛因后来的情形。“我们是与库杜斯一起留守要塞的人。当几乎已失去知觉的穆拉·侯赛因被带回要塞

后，库杜斯命令我们全部退下。他叫米尔扎·穆罕默德-巴吉尔关上房门，不许任何人进去找他。他说：‘让我和他单独在一起，有些秘密我只想让他一个人知道。’过了一会儿，我们竟然听到穆拉·侯赛因答话的声音。他们的谈话持续了两个小时。我们诧异地看见米尔扎·穆罕默德-巴吉尔躁动不安。后来，他对我们说：‘我一直透过门缝观察库杜斯。当他叫穆拉·侯赛因的名字时，我看见穆拉·侯赛因立即起身，以他平时一贯的方式曲膝坐在库杜斯身旁。他低着头，目光低垂，倾听着库杜斯说的每一句话，回答他的提问。我听见库杜斯说：“你已经到了离别的时刻，之后我只能任由我的敌人摆布。如系天意，不久我也会和你在一起，共享天堂的无法形容的快乐甜蜜的生活。”我听到穆拉·侯赛因说：“我愿用我的生命换得你的生命，你对我的效忠满意吗？”’

“过了很长时间库杜斯才叫米尔扎·穆罕默德-巴吉尔给同伴们打开门。我们进来后，他说：‘我已向他作了最后的告别，之前不宜讲的话我已对他说了。’这时，我们发现穆拉·侯赛因已经气绝身亡。他脸上还挂着一丝微笑，他的面容平静得像是睡着了一般。库杜斯参加了穆拉·侯赛因的葬礼，给他穿上他自己的衬衣，并指示将他下葬在谢赫·塔巴尔西陵的南面。他一边亲吻穆拉·侯赛因的眼睛和额头做最后的告别，一边说‘你忠于圣约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愿你平安幸福。’他说：‘我向上帝祈求，不要将你我分开。’他说得万分悲恸，站在旁边的七位同伴无不失声痛哭，情愿替他去死。库杜斯亲手将穆拉·侯赛因的遗体放入坟墓，并警告身边的人对他的安息之处保密，甚至不能对他们的同伴讲。然后，他指示他们将在这场战斗中牺牲的三十六名殉教者的遗体合葬在谢赫·塔巴尔西陵北面的一个墓里。在安葬

他们的时候，他说：‘愿蒙上帝之爱的人，以我们圣教的这些殉教者为榜样，让他们生死都在一起。’”

那天晚上，有九十多个同伴受伤，大部分后来都死去了。根据米尔扎·穆罕默德-巴吉尔的计算，从到达巴尔富鲁什到他们在希吉拉历1264年都尔喀尔德月第十二日（公元1848年10月10日）受到第一次攻击，再到希吉拉历1265年赖比尔·敖外鲁月第九日（公历1849年2月2日）凌晨穆拉·侯赛因去世，殉教者达到七十二名。

从穆拉·侯赛因遭到敌人袭击到他殉教一共是一百一十六天，这段日子因为他的英雄行为而令人难忘，甚至他的死对头都不由得感叹。他四次展示了很少有人能够企及的勇气和力量。第一次是都尔喀尔德月第十二日（公元1848年10月10日）在巴尔富鲁什的郊区与敌人交战。第二次是穆哈兰姆月第十五日（公元1848年12月1日）在谢赫·塔巴尔西要塞的紧邻地区与阿卜杜拉·汗-土耳卡曼作战。第三次是穆哈兰姆月的二十五日（公元1848年12月21日）在瓦斯卡斯与迈赫迪-库利·米尔扎亲王率领的军队交锋。最后一次，也是最令人难忘的一次，是与阿巴斯-库利·汗、迈赫迪-库利·米尔扎亲王和苏莱曼·汗-阿夫沙尔率领的联军作战，这支大军同时还有四十五名精明能干、经验丰富的军官协同作战。每一次，不管战斗多么激烈残酷，不管敌人在数量上占多大的压倒优势，穆拉·侯赛因总能毫发无损地大获全胜。每一次交锋，他都展示出英勇的行为、高超的武艺和过人的体力。这些表现足以证明他所英勇捍卫并在其道路上为之慷慨捐躯的圣教的超凡性质。他从小就表现出来的心智和秉性，他渊博的学识，他对信仰的忠贞不渝，他大无畏的勇气，他对目标的执著坚定，他高度的正义感和视死如归的献身精神，这些使他成为以生命见证新启示的荣耀与强大影响

力的杰出人士之一。他殉道时年仅三十六岁。他十八岁在卡尔巴拉结识赛义德·卡齐姆-拉什提，拜他为师并聆听他的教诲有九年的时间。这些教诲成为他后来接受巴孛教义的思想准备。在这之后的另一个九年里，他投身于那无法停顿的激动人心的运动中，并最终被带到殉教之地而名垂青史。

彻底而耻辱的惨败使敌人沉寂了一段时间。四十五天过后，他们才重新聚集力量，准备再次进攻。休战的日子一直持续到诺鲁兹节，严寒使敌人不敢向已经令他们多次惨败的对手贸然发动进攻。虽然攻势暂停，负责指挥残余的王室军队的军官下令严禁援军或补给品进入要塞。要塞里的粮食供应几近枯竭，库杜斯指示米尔扎•穆罕默德 - 巴吉尔将穆拉•侯赛因储藏起来以备急需的大米分给同伴。库杜斯在每个人都拿到口粮后将他们召集起来。他说：“请自认为能够承受我们将面临的灾难的人和我们一道留在要塞。谁有一丝一毫的犹豫和恐惧，就请他马上趁着敌人还没有积聚力量发动进攻之前离开这里。我们前面的路很快就会被堵住，我们即将面临最严峻的困难，甚至会在这场毁灭性的灾难中丧生。”

就在库杜斯发出警告的当晚，来自库姆的赛义德米尔扎·侯赛因-穆塔瓦利动摇了，他背叛了他的同伴。在给阿巴斯-库利·汗-拉里贾尼的信中，他写道：“你们的进攻为什么有头无尾？你们已经除掉了一个可怕的对手。除掉了要塞高墙后面的主要推动力穆拉·侯赛因就等于摧毁了支撑要塞的栋梁。要是你们再多等一天就肯定会赢得胜利。只需出动不到一百名士兵，我敢保证你们在两天之内肯定能攻下要塞，让守卫者无条件投降。他们现在饥寒交迫，正面临严峻的考验。”这封信在密封之后被交给赛义德·阿里-扎尔加。这个人拿着从库杜斯手中领到的大米半夜悄悄溜出要塞，把信送给阿巴斯-库利·汗。他原来就认识阿巴斯-库利·汗。信送

到的时候，阿巴斯-库利·汗躲在离要塞四法桑远的一个村子里，正在为吃了这场可耻的败仗而犯难。他寻思着该返回首都面见君主呢，还是回拉里詹自己的老家。不过回去以后，他肯定会被亲戚朋友责骂。

日出时分，那个赛义德将信送达的时候他刚起床。得到穆拉·侯赛因的死讯后，他开始重新打算。他担心送信人会把他们可怕对手的死讯传开，于是马上把他杀死，然后以不为人知的手段设法转移人们对他的怀疑。接着，他决定充分利用被围困者目前的困境消灭他们，立即着手进行重新攻打要塞的准备活动。在诺鲁兹节之前十天，他率兵在距离要塞半法桑远的地方扎营，以确定叛徒赛义德所带消息的准确性。为了将迫使对手投降的功劳全部揽在自己身上，他甚至没把所获情报告诉最亲近的军官。

天刚亮，他就举起大旗率领两个步兵团和骑兵团把要塞团团围住，接着命令部下朝要塞塔楼上的哨兵开枪。米尔扎·穆罕默德-巴吉尔匆忙向库杜斯报告危急的情势。库杜斯告诉他："叛徒把穆拉·侯赛因死亡的消息告诉了阿巴斯-库利·汗，没有了穆拉·侯赛因，他现在壮起胆子猛攻我们的堡垒，想为自己挣得堡垒征服者的荣誉。你带着十八个人冲出去，给侵略者一顿痛击。让他知道虽然穆拉·侯赛因不在了，上帝不可征服的力量仍在支持着他的同伴，使他们能够战胜敌军。"

米尔扎·穆罕默德-巴吉尔挑选了十八位同伴，然后马上命令打开要塞大门。他们跳上战马，高呼着"呀！萨希布兹-扎曼！"径直冲向敌营。他们勇猛的冲锋吓得敌人惊惶逃窜。只有少数人侥幸逃逸。逃兵一直跑到巴尔富鲁什，个个士气低落羞愧难当。阿巴斯-库利·汗竟吓得从马上跌落下来。情急中一只靴子被挂在马镫上，他一只脚穿着鞋，昏头

昏脑地随着败兵一路逃亡。绝望中，他跑到亲王跟前，自认又遭到了一次声誉扫地的败北。在这次较量中，米尔扎·穆罕默德-巴吉尔和他的十八名同伴无一人伤亡，他手里拿着敌人在恐慌中扔下的旗帜，在一片欢呼声中回到要塞，将这面旗帜作为得胜的证据交给激起他巨大勇气的首领。

这次大败敌军给处境困难的同伴带来喘息之机。这使他们更加团结，同时也使他们再次认识到圣教赋予他们的神奇力量。但这时他们的食物只剩下从逃走的敌军营地带回的马匹的肉了。他们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忍受着来自各方的困扰。他们全心全意服从库杜斯的意愿，除此之外其他一切对他们来说都无关紧要。无论是艰难的处境，还是敌人不断的威胁，都不能使他们丝毫偏离已故同伴如此英勇地走过的道路。虽然后来有一些人在最困难的时刻动摇了。但是与大多数勇敢坚定的同伴在厄运当头时所散发出的光辉相比，那些微不足道的人因环境所迫而表现出来的懦弱根本就不足挂齿。

驻扎在萨里的迈赫迪-库利·米尔扎亲王，在得知他的同事阿巴斯-库利·汗所率军队打了败仗的消息时感到满心欢喜。虽然他也想除掉躲在要塞的高墙内的那伙人，但他高兴的是他的竞争对手没有获得他觊觎的胜利。他立即给德黑兰送信要求增援，马上给他调遣炮弹、大炮和所有必需的装备到要塞附近。这一次他决心将顽固的要塞占领者彻底制伏。

就在敌人准备向要塞发起新一轮进攻时，库杜斯的同伴们全然不在乎他们正经历的不幸，满心欢喜地欢庆诺鲁兹节。在节日期间，他们尽情抒发感恩之情，赞美上帝给他们的诸多赐福。虽然忍饥挨饿，他们仍放声高歌，兴高采烈，根本不把面前的危险放在眼里。不论白天还是晚上，要塞充满一片欢声笑语，人们发自内心地赞颂上帝。他们不停地吟

诵“我们神圣的主啊，祢是众天使和圣灵之主！”这句经文使人人热情高涨，个个勇气倍增。

他们带进要塞的全部牲口此时只剩一头牛，这是哈吉·纳西尔丁-加兹维尼留下来每天挤牛奶为库杜斯做布丁用的。库杜斯希望挨饿的朋友们一起享用他忠实的同伴为他专门准备的美味佳肴，每次他只吃几勺并且总是把余下的分给众人吃。他经常说：“自从穆拉·侯赛因去世以后，我就食不甘味。看到身边的同伴饿得形容枯槁，我的心就在流血。”尽管处境艰难，他仍不间断地阐释他对“萨马德之萨德”的意义的评论，赞扬他的朋友们坚持到底的英勇行为。每天清晨和黄昏，米尔扎·穆罕默德-巴吉尔就在信徒面前朗诵库杜斯那篇评论中的一些段落。这使他们情绪变得激昂起来，顿觉前途一片光明。

我听到穆拉·米尔扎·穆罕默德-富鲁吉的讲述。他说：“上帝知道我们不再渴求食物，我们不再想与一日三餐有关的事情，我们已经被这些动人的篇章深深打动。即使我们在目前这种状态下再过上数年，疲倦都不会令我们的热情衰减半分，都不会使我们的兴致低落。每当我们因营养不良而元气大伤体能下降时，米尔扎·穆罕默德-巴吉尔就赶紧向库杜斯报告我们的困境。库杜斯就会来到我们中间。一看见他的脸，一听到他神奇的话语，我们的沮丧顿时化作欢欣鼓舞。我们一下子力量大增，就是大批敌人此刻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我们也感到有力量将他们彻底消灭。”

希吉拉历1265年（公元1849年）赖比尔·阿赫尔月第二十四日诺鲁兹节当天，库杜斯在给同伴们的信中提到了将使很多教友殉教的考验即将来临。几天后，由迈赫迪-库利·米尔扎亲王统帅，由苏莱曼·汗-阿夫沙尔、阿巴斯-库利·汗-拉里贾尼以及贾法尔-库利·汗的联合部队辅助，另

由四十名其他军官协助率领的大军驻扎在要塞附近。他们接着开始在紧挨着要塞的地方修建壕沟和障碍。在巴哈月第九日，[①]指挥官命令炮兵部队向被围困者开炮。在炮轰过程中，库杜斯从他的房间里走出来，来到要塞的中间位置。他满脸微笑，他的举动传递出泰然安祥的信息。他正踱着步子，一发炮弹突然落在他前面。他把炮弹踢开，平静地说："这些自吹自擂的侵略者完全不知道上帝复仇的力量。他们难道忘记了即便像蚊子这样微不足道的小昆虫也能够毁灭无所不能的宁录的生命？他们没听过暴风雨也能消灭阿德和赛莫德人，摧毁他们的军队吗？他们认为忠诚是虚无飘渺的幻影，他们以为可耻的暴行能吓倒上帝的勇士们吗？"他转身对教友们说："你们就是上帝的使者穆罕默德所说的信徒同伴。他说：'啊，我多想再看看我的教友们的脸庞，我的那些就要从人间消失的教友们啊！上帝保佑我们，上帝保佑他们，愿他们比我们得到更多保佑。'当心私心和欲望损害你们如此光荣的身份，不要怕坏人的威胁，也不要因为不敬神的人的叫嚣而绝望。你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约定的时刻，当那个时刻到来时，无论是敌人的攻击还是朋友的努力都不能将它推迟或提前。在那一刻到来之前，如果世界上所有的力量都联合起来反对你，他们也丝毫不能减损你的寿命。敌人的枪弹还会不停地射向要塞，如果你们的心因为越来越猛烈的枪声有半点焦虑，你就将自身置于神的庇护之外了。"

库杜斯震撼人心的呼吁让听者信心大增。可是也有几个人面露犹豫和畏惧，只见他们蜷缩在要塞的一角，既吃惊又羡慕地望着热忱的同伴。

迈赫迪-库利·米尔扎亲王的大军连续数日炮击要塞。

① 诺鲁兹节后的第九天。

他们吃惊地发现他们的枪炮竟然没有打断要塞内的祷告声和与枪炮威胁针锋相对的欢呼声。被围困者非但没有如他们期待的那样无条件投降，反而从要塞里一直传出穆安津的呼唤声、念诵《古兰经》的声音和人们高兴地唱感恩曲和赞美诗的合唱声。

敌人被这股难以扑灭的热情激怒了，他们一心扑灭对手心中高涨的热情。贾法尔-库利·汗建了一座高塔，在塔上面安置了一门大炮，[①]从那上面向要塞中央开炮。库杜斯立即叫来米尔扎·穆罕默德-巴吉尔，指示他再次出击，让“新来的狂妄分子”尝尝阿巴斯-库利·汗领教过的惨败滋味。他说：“让他知道上帝英勇无畏的勇士在饥寒交迫的情形下会表现出常人没有的英雄行为，让他知道越饥饿他们的愤怒就会带来越可怕的后果。”

米尔扎·穆罕默德-巴吉尔再次命令十八位同伴随他上马出战。要塞大门被打开，更加猛烈和更有震慑力的“呀！萨希布兹-扎曼！”的呼喊声吓得敌人胆战心惊，贾法尔-库利·汗连同他的三十个士兵中剑倒下，要塞守军冲向塔楼，缴获了敌人的大炮，将它们推倒。然后他们又冲过去推翻敌人设置的障碍，要不是因为天快黑了，他们本可以把剩下的障碍全部捣毁。

要塞守军大获全胜，无一伤亡。他们牵着许多被敌人扔下的膘肥体壮的马回到要塞。几天过去了，敌人丝毫没有进

---

① “贾法尔-库利·汗在城堡的四角各建了一座塔楼，塔楼的高度刚好可以用枪控制住要塞内的活动，这样使要塞守军成了他们的靶子。见此情形，圣教信徒们开始挖地下通道，打算由此通道撤退。但是马赞达兰位于河边，这些可怜的受难者们就住在泥水里，身上的衣服都被沤烂了。”（《塔里赫-贾迪德》，第81页。）

攻的迹象。原来敌军的一个弹药库突然发生爆炸，造成好几名炮兵军官和一些士兵死亡，这使得他们整整一个月没有对要塞守军发动进攻。[①] 这段暂时的平静使一些信徒同伴得以偶尔从要塞溜出来，在田里找些野草作为缓解饥饿的唯一食物。马肉甚至连马鞍的皮子都被饥肠辘辘的同伴们吃掉了。他们把野草用水煮一煮就狼吞虎咽地吃下去。[②] 他们的体能日

① “对要塞的围困持续了四个月仍无明显进展。旧的防御工事被摧毁了，但是巴比教徒们以毫不气馁的劲头重新构筑新的工事，他们日以继夜地干活，不断将工事恢复和扩大。局势的结果很难预料，现在情况更加扑朔迷离。因为正如我以前提到的，马赞达兰并不是波斯唯一一个新信仰虔诚的信徒们大胆表现热忱的地方。国王与宰相焦虑不堪，对下属大加指责。他们不仅用最尖刻的语言指责他们无能，还威胁说如果不马上最终解决问题，就将把他们与巴比教徒一样处置。因此，迈赫迪-库利·米尔扎亲王被解除了指挥权，改由苏莱曼·汗-阿夫沙尔指挥军队。苏莱曼·汗不仅在他自己的波斯高贵的部落中，而且在整个军界都是很有影响力的人物。他以铁腕而著称，认识他的人都很敬重他。他收到了死命令。”（戈比诺：《中亚地区的宗教与哲学》第183-184页。）

② 在《忠信群英传略》（第16-17页）中，阿博都-巴哈提到过谢赫·塔巴尔西要塞英勇的守卫者们经历的苦难。他高度赞扬被围困者们的坚贞不屈、他们的热忱和勇气，特别提到穆拉·萨迪克-穆卡达斯。他写道：“他们整整十八天没有任何食物。他们只能靠吃鞋子上的皮革活命。那点皮子很快也被吃光了。他们只剩下了水。他们每天早上喝一口水，然后饿着肚子疲惫不堪地躺在要塞里。然而，只要有敌人进攻，他们就一跃而起，在敌人面前英勇无比，表现出惊人的抵抗力……在这种情况下，能保持坚定不移的信念和耐心已属不易，还要忍受如此可怕的痛苦更是难能可贵。”“那些立场坚定者不仅吃光了所有的粮食，就连要塞周围的草根和树皮也全吃掉了。后来只剩下他们身上的皮带和剑鞘。他们不得不采用西班牙大使给被围困在巴黎的盟军士兵建议的权宜之计，将死人的沾着泥土的骨头磨成粉。最后在绝望中他们甚至犯下亵渎罪。穆拉·侯赛因的马在主人死的那天晚上也因伤重死了。出于对他们神圣的领导人的尊敬，巴比教徒们将马安葬了，人们将对穆拉·侯赛因的深深敬意也分了一点点给那匹可怜

益下降，个个筋疲力尽衰弱无力。库杜斯增加了看望他们的次数，用鼓励和乐观的话排解他们的痛苦。

刚进入主马达·阿赫尔月（公元1849年4月24日至5月23日），敌人的炮兵又开始轰隆隆地炮击要塞。在炮击的同时，几名军官率领一支由几个步兵团和骑兵团组成的分遣队向要塞发起了猛攻。听到敌人逼近的声音，库杜斯立刻将他勇敢的助手米尔扎·穆罕默德-巴吉尔叫来，命令他带上三十六名同伴将敌人击退。他说："自从我们占据要塞以来，在任何情况下我们从未试图主动攻击对手，我们总是在他们先攻击之后才奋起自卫。如果我们心存向他们发起圣战的野心，如果我们想凭借武力在与不信圣教者的较量中占据上风，那么，今天我们就不会被围困在这堵高墙之内了。我们用武力就能够震撼世界上所有的国家，让他们接受我们的圣教信仰，当年穆罕默德的同伴们就是这么做的。但是，这不是我们选择要走的道路。自从我们退守要塞，我们唯一不变的目标就是用行动和甘愿在圣道上洒热血的决心证明我们使命的崇高性。我们圆满完成这个任务的时刻很快就要到了。"

米尔扎·穆罕默德-巴吉尔再次跳上马背，带着他挑选的三十六名同伴冲出去赶跑了敌人。他重新进入要塞大门时，手上拿着一面旗帜，这是敌人听到"呀！萨希布兹-扎曼！"的呐喊声时惊慌地扔下的。五名同伴在这次交锋中殉教。他

的马。现在他们举行会议，在对不得不讨论的问题深感遗憾的同时，还是就该不该在极端困难时期将这匹圣马挖出来并吃掉它的遗骸进行了辩论。最后他们极其痛苦地一致认为这种行为合理合法。他们把马的遗骸与用死人骨头磨成的粉混合在一起煮熟，吃下这种奇怪的混合物，然后又拿起了枪！"（戈比诺：《中亚地区的宗教与哲学》，第186-187页。）

把他们的遗体全部带回要塞，在紧挨着已经牺牲的同伴的安息处将他们安葬在同一个墓穴里。

迈赫迪-库利·米尔扎亲王被对手永不衰竭的活力所惊骇，于是跟手下的军官商量并且催他们想办法使自己尽早了结这件代价高昂的事。他们讨论了三天，最后得出结论。他们认为最明智的办法是连续几天暂停一切敌对行动，以此希望受围困者被饥饿拖垮身体，然后在绝望中被迫从藏身之处走出来无条件投降。

亲王等着他的计划得逞。这时从德黑兰来的信使给他带来沙阿的敕令。信使是来自离首都不远的坎德村的居民。他成功地使亲王准许他进入要塞，设法劝说要塞的两位守卫者穆拉·迈赫迪和他的兄弟穆拉·巴吉尔-坎迪逃离迫在眉睫的危险。他走近城墙大声叫喊哨兵，请他转告穆拉·迈赫迪-坎迪有一个朋友想见他。穆拉·迈赫迪向库杜斯报告了此事，库杜斯允许他去见朋友。

我听阿加-卡利姆讲述了这件事。他在德黑兰见过这个信使。他这样讲道："信使告诉我：'我看见穆拉·迈赫迪从城墙上探出身子，他的脸上是一副难以形容的严峻表情。他看上去像一头凶猛的狮子，身穿一件像阿拉伯人穿的白色长袍，腰间佩着剑，头上缠着一块白头巾。他不耐烦地问："你要干什么？有话快说，我怕主人叫我，发现我不在。"他眼中的坚定的神情让我感到迷惑。他的外貌和态度令我吃惊。突然间我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我要把他心底沉睡的感情唤醒。我提到他的儿子拉赫曼，当初他急于投身到穆拉·侯赛因的麾下而将年幼的孩子留在了村里。他特别喜欢这个孩子，还专门为他写了一首诗。他一边摇着摇篮哄着孩子入睡，一边给他唱这首诗。于是我说："你最亲爱的拉赫曼想念你曾经给他的爱，他现在孤苦伶仃地被你抛弃，非常

想见到你。”这位父亲马上答道：“代我告诉他我对真正的拉赫曼[①]的爱是一种超越世界上一切情感的爱，它占据了我的全部身心，除了对他的爱，我的心再容不下别的情感。”他慷慨激昂的陈辞将我感动得热泪盈眶，我不由得愤愤不平地叫道：“那些认为你和你的同伴偏离圣道的人真该受诅咒！”我问他：“我进入要塞，加入你们，你看如何？”他平静地说：“如果你进来的动机是寻求真理，我将很高兴给你带路。如果你以老朋友的身份进来看我，我将遵守先知教导的‘要欢迎你的客人，尽管他们可能是不信奉圣教的人。’我会遵守先知的训谕，用我自己吃的清水煮的野草，磨成粉的人骨，还有我能找到的最好的东西招待你。但是如果你的目的是伤害我，那么，我警告你我将进行自卫，把你从这高高的城墙上扔下去。”他坚决的态度让我觉得我此行会无功而返。我能感觉到他的热情如此炽烈，就算是众神都来劝他不要再追求圣道，他也会单枪匹马令他们知难而退。我相信全世界再厉害再有权势的人也无法让他离开他心中挚爱的人。我感动地说：“但愿你手中的圣杯带给你希冀的所有赐福。”我又补充道：“亲王保证任何走出要塞的人都会免于危险，他保证走出要塞的人可以安全回家，并给他提供路费。”他答应把亲王的话转告给他的信徒同伴。然后他问我：“你还有事要告诉我吗？我要赶紧回到大师的身边了。”我说：“愿上帝帮助你达到你的目的。”他兴奋地叫道：“祂已经帮助了我！否则，我怎会脱离我在坎德的像黑暗的樊笼一般的家，又怎能来到这座神圣的要塞？”说完，他一转身就不见了。’”

穆拉·迈赫迪回到同伴中后转告了亲王的口信。那天下

① 指上帝，拉赫曼的意思是仁慈的。

午，赛义德·米尔扎·侯赛因-穆塔瓦利由他的仆人相伴离开要塞，径直投奔亲王的营地。第二天，拉苏勒-巴赫尼米里和另外几个同伴实在受不了饥饿，再加上亲王又作出明确承诺，他们十分不情愿地与朋友悲伤告别。但他们刚一跨出要塞，便被阿巴斯-库利·汗-拉里贾尼下令杀死了。

在这一屠杀事件之后的几天里，仍驻扎在要塞四周的敌人对库杜斯和他的同伴们没有再采取敌对行动。星期三早晨，也就是主马达·阿赫尔月第十六日（公元1849年5月9日），亲王的一个特使到达要塞，请被围困者派两名代表与他们秘密协商，以求和平解决他们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

库杜斯叫穆拉·优素福-阿德比利和赛义德·里达-霍拉萨尼作为他的代表，要他们告诉亲王自己愿意接受他的提议。迈赫迪-库利·米尔扎殷勤地接待了他们并邀请他们喝茶。他们谢绝了他的邀请。他们说："我们尊敬的领袖此刻正在要塞里挨饿，我们吃吃喝喝就是对他的不忠。"亲王说："我们对彼此的敌意实在不该拖这么久。我们打了太长时间的仗，彼此受到太大的伤害。我极其希望我们能心平气和地解决双方的分歧。"他拿起放在身旁的一本《古兰经》，在开端章的页边空白处亲笔写下他的保证："我向这本最神圣的经书，向揭示了它的意义和祂的使命的公正的上帝发誓。祂受到天启而启示了经文。我没有别的意图，只想促进我们之间的和平与友谊。你们走出要塞吧，请放心，再没有魔爪伸向你们。我庄严申明你还有你的同伴们都将受到上帝、祂的先知穆罕默德和我们的纳西里丁沙阿的保护。我以自己的名誉担保没有人胆敢袭击你们，无论在军队里，还是这附近的地方。如果我口是心非，我将受到上帝和复仇天使的诅咒。"

随后，他在这段话后盖上他的印章，把《古兰经》交到

穆拉·优素福手中，请他转告自己对他们领袖的致意，并把他写的正式的书面保证交给他们的领袖。他补充道："在作保证的同时，今天下午我就会派人把马送到要塞大门口。我希望你们的领袖和同伴收下这些马，并骑着它们到我的营地旁。我会在那里为你们专门搭一个帐篷，你们就在那里作我的客人，等待我伺机安排你们回家，一切费用由我出。"

库杜斯从信使手中接过《古兰经》，虔诚地亲吻了它。然后，他说："我们的主啊，求祢在我们和我们的宗族之间依真理而判决吧，祢是至善的判决者。"[①] 紧接着，他叫其余同伴准备离开要塞。他说："我们就接受邀请，让他们表现出诚意来。"

随着离开要塞的时刻的到来，库杜斯把巴孛送给他的绿头巾缠在头上。巴孛还同时送了一条同样的绿头巾给穆拉·侯赛因，穆拉·侯赛因在殉教当天也将它缠在头上。在要塞门口，他们骑上为他们送来的马，库杜斯骑上亲王最喜欢的那匹马。他的一些主要同伴，其中包括一些赛义德和博学的神职人员骑马跟在他身后，其余的人背着他们的全部家当，徒步跟在后面。这些人总共有两百零二名。他们到了亲王为库杜斯在迪兹瓦村的公共浴室旁搭的帐篷，这是一个俯瞰着敌人的营地的地方。然后，他们下来在帐篷附近歇息。

他们到达后不久，库杜斯就从帐篷里走出来，把他的信徒同伴们召集在一处。对他们说："你们要表现得不贪恋世间所有财物，这样的行为才会为我们的圣道增光添彩。你们只要有一丝贪欲都会有损圣道的纯洁名声，令其蒙羞受辱。让我们祈求全能的上帝，让祂给予你们以慷慨仁慈的帮助，使你们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为弘扬他的圣教而奋斗。"

① 《古兰经》7:88。

太阳落山后几个小时，从亲王的营地有人给他们送来晚餐。食物少得可怜，按三十个人一组，每组只有一盘食物。与库杜斯在一起的人后来讲述道：“我们九个人被领袖叫到他的帐篷去吃专门给他送来的食物。因为他一口都不尝，我们也学着他的样子不吃食物。来侍候我们的仆人高兴地把我们一口没碰的食物狼吞虎咽地吃掉了。”几个在帐篷外面进餐的同伴和仆人争执起来。他们提出愿以不管什么代价从仆人手中买下面包。库杜斯严斥他们的行为，批评他们不该有这样的请求。要不是米尔扎·穆罕默德-巴吉尔阻拦，他本来要惩罚那些完全不把他的谆谆告诫放在心上的人。

天亮的时候来了一个信使，他传唤米尔扎·穆罕默德-巴吉尔去见亲王。征得库杜斯的同意后，米尔扎·穆罕默德-巴吉尔应邀前往。一小时后他回来了。他告诉库杜斯亲王当着苏莱曼·汗-阿夫沙尔重申自己的保证，并且对他招待得极其友好周到。他说：“亲王向我保证说：‘我发了誓就决不会更改和违背。’他举了贾法尔-库利·汗的例子，说他虽然在萨拉尔挑起的暴乱中无耻地屠杀了数以千计的王室军队的士兵，后来仍然得到国王的宽恕，被穆罕默德沙阿授以新的荣誉。明天上午亲王要我陪伴你去公共浴室，他从那里前往你的帐篷，然后他将提供把我们全部人员送到桑萨尔的马匹。到了桑萨尔以后，我们所有人员就解散，一些回伊拉克，另一些去呼罗珊。苏莱曼·汗提议说太多人在重兵设防的中心地带桑萨尔集结有很大的风险。在他的提议下，亲王决定改在菲鲁兹库解散我们。我觉得亲王心口不一。”库杜斯的看法和他一样，他叫同伴们当天晚上就解散，并说他自己将很快前往巴尔富鲁什。信徒同伴们急切地恳求他不要和他们分开，要求继续分享与他相伴的幸福。他劝大家沉着冷静，并且保证他们一定会重逢，无论将来会出现什么样的艰难困

苦。告别时，他说：“不要哭，这次分别之后的重逢会是永远的。我们将圣道托付给上帝，祂的意愿和祂的喜悦我们都同样欣然接受。”

亲王没有履行承诺。他没有在库杜斯的帐篷里与他会面，而是叫库杜斯带上几个同伴到他的司令部去。等他们到了法拉什-巴希的帐篷，又通知库杜斯说中午再召见他。不久，亲王的几名随从告诉库杜斯的其余同伴说库杜斯准许他们与他一道前往亲王的司令部。几个人听信了来报，结果被抓起来，后来被当作奴隶卖掉了。这些不幸的人就成为谢赫·塔巴尔西要塞信徒同伴的劫后余生者，他们在这场英勇的战斗中幸免于难，得以将他们经历的苦难和考验的悲惨故事讲述给同胞们。

又过了不久，亲王的随从威逼穆拉·优素福去对其余同伴说库杜斯要他们立即放下武器。他们将他带到离司令部有一段距离的地方，然后问他：“你对你的同伴们会怎么说？”穆拉·优素福勇敢地答道：“我会警告他们不要相信你们以我们首领的名义送的任何口信，那完全是骗人的谎言。”他刚说完就被敌人无情地杀死了。

在这一暴行之后，他们把注意力转向要塞，对要塞进行大肆洗劫，然后又把要塞彻底炸毁。紧接着他们包围了剩下的信徒同伴并向他们开枪。侥幸躲过子弹的信徒被军官的刀剑砍死，被敌人的长矛刺死。宁死不屈的英雄们临死还在赞颂上帝：“我们神圣的主啊，祢是众天使和圣灵之主！”这是他们在欢乐时刻常常高呼的话，现在，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们以丝毫不减的热情一遍又一遍地再次高喊这句话。

在实施了这些暴行后，亲王命令将被捕获者一个一个带到他的面前。其中有一些有名望的人，比如巴迪的父亲，穆拉·米尔扎·穆罕默德 - 富鲁吉，以及哈吉·纳西里 - 加兹维

尼。他派随从将他们送到德黑兰，用他们换回与他们的身份和财富相对应的赎金。至于剩下的人，他命令刽子手立即将他们处死。有些被用剑砍成几截，有些被撕成几块，有些被绑在树上乱枪打死，还有一些被放在炮膛口遭受炮火的轰击。

对信徒同伴进行了这番屠杀后，库杜斯的三个来自桑萨尔的同伴被带到亲王面前。他们当中有赛义德·艾哈迈德。他的父亲米尔·穆罕默德·阿里十分崇拜谢赫·艾哈迈德-艾赫萨伊。米尔·穆罕默德·阿里是一个博学多识而德高望众的人。巴孛宣示的前一年，他曾在赛义德·艾哈迈德、米尔·阿布-卡西姆兄弟俩的陪伴下前往卡尔巴拉。米尔·阿布-卡西姆在穆拉·侯赛因战死的那一夜阵亡了。米尔·穆罕默德·阿里想把自己的两个儿子引见给赛义德·卡齐姆。不过在他到卡尔巴拉之前，赛义德·卡齐姆就去世了。他当即决定去纳杰夫。在纳杰夫，一天晚上先知穆罕默德在梦中向他显灵，叫信士的长官伊玛目阿里告诉他赛义德·艾哈迈德和米尔·阿布-卡西姆兄弟俩将在他死后见到应允者卡伊姆，并且双双会在追求圣道的过程中殉教。他醒后把赛义德·艾哈迈德叫到跟前，向他讲了自己的愿望和遗嘱。这个梦之后的第七天，他就去世了。

在桑萨尔，另外两个以虔诚和具有神灵般洞察力而闻名的人——卡尔巴拉伊·阿里和卡尔巴拉伊·阿布-穆罕默德——也在为了使人们准备接受应允的启示而努力奋斗，因为他们觉得这个时刻正迅速临近。希吉拉历1264年（公元1847-1848年），他们公开宣称就在当年一个名叫赛义德·阿里的人会走在一面黑旗前头，由一群他挑选的同伴陪伴从呼罗珊出发走到马赞达兰。他们呼吁每一位伊斯兰教忠实的拥护者奋起斗争，并给予他们一切可能的帮助。他们宣称："他举起的旗帜正是应允者卡伊姆的旗帜，展开旗帜的人不

是别人，正是他的助手，他的圣教的主要推动者。”卡尔巴拉伊·阿布-穆罕默德敦促两个儿子阿布-卡西姆和穆罕默德·阿里奋起为新启示的胜利而战斗，为达到目的而放弃一切物质享受。卡尔巴拉伊·阿布-穆罕默德和卡尔巴拉伊·阿里两人都在那年春天去世。

与赛义德·艾哈迈德一起被带到亲王面前的两个信徒同伴，正是卡尔巴拉伊·阿布-穆罕默德的两个儿子。深受沙阿政府器重的博学的顾问穆拉·扎伊努尔-阿比丁-沙赫米尔扎迪向亲王讲了有关他们的故事，说到了他们值得尊敬的父亲的经历和活动。当赛义德·艾哈迈德被问到：“你为什么选择走上这条让你和你的亲人经历不幸和耻辱的道路？在这里和在伊拉克有那么多博学之士和有名望的神学家，难道你对他们还不满意吗？”他毫无惧色地反驳道：“我信仰圣教并非出于毫无缘由的模仿，我曾经不带偏见地了解过它的戒律，对它的真实性确信无疑。在纳杰夫的时候，我曾求教该城杰出的穆智台希德谢赫·穆罕默德-哈桑-纳杰菲，请他给我讲解与伊斯兰教义附属信条相关的一些法则。他拒绝了我的请求。我再次请教他，他却生气地斥责我，再次拒绝了我。鉴于这番经历，我怎能从神学家那里获得对伊斯兰教深奥的信条的理解呢？他虽然那么优秀，却拒绝就一些平常简单的事回答我的问题，还因此而生气。”亲王问他：“你对哈吉·穆罕默德-阿里有何看法？”他答道：“我们相信穆拉·侯赛因是先知穆罕默德提到过的黑旗的旗手，先知穆罕默德说过：‘如果你们看到从呼罗珊过来的黑旗，赶紧往那里去吧，哪怕爬冰卧雪也要赶过去。’因此，我们抛弃尘世，蜂拥到他的旗下，那是我们圣教的象征。如果你想帮我，就让你的刽子手杀死我吧，这样我就能与不朽的同伴在一起。这个世界及其一切美好的东西对我不再有吸引力。我

渴望告别人生，重新回到上帝的身边。”亲王不愿处死赛义德，拒绝下令处决他。但他的两位同伴却被立即处死。他和他的兄弟赛义德·阿布-塔利布被交到穆拉·扎伊努尔-阿比丁手中，由他把他们俩送到桑萨尔。

与此同时，米尔扎·穆罕默德-塔基由萨里的七位乌里玛陪同，从该城动身来到这里对库杜斯的同伴执行死刑。等他们到这里时，发现那些人已经被处死。米尔扎·穆罕默德-塔基要求亲王改变决定，立即下令处死赛义德·艾哈迈德，声称赛义德·艾哈迈德若到萨里意味着比以前更加严重的动乱就会出现。亲王最终作出让步，不过提出一个明确的条件。这个条件就是要把他当客人对待，等亲王到萨里之后会采取必要措施防止赛义德·艾哈迈德搅扰地方的和平。

他们刚一动身前往萨里，米尔扎·穆罕默德-塔基就开始污蔑赛义德·艾哈迈德和他的父亲。赛义德·艾哈迈德反驳道：“你为什么虐待亲王交给你照看的客人？为什么无视先知的训谕‘尊重你的客人，哪怕他是离经叛道者’？”米尔扎·穆罕默德-塔基恼羞成怒，他和跟随他的另外七个人拔出剑，将赛义德·艾哈迈德腰斩了以后，又把他砍成了几截。赛义德·艾哈迈德直到咽气还在祈求萨希布兹-扎曼的保佑。至于他的兄弟赛义德·阿布-塔利布，则被穆拉·扎伊努尔-阿比丁安全送到桑萨尔，直今与他的兄弟赛义德·穆罕默德-里达住在马赞达兰。兄弟俩都投身圣道，是圣教的积极支持者。

亲王将手上的事一办完，就和库杜斯一起回巴尔富鲁什。他们在主马达·阿赫尔月第十八日（公元1849年5月11日）一个星期五的下午到达巴尔富鲁什。赛义杜勒-乌里玛和城里全体乌里玛一起出来迎接亲王，祝贺他凯旋归来。全城挂满庆祝胜利的旗帜，夜晚又燃起熊熊篝火，满怀感激之

情的老百姓以此表达迎接亲王归来的欢乐。庆祝活动进行了三天，在此期间，亲王对如何处置库杜斯没有表态。他有点犹豫不决，极不愿意虐待被他抓住的这个人，起初他还不准人们对库杜斯表现出强烈的敌视，并且能够控制住人们的愤怒。他最初打算把库杜斯送往德黑兰并交给国王，以此减轻他本人肩头的责任。

但是，这个计划被赛义杜勒-乌里玛按捺不住的敌意扰乱了。库杜斯和他的圣教已令赛义杜勒-乌里玛仇恨不已。现在，眼看亲王有意让可怕的对手从自己手心溜掉，他更是火冒三丈。他没日没夜地向亲王进谏，绞尽脑汁想方设法阻止亲王实行这个计划，他认为这样做马上就会有灾难并且是懦夫之举。气急败坏之下，他挑动一伙暴徒，试图煽起他们心里邪恶的复仇之火。结果，在他喋喋不休的鼓噪下，整个巴尔富鲁什被挑动起来，他用魔鬼般的手段骗取了百姓的同情和支持。他骄横地说：“我已发誓不吃饭不睡觉，直到亲手结束哈吉·穆罕默德-阿里的生命！”激动的民众所发出的威胁为他的请求壮了声势，也使亲王开始担心起来。亲王担心自己的生命会受到威胁，就召集巴尔富鲁什的主要乌里玛商议采取什么措施以平息躁动的民情。所有的人都应召而来，只有穆拉·穆罕默德-哈姆扎借口有事没有来。要塞被围期间，他曾几次劝说民众远离暴力。在放弃要塞前几天，库杜斯曾委托一个信得过的来自马赞达兰的同伴将一个上了锁的鞍囊交给了他，里面装的是库杜斯阐释的“萨马德之萨德”，以及他写的其他一些东西和他保留的文件。但是，今天这些东西都已下落不明。

等所有乌里玛到齐，亲王下令将库杜斯带上来。自从放弃要塞以来，库杜斯被法拉什-巴希看管，一直还没被亲王召见。他一进来，亲王就起身邀请他坐在自己身边。然后亲

王转向赛义杜勒-乌里玛，要求他与库杜斯的对话不能感情用事，要凭良心说话。他坚定地说：“你们的辩论必须围绕并建立在《古兰经》和穆罕默德的圣训上，仅凭这两条你们完全可以辩明各自观点的真伪。”赛义杜勒-乌里玛却毫不切题地提问。他说：“你凭什么把一块绿头巾缠在头上，凭什么冒称一个先知的真正后代才可能有的权利呢？你不知道公然违抗神圣的圣训的人要受到上帝的诅咒吗？”库杜斯平静地答道：“受到所有公认的乌里玛们一致赞扬和尊敬的赛义德·穆尔塔达，是因为父亲还是因为母亲而成为先知传人的？” 在场的一个人当即宣称只有赛义德·穆尔塔达的母亲是赛义德。库杜斯反击道：“既然我的母亲一直被该城的居民认为是伊玛目哈桑的直系后裔，那么，为什么要反对我呢？她难道没有因为她的血统而得到荣誉并受到你们每一个人的尊敬吗？”

没有人敢反驳。赛义杜勒-乌里玛气急败坏。他怒气冲冲地把自己的头巾摔在地上，起身离开会场。临走之前，他吼道：“这个人已经向你们证明了他是伊玛目哈桑的传人。过不了多久，他还会证明自己是上帝的代言人和祂的意旨的启示者！”亲王听了此话赶紧声明：“如果这个人今后受到任何伤害，我都没有半点责任。你们想对他做什么就做什么。到最后审判日那天，你们自己向上帝交待。”说完，他就叫人备马，在随员的陪同下出发去萨里了。他被乌里玛的诅咒所吓倒，忘了自己发过的誓言，怯懦地将库杜斯交到了冷酷无情的敌人手中。那些虎视眈眈的豺狼一直在等待这一刻，现在他们兽性大发地扑向他们的猎物，疯狂地向他发泄心头的仇恨。

亲王刚一解除对他们的约束，在赛义杜勒-乌里玛的指使下，巴尔富鲁什的乌里玛和老百姓就对他们的受害者群起

而攻之，他们的残酷行径简直罄竹难书。根据巴哈欧拉的记述，这位刚刚开始自己的人生的青年勇士，竟遭到了耶稣在祂最痛苦的时刻也不曾遭受的折磨和苦难。政府当局对于此事撒手不管，巴尔富鲁什的施暴狂徒们挖空心思地想出的种种整人的暴行，什叶派居民心中盲信的狂热烈火，以及首都的教会和国家的权贵们给予的道义上的支持，但是最主要的还是受害者和他的同伴们所表现出的英雄主义的行为令他们更加恼怒。所有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使得攻击者的手段更加毒辣，并使他的殉难过程中的暴行更加残忍。

库杜斯的殉难导致当时被关押在奇赫里克堡的巴孛整整六个月无法写作或讲述。祂感受到的深切的悲痛堵住了祂的启示之口，令祂下不了笔。祂对失去了他是多么痛惜啊！当要塞被围的传闻、无法形容的痛苦、可耻的背叛、谢赫·塔巴尔西要塞的信徒同伴被屠杀的消息传到祂的耳中并展现在祂的眼前时，祂一定发出过极度痛苦的呼喊！当祂得知祂心爱的库杜斯殉难时在巴尔富鲁什人手里受到屈辱虐待时，他一定感到多么巨大的悲痛啊！当时库杜斯被剥去衣服，祂送给他的包头巾也被玷污。他光着头赤着脚，身上戴着镣铐被游街示众。全城的人跟在他身后嘲弄他。暴徒鬼哭狼嚎地谩骂他，朝他吐口水。一些坏女人用刀和斧子砍他。他的身体被刺穿和肢解，最后又被投入大火之中！

即使在受难时，人们仍听到库杜斯在低声地说着饶恕敌人的话。他轻声地恳求：“啊，我的上帝，请饶恕这些人的罪过吧。仁慈地对待他们吧！因为他们不知道我们所发现和珍惜的东西。我努力向他们指出可以拯救他们的道路。但是看看吧，他们却起来压制我，要杀死我！上帝啊！请祢向他们指明真理之路，将他们的无知变成忠诚吧。”在他痛苦的时刻，他看见曾可耻地逃离要塞的赛义德-库米从他身边走

过。看见库杜斯无助的样子，那个赛义德打了他一个耳光，狂傲地嘲笑道：“你声称你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如果你讲的是真话，你就挣开镣铐，把自己从敌人手里解救出来啊。”库杜斯坚定地看着他的脸，叹道：“你当帮凶加重了我的苦难，我的上帝会因你的行为报复你的。”要到萨卜齐迈丹时，他提高了声音说：“要是我的母亲此刻与我在一起多好啊，她就能亲眼看见我壮观的婚礼了！”他刚一说完，狂怒的人群就朝他扑去，将他的身体撕成碎片，扔进专门点燃的大火中。那天半夜，一个忠实的朋友将他被烧毁的残缺不全的身体的残存部分收殓起来，在离他殉难不远的地方把它们掩埋了。①

① “认识库杜斯并和他一起朝觐的那个人，是被传授了‘八个统一’的人，上帝授他以天使的荣誉，因为他不参与任何纷争，在上帝眼里他无可指责。”（《波斯文巴扬经》，第2卷，第164页。）“然而，比以上描写更为精彩的是阿巴斯-库利·汗对这些事件的讲述。他对艾哈迈德·米尔扎亲王用了很多表示钦佩的词。已故的哈吉·米尔扎·贾尼写道：‘就在谢赫·塔巴尔西灾难之后两年，我听一个并非信徒、但诚实可信的人这样说过：“我正和他们坐在一起，其中有人提到由在场的一些人发动的针对哈德拉特·库杜斯和吉纳卜-巴布-巴孛的战争。艾哈迈德·米尔扎亲王和阿巴斯-库利·汗也场。亲王向阿巴斯-库利·汗问起这件事，他这样回答：‘事情的真相是这样的。没有见过卡尔巴拉的人如果看过塔巴尔西，他就不仅会了解卡尔巴拉发生过什么，而且从此不会再去想它。如果他见过博什鲁耶的穆拉·侯赛因，他就会相信殉教者之领袖又回到了人间。如果他看到我的行为，他会肯定地说：“这是希米尔带着长矛利剑又回来了。”我以宇宙中心的陛下之神的荣誉标志发誓，一天，穆拉·侯赛因头裹绿头巾，肩披一大块布，从城堡里走出来，站在一块开阔地上，他倚着手中的长矛说：“人们啊，你们为什么不去了解情况，在狂热和带有偏见的错误之辞的影响下，如此残酷地对待我们，毫无缘由地白白流血呢？你们应该在造物主面前感到羞愧，至少让我们过去吧，这样我们就可以离开此地。”看见士兵们被他的话感化了，我就开枪命令部队一起大声吼叫，用喊叫声淹没他的声音。

此时此刻，应该记下参加了谢赫·塔巴尔西要塞防守战的殉道者们的名字，使我们的后代不仅知道他们的作为，也能以骄傲和感激之心记住这些以生命和鲜血在上帝不朽的圣教史册上留下了美名的先驱者们。我从各处搜集到他们的名字，在此我们要特别感谢伊斯穆拉胡尔-米姆，伊斯穆拉胡尔-贾瓦德和伊斯穆拉胡尔-阿萨德。现在我要将他们的名字列

我又看见他倚着长矛，听到他喊："谁愿意帮助我？"他连叫了三遍，所有人都听到了他的叫声。那时，士兵们一片沉默，有些开始哭泣，很多骑兵也明显受到感动。我担心部队受其影响会对我不忠，再次命令他们开枪并大声吼叫。接着我看见穆拉·侯赛因拔出剑，仰天大叫："啊，上帝！我已经向这伙人作了证明，但却毫不起作用。"接下来他就向我们左右出击。我向上帝发誓那天他把剑舞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只有马赞达兰的骑兵不愿逃跑而坚守阵地。穆拉·侯赛因杀红了眼，他追上了一名逃跑的士兵，这个士兵躲在一棵树后，又用火枪遮护自己。穆拉·侯赛因一剑下去，将士兵、树和火枪砍成六段。在整个战斗期间，他没有一剑落空，每一剑都见血。从士兵身上的伤口我就知道都是穆拉·侯赛因所为，因为我听说过也知道除了那些信徒的首领外，没有人能将剑耍得那么好，也几乎不可能砍得那么准。我禁止所有知道情况的人提起，也不让别人知道，以免部队在战斗中丧失斗志。但是，我真的不知道那些人被展示了什么，或者他们看到了什么，令他们如此高兴和如此乐意参战，并且在冲突中表现得争先恐后，脸上没有一丝恐惧和担心的神情。你可以想象在他们眼里利剑和溅满鲜血的匕首不过是他们获得永生的工具，他们引颈挺胸迎上去，就像火蛇绕着火红的弹雨翻飞。令人称奇的是这些人都是学者，有知识的人，在学院和修道院惯于静坐的隐士，体质纤弱，身材单薄，习惯于苦行僧的生活，没听过雷鸣般的大炮声和嗖嗖的子弹声，也不知道战场是什么样。在被围困的最后三个月里，他们甚至没有面包和水，由于连维持生命所需的最起码的食物都没有，因而变得极度虚弱。虽然如此，一打起仗来，他们就仿佛被注入了新的生命，简直难以想象他们会有那么大的勇气。他们不仅毫无畏惧地挺身面对枪弹，简直是急切欢快地扑上前，似乎将这视作一场盛宴，甘愿献身。'"'"（《塔里赫-贾迪德》，第106-109页。）

出，我相信就像在另一个世界里他们的灵魂仍将闪耀着不朽的圣光，他们的名字也将永远被人们赞颂，会在继承了他们宝贵遗产的人们心头激发出崇高的献身热情。我从知情者那里不仅收集到这场著名的围困战阵亡者的名单，而且还得到从希吉拉历1260年（公元1844年）直到今天，也就是希吉拉历1306年赖比尔·敖外鲁月下旬（公元1888年11-12月），在此期间在追求圣道的道路上殉难的一份不完全的殉教者代表的名单。我打算将每个人的名字与他所参与的主要事件一并列出，下面就是塔巴尔西要塞保卫战殉教者的名单。

1．首先是库杜斯。巴孛授他以伊斯穆拉胡尔-阿哈尔[①]之名，他是最后一位新生字母，巴孛选定与祂一起去麦加和麦地那朝圣的同伴，他与穆拉·萨迪克和穆拉·阿里-阿克巴尔-阿尔德斯塔尼是第一批在波斯为了圣教而受迫害的人。他十八岁离开故乡巴尔富鲁什前往卡尔巴拉。他聆听赛义德·卡齐姆的教诲达四年，二十二岁时，在设拉子遇到并确认了他的挚爱者。五年后，在希吉拉历1265年主马达·阿赫尔月第二十三日（公元1849年5月16日），他在巴尔富鲁什的萨卜齐迈丹落入残暴的敌人手中。巴孛以及巴哈欧拉在无数的书简和祂们的祷告中痛悼并颂扬库杜斯。在旅居巴格达期间撰写的有关“库鲁塔阿姆”的经文[②]评注中，巴哈欧拉绝无仅有地封他为“努格提伊-乌赫拉”[③]，这是仅次于巴孛的地位。

2．穆拉·侯赛因。他又被称为巴布-巴孛，是第一个承认并接受新启示的人。他也是在十八岁离开故乡呼罗珊的博

① 字面意思是“上帝的姓氏”。
② 《古兰经》3:93。
③ 字面上意思是“终点”。

什鲁耶前往卡尔巴拉，他与赛义德·卡齐姆保持着长达九年的密切联系。在巴孛宣示的四年前，他按赛义德·卡齐姆的指示到伊斯法罕去见博学的穆智台希德赛义德·巴吉尔-拉什提，又到马什哈德去见米尔扎·阿斯卡里，并庄严而雄辩地向他们宣读了他的领袖委托他带来的口信。他的殉难给巴孛带来难以言表的悲痛，最终巴孛以三倍于《古兰经》篇幅的悼文抒发悲痛之情。在一篇谒灵书简中，巴孛声称穆拉·侯赛因被埋之处的泥土具有神奇的力量，它能给愁苦的人带去欢乐，令生病的人痊愈康复。在《伊甘经》中，巴哈欧拉对穆拉·侯赛因的事迹更是大加赞颂。他写道："要不是因为他，上帝就不会在敌人的权力中心得到确立，也不可能登上永恒荣耀的宝座！"

3．米尔扎·穆罕默德 - 哈桑。他是穆拉·侯赛因的兄弟。

4．米尔扎·穆罕默德-巴吉尔。他是穆拉·侯赛因的侄子。他和米尔扎·穆罕默德-哈桑一起陪同穆拉·侯赛因从博什鲁耶前往卡尔巴拉，又从那里到设拉子，在设拉子他们接受了巴孛的神启而成为巴孛的新生字母。除了没有陪同穆拉·侯赛因去马库堡外，他们一直都和他在一起直至在塔巴尔西要塞殉难。

5．穆拉·侯赛因的妹夫。他是米尔扎·阿布-哈桑和米尔扎·穆罕默德-侯赛因的父亲。米尔扎·阿布-哈桑和米尔扎·穆罕默德-侯赛因目前都在博什鲁耶，照看着穆拉·侯赛因的妹妹瓦拉卡图勒-法尔杜丝。两人都是圣教坚定不移的拥护者。

6．穆拉·艾哈迈德之子。穆拉·艾哈迈德是穆拉·米尔扎·穆罕默德-富鲁吉的兄长。和叔叔穆拉·米尔扎·穆罕默德不同，穆拉·艾哈迈德之子殉教了。经他的叔叔证实，他是一个极其虔诚的年轻人，学识出众而且为人正直。

7．米尔扎·穆罕默德-巴吉尔。尽管他原来是卡因居民，却被称作哈拉提。他是纳比勒-阿克巴尔的父亲的一个近亲，是马什哈德第一个接受圣教的人。他修建了巴比堂，库杜斯旅居马什哈德时，他尽心尽力地服侍左右。当穆拉·侯赛因举起黑旗时，他和儿子米尔扎·穆罕默德-卡齐姆积极应召至穆拉·侯赛因的麾下，并同他一起前往马赞达兰。他的儿子最终幸免于难，在马什哈德现在已成长为一个热诚支持圣教的积极分子。米尔扎·穆罕默德-巴吉尔在队伍中担任旗手，是他制定了要塞、围墙以及围绕要塞的壕沟的修建计划。他也是继穆拉·侯赛因之后组织同伴并亲自带头冲锋陷阵的人。他还是库杜斯的亲密同伴、助手和最信任的顾问，最后在圣教的道路上殉难。

8．米尔扎·穆罕默德-塔基-朱维尼，萨布齐瓦尔人。他有很高的文学造诣，常被穆拉·侯赛因委以杀敌先锋的重任。他和他的同伴米尔扎·穆罕默德-巴吉尔被敌人砍下头颅，敌人用长矛挑着头颅在巴尔富鲁什的街上游街示众，周围挤满狂呼乱嚎的人。

9．卡马巴尔-阿里。穆拉·侯赛因的勇敢而忠实的仆人，他曾陪伴穆拉·侯赛因一同去马库堡，在他的主人中弹身亡的同一天晚上殉教。

10．哈桑。

11．库利。在穆拉·侯赛因牺牲的那个晚上，他和哈桑连同一个名叫伊斯坎德尔的赞詹人一起将他运回要塞，送到库杜斯跟前。正是这个哈桑被马什哈德的警察局长下令用绳索牵着游街示众。

12．穆罕默德-哈桑。他是穆拉·萨迪克的兄弟，在从巴尔富鲁什前往塔巴尔西要塞的途中被胡斯劳的同伙杀戮。他以忠贞不屈而出名，曾是伊玛目里达圣陵的守护人之一。

13．赛义德·里达。他与穆拉·优素福-阿德比利一起受库杜斯的委派会见亲王，并带回亲王亲笔写下誓词的密封的《古兰经》。他是呼罗珊著名的赛义德，以正直和博学多识而出名。

14．穆拉·马尔丹-阿里。他是来自呼罗珊的著名信徒之一，米亚迈村人。米亚迈是位于萨布齐瓦尔和沙阿鲁德之间一个防守坚固的要塞，他和其他三十三位同伴在穆拉·侯赛因经过该村时应征到他的旗下。当时，穆拉·侯赛因到米亚迈的清真寺准备作星期五的集体礼拜。穆拉·马尔丹-阿里向人们发出了震撼人心的呼吁，他强调有关呼罗珊举起黑旗的圣训得到了应验，并宣布自己要做黑旗手。他滔滔不绝的演说给听众留下极深的印象，那天听了他演说的大部分人应声而起，愿意随他共赴圣道，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是优秀人物。这三十三名同伴只有一位名叫穆拉·伊萨的人幸存下来，他的儿子们目前仍住在米亚迈村，也积极投身于圣教事业。

米亚迈村殉难者的名单如下：

15．穆拉·穆罕默德-迈赫迪；

16．穆拉·穆罕默德-贾法尔；

17．穆拉·穆罕默德-伊本-穆拉·穆罕默德；

18．穆拉·拉希姆；

19．穆拉·穆罕默德-里达；

20．穆拉·穆罕默德-侯赛因；

21．穆拉·穆罕默德；

22．穆拉·优素福；

23．穆拉·雅各布；

24．穆拉·阿里；

25．穆拉·扎伊努尔-阿比丁；

26．穆拉·穆罕默德，穆拉·扎伊努尔-阿比丁之子；
27．穆拉·巴吉尔；
28．穆拉·阿卜杜勒-穆罕默德；
29．穆拉·阿布-哈桑；
30．穆拉·伊斯梅尔；
31．穆拉·阿卜杜勒-阿里；
32．穆拉·阿加-巴巴；
33．穆拉·阿卜杜勒-贾瓦德；
34．穆拉·穆罕默德-侯赛因；
35．穆拉·穆罕默德-巴吉尔；
36．穆拉·穆罕默德；
37．哈吉·哈桑；
38．卡尔巴拉伊·阿里；
39．穆拉·卡尔巴拉伊·阿里；
40．卡尔巴拉伊·努尔-穆罕默德；
41．穆罕默德-易卜拉欣；
42．穆罕默德-萨伊姆；
43．穆罕默德-哈迪；
44．赛义德·迈赫迪；
45．阿布-穆罕默德。

来自桑萨尔村的同伴中有十八位殉教。桑萨尔村是锡姆南地区的一部分。他们的名字如下。

46．赛义德·艾哈迈德。他是一位著名的圣徒，因虔诚和口才而极其受人尊重，他被米尔扎·穆罕默德-塔基和萨里的七个乌里玛砍成数块而殉难。

47．米尔·阿布-卡西姆。他是赛义德·艾哈迈德的兄弟，在穆拉·侯赛因牺牲的当晚，他也光荣殉教。

48．米尔·迈赫迪。他是赛义德·艾哈迈德的叔叔。

49．米尔·易卜拉欣。他是赛义德·艾哈迈德的妹夫。

50．萨法尔-阿里。他是卡尔巴拉伊·阿里之子。卡尔巴拉伊·阿里与卡尔巴拉伊·穆罕默德一道为将桑萨尔村的人从懵懂无知中唤醒而做出不懈努力，他们两人因为身体原因没能前往塔巴尔西要塞。

51．穆罕默德-阿里。他是卡尔巴拉伊·阿布-穆罕默德之子。

52．阿布-卡西姆。他是穆罕默德-阿里的兄弟。

53．卡尔巴拉伊·易卜拉欣。

54．阿里-艾哈迈德。

55．穆拉·阿里-阿克巴尔。

56．穆拉·侯赛因-阿里。

57．阿巴斯-阿里。

58．侯赛因-阿里。

59．穆拉·阿里-阿斯加尔。

60．卡尔巴拉伊·伊斯梅尔。

61．阿里·汗。

62．穆罕默德-易卜拉欣。

63．阿卜杜勒-阿齐姆。

两名来自沙赫米尔扎德村的保卫要塞的阵亡者是：

64．穆拉·阿布-拉西姆；

65．卡尔巴拉伊·卡齐姆。

至于马赞达兰地区的圣教忠实的拥护者，有二十七名殉道者被记录如下：

66．穆拉·里达-沙阿；

67．阿齐姆；
68．卡尔巴拉伊·穆罕默德-贾法尔；
69．赛义德·侯赛因；
70．穆罕默德-巴吉尔；
71．赛义德·拉扎克；
72．乌斯塔德·易卜拉欣；
73．穆拉·赛义德-齐里赫-基纳里；
74．里达-阿拉伯；
75．拉苏勒-巴赫尼米里；
76．穆罕默德 - 侯赛因，他是拉苏勒 - 巴赫尼米里的兄弟；
77．塔希尔；
78．沙菲；
79．卡西姆；
80．穆拉·穆罕默德-詹；
81．马西赫，他是穆拉·穆罕默德-詹的兄弟；
82．伊塔-巴巴；
83．优素福；
84．法德卢拉；
85．巴巴；
86．萨菲-库利；
87．尼扎姆；
88．鲁胡拉；
89．阿里-库利；
90．苏丹；
91．贾法尔；
92．哈利勒。

在萨瓦德库的信徒中，以下五位被确认为殉难者：

93．卡尔巴拉伊·卡马巴尔-卡利什；

94．穆拉·纳德-阿里-穆塔瓦利；

95．阿卜杜勒-哈克；

96．伊塔巴基-丘潘；

97．伊塔巴基-丘潘之子。

来自阿尔德斯坦的殉教者有以下这些：

98．米尔扎·阿里-穆罕默德，他是米尔扎·穆罕默德-赛义德之子；

99．米尔扎·阿卜杜勒-瓦西，他是哈吉·阿卜杜勒-瓦哈卜之子；

100．穆罕默德-侯赛因，他是哈吉·穆罕默德-萨迪克之子；

101．穆罕默德-迈赫迪，他是哈吉·穆罕默德-易卜拉欣之子；

102．米尔扎·艾哈迈德，他是穆赫辛之子；

103．米尔扎·穆罕默德，他是米尔·穆罕默德 - 塔基之子。

迄今有三十名来自伊斯法罕城的殉教者。他们的名单如下。

104．穆拉·贾法尔。他是筛麦工。巴孛在《波斯文巴扬经》中提到过他。

105．乌斯塔德·阿加。他的别名是布祖尔格-班纳。

106．乌斯塔德·哈桑。他是乌斯塔德·阿加之子。

107．乌斯塔德·穆罕默德。他是乌斯塔德·阿加之子。

108．穆罕默德-侯赛因。他是乌斯塔德·阿加之子。他的弟弟乌斯塔德·贾法尔在到达家乡之前被敌人数次转卖，现在居住在故乡。

109．乌斯塔德·库尔班-阿里-班纳。

110．阿里-阿克巴尔。他是乌斯塔德·库尔班-阿里-班纳之子。

111．阿卜杜拉。他是乌斯塔德·库尔班-阿里-班纳之子。

112．穆罕默德-巴吉尔-纳克什。他是赛义德·叶海亚的舅舅，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奈赫里之子。他在穆拉·侯赛因牺牲之夜殉难，年仅十四岁。

113．穆拉·穆罕默德-塔基。

114．穆拉·穆罕默德-里达。他与穆拉·穆罕默德·塔基同为阿卡的里兹万花园已故园丁阿卜杜拉-萨利赫的兄弟。

115．穆拉·艾哈迈德-萨法尔。

116．穆拉·侯赛因-米斯卡尔。

117．艾哈迈德-派万德。

118．哈桑-沙尔巴夫-亚兹迪。

119．穆罕默德-塔基。

120．穆罕默德-阿塔尔。他是哈桑-沙尔巴夫的兄弟。

121．穆拉·阿卜杜勒-哈利克。他在巴达什特自己割喉，被塔希莉称为扎比赫。

122．侯赛因。

123．阿布-卡西姆。他是侯赛因的兄弟。

124．米尔扎·穆罕默德-里达。

125．穆拉·海达尔。他是米尔扎·穆罕默德-里达的兄弟。

126．米尔扎·迈赫迪。

127．穆罕默德-易卜拉欣。

128．穆罕默德-侯赛因。他的别名为达斯特马勒-吉里-赞

129．穆罕默德-哈桑-奇特萨兹。他是一位著名的布匹生产商，后来得以觐见巴孛。

130．穆罕默德-侯赛因-阿塔尔。

131．乌斯塔德·哈吉·穆罕默德-班纳。

132．马哈茂德-穆卡里。他是一位有名的布匹商。他新婚不久即在奇赫里克谒见巴孛。巴孛敦促他去贾齐里-哈德拉帮助库杜斯。他在德黑兰时收到他兄弟的来信，来信报告他的儿子出生了，并叫他先速回伊斯法罕看望刚出生的儿子，然后再随便到哪里去都行。他回信说："我心中燃烧着对圣教的热爱，无法分心想念我的儿子，我渴望马上加入库杜斯的队伍，成为他旗下的一员。"

133．赛义德·穆罕默德 - 里达 - 帕卡利伊。他是一位杰出的赛义德，德高望重的神职人员。他公开宣布加入到穆拉•侯赛因的队伍中，此举在伊斯法罕的乌里玛中引起极大骚动。

设拉子的信徒中有以下几位获得殉教者的称号：

134．穆拉·阿卜杜拉，他又叫米尔扎·萨利赫；

135．穆拉·扎伊努尔-阿比丁；

136．米尔扎·穆罕默德。

在亚兹德的圣教拥护者中，迄今为止仅收集到四位殉教者的名字。

137．徒步从呼罗珊走到巴尔富鲁什的一位赛义德，他在巴尔富鲁什中弹身亡。

138．赛义德•艾哈迈德。他是巴孛的文书，是赛义德•侯赛因 - 阿齐兹的父亲。

139．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他是赛义德·艾哈迈德之子，因为年幼深得库杜斯的怜爱。他站在要塞入口处时被敌人的炮弹将头炸飞。

140．谢赫·阿里。他是谢赫·阿卜杜勒-哈利克-亚兹迪的儿子，马什哈德人，穆拉·侯赛因和库杜斯曾对他的热情

和永不疲倦的精神大加赞扬。

加兹温的信徒中有以下殉教者。

141．米尔扎•穆罕默德 - 阿里。他是一位著名的神职人员，其父哈吉 • 穆拉 • 阿卜杜勒 - 瓦哈卜是加兹温最有名的穆智台希德之一。他在设拉子谒见巴孛，被列为巴孛的新生字母之一。

142．穆罕默德 - 哈迪。他是一位著名的商人，是哈吉•阿卜杜勒 - 卡里姆之子，又被称作巴格班 - 巴希。

143．赛义德 • 艾哈迈德。

144．米尔扎 • 阿卜杜勒-贾利勒。他是一位有名的神职人员。

145．米尔扎 • 迈赫迪。

146．来自拉哈尔德村的哈吉 • 穆罕默德-阿里。他因为穆拉 • 塔基在加兹温被刺杀而遭受极大的苦难。

在胡伊的信徒中有以下殉难者。

147．穆拉•迈赫迪。他是一位杰出的神职人员，赛义德•卡齐姆的最受人尊敬的门徒之一。他以博学善辩和信仰坚定而闻名。

148．穆拉 • 马哈茂德 - 胡伊。他是穆拉 • 迈赫迪的兄弟，巴孛的新生字母之一，也是著名的神职人员。

149．穆拉•优素福 - 阿德比利。他是巴孛的新生字母之一，以学问高、口才好和富于激情而闻名。他一到克尔曼就引起了哈吉 • 卡里姆 • 汗的恐慌。哈吉 • 卡里姆 • 汗曾对他的教徒说：“必须把这个人赶出城，如果他留在城里，必定会在克尔曼引发一场混乱，就像他在设拉子搞的骚乱一样。他造成的损害将无法修复，他的口才和人格力量即便不如穆拉 • 侯

赛因，也比他差不了多少。”他用这种手段迫使穆拉·优素福缩短在克尔曼的逗留时间，并阻止他登上讲坛布道。巴孛曾指示穆拉·优素福：“你一定要遍访波斯的大小城镇，呼唤市民相信圣教。在希吉拉历 1265 年穆哈兰姆月的第一日（公元 1848 年 11 月 27 日）你必须到达马赞达兰，尽你一切所能帮助库杜斯。”穆拉·优素福忠实地执行大师的指示，他在每一个城镇停留的时间绝不超过一周。他刚到马赞达兰就被迈赫迪 - 库利·米尔扎亲王的军队抓获，亲王一下子认出他是谁，下令将他关押起来。后来在瓦斯卡斯之战打响那天，他被穆拉·侯赛因的信徒同伴解救出来，这点我们在前文已有讲述。

150．穆拉·贾利勒-奥鲁米。他是巴孛的新生字母之一，以博学、善辩和信仰坚定而闻名。

151．穆拉·艾哈迈德。他是马拉盖人，巴孛的新生字母之一，赛义德·卡齐姆的杰出门徒。

152．穆拉·迈赫迪-坎迪。他是巴哈欧拉亲密的陪伴信徒，祂的孩子的家庭教师。

153．穆拉·巴吉尔。他是穆拉·迈赫迪的兄弟。他们兄弟俩学识渊博，巴哈欧拉在《伊甘经》中提到过他们在学问上的造诣。

154．赛义德·卡齐姆。他是赞詹人，赞詹著名的商人，他在设拉子谒见巴孛，后陪同祂到伊斯法罕。他的兄弟赛义德·穆尔塔达是德黑兰七位殉教者之一。

155．伊斯坎德尔，也是赞詹人，他与哈桑、库利一起将穆拉·侯赛因抬回要塞。

156．伊斯梅尔。

157．卡尔巴拉伊·阿卜杜勒-阿里。

158．阿卜杜勒-穆罕默德。

159．哈吉·阿巴斯。

160．赛义德·艾哈迈德。

以上五位均是赞詹人。

161．赛义德·侯赛因·屈拉赫-杜兹。他是巴尔富鲁什人，他的头颅被敌人用长矛挑着游街示众。

162．穆拉·哈桑-拉什提。

163．穆拉·哈桑-巴亚杰曼迪。

164．穆拉·尼马图拉-巴尔富鲁希。

165．穆拉·穆罕默德-塔基-加拉希利。

166．乌斯塔德·扎伊努尔-阿比丁。

167．乌斯塔德·卡西姆。他是乌斯塔德·扎伊努尔-阿比丁之子。

168．乌斯塔德·阿里-阿克巴尔。他是乌斯塔德·扎伊努尔-阿比丁的兄弟。

以上后三位是石匠，都是克尔曼人，住在呼罗珊省的卡因。

169-170．穆拉·里达-沙阿和一位来自巴赫尼米尔的年轻人。他们两人在库杜斯放弃要塞之后两天被害于巴尔富鲁什的潘杰尚比赫-巴扎尔。别名沙里亚特-穆达尔的哈吉·穆拉·穆罕默德-哈姆扎设法将他们的遗体埋在了卡齐姆-比格清真寺附近，并让杀害他们的凶手向他们悔过求饶。

171．穆拉·穆罕默德-穆阿利姆-努里。他是巴哈欧拉亲密的陪伴信徒，在努尔、德黑兰和马赞达兰时与巴哈欧拉保持密切的联系。他以聪明和博学而闻名，他所遭受的暴行在塔巴尔西要塞守卫者当中仅次于库杜斯所受的苦难。亲王曾答应释放他，条件是要他痛斥库杜斯。如果他放弃自己的信

仰，亲王保证将带他回德黑兰作自己孩子的导师。但他回答说："我决不会应你这种人的请求而诋毁上帝所爱的人，你就是把整个波斯王国送给我，我一刻也不会背弃我挚爱的领袖。我的身体任你摆布，我的灵魂你却无法征服。尽管折磨我吧，这样更可以令我向你展示这句经文的真正意义："那么，如果你们是诚实的，你们就希望早死吧。"[①]亲王被他的回答激怒了，下令将他的身体砍成碎块，不遗余力地对他进行最惨无人道的惩罚。

172．哈吉·穆罕默德-卡尔拉迪，他的家位于巴格达旧城旁的棕榈林。他勇气过人，曾带领一百个人与埃及的易卜拉欣帕夏作战。他是赛义德·卡齐姆的热忱的门徒，写过一首盛赞赛义德·卡齐姆的美德和优点的长诗。他接受巴孛的圣教时年届七十五岁，他又以一首洋洋洒洒的诗篇赞颂巴孛。在塔巴尔西要塞被围困期间，他表现得英勇无畏，最后被敌人的子弹击中身亡。

173．赛义德-贾巴维。他是巴格达人，在塔巴尔西围困战中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勇气。他腹部中弹，虽然伤势严重，仍设法走回来。当他走到库杜斯跟前时，他快乐地扑倒在他脚下而气绝身亡。

以上最后两位殉教者的情形是由赛义德·阿布-塔利布-桑萨里在与巴哈欧拉的通信中讲述的。他是这场难忘的围困战的幸存者之一。他还特别讲述了自己以及他的两个兄弟——赛义德·艾哈迈德和米尔·阿布-卡西姆——的故事。他的两个兄弟都在要塞保卫战中殉难。他这样写道："在胡斯劳被杀的那天，我正巧在一个叫卡尔巴拉伊·阿里-詹的人的家里作客，那人是要塞附近一个村子的卡德胡达。他曾帮忙保护

① 《古兰经》2:94。

过胡斯劳，他回来给我讲了胡斯劳临死的情形。那天晚上，一个信使通知我说两个阿拉伯人来到村里，急于加入要塞守卫者的行列。他们自称害怕加迪-卡拉村的人，并保证给愿意带他们到要塞去的人以丰厚的奖赏。我想起我父亲米尔·穆罕默德-阿里曾教导我奋起帮助推动巴孛的圣教，于是立即决定抓住眼前的机会。我和这两位阿拉伯人在卡德胡达的帮助下进入要塞，见到了穆拉·侯赛因，并决定将我的余生献给他选定的圣教事业。”

以下是一些迫害库杜斯的同伴的臭名昭著的敌军军官的名单。

1．迈赫迪-库利·米尔扎亲王。他是已故的穆罕默德沙阿的兄弟。

2．苏莱曼·汗-阿夫沙尔。

3．哈吉·穆斯塔法·汗-苏尔提杰。

4．阿卜杜拉·汗。他是哈吉·穆斯塔法·汗的兄弟。

5．阿巴斯-库利·汗-拉里贾尼。他开枪击中了穆拉·侯赛因。

6．努鲁拉·汗-阿富汗。

7．哈比布拉·汗-阿富汗。

8．祖勒-法加尔·汗-卡拉武利。

9．阿里-阿斯加尔·汗-杜当吉。

10．胡达-穆拉德·汗-库尔德。

11．哈利勒·汗-萨瓦德-库希。

12．贾法尔-库利-苏尔赫-卡里。

13．福杰卡巴特的那位萨尔提普。

14．扎卡里亚 - 加迪 - 卡拉伊。他是胡斯劳的堂弟和继任者。

还有一些信徒参加了这场令人难忘的围困战并幸免于

难，在此我无法得到他们的确切名字和人数。我只有这份不甚完整但具有代表性的殉教者名单。我相信将来勇敢的圣教推动者会通过努力调查填补我留下的空白，纠正不完善之处，使之成为再现现代史上最感动人的一个篇章的完美记载。

第二十一章

德黑兰的七位殉教者

塔巴尔西要塞的英雄们殉难的悲惨消息给巴孛带来巨大的悲痛。祂被囚禁在奇赫里克堡，与这一小队正在苦苦奋战的门徒分隔开来，但是祂急切地关注着他们的战斗进程，一直不停地祈祷，希望他们获胜。希吉拉历1265年舍尔邦月（公元1849年6月22日-7月21日）的月初，当祂得知信徒同伴们在圣道上经历的磨难，他们遭受的痛苦，恼羞成怒的敌人的背信弃义之举，以及令人发指的屠杀最后终结了他们追求圣教事业的生涯时，祂是多么痛苦啊！

巴孛的文书赛义德·侯赛因-阿齐兹后来说：“巴孛得到这个意外的消息时心都碎了，祂简直被悲痛压倒了，嘴里发不出声音，笔尖写不出一个字儿，九天时间里拒绝见任何朋友。就连我这个祂的贴身侍从也不见。我们给祂送上的肉和饮料，祂碰都不碰。祂只是不停地流泪，嘴里一直发出痛苦的呜咽。我从窗帘后面听到祂在那间小小的囚室里对祂的挚爱者诉说心中的悲痛，就匆匆记下从祂伤痛的心里流淌出来的喃喃话语。祂觉察到我试图记下祂说的悲悼之词，就叫我把记录毁掉。因此，祂为了排解心头的悲伤而发出的哭诉和哀悼，没有只言片语被保留下来。整整五个月里，祂沉浸在无边的沮丧和悲痛之洋里，情绪十分低落。

随着希吉拉历1266年穆哈兰姆月（公元1849年11月17

日-12月17日）的到来，巴孛重新开始祂被迫中断了的工作。祂将第一页献给穆拉·侯赛因。在祂为之启示的谒灵书简中，祂用感人的语言赞颂穆拉·侯赛因在塔巴尔西要塞被围困期间自始至终对库杜斯的忠贞不谕。祂赞颂他的高尚行为，一一列举他的英雄事迹，祂坚信穆拉·侯赛因一定会与他为之忠心效力的领袖团聚在另一个世界里。祂还写道自己也将很快与这两位不朽的英雄会合，他们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为圣教增添了不朽的荣光。祂一直不停地写了一个星期，歌颂在塔巴尔西要塞光荣殉教的祂的其余同伴。

祂完成了为要塞保卫战的不朽殉教者们所写的赞美诗篇后，在阿术拉节，[1] 祂叫来穆拉·阿迪-古扎勒。[2] 他是来自马拉盖的一位信徒，最近两个月他代替赛义德·侯赛因-阿齐兹的兄弟赛义德·哈桑成为巴孛的随从。巴孛亲切地接见了他，赐他萨亚这一名称，并委托他保管祂为了纪念塔巴尔西要塞殉教者而写的谒灵书简，然后又叫他代表祂去塔巴尔西朝圣。祂急切地对他说："你伪装成旅行者，以彻底的超脱去往马赞达兰吧，到那里代我朝拜那片祀奉着以鲜血履行了效忠于我的圣教誓言的殉道者遗体的土地。你快要到那块圣地时，要脱下鞋子，低下头向他们默哀致敬，嘴里念着他们的名字，虔诚地绕行他们的墓穴。给我带回一把掩埋着我挚爱的库杜斯和穆拉·侯赛因的圣土作为纪念。尽量争取在诺鲁兹节前一天回来，你就可以与我一道庆祝节日，那恐怕是我庆祝的最后一个节日了。"

萨亚忠实地执行他接到的指示，踏上前往马赞达兰的朝

① 穆哈兰姆月第十日，伊玛目侯赛因殉难周年纪念日，这一年的阿术拉节是在公元1849年11月26日。

② 在马库时他是巴孛的仆人，位居祂的主要信徒同伴之列，后来又接受巴哈欧拉的启示。

觐之旅。他在希吉拉历1266年赖比尔·敖外鲁月第一日（公元1850年1月15日）到达目的地。这个月的第九日（公元1850年1月23日），也就是穆拉·侯赛因殉难的第一个周年纪念日，他拜谒了塔巴尔西要塞，完成了巴孛托付给他的使命。然后他从那里去了德黑兰。

阿加-卡利姆在德黑兰巴哈欧拉的家门口迎接萨亚。我听阿加-卡利姆这样讲述道："萨亚朝觐归来拜见巴哈欧拉时，正是隆冬时节。尽管天寒地冻，大雪纷飞，他却是一身托钵僧的装束，衣着单薄，赤着脚，头发被风吹得乱蓬蓬的。他的心里燃烧着朝觐点燃的熊熊火焰。赛义德·叶海亚-达拉比别名瓦希德。他当时正在巴哈欧拉的家里作客。他刚一得知萨亚从塔巴尔西要塞归来了，就不顾自己的身份和地位，竟冲上前扑倒在归来的朝圣者脚下。他抱着萨亚泥泞齐膝的双腿，虔诚地亲吻起来。那天，巴哈欧拉对瓦希德表现出来的无微不至的关心令我都感到惊奇。我从没见祂对任何人给予那么特别的照顾。祂对瓦希德说话的方式让我毫不怀疑瓦希德不久就会脱颖而出，做出像塔巴尔西要塞不朽的守卫者一样了不起的事。"

萨亚在巴哈欧拉的家里停留了数日。但他却没有像瓦希德那样觉察到潜藏于他的东道主身上的神力。虽然他受到巴哈欧拉无微不至的关照，他却理解不到他得到的这些恩赐的意义。他在法马古斯塔逗留期间，我曾听他讲到这段经历。他说："巴哈欧拉待我好得无以复加。至于瓦希德，虽然他的身份显赫，但在东道主巴哈欧拉面前，他对我总是礼让有加。我从马赞达兰回来那天，他竟然亲吻我的双脚。我在那家受到的接待令我感到十分惊异。那段时间，虽然我沉浸在巴哈欧拉无边的恩惠之中，当时却没有意识到祂的地位，更是一点没有猜测到祂注定要完成的使命的性质。"

萨亚在离开德黑兰之前，巴哈欧拉交给他一封书信。信的内容是祂口述给米尔扎·叶海亚[①]，并以米尔扎·叶海亚的名义送出的。不久，巴孛的亲笔回信就到了。祂托付巴哈欧拉关照米尔扎·叶海亚，还敦促巴哈欧拉关心米尔扎·叶海亚的教育和培养。巴扬子民[②]将此曲解为他们提出有利于他们的领袖的夸张封号[③]的证据。尽管回信完全没有这一说法，信中除了赞扬巴哈欧拉，并请巴哈欧拉培养米尔扎·叶海亚外，只字未提他所谓的地位问题。但他的追随者们毫无理由地认定信中有关于授其权力的断言。

我已历数了希吉拉历1265年（公元1848-1849年）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讲到这里，我想起了在这一年我也经历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它标志着我在精神上的重生，标志着我挣脱昨日的羁绊，标志着我接受天启之使命信息。我请读者在此容许我冗述我的早年生活，听我详细讲述促使我皈依圣教的一些事件。我父亲来自呼罗珊省一个过着游牧生活的塔希里部落，他名叫古拉姆·阿里，是侯赛因·阿拉伯的儿子。他娶了卡尔布-阿里的女儿，和她生了三男三女。我是他的第二个儿子，取名亚尔-穆罕默德。我在希吉拉历1247年色

① 别名苏贝赫-阿扎尔。

② 米尔扎·叶海亚的追随者们。

③ “有关这个年轻人的一些说法，是基于布朗教授手中现保存的一份文件，还有一封尼古拉先生写的法文信件。不过，在东方的一些书面文件里有大量的伪造成份，因此我对这份提名文件不敢肯定。我想任何一个忠实信徒团体在涉及苏贝赫-阿扎尔这个赐名的问题上，不大可能接受这些文件而不考虑苏贝赫-阿扎尔这一赐名不充分的证据……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这样的安排是得到许可的，也就是说，当时让巴哈欧拉只在私下里管理事务，行使他作为导师的伟大天赋，而苏贝赫-阿扎尔（一个虚构的年轻人）表面上挂着领袖之名，尤其是对外人和政府官员代表。”（T.K.切恩：《种族与宗教的和解》，第188-119页。）

法尔月第十八日（公元1831年7月29日）出生在扎兰德村。我是个牧羊人，幼年只接受过最基本的教育。我想花更多的时间学习，但却由于处境艰难而无法办到。我如饥似渴地读《古兰经》，背诵其中的若干段落，常常一边放羊一边吟诵。我喜欢独处，晚上看着星星，感觉喜悦而神往。我会在寂静的荒原上大声背诵信士的长官伊玛目阿里的祈告词，我面对朝向，恳求上帝为我引路，使我找到真理。

我父亲经常带我到库姆去，我在那里了解到一些伊斯兰的教义，看到伊斯兰教一些宗教领袖的行为及做事方法。我父亲是伊斯兰教的虔诚信徒，他与库姆城的宗教领袖关系密切，我看过他在伊玛目哈桑清真寺做祷告，他一丝不苟、满怀虔诚地履行教规和仪式。我听过从纳杰夫来的几个著名的穆智台希德的讲道，上过他们的讲经课，也听过他们辩经。慢慢地我看出他们很虚伪，开始讨厌他们卑鄙的品性。我想弄明白他们强加给我的教义和教理的真实性，但既没有时间也找不到方法来达成我的愿望。我父亲经常指责我鲁莽、不安分。他常说：“我真担心你对穆智台希德的讨厌会让你有朝一日惹上麻烦，为你招来斥责和耻辱。”

希吉拉历1263年（公元1847年）的诺鲁兹节过后第十二天，我到鲁巴特-卡里姆村看望我的舅舅。在那个村子的清真寺里，我偶然听到两个人的对话，第一次了解到巴孛的天启。其中一位说：“你听说了吗？赛义德-巴孛被送到基纳尔-吉尔德村了，现在准备去德黑兰。”他发现他的朋友对此毫不知情，他便开始讲述巴孛的故事。他详详细细地讲了巴孛宣示的前前后后，祂在设拉子的被捕，祂前往伊斯法罕，祂受到主麻-伊玛目和马努切赫尔·汗怎样的对待，祂展示出来的奇迹和神力，还有伊斯法罕的乌里玛对祂的裁决。故事的每一个细节都唤起了我极大的好奇心，我对这位在祂的同

胞中有如此魅力的人油然生起一股崇敬之情。祂的光芒似乎照亮了我的灵魂。我感觉自己仿佛已经是祂的圣教的皈依者了。

我从鲁巴特-卡里姆又回到扎兰德。我父亲又说我不安分，还对我的行为感到吃惊。我变得食不甘味、寝不成寐，但打定主意不让父亲发现我内心躁动不安的秘密，以免影响到我的理想的最终实现。我一直处于恍恍惚惚的状态，直到赛义德·侯赛因-扎瓦里伊来到扎兰德。他在这个问题上给了我启蒙，从此我生命中就有了这股经久不衰的热情。我们从相识很快变成朋友，使我得以与他交流我内心渴望之事。令我大为吃惊的是，我发现我刚刚向他吐露的秘密，早就令他迷恋得如痴如醉。他对我说："我的表兄名叫赛义德·伊斯梅尔-扎瓦里伊，他使我相信了赛义德-巴孛宣示的神启的真实性。他说他几次在伊斯法罕的主麻-伊玛目的家中见到赛义德-巴孛。他还看到祂当着东道主的面启示了一段关于《阿斯尔章》[①]的评述。巴孛构思敏捷，文风大胆新颖，令他惊叹不已，深感佩服。他惊奇地发现巴孛可以一边书写一边回答在场的人即兴发出的任何提问，而且运笔速度丝毫不减。我的表兄因为大胆地奋力宣讲巴孛的神启而引起了扎瓦里的卡德胡达和赛义德的敌视。他们迫使他返回伊斯法罕，他最近以来都一直住在那儿。我在扎瓦里也呆不下去了，于是就去卡尚呆了一个冬天。我在那里遇见了我表兄提到过的哈吉·米尔扎·贾尼，他给了我一篇巴孛写的专著，题目叫《里萨利-阿德利伊》。他叫我认真阅读，过几天还给他。我被这篇文章的主题和语言迷住了，马上把全文抄下来。当我去还文章时，文章的主人十分遗憾地告诉我，我刚刚错过与该文作者

① 《古兰经》第103章。

见面的机会。他说：‘赛义德-巴孛在诺鲁兹节的前夕来到这里，祂在我家呆了三个晚上，现在正在去往德黑兰的路上。如果你马上出发，肯定能追上祂。’我马上起身往外走。我从卡尚一直走到基纳尔-吉尔德附近的一座要塞。我正在要塞高墙下的荫凉地休息时，一个面相和蔼可亲的人从要塞出来询问我的身份和目的地。我答道：‘我是个贫穷的赛义德，一个旅行者，我对这里人生地不熟。’他把我带到他家，邀我当晚在他家作客。我们交谈时，他说：‘我猜你是几天前在这个要塞停留过的那个赛义德的追随者吧？祂从这里被转到库莱恩村，三天前去阿塞拜疆了。我自己也是祂的支持者之一。我的名字是哈吉·扎伊努尔-阿比丁。我本打算再也不和祂分开，祂却叫我留在这里，替祂问候前来见祂的所有朋友，并要我劝这些朋友们不要追随祂。祂指示我说：“告诉他们把生命献给我的圣教事业吧，这样阻挡圣教发展的障碍或许会被清除，我的追随者们就可以自由安全地崇拜他们的上帝，遵守圣教的戒律。”我马上放弃了自己的打算，决定不回库姆而到这里来。’”

赛义德·侯赛因-扎瓦里伊给我讲的故事平息了我焦躁的情绪。他把随身带着的《里萨利-阿德利伊》拿出来给我看。读后，我的勇气和活力大增。在我师从这个赛义德学习《古兰经》的日子里，我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他无法启迪我理解其宗教信条。我向赛义德·侯赛因进一步了解有关圣教的情况时，他劝我去见赛义德·伊斯梅尔-扎瓦里伊。每年春天拜谒库姆的伊玛目扎德的圣陵，是赛义德·伊斯梅尔-扎瓦里伊一成不变的功课。我劝说不愿与我分离的父亲送我去库姆，理由是提高我的阿拉伯语水平。我小心地对他隐瞒我的真实目的，怕他知道后可能会与扎兰德的卡迪和乌里玛们的关系陷入尴尬，从而会阻止我达到我自己的目的。

我在库姆期间，我的母亲、妹妹和弟弟因为诺鲁兹节都来看我，在我这里呆了大约一个月。在他们来看我期间，我让母亲和妹妹了解了新天启，激发了她们对天启创立者的热爱。她们返回扎兰德后又过了几天，我焦急等待的赛义德·伊斯梅尔终于来了。在与他的讨论过程中，他详细解释了一切问题，终于使我完全皈依了圣教。他强调了神圣天启连贯完整的重要性，指出过去的先知们的同一性，还解释了他们与巴孛的使命的密切关系。他还向我透露了谢赫·艾哈迈德-艾赫萨伊和赛义德·卡齐姆-拉什提所做的工作的性质，而在此之前我对这两个人是闻所未闻的。我问他目前圣教的每一位忠实信徒应该担负起什么职责。他答道："巴孛的训谕是所有接受祂的神启的人应该到马赞达兰帮助库杜斯。因为库杜斯正被无情的敌人围困。"我急切表示想与他一道去塔巴尔西要塞。他却要我和一个同龄的少年米尔扎·法图拉-哈卡克留在库姆，等他从德黑兰传回的消息。那位少年也是最近经他点化皈依圣教的。

我空等了一阵子，也没等到他传回只字片语。于是决定动身前往首都德黑兰。我的朋友米尔扎·法图拉也随我而行。他后来因为行刺沙阿而被捕，在希吉拉历1268年（公元1851-1852年）与其他行刺者一道被处死。到达德黑兰后，我径直去宗教学院对面的沙阿清真寺。后来在清真寺门口我意外地碰见赛义德·伊斯梅尔-扎瓦里伊，他赶紧告诉我刚给我写了封信，正要将信寄往库姆。

我们正准备前往马赞达兰时，得到了塔巴尔西要塞守卫者遭到背信弃义的敌人的屠杀和要塞被夷为平地的消息。这一骇人听闻的消息令我们十分痛苦，我们为英勇捍卫圣教的信徒所遭受的悲惨命运而感到悲痛。一天，我意外地碰到我的舅舅诺鲁兹-阿里，他是专程来带我回家的。我把此事告诉

了赛义德·伊斯梅尔，他劝我回扎兰德，不要让执意要我回家的人再生气。

我回到故乡后，又使我的弟弟接受了我母亲和我妹妹已经信奉的圣教。我还成功地说服我父亲允许我再次前往德黑兰。我在上次住过的同一个宗教学院住下来，在那里遇见一个叫穆拉·阿卜杜勒-卡里姆的人。后来我得知巴哈欧拉给此人取名为米尔扎·艾哈迈德。他热情地招待我，还告诉我他受赛义德·伊斯梅尔之托照顾我，并希望我与他一直呆到赛义德·伊斯梅尔回到德黑兰。与米尔扎·艾哈迈德相处的日子令我终身难忘，我发现他简直就是爱和善的化身，他鼓舞和激励我坚持信仰的话语永远铭刻在我心头。

通过米尔扎·艾哈迈德，我被引介给巴孛的门徒。与他们的交往使我对圣教教义有了更加充分的了解。那时，米尔扎·艾哈迈德以当抄写员谋生，他把所有的晚上都用来抄写《波斯文巴扬经》和巴孛的其他著述。他把这些由他诚心诚意抄写的文本作为礼物送给他的教友。我自己就有好几次充当这种礼物的传送人，替他把这些礼物送给穆拉·迈赫迪-坎迪的妻子。穆拉·迈赫迪当时抛下刚出生不久的儿子，匆匆赶去加入塔巴尔西要塞守卫者的行列。

那段时间，我还得知自从在巴达什特聚会解散后一直住在努尔的塔希莉已经到了德黑兰，并被囚禁在马哈茂德·汗-卡兰塔尔的家里。不过虽然身为囚犯，她却得到礼遇和善待。

一天，米尔扎·艾哈迈德把我领到巴哈欧拉的家里。祂的妻子瓦拉卡图勒-乌利亚，[①] 也就是至大圣枝[②] 的母亲，

① 字面意思是“至尊圣叶”。

② 阿博都-巴哈的称号。

曾经将一种她自制的软膏让米尔扎·艾哈迈德送来，这软膏治愈了我的眼疾。一进门，我第一个见到的就是她那受人爱戴的儿子，那时候祂才六岁。祂当时正站在巴哈欧拉住的房门口，微笑着向我表示欢迎。我走过那道门，被带到米尔扎·叶海亚面前，全然不知我刚走过的那间屋子的主人的地位。等到与米尔扎·叶海亚见了面，看到他的长相，注意到他的谈吐，我对他那副与所授予的身份不相符的样子大为惊诧。

另一次，我又到这所房子来，正要走进米尔扎·叶海亚住的房间。这时，我以前见过的阿加-卡利姆走过来，请求我替他带“阿加”[①]去米尔扎-萨利赫宗教学院，然后再送他回家。因为他们的仆人伊斯凡迪亚尔去市场还没回来。我欣然应允。正准备走的时候，我看见一个长相俊美的男孩（至大圣枝）穿戴着库拉帽和 “朱比-希扎里”[②]从祂父亲的房间里出来，顺着台阶朝门口走去。我赶紧伸出手想抱起祂。祂却说：“我们一起走。”祂拉着我的手，牵着我出了门。我们手拉着手一边聊天一边朝当时叫做“帕米纳尔”的宗教学院走。到了祂的教室，祂转过脸对我说：“今天下午再来接我回家吧，伊斯凡迪亚尔不能来。因为我爸爸今天需要他。”我高兴地答应了，随后马上返回巴哈欧拉的家。我在那里又遇到米尔扎·叶海亚，他把一封信交到我手中，要我把它带到萨德尔宗教学院，在穆拉·巴吉尔-巴斯塔米的房间找到巴哈欧拉并把信交给祂。他还要我立即将回信带回来。我完成了任务，然后又按时返回宗教学院去接至大圣枝回家。

一天，米尔扎·艾哈迈德邀我去见巴孛的舅舅哈吉·米

① 意思是“大师”，阿博都-巴哈当时被授予的头衔。

② 一种外套。

尔扎·赛义德·阿里。他刚从奇赫里克回来，正住在穆罕默德·比格-查帕尔奇位于什米兰城门旁的家中。一看到他的脸，我便被他高贵的容貌和沉静的神情震撼了。后来对他的多次拜访使我对他温柔的脾气、令人惊叹的虔诚和坚强的性格更加崇拜。我清楚地记得阿加-卡利姆在一次集会上催促他离开当时处于严重动乱状态的德黑兰，逃离危险的环境。他充满自信地答道："为什么要担心我的安全？我不是也可以分享上帝为祂的选民摆下的盛宴吗！"

之后不久，动乱的策划者又在城里煽动了一场更大的骚乱。骚乱的直接起因是一个来自卡尚的赛义德。这个人住在达鲁什-沙法宗教学院里。著名的赛义德·穆罕默德还把他当作知心人，声称他已皈依巴孛的教义。著名的伊斯兰教玄学讲道者米尔扎·穆罕默德-侯赛因-凯尔马尼住在同一所宗教学院里，他几次劝说当时还是他的学生的赛义德·穆罕默德断绝与那个赛义德的关系，因为他觉得那人不可靠并且拒绝让那个人参加信徒的集会。但是赛义德·穆罕默德拒不接受劝告，继续与他来往。到了希吉拉历1266年赖比尔·阿赫尔月（公元1850年2月14日-3月15日）的月初，那个背信弃义的赛义德找到一个名叫赛义德·侯赛因的卡尚的乌里玛，将一份写有住在德黑兰的约五十名信徒的姓名和地址的名单交到他的手中。赛义德·侯赛因立即又将这份名单呈交给马哈茂德·汗-卡兰塔尔，后者下令逮捕名单上的所有人。结果有十四名信徒被抓住，然后被带到当局面前。

他们被捕那天，我与我的兄弟和舅舅在一起。他们刚从扎兰德来，住在诺门外一家客店。第二天一早他们启程返回扎兰德，而我回到达鲁什-沙法宗教学院。我在屋子里发现了一个包裹，包裹上摆着一封米尔扎·艾哈迈德给我的信。来信通告了那个背信弃义的赛义德的告发，以及由此在首都

引发的暴动。他在信中写道：“我留在屋里的包裹中装有我保留的全部圣典，如果你能平安回到这里，就把它们带到哈吉·纳德-阿里旅馆去，到了那里在旅馆的一个房间里你会找到叫这个名字的人，他是加兹温人。你把包裹连同信一并交给那个人，然后马上去沙阿清真寺，我希望在那里和你碰头。”按照他的指示把包裹送给哈吉以后，我随后赶到清真寺。在沙阿清真寺，我见到了米尔扎·艾哈迈德，听他讲述他如何受到袭击，然后到清真寺躲避进一步的攻击。

与此同时，巴哈欧拉从萨德尔宗教学院给米尔扎·艾哈迈德送来一封信，通知他艾米尔-尼扎姆的阴谋诡计。艾米尔-尼扎姆三次要求主麻-伊马目抓捕他。巴哈欧拉还警告米尔扎·艾哈迈德艾米尔无视清真寺具有的避难权，打算抓捕在圣所避难的人。祂敦促米尔扎·艾哈迈德伪装前往库姆，还要他命令我返回故乡扎兰德。

在此期间，我的一些亲戚在沙阿清真寺里发现了我，他们也催我回扎兰德。他们说父亲误以为我被抓并且即将被处决，现在十分痛苦，我应该赶紧回去，不要让他着急。米尔扎·艾哈迈德劝我抓住这个上天赐予的良机。于是我就按他的建议回到扎兰德，与家人一起共享诺鲁兹节盛宴。这一节日盛宴是喜上加喜，因为这一天刚好是希吉拉历1266年（公元1850年）主马达·敖外鲁月第五日，也就是巴孛宣示祂的使命的周年纪念日。巴孛在《致沙恩将军书》中提到了这一年的诺鲁兹节，这是他最后的著述之一。祂在书中写道：“第六个诺鲁兹节在巴扬之原点宣示后的第七个阴历年的主马达·敖外鲁月的第五日来临了。”在同一段文字里，巴孛暗示了这一年的诺鲁兹将是他在尘世上过的最后一个节日。

与亲人共度节日的同时，我的心仍牵挂着德黑兰，我的思绪围绕着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城市里我的信徒同伴的命运。

我渴望听到他们安然无恙的消息。虽然身在父亲的家中，有父母在身边关心体贴，但一想到与我那些兄弟分开，我的心情就特别沉重，我十分清楚他们面临的危险并渴望与他们共患难。萨迪克-大不里士的到来，把我从囚居家中每天提心吊胆过日子的状态中出乎意料地解脱出来。他从德黑兰过来，受到我父亲的接待。但是，一方面他把我从被压得喘不过气的担忧中解脱出来，另一方面听他讲述那里所发生的残酷暴行又令我惊骇不已。原来的担忧被巨大的恐怖取代，他讲述的骇人听闻的故事在我心里投下了重重的阴影。

现在我讲一讲我被捕的兄弟在德黑兰殉道的经过，因为这是他们注定的命运。回历四月一日至二十二日（公元1850年2月14日-3月15日），被俘的巴孛十四个门徒被禁锢在马哈茂德 • 汗-卡兰塔尔的家里。塔希莉也被关押在同一座房屋的楼上。他们受尽了各种虐待。施行者用尽各种办法使他们开口招供，但未能如愿。被囚禁者里有一位名叫穆罕默德-侯赛因-马拉盖伊，无论遭受什么样的酷刑，始终不吐一个字。他们折磨他，无所不用其极，企图从他嘴里得到于己有利的东西，却无法得逞。他如此坚强不屈，牙关紧闭，以至于施暴者以为他是个哑巴。他们转而问哈吉 • 穆拉 • 伊斯梅尔（使穆罕默德-侯赛因-马拉盖伊皈依巴哈伊信仰的人），那个人会不会说话。“他缄口而已，不是哑巴”，他回答说：“他说话流利，绝无口吃。”说完他便叫穆罕默德-侯赛因-马拉盖伊的名字，他立刻回应了，表示随时乐意照他的意愿去做。

施暴者意识到他们无法让这些人屈服，就将这事转给马哈茂德•汗。后者又转给米尔扎 • 塔基 • 汗 • 艾米尔-尼扎姆——纳西里丁沙阿的大维齐尔。在当时，纳西里丁沙阿不愿直接干预受迫害的巴比教社团的事情，对其成员所作的

处置决定也常常被他置之不理。大维齐尔获授全权处理这些事情。他可以为所欲为，没人敢置疑他的决定，也不敢反对他行使其权力的方式。他立刻发出一道强硬的命令，胁迫这十四名囚犯放弃自己的信仰，不然便会被处死。有七个人在压力之下屈服了，立即获得释放。剩下的七人便成为德黑兰的七烈士：

1. 哈吉 • 米尔扎 • 赛义德 • 阿里，姓氏为哈勒-阿扎姆，巴孛的舅舅，设拉子的大商人。巴孛的父亲去世后，巴孛由他监护和抚养。巴孛从汉志朝圣归来被侯赛因 • 汗逮捕后，他用书面保证的形式将祂保释出来。他无微不至地关心祂，照顾祂，担当祂与前来设拉子见祂的大量信徒之间的联络人。他唯一的孩子赛义德 • 贾瓦德夭折于襁褓之时。回历1265年（公元1848-1849年）中期，哈吉 • 米尔扎 • 赛义德 • 阿里离开设拉子，前往奇赫里克要塞探望巴孛。之后从那里去德黑兰。尽管没有固定职业，但他一直待在这座城市里，直到动乱爆发，最终殉道。

动乱席卷而至，朋友们劝他赶紧躲避，可他置若罔闻，直到最后一刻都坦然面对这场迫害浪潮。被捕后，很多相识的大商贾想出钱将他赎出来，但被他拒绝了。最后，他被带到艾米尔-尼扎姆面前。“本地区的行政长官，”这位大维齐尔告诉他，“极不情愿对先知的后裔有丝毫的伤害。设拉子和德黑兰的德高望重的大商贾愿意，不，渴望为你支付赎金。马利库特-图贾尔甚至为你求情。你只需说你放弃自己的信仰这一句话，就可以得到释放并体面地回到自己的家乡。我保证，只要愿意，你可以在国王的庇护下荣耀而尊贵地度过你的余生。”

“阁下，”哈吉 • 米尔扎 • 赛义德 • 阿里大义凛然地回答说，“既然先于我畅饮殉道之杯的人拒绝了类似的要

求，那你也一定料到我同样会欣然拒绝如此要求。如果我背弃这天启的真理，就等于背弃所有以往的天启；拒绝承认赛义德-巴孛的使命，就等于背弃我祖先的信仰，就等于否认穆罕默德、耶稣、摩西和以往所有先知所启示之佳音的神圣本质。上帝作证，凡我听说或读到的有关这些使者的所有言行，我都有幸从这位神圣青年、我的挚爱亲属身上见证了，从祂的童年直到三十岁的现今。祂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使我想起祂的显赫祖先以及祂的信仰麾下的伊玛目们——其生平已为史书所描述。我唯一的要求是，准许我成为第一个在我这位挚爱亲属的圣道上献身的人。”

听到如此回答，这位大维齐尔顿时惊讶得目瞪口呆。绝望之下，他恼羞成怒，一声不吭地做了个手势叫人押他出去斩首。在就义的途中，哈吉 • 米尔扎 • 赛义德 • 阿里反复念诵哈菲兹的诗句：“我的上帝啊！我无比感激祢，因为祢已恩准我对祢的所有祈求。”“人们啊，听着！”他对前来围观的群众高声说道，“我已将自己欣然奉献给上帝的圣道。法尔斯省的所有人和波斯以外的伊拉克人都会见证我的正直操守，见证我的虔诚和高贵血统。一千多年来，你们不断祈求应允者卡伊姆显现。在念起祂的名字时，你们何其频繁地自内心发出呼喊：‘上帝啊，让祂快点降世吧！将妨碍祂莅临的一切障碍清除吧！’而现在，祂来了，可你们却将祂流放到偏远僻静的阿塞拜疆，还要消灭祂的同伴。只要我恳请上帝诅咒你们，那祂一定会无比严厉地报复和惩罚你们。可是，我没有这样祈求。我用最后一口气祈求上帝抹去你们罪恶的污点，使你们从忘乎所以的昏睡中苏醒。”①

① “他取下包头巾，仰天高喊：‘上帝啊，看看他们是怎样将祢最圣洁、最无辜的先知之子杀害的吧。’然后他转向行刑者，吟诵

这些话深深地触动了刽子手的心。原本他已经手持利刃做好了准备，可现在他却借口磨刀溜开了，且一去不返。之后他痛哭流涕地说："我被指定做这个差事时，他们承诺交给我的只是谋杀犯和抢劫犯。可现在他们要我下毒手的竟然是同伊玛目穆萨·卡齐姆[1]一样圣洁的人！"不久，他去了呼罗珊省，靠脚力和贩报为生。他向该省的信徒讲述了那起悲剧，为自己被迫做刽子手痛悔不已。每当提起这件事，每当想起哈吉·米尔扎·赛义德·阿里这个名字，他都抑制不住自己的泪水。这泪水乃是那位圣洁者在他的心底播撒爱的见证。

2. 米尔扎·库尔班-阿里是马赞达兰省巴尔富鲁什人，是当地社团的杰出人物，信徒都叫他"尼马图拉希"。他是一个极度虔诚的人，具有非常高贵的品质。他的为人处世如此高风亮节，以至于马赞达兰、呼罗珊及德黑兰的诸多达官显贵都效忠于他，视他为美德的化身。他受到自己同胞的如此敬爱，以至于在他去卡尔巴拉朝圣时，众多的仰慕者聚集在他行经的道路两侧，表达他们对他的敬意。在哈马丹以及克尔曼沙阿，许许多多的人为他的高尚人格所感召，纷纷加入他的追随者的行列。所到之处，他无不受到当地人民的欢迎与喝彩。可是，民众表达的热爱令他十分厌烦。他刻意避开人群，拒不领受达官显贵隆重而夸张的欢迎排场。在他去卡尔巴拉途中经过曼代利时，当地一位广受拥戴的谢赫对他如此仰慕，竟然放弃一切所爱，抛开朋友和门徒，一路跟随

道：'还待多久与祂分离的痛苦才能将我吞噬？砍下我的头吧，爱会再赠我一个头颅。'"（《玛斯纳维》，第6卷，第649页，第1、2段；阿拉乌德-道利赫版本）（《旅者札记》，第174页，脚注B）

① 第七位伊玛目。

他到亚库比伊。不过，米尔扎·库尔班-阿里还是将他劝回曼代利重操旧业。

在他结束朝圣返回时，米尔扎·库尔班-阿里遇见穆拉·侯赛因，在他的影响下接受了信仰的真理。由于身体染疾，他没能参加塔巴尔西要塞保卫战。但是，假如体力足以支撑去马赞达兰，那他一定会是第一个参加保卫要塞的人。在巴孛的门徒之中，除了穆拉·侯赛因，瓦希德是他最敬重的人。在我去德黑兰时，已经得知瓦希德为服务圣道鞠躬尽瘁，成为致力于弘扬信仰的楷模。米尔扎·库尔班-阿里也在德黑兰，我时常听到他为自己身体不行而叹息。他多次说道："穆拉·侯赛因及其同伴已经畅饮了殉教之杯，我却不能与他们一道分享，这是多么的痛苦啊！我渴望跟随瓦希德，在他麾下效力，好补偿自己的错失。"他正要离开德黑兰时突然被捕。他的简朴衣着表明了他的超脱程度。像阿拉伯人那样，他身穿白色长袍，外加粗布披肩，头戴伊拉克式围巾。走在街上的时候，他看上去就像是超凡脱俗的真正化身。对信仰的一切教规他都严格地予以恪守，祈祷时的虔诚态度堪称典范。"巴孛在遵守祂自己的信仰的教规上都是一丝不苟的，"他时常说，"我的领袖尚且如此，我自己又怎么能够掉以轻心呢？"

当米尔扎·库尔班-阿里被捕并押送到艾米尔-尼扎姆那里时，德黑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骚乱。大批群众纷纷涌到政府机关，急切地打听对他的处置情况。"从昨晚开始，"艾米尔一见到他就说，"我简直不得安宁，各级政府官员都找我，一个劲地替你说情。[①]据我所知，你的声望和你的

① "米尔扎·库尔班·阿里在德黑兰有很多朋友和门徒，除了一些贵族、头领，甚至沙阿的母亲知道他外，他在神秘主义者和托钵

话语所具有的影响力并不亚于巴孛。所以，要是你自己来担任领导人，岂不比你去效忠一个学识肯定比你差的人更好？！”“我所获得的知识，”他无所畏惧地回答说，“让我对祂俯首效忠，承认祂是我的主，我的领袖。自我长大成人，我就将正义和公平当做自己为人处世的原则。我已公正地认定祂，且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位青年拥有敌友一致认定的超绝能力，倘若他是假冒者，那么从古至今所有的先知必定也都是不折不扣的假冒者！我相信成千上万仰慕者的热爱无疑是真诚的，但我却无力改变哪怕其中一人的心。然而，凭着爱的作用，这位神圣青年却证明了祂具有转变人心——哪怕是同胞之中最堕落的灵魂——的力量。祂不借助任何外力，仅凭孑然一身，就对像我这样成千上万的人施加了如此的影响，以至于他们——有些甚至没见过祂——竟然将自身的欲求抛弃一边，热切地追求祂的意愿。他们全然意识到自己所作的牺牲微不足道，渴望为祂献身捐躯，藉此进一步证明他们的虔诚，以求在祂的圣庭被提及。”

艾米尔-尼扎姆对此回答说：“无论你的这些话是否出自上帝，我都不愿意对拥有如此高尚地位的人宣判死刑。”“你还犹豫什么？”米尔扎 • 库尔班-阿里迫不及待

僧中也很有名气。沙阿的母亲因为与他是朋友，很同情他目前的境况，就对沙阿说他不是巴比教徒，是被人错怪了。于是他们把他带出来，对他说：‘你是托钵僧、学者，一个有学问的人，你不属于这帮误入歧途的人；你被错误地指控了。’他答道：‘我把自己看作祂这位圣人的追随者和仆人，虽然我不知道祂是否接受我！’他们继续以养老金和薪水利诱他，他却说：‘我的生命和鲜血微不足道，即使整个世界都是我的，就算我能活一千遍，我都会将这一切遗弃在祂朋友的脚下：为了我挚爱的人抛头颅，在我看来实在是容易的事情，闭上你的嘴，不用再说劝解的话语，因为恋人不需要别人的调停。’最后他们绝望地放弃了利诱，宣布他应被处死。”（《塔里赫-贾迪德》，第254页。）

地说，“难道你不知道所有的名号都来自天堂吗？自远古以来，那位‘阿里’[①]——我准备为其圣道献身——便已将我的名字‘库尔班-阿里’[②]写进祂钦选的殉道者的名单里。今天确实是我庆祝‘库尔班节’的日子，一个我将用鲜血在祂的圣道上铭刻自己信仰的日子。因此，不要犹豫，要相信我决不会因为你的所作所为而责怪你。你越快砍我的头，我越是感谢你。”“赶快把他带走！”艾米尔叫喊道，“再呆一会儿，这位苦行修士就会连我也给糊弄了！”米尔扎·库尔班-阿里对他说：“别担心！那神奇之力对你不会起作用，它只俘获心灵纯洁的人。你和你的同类永远无法了解那神圣仙丹的摄魂力量，它能在一瞬间转变人的灵魂。”

听到这话，艾米尔-尼扎姆恼羞成怒，他气急败坏地起身喊道：“这个受骗者，看来只有利刃能够让他闭嘴!”他吩咐候立一旁的刽子手：“以后不要把这些可恶教派的人带来见我。语言无法说服这帮冥顽固执的人。凡是被你们说服而放弃自己信仰的人，你们放了吧；其余的人，你们斩首吧。”

刑场越来越近，米尔扎·库尔班-阿里越来越兴奋。他脑海里浮现出与自己的挚爱者重聚的景象，抑制不住内心的极度喜悦，心醉神迷地叫喊道：“快杀死我吧！这样你们就成全了我畅饮永生之杯。即便你们现在让我停止呼吸，我的挚爱者仍会犒赏我无数的生命，而这种生命乃是凡人之心无法领悟的！”“听着，你们这些自我标榜上帝使徒追随者的人，”他转身对围观的群众吁请道，“穆罕默德——神圣指引之启明星，在先前时代自汉志地平线上升起，如今又以阿里·穆罕默德的身份自设拉子的黎明中现世，带来同样的光

① 指巴孛。

② “库尔班”意为“牺牲”，这里的意思是“为巴孛牺牲”。

和热。玫瑰终归是玫瑰，无论出自哪座花园，无论什么时候，它总是要绽放的。”看到周边的群众对他的呼吁充耳不闻，他高声呼喊道：“刚愎自用的这一代人啊！你们对永不凋零之玫瑰散发出的芳香何其地忽视啊！我的灵魂为之洋溢着极度的喜悦，但可悲的是，我找不到人心与我分享它的妩媚，领略它的荣耀。”

看到哈吉 • 米尔扎 • 赛义德 • 阿里被斩首的身体在自己的脚边流血，他的兴奋达到了顶点。“啊！”他匍匐在遗体上喊道，“这是我们共同欢乐的日子，是我们与挚爱者团圆的日子！”他抱起遗体对刽子手说：“来吧，该到我了！因为我的忠诚同伴不愿意离开我的怀抱，他要我跟他一起赶赴那至爱者的圣庭。”话音刚落，刽子手便挥刀砍向他的脖子。不一会儿，这个非凡的人便魂归天际。如此残忍血腥的场面令围观的群众既愤懑又同情，人们自内心发出了哀泣和叹息，其所激发的巨大悲痛之情堪比每年民众纪念阿术拉节时所迸发出的那种悲情。[①]

3. 接下来讲的是哈吉 • 穆拉 • 伊斯梅尔-库米。他是法拉罕人，年轻之时便孜孜探求神圣真理，为此赴卡尔巴拉。他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的所有高级神职人员都有过交往。后来拜师赛义德 • 卡齐姆，跟他学习神学知识，从中得到的悟识对他以后皈依信仰起到了作用。几年后，他在设拉子接受了巴孛的启示。他以信仰坚定和热诚奉献而为人敬重。在接到

① “他被带到行刑柱脚下，刽子手举起屠刀从背后向他砍去，但这一刀仅将他的头砍偏，他头上的托钵僧头帕滚落在地上离他不远的地方。他在咽气之前当众吟诵经文，令在场的人再次为之心痛。他吟诵道，‘他沉浸在圣爱之中，高兴得忘乎所以，他不知掷于他挚爱者脚下的，是他的头颅还是头帕！’”（《塔里赫-贾迪德》，第254-255页。）

巴孛要其信徒赶赴呼罗珊省的指令后，他立刻热情地响应，与其他教友一道前往巴达什特，并在那里接受了“西鲁-乌居德”的称号。在与教友一起的那段时间里，他对圣道的了解日益加深，传扬的热情也日渐高涨。他变得越来越超脱，越来越急迫地想要以适当的方式展现信仰启示给他的精神。他对《古兰经》和伊斯兰其他圣训的注解独具慧眼，对其真理的阐释令人信服，从而赢得了身边信徒的赞誉。在巴孛的信徒集中到塔巴尔西要塞的那些日子里，病卧在床的他为自己无法提供帮助、为保卫要塞尽一己之力而郁闷不已。之后，他病愈康复，却只看到自己的教友惨遭屠杀后留下的遗址。他毅然决然地挺身而出，下决心用自己的辛劳奉献来弥补圣道所蒙受的损失。这决心最终带领他迈向就义之地，摘得了殉道之冠冕。

在被带到刑场等待就义的时候，哈吉 • 穆拉 • 伊斯梅尔-库米看到紧拥在一起的两具先于他而去的烈士遗体。“亲爱的伙伴，好样的！”他端详着他们沾满血污的头部，哭着说，“你们将德黑兰变成了天堂！我要是比你们早来一步就好了！”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枚硬币，递给刽子手，请他买点有甜味的东西。买来后他拿了一点，其余的给了刽子手，对他说：“我已原谅了你的行为；过来杀我吧。三十年来我都一直渴望目睹这福佑之日来临，还担心自己直到进入坟墓都无法实现这一愿望。”“我的上帝啊，接纳我吧！”他仰望天空呼喊道，“哪怕我微不足道，也恳请祢将我的名字铭刻在那供奉于牺牲祭坛上的不朽者的名单里。”直到刽子手成全他的意愿、挥刀行刑的那一刻，他仍在祈祷。

4. 哈吉 • 穆拉 • 伊斯梅尔-库米刚一牺牲，身为穆智台希德的赛义德 • 侯赛因-图尔希兹就被带入刑场处决。他是呼罗珊省图尔希兹村人氏，因虔诚和高风亮节而受人高度尊敬。

他在纳杰夫求学多年，后被一起共事的其他穆智台希德派去呼罗珊省布道。在到达卡兹马因时，他遇到自己的故旧、克尔曼的主要商人之一哈吉·穆罕默德·塔基，他在呼罗珊开了一个分店。由于他也要去波斯，所以决定与他同行。哈吉·穆罕默德·塔基曾与巴孛的舅舅哈吉·米尔扎·赛义德·阿里关系密切。回历1264年（公元1847-1848年），在准备离开设拉子前往卡尔巴拉朝觐之际，他在这位巴孛舅舅的影响下皈依了信仰。在得知哈吉·米尔扎·赛义德·阿里去奇赫里克拜访巴孛的计划后，他表示非常渴望跟他一起去。哈吉·米尔扎·赛义德·阿里劝他按自己原定的计划先去卡尔巴拉，之后他会给他去信，告诉他是否可以与自己一道去。哈吉·米尔扎·赛义德·阿里到了奇赫里克后，受命前往德黑兰。他希望自己在首都呆一段时间后能够再去看望外甥（巴孛）。在奇赫里克时，他表示不愿意回设拉子，因为他无法忍受那里的居民愈来愈严重的傲慢自大。他到了德黑兰后写信给哈吉·穆罕默德·塔基，要他来德黑兰跟自己一起。赛义德·侯赛因跟哈吉·穆罕默德·塔基一起离开巴格达去德黑兰，通过他皈依了巴孛的信仰。

赛义德·侯赛因对身边围观他就义的群众高声说道："伊斯兰教徒们啊，听着：我叫侯赛因。我的先祖是西伊杜什-舒哈达[①]，他自己的名字也是侯赛因。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的所有穆智台希德都一致认定我是他们所奉信仰的律法及教义的权威诠释者。直到最近我才听说赛义德-巴孛这个名字。我对复杂的伊斯兰教义的精深了解使我能够认识到赛义德-巴孛所带来佳音的价值。我确信，我要是拒绝祂所启示的真理，那我就等于宣布背弃对它之前的所有启示的效忠。我

① 伊玛目侯赛因。

呼吁你们大家都促请乌里玛和穆智台希德召开一次会议，我会当着他们的面对这个圣道的实质进行论证。然后由他们评判我是否证实了巴孛所倡导教义的真确性。如果他们认为我的论证和论据成立，那就应该停止滥杀无辜；如果我未能说服他们，那我甘愿受罚。”他的话还未说完，艾米尔-尼扎姆属下的一名官员就傲慢地插嘴说：“我怀揣着的这份处死你的命令就是由德黑兰七名权威的穆智台希德签署的，上面有他们认定你是异端的亲笔注明。在这针对你的审判之日，我要对上帝负责，同时也要对那些领袖负责，因为他们的评判我们必须信任，他们的决定我们必须服从。”说完他便抽出短剑用力向他刺去，他立刻倒下并很快咽气。

5. 不一会儿，哈吉·穆罕默德-塔基-凯尔马尼被押进刑场。他目睹如此骇人的场景，顿时悲愤莫名。“来吧，你们这帮卑鄙残忍的暴徒！”他转身对刽子手怒吼道。“快杀死我吧！我已迫不及待地想跟敬爱的侯赛因一道去天国。留在他身后苟活，对我来说是无法忍受的折磨。”

6. 哈吉·穆罕默德·塔基的话音刚落，赞詹的著名商人赛义德·穆尔塔达便从同伴中冲出来，推开哈吉·穆罕默德·塔基，大声说道，我是一位赛义德！而在上帝看来，以赛义德的身份牺牲比作为哈吉·穆罕默德·塔基更值得称赞。在刽子手拔出利剑之时，赛义德 · 穆尔塔达追忆起他的那位与穆拉·侯赛因并肩奋斗并英勇殉道的兄弟；围观者无不为他所表现出的不屈不挠的坚定信念所震惊。

7. 赛义德·穆尔塔达的这番话引起了一阵骚动。就在刽子手即将行刑之际，穆罕默德-侯赛因-马拉盖伊冲了过来，请求刽子手先对他下手。当看到自己敬爱的哈吉·穆拉·伊斯梅尔-库米的遗体时，他一下子扑了上去，抱着他大声说道：“我绝不答应跟我的敬爱者分开，我对他无比信任，他给予

我真挚而深厚的爱！”

他们争先恐后地为其信仰捐躯，震惊了围观的群众，他们不知道三人之中哪一个会先服刑。在他们的强烈要求下，最终三个人同时被斩首。

如此伟大的信仰，如此肆意的残忍杀戮，实乃世间罕有！尽管他们的人数不多，可我们一想起他们殉道的情景，我们就不得不承认那种激发如此罕有的自我牺牲精神之力量是何其的伟大。只要我们想起这些牺牲者的崇高地位时，只要我们看到他们如此超脱、表现出如此巨大的信仰力量时，只要我们回忆起权势人物如何对他们施加威逼利诱，总之，只要我们在脑海里想象一下他们在凶恶敌人的残暴行径面前表现出的那种视死如归的大无畏英雄气概，我们就不得不将这段历史视为圣道问世以来最大的悲剧之一。

记述到这里，我有幸把已经修订和完成的文稿呈送给巴哈欧拉阅读。祂对我的写作给予了多么大的奖赏啊！我所想要的就是让祂喜欢，我做这件事就是为了使祂满意。祂亲切地把我叫到跟前，赐予我祂的祝福。当祂派人来召唤我时，我还在狱城阿卡的家中，我当时住在阿加-卡利姆家的旁边。那一天是希吉拉历1306年赖比尔·阿赫尔月第七日（公元1888年12月11日），一个我终生难忘的日子。我将巴哈欧拉在那个难忘的时刻谈话的要点写在下面。

“在我[1]昨天启示的一份书简中，我解释了与巴达什特聚会时的情形有关的‘转开你们的目光’这句话[2]的意思。

---

① 这里大写的“We”实际是代替“I”，用作自称，尤其是帝王。巴哈欧拉以圣使的身份这样说。——中译者注。

② 根据伊斯兰圣训，穆罕默德的女儿法蒂玛在最后审判日走过绥拉特桥时不戴面纱。当她出现时，天上就会传来一个声音：“所有的人，移开你们的目光！”

当时我和一群名人显贵正在德黑兰庆祝一位有王室血统的亲王的婚礼。突然，赛义德·艾哈迈德-亚兹迪出现在门口，他是巴孛的文书赛义德·侯赛因的父亲。他示意有重要信件交给我。但那时我无法离开，于是示意他等一下。聚会散后，他告诉我塔希莉被关在加兹温，正被严加看守，她的生命有很大危险。我马上叫来穆罕默德·哈迪-法尔哈迪，指示他设法将她解救出来，然后护送到首都来。由于敌人占据了我的家，我不能把她长久留在我家里。因此，我安排将她从我家转到陆军部长[①]的家。那时，陆军部长被国王贬谪，流放到卡尚去了。我请当时还是我朋友的他的妹妹收留塔希莉。

“塔希莉一直待在陆军部长妹妹的家里，直到巴孛来信叫我去呼罗珊。我认为塔希莉应该马上去呼罗珊，于是委托米尔扎[②]先带她到城门口外某个地方，然后再在附近找个合适的地方。塔希莉被带到一个果园里，附近有一幢废弃的建筑物。他们在那里找了一位老人照看她。米尔扎·穆萨回来告诉我对他们的安置情况，他还盛赞那里风景优美。我后来又安排她去呼罗珊，并答应她几天之内我随后就到。

“不久，我在巴达什特与塔希莉会合，在那儿我租了一个花园供她使用，又安排将她从加兹温解救出来的穆罕默德·哈迪给她当看门人。那时，和我一起的信徒同伴大约有七十人，我就在花园附近给他们找了住处。

“有一天我病了，不得不躺在床上。塔希莉派人送信，表示希望来看望我。我收到信很吃惊，不知该怎么答复她。正在这时，我突然看见她出现在门口，她的脸上没有戴面

① 米尔扎·阿加·汗-努里，继艾米尔-尼扎姆之后成为纳西里丁沙阿的宰相。

② 巴哈欧拉的兄弟阿加-卡利姆。

纱。米尔扎·阿加·詹[1]对这件事作了十分精彩的描述。他说：‘法蒂玛在最后审判日必须露出她的脸，她必须不戴面纱出现在男人面前。就在这个时刻，不可见者高声说：“转开你的目光，不要去看你们所看到的。”’

“那一天，信徒同伴们简直太惊恐了！他们心里充满了恐惧和迷惑。有几个实在受不了，这在他们看来是有违伊斯兰习俗和大逆不道的行为，于是从她面前惊恐地逃开了。然后，不安地在附近一座废弃的城堡里躲起来。在觉得被她冒犯而与她完全断绝关系的人当中有赛义德-奈赫里[2]和他的兄弟米尔扎·哈迪。后来我给他们带话，说没有必要抛下同伴并躲进城堡。

“我的朋友最终还是解散了，留下我听凭敌人的摆布。后来我去了阿莫勒，那里一片乱哄哄的。四千多人聚在清真寺里，还有的站在自家房顶上。阿莫勒城的大毛拉恶毒地谴责我们。他用马赞达兰方言叫道：‘你们败坏了伊斯兰教，玷污了它的名声！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看见你们走进清真寺，寺院里挤了许多人，急切地等着看你们进来。人群向你们围过去时，哦，我看见卡伊姆站在一个角落里，祂一直盯着你们，祂脸上是一付非常吃惊的表情。我认为这个梦证明你们已经偏离了真理的正道！’我让他相信卡伊姆脸上吃惊的表情表示祂极不赞同毛拉和他的同胞对待我的方式。他又问我关于巴孛的使命的事。我告诉他我非常爱戴祂，虽然我从没亲眼见过巴孛。我坚信祂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做有违伊斯兰教的事。

“然而，毛拉和他的信徒不相信我，并且拒不听我说

① 巴哈欧拉的文书。

② 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奈赫里。

明，认为我在歪曲真理。最后还把我关起来，禁止我的朋友看望我。阿莫勒的代理行政长官设法将我释放出来。他命令手下的人在墙上开个洞，把我从洞口带出被关押的屋子，送到他的家里。阿莫勒的居民一听说这件事，马上又起来反对我，他们包围了代理行政长官的家，向我投掷石头，当着我的面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我。

“我打算派穆罕默德·哈迪-法尔哈迪去加兹温解救塔希莉并送她去德黑兰的时候，谢赫·阿布-图拉布却给我写信说这一举动风险太大，恐怕会引发前所未有的骚乱。我拒绝改变计划。谢赫·阿布-图拉布是个心地善良的人，性情纯朴，谦卑，举止端庄。但是他缺乏勇气和决心，有时会表现得软弱。”

这里我要补充一句关于见证了德黑兰七位殉教者英雄主义的悲剧命运最后阶段的情况。他们被抛尸在王宫旁的萨卜齐广场达三个昼夜，遭受着冷酷无情的敌人无尽的侮辱。数以千计狂热的什叶派教徒围着他们的尸体，用脚踢他们，往他们脸上吐口水。愤怒的人群向他们扔石头，对他们诅咒嘲笑，旁观者把成堆的垃圾扔在他们的遗体上。没有人发出抗议声，没有人伸手阻止野蛮的迫害者的行为。

民众的疯狂骚动平息后，他们把七位殉教者埋在了首都城门外一个公墓的外面，紧邻一条壕沟，在诺门和沙阿·阿卜杜勒-阿齐姆门之间。他们被埋在同一个坟墓里。这样，就像他们在活着的时候精神上团结一致那样，死后他们的遗体也团聚在一起。

塔巴尔西要塞英雄们的悲惨命运已经令巴孛沉陷悲痛之中。德黑兰七位信徒殉教的消息又给祂带来新的打击。在祂为纪念他们而详细记叙的书简中，每一个字在祂看来都是他们崇高地位的见证。祂称他们为伊斯兰圣训中所说的“七只

羊”，在最后审判日，他们将“走在应允者卡伊姆前面”。他们将用生命标记最崇高的英雄主义精神，以死亡表示他们真正默从祂的意愿。巴孛解释说走在卡伊姆前面表示他们先于他们的牧人卡伊姆而殉道。巴孛的预言应验了。四个月后，祂自己在大不里士殉教。

在这难忘的一年里发生了许多事。除了巴孛的殉教和祂的七位同伴在德黑兰殉教之外，还有最重大的一件事是瓦希德在内里兹就义。年底，赞詹也变成了风暴中心，风暴以异乎寻常的势头横扫周边地区，随之而来的是对大批巴孛的最坚定使徒的大屠杀。这一年令人难忘是因为巴孛圣教坚定的支持者们向世人展示了崇高的英雄主义精神，当然更不用说还有巴孛殉教的壮举，因此，这一年必将作为最辉煌的一章而被载入血迹斑斑的圣教史册。残酷贪婪的敌人恣意妄为的暴行使整个大地污迹斑斑。从呼罗珊到波斯西部边界，再往西到大不里士巴孛殉道之地，从北方城市赞詹和德黑兰往南延伸至法尔斯省的内里兹，整个国家陷入了一片黑暗之中。这是预示天启之曙光即将出现的黑暗，受人期盼的侯赛因很快将揭示天启，它将比巴孛所宣示的天启更加伟大辉煌。

第二十二章

内里兹的动乱

在塔巴尔西要塞被围困之初，瓦希德正在博鲁杰尔德和库尔德斯坦省传播圣教教义。他决意要将这两个地区的大多数居民争取过来，让他们皈依巴孛的圣教。之后他打算去法尔斯继续传教。得知穆拉·侯赛因已前往马赞达兰后，他立即赶回首都并准备奔向塔巴尔西要塞。就在他即将动身时，巴哈欧拉从马赞达兰回来了，告诉他已无法与他的教友会合。他听到这个消息后十分悲伤，那些天他唯一的安慰就是频繁地拜访巴哈欧拉，从祂那里得到睿智和宝贵的忠告。

瓦希德最后决定去加兹温继续他的传教活动。从加兹温他接着去库姆和卡尚，就是在那儿他遇见了他的信徒同伴，并且为他们鼓劲加油。之后他又继续前往伊斯法罕、阿尔德斯坦和阿尔达坎。每到一个城市，他都以满腔热情和无所畏惧的精神宣传大师的基本教义，并为圣教成功地赢得了相当可观的一批得力支持者。他到亚兹德时刚好赶上与教友们共庆诺鲁兹节。教友们对他的到来感到十分高兴而倍受鼓舞。瓦希德在当地颇有声望。除了在亚兹德的家外，他在达拉比和内里兹各有一座房屋。在亚兹德的家里住着他的妻子和四个儿子，达拉比的寓所是他先辈的。而他在内里兹的房子也装修得十分豪华。

他到亚兹德那天是希吉拉历1266年（公元1850年）的主

马达·敖外鲁月的第一天，那个月的第五日是巴孛宣示的周年纪念日，正好也是诺鲁兹节。亚兹德的主要乌里玛和要人都来迎接他，纷纷向他致意表示欢迎。他的最主要也是最卑鄙的敌人纳瓦布-拉达维也在场，居心叵测地暗示欢迎他的场面奢华铺张。这时，瓦希德说：“沙阿的王室宴会恐怕也难超过你们今天为我们奉上的盛筵，我猜除了今天这个举国同庆的节日外，你们还有另外一个节日吧。”瓦希德辛辣的讽刺引起了在场人的一片笑声。因为纳瓦布为人贪婪阴险，众人都对瓦希德针锋相对的回答拍手称快。纳瓦布没想到自己在这么多名人显贵面前被奚落了，心里刺痛难忍，原本郁积在心头的仇视的火苗一下子变成熊熊火焰，使他非要伺机报复不可。

瓦希德抓住机会毫不畏惧毫无保留地向众人宣讲圣教的基本教义，解释教义的真实性。在这些人当中，大部分对于圣道的主要特点一知半解，而对圣教的意义则全然无知。经他一宣讲，有些人不由自主地被吸引，乐于接受圣教。而另一些人无法公开质疑，就在内心谴责圣教，发誓不惜一切力量消灭圣教。瓦希德滔滔不绝地大胆宣讲圣教的真实性，这煽起了他们内心的仇视之情，使他们愈发坚定了刻不容缓地消除他的影响的决心。从那一天起，他们开始纠集各方势力，拉开了反对他的一系列活动的序幕，在这之后注定是更大的苦难和折磨。

毁灭瓦希德成了他的敌人的最为重要的活动目的。他们散播消息，声称赛义德·叶海亚-达拉比竟敢在诺鲁兹节上当着全城政教要员的面揭示巴孛圣教大胆妄为的教义，并且从《古兰经》和圣训中搜集证据以支持他的说法。他们说：“虽然他的听众都是本城最著名的穆智台希德，但无一人敢于当场反对他的狂热说教。他们沉默是因为全城刮起了一股

对他的崇拜之风，这股崇拜的热情使得半数的居民拜倒在他的脚下，其余的人也很快被他吸引了过去。”

流言像野火一样迅速传遍了亚兹德及其周边地区。这股火既点燃了敌人的仇恨烈焰，另一方面也使更多的人认同圣教。从阿尔达坎、曼沙德甚至从更远的城镇和村庄，急于聆听新的神启的人们蜂拥到瓦希德的家里，他们问他：“我们该做些什么？你告诉我们该用什么方式表达我们的真诚和强烈的热爱圣教之情？”瓦希德从早到晚都忙着解答他们的疑问，为他们指明献身圣道的方向。

连续四十天，热忱的支持者们热情不减，信徒中有男有女。瓦希德的家成了无数渴望献身圣教的人们的聚点，他们争相展示点燃他们灵魂的圣教之精神。人们群情高涨，这让纳瓦布-拉达维又找了一个借口，并骗得少不经事的亚兹德市的行政长官[1]支持他反对他的敌人瓦希德。行政长官很快成为了邪恶的阴谋家所设的阴谋诡计的牺牲品。纳瓦布诱使他派遣一队武装人员包围了瓦希德的家。就在这群士兵朝瓦希德家进发时，一伙由社会渣滓组成的乌合之众在纳瓦布的唆使下也朝瓦希德家赶去，他们试图用威胁和谩骂恐吓聚在瓦希德家的人。

虽然被敌人团团围住，瓦希德继续在自己家二楼的窗前鼓励他的支持者，为他们解开心中的疑惑。眼见一整团的士兵外加凶恶的暴徒蠢蠢欲动，准备向他们发起攻击，聚集在瓦希德家的支持者们在忧惧中纷纷向瓦希德求救，请他指点方向。瓦希德坐在窗边，答道：“摆在我面前的这把剑，是卡伊姆本人送给我的。上帝知道如果祂授权我向这些人发动圣战，我不需他人帮助，单枪匹马就能消灭敌人。但是，

① 他名叫阿加·汗。

祂要求我不要这样做。”看着仆人哈桑备好并牵到房前的战马，他接着说：“这匹马是已故的穆罕默德沙阿送给我的，他要我骑着去完成他交给我的调查赛义德-巴孛所宣示的圣教本质的任务。因为我是德黑兰地区他唯一完全信任的宗教首领，沙阿要我亲自向他汇报调查结果。我接受了任务，决心坚决驳倒那个赛义德的观点，令祂放弃自己的主张，承认我的领导地位，并将祂带回德黑兰，作为我胜利完成任务的见证。可是，当我走到祂面前并听到祂讲话的时候，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我第一次见祂时，脑子里一片混乱，内心十分不安。第二次见面快结束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孩子般得无知和无助。第三次见祂，我觉得自己就像祂脚下的尘土一样卑微。祂不再是我之前认为的那个微不足道的赛义德。在我的心目中，祂就是上帝本身的再现，一个活生生的圣灵的化身。从那天起，我一直渴望为祂献出我的生命，我满心欢喜地期待着那一天快点来临。”

见到朋友们焦虑不安，他便劝他们冷静、耐心，要相信全能的复仇者定会以无形之手击败反对祂的钟爱者的人。他的话音刚落，就传来一个消息。据说，一个大家以为已经死了的、名叫穆罕默德-阿卜杜拉的人，和一伙像他一样被认为已不在人世的人突然冒了出来，他们高喊“呀！萨希布兹-扎曼！”冲向围攻他们的敌人，将敌人驱散了。穆罕默德-阿卜杜拉表现出如此勇气，整队敌人被吓得丢盔卸甲，和他们的长官一起逃到纳林要塞去了。

那天晚上，穆罕默德-阿卜杜拉要求面见瓦希德，他要瓦希德相信他对圣教的忠诚，并告诉了瓦希德他的克敌计划。瓦希德对他说：“虽然你今天的干预使我的家免遭难以预见的灾难，但你必须知道迄今我们与这些人的争执仅限于萨希布兹-扎曼的启示。然而，此后纳瓦布却唆使人们反对我们，

并会争辩说我是想在一省乃至整个波斯树立无可争议的统治地位。”瓦希德劝穆罕默德-阿卜杜拉立即离开该城，并将他交给上帝。他要穆罕默德-阿卜杜拉不要担心。他说：“在应允的时刻到来之前，敌人无法对我们造成半点伤害。”

可是，穆罕默德·阿卜杜拉却不想听从他的劝告。从瓦希德那里告退时，他说：“我要是将朋友扔给凶残暴怒的敌人，那我就是懦夫。这样，我和阿术拉日抛弃西伊杜什-舒哈达并将他独自留在卡尔巴拉的战场上的人有何区别呢？我相信仁慈的上帝会理解并原谅我。”

说完，他就朝纳林要塞进发，吓得聚在要塞周围的敌军仓惶躲进要塞的围墙内，连亚兹德的行政长官也被困在要塞内。穆罕默德-阿卜杜拉对他们进行严密监视，随时准备拦截试图接近他们的敌人。

与此同时，纳瓦布又发动了一场众多民众参与的大动乱。他们准备攻打瓦希德的家，就在这个时刻，瓦希德叫来赛义德·阿卜杜勒-阿齐姆-胡伊。他的别名叫赛义德-哈勒-达尔，曾参加过几天塔巴尔西要塞保卫战，他高贵的举止颇受人关注。瓦希德命令他骑上马到大街和集市上去，代表他本人向民众发出呼吁，请他们接受萨希布兹-扎曼的圣教。他对赛义德·阿卜杜勒-阿齐姆说：“让人们知道我丝毫不打算向他们发起圣战，但是要警告他们，如果他们继续包围我的家，不顾我的地位和家族荣誉而继续攻击我，我就要被迫进行自卫反击并驱散他们。如果他们拒绝我的忠告，屈从于诡计多端的纳瓦布的谗言，我将下令让我的七个同伴把他们赶走，使他们颜面扫地，粉碎他们的企图。”

赛义德-哈勒-达尔翻身上马，然后在他挑选的四位教友的护卫下穿过市场，边走边用威严的声音把瓦希德的警告宣之于众。他不仅宣告了瓦希德的原话，还以他独特的方式加了

几句他认为更能增加威慑力的话。他吼道：“小心点，别不把我的请求当回事。我警告你们我一提嗓门就会让你们要塞的围墙摇晃，我振臂一挥就可以推倒要塞的大门！”

他洪亮的嗓音就像高亢的喇叭声，令听者心惊胆战。他只喊了一遍，人们就吓得纷纷表示要放下武器，停止骚扰瓦希德。他们还说从此以后要承认并且尊重瓦希德和他的家族。

人们断然拒绝攻击瓦希德。纳瓦布毫无办法，只得唆使他们攻击穆罕默德-阿卜杜拉和他的伙伴，他们正驻扎在要塞附近。两军的激烈冲突惊动了行政长官，他从藏身之处出来，命令被穆罕默德-阿卜杜拉围困的军队与纳瓦布招募的人马联手作战。穆罕默德-阿卜杜拉已经开始将从城里冲出来的暴徒驱散。正在这时，由行政长官下令派来的军队突然向他开枪。他腿部中弹跌倒地上。他的一些支持者也受了伤。他的兄弟赶紧将他带到一处安全的地方，之后在他的要求下将他送到了瓦希德的家里。

敌人一直跟随他到瓦希德的家，一心要将他捉拿并杀掉。然后，他们围着瓦希德的房屋叫嚣不已。瓦希德被迫叫来穆拉·穆罕默德-里达-曼沙迪。穆拉·穆罕默德-里达-曼沙迪是曼沙德最开明的乌里玛之一，他抛弃了做乌里玛的头巾，甘愿为瓦希德当看门人。瓦希德命令他挑选六位同伴冲出去驱散敌人。瓦希德向他们交代：“你们每一个人大声连呼七遍‘阿拉-乌-阿克巴尔！’在喊第七遍的时候，大家同时向袭击者发起冲锋。”

巴哈欧拉为之取名为拉达尔-鲁赫的穆拉·穆罕默德-里达一跃而起，带上同伴马上执行瓦希德交给他的任务。他的同伴虽然身材瘦弱，没有舞剑的技艺，但从心中燃烧着的信仰火焰令他们的对手惧怕。七个最难对付的敌人被他们消灭

了，那一天是主马达·阿赫尔月第二十七日（公元1850年5月10日）。穆拉·穆罕默德-里达后来讲述道：“我们把敌人赶跑后刚返回瓦希德的家，就看见负伤的穆罕默德-阿卜杜拉躺在那里，他是被人送到我们头领这里来的，瓦希德正拿些食物给他吃。之后他被送到一个地方藏起来，直到伤愈。不过，最后他还是被敌人抓住并杀害了。”

那天晚上，瓦希德命令他的同伴分头散去，各自对自身安全保持高度警惕。他又叫他的妻子带着孩子和他们的全部家当去她父亲家，只留下他的个人物品。他对妻子说：“我当初建这所富丽堂皇的房子，唯一目的就是有朝一日在我追求圣教的道路上将它毁掉，我买下豪华的室内陈设，也是希望有一天我能将它奉献给我所挚爱的人。我要让我的朋友和敌人都知道这所房子的主人拥有大量天价的世袭财富，但是，无论这座尘世大厦多么富丽堂皇，大厦内的陈设多么精美豪华，这些在他眼里都一钱不值。在他的心目中，这座大厦不过是一堆弃骨，只有尘世之狗才会对之恋恋不舍。这种视财富如粪土的精神难道还不算是有力的证据，使执迷不悟的人睁开眼睛看清事实吗？难道还不能激发他们跟随具有这种精神的人吗？”

那天晚上子夜时分，瓦希德起来将他保存的巴孛的著述以及他自己撰写的一些论著抄本交给仆人哈桑，叫他把这些东西带到城外通往米赫里兹的岔路口。他叫他在那里等他，并警告哈桑如果违背他的指令，就再也别想见到他了。

哈桑骑上马正准备动身，突然传来要塞门口值勤哨兵的喊声。哈桑担心哨兵会抓住他，从他身上搜去宝贵的文稿，于是便没按主人指定的路线走，而走了另一条路。他正从要塞背后经过时，哨兵发现了他，向他的马射击，随后将他抓住了。

与此同时，瓦希德正准备动身离开亚兹德。他将两个儿子赛义德·伊斯梅尔和赛义德·阿里-穆罕默德留给他们的母亲照看。他在另外两个儿子赛义德·艾哈迈德、赛义德·迈赫迪以及两个要求与他同行的亚兹德同伴的陪同下离开亚兹德。一个同伴叫古拉姆-里达，他勇气过人。另一个叫古拉姆-里达-库切克，枪法十分精湛。瓦希德选择了他叫仆人哈桑走的路并且安全到达约定的地点，却惊讶地发现哈桑不见了踪影。他立即明白哈桑没按他的指示做，被敌人抓住了。他为仆人的命运感到悲哀的同时，不禁又想起同样因不按他的意愿行事而受伤的穆罕默德-阿卜杜拉。后来他们得知就在那天上午，哈桑被绑在炮膛口炸飞了。[①] 还有一个名叫米尔扎·哈桑的人，原先是亚兹德一个区的伊玛目，素以虔诚闻名。他在瓦希德的仆人哈桑被炸死后一个小时被捕并身遭同样的厄运。

瓦希德离开亚兹德后，敌人开始了新的破坏活动。他们冲进他的家，大肆掠夺他的财产，还将房屋彻底毁掉。这时，瓦希德正朝着内里兹进发。虽然不习惯于步行，他一晚上仍走了七法桑，两个儿子则由陪同他的两位同伴背了一段路程。第二天，他躲在附近一座大山的山凹里。一个住在附近的十分敬爱他的兄弟得知后，悄悄给他送来口粮。当天，省督派出的一队追踪他的骑兵也赶到了这个村子，他们搜查了他兄弟的家，怀疑他将瓦希德藏起来了，之后侵吞了他兄弟的大量财物。 由于没有找到瓦希德，敌人回亚兹德去了。

---

① “敌人将他背朝炮膛口绑起来。他说：‘我请求你们让我面朝炮膛口，这样我才能看见炮弹出膛的火光。’炮手和周围旁观的人对他的镇静和乐观十分惊讶。的确，在这种情形下还能保持乐观的人一定具有无比的忠诚和刚毅。”（《塔里赫-贾迪德》，第117页。）

在此期间，瓦希德则翻过大山，来到法尔斯省的巴瓦纳特。这里大多数居民都是他的热忱崇拜者，真心拥护圣教。他们当中有著名的巴瓦纳特的沙伊库-伊斯兰哈吉·赛义德·伊斯梅尔。许多人一直陪着瓦希德走到法萨村。法萨村的居民拒不响应他要求他们遵从的巴孛的神启。

一路上，瓦希德每在一处停留，他下马后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寻找周围的清真寺，然后召集当地人并宣讲新时代的消息。他全然不顾旅途劳顿，总是马上登上布道坛，毫不畏惧地向人们宣讲他捍卫的圣教的性质。如果在某地为圣教争取了支持者，在他走后有人为他继续宣传圣教，那么，他在那个地方通常只留一个晚上。否则，他会一刻不停地继续前进，拒绝与当地人进一步接触。他常说：“不管我经过哪个村子，只要我不能让村民们接受我的信仰，我就一点都不想沾他们的食物和水。”

当瓦希德来到法萨地区的鲁尼兹村时，他决定在这里逗留几天。他发现当地人很容易接受他的号召，于是他努力用上帝的爱火吸引和激发人心。他到来的消息一传到内里兹，整个奇纳尔苏赫提地区的居民争先恐后地出来迎接他。其他地区的人同样出于对他的爱戴和敬仰决定加入到欢迎他的队伍中。人们担心内里兹的行政长官扎伊努尔-阿比丁·汗反对他们的到来，于是大多数人就在夜间出发。仅在奇纳尔苏赫提一个地区就有一百多名学生，在他们的首领哈吉·谢赫·阿卜杜勒-阿里的带领下，与内里兹最有声望的一些达官贵人一道，在瓦希德到达他们的镇子前出去迎接他。哈吉·谢赫·阿卜杜勒-阿里是瓦希德的岳父，他还是当地著名的法官。在迎接他的人当中，有年届八十虔诚和学识丰富而受人尊敬的穆拉·阿卜杜勒-侯赛因；有奇纳尔苏赫提区的伊玛目穆拉·巴吉尔，有巴扎尔区的卡德胡达米尔扎·侯赛因-

库特卜和他的所有亲属；有省督的亲戚米尔扎·阿布-卡西姆；有巴哈欧拉在《阿尤布书简》中提到的哈吉·穆罕默德-塔基和他的女婿；有米尔扎·纳乌拉和米尔扎·阿里-里达，两个都是萨达特区的人。

或在白天或在晚上，所有这些人都来到鲁尼兹村欢迎来访者瓦希德，并向他表明他们不变的忠诚。虽然巴孛给内里兹新接受圣教的人专门启示了一份概要性的书简，但是他们对其意义和基本教义还是不清楚。于是，瓦希德就圣教的真实目的给他们以启蒙，向他们解释圣教非同一般的特征。

一听说人们大批出动前去迎接瓦希德，扎伊努尔-阿比丁马上派遣一名特使追上去告知迎接瓦希德的人们，如果有谁坚持效忠瓦希德，他就要将他处死，抓走他的妻子，还要没收他的财产。人们不理会他的警告，反而更加热情地拥戴他们的领袖。他们毫不动摇，根本无视行政长官派去的特使，这令行政长官十分沮丧。他担心民众会起来反对他。于是决定把官邸移到距内里兹八法桑远的他的老家库特里赫村。他选这个村子是因为附近有一个坚固的要塞，他可以在遇到危险时用它作为避难处。还有一点让他安心的是，要塞里的人都练过枪法，只要他召唤，这些人可以保护他。

此时，瓦希德已离开鲁尼兹前往位于伊斯塔巴纳特村外的皮尔-穆拉德圣陵。尽管该村的乌里玛已表示禁止他进村，还是有二十多位村民出来欢迎他，并陪他一直走到内里兹。到了他的出生地奇纳尔苏赫提以后，瓦希德顾不得回家，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进入清真寺，呼吁聚集在那里的民众承认并接受巴孛的神启。由于急于跟等待他的众人见面，他穿着沾满尘土的衣裳就登上布道坛，他的颇具说服力的雄辩的宣讲使所有听众兴奋不已。多达一千名奇纳尔苏赫提的居民，加上内里兹其他几个区的五百多名居民，把那房屋挤得满满

的。他们当场齐声响应：“我们听到了你的呼吁！我们听从你的指示！”人们按捺不住激动和兴奋之情，纷纷涌向他，向他表示尊敬和感激。他充满激情的宣讲在内里兹人的心中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深远影响。

瓦希德等人们的第一阵激情的浪潮平息下来之后继续宣讲。他说：“我到内里兹的唯一目的就是传扬上帝的圣道。我感谢上帝并以祂为荣，因为祂使我能用祂的神启打动你们的心。我不需要在你们这里多逗留了，因为我若延长在此停留的时间，我担心行政长官会因为我的缘故而加害于你们。他可能会请设拉子派增援队伍并且摧毁你们的家，给你们带来巨大伤害。”人们异口同声地答道：“我们已经准备好服从上帝的意志，上帝给了我们承受任何灾难的勇气。但是，我们不愿这样突然和仓促地与你分别。”

说完，他们就不分男女地手挽着手一起护送瓦希德以英雄凯旋般的阵式回家去。大家兴高彩烈激动不已，簇拥着他一边走一边欢声雷动，一直将他护送到家门口。在内里兹停留的几天中，瓦希德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清真寺度过的，以他一贯的雄辩口才毫无保留地将他从他的大师那里获得的基本教义传达给人们。他的听众与日俱增，各方面的证据都表明他的影响越来越大。

他对人们所产生的强大吸引力，不可避免地引起了扎伊努尔-阿比丁·汗的强烈仇视。扎伊努尔-阿比丁·汗又开始蠢蠢欲动了，他下令招募一支军队，发誓铲除正在迅速危及他的地位的圣教。他很快征募了一支由骑兵和步兵组成的约一千人的队伍，这批人精通战术，武器弹药装备充足。他计划发动一次突袭，以抓获瓦希德。

得知行政长官的阴谋后，瓦希德马上命令从伊斯塔巴纳特前来欢迎他并陪同他来到内里兹的二十名信徒同伴占领

哈杰赫要塞，该要塞位于奇纳尔苏赫提区附近。他任命谢赫·穆赫辛的儿子谢赫·哈迪担任这支队伍的指挥员，敦促住在附近地区的其他信徒加固要塞的大门、壕沟和围墙。

此时，行政长官已将官邸移到他在巴扎尔区的自己的家里。他招募的军队一直陪着他，并占领了附近的一个要塞。然后，他开始对要塞的塔楼和围墙进行加固。该要塞居高临下，俯瞰整个镇子。行政长官强迫瓦希德的同伴、该区的卡德胡达赛义德·阿布-塔利布搬出自己的家。然后他将赛义德·阿布-塔利布家的屋顶进行加固，在屋顶上布置了几个人，由穆罕默德-阿里·汗指挥。接着，他便下令开枪。第一个中弹的人叫穆拉·阿卜杜勒-侯赛因。瓦希德到内里兹时，他不顾自己年事已高，还走出去迎接瓦希德。敌人开枪时，他正在自家屋顶做祷告，飞来的子弹击中了他的右脚，顿时鲜血直流。敌人的暴行令瓦希德对伤者极为关心。他马上写了一张纸条带给伤者，对他的受伤表示难过，又鼓励他应该为此感到高兴。因为虽然他年事已高，却第一个被选中成为圣道之路上的受害者。

敌人的突袭令少数同伴惊恐不安。这些人当初仓促地接受了圣教，却对其意义缺乏充分了解。他们的信仰受到严重动摇，有几个人半夜离开同伴投奔敌营。听说了他们的行为后，瓦希德马上在黎明时分骑上战马，在几名支持者陪同下去了哈杰赫要塞。并且在那里安顿下来。

他的出现使敌人发起新一轮的进攻。扎伊努尔-阿比丁·汗立即派遣哥哥阿里-阿斯加尔·汗带上一千名全副武装训练有素的人包围要塞。此时要塞里有七十二名信徒同伴。日出时分，要塞里的一部分人按照瓦希德的指示冲出要塞，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包围要塞的敌人驱散。

在这次交战中只有三名同伴战死。第一位叫塔杰鲁德

丁，以生产羊毛库拉帽为业，他以大胆而出名。第二位叫宰尼勒，他是伊斯坎德尔的儿子，是一个农民。第三位叫米尔扎·阿布-卡西姆，是一个品德出众的人。

敌军遭到突然打击而全线溃败，设拉子的行政长官菲鲁兹·米尔扎亲王十分恐慌。他的称号是努斯拉图德-道利赫。他下令立即消灭要塞守卫者。扎伊努尔-阿比丁·汗派亲王的一名侍从去见瓦希德，要瓦希德考虑到目前他们之间的紧张关系离开内里兹，这样才有望消除他所挑起的不和。瓦希德对来者说："告诉他我的两个儿子和他们的两名仆人就是我全部的人马。如果我在这个城市的出现引起了纷争，我愿意离开。但是为什么长官大人不给予我们作为先知的后代所应得的欢迎，反而剥夺我们饮水的权利，挑动他的人围困并攻打我们？如果他坚持不让我们得到生活必需品。我警告他我的七位同伴就要让他的联军尝到失败的耻辱，虽然他对这些人完全不屑一顾。"

瓦希德发现扎伊努尔-阿比丁·汗无视他的警告，便命令他的同伴冲出要塞，惩罚袭击者。这些信徒勇气可嘉、信心十足，竟然打垮了一支训练有素的正规军。阿里-阿斯加尔·汗被打死，他的两个儿子被俘。扎伊努尔-阿比丁·汗带着被冲得七零八落的残兵败将可耻地退回库特里赫村。他向亲王报告了局势的严重性，请求亲王立即派兵增援，特别强调他需要重炮，还要一支步兵和骑兵队。

瓦希德见敌人一心要消灭他们，就下令加强要塞的防守，又命令在要塞内建一个蓄水池，把带来的帐篷搭在大门外。那天他的信徒同伴们各自负责一些特别的任务。卡尔巴拉伊·米尔扎·穆罕默德担负起要塞门卫的职责。谢赫·优素福负责管理资金。沙姆斯丁的儿子卡尔巴拉伊·穆罕默德负责管理要塞旁边的花园和路障。阿里-萨达尔的舅舅米尔

扎·艾哈迈德担任要塞附近奇纳尔磨坊塔楼的指挥官。谢赫伊·希维赫·卡什担任行刑者。扎伊努尔-阿比丁·汗的表弟米尔扎·穆罕默德·贾法尔担任记录员。米尔扎·法德卢拉担当校对者。马什哈迪·塔基·巴加勒担任狱卒。哈吉·穆罕默德·塔基担任登记员。古拉姆-里达-亚兹迪担任武装队的队长。当初陪同他从伊斯塔巴纳特到内里兹并且现在与他共守要塞的同伴有七十二名。此外，在著名的神职人员赛义德·贾法尔-亚兹迪和瓦希德的岳父谢赫·阿卜杜勒-阿里的建议下，瓦希德又从巴扎尔区吸收了许多居民，他还让他的几个亲属加入到要塞保卫者的行列。

扎伊努尔-阿比丁·汗再次向亲王求救，这次他写了一封请愿书，恳求紧急调派大批增援部队，他要求亲王以个人名义给他赠送总额达五千土曼的钱。他把信交给密友穆拉·巴吉尔，让他骑上自己的马，将信亲自交给亲王。他挑选了穆拉·巴吉尔，这是因为此人生性大胆，口齿伶俐又兼机智灵活。穆拉·巴吉尔选了一条常人少走的路，经过一天的行程来到一个叫胡达什塔克的地方。这附近有一座要塞，一些游牧部落有时在要塞周围安营扎帐。

穆拉·巴吉尔在一座帐篷前下了马，和住在帐篷里的人攀谈起来。这时，巴瓦纳特的沙伊库-伊斯兰哈吉·赛义德·伊斯梅尔正好来到这里。之前，他向瓦希德请假回村子办些急事，随后马上赶回内里兹。午饭后，他看见一匹全身披挂华丽的马被拴在邻近一座帐篷外。他得知这匹马属于扎伊努尔-阿比丁·汗的一个朋友，这人从内里兹来并准备去设拉子。他立即走近那座帐篷。哈吉·赛义德·伊斯梅尔是一个胆大过人的人。他骑上那匹马，拔出剑，对正与穆拉·巴吉尔说话的帐篷主人厉声说道：“把这个从萨希布兹-扎曼面前逃跑的恶棍给我抓起来，捆住他的手，送到我那里去。”

哈吉·穆拉·伊斯梅尔声色俱厉的话和威严的态度吓得帐篷主人马上服从命令。他们把穆拉·巴吉尔捆起来，把绑他的绳子的一头交给哈吉·赛义德·伊斯梅尔。哈吉·赛义德·伊斯梅尔策马奔向内里兹，叫他的俘虏跟在马后。他来到距内里兹城两法桑远的拉斯塔克村后，把俘虏交给一个名叫哈吉·阿克巴尔的卡德胡达，叫他把俘虏带到瓦希德那里去。俘虏被带到瓦希德跟前，瓦希德问他去设拉子的目的是什么，俘虏老实地作了详细回答。瓦希德有心饶恕俘虏。但鉴于他对瓦希德的态度，穆拉·巴吉尔后来还是被其他同伴处死了。

扎伊努尔-阿比丁·汗丝毫没有打消从设拉子寻求援助的决心，现在他更迫切地向亲王求救，恳请亲王加倍增援他，以消灭在他看来对他的省份的安全构成最大威胁的人。他送了恳求信还不够，又派了一队信得过的人带着给亲王的礼物前往设拉子，以此希望亲王立即行动。为了进一步确保他的求救得到回应，他连续好几次向设拉子的主要乌里玛和赛义德发出呼吁。他故意歪曲瓦希德的意图，大肆宣扬说瓦希德搞颠覆活动，请这些人代他向亲王说情，请求亲王加速派遣增援部队。

亲王马上同意了他们的请求。他指示称号为舒贾乌勒-穆尔克的阿卜杜拉·汗与几名军官带领的哈马丹团和西拉胡尔团立即前往内里兹。接着，亲王又命令他在内里兹的代表从周边地区将所有身体健全的人征召入伍，包括伊斯塔巴纳村、伊拉吉村、潘杰马阿丁村、库特里赫村、巴什尼赫村、迪赫查尔村、穆什坎村和拉斯塔克村。他还将维斯巴克拉里伊部落的成员也算上，命令他们必须加入扎伊努尔-阿比丁·汗的军队。

突然之间，数不清的敌人将瓦希德和他的同伴围困在

要塞里，敌人开始围着要塞挖壕沟，又沿着壕沟设置许多障碍。一完工，敌人就朝他们开枪射击。瓦希德的侍从正骑着马在要塞大门口放哨，一颗子弹飞来击中了他的马。紧接着又一颗子弹穿透了大门上方的塔楼。在一阵连珠炮般的枪击中，一位信徒同伴瞄准正在指挥大炮的一个敌军军官，一枪将他打死。之后，轰隆隆的炮声一下子沉寂了。敌人开始撤退，纷纷躲进壕沟里。那天晚上，无论是被围困在要塞里的人，还是攻打要塞的人都没敢贸然从藏身之处出去。

但是第二天晚上，瓦希德召来古拉姆-里达-亚兹迪，指示他带上十四名同伴冲出要塞驱散敌人。被召唤去完成这一任务的人绝大部分都上了年纪。没人能想到他们在这场激烈的战斗中能够担负起如此重任，他们当中一位鞋匠已经九十多岁，然而他却表现出连年轻人都比不上的热情和活力。除了年长者外，剩下的十四个人都是些毛头少年，他们从没面对过危险，也没经历过战场出击所要承受的压力。但是年龄对这些英雄来说根本不算什么问题，他们被圣教完全改变，从而具备了大无畏的意志和对圣教神圣使命的坚定信念。负责这次行动的古拉姆·里达指示他们离开要塞的掩护后就分散行动，大家同时高喊着“阿拉-乌-阿克巴尔！”冲向敌军。

出击的信号一发出，他们立即跳起来，冲向战马和火枪，奔出要塞大门。枪林弹雨吓不倒他们，他们径直扑向敌人。这次突袭持续了八个多小时，这一小队大无畏的人马表现出如此高超的武艺和巨大的勇气，以致敌军中的老兵都惊愕不已。随着战事的扩大，四面八方响起了内里兹城妇女的呐喊声，她们冲上自家屋顶，为信徒同伴表现出来的大无畏的英雄主义精神欢呼。她们激动万分的欢呼声和信徒同伴们高呼“阿拉-乌-阿克巴尔”的声音引来敌人更猛烈的炮火。内里兹妇女同胞的呐喊助威，信徒同伴们惊人的勇敢和自信最

终使敌人彻底崩溃无力还击。敌人落荒而逃，敌营呈现出一片荒凉的凄惨景象。胜利者重新返回要塞，他们把重伤员和战死的同伴也带了回来，这次交战有六十多名同伴战死。其中有以下这些人。

1. 古拉姆-里达-亚兹迪（不要把他与同名的武装队队长混淆）。

2. 古拉姆-里达-亚兹迪的兄弟。

3. 阿里。他是海鲁拉的儿子。

4. 哈杰赫·侯赛因-甘纳德。他是哈杰赫·加尼的儿子。

5. 阿斯加尔。他是穆拉·迈赫迪的儿子。

6. 卡尔巴拉伊·阿卜杜勒-卡里姆。

7. 侯赛因。他是马什哈迪·穆罕默德的儿子。

8. 扎伊努尔-阿比丁。他是马什哈迪·巴吉尔·萨巴格的儿子。

9. 穆拉·贾法尔-穆扎希布。

10. 阿卜杜拉。他是穆拉·穆萨的儿子。

11. 穆罕默德。他是马什哈迪·拉杰卜-哈达德的儿子。

12. 卡尔巴拉伊·哈桑。他是卡尔巴拉伊·沙姆斯丁-马利基-杜兹的儿子。

13. 卡尔巴拉伊·米尔扎·穆罕默德-扎里。

14. 卡尔巴拉伊·巴吉尔-卡夫什-杜兹。

15. 米尔扎·艾哈迈德。他是米尔扎·侯赛因-卡希-萨兹的儿子。

16. 穆拉·哈桑。他是穆拉·阿卜杜拉的儿子。

17. 马什哈迪·哈吉·穆罕默德。

18. 阿布-塔利布。他是米尔·艾哈迈德·努胡德-比里兹的儿子。

19. 阿克巴尔。他是穆罕默德-阿舒尔的儿子。

20. 塔基-亚兹迪。

21. 穆拉·阿里。他是穆拉·贾法尔的儿子。

22. 卡尔巴拉伊·米尔扎·侯赛因。

23. 侯赛因·汗。他是谢里夫的儿子。

24. 卡尔巴拉伊·库尔班。

25. 哈杰赫·卡齐姆。他是哈杰赫·阿里的儿子。

26. 阿加。他是哈吉·阿里的儿子。

27. 米尔扎·纳乌拉。他是米尔扎·穆伊纳的儿子。

这次大败让扎伊努尔-阿比丁·汗和他的手下认识到他们无法在公开交战中制服对手。像迈赫迪-库利·米尔扎亲王的军队一样，他们也无法在战场上以公平比武的方式制伏对手，最终这帮怯懦的小人只得靠阴谋诡计和欺骗手段打败了这支不可战胜之军。扎伊努尔-阿比丁·汗最终不得不使用阴谋诡计，这表明他们虽然有大量人力物力资源可供调配，有法尔斯省省督和全省民众给予的道义上的支持，却征服不了这支看上去未经训练不值一提的小小队伍。他们从内心里承认这座要塞的高墙后面是一群他们统领的任何武力都不敢面对或战胜的志愿兵。

敌人假意求和，想以卑鄙的诡计欺骗心地纯洁的高尚信徒。他们先是一连几天停止所有敌对行为，之后向被围困在要塞里的人发了一封郑重其事的书面呼吁。呼吁书内容如下：“迄今为止，由于我们对你们的圣教真正性质的无知，我们被一些挑拨离间者蛊惑，认为你们全都违反了神圣的伊斯兰戒律，因此，我们起来反对你们，竭力消灭你们的圣教。但是，最近几天我们了解了你们的活动不带任何政治目的，你们没有颠覆国家基础的意图。我们还了解到你们的教义并没有严重背离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你们的主张是现在出现了一个人，他的话是受了神灵的启示，他的信仰表白真

实可信，所有伊斯兰信徒都必须认可并拥护他。不过，我们仍无法相信你们主张的正确性，除非你们对我们的诚意给予最大的信任，接受我们的请求，派一名代表走出要塞到营地与我们会面。我们用几天时间可能就会清楚了解你们信仰的性质。如果你们可以证明圣教主张的真实性，我们愿意接受它。因为我们并不是真理的敌人。我们一直都将你们的领袖视为伊斯兰教最得力的捍卫者，我们把他奉为我们的榜样和引路人。这本盖有我们印章的《古兰经》，是我们真诚动机的见证，就让这本圣典来鉴定你们的主张的真伪吧。如果我们企图欺骗你们，就让上帝和祂的先知的诅咒落到我们身上。你们若接受我们的邀请，就是挽救了一支大军免于毁灭。你们若拒绝，就会令他们怀疑担心。我们发誓一旦我们了解了你们神启的真实性，我们将会以与你们表现出来的同样的热情和虔诚接受它。你们的朋友就是我们的朋友，你们的敌人也是我们的敌人，无论你们的领袖发出任何命令，我们同样保证服从。但是，若你们无法使我们相信你们主张的真实性，我们也郑重承诺决不妨碍你们安全回到要塞，然后，我们愿与你们继续作战。不过，在证实圣教的真实性之前，我们请求你们不要让更多的人流血。”

瓦希德恭恭敬敬地接过《古兰经》，虔诚地亲吻经书。然后，他说：“我们约定的时刻到来了，我们接受他们的请求，定会让他们感到背信弃义的卑鄙可耻。”他转向他的同伴，接着说道：“虽然我很清楚他们的阴谋，我仍然认为应该接受他们的求和呼吁。我要再次利用这个机会揭示我崇拜的圣教的真实性。”他吩咐同伴们继续各司其事，不要相信敌人所说的话。他还命令他们暂停一切敌对行动，等候他的下一步通知。

交代完毕，瓦希德向同伴们告别，在五名随从的陪伴下

去了敌营。同行的五名随从中有穆拉·阿里-穆扎希布和后来变节投降的哈吉·赛义德·阿比德。扎伊努尔-阿比丁·汗在舒贾乌勒-穆尔克和他参谋部的全体人员陪同下出来迎接瓦希德。他们对他盛情相待，将他引到专门为接待他而搭建的帐篷里，并将他介绍给其他军官。瓦希德在一张椅子上坐下来，他示意扎伊努尔-阿比丁·汗、舒贾乌勒-穆尔克和另一名军官坐下来，其他人都站在他的面前。瓦希德接下来讲的话就连铁石心肠的人也会受到感动。在《萨卜尔书简》中，巴哈欧拉让他这番高尚的富有感染力的宣讲永垂青史，并且揭示了其全部意义。瓦希德这样宣讲道："我带着主委托给我的证据来到你们当中，难道我不是先知的后代吗？你们为什么要加害于我？为什么宣判我死刑，拒不承认我的家族赋予我的不容置疑的权利？"

瓦希德威严的仪态和犀利的言辞使听者窘困不安。连续三天三夜，敌人对他盛情招待，尊崇备至。在做集体礼拜时，他们总是让瓦希德领拜，并专注地听他讲道。敌人外表上表现出服从他的意愿，私下里却在策划阴谋杀害他，消灭剩下的信徒同伴。可是，他们又完全清楚他的信徒同伴正守在要塞的高墙后面，他们若是对瓦希德造成哪怕一丁点儿伤害，都会令自己置身于比之前经历过的更大的危险之中。他们为妇女们复仇的愤怒而战栗，绝不亚于他们惊骇于男人们英勇善战的程度。他们知道所有的军事力量都无法制服这一小队由乳臭未干的毛头小子和年迈体弱的老人组成的人马。再大胆周密的计谋也无法确保他们赢得最终的胜利。他们的恐惧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听了扎伊努尔-阿比丁·汗的话。扎伊努尔-阿比丁·汗满怀对瓦希德他们不可磨灭的仇恨，并用这种情绪影响其他人。瓦希德反复的劝诫性的布道令他担心，他生怕瓦希德用充满魔力的语言使他们转而效忠于他的

能言善辩的对手。

扎伊努尔-阿比丁·汗和他的朋友最后决定请瓦希德给他坚守在要塞里的同伴写一封亲笔信。信上说他们之间的分歧已经和平解决了，敦促他们到敌军总部来与他相会，或者各自回自己的家。瓦希德虽不愿答应这一请求，最终被逼无奈只得屈从。不过在这封信之外，他又写了一封信，秘密将敌人的邪恶阴谋告知同伴们，并警告他们不要上当。他将这两封信交给哈吉·赛义德·阿比德，嘱咐他把第一封信毁掉，把第二封信送到同伴手中。他还责成哈吉·赛义德·阿比德叫同伴们选一个最能干的人在午夜带领大家驱散敌军。

哈吉·赛义德·阿比德接受瓦希德的指示后，马上向扎伊努尔-阿比丁·汗告密。后者立即要他以头领的名义要求要塞占领者解散，并保证给他丰厚的酬金。背信弃义的信使哈吉·赛义德·阿比德将第一封信交给瓦希德的同伴，告诉他们领袖已成功地使所有的敌人接受圣教。因此，鉴于敌人已经皈依，瓦希德建议他们离开要塞各自回家。

同伴们虽然对此信感到十分疑惑，但又不能不理睬瓦希德对他们明确表示的希望。他们勉强自动解散，放弃要塞的一切守卫，执行领袖的命令。几个人扔掉武器，朝内里兹走去。

扎伊努尔-阿比丁·汗估计要塞里的人会马上撤离，便派了一支武装力量拦截并阻止他们进城。同伴们被众多武装分子团团包围，并且还有源源不断的增援部队从敌军总部赶过来。面对意外的围困，同伴们竭尽全力击退敌人，迅速朝贾米阿清真寺推进。他们有的用刀和枪，有的只用石块和棍棒杀向城里。“阿拉-乌-阿克巴尔”的喊声再次响起，而且比以往更响亮更有力。在与凶恶的敌人的厮杀中，有几个人牺牲了。其余的人虽然负了伤，并且受到不断从四面八方合围过

来的敌人的侵袭，他们最终还是躲进了清真寺。

这时，臭名昭著的穆拉·哈桑与他的人马赶到了信徒同伴的前头，他躲在贾米阿清真寺的一个光塔里，准备伏击逃亡的信徒同伴。他是扎伊努尔-阿比丁·汗手下的一名军官，是穆拉·穆罕默德·阿里的儿子。被打散了的信徒同伴刚走近清真寺，他就向他们开火。一个名叫穆拉·侯赛因的信徒同伴认出了他，穆拉·侯赛因高喊着“阿拉-乌-阿克巴尔”爬上光塔，瞄准胆小鬼军官，一枪将他打倒在地。穆拉·哈桑的朋友后来将他搬到安全的地方，才使他得以疗伤恢复。

信徒同伴们在清真寺里无处藏身，只得到处躲藏，以等待弄清他们领袖的命运。被叛徒出卖后，他们首先想到的是找到瓦希德，听从他的指示。然而，他们无法得知他的下落。一想到他有可能已被敌人处死，他们就不寒而栗。

瓦希德的同伴们被驱散了，这为扎伊努尔-阿比丁·汗和他的参谋人员壮了胆。他们想方设法不履行当初郑重发誓许下的承诺，开始毫无顾忌地屠杀他们的主要对手。他们用一些貌似有理的借口将神圣的诺言弃之一边，急于实施蓄谋已久的阴谋。就在他们密谋对策时，以冷酷无情而臭名昭著的阿巴斯-库利·汗对同伴说，如果他们觉得当初发下的誓言使他们为难的话，他没有参与许诺一事。他随时准备执行他们觉得不能够执行的事。他愤愤地叫嚣道：“我只要认为谁在这个国家犯了法，我就可以随时抓住并处死他。”说完，他把那些丧亲的人叫来执行对瓦希德的死刑。第一个应召前来的是穆拉·里达，他的兄弟穆拉·巴吉尔已被巴瓦纳特的沙伊库-伊斯兰抓了起来。第二个人叫萨法尔，他的兄弟沙班战死了。第三个是阿加·汗，他的父亲阿里-阿斯加尔·汗同样战死了，阿里-阿斯加尔·汗是扎伊努尔-阿比丁·汗的哥哥。

这些人迫不及待地执行阿巴斯-库利·汗的建议。他们

从瓦希德头上扯下他的头巾，缠在他的脖子上，把他绑在一匹马后，残忍地在大街上拖着他跑。敌人施加给瓦希德的凌辱令目击者想起伊马目侯赛因悲惨结局的可怕场景。当时他的身体被暴怒的敌人肆意蹂躏，被众多骑兵残暴地践踏。刽子手们发出得意的狂叫，刺耳的叫声引得内里兹的妇女从四面八方走出来，她们将他的尸体团团围住，在鼓与钹的伴奏下欢快起舞，恣意发泄狂热的情绪。在极度痛苦中，瓦希德说出了伊玛目侯赛因当年在同样的情形中所说的话。他说："啊，我挚爱的人，祢知道我为祢而放弃了整个世界，因为我只相信祢。我急切地想赶到祢的身边，因为祢至美的容颜已展现在我的眼前。祢目睹了凶恶的迫害者对我的邪恶阴谋，我决不会屈从于他的愿望，也绝不会效忠于他。"

一个英勇高贵的生命就这样结束了。学识渊博、英勇无畏而富于牺牲精神的瓦希德，他的充满传奇色彩的辉煌生涯，必然会以一个悲壮的殉难为他壮丽的人生划上圆满的句号。他的生命的消亡标志着对认同他的圣教的人的生命财产大肆掠杀的开始。多达五千人被派去参与了大屠杀。男人们被抓住后用锁链拴起来，受到虐待后被杀死。妇女和儿童被抓住后遭受了难以形容的兽行。他们的财产被侵吞，房屋被捣毁。哈杰赫要塞被大火夷为平地。大部分男性信徒戴着镣铐被押往设拉子，大半在到达后被残忍地杀死。出于个人利益，扎伊努尔-阿比丁·汗把有些人投进黑暗的地牢。一旦他达到个人目的，就将这些人交给他的恶仆，使他们受到难以形容的残酷虐待。他们先被拉到内里兹的大街上游街示众，之后受到严刑拷打，以求从他们身上获得对迫害者有利的东西。一旦迫害者的贪欲得到满足，每一位受害者就会在经历巨大痛苦之后被杀害。刽子手们想出一切可以动用的折磨手段满足他们的报复心。信徒同伴们被炮烙，被拔掉指甲，被

鞭打，鼻子被刺穿后系上绳子，手脚上的指甲被砸进肉里。每个人都被拖着在大街上走过，成为众人侮辱和嘲笑的对象，其情其景令人悲叹。

在这些受难的信徒中，有一位名叫赛义德·贾法尔-亚兹迪的人。他曾是一位颇有影响而且深受人们尊敬的人。人们对他十分敬重，就连扎伊努尔-阿比丁·汗也对他尊崇有加。可是，后来扎伊努尔-阿比丁·汗竟然下令将赛义德·贾法尔的头巾玷污后扔进火里。赛义德·贾法尔被剥去象征家族荣誉的头巾，在众目睽睽下被示众，任众人到他面前谩骂嘲弄他。

另一位暴政的受害人叫哈吉·穆罕默德-塔基。过去他是个出了名的诚实公正的人，法官经常把他的意见作为法律裁决的决定性意见。这样德高望重的人，在隆冬时节被敌人剥掉衣服扔进池塘，还遭到重重的鞭笞。同样的命运也落在了赛义德·贾法尔、谢赫·阿卜杜勒-阿里以及该城显贵赛义德·侯赛因身上。谢赫·阿卜杜勒-阿里是瓦希德的岳父，是内里兹首要的神学家和知名法官。他们被暴于严寒的天气，冻得瑟瑟发抖，敌人找些人对他们恣意嘲弄，用最恶毒的字眼谩骂他们。许多穷人为了得到一点悬赏而赶来参与这种恶行。但当他们弄清楚要他们所做之事的性质后，他们内心觉得十分反感，便带着厌恶和蔑视转身离开，拒绝拿这种钱。

瓦希德殉道于希吉拉历1266年舍尔邦月第二十八日（公元1850年6月29日）。十天后，巴孛在大不里士被枪杀身亡。

第二十三章

巴孛殉教

标志内里兹动乱结束阶段的惨绝人寰的悲剧故事在波斯全国各地流传开来。它在听者心中激起了惊人的热情。它使首都当局陷入惊恐之中，迫使当局振作起来，企图走出绝望境地。特别是纳西里丁沙阿的宰相艾米尔-尼扎姆，被这些反复上演的以不屈不挠的意志刚强不屈地坚持信仰的精神吓坏了。虽然帝国军队在各处都取得了胜利，虽然穆拉·侯赛因和瓦希德的同伴们在残酷无情的大屠杀中接连死于军官们手中。然而，依照精明的德黑兰统治者们的看法，这样罕见的英雄主义所表现出的精神绝对没有受到挫伤，它的势力远远没有受到削弱。这个被打散了的团体的余部对他们被俘领袖的忠诚丝毫未减。迄今为止，削弱这种忠诚或破坏这种信仰的努力都没有取得任何成功，尽管他们已遭受了惨重的损失。那种精神不但远远没有受到压制，而且还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猛烈有力。那群受迫害的人想到他们遭受的侮辱就感到恼怒，这使他们更加强烈地坚持自己的信仰，日益热诚地仰望和期盼自己的领袖。最重要的是祂仍然活着，祂点燃那火焰并培育出那种精神。尽管被隔离起来，但祂还是可以施展其最大限度的影响。坚持不懈的警惕也无力阻挡席卷全国各地的潮流，因为巴孛的继续存在早已成为其动力。熄灭那盏明灯，在源头处堵塞水流，这样，带来这么大破坏的洪流

就会随之枯竭。这就是使纳西里丁沙阿的宰相改弦更张的想法。在这位愚蠢的大臣看来，干掉祂似乎是使陷入耻辱状态的国家恢复过来的最有效的手段。

他忙碌地行动起来，召集他的顾问们，将他的忧虑与希望都告诉他们，使他们了解他的计划的性质。他大嚷道："看看赛义德-巴孛的信仰在同胞的心中引起的风暴吧！依我之见，不公开处决他，就没有任何东西能使这混乱的国家恢复安宁与和平。在谢赫·塔巴尔西交战过程中，谁敢估算现已被摧毁的兵力呢？谁能估计出要获得这场胜利所作出的努力呢？震撼马赞达兰的祸害刚刚平定，在法尔斯省又燃起另一场暴乱之火，给国人带来多么大的苦难。我们刚刚成功地平息了蹂躏南方的叛乱，北方又爆发另一场暴动，旋风般地扫过赞詹及其周围地区。如果你们能够提出一种补救的办法，就请告知我。因为我唯一的目的就是保证我国同胞的和平与荣誉。"

除了陆军大臣米尔扎·阿加·汗-努里之外，没有一个人敢出声作答。他辩解说由于一伙不负责任的煽动者所做的事而处死一个遭流放的赛义德，这将是一种明显的残酷行为。他追溯了穆罕默德沙阿的榜样，虽然那个赛义德的敌人不断地讲一些卑鄙的诬陷不实之词，他的一贯做法都是不予理会。艾米尔-尼扎姆感到极为不悦。他反驳道："这些与我们面临的问题完全无关。国家的利益处于危险之中，我们决不能容忍这些时常发生的动乱。为了捍卫国家统一这一至高无上的需要，那些多次看到伊玛目侯赛因得到祖父穆罕默德特别钟爱的人，还不是把伊玛目侯赛因处死了吗？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不是拒绝考虑他的血统赋予他的权利吗？没有我主张的救治办法，任何东西都不可能根除这个祸害，给我们带来我们渴望的和平。"

艾米尔-尼扎姆不管他的顾问提出的意见，命令阿塞拜疆省的省督纳瓦布·哈姆扎把巴孛召到大不里士。这位省督在王室家族的亲王中以仁慈和行为正直而著称。艾米尔小心地不向亲王透露其真实目的。纳瓦布以为首相的意图是使他的囚徒回家，于是立即指示一位可信的军官带上一支骑兵护卫队前往巴孛被关押的奇赫里克，将祂带回到大不里士。他把祂托付给他们照管，敦促他们对祂要极为体贴。

在那位军官到达奇赫里克四十天之前，巴孛收拾起祂持有的所有文件和书简，将它们连同祂的笔盒、印章和玛瑙戒指一起装入一个箱子中，把它们交给新生字母之一的穆拉·巴吉尔照管。祂还将一封写给祂的文书米尔扎·艾哈迈德的信交给他，并将箱子的钥匙放在了信中。祂强烈要求他极为小心地照管这一信托物，强调了它的神圣性质。祂嘱咐他不要让任何人知道里面装的东西，除了米尔扎·艾哈迈德。

穆拉·巴吉尔立即前往加兹温。他在十八天内到达那个城镇。当得知米尔扎·艾哈迈德已去了库姆时，他立即出发去库姆，在舍尔邦月（公元1850年6月12日至7月11）中旬到达。那时，我与萨迪克-大不里士一起在库姆。米尔扎·艾哈迈德派他从扎兰德来接我。我与米尔扎·艾哈迈德住在同一座房屋里，房屋是他在巴格-潘比赫区租用的。那时，谢赫·阿齐姆、赛义德·伊斯梅尔和许多其他的信徒同伴也和我住在一起。穆拉·巴吉尔把信托物交到米尔扎·艾哈迈德手中。在谢赫·阿齐姆的坚决要求之下，米尔扎·艾哈迈德当着我们的面将它打开。在那箱子里装的东西中，我们惊奇地看到一个蓝色纸卷轴，质地非常精细。巴孛用漂亮的希卡斯提手写体，以自己的精美书法在上面以五角星符号的形式书写了大约五百段经文，每段都有编号，全部由从“巴哈”

这个词的派生词[1]组成。那个卷轴保存完好，洁净无瑕，初看起来，给人一种印刷品而非手写稿的印象。那笔迹太漂亮太复杂精致了，在远处看，那书写的东西就好像只是纸上的一片墨一样。看着这件我们认为没有哪位书法家能比得上的杰作，我们都赞叹不已。卷轴被重新放入箱中，交回到米尔扎·艾哈迈德的手中。他在收到卷轴的当天前往德黑兰。离开前，他告诉我们信托物须交到德黑兰的吉纳卜-巴哈[2]手中，这就是他能透露的有关那封信的全部情况。至于我，米尔扎·艾哈迈德指示我前往扎兰德与焦急等待我归来的父亲团聚。

那位军官恪守纳瓦布·哈姆扎·米尔扎的命令，把巴孛带到大不里士，对祂极为尊重和体贴。亲王指示他的一个朋友在自己家中招待祂，恭恭敬敬地对待祂。巴孛到达三天后，宰相的新命令到了。亲王受命在接到敕令的当天处决他的囚犯。任何承认自己是祂信徒的人都同样要被处死。奥鲁米耶的亚美尼亚步兵团，受命在位于城中心的大不里士兵营大院中射杀祂。他们的上校是萨姆·汗。

亲王对送达敕令的米尔扎·哈桑·汗表示惊愕。米尔扎·哈桑·汗的称号是维齐尔-尼扎姆，他是宰相的兄弟。他告诉他："艾米尔要是委托给我比他现在交给我的更有贡献的事就好了。他要求我执行的这项任务只有卑鄙小人才会接受。我既不是伊本-齐亚德也不是伊本-萨尔德[3]，而他竟要求我去杀害先知的无辜后代。"米尔扎·哈桑·汗把亲王的话报告给了他的兄弟，于是他的兄弟命令他毫不迟疑地亲自执

① 根据《旅者札记》（第42页），巴孛从"巴哈"这个词派生出多达三百六十个词。

② 那时候用来称呼巴哈欧拉的称号。

③ 迫害穆罕默德的后裔的人。

行他的命令。维齐尔敦促他的兄弟说："解除压在我们心头的忧虑吧！让这件事在莱买丹月到来之前了结。这样，我们就可以安心地过一个宁静的斋月。"米尔扎·哈桑·汗试图使亲王了解这些新指示，但他白费力气了。因为亲王装病，拒绝见他。亲王的拒绝并未使他气馁，他下令立即将巴孛和陪伴祂的人从祂住的房屋转移到兵营的一个房间。另外，他指示萨姆·汗派遣十个士兵，守卫在关押祂的那个房间的门口。

巴孛被摘去象征祂的高贵血统的头巾和饰带。祂与文书赛义德·侯赛因一起被驱赶到另一处被关押起来。祂非常清楚这是通向祂为自己所立目标的道路上的又一步。那天，大不里士城发生了大骚乱。该城居民以为末日审判的大动乱似乎终于来临了。在巴孛被领到殉难场的那天，该城的居民所经受的猛烈而神秘的动乱是他们从未经历过的。当祂快要到兵营的院子时，一个青年急于赶上祂。他从人群中挤过去，突然往前跳，全然不顾这种企图可能带来的危险。他面容憔悴，光着脚，头发乱蓬蓬的。他激动得呼吸急促，感到筋疲力尽，一下子扑倒在巴孛的脚边，抓住祂衣袍的下摆，深情地恳求道："主，把我也带上吧！无论祢去什么地方，请允许我跟着祢吧！"巴孛答道："穆罕默德·阿里，你放心，你当然会跟我在一起。[①]明天你就会见证上帝所命定的。"另外两个信徒无法控制自己，冲上前去向祂保证对祂的忠诚不会改变。这两个人连同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佐努兹一起被抓起来，关在巴孛和赛义德·侯赛因的囚室。

① 毫无疑问，这只是一种巧合。据说，阿里·穆罕默德和耶稣基督都对门徒说过这些话："今天，你必定要和我一起进天堂。"（T.K.切恩：《种族与宗教的和解》，第185页。）

我听到赛义德·侯赛因证实了以下情况。他说："那天晚上，巴孛的脸上喜气洋洋，祂脸上从来没显现出这样的喜色。祂对周围狂吹的风暴漠然置之，兴高采烈地同我们交谈。沉重地压在祂身上的悲伤似乎已完全消失。好像意识到快要取得胜利，悲伤造成的那些重负就消除了。祂对我们说：'明天将是我殉道的日子。但愿你们当中有一个人能站出来，亲手结束我的生命。我宁愿死于朋友之手，也不愿死于敌人魔掌。'听到祂的这一愿望，我们泪如雨下。然而，一想到要用自己的手夺去这么宝贵的一条生命，我们就退缩了。我们拒绝了，保持沉默。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突然跳起来，宣布自己愿意服从巴孛的任何意愿。我们开始干预并迫使他放弃这一想法。这时，巴孛宣布：'这位青年表明了服从我的意愿，因此他将与我一同殉道。我选择他与我分享殉道之冠冕。'"

清早，米尔扎·哈桑·汗命令法拉什-巴希把巴孛带到该城主要的穆智台希德面前，以便从他们那里获得处决祂所需的认可。当巴孛正要离开兵营时，赛义德·侯赛因问祂他该怎么办。祂劝道："不要承认你的信仰。由此，你就能够向注定要向你打听的人传达只有你才知道的事情。"祂正在与他秘密交谈时，法拉什-巴希突然打断他们的谈话，抓住赛义德·侯赛因的手，把他拉到一边去严厉训斥他。巴孛警告法拉什-巴希："除非我对他说出我想要说的一切，否则任何世俗力量都无法使我沉默。即便全世界都武装起来反对我，也不可能阻止我说完我想说的话。"法拉什-巴希对这样一种大胆的断言感到大为惊奇。然而，他没有作出答复，而是叫赛义德·侯赛因起来跟他走。

当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被领到穆智台希德面前时，鉴于他的继父赛义德·阿里-佐努兹所具有的地位，人们反复竭

力劝他放弃自己的信仰。他大声说：“我决不会摒弃我的大师。祂是我的信仰之本，是我最真诚崇拜的对象。我在祂身上找到了自己的天堂，在祂的律法规章中，我认知了自己的救渡之方舟。”穆拉·穆罕默德-马马加尼大声呵斥这位被带到他面前的青年。他说：“住嘴！这些话表明你疯了。我完全可以原谅不该由你负责的这些话。”青年反驳说：“我没有疯。恰恰相反，发疯的人是你。因为你判决了同应允者一样神圣的人。接受祂的信仰并渴望在祂的道上流血的人不是傻瓜。”

接着，巴孛被带到穆拉·穆罕默德-马马加尼面前。他刚一认出祂，就抓起自己先前写好的死刑令，把它交给侍从并叫他转交给法拉什-巴希。他叫喊着：“不需要把赛义德-巴孛带到我面前来。在瓦利-阿赫德主持的会议上见到他的当天，我起草了这份死刑执行令。他肯定是那次我看见的同一个人，他在此期间没有放弃过他的任何主张。”

然后，巴孛被带到米尔扎·艾哈迈德的儿子米尔扎·巴吉尔的家。他最近继承了他父亲的职位。当他们到达时发现他的侍从站在门口，手里拿着巴孛的死刑令。他告诉他们：“没有必要进来了，我的主人已经感到满意，他的父亲宣布的死刑判决是正确的。他能做的仅仅是按他父亲说的办而已。”

穆拉·穆尔塔达-库里跟前两位穆智台希德一样事前就签署了书面证词，拒绝面对面地会见令人生畏的对手。法拉什-巴希获得必要的文件以后，把囚徒交到萨姆·汗的手中，保证萨姆·汗能继续执行任务，因为他已获得该王国政教两方的批准。

赛义德·侯赛因仍然被关押在与巴孛共同度过前一个晚上的同一个房间里。他们正要把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安

置在同一个房间时，他突然哭着恳求他们允许他与他的大师待在一起。他被送交到萨姆·汗的手中。萨姆·汗接到命令处决他，如果他坚持拒绝放弃自己的信仰的话。

在此期间，萨姆·汗发现自己越来越受到他的囚徒的举止和祂所受对待的影响。他极为担心他的行为会使他受到上帝的惩罚。他便向巴孛解释说："我信仰基督教，对你没有恶意。如果你的圣道是真理之道，那就请免去我杀害你的责任吧。"巴孛回答说："你遵令而行吧，如果你是真心实意的，那么全能者一定会解除你的烦恼。"

萨姆·汗命令士兵在赛义德·侯赛因所住房间的门与相邻房门之间的柱子上钉上一颗钉子，在钉子上牢牢地拴上两根绳子，分别将巴孛和祂的同伴悬吊在绳子上。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请求萨姆·汗以这样的方式将他吊起来，以便用他自己的身体保护巴孛的身体。最终他被吊在这样的位置，他的头恰好靠在他的大师的胸口。他们被拴牢后，一个团的士兵排成三列，每一列有二百五十人，每列士兵奉命依次开火，直到整个分队射完子弹。七百五十支步枪开火产生的烟雾竟然使正午的阳光变得黑暗。大约一万人拥挤到兵营的屋顶上以及邻近房屋的顶上，他们全都目睹了令人难过而又动人的场面。

当烟雾散去时，震惊的人群看到了他们的眼睛难以置信的场面。在那儿，巴孛的同伴站在他们面前，他依然活着并未受伤。而祂本人毫发无损地从他们眼前消失了。虽然悬吊他们的绳子已被子弹打成碎片，然而他们的身体却奇迹般地逃过了子弹。尽管有浓烟，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穿的外衣甚至也没有被弄脏。困惑的人群发出响亮的声音："赛义德-巴孛不见了！"他们开始狂乱地寻找祂，最后，发现祂坐在头天晚上所住的房间里，继续祂与赛义德·侯赛因中断了

的谈话。祂的脸上显得泰然自若，那个团的士兵对准祂射来阵雨般的子弹，祂的身体却没有受到任何伤害。巴孛告诉法拉什-巴希："我的话都说完了，现在你们可以接着做你们想做的事了。"那个人感到太震惊了，无法继续他原打算做的事。由于拒绝执行任务，就在那时刻他离开现场辞职了。他把自己见到的所有情况都讲述给他的邻居米尔扎·赛义德·穆赫辛。米尔扎·赛义德·穆赫辛是大不里士的名人。那人听了他讲述的经历，马上就皈依圣教了。

后来，我荣幸地见到了米尔扎·赛义德·穆赫辛。他领我去看了巴孛殉难的地方，让我看了曾经悬吊过祂的那面墙。我被带到祂与赛义德·侯赛因交谈的那个房间，我看到祂坐过的地方。我看见敌人揳在墙上的那颗钉子，悬吊祂的绳子曾经就系扎在那颗钉上。

萨姆·汗同样对这个巨大天启的力量感到震惊。他命令士兵立即离开兵营，拒绝让自己和自己的手下再与伤害巴孛的事有任何瓜葛。离开兵营大院时，他发誓即使因拒绝执行任务而丢掉性命，他也决不再执行这项任务了。

萨姆·汗刚一离开，警卫队上校阿加·詹·汗-哈姆塞自告奋勇要执行行刑的命令。警卫队上校通常叫做哈姆塞或者纳西里。在同一面墙上，以同样的方式，巴孛和祂的同伴再一次被悬挂起来。士兵站成一排向他们开火。与前一次相反，当悬挂他们的绳子被打成碎片时，这一次他们的身体被打得骨肉模糊。士兵准备开火前，巴孛对围观的人群说了这段遗言。祂说："固执的一代啊！倘若你们相信我，那你们每个人都会效仿这青年——你们的先锋——的榜样，心甘情愿地在我的圣道上献身。那时刻即将来临，届时，你们将认出我；而到那一天，我已离开了你们。"

就在枪发的那一刻，一阵格外猛烈的大风吹起来，席卷

了整座城市。浓密得令人难以置信的一阵旋风似的风沙遮天蔽日，使人们的眼睛看不见东西。从正午到晚上，整座城市都一直笼罩在黑暗中。萨姆·汗的兵未能伤到巴孛本来就是件怪事，紧接其后又发生了这一如此怪异的现象。然而，就连这个怪现象也未能打动大不里士人的心，未能劝导他们停下来反思这一重大事件的意义。他们目睹了这一神奇的现象对萨姆·汗产生的效力。他们看见了法拉什-巴希的惊恐，也见到了他作出不可改变的决定。他们甚至检查了那件外衣，尽管发射了这么多子弹，它却仍然完整而且没有污迹。当祂继续同赛义德·侯赛因谈话时，他们能够在毫发无损地摆脱了那场风暴的巴孛的脸上看到安祥的表情。然而，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愿意费神去询问有关这些不同寻常的迹象与奇迹的意义。

巴孛是在星期天中午殉道的，那天是希吉拉历1266年舍尔邦月第二十八日（公元1850年7月9日）。从祂在设拉子诞生之日算起，祂享年三十一个阴历年七个月零二十七天。

在同一天的傍晚，血肉模糊的巴孛及其同伴的尸体被从兵营大院转移到城门外的护城河边。四队哨兵受命轮流看守尸体，每队有十个人。祂殉难的第二天上午，俄罗斯驻大不里士的领事带着一位画家到那里，为躺在护城河边的遗体画了速写。

我听哈吉·阿里-阿斯卡尔讲述了以下情况。他说："我与一位俄罗斯领事馆的官员有亲戚关系，当天他给我看了那幅速写。那是一幅多么逼真的巴孛的画像啊！没有子弹打中祂的前额、脸颊或嘴唇。我看到似乎仍然留在祂脸上的微笑。然而，祂的身子已遭受严重毁损。我能辨认出祂的同伴的手臂和头，他似乎是在抱着祂。当我惊恐地凝视那张令人难以忘怀的画面，而且看到那些高贵的面容都被弄得那么变

形时，我的心沉到了底。我极其痛苦地转过脸，回到了我的房子，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我三天三夜吃不下也睡不着，我思绪万千，悲情难抑。祂短暂而动荡的一生，祂所有的悲伤、骚乱、流放，以及最终使其功德圆满的令人敬畏的殉教，这一切似乎再次展现在我的眼前。我在床上辗转反侧，在哀痛中忍受着煎熬。”

巴孛殉难后第二天下午，叶海亚·汗的儿子哈吉·苏莱曼·汗到达大不里士的郊区巴格-米希。他在自己的朋友和知己卡兰塔尔的家中受到接待。卡兰塔尔是一位托钵僧，属于苏菲教团。得知巴孛濒临生命危险后，哈吉·苏莱曼·汗带着解救祂的目的离开德黑兰。使他感到大失所望的是，他到达得太晚了，未能实现自己的心愿。他的东道主告诉他导致巴孛被捕和定罪的一些情况并给他讲述了祂殉教的经过。他立即决定运走受害者的尸体，即使冒着生命危险也在所不惜。卡兰塔尔劝他等待，遵从他的建议而不要遭到在他看来是必死无疑的厄运。他竭力劝他将住处搬到另一座房屋，等待那天晚上一个名叫哈吉·阿拉-亚尔的人。他说这个人愿意完成他所希望的任何事。哈吉·苏莱曼·汗在约定的时刻见到了哈吉·阿拉-亚尔。那天晚上半夜时分，哈吉·阿拉-亚尔成功地将尸体从护城河边扛到由米兰的一位信徒开办的丝绸厂。第二天，按哈吉·苏莱曼·汗的指示，遗体被放在一个特制的木箱中，并且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点。在此期间，哨兵们假称尸体是在他们睡着的时候被野兽拖走了，以此竭力为自己开脱罪责。他们的上级不愿损害自己的名誉，因此掩盖了真相，未向当局泄露此事。

哈吉·苏莱曼·汗立即将此事报告给巴哈欧拉。巴哈欧拉那时在德黑兰。为了将遗体转移到首都，他指示阿加-卡利姆派一名特使到大不里士。这个决定是由巴孛在名为《吉

亚拉特-沙阿-阿卜杜勒-阿齐姆》的书简中所表达的愿望促成的。这篇书简是祂在那座圣陵附近启示的。祂将这篇书简交给一个叫米尔扎·苏莱曼-哈提卜的人，指示他与许多信徒一起前往那座圣陵并在它的院落内吟诵该书简。在书简的结尾段落，巴孛对埋葬在那里的圣人这样说："在我的热爱者的荫护之下，你已在赖伊找到安息之地，你幸运有加了。要是我能埋在这圣地的院落内该多好啊！"

巴孛及其同伴的遗体被运抵德黑兰的时候，我当时正由米尔扎·艾哈迈德陪着住在德黑兰。在此期间，巴哈欧拉遵从艾米尔-尼扎姆的指示去了卡尔巴拉。阿加-卡利姆与米尔扎·艾哈迈德一起将遗体从最初运到的地点伊玛目-扎德-哈桑[①]，转移到一个除他们自己没有任何人知道的地方。地点的秘密一直保存到巴哈欧拉去阿德里安堡之前。那时，阿加-卡利姆接到命令，将遗体存放的地点告知信徒同伴穆尼尔。尽管穆尼尔搜寻过，还是未能找到。后来地点被圣教的一位老信徒发现了，他在巴哈欧拉在阿德里安堡期间得知了这个秘密。直到此时，信徒们都不知道那个地点，任何人也无法推测遗体最终将转移到什么地方。

在德黑兰，继宰相之后第一个听说巴孛残酷殉教的人是米尔扎·阿加·汗-努里。当巴孛经过卡尚时，米尔扎·阿加·汗已被穆罕默德沙阿流放到该城。他向哈吉·米尔扎·贾尼保证如果他对新天启的爱能使他复职，他会尽最大努力保护这个受迫害的社团的利益与安全。此前，哈吉·米尔扎·贾尼使他了解了圣教的信条。哈吉·米尔扎·贾尼将此事报告给了自己的大师。大师指示他向这位失宠的大臣保证不久他就会被君主召回德黑兰并被赐予除沙阿之外无出其

① 德黑兰的一处圣陵。

右的地位。他受到警告不要忘了自己的诺言，要尽力实现自己的意图。他对巴孛的答复感到极为高兴，重新作了保证。

得到巴孛殉难的消息时，米尔扎·阿加·汗早已擢升，得到伊提马杜德-道利赫的头衔，而且还希望升到宰相的位置。他赶紧将得到的消息告诉巴哈欧拉，他与巴哈欧拉很熟。他希望有朝一日会给祂带来无数灾难的烈火最终会熄灭。巴哈欧拉答道："不是这样的。如果这是真的，你可以肯定已经点燃的火焰将因此而更猛烈地燃烧起来，将引起一场整个王国的政客们的联合力量也无力熄灭的大火。"米尔扎·阿加·汗注定要在晚些时候才能领会到这些话的重要性。当这个预言被说出的时候，他几乎没法想象遭受如此巨大打击的圣教将在其创立者去世之后继续存在。他本人有一次生病，由巴哈欧拉治愈，此前他对治愈此疾已经不抱任何希望了。

一天，他的儿子尼扎穆勒-穆尔克问他是否觉得已故维齐尔最能干的儿子巴哈欧拉不守父训而使寄望于祂的希望破灭。他答道："儿子，你真的相信他是他父亲的无用的儿子吗？我们能指望取得的不过是在我们的时日结束后就会消失的短暂而不可靠的忠诚。我们的凡间生命决不可能摆脱尘世中追求功利的道路上的多变的荣辱兴衰。如果我们在生前保护好自己的名誉，谁能预料在死后诬陷之词不会污染对我们的记忆并破坏我们取得的成就呢？即使在我们生前亲口赞誉我们的人，如果我们哪怕只有片刻未能促进他们的利益，也会在心中谴责和诋毁我们。然而，就巴哈欧拉来说，却不是这样的。与尘世的其他伟人不同，无论对于什么种族、什么地位的人，他都是时间无法使之淡漠、敌人无法毁灭的一个受人热爱和忠诚的对象。死亡的阴影决不可能遮蔽他的威权，诽谤者的舌头也不可能将其毁损。他的影响力达到这种

程度，以致在热爱他的人当中，没有人敢于哪怕是在寂静的深夜里萌发出勉强能称得上背离其意愿的最微弱的欲望。这样的热爱者将会大大增加。他们对他怀有的爱决不会减少，而会一代又一代地传下去，直到世界遍布其荣耀。”

野蛮的敌人执意虐待巴孛并最终毁掉祂生命的恶毒行径，随后给波斯及其居民带来数不清的灾难。犯下这些暴行的人深受自责的折磨，在令人难以置信的短期内遭受了可耻的死亡。至于麻木不仁地观看发生在眼前的悲剧而未能抗议骇人听闻的残酷行为的广大群众，他们接着也遭受了该国的一切财力和政客们的能力都无力减轻的苦难。厄运之风对着他们猛吹，动摇了他们物质富足的根基。从攻击者把手伸向巴孛并力图给祂的圣教以致命打击的那天起，接二连三的灾难压垮了这个国家的忘恩负义者的精神，使他们的国家濒临破产的边缘。那些他们连名字都不得而知、只有在几乎无人愿意阅读的满布灰尘的书籍里才有提及的瘟疫，以无人能逃脱的猛烈程度降临在他们身上。灾祸无论传到什么地方，就使那里变得一片荒芜。王子与农民同样感受到它的痛楚而屈从于它。它牢牢地缠上了老百姓而不肯放松。这些灾难就像使吉兰省大批人死亡的热病一样严重致命。但是上帝的报复性惩罚没有限于降临在倔犟而背信弃义者身上的灾难。它使生存于这片受害土地上的每种生物都感受到它的威力。它既影响到植物，也影响到动物的生命，而且使人们的不幸加剧。人们在巨大痛苦的重压下呻吟，而饥荒又使其变得更加恐怖。饥饿的幽灵在他们中出没，缓慢而痛苦死亡的前景总是出现在他们的幻觉中。老百姓和政府同样渴望得到他们到处都无法获得的解救办法。他们喝干了哀伤之杯，完全没留意到将苦难之杯拿到他们嘴边的那只手以及他们为之受苦的那个人。

起来虐待巴孛的第一个人不是别人，正是设拉子的行政长官侯赛因·汗。他对待自己囚徒的可耻行为使他付出了数以千计的性命。那些人曾受到他的保护，因而纵容他的行为。他所在的省瘟疫肆虐，使其濒临毁灭的边缘。由于贫困与物资消耗殆尽，法尔斯省在沉重的压力下无助地受折磨，要寻求邻近省份的施舍，请求同情者给予帮助。侯赛因·汗本人痛苦地亲眼看到他的一切努力都失败了，被迫默默无闻地度过余生，步履蹒跚地走向坟墓，被朋友和敌人同样抛弃和忘却。

力图挑战巴孛的圣教并阻止其前进的第二个人，就是哈吉·米尔扎·阿加西。正是他为了私利，为了求宠于同时代卑鄙的乌里玛，在巴孛与穆罕默德沙阿之间设置障碍，意图阻止他们相见。正是他将他的令人畏惧的囚徒流放到阿塞拜疆的一个偏僻的角落，常备不懈地监视祂，将祂隔离起来。正是他成为那篇谴责性书简的接收者。在那篇书简中，他的囚犯预示了他的厄运，并揭露了他不光彩的行为。巴孛到达德黑兰之后，仅仅过了一年零六个月，神的报应就使他下台了。他被迫躲避在沙阿-阿卜杜勒-阿齐姆圣陵的湮没无闻的院落内，那里成了一处他免受同胞报复的避难所。报复者之手迫使他从那里流亡到国外，将他投入苦难的海洋，直至在极度贫困与数不尽的苦难中死去。

至于那个步兵团，他们在萨姆·汗及其士兵未能杀死巴孛后，自愿再试一次并最终用子弹将祂打得遍身窟窿。这个团的两百五十名士兵连同他们的军官一起在当年的一次可怕地震中死去。盛夏的一天，在阿尔达比勒与大不里士之间的路上，他们在一面墙下乘凉。在他们全神贯注于游戏和娱乐时，整个建筑轰然倒塌在他们身上，无人幸免于难。其余五百人也因伸手加害巴孛而遭到同样的下场。这个团在巴孛

殉难三年之后参加了叛乱，在米尔扎·萨迪克·汗-努里的命令下被无情地射死了。他不满足于第一次扫射，又下令第二次开枪射击，以确保叛乱者无一幸免。然后又用长矛刺他们的尸体，暴尸给大不里士的人看。那天，该城的居民回想起巴孛殉难的情形，对于杀害祂的人遭到同样厄运感到惊异。有人在窃窃私语：“也许是上帝的报复使整个团遭到这样可耻的悲惨下场吧？如果那位青年是说谎的江湖骗子，为什么迫害祂的人会遭到如此严厉的惩罚呢？”这些重重的疑虑传到了该城最著名的穆智台希德的耳中。他们感到极为担心，于是下令所有怀有这种疑虑的人都会受到严惩。有些人挨了打，其他一些人被处以罚金，所有的人都受到警告停止窃窃私语。因为，这样的私下议论只能使人重新回忆起可怕的敌手，重新激发起对祂的圣道的热情。

促使巴孛殉教的势力的主要鼓动者是艾米尔-尼扎姆，还有他的兄弟主要同伙维齐尔-尼扎姆。在那次野蛮行为发生后的两年内，他们都遭到可怕的惩罚，以悲惨死亡而告终。至今，艾米尔-尼扎姆的血浸染的浴室的墙壁犹存，那是他自己的手犯下暴行的见证。

第二十四章

赞詹的动乱

巴孛死于大不里士之际，使马赞达兰和内里兹燃起熊熊烈火的火花已在赞詹[1]及周边地区燃烧起来。祂深为降临在谢赫·塔巴尔西英雄们身上的悲惨命运而悲伤。而瓦希德及其同伴也遭厄运的消息，进一步打击了祂正备受折磨的心灵。祂对危险逼近的意识，祂最近在大不里士忍受的侮辱，祂在阿塞拜疆的山中要塞遭受长期严苛的监禁，标志着马赞达兰和内里兹动乱末期的可怕的大屠杀，残害德黑兰七位殉教者的人对圣教所犯下的暴行，这些还不是使祂余生的日子变得阴暗的全部灾难。祂已经在这些严酷打击下心力憔悴。这时，祂听到了赞詹开始受难的悲伤的消息。这使祂最后日子的痛苦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当死亡的阴影笼罩祂的时候，祂忍受了多么大的痛苦啊！在各地，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祂的圣教的捍卫者们已被非法剥夺了财产并且遭到野蛮屠杀。而现在，就好像要让祂的苦难之杯外溢一样，赞詹突然爆发了大动荡，这是所有动乱中最猛烈最具破坏性的。

现在，我继续讲述造成这一天启历史中最令人毛骨悚然的事件的详细情况。主要人物是霍贾特-赞贾尼，他的名字是穆拉·穆罕默德·阿里，是他同时代的宗教名人中最能干

① 哈姆塞地区的首府。

的人之一，当然也是圣道的最杰出的捍卫者之一。他的父亲穆拉·拉希姆-赞贾尼是赞詹最杰出的穆智台希德之一，因虔诚、学识和人品的力量而极受尊敬。穆拉·穆罕默德·阿里，别名霍贾特，出生于希吉拉历1227年（公元1812-1813年）。从童年时起，他就显示出非凡的才能，他的父亲为他的教育不惜代价、殚精竭虑。父亲送他去纳杰夫，在那里他以自己的悟性、能力和火一般的热情而著称。他的学识和敏捷的才智受到朋友们的钦慕，而他的直言不讳和人品的力量使对手感到害怕。父亲劝他不要回赞詹，因为他的敌人在密谋反对他。于是，他决定在哈马丹定居，在那里与他的一位女性亲戚结婚。他在哈马丹住了两年半左右。他父亲去世的消息使他决定离开哈马丹回家乡去。他到达赞詹时受到热烈欢迎，激起了乌里玛们的敌意。尽管他们公开反对他，还是得到了他无微不至的关心体贴。

他从朋友们为他搭建的清真寺的布道坛上，敦促聚集在一起听他布道的广大信众不要自我放纵，而要在他们的所有行为中实行节制。他坚决制止一切形式的弊端、陋习，以身作则地鼓励人们严格坚守《古兰经》反复告诫的行为准则。他尽自己的能力用心教导门徒，使门徒的知识和理解力超过了赞詹有声望的乌里玛。十七年来，他一直兢兢业业地工作，并在同乡们的头脑和心灵中清除背离信仰精神和教义的东西。

当他得知从设拉子发出的召唤时，他派遣可信的使者穆拉·伊斯坎德尔调查新天启的主张。他对新天启的响应激起敌人对他的加倍的攻击。由于直到那时为止他们未能使他在政府和民众眼前丢脸，敌人们便竭力指控他鼓吹异端邪说，否定伊斯兰教珍视的一切神圣的东西。他们窃窃私语：“他的公正、虔诚、智慧与学识的名声已经到了我们无法撼动他

的地位的程度。他被召到德里兰的穆罕默德沙阿面前，不是就能凭着富有吸引力的雄辩口才把沙阿争取到自己一边，使沙阿成为他的忠诚钦慕者了吗？不过，既然他现在如此公开支持赛义德-巴孛的圣道，我们肯定能成功地从政府那里获得逮捕他的命令，将他从我们城镇驱逐出去。”

于是，他们起草了一份给沙阿的请愿书，在请愿书中以自己狡猾恶毒的头脑所能想出的一切手段极力败坏他的名声。他们抱怨说：“虽然他仍然承认自己是我们圣教的信徒，但他能够在门徒的帮助下否定我们的权威。既然他支持赛义德-巴孛的教义，把赞詹三分之二的居民争取到那个可憎的宗教信仰中去，他不是使我们遭受莫大的侮辱吗？涌到他门口的信众，整座清真寺都容纳不下了。他的影响大到这种程度，以致属于他父亲的清真寺和为他修建的清真寺已经连接成一座大厦，以接纳越来越多赶去跟着他礼拜的民众。不仅是赞詹，而且邻近的村庄也会宣布支持他。这样的时刻很快就会到来。”

请愿者竭力责难霍贾特的语气和语言使沙阿大为吃惊。他把自己感到惊讶的事告诉了称号为哈基姆-巴希的米尔扎·纳扎尔·阿里，并追溯了许多访问赞詹的人对受指控者的能力与正直的热烈赞扬。他决定召他和他的对手到德黑兰。在他亲自召集的一次特别聚会上，参加的人有哈吉·米尔扎·阿加西和政府主要官员，以及德黑兰的许多知名的乌里玛。他要求赞詹的宗教领袖证明他们所提主张的合理性。无论他们向霍贾特提出有关他们教义的什么问题，他都以一种必定能赢得听众一致称赞的方式给予回答并使君主确信他的清白。沙阿表示完全满意，对他成功驳倒敌人指控的出色方式给予优厚的奖赏。他叫他回赞詹继续为民众的事业做出宝贵的贡献。沙阿保证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支持他，并要

求他在将来可能遇到困难时求助于沙阿。

他回到了赞詹。这是他蒙羞受辱的对手们的敌对情绪猛烈爆发的信号。他们越是敌对他，他的朋友和支持者对他的热爱越明显。他完全鄙视敌对者们的阴谋诡计，以毫不松懈的热情继续他的工作。他大无畏地不断提倡的宽容原则冲击了偏执的敌人苦心经营的组织的根基。看着自己的权威受到破坏，自己的组织机构分崩离析，他们却只能干冒火。

他曾秘密派遣特使马什哈迪·艾哈迈德去设拉子，把他的请求和礼物带给巴孛。正是在那时候，他的特使回到赞詹，在他正在向门徒讲话时将他的挚爱者的一封密信递到他的手中。在他收到的这篇书简中，巴孛将祂自己的称号之一“霍贾特”赐给他，敦促他从布道坛上毫无保留地传扬祂的圣教的基本教义。得知大师的意愿后，他马上宣布了全力以赴地执行书简中的任何指令的决心。他立即遣散学生，叫他们合上书本，宣布中断学习课程。他说：“学习和研究对于已经找到真理的人有什么好处，当一切知识之旨趣的祂已显现时，为什么还要为学习而奋斗呢？”

他要按照巴孛的嘱咐带领会众做星期五的礼拜。至今一直履行此项职责的主麻-伊玛目提出强烈抗议。主麻-伊马目声称这项权利是自己祖先独享的特权，已由君主赐给他的，任何人都无法篡夺它，无论其地位有多高。霍贾特反驳说：“你的权利已被由卡伊姆亲自授予我的权力取代了。我受祂的命令公开担任此项职责，我不能让任何人侵占这项权利。如果受到攻击，我将自卫以保护同伴的生命。”

他无所畏惧地坚守巴孛使他承担的职责，这就使赞詹的乌里玛与主麻-伊玛目联合起来。他们在哈吉·米尔扎·阿加西面前抱怨，声称霍贾特挑战公认的制度的有效性，侵犯了他们的权利。他们恳求道：“要么，我们必须带着家人和财

物逃离城镇，让他单独主管民众的命运；要么，我们从穆罕默德沙阿那里获得立即驱逐他的敕令。因为我们坚信让他继续留在赞詹会招致灾难。”虽然哈吉·米尔扎·阿加西心中不信任本国的教士，对他们的信念和惯常做法感到厌恶，但最终他被迫屈服于他们的强烈要求，将问题提交给穆罕默德沙阿。沙阿下令将霍贾特从赞詹转移到首都。

一位名叫基利杰·汗的库尔德人受沙阿之托向霍贾特递交诏书。在此期间，巴孛在去大不里士的途中到达德黑兰邻近地区。在沙阿的使者到达赞詹之前，霍贾特已派了他的朋友汗-穆罕默德-图卜奇带着他的请求信到他的大师那里去。在信中，他恳求得到大师允许，把祂从敌人手中营救出来。巴孛使他确信只有全能者才能解救祂，没有任何人能逃避全能者的天意或规避祂的律法。祂还说：“不久，你与我的会见就会在另一个世界在不朽的荣耀之家得到实现。”

霍贾特收到信的当天，基利杰·汗到达赞詹并将他接到的命令告诉了他，然后陪同他去了首都。他们到达德黑兰的时间碰巧是巴孛离开库莱恩村的时间，祂在那个村子里已滞留了几天。

当局担心巴孛与霍贾特会面可能引起新的动乱，于是采取了预防措施，以保证在巴孛经过赞詹期间后者不在该城。在霍贾特去首都的路上，他竭力劝说跟在后面一定距离的同伴们回家去并努力与他们的大师见面。他要他们向祂保证他愿意营救祂。在回家的路上，他们遇见了巴孛。祂再次表达了祂的愿望，祂的朋友们中的任何人都不应试图将祂从监禁中解救出来。祂甚至指示他们告诉同城的信徒不要拥挤在祂的周围，而是无论祂到什么地方都要尽量避开祂。

祂的指示被传达给出来欢迎祂到达他们城镇的信徒，他们马上就感到沮丧并哀叹自己的命运。然而，他们还是无法

抑制驱使他们出去迎接祂的冲动，忘记了祂表达的愿望。

他们刚刚与在囚徒前面行进的卫兵相遇，就被无情地驱散了。卫兵到达一个岔路口时，穆罕默德·比格-查帕尔奇与他的同僚发生了争吵，他的同僚是德黑兰派来协助带领巴孛去大不里士的。穆罕默德·比格坚持将他们的囚徒带进城，让祂在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塔比布的父亲米尔扎·马苏姆-塔比布的旅馆过夜。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塔比布在他们继续前往阿塞拜疆之前已为圣教殉难。穆罕默德·比格辩解说在城门外过夜会使他们冒生命危险，将鼓励他们的敌手试图攻击他们。他最终成功地使他的同僚确信应该将巴孛带到旅馆。他们经过街道时，惊讶地看见人们聚集在屋顶上，急于一睹这位囚徒的风采。

旅馆从前的主人米尔扎·马苏姆最近去世了。他的大儿子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是哈马丹的一位杰出的医生，虽然他不是信徒，却真诚地热爱巴孛。他到了赞詹，正为父亲服丧。他在旅馆中殷勤周到地接待巴孛，事先特地为接待祂作了准备。那天晚上，他在祂尊前呆到很晚的时候，完全被争取到祂的圣道中来。

后来我听他这样讲述道："皈依的那天晚上，我在拂晓前起床点上提灯，由父亲的侍者引导着朝旅馆走去。驻守入口的门卫认出了我，让我进去了。当我被引领到巴孛尊前时，祂正在行净礼。我对祂沉浸在祷告中的印象很深刻。我站在祂后面做祷告，心中充满一种虔敬的喜悦。我亲自给祂准备了茶点，在祂转身向着我的时候递给祂，祂叫我去哈马丹。祂说：'这个城镇将陷入大动乱中，街道上全是血。'我强烈要求将我的血洒在祂的圣道上。祂使我确信我殉道的时刻还未到来，叫我顺从天命。日出后，祂骑上马准备出发，我乞求祂允许我跟随祂，但是祂劝我留下来，并向我保

证祂会不断为我祈祷。我顺从了祂的意愿，遗憾地看着祂从我的眼前消失了。”

霍贾特到达德黑兰后被带到哈吉·米尔扎·阿加西面前。哈吉·米尔扎·阿加西代表沙阿以及他本人对于霍贾特在赞詹的乌里玛们中引起的强烈敌视表示不满。他说：“穆罕默德沙阿和我频频收到对你的口头和书面指责。我几乎无法相信他们对你抛弃祖先信仰的指控。沙阿也不相信这些说法。我奉他的命令召你到首都来，请你驳斥这些指控。一个我认为在知识和能力上都极大地胜过赛义德-巴孛的人，竟然愿意支持他的教义。听到这一点就使我感到悲伤。”霍贾特答道：“并非如此。上天为证，如果那位赛义德把他家中最卑贱的工作交给我做，我也将之视为极高的荣誉。君主的最高恩赐也决不可能超越它。”哈吉·米尔扎·阿加西突然叫喊道：“这决不可能！” 霍贾特重申道：“我坚定不移地深信那位设拉子的赛义德就是你本人及全世界正急迫等待其来临的人。祂是我们的主，应允的解救者。”

哈吉·米尔扎·阿加西向穆罕默德沙阿报告了此事。他担心让这么一位令人望而生畏的敌手，君主本人认为自己王国的乌里玛中最有造诣的人，毫无阻碍地自由活动是对该国具有严重危险的政策。沙阿不太相信这样的报告，他将之归因于受指控者的敌人的怨恨与忌妒。于是，他下令召集一个特别会议，要求霍贾特当着与会的首都乌里玛的面证明自己的立场。

为此目的而召开了几次会议。在每次会议上，霍贾特都令人信服地提出他的信仰的基本主张，驳斥力图反对他的人的论点。他大胆地宣布：“圣训说‘我在你们中留下双重证据——上帝的经书和我的家族。’这个圣训不是什叶派和逊尼派信徒都公认的吗？依照你们的看法，第二个证据不是已

经消失了。因而，我们的唯一的指引不是包含在神圣经书中的证据吗？我请求你们以这本经书中公认的准则衡量我们中任何一个人提出的每项主张，并将其视为借以评判我们辩论的公正性的最高权威。”由于无法捍卫反对他的理由，作为最后的手段他们冒险要求他出示证明自己主张的真实性的一个神迹。他大声说：“祂已使我孤立无援地凭借自己的辩论战胜了德黑兰的穆智台希德与乌里玛们的联合势力。还有比这更大的神迹吗？”

霍贾特驳斥对手的谬误主张的巧妙方式赢得了君主的好感。从那天起，君主不再因为霍贾特的敌人献媚求宠而改变看法。虽然赞詹的全部乌里玛和德黑兰的许多宗教领袖宣布他是离经叛道者并要判处他死刑。然而，穆罕默德沙阿却继续偏袒他，还向他保证自己支持他。虽然哈吉·米尔扎·阿加西在心中对霍贾特并不友好。但是，面对王室这样明确无误的偏袒迹象，他也无法公开抵制他的影响。这个狡诈骗人的大臣力图通过频频造访他的宅第，通过大量给他送礼掩盖自己的怨恨和忌妒。

霍贾特实际上成为德黑兰的一名囚徒。他不能越过首都的城门，也不被允许与朋友自由交谈。他家乡的信徒最终决定派代表前去请教他对圣教信仰的律法与信条的新指示。他告诫他们绝对忠诚地听从他派出调查圣道的使者从巴孛那里接到的忠告。他列举了一系列礼仪，其中一些明显背离伊斯兰教的传统。他保证道：“赛义德·卡齐姆-赞贾尼在设拉子和伊斯法罕与我的大师密切联系。他以及我派去见祂的穆拉·伊斯坎德尔和马什哈迪·艾哈迈德，他们都肯定地宣布祂本人第一个遵循祂告诫忠信者遵守的礼仪。因此，作为祂的支持者，我们必须效法祂的崇高榜样。”

这些明确的指示被宣读给他的同伴们听。他们马上就被

激发起执行他的意志的不可抑制的欲望。他们开始热情地实施新天启的律法，放弃过去的习俗与惯例，毫不犹豫地支持其主张。甚至小孩子们也被鼓励认真遵从巴孛的训诫。他们被教导说："我们挚爱的大师，祂本人就是第一个遵循这些礼仪的人。作为他的荣幸的信徒，在使这些礼仪成为我们生活的主导原则上为什么要犹豫呢？"

当塔巴尔西要塞受围困的消息传到霍贾特那里时，他仍然被软禁在德黑兰。他渴望与那些以光辉的英雄主义精神为圣教信仰的解放而斗争的同伴们共命运，却又哀叹自己无能为力。那时，他唯一的慰藉是与巴哈欧拉的密切联系。他从祂那里得到支撑力量，使他在未来的时间里有杰出的表现，能够表现出不亚于那群人在令人难忘的斗争的最黑暗时刻所表现出来的非凡行为。

他还在德黑兰时，穆罕默德沙阿去世了。王位被留给他的儿子纳西里丁沙阿。新宰相艾米尔-尼扎姆决定更加严格地监禁霍贾特，同时寻求干掉他的办法。得知威胁自己生命的危险迫近时，这位囚徒决定伪装离开德黑兰，与急切等待他归来的同伴们会合。

霍贾特到达家乡的消息，由一位名叫卡尔巴拉伊·瓦利-阿塔尔的人向他的同伴们宣布了。他的到来成了他的许多钦慕者尽情展示其忠诚的信号。他们蜂拥而出，男人、妇女和小孩子都来欢迎他，一再表达他们长久不衰的爱。赞詹的行政长官马杰杜德-道利赫对这种自发的欢迎感到震惊。在绝望的狂怒之下，他下令立即割掉卡尔巴拉伊·瓦利-阿塔尔的舌头。马杰杜德-道利赫是纳西里丁沙阿的舅舅，虽然他心里憎恨霍贾特，但他装作是他的朋友和表示良好祝愿的人。他常常拜访他，对他表现出无限的体贴。然而，他在秘密策划杀害他，在等待给予致命一击的时刻。

闷燃的敌意之火很快就由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煽燃起来。赞詹的两个孩子突然发生争吵。这就提供了一个机会。其中一个孩子是霍贾特的一个同伴的亲属家的。行政长官立即下令逮捕并严格监禁了这个孩子。信徒们给行政长官付了一笔钱，劝他释放小犯人。他拒绝接受那笔钱。于是，他们就向霍贾特诉苦，霍贾特提出了强烈抗议。他给行政长官写信说："孩子太小，不应该为他的行为负责。如果他应受到惩罚，应该让他父亲而不是他受苦。"

他发现自己的呼吁不被理睬。于是，他再次抗议并将抗议信交到有影响的同伴米尔·贾利勒的手中，指示他亲自交给行政长官。米尔·贾利勒是本天启的殉教者，也是赛义德·阿什拉夫的父亲。驻守府邸大门的卫兵起初拒绝他入内。他对他们的拒绝感到愤怒，于是威胁要强行闯进门，拔剑出鞘进行威胁。这才成功地克服了他们的阻拦，迫使生气的行政长官释放了小孩。

行政长官无条件依从米尔·贾利勒的要求，这激起乌里玛们的狂暴的怒火。他们强烈抗议他屈服于他们的对手的恐吓威胁。他们担心他的让步会鼓励对手向他提出更大的要求，会使对手们不久就能够掌权并将他从政府的行政管理部门排挤出去。他们最终劝诱他同意逮捕霍贾特，他们确信此举会成功地制止霍贾特的影响力的增长。

行政长官勉强同意了。乌里玛们一再向他担保他的行动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危及该城的和平与安全。他们的两位支持者帕拉文·阿萨杜拉和帕拉文·萨法尔-阿里自愿捉拿霍贾特并给其戴上手铐交到行政长官手中，这两个人都以残忍和力量惊人而臭名昭著。每个人都得到了事成之后得到可观回报的许诺。他们穿上盔甲，戴上头盔，后面还跟着一帮从最低劣的人中搜罗来的恶棍。他们出发去实现自己的目的。与

此同时，乌里玛们忙于煽动民众，鼓动他们增援这帮人。

这些人到达霍贾特的住处所在的区之后，意外地遇到他的一个最强壮的支持者米尔·萨拉赫。他和七个全副武装的同伴坚决阻止他们前进。他问阿萨杜拉准备往何处去。得到对方侮辱性的回答之后，他拔剑出鞘，突然大喊一声“呀，萨希布兹-扎曼！”刺伤阿萨杜拉的前额。米尔·萨拉赫的胆量吓坏了那帮人，尽管他们穿着重型盔甲，还是四散奔逃了。

那天，赞詹还是第一次听到勇敢的圣教捍卫者发出的喊声。这声叫喊将恐慌传遍全城。行政长官被其巨大的力量吓坏了。他问那叫喊意味着什么，是谁发出的。他震惊地得知那是霍贾特的同伴在危难中请求卡伊姆援助的暗语。

不久，那伙被吓坏了的人的残余分子遇到谢赫·穆罕默德-图卜奇，他们立即认出他是他们的敌手中最能干的。发现他没带武器后，他们就向他猛扑过去，用其中一人带的斧头砍他，砍破了他的头。他们把他带到行政长官那里。他们刚一放下伤者，在场的一个名叫赛义德·阿布-卡西姆的赞詹的穆智台希德跳上去，将他的袖珍折刀刺入谢赫·穆罕默德的胸膛。行政长官也拔出剑，刺他的嘴，侍从们跟着用自己的武器完成了对不幸的受害者的谋杀。当打击如雨水般落在他身上时，他不在意遭受的痛苦。人们只听到他说：“我的上帝啊！感谢你惠赐我殉教的王冠。”在赞詹的信徒中，他是第一个在圣道上献出生命的人。他死于星期五，希吉拉历1266年赖哲卜月第四日。他的死早于瓦希德殉教四十五天，早于巴孛殉教五十五天。

那天所流的血非但未能减少敌人的恶意，反而进一步煽起他们的狂暴，增强他们要使其余同伴遭受同样命运的决心。他们的意图受到行政长官默许的鼓励，他们决心处死他

们能抓到的所有的人，而不用事先得到政府官员的明确认可。他们庄重立约不熄灭他们认为是无耻的异教之火誓不罢休。他们迫使行政长官命令传令员在赞詹全城宣布：谁愿意冒生命危险，冒着被没收财产的危险，愿意让他的妻子和孩子遭受苦难和耻辱，就去和霍贾特及其同伴共命运吧！想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安乐与荣誉的人，应该从那些信徒同伴居住的邻近地区撤走并寻求君主的保护。

这个警告使居民立即分成两个不同的阵营，严重考验着对效忠圣道仍然摇摆不定的人的信仰。它导致父子分离、兄弟亲属疏远的可悲景象。尘世间的每根感情纽带似乎都在那天毁坏了，无须庄严宣誓的忠诚比尘世间的任何效忠都更伟大更神圣。赞詹被最疯狂的骚动所折磨。在绝望的狂怒中，分裂之家的成员对天发出的痛苦喊声与险恶的敌人恶狠狠地对他们发出的亵渎喊叫混在一起。欢呼为每一个撕裂与家庭和亲人的关系而投身到霍贾特的圣道的自愿支持者而响起。敌人的阵营忙乱而喧闹地在为他们秘密确定的重大斗争做准备。在该城行政长官的指挥下，在支持行政长官的穆智台希德、赛义德和乌里玛们的鼓励下，增援力量从邻近的乡村冲进了这座城镇。

霍贾特并未被日益严重的动乱吓住。他登上布道坛，向信众大声宣布：“如今，全能之神的手将真理与谬误分离，把启导之光亮与罪过之黑暗隔开。我不愿意你们因为我而遭受伤害。行政长官和支持他的乌里玛们的唯一目的是抓住并杀死我。他们没怀任何其他野心。他们只渴望取我的血，而不是寻找除我之外的任何其他人。你们中无论谁想避免自己的生命遭受我们所处的危险，无论谁不情愿为我们的圣道献出生命，就让他在为时太晚之前离开这里，从哪里来回哪里去。”

那天，行政长官从赞詹周围的乡村征募了三千多人。与此同时，米尔·萨拉赫的许多亲密同伴看到敌手的活动越来越嚣张而难以驾驭。于是，他们陪同他来到霍贾特面前，催促他采取预防措施，并将住处转移到邻近的阿里-马尔丹·汗要塞。霍贾特同意了。他命令将他们的妇女和孩子连同他们必需的物品带到该要塞。虽然他们发现该要塞已有人占用，同伴们最终劝他们撤走了，将他们自己原来住的房屋换给他们。

与此同时，敌人在为猛攻做准备。他们部队的一个小分队刚向信徒同伴们设置的路障开火，一个格外勇敢的名叫米尔·里达的赛义德要求领袖允许他抓获行政长官，并将他作为囚犯带到要塞来。霍贾特不愿听从他的要求，劝他不要冒生命危险。

得知那个赛义德的意图后，行政长官极为害怕并决定立即离开赞詹。然而，一个赛义德劝阻说，他的离去将是严重骚乱的信号，这将会使他在上级眼里丢脸。这样，他被劝阻了。为了表明自己的决心，这个赛义德开始向要塞里的人发起进攻。他发出攻击信号并率领他的三十个亲密同伴前进时，意外地遭遇到两个拔出剑朝他奔过来的敌手。他认为他们要袭击他，他和他的那帮人突然感到惊慌失措。他自己立即掉头回家，忘记了他给行政长官作的保证，他关起门来在自己房间里待了一整天。与他在一起的人迅速逃散了，放弃了进攻的想法。后来他们才得知他们遇到的两个人对他们并无敌意，只不过是在执行任务的途中。

这次不光彩的事件后不久，行政长官的支持者又进行了许多次类似的尝试，但全都没有达到他们的目的。每次他们冲去进攻要塞，霍贾特都命令他三千个同伴中的少数人从隐蔽处出来驱散敌人的部队。每次他给他们下达这样的命令

时，总是告诫信徒同伴避免让攻击者不必要地流血。他不断提醒他们自己的行动纯粹属于防卫，他们唯一的目的是保护他们的妇女儿童的安全不受侵犯。他常常说：“我们得到命令，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发动针对非信徒的圣战，不管他们对待我们的态度如何。”

这种态势一直持续到艾米尔-尼扎姆下令给帝国军队的一个将军。将军名叫萨德鲁德-道利赫-伊斯法哈尼，他已率领两个团前往阿塞拜疆。他在哈姆塞接到宰相的手谕，奉命取消原定行程，立即前往赞詹增援由政府召集的部队。艾米尔-尼扎姆写道：“你已受君主委托制服赞詹城内和周围的捣乱分子，粉碎他们的希望，消灭他们的势力。这是你的荣幸。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的汗马功劳将为你赢得沙阿的最高宠幸，这同他的子民的称赞和尊敬一样重要。”

这一鼓励性的法尔曼激发了野心勃勃的萨德鲁德-道利赫的想象力。他立即率领自己的两个团向赞詹行进，组织由行政长官交给他支配的部队，命令对要塞及其捍卫者发起联合进攻。在要塞周围进行了三天三夜激烈的争夺战。在这个过程中，受围困者在霍贾特的指挥下，以极大的勇气抵抗攻击者的猛烈攻势。无论是敌人在人数上还是装备和训练上的优势，都没能使这些大无畏的信徒无条件投降。他们没有被遍地的炮火吓倒，废寝忘食地从要塞猛冲出去，完全不在意可能遭受的危险。对于敌军从隐蔽处发出的咒骂声，他们高呼“呀，萨希布兹-扎曼！”予以回答。他们被这一呼求的魔力所吸引，扑向敌人将他们各个击溃。他们频繁的冲锋和成功使攻击者感到泄气，敌人深信自己将劳而无功。他们很快就被迫承认他们没有能力赢得决定性的胜利。萨德鲁德-道利赫本人不得不承认经过九个月的持久战斗原来属于他的两个团顶多剩下三十个伤残士兵。他满怀羞辱地最终被迫承认没有

能力压垮对手的精神。他被降职并受到君主的严厉训斥。由于这次失败，他原来的天真的希望无可挽回地破灭了。

这场可耻的失败使赞詹的敌营人心惶惶。这次惨败之后，几乎没有人愿意在无望的遭遇战中冒生命危险。只有被迫作战的人冒险重新发动对受围困者的进攻。主要是从德黑兰为此目的接连派来的几个团在继续猛攻的战斗。虽然该城的居民特别是商人阶层，由于大批部队蜂涌而来而获利丰厚。但是，霍贾特的同伴们却在要塞的围墙内遭受物资匮乏之苦。他们的供给迅速减少。他们从外面得到食物的唯一希望就是几个以各种借口偶尔成功靠近要塞并以高价卖给他们急需品的妇女。

虽然受到饥饿的折磨和猛烈突袭的侵扰，他们还是以坚定的决心保卫要塞。怀着无论多少苦难都无法打消的希望，他们成功地建立起多达二十八个路障，另外派驻了十九个同伴作哨兵，负责监视和报告敌人的动向。

敌人派传呼员到要塞附近劝诱守卫者抛弃霍贾特及其圣道，传呼员的声音常常使他们受到惊扰。传呼员说："省督和总司令愿意对你们中任何肯离开要塞和宣布放弃信仰的人给予宽恕并提供安全通道。君主将给这样的人丰厚的奖赏，除了给予慷慨馈赠外，还将授予高级封号。沙阿及其代表用名誉担保不会违背许下的诺言。"对于这个号召，被围困者一致果决地予以鄙视。

一位农村少女自愿与加入要塞保卫者队伍的妇女儿童共命运，这进一步显示了激励着勇敢同伴们的令人崇敬的舍已精神。少女名叫宰纳卜，她的家在赞詹附近的一个小村庄。秀丽、白皙的她受到崇高信仰的激励，富有大无畏的勇气。男同伴们被迫忍受的磨难和艰苦激起了她遏制不住的渴望。她穿上男装与他们一起击退敌人的反复进攻。她穿着束腰外

衣，戴上与男伴一样的头巾，剪掉头发，佩上一把剑，抓起火枪和一个盾牌加入到他们的行列。当她跳上前去在路障后面就位时，没有人怀疑她是少女。敌人刚一冲锋，她就高喊着“呀，萨希布兹-扎曼！”以惊人的大无畏精神扑向对面的敌军。那天，朋友和敌人都对她展现的闻所未闻的勇气和机敏感到惊讶。敌人把她当成愤慨的上苍对他们的诅咒。由于绝望至极，他们放弃了进攻路障，在她面前可耻地溃逃了。

从塔楼观察敌人动向的霍贾特认出了她，对这位少女展现出的英勇行动感到大为吃惊。她出击追赶攻击者。这时，他命令士兵叫她放弃追赶回到要塞。当他看见她冲进敌人朝她发射的炮火时，他说：“任何男人都不能显示出这样的活力与勇气。”他询问她的行为动机。她突然哭起来，说道：“我看见信徒同伴受苦受难，我就因怜悯和悲伤而心痛。我靠内心无法抑制的冲动向前进。我怕你们拒绝给予我与男同伴共命运的权利。” 霍贾特问她：“你肯定就是自愿加入要塞守卫者队伍的宰纳卜吧？”她答道：“我就是。我自信地向你保证至今没有任何人发现我的性别。只有你认出了我。我以巴孛的名义恳求你不要收回这项极其宝贵的权利、殉道的王冠和我平生的夙愿。”

霍贾特对她恳求的语气和方式印象深刻。他设法使她激动的心灵平静下来，保证为她祈祷，给予她“鲁斯塔姆-阿里”这一名号，以嘉奖她的非凡勇敢。他说：“这是复活日，是‘一切秘密被揭穿之日’[①]上帝不是靠人们的外表，而是依据他们信仰的性质和他们的生活评判祂的创造物，无论男人还是女人。虽然你是一位少不经事的少女，却展示出极少男人能指望超越的活力与才智。”他同意了她的请求，告

① 《古兰经》86:9。

诫她不要超过他们的信仰所规定的界限。他提醒她：“我们按要求保卫我们的生命，抗击奸诈的攻击者，而不是进行一场反对敌人的圣战。”

在长达五个月的时间里，少女继续以无可匹敌的英雄主义精神抵抗敌人的部队。她废寝忘食极其认真地为她热爱的圣道努力。她极为勇敢的榜样激发了少数动摇分子的勇气，提醒他们每个人履行自己的职责。在那个时期，她使用的剑一直佩戴在身边。在难得的短暂的睡眠中，人们看见她头枕着剑，身上盖着盾牌。她的每个同伴都被分配在特定的防守岗位，唯有大胆的少女可以向她愿意去的任何方向移动。在周围一片混乱的最前线，宰纳卜随时准备冲上去营救受到攻击者威胁的任何岗位上的同伴，向需要她鼓励或支持的任何一个人给予帮助。当她的生命快要结束时，敌人发现了她的秘密。尽管知道她是一位姑娘，他们还是一直畏惧她的影响，一见她靠近就吓得发抖。她尖锐刺耳的声音足以使他们惊骇绝望。

一天，看见同伴们突然受到敌军包围，宰纳卜极为悲伤地跑到霍贾特那里，扑倒在他的脚下，泪眼婆娑地恳求他允许她冲上去援助他们。她补充道：“我感觉我的生命快到尽头了，我愿意倒在攻击者的刀剑之下。我恳求你原谅我的过失并代我向我的大师求情，我渴望为祂献出生命。”

霍贾特因为激动而无法回答。她将他的沉默理解为默许。她受到激励跃出大门，七次高呼“呀，萨希布兹-扎曼！”冲上去制止杀害了她的许多同伴的人。当她向他们扑过去时，她高喊着“为什么用你们的行为辱没伊斯兰教的清名呢？”“如果你们是真理的代言人，为什么在我面前可鄙地逃走呢？”她奔向敌人修建的路障，击溃了守卫前三个防御工事的人，正要打掉第四个时，一阵弹雨飞来，她倒地阵

亡了。在她的敌人中，没有人敢于质疑她的贞操，或忽视她的信仰的崇高和她的性格的不朽特征。她的献身影响如此之大，以致在她死后，多达二十位她熟识的妇女接受了巴孛的圣道。对她们来说，她已不再是她们认识的农家女，她是人类行为最高准则的化身，是只有她的信仰才能显示出的精神的化身。

有一天，在霍贾特和他的同伴中充当中间人的信使，奉命通知防御工事的守卫人员执行巴孛给信徒的命令，这个命令是每晚重复下面的求告文十九次："阿拉-乌-阿克巴尔"，[①]"阿拉-乌-阿扎姆"，[②]"阿拉-乌-阿杰马勒"，[③]"阿拉-乌-阿卜哈"，[④]和"阿拉-乌-阿萨尔"。[⑤]接到命令的当晚，防御工事的所有守卫者齐声高喊这些话语。喊声非常高昂而强烈，使敌人从睡梦中惊醒，他们吓得弃营而去，匆忙跑到省督住地附近，躲在邻近的屋中。少数人吓得倒地身亡。相当多的赞詹居民惊慌失措地逃到邻近的乡村。许多人相信这惊人的喊叫是预示审判日到来的迹象。对另一些人来说，它表示霍贾特发出了新的号召，他们感到那将是比经历过的任何攻击都更恐怖的突袭的前奏。

得知这突然的求告所引起的恐怖后，霍贾特说："如果我得到大师的许可对这些怯懦的歹徒发动圣战会怎么样啊！我奉祂之命向人们的心中注入使人变得高尚的慈爱信念，制止一切不必要的暴力。我和同伴们的目的现在是，将来仍然是，忠诚地为君主效劳，成为对他的臣民怀有善意的人。要

① "伟大的上帝。"
② "至伟的上帝。"
③ "至美的上帝。"
④ "至为荣耀的上帝。"
⑤ "至为纯洁的上帝。"

是我选择亦步亦趋地跟从赞詹的乌里玛的脚步，我本来会在有生之年继续成为这个国家的人盲目崇拜的对象。我决不会以对圣道的永恒不变的忠诚换取尘世能给予的一切财富和荣誉。”

那天晚上所留下的记忆仍然萦绕在经历过其恐惧的人们的脑际。几个目击者热情洋溢地向我讲述敌营的混乱和要塞中的虔敬气氛。要塞中的人们在呼唤上帝的圣名并祈求祂的启导与怜悯，他们的敌军军官和士兵沉迷于可耻的放荡行为。虽然筋疲力尽，要塞的守卫者们却继续值班守夜，吟唱巴孛指示他们反复唱的圣歌。同一时刻，敌营中却回响着阵阵喧闹的笑声，夹杂着诅咒和亵渎的话。特别是那天晚上，震耳欲聋的求告声刚一响起，手拿酒杯的放荡军官立刻将杯子抛到地上，光着脚往外猛冲，好像被洪亮的喊声震昏了。混乱中，赌桌被弄翻了。许多人半裸着光着头冲到荒野中。其他人匆忙向乌里玛的家跑去，将他们从睡梦中叫醒。这些人被吓得大惊失色，为惹起这样一场大祸而互相咒骂。

敌人明白那喊声的目的后，放心地回到各自的岗位，不过对他们的经历感到极为丢脸。军官们埋伏了一定数量的士兵，向任何可能再次传来祈祷声的方向开火。每天晚上，他们都以这种方式杀死许多信徒同伴。霍贾特的支持者们不因一再遭受损失而气馁，他们继续以持久不衰的热情祈祷，蔑视向神求告所包含的危险。随着他们人数的减少，祷告声却变得更大，结果招致更多的惨痛损失。甚至迫近的死亡也无力使他们放弃对挚爱者最高尚最有力的念记。

争夺战还在激烈进行着，霍贾特给纳西里丁沙阿写了一封信。他写道：“陛下的臣民将你视为他们的世俗统治者，又是他们信仰的最高监护人。他们向你吁求公正，将你视为他们权利的最高保护者。我们的争论主要涉及赞詹的乌

里玛，在任何情况下，既不牵涉你的政府，也不涉及你的臣民。我本人被你的前任召到德黑兰，他要求我陈述我的信仰的基本主张。已故的沙阿感到完全满意，高度称赞我的努力。我只好离开家，定居德黑兰，目的只是平息围绕我个人产生的暴怒，熄灭拨弄是非者点燃的烈火。虽然随时都可以回家，我却宁愿留在首都，完全依靠君主的公正。在你即位之初，在马赞达兰动乱还在继续时，艾米尔-尼扎姆怀疑我犯有叛国罪而决心取我的性命。我发现在德黑兰没有人能保护我，出于自卫我才决定逃到赞詹。我在这里继续努力工作，竭尽全力促进伊斯兰教的真正利益。我在继续工作时，马杰杜德-道利赫起来反对我。我几次请求他节制和公正，但他拒绝我的请求。受到赞詹乌里玛的唆使和他们对他大肆称赞的鼓励，他决心逮捕我。我的朋友们加以干预，试图使他住手。他继续挑动人们反对我，他们多次以导致目前这种局面的方式行事。直到现在，陛下还没有给予我们这些遭到如此暴行的无辜受害者以仁慈的帮助。我们的敌人甚至力图在陛下眼中把我们的圣道歪曲为反对你既有权力的一个同盟。一切不带偏见的观察者肯定会乐于承认，我们的心中不怀有这样的意图。我们唯一的目的是促进你的政府和臣民的最大利益。我和我的同伴随时准备前往德黑兰，当着你以及我们的那位主要对手的面证明我们圣道的正确性。”

他并不满足于独自请愿，于是叫他的主要支持者向沙阿发出呼吁，以加强他对公正的诉求。

带着请愿书去德黑兰的使者刚一出发，就在路途中被抓获并被带到行政长官的面前。行政长官被对手的行为激怒了，他下令将使者立即处死。他毁掉了那些请愿书，代之以一封充斥着谩骂和侮辱之辞的信，加上霍贾特和他的主要同伴的签名后送达德黑兰。

沙阿读了这些傲慢无礼的请愿书之后极为气愤。他下令立即派遣装备有枪炮弹药的两个团去赞詹，不让霍贾特的任何一个支持者活下来。

在此期间，巴孛殉道的消息通过巴孛的文书赛义德·侯赛因的兄弟赛义德·哈桑传到了处于困境的要塞守卫者那里。当时，赛义德·哈桑在从阿塞拜疆去往加兹温的途中到达赞詹。这个消息在敌人中也传开了。他们欣喜若狂地高声喧哗。他们迫不及待地奚落祂的信徒们的努力。他们以傲慢轻蔑的口气叫道："从今以后，你们还愿意为什么原因而牺牲自己呢？你们渴望在其道路上献出生命的那个人，他自己都成为得胜之敌的子弹的牺牲品了。他的尸体连他的敌人和朋友都见不到了。既然一句话就足以使你们摆脱苦难，为什么还要顽固坚持呢？"无论他们多么努力地动摇这个凄凉社团的信心，他们最终也未能诱使他们中哪怕最脆弱的人离开要塞或放弃自己的信仰。

与此同时，艾米尔-尼扎姆力劝君主向赞詹派遣更多的增援部队。最终，称号为艾米尔-图曼的穆罕默德·汗率领装备有相当多武器弹药的五个团，受命摧毁要塞并且消灭要塞的守卫者。

休战的二十天中，在伊拉万执行军事任务的别名为萨达尔-库勒的阿齐兹·汗-穆克里，通过他的东道主赛义德·阿里·汗成功地会见了霍贾特。赛义德·阿里·汗向阿齐兹·汗讲述了他与霍贾特会面时的动人情景，当时他已获得他所需要的有关受围困者的意图和建议的全部信息。霍贾特告诉他："如果政府拒绝接受我的请求，我愿意与家人一起离开，到这个国家疆界以外的地方去。如果政府连这个要求也拒绝，坚持进攻我们，我们就会被迫奋起自卫。" 阿齐兹·汗向赛义德·阿里·汗保证，他会尽全力劝说当局拿出

快速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赛义德·阿里·汗刚走，要逮捕赛义德·阿里·汗并将他带回首都的艾米尔-尼扎姆的法拉什就到了。这使阿齐兹·汗大吃一惊。他感到极为害怕，为了避嫌，他开始在法拉什面前辱骂并公开谴责霍贾特。通过这种手段，他就能避免威胁到自己生命的危险。

艾米尔-图曼的到达标志着赞詹以前所未有的规模重新开战。十七个团的骑兵参与作战，多达十四门炮按他的命令对准要塞。艾米尔从邻近地区招募的另外五个团正由他训练为增援部队。到达的当晚，他下令以吹号作为重新进攻的信号。炮兵军官得到命令，立即向被围困者开火。大炮的轰鸣声在十四法桑之外都能清楚地听到。炮声刚一响起，霍贾特就命令同伴们使用他们自己造的两门炮。其中一门被运到了控制艾米尔司令部的一个高处阵地。一颗弹丸打中他的帐篷，使他的战马受了致命伤。同时，敌人狂怒地朝要塞开火，杀死了大批的要塞守卫者。

日子一天天过去，艾米尔-图曼指挥的军队未能取得他们天真地预期的胜利。这一点越来越明显。尽管他们在人数、装备和训练方面占有很大的优势。敌军的将军之一法鲁克-汗的死引起艾米尔-尼扎姆的愤怒，他给指挥官写了一封措辞强硬的信，斥责他未能迫使受围困者无条件投降。法鲁克-汗是叶海亚·汗的儿子，也是哈吉·苏莱曼的兄弟。艾米尔-尼扎姆写道：“你玷污了我们国家的美名，使军队士气低落，浪费了最有才能的军官的生命。”他受命在下属中强制执行最严格的纪律，清除军营中的一切道德败坏的污迹。而且，艾米尔-尼扎姆还敦促他与赞詹民众的首领协商，警告说如果达不到目的就降他的职。艾米尔-尼扎姆还说：“如果你们协同努力都不能迫使他们投降，我将亲自前往赞詹，下令对该城居民实行大屠杀，不管其地位或信仰如何。给沙阿带来这种

羞辱，给他的臣民造成这样大的痛苦的城镇完全不配得到我们君主的宽仁。”

在绝望的狂怒中，艾米尔-图曼召集所有的卡德胡达和民众的头领，向他们出示了该信的原文。他的诚挚恳求成功地使他们立即行动起来。第二天，赞詹的每个强壮的男子都应征到艾米尔-图曼的部队中。在卡德胡达们的带领下，在四个团的先导下，大批民众随着嘹亮的喇叭声和击鼓声向着要塞的方向行进。霍贾特的同伴们没有被他们的喧器声吓倒，他们齐声高呼着“呀，萨希布兹-扎曼！”从大门涌出去扑向敌人。这场交锋是他们经历过的最猛烈的拼死战斗。霍贾特的支持者中的最杰出者在那天倒下了，成为残酷大屠杀的受害者。许多母亲眼见儿子在肆无忌惮的残酷行为中被残杀，而姐妹们恐怖而痛苦地看着自己兄弟们的头被高举在长矛上，残忍地遭到敌人武器的毁容。在这场战争当中，霍贾特斗志昂扬的同伴们与被激怒的狂暴顽敌相对峙。时时响起的与男人并肩作战的妇女们的声音，更激发了信徒同伴的战斗热情。那天，他们奇迹般地取得了胜利，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妇女在强敌面前发出的激越的呼叫声。喊声因她们自己的英雄主义与自我牺牲精神平添了几分悲壮。她们女扮男装，有些人急于代替倒下的兄弟们，不顾一切向前冲；而其余的人则扛着装满水的皮囊，力求用水为伤者解渴，恢复他们的体力。与此同时，敌人阵营中一片混乱。由于缺水，又有队列缺陷造成的伤亡，他们打了败仗，既不能撤退又无力攻克。那天，多达三百名信徒同伴畅饮了殉教之酒。

霍贾特的一个支持者名叫穆赫辛。他的职责是宣礼。他的声音具有热情华丽的特质，在邻近地区无人能及。当他召唤信徒礼拜时，他的回音远在邻近村庄的人都能听清楚，深入到听者的心中。在附近地区听到穆赫辛的声音的敬神者，

都对霍贾特及其朋友是异端的指责感到愤慨。他们的抗议声变得非常高，最终传到赞詹的主要的穆智台希德的耳中。他本人无法使他们沉静下来，于是恳求艾米尔-图曼想办法清除人们头脑中关于霍贾特及其同伴既虔诚又正直的信念。他抱怨道："除了与人们的私下交谈，我还日夜通过布道向他们灌输那伙可鄙的人是先知的死敌和祂的信仰的破坏者的信念。可是那个歹徒穆赫辛的召拜声使我的话失去了影响力，使我徒劳无功。消灭那个卑鄙的恶棍肯定是你的首要职责。"

艾米尔起初拒绝他的请求。他答道："你以及诸如你之类的人有责任宣布必须对他们发动圣战。我们只不过是政府的雇员，我们的职责是服从我们接到的命令。然而，如果你力图干掉他，你应准备做出适当的牺牲。"那个赛义德立即明白了艾米尔的暗示。他马上回到家，通过一位使者给艾米尔送去价值一百土曼的礼物。

艾米尔迅速命令以枪法精湛而闻名的士兵埋伏好等待穆赫辛，在他做祷告时射杀他。黎明时分，当他喊出"除了上帝，没有任何别的神"时，一颗子弹打中他的嘴巴，立即杀死了他。霍贾特得知这一残酷行为后，命令他的另一个同伴登上塔楼继续穆赫辛中断的唤拜词。虽然直到休战之时他能够免于一死，但是，他连同他的一些教友们最终仍遭到不亚于他的信徒同伴那样惨烈的死亡。

受围困的日子快要结束时，霍贾特力劝所有已订婚的人举行婚礼。他为受围困的未婚青年挑选配偶，在他的有限财力内为新婚者增添舒适与快乐。他出售了妻子的所有珠宝，用这笔钱为新婚的人提供一切可能得到的东西，为他牵线结婚的人带来欢乐气氛。在三个多月的时间里，欢庆活动持续进行着，欢庆夹杂着恐怖与长期受围困的艰辛。向前推进的

敌人的喧嚷声常常淹没了新娘新郎互致问候的欢呼声！召唤信徒奋起击退入侵者的“呀，萨希布兹-扎曼！”的喊声，是多么突然地使喜庆活动的声音平息啊！新娘是何等柔情地恳求新郎在他冲出去赢得殉教王冠之前多待一会儿啊！他会回答说：“我无法抽出时间，我必须赶快去获得荣耀的王冠。在来世的彼岸，在快乐与永恒团聚之家，我们肯定会再次相见。”

在动乱的日子里，多达两百个青年结婚。有些新郎能够不受干扰地陪着新娘一个月，有些只有几天，还有一些只有短暂的时间。当击鼓声宣布他们离别时刻到来时，他们中没有人不快乐地响应号召。每一个人都毫无怨言地为他们真正的挚爱者牺牲，所有的人最终都饮了殉教之酒。难怪这个数不清的苦难的舞台，这个见证了这样的英雄主义的地点，被巴孛命名为“阿尔德-阿拉”。[①]这是永远与他自己的圣名相联系的名称。

在信徒同伴中，有一个名叫卡尔巴拉伊·阿卜杜勒-巴基的人。他是七个儿子的父亲，霍贾特帮助其中的五个结了婚。婚礼还没有完全结束，恐怖的声音突然预示对他们发动的新进攻又开始了。他们跳起来，离开心爱的人，立即冲出去击退入侵者。在战斗中，五个人先后都倒下了。其中最年长的是一位以才智而受到尊重的青年，他具有知名的勇气。被俘之后，他被带到艾米尔-图曼的面前。艾米尔愤怒地喊道：“叫他躺在地上，他竟敢对霍贾特胸怀如此的大爱，那就在他的胸口点火把它烧掉。”勇敢的青年突然大声说：“无耻小人，你们的手能点燃的任何火焰都无法烧毁我心中炽热发光的爱。”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的口中还在不断

① “崇高的地方”，巴孛给赞詹取的名称。

地赞美他的挚爱者。

在以信仰坚定而出名的妇女中，有一位叫“乌姆-阿什拉夫”[①]的人。她新婚不久，赞詹就爆发了这场风暴。她在要塞中生下儿子阿什拉夫。母子二人都在标志这场灾难末期的大屠杀中幸存下来。许多年之后，她的儿子成长为一位前程远大的青年，他陷入使教友们受折磨的迫害之中。由于未能劝说他放弃信仰，敌人试图警告他的母亲，使她深信有必要在为时太晚之前拯救他免遭厄运。被带去与儿子会面后，这位母亲喊道：“如果你的心倾向于这样的邪恶私语并让它们使你背离真理，我将不认你这样一个儿子。”阿什拉夫信守母亲的告诫，勇敢镇静地死去。虽然她亲自目睹儿子遭受残酷虐待，但是她没有感到悲痛，她也没有流泪。这位了不起的母亲的勇气和刚毅，使犯下可耻罪行的人感到惊讶。当她向儿子的尸首投下告别的一瞥时，她大喊道：“我现在还记得在阿里-马尔丹·汗要塞受围困期间你出生那天我发过的誓言。我感到很高兴，你，上帝给我的独子，已使我能够履行那个诺言。”

我的笔没有能力描述在勇敢者的心中燃烧的强烈热情，遑论适切地赞颂。虽然灾难之风很狂暴，但它们无力吹灭其火焰。男男女女都以持久的热情努力加强要塞的防御工事，重建敌人毁坏的部分。他们所能获得的一切闲暇都被用于祷告。每一个想法，每一个愿望，都要服从于防卫他们的据点和抗击袭击者的进攻这一最高需要。在这些军事行动中，妇女所扮演的角色同她们的男同伴完成的任务一样艰苦。每一位妇女不管其地位和年龄，都精力充沛地投入到共同的任务中去。她们缝衣服，烤面包，照料伤病员，修补路障，从医

① “阿什拉夫之母”。

院和平台屋顶上清除敌人向他们发射的炮弹，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给心灵软弱者以鼓励，使摇摆不定者恢复信心。甚至孩子们也参加到共同的事业中，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而且看起来热情似火，与他们的父母一样出色。

成为他们艰苦努力之特征的团结精神，他们表现出的英雄主义达到如此程度，以致敌人以为他们的人数多达一万。敌人普遍认为不断地有补给品以莫名其妙的方式进入要塞，而且有新的增援力量从内里兹、呼罗珊以及大不里士源源不断地被派遣来。在他们看来，受围困者的力量似乎一如既往地不可动摇，他们的资源似乎无穷无尽。

艾米尔-图曼被他们不屈不挠的顽强精神弄得很恼火，又受到德黑兰当局的指责和异议的刺激，于是决心借助于背信弃义的卑鄙手段求得受围困者完全投降。他深信自己在战场上光明磊落地对付对手所作的努力是无用的，于是狡猾地要求停战并散布沙阿决定放弃整个计划的传言。他说君主从一开始就不赞同支持在马赞达兰和内里兹作战的部队的想法，并对白白流了这么多血深感遗憾。这使赞詹及周围乡村的人相信纳西里丁沙阿实际上已命令艾米尔-图曼与霍贾特谈判友好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他的意图是尽快结束这一令人不愉快的事态。

在确信人们已被他的狡诈阴谋所欺骗后，他起草了一份和平呼吁书。在呼吁书中，他向霍贾特保证自己与他的支持者达成持久解决办法的意图是诚挚的。在声明之外，他还附了一本盖了章的《古兰经》，以证明他的保证的神圣性。他还说：“我的君主已宽恕了你们。我特此庄严宣布你和你的信徒处于陛下的保护之下。上帝的这本经书是我的证明，如果你们中任何人决定走出要塞，你们将不会遭受危险。”

霍贾特恭敬地从使者手中接过《古兰经》。他一读完

呼吁书，马上叫使者告知他的主人他在第二天将给予答复。那天晚上，他召集他的主要同伴，对他们讲了他对敌人的声明的诚意的疑虑。他说：“我们清晰地记得马赞达兰和内里兹的背信弃义行为。他们又想用曾用来对付那批信徒的恶劣做法对付我们。然而，为尊重《古兰经》起见，我们将对他们的邀请作出响应，将派我们的一些同伴到他们的营地。由此，他们的欺骗行为就可能暴露出来。”

我听到赞詹大屠杀幸存者乌斯塔德·米尔-阿里-哈达德讲了以下情况。他说：“我是当时的九个孩子之一。其中没有一个超过十岁。我们陪着霍贾特派出的代表团到了艾米尔-图曼那里，其余的是八十多岁的男人。他们中有卡尔巴拉伊·毛拉-库里-阿加-达达什，达尔维什-萨拉赫，穆罕默德-拉希姆以及穆罕默德。达尔维什是一个令人非常钦佩的人物，他身材高大，胡须皆白，而且特别漂亮。他因行为诚实正直而极受尊重。他代表受压迫者进行的斡旋始终受到当局的注意和同情。皈依后，他抛弃了所有荣誉，虽然年事已高，却应募到要塞保卫者的队伍中。在我们被领去见艾米尔-图曼时，他拿着那本盖了章的《古兰经》走在我们的前面。

“到达艾米尔-图曼的帐篷时，我们站在门口等候他的命令。他对我们的问候没有作出回应，而是以明显轻蔑的态度对待我们。他让我们一直站了半个小时，然后才以一种严厉训斥的语气居高临下地对我们说话。他傲慢轻蔑地大声说：‘从来没见过比你们更卑鄙无耻的人！’他气势汹汹地痛斥我们。这时，信徒同伴中一个最年老体弱的同伴请求讲几句话。在得到许可之后，他以一种令我们不得不深深佩服的方式讲话，虽然他没有文化。他辩解道：‘请上天为证，我们现在是，将来仍然是君主的忠实而守法的臣民。除了促进政府和民众的利益，没有任何其他的愿望。我们遭到对我们心

怀恶意的人的严重歪曲。沙阿的代表中没有一个人愿意保护我们或以朋友之礼对待我们。没有一个人在他面前为我们的圣道辩护。我们反复向他请求，但他不理睬，对我们的呼声充耳不闻。统治当局的冷漠态度鼓励了我们的敌人，他们从四面八方向我们进攻，掠夺我们的财产，奸污我们的妻子女儿，俘获我们的孩子。由于得不到政府的保卫，又受到敌人的包围，我们被迫起来捍卫自己的生命。’

“艾米尔-图曼转向他的副官，问他会劝他采取什么行动。艾米尔补充道：‘我感到不知该如何回答这个人。如果我心中信教，我会毫不犹豫地接受他的圣道。’副官答道：‘除了武力，没有任何东西能使我们摆脱邪教的恶劣影响。’达尔维什·萨拉赫插话道：‘我手中还拿着这本《古兰经》，还带有你们自愿作出的声明。我们刚才听到的话就是对我们响应你们呼吁的报答吗？’

“艾米尔-图曼勃然大怒。他命令拔掉达尔维什·萨拉赫的胡须，而且把他和与他一起来的人扔进地牢。我和其余的孩子们感到害怕并试图逃走。我们高呼着‘呀，萨希布兹-扎曼！’急忙朝我们堡垒的方向跑去。有些人被追上了，成为囚犯。在逃跑时，追赶我的人抓住了我的长袍的衣边。我挣脱了并设法到达了通向要塞的大门。我筋疲力尽了。当我看见被敌人野蛮肢解的信徒同伴伊曼-库里时，我感到大吃一惊。我看着那个场面感到毛骨悚然。我知道那天已宣布停战而且不再采取任何暴力的庄严的保证已经做出。我很快得知受害者被他的兄弟出卖了，他兄弟以想跟他说话为由，将他交给迫害者。

“我直接跑到霍贾特那里。他钟爱地接待我，擦去我脸上的尘土，给我穿上新衣服，请我坐在他旁边。然后，他要我给他讲述同伴的命运。我向他描述了我看到的全部情

况。他解释道：‘这就是复活日的骚乱，一场世界从未见过的骚乱。这就是“各人将逃避自己的弟兄、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妻子儿女”[①]的那一天。这就是那一天，在那时，各人不仅是抛弃弟兄，而且舍弃财产以杀死近亲。在那一天，“每个乳母都抛弃自己的婴儿；每个孕妇都要流产；你把人们看成醉汉，其实他们并非是醉汉，而是因为上帝的严峻惩罚！”，”[②]

霍贾特坐在广场的中央，召唤他的信徒。在他们到达后，他起身站立在他们中间，然后对他们说：“我挚爱的同伴们，我对你们无所畏惧的努力斗争感到非常满意。我们的敌人一心要毁灭我们。他们没有别的愿望，他们的意图就是要把你们骗出要塞，然后随他们的心意残忍地屠杀你们。发现他们的背信弃义行为已经暴露，在狂怒之下，他们虐待和关押了你们中的最年老和最年幼的人。显然，他们要在夺占了这个要塞和驱散你们之后才会放下武器，停止迫害我们。你们继续待在这个要塞里终究会成为敌人的俘虏，他们肯定会侮辱你们的妻子，杀害你们的孩子。因此，你们最好在半夜带上妻子和孩子逃走。在度过这段暴虐时期之后，让每个人寻找一处安全的地方。我要单独留下来对付敌人。最好是以我的死消解他们的复仇渴望，以免你们全部遭殃。”

同伴们深受感动，泪眼婆娑地表示要坚决留下来，在他身旁坚持到底。他们大声说：“我们决不同意将你抛弃给杀人不眨眼的敌人摆布！我们的生命不比你的生命宝贵，我们的家属也没有比你的亲属的血统更高贵。无论你身历何种灾难，我们都愿意以身相迎。”

---

① 《古兰经》80:34。

② 《古兰经》22:2。

除少数几个人之外，所有的人都遵照自己的誓言留下来了。无法承受长期围困带来的日益加重的苦难的人，在霍贾特的劝告的鼓励下前往要塞外的一个安全的地方。他们就这样与其余的信徒同伴分开了。

艾米尔-图曼壮起胆子作出孤注一掷的决定。他命令赞詹所有的强壮男人都在他营地附近集合，准备接受他的命令。他重组军队，任命军官，将他们补充到已在该城聚集的新征募的人员中。他命令多达十六个团的兵力进攻要塞，每个团都配有十门炮。其中八个团受命在每天上午进攻，之后由其余的部队代替他们攻击直至黄昏。艾米尔亲自上阵，人们看到他每天上午督战，向他的人保证成功之后给予奖赏；并警告他们如果失败了，君主将会惩罚他们。

围攻继续进行了整整一个月。除了白天进攻之外，敌人还对他们发动了几次夜袭。他们的攻击十分猛烈，人数上又占压倒优势，攻击迅速而连续。这些削弱了信徒同伴的队伍，加重了他们的痛苦。敌人的援军继续从四面八方涌来，而受围困者却在痛苦与饥饿中受折磨。

与此同时，艾米尔-尼扎姆任命哈桑·阿里·汗-卡鲁西增援艾米尔-图曼。哈桑·阿里·汗率领两个逊尼派信徒组成的军团前往赞詹。他的到达是敌人集中用大炮轰击要塞的信号。大规模的炮轰使要塞面临马上损毁的威胁。炮轰持续了许多天，在这段时间里，尽管对准要塞的火力日益增加，据点却仍然坚固。在那些日子里，霍贾特的教友们展现了连他们的死敌也不得不佩服的勇气和技能。

有一天，在炮轰当中，一颗子弹打中了霍贾特的右臂，当时他正在行净礼。虽然他命令仆人不要把他受伤的事告诉妻子。然而，仆人非常悲伤，无法掩饰自己的感情。他的眼泪显露了他的悲痛，霍贾特的妻子得知丈夫受伤后，马上痛

苦地跑去找他，却发现他在泰然自若地专心祷告。虽然伤口大量出血，他的脸上却保持着平静自信的表情。他说：“上帝啊！原谅这个民族吧。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所干的事。怜悯他们吧，因为只有使他们迷路的人才应对这个民族的手犯下的罪行负责。”

霍贾特竭力平息妻子和亲属看见他全身是血所表现出的焦虑不安。他告诉他们：“要感到高兴，因为我还与你们在一起，希望你们完全顺从天意。你们现在所见到的与在我死亡时源源不断到来的大量磨难相比，不过是沧海一粟而已。无论祂的令谕是什么，我们的职责就是默认和顺从祂的旨意。”

他受伤的消息传到信徒同伴那里后，他们马上放下武器赶到他那里。在此期间，敌人利用对手短暂离开的时间，加强了对要塞的进攻而且得以强行通过大门。那天，他们抓获了多达一百个妇女和儿童，劫掠了她们的全部财产。尽管那年冬天很寒冷，俘虏却被扔在露天里经受赞詹罕见的严寒长达十五个日夜。他们穿的衣服十分单薄，又没有被子盖，在既无食物又无躲避处的情况下被丢弃在荒野中。他们唯一的防护物是盖在头上的薄纱，徒劳地尽力用来保护自己的脸免受无情袭来的冷风的伤害。成群的妇女从赞詹的各个地方蜂拥到他们受苦受难的地方来蔑视和讥笑他们。她们大部分社会地位比这些受难者低下。她们围着他们狂舞，大声嘲笑说：“你们现在找到你们的神了，而且还受他的重赏呢！”她们朝他们脸上吐口水，用最肮脏的话辱骂他们。

要塞失守虽然使霍贾特的同伴们失去了主要的防卫手段，但是，这既未能挫伤他们的锐气，也未能使他们丧失进一步努力的勇气。所有财产被敌人掠夺，失去保护的妇女儿童成为俘虏。其余信徒同伴连同剩下的妇女儿童挤在位于霍

贾特住处旁的房屋里。他们被分为五批，每一批人由十九乘十九个同伴组成。五批人中的每一批，都以十九人为单位一起向前冲，齐声高呼着“呀，萨希布兹-扎曼！”冲到敌人中去驱散敌人的队伍。单是这九十五个同伴的高昂的声音就足以挫败攻击者的努力并压垮他们的精神。

这种情形持续了几天，使自认为能立刻取得重大胜利的敌人遭受耻辱和损失。许多人都在这些遭遇战中被杀死。使他们的上级感到痛苦的是，军官们开始离职，炮兵指挥官丢掉大炮，而整个军队涣散疲惫。为了维持士兵们的纪律，使他们保持持久的作战效率和精力，艾米尔-图曼被迫采取强制措施，现在连他本人也对这些做法感到厌烦了。他再次不得不与剩余的军官们商量，以便在危机四伏的局势中寻求一种补救办法，以解除同样威胁着自己的生命和赞詹居民的性命的危险。他承认：“我对这群人的顽强抵抗感到厌烦了。显然，他们受到一种我们君主无论怎样鼓励都无法指望在士兵中产生的精神的激励。在我们的军队中，肯定没有任何人能显示出这样的舍己精神。我拥有的任何权力都不能使我的士兵从他们陷入的绝境中站起来。无论是胜利还是失败，这些士兵都认为自己注定要遭受永久毁灭。”

经过深思熟虑后，他们决定从他们军营所在的地方挖地道，通向霍贾特的信徒的住处下面。他们决定炸毁这些房屋，以这种手段迫使他们无条件投降。他们花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在地道中填满各种炸药，同时，继续用极其残忍的手段摧毁仍然耸立着的房屋。由于想加速破坏工作，艾米尔-图曼命令炮兵军官将炮火对准霍贾特的住宅。因为介于那座房屋与军营之间的建筑物都已被夷为平地，在通向它的最终毁灭的路上再也没有障碍物了。

那座房屋的一部分已经坍塌了。霍贾特仍然在里面。

他转向妻子赫蒂彻，她正抱着他们的婴儿哈迪。他提醒妻子她和婴儿可能被俘的那一天就要到了，叫她为那一天做好准备。她流露出痛苦的表情。这时，一颗炮弹打中了她住的房间，立刻将她打死了。她怀抱的婴儿掉进她身旁的一个取暖用的火盆里。因为所受的伤，婴儿不久在赞詹的穆智台希德米尔扎·阿布-卡西姆的屋子里夭折了。

虽然霍贾特满怀悲伤，他却不愿沉溺于无益的悲痛。他大声喊道："我的上帝啊！找到祢所钟爱者并在祂的身上认知祢的永世圣灵的那天，我就预见到我要为祢遭受的苦难。到现在，虽然我已感到极其悲痛，但是，它们决不可能与我自愿以祢的圣名遭受的痛苦相比。我的悲惨生活，丧失妻子和孩子和成批的亲属和同伴，又怎能与认知祢的显圣者而获赐的神恩相比！要是我有无数条生命，要是我拥有整个尘世的全部财富及其荣耀就好了。这样，我就可以自由欢乐地把它们全都抛弃在祢的圣道上。"

挚爱的领导人承受的悲惨损失，以及他所遭受的剧烈伤痛，使霍贾特的同伴们悲愤不已。为了给被杀害的教友们报仇，他们决心作最后的拼死一搏。然而，霍贾特劝阻了他们，不让他们匆忙挑起冲突，叫他们顺从天意，冷静地坚持到最后。无论结局可能在什么时候到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的人数逐渐减少，他们的苦难日益增加，能使他们感到安全的地方也更少了。在希吉拉历1267年赖比尔·敖外鲁月第五日（公元1851年1月8日）的早晨，霍贾特忍受由他的伤口引起的剧痛有十九天了。他在祷告时面朝下倒在地上，祈求着巴孛的圣名突然去世了。

他的逝世对他的亲属和同伴犹如晴天霹雳。他们对这样能干、这样有才艺和这样鼓舞人心的领导人的去世深感悲痛。这损失是无法弥补的。在敌人得到他的死讯之前，他的

两个同伴丁-穆罕默德-瓦齐尔和米尔·里达-萨达尔，直接把他的遗体埋在一个连他的亲属和朋友都不可能猜想到的地方。半夜时，尸体被运到丁-穆罕默德-瓦齐尔的房间并埋葬在那里。他们毁坏了那个房间，以确保遗体安全而不会受到亵渎，并且最为小心地保守地点的秘密。

在霍贾特死后，五百多位在可怕的悲剧事件后幸存下来的妇女立即聚集到他的房屋里。尽管领导人去世了，他的同伴们仍然以毫不减弱的战斗热情面对攻击者的军队。在霍贾特旗下的民众中，只剩下两百个精壮的男子。其余的要么已死去，要么因伤而完全残废了。

得知除掉了这样鼓舞人心的领导者，敌人鼓足勇气反击并且打定主意消灭尚未制伏的令人畏惧的剩余势力。他们发动了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猛烈更坚决的总攻。在击鼓声和吹号声的激励下，在老百姓发出的欢乐喊叫声的鼓励下，他们以无度的凶残扑向信徒同伴，不完全消灭那群人决不罢休。在这样猛烈的进攻面前，信徒同伴们再次高呼“呀，萨希兹-扎曼！”一点也不惊恐地向前冲，继续英勇战斗到战死或被俘。

这次大屠杀刚开始，敌人就发出了抢劫信号。范围之广、手段之残忍都是绝无先例的。要不是艾米尔-图曼下令不要动尚存的霍贾特的房屋及其财物，不准对他的亲属采取任何暴力行动，他的四处劫掠的军队就会发动更为卑鄙的攻击。他的意图是要告知德黑兰当局并征求他们的建议。然而，他未能长期阻止士兵的暴力风气。赞詹的乌里玛为费了这么大的劲、遭受了这么大的生命损失才取得的胜利而洋洋得意，这次胜利使他们的名声和威望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因此，他们竭力煽动民众肆无忌惮地伤害男俘虏的生命，凌辱他们的妇女。守卫霍贾特居住过的房屋的哨兵，在接踵而

来的大骚乱中被赶走了。民众与军队勾结起来抢劫财产，攻击在这场令人难忘的斗争中幸存下来的少数人。艾米尔-图曼和行政长官都未能制止整个城镇的抢劫与复仇的渴望。在大混乱中，命令与纪律都不复存在。

然而，行政长官劝导军官们将俘虏集中到一个名叫哈吉·古拉姆的人的房屋中，将他们羁押到德黑兰下达新指示时为止。整群人就像羊一样在那可怜的地方挤成一团御寒。他们挤进的是一个没有屋顶没有家具的围场。他们一连几天没有食物。妇女们从那里被转移到名叫米尔扎·阿布-卡西姆的穆智台希德的家里，当局希望他能劝导她们抛弃自己的信仰换取自由。然而，贪婪的穆智台希德却在妻子、姐妹和女儿们的帮助下，抢走了原来允许她们随身携带的所有东西，剥掉她们的衣袍，给她们穿上最破旧的衣服，私吞了他能在她们的财物中找到的一切值钱的东西。

在遭受了数不清的艰难困苦之后，女性俘虏获准与亲属团聚，条件是亲属要对她们将来的行为完全负责。其余的人被分散到附近的村庄，那里的居民与赞詹的人不一样，他们欢迎新来的人，立刻亲切而真诚地对待他们。然而，霍贾特的家属却被留在赞詹，直至德黑兰下达明确的指示。

至于伤员，他们被关押起来，直到首都下达如何处置他们的指示为止。他们遭受的严寒和残酷对待使他们在几天之内全都死了。

其余的俘虏被艾米尔-图曼交到卡鲁西、哈姆塞和伊拉克步兵团手中，下令将他们立即处决。伴随着鼓声与号声，他们列队被带到军队驻扎的营地。所有这些步兵团都联合起来对这些可怜的受难者实行令人憎恶的恐怖行动。他们手持长矛扑向剩余的七十六名信徒同伴，刺破他们的身体，手段之野蛮残忍远远超过了同类的虐待者中最出类拔萃者的恶行。

那天，主宰了这些野蛮人的复仇风气超越了一切限度。团与团之间竞相犯下他们的灵活的大脑所能想出的最可耻的暴行。他们正准备重新向受害者猛扑过去的时候，一个名叫哈吉·穆罕默德·侯赛因的人突然跳起来高声宣礼。他是阿巴-巴西尔的父亲。他的举动震慑了聚在他周围的人群。虽然他处在弥留之际，他热情庄严地喊出了“阿拉-乌-阿克巴尔”，整个伊拉克步兵团立即宣布拒绝继续这种可耻的行径。他们离开岗位，高呼着“呀，阿里！”恐惧而厌恶地逃离这个地方。当他们背对那流血与恐怖的场景时，人们听见他们大声叫嚷：“该死的艾米尔-图曼！那个家伙欺骗了我们！他固执地设法使我们相信这批人不忠于伊玛目阿里及其亲属。即使我们全部被杀死，我们也决不同意做这种恶行的帮凶。”

在这些俘虏当中，许多人被枪毙了。有些人被剥得精光，被浑身泼上冰冷的水，他们还受到严酷的鞭打。有些人被涂抹上糖浆，扔在雪地里冻死。尽管他们被迫遭受耻辱和非人待遇，但据说这些俘虏中没有一个人放弃自己的信仰或对迫害者说一句生气的话。他们的嘴连小声的抱怨也没有说过，他们的脸上也没有显露出懊悔或悲伤的阴影。不管多大的灾难都不可能遮蔽这些面容上的光芒。无论多么侮辱人的话，都不可能扰乱他们安详的表情。

迫害者刚刚结束他们的恶行，就开始寻找霍贾特的尸体，寻找信徒同伴仔细隐藏过的埋葬他的尸体的地方。非人的折磨无法使他们透露那个地点。行政长官恼怒于找不到他的尸体。他要求把霍贾特的名叫侯赛因的七岁的儿子带来，以便设法使他透露秘密。他轻轻地抚摸着孩子，说道：“我的孩子，得知你父母遭受的所有折磨时，我满怀悲伤。该对已发生的恶行负责的不是我，而是赞詹的穆智台希德们。我现在愿意体面地安葬你父亲的遗体，希望能为我犯下的可耻

罪行赎罪。”通过温和的曲意奉承，他终于得逞了，孩子透露了秘密。于是，他派人取出尸体。他想要的东西一到手，他马上就下令在击鼓声和军号声中用绳子将尸体拖过赞詹的街道。在三天三夜中，在广场上暴露的霍贾特的尸首遭受了无法形容的伤害。据说，在第三天晚上，许多骑马的人成功地将遗体的残余部分运到加兹温方向的一个安全的地方。至于霍贾特的亲属，他们奉德黑兰的命令被带往设拉子，被交到当地的行政长官手中。在那里，他们在贫困与苦难中呻吟。他们仅余的任何财产都被行政长官据为已有，被洗劫的受害者们只得躲避在一座废弃的破损房屋中。霍贾特最小的儿子迈赫迪死于他和他的家人被迫遭受的这种贫困。他被埋葬在用作他藏身之处的废墟中。

在这场令人难忘的斗争结束九年之后，我荣幸地访问了赞詹并去感受了恐怖大屠杀的现场。我悲伤而惊骇地看着阿里-马尔丹·汗要塞的废墟，踏上了那片被不朽的保卫者的鲜血浸透的土地。我在它的门上和墙上能看出标志着要塞被敌人降伏时的大屠杀的痕迹。在曾用作路障的石头上，我发现了在附近洒下的大量鲜血的污迹。

关于在这些遭遇战中倒下的人数，至今还没有准确的数字。参加这场斗争的人非常多，因此，查清他们的姓名和人数是一个令我望之却步的任务。读者完全可以查看有关这些人的一份初步的名单，这是伊斯穆拉胡尔-米姆和伊斯穆拉胡尔-阿萨德提供的。关于参加斗争并在赞詹倒在霍贾特的旗帜下的确切人数，说法很多而且互相冲突。有些人估计殉教者多达一千名。根据其他人的说法，人数要多得多。我听说霍贾特的一个负责记录殉教者姓名的同伴留下了一份书面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他计算出在霍贾特去世之前殉教者的人数是一千五百九十八，而之后殉教的总共是二百零二人。

对于我已讲述过的赞詹发生的情况，我首先受惠于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塔比布-赞贾尼、阿巴-巴西尔以及赛义德·阿什拉夫。他们都是圣教的殉教者，我跟他们每个人都很熟。我的记述的其余部分根据穆拉·侯赛因-赞贾尼的手稿。穆拉·侯赛因-赞贾尼写完手稿后，把它送到了巴哈欧拉的尊前。在这份手稿中，他记录了他能够从各个不同来源收集到的有关这次事件的种种活动的所有情况。

我所记述过的关于马赞达兰战斗的情形同样受到下列文件的很多启发。 一份是赛义德·阿布-塔利布-沙赫米尔扎迪送到圣地的书面报告，一份是由信徒米尔扎·海达尔-阿里-阿尔德斯塔尼所写的一份简要调查。而且，我从实际参与马赞达兰斗争的人那里查明了与那场斗争有关的一些事实。他们是穆拉·穆罕默德-萨迪克-穆卡达斯、穆拉·米尔扎·穆罕默德-富鲁吉以及哈吉·阿卜杜勒-马吉德。哈吉·阿卜杜勒-马吉德是巴迪的父亲，他也是圣教的殉教者。

至于与瓦希德的生平和事迹有关的事件，我从他的一个亲密同伴里达尔-鲁赫那里获得了关于发生在亚兹德的情况的资料。关于内里兹斗争后期的情况，我的记述主要依据我从该城的一位名叫穆拉·沙菲的信徒寄给圣地的一份详细报告中收集的信息。这位信徒对这个问题作了仔细调查并已报告给巴哈欧拉。我的笔未能记录下的无论什么样的情况，我都希望未来的几代人将它们收集并保存给后人。我承认在我记述的故事中还有许多空白，为此我请求读者原谅。我真诚希望后人能够弥补这些空白，能够编辑一本记述下迄今为止我们只能模糊看出其重要性的激动人心的事件的详尽无遗的书。

第二十五章

巴哈欧拉的卡尔巴拉之旅

自从开始写我的记述，我就打定主意将我有幸时常从巴哈欧拉口中听到的情况写进我对这个天启早期情况的记述中。巴哈欧拉的话是价值无法估计的宝物。这些话有一些是对我单独讲的，其他的是我和信徒朋友坐在祂尊前时一起听到的。这些话主要是有关我所描述的事件的。巴哈欧拉对巴达什特会议的评论，祂对标志其尾声的动乱的论述，这些我已在前面的章节中提到过，这些只不过是丰富我的故事并使之升华的几个例子。

完成对赞詹斗争的记述后，我被领到祂的尊前。我和许多其他信徒一起接受祂给予我们的两次祝福。两次拜访都发生在巴哈欧拉选择居住在阿加-卡利姆的家里的那四天中。希吉拉历1306年主马达·敖外鲁月第七日[①]，祂到达祂弟弟的家中。之后的第二天和第四天晚上，经过允许，我与许多来自萨尔韦斯坦和法兰的朝圣者以及几个当地的信徒一起来到祂的尊前。祂对我们说的话我永远铭记心间。我觉得有义务与读者一起共同领会祂谈话的要点。

祂说："赞美归于上帝，在这个天启中要告诉信徒们的任何重要东西都已启示了。在我的经书中，已明确了他们

① 公元1889年1月9日。

的职责，清楚地提出了期望他们做的事情。现在是他们奋起履行自己的职责的时候了。让他们将我给他们的劝诫转化为行动。让他们多加小心，以免他们对上帝的爱，一种在他们心中熊熊燃烧的爱，使他们越过了中庸的界限，超越了我为他们设定的界线。关于这一点，我在伊拉克时给哈吉·米尔扎·穆萨-库米这样写道：‘你应该这样自我约束，即使让你从确信之源泉痛饮一切知识之水，也不要让你的嘴向朋友或陌生人泄露了你已饮水的奇迹。虽然你的心中满怀对祂的爱，也要注意以免任何眼睛看出你内心的激动。虽然你的心灵像海洋般波涛汹涌，也不要让你的安祥面容遭受打扰，不要让你的行为显露出你的强烈感情。’

“天知道，我[1]任何时候都没有试图掩盖自己或隐藏我受命传扬的圣道。虽然没穿学士之长袍，我却在努力一次又一次地面对并劝告马赞达兰的博学之人，成功地说服他们相信这天启的真理。我对决心要做的事决不退缩；我毫不犹豫地接受来自任何方面的挑战。那时候，我无论对谁说话，我发现他都愿意接受我的号召并准备支持圣道的戒律。巴扬子民以自己的行为玷污了我已完成的工作，要不是他们的可耻行为，努尔和马赞达兰就已被完全争取到圣道中，而且到现在早已成为它的主要堡垒之一。

“有一段时间，迈赫迪-库里·米尔扎的军队围攻塔巴尔西要塞，我决定从努尔出发去援助英勇的捍卫者。我本来打算派我的同伴阿卜杜勒-瓦哈卜在我之前出发，要求他去通知我即将到达受围困地点的消息。虽然受到敌人的包围，但是我还是决定同坚定的同伴共命运，冒他们面临的危险。

① 该段及以下几段中大写的“We”，是“I”的谦称，指巴哈欧拉自己。——中译者注。

然而，情况并非如此。全能者之手使我免遭他们的厄运，将我保留下来做我注定要完成的工作。遵循上帝神秘莫测的智慧，在到达要塞之前，我的意图被努尔地区的某些居民报告给了阿莫勒的行政长官米尔扎·塔基。他派人拦截我。在休息喝茶时，我发现突然被许多骑马的人包围了。他们夺走我的行李，俘获我的战马。他们用一只配着劣质鞍具的牲口换取我的马匹，我发现那匹马骑上去极不舒服。我的其余同伴被戴上手铐，押解到阿莫勒。尽管我的到达引起混乱，而且还面对乌里玛的反对，米尔扎·塔基还是成功地使我得到解脱，将我们领到他自己的家。他给我以最热情的款待。偶尔他也屈从于乌里玛不断施加的压力，感到自己无力挫败他们要伤害我的企图。当在马赞达兰参战的萨达尔回到阿莫勒时，我仍然在米尔扎·塔基家中。他刚一得知我蒙受了侮辱，便马上斥责米尔扎·塔基在保护我不受敌人侵害方面表现软弱。他愤怒地责问：‘这种无知之人的谴责有什么重要的？你为什么因他们吵吵嚷嚷改变主意？你本来应该阻止这伙人，不让他们到达目的地就行了。不是要把他们留在这座房子里，你应安排他们立即安全返回德黑兰。’

“在萨里期间，我再次受到人们的侮辱。虽然那个城镇的名人显贵们大部分是我的朋友，而且在德黑兰还见过几次面。但是，当我与库杜斯走上街时，该镇的人刚一认出我，马上就开始恶狠狠地辱骂我。我到任何地方，他们都冲着我们喊‘巴比教徒！巴比教徒！’我无法逃避他们的愤怒谴责。

“在德黑兰，我两次因为奋起捍卫无辜者并反对残酷无情的压迫者而受关押。我第一次遭受关押是在穆拉·塔基-加兹维尼遭杀害之后，是因为我怜悯那些不应受到严厉惩罚的人而给予帮助所引起的。我第二次受关押要严厉得多，是

由圣教不负责任的信徒谋杀沙阿造成的。那件事导致我被流放到巴格达。我到达巴格达后不久，就前往库尔德山区，在那里我过了一段离群索居的生活。我躲避在一个偏僻的山顶上，离最近的居民点也有大约三天路程，全无舒适的生活可言。我与同胞完全隔离开来，直到一个叫谢赫·伊斯梅尔的人发现了我的住处并给我带来我所需要的食物为止。

“我回到巴格达时，使我大吃一惊的是，我发现巴孛的圣道已减弱，连它的名字也几乎被人忘却。我奋起振兴祂的圣道，使它免遭腐败和堕落。当信徒同伴们深感困惑时，我大胆而坚决地重申它的基本真理，要求所有变得冷淡的人热情地拥护已受到严重忽视的圣教信仰。我呼吁世界各族人民凝神注视祂的天启之光。

“我离开阿德里安堡之后，君士坦丁堡的政府官员正在讨论是否把我和我的信徒同伴扔进大海。有关这一讨论的流言传到波斯，我实际上已遭到那种厄运的谣言传开了。特别是在呼罗珊，我的朋友感到极为担心。据说，米尔扎·艾哈迈德-阿兹甘迪得到这个消息时，马上肯定地说在任何情况下自己都不会相信这种谣传。他说：‘如果这是真的，巴孛的天启一定会被看作是完全没有基础的。’我安全到达狱城阿卡的消息使我的教友们感到欢欣鼓舞，使呼罗珊的信徒们对米尔扎·艾哈迈德的信念更加钦佩。他们对他的信任也增强了。

“我从至大监狱向世界的几位统治者和君主写了一些书信。在信中，我召唤他们起来接受圣道。我向波斯的沙阿派去我的信使巴迪，我将书简交托到他的手中。正是他将它在众人眼前高高举起，大声呼吁君主听从书简中的话。其余的书信也以同样的方式送达目的地。我从法国公使那里收到我写给法国皇帝的书简的答复，该书简的原件现在由至大圣枝

持有。我给他写了这些话：‘法国君主啊！叫大祭司停止敲钟吧，因为，看哪！你的上帝、主的意旨之手正在敲响的至伟之钟，显示在祂选定的这个人身上。’只有我写给俄罗斯沙皇的书信未能送达。然而，其他书简已送到他那里，而那封书信最终还是会交到他手中。

“感谢上帝使你能认识祂的圣道。无论谁接受了这一赐福，在接受之前一定是做了某件事，虽然他本人不明白其性质，但那是上帝命定为指引他发现和接受真理的手段。至于未得到这一赐福的人，仅仅是由于他们的行动妨碍了他们认知这个天启的真理。我希望已获得这种灵光的你，尽你的最大努力驱走人们的迷信愚昧和无信仰状态。愿你的行为能传扬你的信仰，使你能带领误入歧途者进入永久得救之道。你要永远铭记这个晚上。愿它永远不会因时间的流逝而被淡忘，愿它永远被人们口口相传。”

巴孛宣示后的第七个诺鲁兹节是在希吉拉历1267年[①]的主马达·敖外鲁月第十七日，在赞詹斗争结束后一个半月。同年的暮春时分，在舍尔邦月的月初巴哈欧拉离开首都前往卡尔巴拉。那时，我与巴孛的文书米尔扎·艾哈迈德一起住在克尔曼沙阿。他奉巴哈欧拉之命收集和抄写所有的圣作，他持有大部分圣作的原件。当德黑兰七位殉教者悲惨殉教时，我在扎兰德我父亲的家中。随后，我借口拜谒圣陵成功地离家并去了库姆。由于无法找到我想要会见的米尔扎·艾哈迈德，我遵照哈吉·米尔扎·穆萨-库米的建议前往卡尚。他告诉我能给我指点米尔扎·艾哈迈德下落的唯一的人是住在卡尚的阿齐姆。我同他一起再次回到库姆，并被介绍给赛义德·阿布-卡西姆-阿拉吉-班德-伊斯法哈尼，他先前曾陪

① 公元1851年。

同米尔扎·艾哈迈德旅行到克尔曼沙阿。阿齐姆指示他领我到该城的城门，并告诉我米尔扎·艾哈迈德住的地方，然后安排我去哈马丹。赛义德·阿布-卡西姆又叫我去询问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塔比布-赞贾尼，他说我肯定能在哈马丹找到他，他将指引我到能见到米尔扎·艾哈迈德的地方。我遵照他的指示，在克尔曼沙阿由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指引去见一位商人古拉姆-侯赛因-舒什塔里，他会领我去米尔扎·艾哈迈德住的房屋。

我到达克尔曼沙阿之后几天，米尔扎·艾哈迈德告诉我他在库姆期间成功地向伊勒迪里姆·米尔扎传导了圣道。伊勒迪里姆·米尔扎是汗拉尔·米尔扎的兄弟。米尔扎·艾哈迈德表示希望送他一本《达拉伊勒-萨卜伊》，[①]并表示想请我送过去。那时候，伊勒迪里姆·米尔扎是洛雷斯坦省霍拉马巴德的司令官，他将军队驻扎在哈维瓦里什塔尔山中。我非常高兴地答应了他的要求，并且表示愿意立即启程。在一个库尔德向导的带领下，我们在群山和森林中穿行了六个昼夜，直到我们抵达那位司令官的司令部。我将礼物交到他手中，又将一封他写给米尔扎·艾哈迈德的书信带回来。信中他对收到的礼物表示感谢，并向米尔扎·艾哈迈德保证他忠诚于该书作者的圣道。

回来之后，我从米尔扎·艾哈迈德那里得到巴哈欧拉到达克尔曼沙阿的喜讯。我们被领去见巴哈欧拉的时候，祂正在埋头阅读《古兰经》。那是莱买丹月，我们有幸听到祂诵读神圣经书。我将伊勒迪里姆·米尔扎写给米尔扎·艾哈迈德的信递给祂。读过那封信之后，祂评论道："卡札尔王朝的成员所宣称的信仰不可靠。他的声明是不真诚的。由于

① 巴孛最著名的圣作之一。

期望巴比教徒有一天会刺杀君主，他希望被他们拥戴为继任者。他就是因为这个动机才宣称热爱巴孛的。”几个月内，我们就知道了祂的话的正确性。正是伊勒迪里姆·米尔扎下令处死了圣教的一名热诚的信徒。被处死的信徒名叫赛义德·巴西尔-欣迪。

在这个关键时刻，有必要偏离一下我们故事的方向，简单谈谈这位殉教者的皈依和死亡的情况。在巴孛使命的初期，奉祂的指示分散各地去传道的门徒中有一个叫谢赫·赛义德-欣迪的人。他是巴孛的新生字母之一。他遵照大师的指示奔走于印度各地，向该国的民众宣传祂启示的圣道戒律。谢赫·赛义德在旅行过程中访问了木尔坦城，在那里他见到了赛义德·巴西尔。虽然赛义德·巴西尔的眼睛瞎了，但他以内在之眼立即感知到谢赫·赛义德带来的神启的意义。他获得的广博知识，一点也不会妨碍他正确估计召唤他的圣道的价值，而是使他能够领会其意义，懂得其力量。他将领导地位的虚名抛在身后，断绝了与朋友和亲属的关系，以坚定不移的决心奋起为他接受的圣道作出自己的贡献。他的第一个行动是去设拉子朝圣，希望能见到他的挚爱者。到达该城时，他大吃了一惊。他悲伤地了解到巴孛已被流放到阿塞拜疆的山区，他在那里过着单调寂寞的生活。他立即前往德黑兰，然后从那里去努尔，他在那里见到了巴哈欧拉。这次会见使他解除了因未能见到大师而压在心头的悲伤。后来无论见到什么阶层或什么信念的人，他都跟他们分享他经巴哈欧拉之手得到的大量欢乐与赐福，将与祂交谈时注入他内心深处的一些力量给予他们。

谢赫·沙希德-马兹坎向我讲述了下述情况。他说：“我有幸在赛义德·巴西尔在盛夏时节经过加姆萨尔时与他会面。卡尚的主要人物都到加姆萨尔镇避暑。我发现他日夜与

村子里领拜的主要乌里玛争论。他以自己的能力和洞察力与他们讨论宗教中的深奥问题，毫无畏惧和保留地解释圣道的基本教义，不容置疑地驳斥他们的论点。没有人能驳倒他为支持自己的主张而提出的证据，无论是学识多么渊博、经验多么丰富的人。他对伊斯兰教的教义和规条的深刻见解和知识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他的对手认为他是个魔法师。他们对他那具有破坏性的影响感到畏惧，这种影响不久就会使他们失去自己的地位。”

穆拉·易卜拉欣向我讲述了类似的情况。穆拉·易卜拉欣的别名叫穆拉-巴希，他在苏丹纳巴德殉教。他这样描述对赛义德·巴西尔的印象。他说：“在他人生的末期，赛义德·巴西尔经过苏丹纳巴德，所以我能在那里见到他。他经常与主要的乌里玛们交往。他对《古兰经》的知识和他掌握的穆罕默德的圣训无人能及。他展示出的理解能力使对手感到恐怖。对手常常质疑他的引文的准确性，或者拒绝他为支持自己论点而举出的圣训故事。他通过准确无误地引用《乌苏尔-卡菲》和《比哈鲁勒-安瓦尔》[①]的原文证实自己的论点，他会立即从中抽取特定的圣训故事证明自己的话。他流畅娴熟地提出无可辩驳的证据以支持自己的论题。在这方面，他同样是无可匹敌的。”

赛义德·巴西尔从苏丹纳巴德去了洛雷斯坦。在那里，他参观了伊勒迪里姆·米尔扎的军营。伊勒迪里姆·米尔扎特别恭敬和体贴地接待他。有一天，在他们的谈话中，在提到穆罕默德沙阿的时候，这个极为勇敢的赛义德使用了致使伊勒迪里姆·米尔扎暴跳如雷的言辞。伊勒迪里姆·米尔扎对他说话的语气和激烈程度感到怒不可遏，于是下令将他的

① 《穆罕默德圣训汇编》。

舌头从脖子后面拉出来。这个赛义德以惊人的毅力忍受了这种残酷的折磨，但终因压迫者残忍地施加的痛苦而死去。同一周，汗拉尔·米尔扎发现了一封信。在这封信中，他的兄弟伊勒迪里姆·米尔扎辱骂他。汗拉尔·米尔扎立即获得君主的同意，以自己喜欢的任何方式处理他。汗拉尔·米尔扎对自己的兄弟怀有无法消解的仇恨。他下令剥去他的衣服，让他戴着锁链赤裸着被带到阿尔达比勒。伊勒迪里姆·米尔扎被关押在阿尔达比勒并最终死在那里。

巴哈欧拉在克尔曼沙阿度过了整个莱买丹月。他的亲属舒克鲁拉-努里和在塔巴尔西之战中幸存下来的米尔扎·穆罕默德-马赞达拉尼，是祂选定跟祂一起去卡尔巴拉的仅有的陪伴。我听巴哈欧拉本人讲过祂离开德黑兰的理由。祂告诉我们："艾米尔-尼扎姆有一天叫我去见他。他热情友好地接待了我，并透露了他把我召去的目的。他温和而含沙射影地说：'我充分意识到你的活动的性质和影响，坚信要不是你一直支持和援助穆拉·侯赛因及其同伴，无论他还是他的那伙没有经验的新手都没有能力抵抗帝国政府的军队达七个月之久。你设法指导和鼓励那些人作出努力的能力和技巧，不可能不引起我的佩服。我没能获得可以证实你在这件事中有同谋关系的任何证据。让你这样足智多谋的人无所事事而不给予报效国家的机会，我觉得是一件憾事。我想向你提个建议，在沙阿考虑去伊斯法罕的这些日子，你去访问卡尔巴拉。我打算在他回来时，使他给予你艾米尔-迪万这一职位。这是一个能让你令人钦佩地履行职责的职位。'我强烈抗议这一指控，拒绝了他希望给予我的职位。那次面谈几天之后，我离开德黑兰，去了卡尔巴拉。"

在巴哈欧拉离开克尔曼沙阿之前，祂把米尔扎·艾哈迈德和我召到面前。祂要我们去德黑兰。我受命在到达后立即

去见米尔扎·叶海亚，并把他带到位于沙阿鲁德附近的祖勒-法加尔-汗堡，在那里和他一起呆到巴哈欧拉回到首都为止。米尔扎·艾哈迈德受命留在德黑兰直到祂回来，祂将一盒糖果和一封写给阿加-卡利姆的信交托给他。再由阿加-卡利姆将礼物递送到马赞达兰，至大圣枝和他的母亲住在那里。

我给米尔扎·叶海亚传达了口信，但他拒绝离开德黑兰。他反而命令我去加兹温。他强迫我遵从他的意愿，要我带一些信给他在该城的朋友。我刚返回德黑兰，就在我的亲属的坚持下被迫回到扎兰德。不过，米尔扎·艾哈迈德承诺他会再次安排我回到首都。他履行了这个承诺。两个月后，我再次与他一起住在诺门外面的一个旅馆里。在那里，我在他的陪伴下度过了整个冬季。他整天抄写《波斯文巴扬经》和《达拉伊勒-萨卜伊》。《达拉伊勒-萨卜伊》是他以令人钦佩的热情抄写的一部著作。他交托给我两本，要我代表他赠送给穆斯陶菲优-马马立克-阿什蒂亚尼和米尔扎·赛义德·阿里-塔法尔希。米尔扎·赛义德·阿里-塔法尔希的别名叫马杰杜勒-阿什拉夫。穆斯陶菲优-马马立克-阿什蒂亚尼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就完全被争取到圣教这边来了。至于米尔扎·赛义德·阿里，他表达的看法完全不同。在一次阿加-卡利姆参加的聚会上，他以不赞同的态度评论信徒们连续不断的活动。他公开宣称："这个教派仍然在活动。它的使者在努力工作，传播他们领袖的教义。他们中有个年青人一天来看我，送给我一本专著。我认为那本书极其危险。任何读过那本书的普通老百姓都肯定会被它的腔调所诱惑。"从他略为提到的情况，阿加-卡利姆立即意识到米尔扎·艾哈迈德将那本书送给了他，而我充当了他的信使。当天，阿加-卡利姆要求我去见他，劝告我回到扎兰德的家中，要求我劝导米尔扎·艾哈迈德立即去库姆。因为按照他的看法，我们两

人都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我按照米尔扎·艾哈迈德的指示行事，成功地劝说那位赛义德归还了先前给他的那本书。不久以后，我与米尔扎·艾哈迈德分手了。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他。我陪他走到沙阿-阿卜杜勒-阿齐姆，之后他去了库姆而我前往扎兰德。

希吉拉历1267年闪瓦鲁月[①]，巴哈欧拉到达卡尔巴拉。在去往那座圣城的途中，祂在巴格达小住了几天。祂很快就要再次到巴格达，祂的圣道注定要在那里发育成熟并展示给世界。到达卡尔巴拉后，祂发现许多最杰出的居民已成为一个名叫赛义德-乌卢夫的人的有害影响的牺牲品，他们已宣布自己是他的支持者。其中包括谢赫·苏丹和哈吉·赛义德·贾瓦德。他们沉溺于迷信之中，相信他们的领袖就是圣灵的化身。谢赫·苏丹是他的最热诚的门徒之一，自认为在同胞中是仅次于他的大师的最杰出的领袖。巴哈欧拉会见过他几次，以祂的忠告与慈爱的话成功地清除了他头脑中的胡思乱想，使他摆脱了他已陷入的可怜无助的受奴役状态。祂把他完全争取到巴孛的圣道中来，在他心中激起传播圣教信仰的欲望。他的信徒同伴见证了他的直接而奇迹般的皈依的效果，一个接一个地受到他的引导，抛弃了他们原来的效忠对象，接受了他们的同伴已奋起捍卫的圣道。被自己从前的信徒抛弃和鄙视的赛义德-乌卢夫，最后才认识到巴哈欧拉的权威，承认了祂的地位更崇高。他甚至对自己的行为表示忏悔，保证决不会再鼓吹自己曾经支持的学说与信条。

正是在这次访问卡尔巴拉期间，巴哈欧拉步行穿过街道时遇见了谢赫·哈桑-佐努兹。祂向他吐露了祂注定在后来的某个时候将在巴格达透露的秘密。祂发现他在急切地寻找应

① 公元1851年7月30日至8月28日。

允的侯赛因，巴孛曾经钟情地提到过并允诺他将在卡尔巴拉遇见应允的侯赛因。在前面的一章中，我们已经讲述过导致他遇见巴哈欧拉的一些情况。从那一天起，谢赫·哈桑就被他新近找到的大师的魅力所吸引。要不是受到强烈的约束，他早向卡尔巴拉人宣布他们正在等待的应允者侯赛因复临了。

在祂使之感受到祂的力量的人中，有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塔比布-赞贾尼。他的心中所播下的信仰之种注定要发育成长为这样坚定的信仰，以致迫害之火没有能力压制它。他的忠诚、高尚情操和执著得到巴哈欧拉的亲自证明。信仰最终将他带到殉教之地。同他共命运的是哈吉·阿卜杜勒-马吉德的儿子米尔扎·阿卜杜勒-瓦哈卜-设拉子。米尔扎·阿卜杜勒-瓦哈卜在卡尔巴拉有一个商店，他一时冲动抛弃了所有财产去跟随他的大师。不过，他听从了别人的劝告，没有放弃自己的工作，继续谋生直到他被召到德黑兰。巴哈欧拉极力劝他耐心，给了他一笔钱，鼓励他用于扩大生意。由于不能集中心思做生意，米尔扎·阿卜杜勒-瓦哈卜赶到了德黑兰。他一直在那里逗留，直到被投入关押他的大师的那座地牢，并在那里为祂而殉教。

谢赫·阿里-米尔扎-设拉子同样被吸引到召唤他的圣道上来，并且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是圣道的坚定支持者。他以备受赞扬的无私精神与忠诚服务为圣道服务。他对朋友和陌生人都同样讲述过巴哈欧拉的临在对他产生的奇特影响，热情地描述皈依期间和之后他亲眼目睹的神迹与奇观。

第二十六章

弑君行动及其后果

巴孛宣示之后的第八个诺鲁兹节是在希吉拉历1268年（公元1852年）主马达·敖外鲁月第二十七日。那天，巴哈欧拉仍然在伊拉克，忙于传播新天启的教义并且巩固其基础。祂展示出的热情和能力，令人联想起在运动的初期祂在努尔和马赞达兰的活动。祂继续献身于复兴工作，重聚巴孛那些分散的同伴们的活力，组织起他们的力量并指导他们努力奋斗的方向。在笼罩着迷茫信徒们的一片黑暗中，祂是唯一的明灯。一方面，信徒们目睹了他们挚爱的领袖的残酷殉教，另一方面，他们也目睹了自己同伴的悲惨命运。只有祂能够鼓舞他们以必要的勇气和毅力忍受压在他们身上的许多苦难，只有祂才能使他们习惯于勇敢面对他们很快就要面对的风暴和危险。

那一年的春季，纳西里丁沙阿的宰相米尔扎·塔基·汗，这位曾对巴孛及其同伴犯下可耻暴行的臭名昭著的艾米尔-尼扎姆，在卡尚附近一个叫芬的地方的公共浴室中丧命。他最终惨败于他曾拼死镇压的圣教信仰的冲击。随着他的死去，最终注定要消亡的是他自己的名声和荣誉，而不是他曾力图消灭的那个生命的影响力。在担任波斯宰相的三年中，他的内阁劣迹斑斑。当他伸出双手拆毁巴孛建起的组织机构时，什么样的暴行他不曾干过啊！为了掐断他所畏惧

和仇恨的圣道的命脉，他在自己徒劳无功的狂暴中什么背信弃义的卑劣手段不曾用过啊！在他任期的第一年，纳西里丁沙阿的帝国军队对塔巴尔西的要塞守卫者发动了猛烈攻击。他用以镇压圣教无辜支持者的方式是多么残酷无情啊！在为毁灭库杜斯、穆拉·侯赛因和三百一十三个最优秀、最高尚同胞的性命而辩护时，他表现出何等的狂妄与狡辩啊！在他任期的第二年，他抱着要在首都消灭圣教的残暴决心继续作恶。正是他授权并鼓励抓捕居住在该城的信徒，也是他下令处决德黑兰的七位殉教者。正是他放手发动反对瓦希德及其同伴的攻势，正是他激发了鼓动迫害者大施淫威的报复惨剧，是他唆使他们犯下令人深恶痛绝的暴行。那段历史永远与耻辱联系在一起。在同一年，他还给那个受迫害的社团带来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最骇人的打击。这次打击使那受到他竭力而无效镇压的一切力量之源——巴孛——悲剧性地结束了生命。宰相生命中的最后一年，将永远与他那诡计多端的头脑构想出的最令人作呕的战事联系在一起。这一战事夺去了霍贾特及其多达一千八百个信徒同伴的性命。这些就是他在波斯少见的恐怖统治生涯自始至终的显著特征。

米尔扎·塔基·汗的职位由米尔扎·阿加·汗-努里继任。米尔扎·阿加·汗在自己任期一开始就努力在以他为首的政府与巴哈欧拉之间实行和解。他视巴哈欧拉为巴孛的最有能力的信徒。他给祂寄去一封热情的信，请祂回到德黑兰并表示渴望与祂见面。在收到那封信之前，巴哈欧拉就已决定离开伊拉克并返回波斯。

巴哈欧拉在赖哲卜月到达首都，受到宰相的兄弟贾法尔-库里·汗的欢迎。他受到特别指示去迎接祂。在整整一个月当中，祂是宰相的贵宾，宰相指定他的兄弟代表自己充当主人。群集来会见祂的首都的名人显贵人数如此之多，以致祂

发现自己无法回家。祂在那座房屋里一直住到他启程去什米兰[1]为止。

我听阿加-卡利姆说，巴哈欧拉在那次旅行的过程中见到了阿齐姆。阿齐姆有很长时间一直想见到祂。他在那次会见中受到最严厉的劝告，被劝说放弃他已构想好的计划。巴哈欧拉批驳了他的计划，彻底解除祂自己与他的行动计划的干系，并警告他这种企图会造成空前巨大的新灾难。

巴哈欧拉前往拉瓦桑，住在阿夫奇村，那是宰相的地产。这时，纳西里丁沙阿遇刺的消息传到这里。贾法尔-库里·汗仍然代表艾米尔-尼扎姆充当祂的主人。那起罪行是在希吉拉历1268年闪瓦鲁月的月底（闪瓦鲁月第二十八日，公元1852年8月15日）由两名默默无闻的不负责任的青年干的，一个是萨迪克-大不里士，另一个是法图拉-库米。两人都在德黑兰谋生。当以沙阿为首的帝国军队在什米兰扎营暂住时，这两个无知的青年在发狂般的绝望之中奋起为他们被屠杀的教友报仇。下述事实暴露了他们行动的愚蠢。在谋杀君主这样一种行动中，两个青年没有使用能保证他们成功的有效武器，而是给他们的手枪装了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不会使用的那种子弹。如果他们的行动是由一个有判断常识的人支使的，他肯定不会让他们用这样荒唐无效的工具实现他们的意图。

虽然这次行动是由无法无天的弱智狂徒干的，尽管这种行为从一开始就受到巴哈欧拉本人这样有责任感的人的断然谴责，但它还是变成了要爆发一系列迫害和残杀的信号。这样野蛮的暴行只有发生在马赞达兰和赞詹的残暴行为能与之

① “即，希姆兰，复数为希姆拉纳特（shimránát），通常用于指从厄尔布尔士山下较低山坡上的村庄和宅第，那些地方用作德黑兰富裕居民的夏季住所。”（《旅者札记》，第81页，脚注一。）

相比。这次行动引起的风暴使整个德黑兰陷入恐慌和痛苦之中。它牵连到经历了圣教所遭受的残酷而反复的灾难之后幸存下来的主要同伴们的生命。巴哈欧拉与祂的一些最能干的助手一起被投入肮脏、黑暗而疾病流行的地牢中后，这场风暴仍未停息。那时，祂的颈项上还架着只有臭名昭著的重刑罪犯才配戴的沉重的枷锁。在长达四个月的时间里，祂都承受着这一重负。祂遭受的苦难这样剧烈，以致残暴行为造成的疤痕在祂身上留下终身的印记。

弒君行动对君主及其王国的公共机构造成这样大的威胁，它激起了波斯的整个宗教团体的愤慨。对他们来说，这样大胆的行为应立即受到应得的惩罚。他们吵吵嚷嚷地要求采取空前严厉的措施，以阻止正在吞没政府和伊斯兰教的潮流。尽管从圣教初期起，全国各地就在对巴孛的信徒加以限制；尽管主要门徒反复告诫教友们克制，不要采取暴力行动，要忠诚地服从政府，放弃任何圣战的打算。但是，他们的敌人还是锲而不舍地向当局歪曲圣教的性质和目的。既然有这样严重后果的行动已经付诸实施，敌人怎么会不指控与这一罪行相关的圣道啊！他们最终还会让国家统治者认识到必须尽快消灭威胁到国家根基的异教。这样的时刻似乎已经到来。

弒君事件发生后，在什米兰的贾法尔-库里·汗立即给巴哈欧拉写了一封信，使祂了解所发生的情况。他写道："沙阿的母亲怒火中烧。她在宫廷和民众面前公开谴责你是暗杀她儿子未遂的凶手。她还力图将米尔扎·阿加·汗牵涉进去，指控他是你的同谋。"他力劝巴哈欧拉在附近地区躲藏一段时间，直到民众的强烈情绪消退为止。他派遣一位有经验的老信使到阿弗奇村，并命令信使听凭他的客人安排并随时陪同祂去祂想去的任何安全之地。

巴哈欧拉拒绝了贾法尔-库里·汗给祂提供的机会。祂不顾信使的劝说，拒绝接受他的帮助。第二天早晨，祂镇定自信地从祂客居的拉瓦桑骑马出行，去往当时驻扎在什米兰地区的尼亚瓦兰的皇家军队司令部。他到达了俄罗斯公使馆的驻地扎尔坎迪村，这里距离尼亚瓦兰一迈丹。这时，祂碰见祂的妹夫米尔扎·马吉德，他在给俄罗斯的公使[①]当秘书。于是，祂应邀住在他的与上级的住宅相毗邻的家里。称号为哈吉布德-道利赫的哈吉·阿里·汗的侍从们认出了祂，于是直接告知了他们的主人。他们的主人又将此事汇报给了沙阿。

巴哈欧拉自己送上家门的消息使帝国军官们感到极为吃惊。被指控为谋杀沙阿的主要唆使者竟有如此大胆而出人意料的举动，这使沙阿本人感到惊异。他立即派一位可信的军官到公使驻地要求将受指控者交到他的手中。俄罗斯公使拒绝了，并要求巴哈欧拉前往宰相米尔扎·阿加·汗的家，那是当时情况下他认为最适合的地方。他的要求得到同意，于是公使向宰相正式传达了他的愿望。俄罗斯公使希望宰相小心从事，以保证俄罗斯政府交给他照看的受托人得到安全保障。公使警告他如果自己的意愿未能得到他的尊重，公使将会追究他的责任。[②]

虽然米尔扎·阿加·汗试图给予所需的最充分的保证，并将巴哈欧拉恭恭敬敬地接到自己家中。然而，他过于担心自己地位的安全而不给予他的客人以祂所应得的待遇。

巴哈欧拉就要离开扎尔坎迪村时，公使的女儿对祂所面

① 多尔戈鲁基亲王。

② “当我在德城的监狱中戴着枷锁脚镣的时候，你的一位使节帮助了我。因此，上帝已颁布命令，给予你一种除祂之外无人能理解的地位。要当心，以免你改变这个崇高的地位。”（巴哈欧拉给俄国沙皇的书简。）

临的生命危险感到极为难过。她因感情过于激动而禁不住流下泪来。有人听到她劝告父亲说：“如果你没能力保护你在家中接待的客人，那么你被授予的权力还有什么用处？”公使极其疼爱女儿，看见她流泪就感动了。于是，他保证会尽全力消除威胁巴哈欧拉生命的危险，力图以此安慰她。

那天，纳西里丁沙阿的军队陷入暴力骚乱的状态。在刺杀行动发生之后，他发出的各项紧急命令总是引起最离奇的谣传，并在邻近地区人们的心中引发出最强烈的激情。这种激动情绪蔓延到德黑兰，将圣道敌人在这些人心中培育的闷燃的仇恨余烬煽成熊熊燃烧的怒火。首都处于规模空前的混乱状态。一句指控的话，一个手势或一句耳语就足以使无辜者遭受笔墨无法形容的迫害。生命与财产的安全保障完全消失了。首都的最高宗教当局与政府中最有权势的人勾结起来，要给予其敌人以他们所希望的致命一击，这个敌人八年来已严重扰乱了该国的和平，任何计谋或暴力都未能将其制服。[①]

---

① 当时为沙阿服务的奥地利军官冯·古莫恩上尉在1852年8月29日写于德黑兰的信中这样说：“亲爱的朋友，我最近在本月20日写的那封信提到谋害国王的企图。我现在要告诉你两名罪犯遭受审问的结果。尽管遭受可怕的折磨，审问未能取得全面招供；狂热分子的嘴唇一直紧闭，即使当他们使用赤热的钳子和撕裂肢体的螺旋的手段，试图找出主谋……我的朋友，有良知有欧洲道义的人啊！请跟我一起看看这些不幸的人吧！他们被剜去双眼，被割下双耳，还被迫自己生吞；他们的牙齿被刽子手野蛮地活活拔掉，头颅被锤子直接敲碎；闹市区被这些不幸的蒙难者照亮，因为人们一左一右在他们胸前和肩上戳洞，塞进油绳，然后点燃。我亲眼看到有些人被铁链串起，游经闹市，前面还有军乐队演奏。他们身上的油绳这时已经烧到深处，伤口溢出的油脂也跟着燃烧，忽暗忽明，仿佛是将熄的油灯。东方统治者在折磨人的方式上总爱挖空心思，鲜招百出。他们剥掉巴比教徒的足底，将伤口浸泡在滚烫的油里，然后像给马蹄套铁掌那样穿上鞋子，接着再逼迫

既然巴孛不在了，巴哈欧拉在他们眼中似乎就成了头号敌人。他们认为抓捕和关押祂就成了他们的首要任务。对他们来说，祂就是巴孛强有力地宣示过的圣灵的化身。通过这圣灵，祂已能使祂的同胞的生活习惯发生完全的转变。俄罗斯公使采取的预防措施及口头警告，都未能阻止坚决地伸出来要夺掉那个宝贵生命的恶爪。

从什米兰到德黑兰，巴哈欧拉几次被剥去长袍，备受辱骂与嘲弄。祂被强迫在仲夏的炎炎烈日之下步行，赤着脚光着头，从什米兰一直走到已提到过的地牢。在整个路途中，祂的敌人成功地使众多的人相信祂是君主的死敌和王国的破坏者。这些人朝祂扔石块，辱骂祂。我无法用语言描述祂在

他们奔跑。

人们听不到叫喊；这些执著于自己信仰的人默默地忍受着痛苦，因为他们的感觉已经麻木；现在，他们不得不奔跑；可是，灵魂能忍受的，肉体却不能；他倒下了。快给他一枪吧，让他解脱痛苦！可悲的是，刽子手挥舞鞭子抽打，那饱受折磨的人——我真的不愿意这是自己亲眼所见——又站起来，加倍痛苦地奔跑！而这些，只是结局的开始。最后，这些满身洞创和焦痕的人被绑住手脚，头朝下倒悬在树上。现在，每个波斯人都可以过一下枪瘾，把他们当做试验自己枪法的靶子，从不远的固定距离对着高贵猎物任意瞄准开枪。我看到一具尸体被近一百五十颗子弹打成筛子……当再度审视自己所写的这些文字时，我禁不住在想，我亲爱的奥地利同胞说不定会怀疑这些描述的真确性，责备我夸大其词、危言耸听。上帝啊，要是我没有亲眼看到这一切，那该有多好！然而，不幸的是，因为工作职责，我不得不三番五次地目睹这些悲惨景状。现在，我待在家里，寸步不离，只因不想再看到惨剧。巴比教徒死后，他们被劈成两半，要么钉在城门上，要么扔到平原上去喂狗。这样，惩罚就超出了这个痛苦世界的界限了，因为未被埋葬的穆斯林没有权利进入先知的天堂。我对如此丑恶行径深恶痛绝，憎恶像最近时期发生的这样令人厌恶的东西，根据对目前所有情况的判断，我绝对不会再去接触这样的罪恶场面。”（他继续说自己要求离职，但还未接到答复。）（E.G.布朗：《巴比教研究资料》，第267-271页。）

被带往德黑兰的西亚查尔[1]的过程中遭受虐待的恐怖情形。当祂快要到达那个地牢时，一位衰老的妇人从人群中出来，想用手中的石头击打巴哈欧拉的脸。她的眼睛闪烁着她那种年纪的妇女少有的坚定而狂热的光芒。当她走上前举手朝祂掷石块的时候，她气得全身发抖。她跑着追上已将巴哈欧拉控制在手中的那些人，然后恳求道："以西伊杜什-舒哈达的名义，求求你们！让我把石头掷到他脸上。"巴哈欧拉看到老妇人向他走来，便对卫兵说："你们成全这老太太的心愿吧！就让她做她自己认为会受上帝赞许的功德之为。"

巴哈欧拉被投进的西亚查尔监狱，原来是为德黑兰一家公共浴室供水的蓄水池，现在通常用来关押重刑犯。黑暗、肮脏和犯人的特性结合起来，使这座瘟疫流行的地牢成为迫使人们可能住进的最令人厌恶的地方。祂的双脚戴着足枷，颈项上架着加拉古哈尔枷锁，那枷锁以沉得伤人的重量而闻名于整个波斯。[2]在三天三夜中，巴哈欧拉没有得到任何食物。祂既不能休息，也不能睡觉。那个地方遍布害虫，那阴暗住处的恶臭足以摧垮被判了罪来受苦的人们的精神。祂的囚身之处的条件糟糕到这种程度，以致一个负责看管祂的狱卒也动了恻隐之心。这个人几次劝祂喝些茶，这是他藏在长袍下设法带进地牢来的。可是，巴哈欧拉拒绝了。祂的家人常常努力劝说卫兵允许他们把为祂准备的食物带进监狱。虽然起初无论怎么恳求都不会使卫兵放松他们严厉的纪律。但

---

① 地牢的名称，意思是黑坑。

② "如果你们在某个时候碰巧来参观沙阿陛下的这座监狱，你就叫那个地方的主管给你看那两种枷锁：一种叫做加拉古哈尔，另一种叫萨拉西勒。我以正义之阳发誓，在四个月期间，我受到其中一种枷锁的重负与折磨。'雅各遭遇的伤心事在我的伤心事面前相形见绌；约伯所受的一切磨难只不过是我遭受的灾难的一部分。'"（《致狼子书》，第57页。）

是，他们渐渐地向祂朋友们的强硬要求让步了。然而，谁也无法肯定食物被交到了祂的手中，或者在眼见许多狱友挨饿的情况下祂是否同意吃饭。可以肯定的是，几乎无法想象有比降临在这些触怒了君王的无辜受害者身上的苦难再大的苦难。[①]

---

① “我与这件令人作呕的事毫无关系，而且我的清白在法庭上无可争辩地得到证明。然而，他们还是逮捕了我并把我从当时是王室住宅所在地的尼亚瓦兰送进德黑兰的监狱。我戴着镣铐步行，而且光着头和脚。因为有个骑在马背上陪着我走的残忍家伙夺走了我头上的帽子。许多差役和仆从赶着我以极快的速度前进，然后把我关进一个闻所未闻的地方长达四个月。事实上，一个黑暗狭小的囚室也远比关押这位受错待者及其同伴的地方好得多。当我进入监狱时，刚一到达，他们就领我沿着一条阴暗的走廊走，然后我下了三段很陡的阶梯来到给我指定的地牢。这个地方很黑暗，里面收容的人数接近一百五十人——有盗贼、刺客和拦路抢劫者。里面容纳了这么多的人，却没有任何排气口，只有我进来的那个通道。笔墨无法描述这个地方及其浓烈的腐臭味。这群人中大多数人既无衣服穿也没有席子躺。天知道我在那阴暗的令人憎恶的地方忍受了什么样的苦难！在监狱里，我日夜思考巴比教徒的状况及其行为与事务。尽管他们精神伟大，思想崇高，富于才智，却不知怎么会干出谋杀君王这样胆大妄为的事。于是，这位受错待者下定决心，一旦离开这座监狱，祂就会尽最大努力为这些人的精神重生而奋起斗争。一天晚上，在梦中，从四面八方都听到这句万荣所归者的话：‘我确实在帮助祢靠祢自己和祢的笔来取得胜利。不要为降临在祢身上的苦难感到悲伤，要无所畏惧。祢确实是属于安全的人。不久，主就会发送出并展露世间珍宝，那些将靠祢自己和祢的名给祢胜利的人，主已复苏了他们的明白之心。’”（巴哈欧拉在《致狼子书》中提到西亚查尔地牢。）J.E.埃斯尔蒙特写道：“据阿博都-巴哈的讲述，有一天祂得到允许进入监狱院落看到祂挚爱的父亲的情况。当时巴哈欧拉出来作每天的活动。祂的变化大得骇人，病得很严重，几乎无法行走。祂的头发和胡须凌乱，颈项因沉重钢圈的压力而被擦伤肿胀。由于枷锁的重压，祂的身子佝偻着。这一景象在敏感的孩子心中留下了永远难忘的印象。”（《巴哈欧拉与新纪元》，第61页。）

至于那位青年，萨迪克-大不里士，他遭受的命运是既残忍又耻辱的。他正朝沙阿冲去时被抓获。他将沙阿从马背上掀下来，想用手中的匕首刺他。沙提尔-巴希与穆斯陶菲优-马马立克的侍从一起将他击倒在地，没等到弄清他是谁，便当场杀死了他。由于希望平息民众的激动情绪，他们将他的尸体劈成两半，他们在什米兰和沙阿-阿卜杜勒-阿齐姆的城门口各悬挂一半尸首示众。他的另外两名同伴，法图拉-哈卡克-库米和哈吉·卡西姆-内里兹成功地使沙阿受到轻伤。他们受到非人的待遇，这最终导致了他们的死亡。虽然法图拉遭受了无法形容的虐待，却顽强地拒绝回答任何提问。他在各种各样的折磨面前保持沉默，使得迫害者们相信他已失去说话的能力。他们因为遭到失败而受到激怒，就向他的喉咙灌下熔化的铅，这一暴行结束了他的苦难。

他的亲密伙伴哈吉·卡西姆受到更加令人震惊的野蛮对待。就在那一天，哈吉·苏莱曼·汗遭到骇人听闻的折磨。这个可怜的人正在什米兰的迫害者手中遭受类似的折磨。他被剥去衣服，点着的蜡烛被插在从他的肉体上挖的洞里，他就这样在尖叫着咒骂他的众人眼前游街示众。控制着他的人受到复仇欲望的鼓动，他们的仇恨似乎是无穷无尽的。日复一日，新的受害者被迫以血来抵偿他们从未犯过的罪，而且他们完全被蒙在鼓里。德黑兰的酷刑专家们能够使用的一切新花招，都被无情地用到这些既未经审判也未经讯问的不幸者身上。而他们的申辩权和证明无罪的权利全都被忽视了。

这些恐怖日子中的每一天都有巴孛的两个同伴殉难。其中一个在德黑兰被杀害，另一个在什米兰死去。两人都受到同样的折磨，都被交给公众施行报复。被逮捕的人被分别押到不同阶层的人中，那些人的使者每天来地牢寻访并且领出他们的受害者。被领到刑场后，随着一个一起攻击他的信

号，男男女女围向他们的猎物，将他的身体撕成碎片，将其毁坏得不留任何一丝原形的痕迹。这样残忍的行为使得即便是最冷血的行刑人也感到大为吃惊。无论他们的手怎样习惯于杀人，也从来没有犯下那些人犯下的暴行。

在贪得无厌的敌人使受害者遭受的所有折磨中，再也没有比哈吉·苏莱曼·汗之死更令人震惊的了。他是叶海亚·汗的儿子。叶海亚·汗是在穆罕默德沙阿的父亲纳伊布-萨尔塔尼的部队里服役的一名军官。在穆罕默德沙阿统治初期，他一直保有这一职位。哈吉·苏莱曼·汗从早年就显示出对军阶和官职的明显厌恶情绪。自从他接受巴孛的圣道的那天起，他对周围的人埋头于琐碎追求感到可怜与轻蔑。他们野心勃勃的虚荣心已大量显现在他眼中。在少年时代，他就渴望逃避首都的混乱局面而在圣城卡尔巴拉避难。在那里，他遇见赛义德·卡齐姆而成为他最忠诚的支持者之一。虔诚、节俭和喜欢隐居成为他的主要性格特征。他一直住在卡尔巴拉，直到他通过穆拉·优素福-阿德比利和穆拉·迈赫迪-胡伊听闻了设拉子的召唤。这两人都是他最知心的朋友。他热情地接受了巴孛的教义。他从卡尔巴拉一回到德黑兰，本想马上加入塔巴尔西要塞的捍卫者行列，但是到达得太晚了而未达目的。他留在首都，继续穿他在卡尔巴拉穿过的服装。他戴的小头巾以及穿的用黑色披风掩盖的白色紧身上衣，这些都使艾米尔-尼扎姆感到不悦。后者劝他丢掉这些衣服而穿军用制服。他被迫戴上库拉帽，一种被认为更符合他父亲拥有的军衔的头饰。虽然艾米尔坚持要他接受为政府服务的职位，他却固执地拒绝遵从他的要求。他的时间大部分花在与巴孛门徒的交往上，特别是在塔巴尔西斗争之后幸存下来的巴孛的同伴。他给他们的无微不至的关爱真是令人吃惊。他和他的父亲都有非常大的影响力，以致艾米尔-尼扎姆

在劝说下饶了他一命，没对他采取任何暴力行动。他与巴孛的七个同伴交往密切，虽然他们殉教时他在德黑兰，但是，政府官员或任何普通老百姓都不敢冒昧地要求逮捕他。即使在大不里士，他此行的目的是拯救巴孛的生命，但该城的居民中没有一个敢动他一根毫毛。艾米尔-尼扎姆充分了解他为巴孛的圣道作的所有服务，但宁愿对他的行为睁只眼闭只眼，而不愿与他和他的父亲发生冲突。

一位名叫穆拉·扎伊努尔-阿比丁-亚兹迪的人殉教后不久，有传闻说政府将释放原打算处死的一些人，其中包括巴孛的文书赛义德·侯赛因以及塔希莉。而且，传闻还说政府放弃对他们的朋友的进一步迫害。一个流传很广的传闻说，艾米尔-尼扎姆认为自己的死期已近，突然感到极为恐惧。在悔恨的痛苦之中，他大喊道："我老是看见赛义德-巴孛的幽灵，我使他殉教了。现在我明白自己犯下了可怕的错误。我本应阻止逼迫我使他和他的同伴丧命的人的暴力行为。我现在认识到国家的利益需要这样做。"他的继任者米尔扎·阿加·汗，在上任伊始也有类似的倾向，而且打算以他与巴孛信徒之间的持久和解开始他的任期。他正着手努力的时候时，谋杀沙阿的行动粉碎了他的计划，使首都陷入空前的混乱状态。

我听至大圣枝讲述了一段祂冒险离开当时祂居住的房屋的经历。当时，他年仅八岁。祂告诉我们："我们在我叔叔米尔扎·伊斯梅尔的家躲避。德黑兰处于最疯狂骚动的混乱状态。我有时冒险从房子里出去，在通往市场的路上横穿街道。我刚刚跨过门槛走进街道，这时，与我同龄跑来跑去的男孩们就围住我叫喊：'巴比教徒！巴比教徒！'我完全知道首都老老少少的所有居民都陷入骚动状态，所以，我故意不理睬他们的叫喊，悄悄地溜回家中。一天，我正好穿过市

场独自一人走在去我叔叔家的路上。我回身一看，发现一群小流氓在追赶我。他们向我投掷石块，威吓性地大叫：‘巴比教徒！巴比教徒！’恫吓他们似乎是消除我面临的危险的唯一办法。我回过身去坚决地朝他们冲去，结果他们失魂落魄地逃之夭夭了。我听到他们远远地叫喊：‘那个小巴比教徒在追赶我们！他肯定会赶上来把我们通通杀掉！’当我走回家时，我听到一个人在高声叫喊：‘干得好，你这个勇敢无畏的小孩！你这个年龄的人没有一个这么能干，独自抵挡住他们的攻击。’从那天起，我再也没听到他们说任何无礼的话。”

在大混乱中，被投入监狱的人中有哈吉·苏莱曼·汗。我现在要接着讲他殉教的情况。我提到的事实经过了仔细地筛选和验证，这些事实大部分来自阿加-卡利姆。那时，他本人就在德黑兰，被迫与他的教友共同承受恐怖与苦难。他告诉我：“就在哈吉·苏莱曼·汗殉教的那一天，我碰巧与米尔扎·阿卜杜勒-马吉德一起参加德黑兰的一个聚会。首都相当多的名人显贵都出席了这次聚会。其中有称号为尼扎穆勒-乌里玛的哈吉·穆拉·马哈茂德，他请求卡兰塔尔描述哈吉·苏莱曼·汗死的情况。卡兰塔尔指了指米尔扎·塔基，说这位卡德胡达把受害者从王宫附近领到诺门外的刑场。于是，大家就要求米尔扎·塔基向在场的人讲述他的全部见闻。他说：‘我和我的助手们接到命令购买九支蜡烛，而且要把它们插进我们在他的肉上挖下的深孔中。我们受命点燃这些蜡烛并领他穿过市场，同时伴以敲鼓声和喇叭声，一直到他的刑场。在那里，我们奉命将他的身体劈为两半，在诺门内外各悬挂一半。他本人选择了他的殉教方式。纳西里丁沙阿命令哈吉布德-道利赫调查被告是否有同谋关系。如果肯定他无罪的话，就劝他放弃信仰。如果他听从，就饶他一

命，将他拘留到他的案子最终了结。如果他拒绝，就以他自己愿意的任何方式处决他。

“‘哈吉布德-道利赫的调查发现哈吉·苏莱曼·汗是无罪的。被指控者听闻君主的指示后，高兴地欢呼道：“只要我的血还继续在我的血管里搏动，我就决不会放弃我对挚爱者的信仰！被信士的长官[1]比作腐肉的现世决不会诱使我背叛自己心中的向往之尊。”他被要求选择自己的死亡方式。他立即答道：“在我的肉里穿一些孔，在每个伤口中插一支蜡烛。在我全身点燃九支蜡烛，在这种状况下领我穿过德黑兰的街道。召唤众人观看我殉教的荣耀，这样，我的死会铭记在人们的心中，当他们想起我受磨难的剧烈程度时，就能帮助他们认出我已接受的那盏明灯。在我到达行刑架并作了尘世生命中的最后一次祷告后，把我的身体劈成两块，在德黑兰城门两边悬挂我的肢体。这样，在下面经过的众人就可以见证巴孛的信仰在祂的信徒心中激起的爱，就可以将它看作是他们忠诚的证据。”

“‘哈吉布德-道利赫命令士兵遵照哈吉·苏莱曼·汗的愿望，指示我领他穿过市场直到刑场。他们把买来的蜡烛递给受害者并准备把刀插进他的胸部。这时，他突然要从行刑者颤抖的手中夺刀剜自己的肉。他伸手去抓那人紧握在手中的刀。他喊道：“为什么要害怕和犹豫呢？让我自己做并点燃蜡烛。”由于担心他攻击我们，我命令士兵抵挡他夺刀的企图，叫他们把他的手捆在背后。他恳求道：“让我用手指出我希望他们插匕首的地方，因为除此之外我没有任何其他要求。”

“‘他要他们在他胸部戳两个洞，肩上两个，后颈一

① 伊玛目阿里。

个，其余四个在背上。他坚韧镇定地忍受这些折磨。他保持着神秘而不屈不挠的沉默，目光坚定不移。众人的嚎叫也好，看见自己全身流血也好，都未能使他打破沉默。直到九只蜡烛全都插到位而且点燃，他都保持着无动于衷、安祥宁静的表情。

“‘为他进入刑场的所有准备都完成时，他像一支箭一样站立着，脸上露出一直不变的坚忍不拔的神色。他走在前面领着簇拥的人群走向见证他殉教的目的地。他每走几步就停一下，凝视困惑不解的旁观者，大声喊道：“比起今天陪我前去赢得荣耀王冠的场面，那是何等的盛大壮观啊！荣耀归于巴孛，祂能在热爱祂的人们心中激发起奉献精神，能够给予他们比王权更大的力量！”有时，好像陶醉于热诚的奉献精神，他就呼喊：“过去时代的亚伯拉罕在极其痛苦的时刻，祈求上帝给祂降赐祂的灵魂所需的活力，他听到无形者宣布：‘火啊！你对易卜拉欣变成凉爽的和平的吧！’[①]但是苏莱曼从他那被蹂躏的内心深处呼喊道：‘主啊，主啊！让祢的圣火在我体内不停地燃烧，任凭火焰烧毁我的生命。’”看到蜡烛在他的伤口上闪光，他突然发出狂喜般的欢呼：“要是亲手点燃我灵魂的祂在这儿看见我现在的状态该多好啊！”“不要以为我陶醉于这尘世的美酒！”民众被他的举止吓得目瞪口呆，他冲着他们喊道：“正是我所挚爱者的爱充满了我的灵魂，使我感到拥有使君王称羡的威权！”

“‘我记不得他临终前发出的欢呼。我所记得的只是他在欢乐时刻激动地对观众喊出的几句话。我无法用言语描述他脸上的表情，或者估量他的话对众人的影响。

① 《古兰经》21:69。

“‘在街市上，吹来的微风使插在他胸部的蜡烛燃得更旺了。它们迅速熔化，火焰到了插蜡烛的伤口里。我们跟在他后面几步远，能够清晰地听到他的肉嗞嗞作响。看见血污和他身上的火，非但不能使他保持沉默，反而提高了他那不会消减的热情。火焰吞噬着他的伤口。他说：“火焰啊，你们早已不再灼痛，而且已丧失了使我疼痛的能力。快一点，因为正是从你们的火舌中，我听见了挚爱者召唤我的声音！”

“‘疼痛与苦难似乎都在火热的激情中消失了。他被火焰包裹着往前走，就像征服者迈向自己的得胜之地。他穿过激动的人群，火光在环绕着他的黑暗中移动。到了行刑架下，他再次大声地向围观的人群作最后的呼吁：“你们现在看到在你面前被火与血吞没的苏莱曼，直到最近不是还享有这世界能给予的一切恩惠和财富吗？什么东西使他放弃了尘世的荣耀而接受如此巨大的侮辱和苦难呢？”他朝着伊玛目扎德·哈桑圣陵的方向拜倒在地，用阿拉伯语低声说一些我听不懂的话。他的祷告刚一做完，就对行刑者叫喊道：“我的事现已做完，过来做你们的事吧！”身体被斧头劈为两半时，他还是活的。尽管遭受这样令人难以置信的痛苦，他的口中还在慢慢说着赞美挚爱者的话，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①

---

① 考虑到他的尽职尽责与忠诚，所以，他们在逮捕苏莱曼·汗时，尽量劝诱他放弃他所接受的教义，并许诺国王要给予他奖赏。但他不同意，而是坚决地答道：“国王陛下有权要求仆人忠诚、正直。但他无权干预他们的宗教信仰。”由于他的大胆言论，他们下令将他的身体刺伤，然后在每个伤口上插上一支点燃的蜡烛，以儆效尤。另一个受害者也遭受类似的待遇。在这种情况下，歌手与鼓手走在前面，他们领着他穿过街市。而他却面带微笑，反复吟唱“他沉浸在圣爱之中，高兴得忘乎所以，他不知

“这个悲剧故事深深打动了听众的心。尼扎穆勒-乌里玛专心地听完全部细节，恐惧绝望地紧握自己的双手。他大声说：‘这圣道好奇怪，真是好奇怪啊！’他再也没多说一句评论的话，立即起身离去。”

巴孛的另一位著名门徒也在这些持续动乱的日子里殉教。正是塔希莉本人这样伟大英勇的妇女，在持续猛烈袭击整个首都的暴风雨中被吞没了。我现在开始讲述的有关她的殉教情况由可靠的人提供，其中有些情况是他们亲眼目睹的。在德黑兰逗留期间，她留下了首都杰出的妇女对她的热爱和高度尊敬的许多证据。那时，她的声望确实已达到顶点。她被关押的那座房屋被仰慕她的妇女们围住了。她们拥挤在她的门前，急于会见并向她求教。在这些女士中，卡兰塔尔的妻子以其对塔希莉极端尊敬而著称。这位女主人把德黑兰妇女中的优秀分子引介给塔希莉，格外热情地为塔希莉服务，而且全力以赴地为加深塔希莉在女人中的影响贡献自己的力量。与卡兰塔尔的妻子有密切联系的人听她讲述了以下情况：“塔希莉住在我家的时候，一天晚上，我被叫到她

掷于他挚爱者脚下的，是他的头颅还是头帕！”

每当一支蜡烛从他身上掉下来，他都会亲手将它捡起来，用其他蜡烛将它点燃，然后重新插回原处。行刑者看见他这样欣喜若狂，便对他说：“如果你急于殉教，为何不跳舞呢？”于是他就开始边唱边跳，这些诗句很切合他当时的状况。他唱道，“耳朵不再迟钝得充耳不闻，自我克制使人有权舞蹈。傻子在市场上蹦蹦跳跳，男子汉起舞时鲜血在迅速流淌。自我被抹杀，他们却欢快地鼓掌，还在跳舞，因为他们已经摆脱了罪恶。”

他们以这种方式领着这两个人向前穿过沙阿·阿卜杜勒-阿齐姆城门。当他们准备将这个勇敢的人锯开时，他一边毫无畏惧毫不踌躇地伸开双腿，一边吟唱道：“我对身躯毫无眷恋；勇者之灵笑傲尘泥家园。匕首与刀剑香若紫苏，炫光如花装点死亡圣宴。”（《塔里赫-贾迪德》，第228-230页。）

的面前。我发现她精心打扮过了，穿着雪白的丝绸长外衣。她的房间散发着最优质香水的气味。看见这样不同寻常的情景，我感到大吃一惊。她说：‘我准备去见我的挚爱者，想使你摆脱我被监禁的苦恼。’起初，我感到吃惊，想到与她的分离就哭了。她一再安慰我：‘别哭，你悲伤的时候还没到来。我想跟你谈谈我的遗愿，因为我将被捕并且殉教的时刻很快就要到来。我请求你让你的儿子陪我去刑场，并保证我被交到其手中的卫兵和行刑者不会强迫我脱去这套盛装。我还希望将我的尸体扔进一个坑中，将那个坑填满土和石头。我死后三天，一个女人会来拜访你，你就将我现在交到你手中的这个小包交给她。我的最后一个要求是，从现在起不要让任何人进我的房间，直到我被要求离开这房屋为止，不要让任何人打扰我做祷告。今天我想要斋戒，一直斋戒到我被带去面见我的挚爱者。’她嘱咐我锁上她的房门，直到她离开的时刻才开门。她还敦促我为她死亡的消息保密，直到她的敌人自己透露这个消息。

“我在心中深爱着她，这只能使我遵从她的指示。要不是我被迫要实现她的愿望，我决不会同意让自己一刻见不到她。我锁上她的房间，回到自己的房间，处于一种无法控制的悲伤状态。我躺在床上睡不着，感到郁郁寡欢。想到她就要殉教了，就使我感到撕心裂肺的痛苦。我绝望地祈祷：‘主啊，主啊！但愿祢能将她要喝的那杯子从她嘴边拿走。’那个白天和晚上，我几次到她的门边，急切地想听到会有什么话从她嘴边溜出来。她吟诵赞美她的挚爱者的声音把我迷住了。我激动地几乎双脚站立不稳。太阳落山四个小时之后，我听到敲门声。我立即赶到我儿子那里去，让他了解塔希莉的愿望。他保证他会执行她的每项指示。那天晚上，我丈夫碰巧不在。我的儿子去开了门，然后告诉我阿齐

兹·汗-萨达尔的法拉什们站在门口，他们要求立即将塔希莉交到他们手中。听到这个消息，我感到很惊恐。我跌跌撞撞地走到她的房门边，用颤抖的手打开门，我发现她戴上了面纱正准备离开房间。我进去的时候，她在地板上踱来踱去，正在吟诵表达悲伤与喜悦的连祷文。她刚一看见我，就走上前来吻我。她把箱子钥匙放在我手中。她说在里面她给我留有几样小东西，作为她住在我家的纪念。她还说：‘每当你打开箱子看见里面的东西的时候，我希望你会回想起我并为我的喜讯感到高兴。’

“说完，她向我作最后的告别。然后，在我儿子的陪同下，她从我眼前消失了。那一刻，当我看见她美丽的身影渐渐消失在远方时，我感到了一阵阵何等的剧痛啊！她骑上萨达尔给她准备的马，在我儿子和在她两边行进的许多随从的护送下，骑马朝着那个将成为其殉教之所的花园去了。

“三小时后，我儿子回来了。他满脸泪水地咒骂萨达尔及其卑鄙的副官。我尽量使他激动的情绪平静下来，让他坐在我身边，要他尽可能全面地讲述她遇害的情况。他呜咽着回答说：‘妈妈，我几乎无法形容我看到的景象。我们直接前往城门外的伊尔哈尼花园。在那里，使我感到毛骨悚然的是，我发现萨达尔和他的副官沉溺于放荡无耻的行为，他们因为喝了酒而满脸通红，放声大笑。到了大门，塔希莉下了马。她把我叫到跟前，要我充当她与萨达尔之间的中间人。她说她不愿在他寻欢作乐时对他说话。她说：“他们显然想要勒死我，为此，我早就准备了一张丝质方头巾。我把它交到你手里，希望你劝那个放荡的酒鬼用它取走我的性命。”

“‘当我到萨达尔面前的时候，我发现他烂醉如泥。我靠近他时，他嚷道：“别打断我的节日欢乐！把那可怜虫勒死，将尸体扔进坑里！”我对这样的命令感到极为吃惊。我

认为没有必要冒险请求他，于是我就去找他的两个侍从。我与他们已经很熟悉了，就把塔希莉交给我的头巾递给他们。他们答应了她的要求。那张头巾被缠在她的颈项上，成了她的殉教工具。之后我立即赶到园林工人那里，问他是否能建议一个掩埋尸体的地方。令我极为高兴的是，他给我指了一口最近开挖而尚未完工的井。在其他几个人的帮助下，我把她放进她的坟墓中，按照她自己希望的方式用泥土和石块填满井口。见证了她的最后时刻的人都深受感动，他们两眼低垂，一片静穆。他们悲痛地散去，离开了曾为国家增添了不灭光辉的受害者，离开了他们亲手埋在石堆下的她。’

“我一边听儿子讲述这个悲惨故事，一边流着热泪。我感情上简直受不了，以致扑倒在地，不省人事。当我苏醒过来时，我发现儿子悲痛欲绝的程度不亚于我。他躺在沙发上，纵情地哭泣着。看见我痛苦的样子，他走过来安慰我。他说：‘你的眼泪会让父亲看出破绽。毫无疑问，他的官阶和地位会使他抛弃我们，割断与这个家庭的一切联系。如果我们未能止住眼泪，他就会在纳西里丁沙阿面前指控我们是受仇敌魅力所蛊惑的人。他会获得君主的同意处死我们，而且很可能会亲手杀死我们。既然我们从来没有接受过那个圣道，为什么我们要让自己在他手中遭到那样的下场呢？为了捍卫她而奋起对抗诬蔑的她的贞洁与荣誉的人，这才是我们所应该做的事。我们应该珍视心中对她的爱，在造谣中伤的敌人面前维护她生命的完整性。’

“他的话使我内心的激动情绪平静下来。我走到她的箱子跟前，用她交给我的钥匙将它打开。我发现里面有一小瓶优质香水，旁边放着一串念珠，一个珊瑚项链和三个镶嵌有绿松石、光玉髓和红宝石的戒指。我凝视着她的尘世遗物，仔细默想着她命运多舛的一生，怀着惊异的心情回忆起她大

无畏的勇气，她的热情，她的高度责任感和无可置疑的献身精神。这使我想起她的文学造诣，沉思她以国内任何妇女都不可能显示出的坚韧不拔的精神面对监禁、羞辱和诽谤。我想象那张脸，唉，已埋在一堆石头下的楚楚动人的脸。我重复她经常随口说出的话，回忆着她充满激情的流利口才，心里觉得很温暖。我的脑海里突然闪过一种对她的广博学识和精通伊斯兰教圣文的意念，快得自己觉得有些惶惑。最重要的是，她对她所接受的信仰的高度的忠诚，她为这一信仰辩护的热情，她为圣道忍受的痛苦和磨难，她给信徒们树立的榜样，她为推动圣道所提供的动力，她在同胞心中为自己铭刻下的名字，所有这一切，站在她的箱子旁边的我都回忆起来。我想不通什么使这样伟大的妇女抛弃所有财富和应有尽有的荣誉而支持设拉子的一位默默无闻的青年所提倡的信念？我暗想是什么力量使她脱离家庭、亲属，是什么力量支撑她走过风雨人生并最终走进坟墓？我想那力量可能来自上帝吧？可能是全能者之手在她一生的危难之中决定她的命运并指引她的航向吧？

“她殉教后的第三天（公元1852年8月），她说过要来的那位妇女到了。我问了她的名字，发现正是塔希莉告诉我的名字。我以前从来没见过这位妇女，那以后我也没有见过她了。”

这位流芳百世的妇女名叫法蒂玛，她的父亲给她取了这个名字。她的家人和亲属称呼她为乌姆-萨勒玛，他们还叫她扎基伊。她出生于希吉拉历1233年（公元1817-1818年），巴哈欧拉也出生于这一年。她三十六岁时在德黑兰殉教。但愿后人能够记述下她的同代人未能充分认识到的她有价值的生平。但愿将来的历史学家能认识到她的全部影响并记录下这位伟大的妇女对她的国家和民众的独特贡献。但愿她竭力服

务过的圣教的信徒们努力学习她的榜样，讲述她的事迹，收集她的著作，展示她的天才之奥秘，使世界各民族和各种族的人永远怀念和热爱她。[①]

在巴孛的门徒中，另一位著名人物是赛义德·侯赛因-亚兹迪。他是巴孛在马库和奇赫里克期间的文书。他在毁掉塔希莉的那段动荡时期死去。他的圣教教义的知识是如此丰富，以致巴孛在写给米尔扎·叶海亚的书简中，敦促后者在任何有关圣作知识方面向他求教。他是巴孛最信任而且与之交往密切的有地位、有经验的人。他的大师在大不里士殉教后，他在德黑兰的地牢里遭受长期关押的痛苦。这次关押最终使他殉教。巴哈欧拉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他遭受的苦难。

① “女性和女人的美丽也给新教义增添了神圣色彩。加兹温的这位漂亮但命运多舛的女诗人扎琳-塔杰（金王冠）或者古拉图勒-艾因（眼睛之慰藉）扔掉面纱，她将传教火炬带到各处。她的英雄主义是现代史上最动人的事件之一。”（屈尔宗：《波斯与波斯问题》，第1卷，第497页，注释二。）“再也没有比对她的怀念能引起更深的崇敬之情或激起更大的热情了。她一生中产生的影响对她的同性仍然发挥作用。”（瓦伦丁·奇罗尔：《中东问题》，第124页。）“古拉图勒-艾因这种女性的出现，在任何国家和任何时代都是一种罕见的现象，在像波斯这样的国家更是一种奇迹。不，几乎是一种不可思议的事。同样由于她惊人的美丽、罕见的聪明才智、激情的雄辩口才、大无畏的奉献精神以及她光荣的殉教，她在妇女同胞中是无与伦比的不朽人物。即使巴比教没有任何其他伟大之处，那么只要有这一点就足够了。它产生了古拉图勒-艾因这样的女英雄。”（《旅者札记》，第309页，注释Q。）“几乎可算是整个运动的最卓越的人物，就是女诗人古拉图勒-艾因。她以美德、虔诚和学识而闻名，最后转到阅读巴孛的经文和布道上。她的信仰变得这样坚定，虽然她富有而高贵，却为了服务于她的大师而放弃了财富、孩子、名望和地位，专心致力于传扬和确立巴孛的教义并使人们接受……她演讲的优美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将婚宴上的客人吸引走，他们放弃欣赏主人提供的音乐。她的诗是波斯语中最打动人心的诗之一。”（弗朗西斯·扬哈斯本：《闪光》，第202-203页。）

祂每月定期给他送去他所需的经济资助。他甚至受到监管他的监狱看守的赞扬和钦佩。在饱经风雨的最后的日子里，他与巴孛长期亲密的伙伴关系加深了他的理解，赋予其灵魂以一种在他的尘世生命快要结束时注定要显示出的越来越大的力量。他躺在监狱里，渴望被召唤去领受他的大师遭受过的死亡时刻。他失去了与巴孛同一天殉教的荣幸，获得这种荣幸一直是他的最大愿望。他现在急切地等待着喝干已到唇边的殉教之杯的时刻。德黑兰的高官们多次极力劝他接受他们的提议，使他摆脱关押之苦以及将要到来的更残酷的死亡。他坚决拒绝了。泪水不停地从他眼中流出来，原因是他渴望再次看到那张脸。那张脸在阿塞拜疆残酷囚禁的黑暗中大放光芒，它发出的热温暖了寒冷的冬夜。在昏暗的囚室中，他沉思默想着在他的大师面前度过的乐而忘忧的幸福的日子。这时，有一个人来到他身边，只有这个人靠祂的临在之光能消除他精神上的极度痛苦。给予他安慰的不是别人，正是巴哈欧拉本人。直到死亡，赛义德·侯赛因都荣幸地一直与祂在一起。阿齐兹·汗-萨达尔的手击倒了塔希莉，现在这只手又给了巴孛阿塞拜疆的狱友及文书以致命的一击。我无须详述杀人不眨眼的萨达尔使他遭受死亡的情况，只需讲一点就足够了。这就是他像之前的人一样在残忍得让人觉得可耻的残酷环境中饮下了长久深切渴望的殉教之酒。

我现在接着讲述巴孛其余同伴的遭遇。这些人曾经荣幸地与巴哈欧拉一起经受关押的恐怖。我们常常从巴哈欧拉口中听到下述情况。祂说：“在德黑兰那难忘的一年里，所有迫害浪潮的受害者都成了我在西亚查尔——我被监禁之处——的狱友。我们挤在一间囚室里，脚上扣着足枷，脖子上套着沉重的锁链。我们吸入的空气浑浊恶臭，我们坐卧的地面泥泞污秽，害虫肆虐。没有一丝光线能透进这瘟疫般的

地牢，驱散其阴冷。我们被安置成两排，彼此面对着面。我教他们一些赞美诗句。他们于是每天夜间以极大的热忱吟诵。一排人吟诵：‘我有上帝足矣；祂确然是满足一切者！’另一排人应唱：‘信仰者须信赖祂。’这欢乐的齐诵之声会持续响彻至清晨时分。他们的回声充满地牢，穿过厚实的墙壁，传到纳西里丁沙阿耳中。他的宫殿距离我们被关押的地方不远。据说，他大声问：“那是什么声音？”他们回答说：“那是巴比教徒在牢房里吟唱赞美诗。”沙阿听罢无语。他的囚犯虽然遭受着被关押的恐怖，却继续表现出如此热情。他也没有试图加以阻止。

“有一天，看守将一盘烤肉带到我们的监狱，告诉我们沙阿下令分发给囚犯。有人告诉我们说：‘沙阿忠于他发过的誓言，选择今天将这些羊肉给你们，以履行他的誓言。’我的同伴变得鸦雀无声，他们期望我代表他们作答。我回答说：‘我们将这份礼物还给你们，我们根本不需要它。’如果守卫不是急于吞吃我们拒绝动用的食物的话，我的回答本来会使他们极为生气的。尽管我的同伴们肌肠辘辘，他们中只有米尔扎·侯赛因·穆塔瓦利-库米露出想吃君主摆在我们面前的食物的欲望。我们的狱友以真正崇高的坚忍不拔的精神毫无抱怨地忍受身处的可怜苦境。他们口中不停地说出赞美上帝而不是抱怨沙阿虐待他们的话。他们用赞美上帝的方式消磨残酷的囚禁生活。

“每天，狱吏来到我的囚室，叫喊我的某个同伴的名字，令他起身，然后押送他去上绞刑架。被叫到名字的人都会非常热切地回应那神圣的呼唤！镣铐锁链被解除后，他会喜不自禁地跳起来，来到我面前，拥抱我。我会尽力安慰他，保证他必定在另一个世界获得永生，设法使他心中充满希望和欢乐，鼓励他去赢得荣耀之桂冠。接着，他会与其他

狱友相继拥抱告别，之后，便一如既往地昂首去迎接死亡。刽子手对我日益友好，因此，每当同伴就义，事后他都会很快亲自将他们牺牲的经过及其临终时刻的痛苦与欢乐情形告诉我。

“一天晚上，在黎明前，我被米尔扎·阿卜杜勒-瓦哈卜-设拉子叫醒了。他与我拴在同一条锁链上。他从卡齐迈恩跟着我到了德黑兰，在那里他被逮捕入狱。他问我是否醒了，于是接着给我讲述他的梦。他说：‘今晚我飞到了一个无限广阔和美丽的地方。我好像长了翅膀一样飞翔起来，去我想去的任何地方。一种狂喜的感觉充满我的心灵。我以无法形容的快速而轻松的方式在浩瀚无际的空中飞行。’我答道：‘要轮到你为圣道殉教了。愿你飞翔在你梦见的同样无限广阔的空中，以同样轻松快速的方式越过永存威权的王国，以同样狂喜的感觉凝视无边的天际。’

“那天早晨，看守又进了囚室，大叫阿卜杜勒-瓦哈卜的名字。他扔掉锁链，一跃而起。他拥抱每一个狱友，还把我抱在怀中，钟情地把我贴在他心口上。那时，我发现他没有鞋穿。我把自己的鞋给了他，对他说了最后的鼓励的话，送他前往殉教场。后来，行刑的人到我这里来，热情洋溢地赞扬了这位青年表现出的精神。对行刑者本人提供的证词，我多么感谢上帝啊！”

当局对谋杀君主的人施加的所有苦难和残酷报复都未能平息沙阿母亲的愤怒。她日夜不停吵嚷着要报复，要求处决巴哈欧拉。她仍然把他看作这一罪行的主谋。她不停地对政府当局叫喊：“把他交给死刑执行者！我作为沙阿的母亲，没有权力给这个罪犯的卑鄙行为以应得的惩罚，还有比这更大的羞辱吗！”她徒劳的怒火强化了她的复仇呼声，却注定是无人响应的。尽管她耍阴谋诡计，巴哈欧拉还是从她胡搅

蛮缠竭力造成的灾难中得救了。这个囚犯最终从监禁中被解放出来，能够在她儿子的王国边界之外展现和确立她连做梦也想不到的威权。在德黑兰的灾难岁月里，巴哈欧拉与之一起被关押的英雄们所流出的鲜血，是为祂从敌人手中解救出来所付的赎金。敌人力图阻止祂达到上帝指定祂要达到的目的。自从祂信奉巴孛的圣道，祂从来就没放过一次支持祂所信奉的圣教的机会。祂自己遭受了圣教信徒在早期不得不面临的危险。祂是巴孛信徒中第一个为圣道而克己和服务的人。然而，既然上苍选择祂担负在其至高智慧里显得为时尚早而未公开的使命，那么，尽管祂必定要遇到那种生涯里种种危险的困扰，但同一个上苍一定会保住祂的性命。

震撼德黑兰的恐怖行动只不过是巴哈欧拉一生中遇到的许多危险之一。敌人追捕受害者的手段残酷无情，这使首都的男女老幼们吓得发抖。哈吉·苏莱曼·汗从前的仆人，一位名叫阿巴斯的年青人，由于他的主人有广泛的朋友圈子，所以他充分了解巴比教徒的姓名、人数和居住地点。结果，他被敌人用作搞阴谋迫害的工具。他曾认同他主人的信仰，认为自己是热情的支持者之一。动乱开始的时候，他被逮捕而且被迫出卖了他认识的与圣教有联系的所有的人。他们以各种奖励方式诱使他透露他主人的信徒朋友，并且警告他说如果拒不透露就会受到残酷的折磨。他保证会按照他们的愿望办，将信徒的姓名和住所告诉哈吉·阿里·汗的助手，哈吉布德-道利赫，法拉什-巴希。他被带领着穿行在德黑兰的大街上，奉命指认每一位巴孛信徒。许多他从来没见过、也不认识的人就这样被交到哈吉·阿里·汗的助手手中，这些人与巴孛和祂的圣道从来没有任何联系。这些人只有在支付了抓捕者大笔的贿赂之后才能恢复自由。哈吉布德-多利赫的助手们贪婪之极，他们特意要求阿巴斯向他认为愿意并且能够

支付大笔赎金的人打招呼。这是他们被出卖的信号。他们甚至强迫他出卖这些人。他们威胁说如果他拒绝，就会有严重的生命危险。他们经常许诺要分给他一份从受害者身上勒索来的钱。

阿巴斯被带到西亚查尔监狱并引到巴哈欧拉跟前。他先前曾陪同主人见过祂几次。他们希望他出卖祂。他们许诺沙阿的母亲会为此而给予他优厚的奖赏。每次阿巴斯被带到巴哈欧拉面前，他在祂面前站一会儿并盯着祂的脸看，然后就离开那个地方。他断然否认曾见过祂。他们的努力失败之后，就想通过下毒讨君主母亲的欢心。他们设法拦截了这位囚犯被允许接受的从家里送来的食物，并将他们指望能害祂性命的毒药混在里面。虽然这个办法损害了巴哈欧拉的健康许多年，却未能达到其目的。

敌人最后只好停止把祂看作行刺君王的主谋，决定将这次行动的责任转移到阿齐姆身上。他们现在指控阿齐姆是主谋。他们想通过这种手段博取沙阿母亲的欢心，获得他们极为垂涎的好处。哈吉·阿里·汗非常高兴，他要一马当先抢占头功。他没有参与关押巴哈欧拉。他就抓住这个指控阿齐姆的机会，将他作为主要的煽动者逮捕起来。

俄罗斯公使通过一位代理人观察着形势的发展，与巴哈欧拉保持密切接触。公使通过翻译官给宰相写了一封措辞强硬的信。在信中，他抗议宰相的行为，建议派出一位使者在政府信任的一位代表和哈吉布德-道利赫陪同下前往西亚查尔监狱。在那里，使者要求新抓捕的头目公开宣布他对巴哈欧拉地位的看法。他写道：“我认为应该立即记录下那位头目宣布的任何东西，无论是赞扬还是指责的，用作最终判决此事的基础。”

宰相向翻译官保证将遵照公使的意见，他甚至约定了使

者与政府代表和哈吉布德-道利赫碰头并一起前往西亚查尔监狱的时间。

当阿齐姆被问到有关他是否将巴哈欧拉看作行刺沙阿者的领导人时，他答道："这个社团的领导人不是别人，正是赛义德-巴孛。祂在大不里士被杀，祂的殉教促使我起来为祂的死报仇。我独自构想了这个计划并努力执行它。将沙阿从马背上掀下来的青年不是别人，正是萨迪克-大不里士。他在德黑兰的一家甜食店当男仆，他已为我服务了两年。他想为殉教的领袖报仇的欲火甚至燃烧得比我自己的还猛烈。然而，他的行动太仓促，未能使自己的努力获得成功的把握。"

阿齐姆宣布的话由公使的翻译和宰相的代表两人记录下来，他们将记录递交给米尔扎·阿加·汗。交到他手中的文件对释放巴哈欧拉起到了主要作用。

于是，阿齐姆就被交到乌里玛手中。虽然他们自己急于处死他，但是德黑兰的主麻-伊玛目米尔扎·阿布-卡西姆迟疑不决。穆哈兰姆月快要到了，哈吉布德-道利赫劝乌里玛们到军营的楼上聚会，在那里他见到仍然坚持拒绝处死阿齐姆的主麻-伊玛目。他指示将被告带到那里，等待将要对他作出的判决。阿齐姆被粗暴地领着穿过街道，受尽民众的嘲笑和辱骂。敌人预先想出了计谋，成功地获得了死刑裁定。一个赛义德手执棍棒朝他冲过去并砸碎了他的头。人们学他的样子，用棍子、石头和匕首扑向他，将他的尸体弄得残缺不全。在行刺沙阿引发的动乱中，哈吉·米尔扎·贾尼也殉教了。由于宰相不想伤害他，所以他被秘密处死。

首都点燃的大火蔓延到邻近省份，紧接着就给沙阿臣民中无数无辜的人带来破坏与苦难。它蹂躏了巴哈欧拉的故乡马赞达兰省，这是针对祂在该省的全部财产采取暴力行动的

信号。巴孛的两位忠诚门徒穆罕默德-塔基·汗和阿卜杜勒-瓦哈卜都是努尔人。结果，他们在那场动乱中殉教。

圣教的敌人失望地发现巴哈欧拉的获释几乎是肯定的了。于是，他们以恐吓君主的方式力求使祂牵扯到新的纠纷中去，从而促成祂的死亡。米尔扎·叶海亚在他那徒然的希望驱使下，力图为他自己和他的愚蠢的支持者获得一种到目前为止未获得的至高地位。他的蠢行给敌人提供了更多借口，促使沙阿采取严厉措施，以消除他的这个囚犯在马赞达兰省仍然存留的任何影响。

沙阿刚从受伤中康复过来，他收到的令人惊恐的报告激起他极大的复仇渴望。他召见宰相并斥责他未能维持好他本省民众的秩序和纪律，那些人都与他有亲属关系。宰相对君主的斥责感到仓皇失措，表示愿意执行他下达的任何指示。他受命立即派几个团到马赞达兰省，带着严厉的命令无情地镇压扰乱公共秩序的人。

虽然宰相完全明白呈递给他的报告的夸张性质。但是，由于沙阿的坚持，他发现自己被迫下令派遣以侯赛因·阿里·汗·沙阿-松为首的沙阿-松步兵团到努尔地区的塔库尔村，巴哈欧拉的家就在那里。他把最高指挥权交给他的侄子米尔扎·阿布-塔利布·汗，这人是巴哈欧拉的同父异母兄弟米尔扎·哈桑的内兄。米尔扎·阿加·汗劝他在那个村子扎营时要极其谨慎和克制。他强调说："你的士兵干的任何过分的事都将对米尔扎·哈桑的声望产生不利影响，而且会让你自己的妹妹遭受苦难。"他嘱咐他调查报告的性质，在那个村子附近驻扎不要超过三天。

后来，宰相召见侯赛因-阿里·汗，告诫他要极其谨慎明智地行事。他说："米尔扎·阿布-塔利布少不更事。我特别挑选他是因为他与米尔扎·哈桑有亲戚关系。我相信为了妹

妹的缘故，他会克制自己不对塔库尔村的居民造成不必要的伤害。由于你比他年长而更有经验，你必须给他树立一个高尚的榜样，使他铭记必须既为政府也要为民众的利益尽力。若事先未与你商量，你决不能允许他发起任何军事行动。”他向侯赛因·阿里·汗保证他已书面指示那个地区的首领必要时给予援助。

米尔扎·阿布-塔利布·汗因为趾高气扬而忘记了宰相的温和忠告。侯赛因·阿里·汗请求他不要挑起与民众不必要的冲突，他拒绝听从侯赛因·阿里·汗的迫切请求。他刚一到达努尔地界边上离塔库尔不远的山口，马上命令士兵准备进攻塔库尔村村民。侯赛因·阿里·汗绝望地跑到他面前恳求他克制，不要采取这样的行动。米尔扎·阿布-塔利布傲慢地反驳道：“我是你的上级，由我决定采用何种办法和方式为君主服务。”

毫无防卫的塔库尔人遭到了突如其来的袭击。他们对这样意外的猛攻感到大为震惊，于是求助于米尔扎·哈桑。哈桑要求面见米尔扎·阿布-塔利布，但遭到拒绝。指挥官的口信是这样的。他说：“告诉他，我受王命屠杀这个村子的人，抓走妇女，没收财产。不过，由于你的缘故，我愿意赦免在你家中避难的妇女。”

米尔扎·哈桑对他的拒绝感到愤慨，严厉谴责他，痛斥沙阿的行动，然后回到自己家里。那个村子的男人在此期间已离开他们的住所，在邻近的山中躲避起来。妇女则听天由命，前往米尔扎·哈桑的家，恳求他保护她们免遭敌人之害。

米尔扎·阿布-塔利布·汗的第一个行动是针对巴哈欧拉的房屋的。祂从祂的父亲那位维齐尔那里继承了这座房屋，而且祂是这座房屋唯一的所有者。这座房屋经过精心布置，

摆放着价值无法估计的器具。他命令士兵砸开所有的库房，拿走其中的东西。他无法拿走的一些东西，就命令士兵破坏掉，有些东西被砸碎，其他东西被烧掉。即使比德黑兰的宫殿还要宏大的房间也被损坏得无法维修了。屋梁被烧塌，装饰品被彻底毁坏。

下一步他转向老百姓的房屋，将其夷为平地，将里面的贵重物品据为已有或由他的士兵夺占。被掠夺过而且被男性居民抛弃的整个村庄被付之一炬。由于未能找到健壮的男子，他下令在邻近山区搜查。被搜到的人有的被射杀，有的做了俘虏。他们能抓到的几个全是老年男人和牧羊人，因为他们没有能力逃到离敌人更远的地方去。他们发现在远处的山坡上奔流的小溪旁躺着两个人。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武器暴露了他们。他们发现那两个人在睡觉，就从介于他们与受害者之间的小溪射击过去。他们认出这两个人是阿卜杜勒-瓦哈卜和穆罕默德-塔基·汗。前者被打死了，后者受了重伤。他们被抬到米尔扎·阿布-塔利布面前。他尽了最大努力保存受害者的生命。由于受害者的闻名遐尔的勇气，他希望将他作为战利品带回德黑兰。然而，他的努力白费了，穆罕默德-塔基·汗两天后因伤死亡。他们能抓到的几个男人戴着镣铐被带到德黑兰，投入关押巴哈欧拉的地牢。他们中有穆拉·阿里巴巴。他同许多狱友一起，由于忍受过多的苦难而丧生。

一年后，米尔扎·阿布-塔利布突然染上了瘟疫，在可怜悲惨的状态下被带到什米兰。即使是他最亲的亲属也回避他，他躺在病床上直到米尔扎·哈桑来照顾他。而他曾傲慢地侮辱过的米尔扎·哈桑却在他羞辱与寂寞的日子里陪伴着他。宰相在他濒临死亡时来看他。宰相发现他床边除了这个他粗暴对待过的人之外没有别的人。就在那天，这个可怜的

暴虐者死了，死时还对他曾经满心怀抱的全部希望的破灭感到深深的遗憾。

德黑兰陷入的这场混乱，在努尔及周边地区都能感受到它的严重影响，它蔓延到远至亚兹德和内里兹的地方，在那里相当多的巴比教徒被抓捕而惨遭殉教。的确，整个波斯都好像感受到这场大骚乱的冲击。高潮时，它蔓延到遥远省份的最偏僻的小村庄，给这个受迫害的社团的剩余成员带来无数的苦难。行政长官们贪婪与复仇的欲火不亚于他们的下属，他们抓住这个机会中饱私囊而且获得君主的青睐。他们毫不宽容、不知羞耻地利用一切卑鄙至极、无法无天的手段，从无辜者身上索取自己垂涎的利益。他们抛弃了一切公正得体的行为准则，逮捕、关押和折磨他们认为是巴比教徒的人，而且赶紧告知德黑兰的纳西里丁沙阿他们对可恶的敌手取得的胜利。

这场动乱在内里兹的最大影响显示在统治者和民众对待巴孛的信徒的方式上。行刺事件发生大约两个月后，一个因为异常勇敢而赢得阿里-萨达尔称号的名叫米尔扎·阿里的青年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因为他极其关怀以瓦希德及其支持者之死而告终的那场斗争的幸存者。人们常常看见他在黑夜中从隐蔽处出来，给那些在那场悲剧中沦为寡妇和孤儿的人以一切力所能及的帮助。他极其慷慨地把食物和衣物分发给穷困的人，给他们疗伤，在他们悲伤时安慰他们。看到这些无辜的人连续不断地遭受苦难，这激起了米尔扎·阿里的一些同伴的强烈愤慨。他们着手对仍然住在内里兹的扎伊努尔-阿比丁·汗施行报复。他们认为他是这些困顿之人的灾难的始作俑者。他们相信他还想使他们遭受更多的磨难，所以决心干掉他。他们在公共浴室里出其不意地攻击他，他们成功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这导致了一场令人联想起赞詹大屠杀最

后阶段的那种恐怖的动乱。

米尔扎·纳伊姆手握大权，当时正住在设拉子。扎伊努尔-阿比丁·汗的遗孀竭力要求他为她的丈夫报仇。她许诺将她的所有首饰赠送给他。她的财产，只要是他想要的，通通转到他的名下，以此作为回报。借助于同伙的背叛，政府当局成功抓捕了相当多的巴比信徒，他们中许多人遭受野蛮拷打。所有的人都被投入监狱，等待德黑兰的指示。宰相向沙阿递交了他收到的一份名单，还附上一份报告。沙阿对他在设拉子的代表所作的努力和获得的成功表示极为满意，对他的出色服务给予重赏。沙阿要求把所有被抓获的人带到首都。

我不打算记录标志此次事件结束的大屠杀的所有情况。我想请读者参阅米尔扎·沙菲-内里兹在单独的一本小册子里所作的生动而详细的描述。其中，他准确而有说服力地谈到此次感人事件的一切详细情况。只提及下述这一点就足够了。多达一百八十名巴孛的勇敢信徒殉教，同样多的人受伤。虽然他们因伤致残，却受命前往德黑兰。经过路途的艰辛，他们中只有二十八个人活着到了首都。在这二十八个人中，十五人在到达当天被带到绞刑架受死。其余的人被投入监狱而被迫遭受两年的最骇人听闻的种种暴行。虽然最终获释，但他们中许多人死在回家的路上，因为长期残酷的囚禁生活的磨难已使他们精疲力竭了。

他们的大批信徒同伴由塔哈马斯卜-米尔扎下令在设拉子遭杀害。两百颗受害者的头颅被挑在刺刀上，由迫害者凯旋般地带到法尔斯省的一个名叫阿巴迪的村子。他们正打算将它们带往德黑兰时，一位王室信使命令他们放弃计划。于是，他们决定将这些头颅埋在该村。

至于六百名妇女，她们中一半人在内里兹被释放，其余

的人被迫两人合骑一匹没有鞍的马并被带到设拉子，在那里遭受严酷折磨之后听天由命。许多人死在去设拉子的路上。许多人在恢复自由之前就因被迫忍受的种种磨难而丧生。在描写这些勇敢的男女因自己的信仰而遭受的严重苦难时，连我的笔也吓得畏缩了。她们身受的那种以荒唐残暴为特性的肆无忌惮的野蛮行为，在此次可悲事件的最后阶段达到最无耻的程度。比起几年后在内里兹和设拉子发生的引人注目的凶猛暴行，我努力记述的围困赞詹的惨状和霍贾特及其支持者蒙受的侮辱就黯然失色了。我相信人们会找到一个比我更能干的笔杆子，在所有悲剧细节上详细描述这些无法形容的残暴行为，将这样一个以极端血腥恐怖为特征的故事记录下来，永远留作巴孛的圣道在祂的信徒中激起信心的最宝贵的证据。

阿齐姆的供状使巴哈欧拉摆脱了生命危胁。阿齐姆宣称自己是行刺沙阿这一罪行的主谋，他的死亡事实上起到了平息众怒的作用。他们吵嚷着要对这样胆大的企图立即给以惩罚。到那时为止，一直集中在巴哈欧拉身上的愤怒与复仇的叫喊和给予立即惩罚的请求，现在都从祂身上转移开了。凶猛喧嚷的谴责渐渐平息下来。德黑兰当权者们更加坚信到那时为止被视为纳西里丁沙阿头号敌人的巴哈欧拉决没有卷入任何企图谋害君主的阴谋活动。因此，米尔扎·阿加·汗受命派可信的代表哈吉·阿里去西亚查尔监狱，向这位囚犯宣读释放令。

到了那里，代表就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跳，他满怀悲伤。眼前的景象使他几乎无法相信。他看见巴哈欧拉被用锁链拴到爬满害虫的地面上，颈项压着使人伤痛的枷锁，满脸悲哀的神色，头发凌乱，衣衫不整，呼吸着令人恐怖的地牢里的有害空气。这时，他哭了。当他认出在黑暗中的巴哈欧

拉时，他突然叫喊道：“该诅咒的米尔扎·阿加·汗！天晓得，我从来没想到过你可能遭受这样耻辱的囚禁生活。我从来没想到宰相敢干出这样令人发指的事。”

他把披风从肩上取下来，然后递给巴哈欧拉，恳求祂在公使及其顾问面前披上它。巴哈欧拉拒绝了，祂穿着囚衣径直前往帝国政府驻地。

宰相感动地对他的囚犯说的第一句话是这样的。他说：“如果当初你选择听我的劝告，如果你当时脱离了与赛义德-巴孛的信仰的关系，你决不会遭受你受到的痛苦和侮辱。”巴哈欧拉答道：“相反，如果你听了我的忠告，政府的事务就不会弄到这样危急的地步。”

这使宰相立即想起他与祂在巴孛殉教时的谈话。米尔扎·阿加·汗突然想起这些话：“已经点燃的火焰将更猛烈地燃烧起来。”他说：“唉，你发出的警告已经应验了。你现在对我有什么忠告呢？”他马上得到答复。祂说：“命令王国的省督停止滥杀无辜，停止劫掠他们的财产，停止侮辱妇女和伤害儿童。叫他们停止迫害巴孛的圣教，放弃消灭圣教信徒的痴心妄想。”

当日，宰相通过写给王国全体省督的一份传阅函件命令他们停止残酷可耻的行动。米尔扎·阿加·汗写道：“你们所做的已经够了，停止逮捕和惩罚民众。不要再扰乱你们同胞的和平与安宁。”沙阿政府正在仔细考虑采取最有效措施，以使国家一劳永逸地摆脱曾经遭受的灾祸。巴哈欧拉刚一恢复自由，马上收到了政府的决定。政府通知祂在发布此命令起的一个月内和祂的家属离境。

当俄罗斯公使得知波斯政府打算采取的行动时，马上主动提出将巴哈欧拉置于他的保护之下，邀请他去俄罗斯。祂拒绝了这一帮助而选择伊拉克。在祂从卡尔巴拉回来九个月

之后，在希吉拉历1269年赖比尔·阿赫尔月的第一日（公元1853年1月12日），巴哈欧拉在包括至大圣枝 和阿加-卡利姆在内的家庭成员[1]的陪同下从德黑兰前往巴格达。他们受到一名帝国警卫人员和代表俄罗斯公使团的一名官员的护送。

① 阿博都-巴哈的妹妹巴希伊·哈努姆也陪同流放。她的称号是至大圣叶。那时，她还是一个七岁的孩子。

后　记

巴孛所宣示的信仰的命运在巴哈欧拉被从本国流放伊拉克时陷入最低潮。巴孛为之献出生命，巴哈欧拉为之付出艰辛并遭受苦难的圣道，似乎处于灭亡的边缘。它的力量看起来已耗尽，它的抵抗似乎已无可挽回地被粉碎了。令人灰心丧气的挫折和灾难每一个的效果都比前一个更具毁灭性，它们令人眼花缭乱地快速接踵而至，削弱了巴孛信仰的活力，使其最坚定的支持者的希望也变得渺茫起来。的确，肤浅地阅读纳比勒记述的内容，人们会觉得整个故事从一开始看起来就像是纯粹在叙述厄运与残杀、屈辱与失望，每一个都比前一个更严重，最后在巴哈欧拉被从祖国驱逐时达到高潮。对于持怀疑态度的读者来说，由于不愿意承认这个信仰所具有的天赐之力，其创立者头脑中形成的整体构想似乎已注定失败。由巴孛那样值得称颂地构想出来，并由祂如此英勇地承担起来的工作看来要以巨大的灾难而告终。对于这样的读者而言，从遭受的残酷打击来判断，设拉子的这位倒霉的青年似乎是凡人的命运中最悲哀最无用的人之一。短暂而英雄的一生如流星般在波斯天空中飞逝而过，一时间好像给黑暗笼罩的国家带来渴望的永久得救之光，但最终却陷入黑暗与绝望的深渊。

祂采取的每一个步骤，祂所作的每一点努力，都只起着加剧重压在祂心灵上的痛苦与失望的作用。从祂使命生涯一开始，祂曾构想的在圣城麦加和麦地那以公开宣示的方式开

展祂的使命的计划就未能如祂所愿地得以实现。库杜斯按祂的吩咐将祂的神启转达给麦加行政长官，那长官冷若冰霜地接待了他，这显露出设拉子的一位青年的圣道受到汉志统治者和至圣陵寝守护者的蔑视。祂曾怀有的朝觐后去卡尔巴拉和纳杰夫的计划同样被砸得粉碎而毫无指望，祂原来希望在那个什叶派中心确立祂的圣道。祂曾想出一个方案，其要点已向祂选定的十九位门徒传达过，但这方案也大部分未能实现。祂劝诫他们遵守的中庸之道，在支配圣教早期传教工作中的第一阵高涨的热情中就被忘记了。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祂满怀深情地抱有的希望破灭的原因。那位聪慧精明的统治者穆塔米德，曾经巧妙地避开了威胁到祂宝贵生命的危险，曾经为祂作出了祂的谦卑的信徒很少能作出的特殊贡献，以此证明了自己的能力。但穆塔米德却突然从祂身边被夺走了，丢下祂任由祂的所有敌人中最讨厌最无耻的背信弃义者古尔根·汗摆布。巴孛会见穆罕默德沙阿的唯一一次机会，这是祂本人要求并且寄托着最热切希望的一次会见，由于怯懦而变化无常的哈吉·米尔扎·阿加西的干预而彻底丧失了。哈吉·米尔扎·阿加西唯恐祂与已经过分亲近圣道的君主的接触最终会毁掉他自身的利益，一想到这点他就吓得发抖。穆拉·阿里-巴斯塔米和谢赫·赛义德-欣迪是巴孛的两位最杰出的门徒，他们受巴孛启示并由祂传授了基本教义。于是，他们尝试将圣教信仰分别引入土耳其和印度，结果却遭到惨败。前一位的雄心勃勃的事业在一开始就由于发起人惨遭殉教而失败了。而后一个人的努力看来也成效甚微，它唯一的成果是使一个赛义德皈依了。那个赛义德盛衰无常的服务生涯由于奸诈的伊勒迪里姆·米尔扎的恶行而在洛雷斯坦嘎然而止。祂本人在其使命生涯的大部分岁月中遭受的监禁，祂被隔离于阿塞拜疆的山中要塞，远离受到贪酷之敌严酷折磨

的大部分信徒，最重要的是，祂自己的惨烈的殉教悲剧，这些似乎标志着这一高尚的圣道从它诞生伊始注定要遭受奇耻大辱。祂的死亡，暴风雨般短暂生涯的顶点，似乎已确定了一项无论付出多少努力都将无法完成的任务的失败。

尽管祂本人遭受过许多苦难。但是，祂被迫忍受的痛苦与雨点般降落在大批公开追随祂的信徒身上的灾难相比，只不过是沧海一粟而已。祂已沾唇的哀痛之杯还是要由在祂之后仍保持信仰的信徒饮尽最后一滴。谢赫·塔巴尔西要塞的灾难性结局，使祂失去了最能干的助手库杜斯和穆拉·侯赛因，而且吞没了多达三百一十三个忠诚的伙伴。这是祂遭受到最残酷的打击，像一片黑暗笼罩着祂快速败退的人生的终结之日。内里兹的那场伴随着恐怖与暴行的斗争，吞噬了巴孛的信徒中最有学问、最有影响力和最有造诣的瓦希德，这进一步削弱了继续高举火炬的信徒的数量和实力。紧随着圣教信仰在内里兹所遭受的灾难而来的是对赞詹的围攻，它那血腥屠杀的标记将永远与其所在的省名相联，它使圣教支持者的队伍遭受进一步的损失，使他们丧失了霍贾特活着的时候所激发出来的支撑力量。随他而去的是圣教具有代表性的领导人中最后的卓越人物。由于这些领导人的宗教权威、学识、大无畏的精神及其品格的力量，使他们在地位和名次上都超过他们的信徒伙伴。在无情的大屠杀中，巴孛信徒中的杰出人物已像刈草一样被残杀，留下的是一大群受奴役的妇女和儿童，他们在冷酷无情的敌人的桎梏之下呻吟。同样以自己的知识和榜样维持着燃烧在勇敢的人们心中的火焰的领导人也已丧生。他们的工作表面上看来已在受迫害的社团所处的混乱状态中被放弃。

在从事巴孛所交付的工作中显示出自己能力的所有人

中，只剩下巴哈欧拉了，[1]其余所有的人都死于敌人的刀剑之下。在巴孛之后幸存下来的那群人的名义上的领导人米尔扎·叶海亚，已不光彩地到马赞达兰的山中躲避首都发生的动乱。他伪装成托钵僧，手持卡什库勒，[2]抛弃了他的同伴，为逃离危险到了吉兰森林。巴孛的文书赛义德·侯赛因和他的同伴米尔扎·艾哈迈德，两人都精通新近的巴扬天启的教义和其中的隐含意义，而且与他们的大师关系密切，熟悉祂的信仰戒律。所以，他们处于指导信徒同伴理解并巩固信仰基础的地位。但他们被锁在了德黑兰的西亚查尔地牢中，完全与急需他们指导的信徒团体切断了联系，两人注定很早遭受残酷殉教。自从巴孛童年时起，祂的舅舅就尽量给祂以任何父亲都无法超越的慈父般的关爱。祂在设拉子受苦难的初期，他就给祂作了重大的服务。如果让他比祂哪怕是只多活几年，他就可能对祂的圣道作出无法估计的贡献。但是，他却在狱中受折磨，孤苦伶仃，无望继续心仪的工作。塔希莉——祂圣道的火红象征——同样以大无畏的勇气，刚烈积极的性格，不可动摇的信仰，火热的激情和广博的知识，在一段时间里似乎将全波斯的妇女都争取到她挚爱者的圣道上来。哀哉！她却在胜利在望之时倒下了，成为毁谤她的敌人的报复行为的受害者。她的传教工作过早受到阻止。所以，对那些在她被放入用作坟墓的坑子时就站在旁边的人，她的传教工作的影响似乎已完全消失。巴孛剩余的新生字母们要么死于刀剑之下，要么被禁锢于监狱之中，还有的人在该国的某个偏远角落过着默默无闻的隐居生活。巴孛的

① 一则可信的穆罕默德的圣训说：除了一人到达上帝的宴会厅阿卡平原之外，他们（卡伊姆的同伴）全都要遭杀害。

② 化缘的饭钵。

卷帙浩繁的大量圣典大部分遭受了不亚于降临在祂的门徒身上的屈辱命运。祂的大量著作中有许多已完全散失了，其他一些被撕毁并化为灰烬，少数被搀杂讹误，许多被敌人夺走，其余的是大量杂乱无章无法辨认的手稿，吉凶未卜地被藏匿和广泛散落在祂幸存的同伴中。

巴孛宣示并为之付出一切的信仰，的确已到了最低潮。点燃起来对抗它的烈火几乎已烧毁了它赖以存续的组织结构。死亡之翼似乎在它上面盘旋。它的生命看来好像面临完全无可挽救的灭绝威胁。在快速聚集在它周围的阴影中，作为迅速走向尽头的圣道的潜在解救者，唯有巴哈欧拉的形象闪闪发光。祂有远见卓识，自从祂奋起捍卫巴孛圣道以来，曾不止一次地显示出勇气和聪慧。如果能保证祂的生命安全和在波斯的继续存在，祂的这些特点似乎证明祂有能力振兴奄奄一息的圣教。但是并非一定如此。整个圣教史上没有先例的一场灾难，使一场就当时来说前所未有的凶猛迫害发生了，而这一次将巴哈欧拉本人也拖入了旋风的中心。残存下来的信徒仍抱有的微小希望在接着发生的骚乱中破灭了。因为巴哈欧拉是他们唯一的希望和仅有的信任对象，祂也被猛烈的风暴击倒了，再也没有任何康复的可能。在祂被剥夺了在努尔和德黑兰的所有财产，被指责为谋杀君主的主谋之后，祂遭到亲属的抛弃并受到以前的朋友与仰慕者的蔑视，祂被投入暗无天日而且瘟疫流行的地牢。最后，祂连同家人一起被逐出祖国，过着绝望的流放生活。在这之后，曾经以祂为中心，把祂作为受磨难的圣教的可能救星的所有希望，一时间似乎都已完全破灭。

对圣道的种种打击是在纳西里丁沙阿的监督下并由他亲自推动的。难怪他自我陶醉于成为毁灭圣道的人物，因为他一直以来坚持不懈地对圣道作斗争，而且最终从表面看来

已能压倒它。难怪当他坐着仔细思考这一宏大而血腥的事业的后继阶段时，他设想通过他亲手签字同意的流放方案，他正在敲响那个让他的国民心惊胆战的可恶异教的丧钟。在纳西里丁沙阿看来，在最重要的时刻，恐怖的符咒似乎被破解了，席卷全国的洪流最后正在调转方向并且给国人带来他们迫切要求的和平。既然巴孛不复存在，既然支撑祂的圣道的强大支柱已被压得粉碎，既然他的整个统治领地内祂的虔诚信徒已被吓倒而精疲力竭，既然那个群龙无首的社团仅存的希望、巴哈欧拉本人已被流放而且自愿在狂热的什叶派堡垒外的邻国避难，那么，自他登基以来一直缠扰他的幽灵就永久消失了。他想象他决不会再听到关于那个讨厌的运动的事了，如果他的最高级顾问可信的话，那个运动就会迅速退到名存实亡、默默无闻的状态。

即使对于在圣道受到百般蹂躏之后幸存下来的圣教信徒们，甚至对于那支在隆冬时节在与伊拉克接壤的山区雪地中艰难跋涉的一小队人，可能少数几个人除外，人们完全可能想象巴孛的圣道会在实现其目的方面似乎暂时遭到了失败。从四面八方包围它的黑暗势力似乎已取得最后胜利，并已扑灭了那位年青的荣耀之王在祂的国家点燃的明灯。

在纳西里丁沙阿看来，不管怎样，在其活动范围内一度扫荡了他王国的全部势力的那股力量已不复存在。从诞生之初，那股力量就注定要倒霉，所以它最终被迫屈服于他所给予的武力打击。圣教已遭受了肯定应遭受的分裂。它曾使他许多个晚上无法入眠，既然摆脱了它的祸害，他现在能集中精力进行一项将国家从巨大迷误的毁灭性后果中拯救过来的任务。他设想从此以后他的真正任务是使教会和国家得以巩固和增强，以反击将来出现的类似的毒害国人生活的异教力量的入侵。

他的设想是多么徒劳，他的幻想又是多么漫无边际啊！他天真地以为圣道已被压垮，它却仍然充满活力，并注定要摆脱巨大灾难而变得比从前更强大、更纯洁和更崇高。在愚蠢的君主看来正在加速毁灭的圣道，只不过是经历过渡阶段的严峻考验，这个过渡阶段将它在自己崇高天命的道路上向前推进了一步。它的历史正在打开新的一页，比记录它的诞生或兴起的任何一页都荣耀。君主认为已成功封杀其命运的镇压，不过是在其发展过程中注定绽放为比巴孛本人宣示过的任何启示都更伟大的天启的初始阶段。祂亲手播下的种子，虽然在一段时间里遭受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暴力，后来被移植到国外的土壤中。但是，它必定继续完全发育，在适当的时候，长成一棵注定要将其树荫扩展到世界各种族和各民族的参天大树。虽然巴孛的门徒遭受折磨和杀戮，祂的同伴遭受屈辱和镇压，虽然祂的信徒人数可能减少，虽然圣教的声音本身受暴力压制而沉默，虽然它的时运中常有绝望，虽然它的最能干的捍卫者可能叛教。然而，任何想抢走嵌在祂的圣言之壳内的承诺的人都不可能得逞，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它发芽生长。

的确，巴孛宣布自己是其先驱并反复暗示肯定要降临的天启，在德黑兰的西亚查尔地牢包围巴哈欧拉的黑暗环境中透出了第一缕微光。[①] 由巴孛释放的重要天启所产生的力量，日后必定在其鼎盛时展现自己并遍及全球。当巴哈欧拉在囚室中遭受死刑威胁时，那股力量已在祂的血管中搏动。

---

① “在被囚禁于德黑兰这座牢狱的日子里，粗砺沉重的锁链和浑浊恶臭的气味使我难以入睡。可就在难得的短暂睡眠之中，我感到有什么东西自头顶涌向胸膛，仿佛是一股瀑布自高山之巅飞速倾泻大地。于是我的四肢像火烧一样灼热起来。此时此刻，我嘴里念念有词，可无人能听见。”（《致狼子书》，第17页。）

在痛苦时刻，向这囚徒宣布祂已被选择为天启代言人的静默的声音，肯定无法传到君主的耳中。他正准备庆祝他的囚徒曾经捍卫过的圣教的灭亡呢。他认为他造成的关押已经抹杀了巴哈欧拉的名声，而且他把这一关押看成是更令人蒙受耻辱的流放伊拉克的前奏。的确，那个关押地就是见证了巴哈欧拉要成其为创始人的那一运动的首次胎动的现场。那一运动最初是在巴格达城为人所知，后来从阿卡狱城向沙阿及与他同等地位的世界其他统治者和君主们宣示了。

纳西里丁沙阿几乎想象不到，正是通过宣判流放巴哈欧拉，他在帮助展示上帝的不可遏制的目的，他本人只不过是一个执行计划的工具而已。他几乎想象不到在他的统治行将结束时，将见到他曾经拼命消灭的势力复兴了。这种复兴显示出绝望中的他从来不相信那圣教具有的一种活力。圣教信仰不仅在他的王国内以及邻近的伊拉克和俄罗斯的整个领土上，而且在东至印度西到埃及和土耳其的地方复活了，这是他始料未及的并使他从深深沉溺其中的睡梦中惊醒。巴孛的圣道好像从死亡中复活了。它借助一种比过去看起来更加令人望而生畏的形式出现。尽管沙阿有种种算计，巴哈欧拉的个性，最重要的是，祂所体现的天启的内在力量，给了巴孛的圣道以新的推动力。这是纳西里丁沙阿从来不曾想到过的推动力。一个处于麻木状态的信仰在他自己的领土内得以复兴和巩固的速度；它向国外的传播；由巴哈欧拉几乎在祂选择居住的堡垒中提出的惊人主张；在土耳其的欧洲部分公开宣布的主张，并以挑战性的书信将其主张公布给世界的君主，其中一封信指定由沙阿本人接收；那一宣告在无数信徒心中唤起的热情；祂的圣道中心向圣地的转移；标志祂生命快要结束的日子对祂监禁的逐渐放松；土耳其苏丹强加的、不让祂与从东方各地拥到监狱的来访者和朝圣者交往的禁令

被取消；西方思想家中调查风气的产生；试图在祂的信徒中造成分裂的宗派势力的彻底瓦解，以及降临在那次分裂主要煽动者身上的厄运；尤其是，祂发表的圣作中众多的崇高教义，他的圣作正在俄罗斯的突厥斯坦、伊拉克、印度、叙利亚以及远至土耳其的欧洲部分被越来越多的信徒阅读、传播和学习；这些就是在沙阿眼前令人信服地展现了他曾自以为已阻止并摧毁的信仰的不屈不挠之特质的主要因素。无论他怎样掩饰自己的感情，他的努力也是白费劲，这一点是再明显不过的了。他亲眼目睹了巴孛圣道的诞生和遭受的磨难，现在他正看着它走向胜利。巴孛圣道像凤凰涅槃似的从灰烬中复活，正沿着通向梦想不到的成就之路奋力前进。

纳比勒本人几乎没料想到在他的记述完成二十年之后，巴哈欧拉的天启，即迄今为止，过去所有启示期的优质成果，已能在世界范围内逐渐得到承认和成功。他几乎没料想到在巴哈欧拉逝世后不到四十年，祂的圣道就冲出波斯和东方的范围，渗入到地球上最遥远的地区并席卷整个地球。那时，如果有人告诉他圣道会将旗帜插到美洲大陆的中心地带，会使自己在欧洲的主要首都为人知晓，会向南传到非洲，会在远至澳大拉西亚的地区建立自己的前哨基地，他几乎不会相信这一预言。尽管他的想象力是由对信仰之命运的坚定信念所激发的，但他还是很难想象到巴孛圣陵会建在卡梅尔山的怀抱之中，对于来自天涯海角的许多访客来说，那是一个朝圣的地方和一座灯塔。他承认自己不知道巴孛遗骸的最终安放地。他会很难想象位于旧巴格达弯曲的小巷中不为人知的巴哈欧拉的简陋住所，由于不知疲倦的敌人的阴谋诡计竟然有一天会引起人们的注意，成为欧洲主要强国的代表们聚集在一起认真审议的对象。他很难想象到他在记述中竭力赞扬的至大圣枝产生出如此影响，以致在短时期内唤醒

美洲大陆北部各州，使之认识到由巴哈欧拉传留给祂的天启的荣耀。他会很难想象到他在记述中生动描述了其暴政的君主们的王朝会分崩离析，并遭受到他们的代表曾经拼命使他们可怕的对手遭受的下场。他会很难想象他的国家的整个宗教等级制度，那些对他的圣教犯下无数恶行的主谋和甘当工具的人，会这样迅速而轻易地被它试图制服的势力推翻。他决不会相信伊斯兰教逊尼派的最高机构苏丹制与哈里发制，对巴哈欧拉的圣教进行压迫的两个孪生子，会被宣称信仰伊斯兰教的信徒们无情地扫除掉。他几乎没料想到在巴哈欧拉的圣道稳步扩大的同时，那统一的力量和内部的管理会取得这样大的进步，以致会让整个世界都见到各族民众组成一个联邦的独特景象，其影响遍及世界，其目的统一，步调协调，由无论多大的苦难都无法使之减弱的热忱和激情所激发。

然而，谁知道继承了这样宝贵遗产的人，不能够取得比过去和现在所见到的更大的成就呢？说不定只有通过搅乱当今社会面貌的骚乱，巴哈欧拉的世界体制会出现得比我们预料的更快呢？在肩负着祂的伟名的遍布世界的社团中，人们仅是隐约觉察到这一世界秩序的简单轮廓。过去时代取得的成就虽然很伟大而且非常了不起。但是，圣道黄金时代的荣耀，其承诺的东西就镶嵌在巴哈欧拉不朽的圣语内，还有待进一步展露出来。虽然仍在使圣道遭受磨难的黑暗势力的攻击看起来好像很猛烈，虽然斗争可能会是拼死的长期斗争，虽然它可能还要经历严重的挫折，但是，它最终会获得支配地位，这是任何其他宗教信仰在历史上不曾取得的支配地位。紧密结合的东西方社团形成了诗人和梦想家们歌颂的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关系，而且是巴哈欧拉的天启的核心承诺；祂的律法被公认为团结世界各民族和各国家的牢不可破的纽

带；还有对至大和平盛行于世的广为传扬，所有这些仅是巴哈欧拉的圣教信仰最终要披露的光辉篇章的少数几页而已。

谁知道等待巴哈欧拉的艰苦奋斗的众多信徒们的，不是那无可比拟的辉煌胜利呢？我们肯定是离祂亲手建造的宏伟大厦太近了。所以，在祂的天启发展过程中的现阶段，不能声称完全懂得它允诺的全部荣耀。它的沾满殉教者鲜血的历史完全可以促使我们相信这一点。这就是无论还可能有什么东西降临在这个圣道上，无论攻击它的势力还可能会怎样可怕，无论它不可避免地要遭受的挫折怎样众多，都决不可能阻止它前进，它还将继续前进直至珍藏于巴哈欧拉圣言中的最后一个承诺完全得以兑现。

巴哈欧拉对巴孛及其主要门徒的赞辞

摘自《伊甘经》

“虽然祂年纪轻轻，虽然祂启示的圣道与世上所有人的愿望相反，然而，祂却奋力坚定不移地传扬它。无论这些人的地位是高是低，是富有还是贫穷，是尊贵还是卑贱，是国王还是臣民。所有的人都已知道和听到了这一点。祂不畏惧任何人，祂不顾及后果。如果不是通过神圣启示之力和上帝不可战胜的意旨之潜能，能显示出来这样一种事物吗？以上天的正义作证！任何一个人，不论心里对这样一个伟大的天启有多么欢欣鼓舞，单是想到要作这样的宣示就会使他感到不知所措！如果所有人的心都挤进他的心中，他对于在这样令人生畏的事上冒险也许还是会犹豫不决。只有得到上帝的许可，他的心灵要与神恩之源连接起来，而且他的灵魂一定要得到全能者连续不断的滋养，他才可能做成此事。我们想知道，他们把这样伟大的冒险精神归因于什么呢？就像指责过去的先知一样，他们指责祂疯狂吗？或者他们坚持认为祂的动机不是别的，正是要获得领导权和尘世间的财富吗？

“仁慈的上帝啊！在祂自己定名为《加尧穆勒-阿斯玛》的经书之中，祂预言了自己的殉教。这是所有书籍中首要的最伟大的巨著。其中有这样一段：‘哦，您这上帝之余民啊，我已经为您将自己整个牺牲，我为了您而受到诅咒。在您的挚爱之道上，我除了殉教别无所求。足以为我作证的是上帝，那尊贵者，保护者，万代亘古之尊！’

“……说出这样的圣语的启示者，除上帝之路以外还有可能行在任何其他的道路上吗？除讨祂欢心之外，还渴望得到任何其他东西吗？就在这节经文之中，隐藏着超脱的气息，如果将它吹向全世界，所有的存在物都要为之舍命，牺牲自己的灵魂。

“……现在想想看，上帝的里兹万的这位萨德里，在年富力强的青年时期，是如何奋起传扬圣道的。看看吧，上帝的这位美尊，祂显示出何等的坚定。全世界都起来阻止祂，然而却遭到彻底失败！他们使这位天佑之萨德里遭受的迫害越严重，祂的热情就越高涨，而祂的爱之火焰就燃烧得越旺。所有这一切都是显而易见的，无人能质疑其真实性。最后，祂终于献出自己的灵魂，展翅飞翔到天国。

“……这位永恒美尊在设拉子于’60年[①]展露了自己，撕碎了隐藏的帷幕，源自万粹之精和众海之海的优势、权能、威权和力量的迹象就在各地马上显现出来。那神圣之星的迹象、证据、表征与证明达到这种程度，以致从各个城市都显现出来。那些忠实地反映出永恒之阳的光辉的纯洁仁慈的心，是何等之多啊！那来自遍及一切的神圣智慧之洋的知识的传播是怎样令人目不暇接啊！在每座城市，所有的神职人员和名人显贵都起来阻止和压制他们，为镇压他们准备采取恶意、忌妒与残暴的行动。在暴政下被处死的圣徒和正义之精英何其众多啊！多少显示出真正知识和无瑕行为的纯洁之化身遭受痛苦的死亡啊！尽管如此，这些圣徒们直到最后一刻都低吟着上帝之名，翱翔在谦恭与顺从的界域。祂对他们产生的效力和转化性影响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他们除了祂的意旨之外不再怀有任何其他欲望，将他们自己的灵魂都投

① 希吉拉历1260年，公元1844年。——中译者注。

入到念记祂的圣道的活动中。

“请深思一下。世界上谁能显示出这样卓越的能力，这样普遍的影响呢？所有这些纯洁无瑕的心和圣洁的灵魂都绝对顺从地响应祂的令谕的召唤。他们没有抱怨，而是感谢上帝。在极度痛苦的黑暗中，他们除了欣然默从祂的意旨别无所求。众所周知，所有的世人对这些信徒同伴是多么仇恨，他们怀有的恶意与仇恨是多么刻骨铭心！他们对这些圣洁而属灵的人施加的迫害和痛苦被他们看作是得救、富足和永久成功的手段。自从亚当时代以来，世界经历过这样的骚动和混乱吗？尽管他们遭受了一切折磨，他们忍受了种种苦难，但他们还要成为大众辱骂与诅咒的对象。我想只有通过他们坚忍的美德才能显现耐心，而忠诚本身来自于他们的行为。

“你务必细心思考这些重大的事件，或许你就能领会这个天启的伟大，认识到它的巨大荣耀。”

附 录 一

巴孛最出名的著作一览表

1.《波斯文巴扬经》
2.《阿拉伯文巴扬经》
3.《加尧穆勒-阿斯玛》
4.《萨希法图勒-哈拉迈恩》
5.《达拉伊勒-萨卜伊》
6.《〈考赛尔章〉评述》
7.《〈瓦勒阿斯尔章〉评述》
8.《阿斯玛经》
9.《萨希菲-马赫祖米伊》
10.《萨希菲-贾法里伊》
11.《吉亚拉特-沙阿-阿卜杜勒-阿齐姆》
12.《致沙恩将军书》
13.《萨希菲-拉达维伊》
14.《里萨利-阿德利伊》
15.《里萨利-菲格希伊》
16.《里萨利-扎哈比伊》
17.《基塔布尔-鲁赫》
18.《陶希德书简》
19.《胡鲁法特书简》
20.《塔夫西里-努布瓦特-哈西》

21.《里萨利-富鲁-阿德利伊》

22.《哈萨伊勒-萨卜伊》

23.《致穆罕默德沙阿和哈吉·米尔扎·阿加西的书信集》

注意: 在《波斯文巴扬经》的一段中，巴孛自己说祂的著作多达五十万节。

附 录 二

希吉拉历月份表

月份名称	天数
穆哈兰姆	30
色法尔	29
赖比尔·敖外鲁	30
赖比尔·阿赫尔	29
主马达·敖外鲁	30
主马达·阿赫尔	29
赖哲卜	30
舍尔邦	29
莱买丹	30
闪瓦鲁	29
都尔喀尔德	30
都尔黑哲	29-30

附 录 三

本书所涉及的希吉拉历与公历日期的对应关系

希吉拉历		公　历	
元年	穆哈兰姆月第一日	622年 7月16号	星期五
1260年	穆哈兰姆月第一日	1844年1月22号	星期一
1261年	穆哈兰姆月第一日	1845年1月10号	星期五
1262年	穆哈兰姆月第一日	1845年12月30号	星期二
1263年	穆哈兰姆月第一日	1846年12月20号	星期日
1264年	穆哈兰姆月第一日	1847年12月9号	星期四
1265年	穆哈兰姆月第一日	1848年11月27号	星期一
1266年	穆哈兰姆月第一日	1849年11月17号	星期六
1267年	穆哈兰姆月第一日	1850年11月6号	星期三
1268年	穆哈兰姆月第一日	1851年10月27号	星期一
1269年	穆哈兰姆月第一日	1852年10月15号	星期五
1270年	穆哈兰姆月第一日	1853年10月4号	星期二

附 录 四

英译者查阅的著作

1. 屈尔宗：《波斯与波斯问题》（两卷），朗曼格林书局，伦敦，1892。
2. A.L.M.Nicolas’“Essai sur le Shaykhisme I”(Librairie Paul Geuthner, Rue Mazarine, Paris, 1910)
3. A.L.M.Nicolas’“Essai sur le Shaykhisme II”(Librairie Paul Geuthner, Rue Mazarine, Paris, 1914)
4. A.L.M.Nicolas’“Siyyid ‘Ali-Muhammad dit le Báb”(Librairie Critique, Rue Notre-Dame-de-Lorette, Paris, 1908)
5. Comte de Gobineau’s “Les Religions et les Philosophies dansl’s Asie Centrale”(Les Éditions G.Crés et Cie., Paris, Rue de Sèvres,1928)
6. 希尔：《波斯的生活与风俗一瞥》，约翰·默里出版社，伦敦，阿尔比马尔街，1856。
7. 哈马丹人米尔扎·侯赛因：《塔里赫-贾迪德》，E.G.布朗译自波斯文，剑桥大学出版社，1893。
8. M.Clément Huart’s “La Religion de Báb”(Ernest Leroux, Rue Bonaparte, Paris, 1889)
9. 《旅者札记》，E.G.布朗译自波斯文，剑桥大学出版社，1891。

10. “Le Bayán Persan” traduit du Persan par A.L.M.Nicolas (4 vols.) (Librairie Paul Geuthner, Rue Mazarine, Paris, 1911-14)
11. 《皇家亚洲学会杂志》，1889，第6、12篇。
12. 《皇家亚洲学会杂志》，1892，第7、9、13篇。
13. “Le Livre des Sept Preuves”, traduction par A.L.M. Nicolas(J.Maisonneuve, Rue de Mézières, Paris,1902)
14. E.G.布朗：《在波斯人中的一年》，梅斯尔斯.A.与C.布莱克有限公司，伦敦，1893。
15. E.G.布朗：《波斯文学史》（4卷），剑桥大学出版社，1924。
16. P.M.赛克斯：《波斯的历史》（两卷），麦克米伦公司，伦敦，1915。
17. 克莱门茨 R.马卡姆：《波斯简史》，朗曼格林书局，伦敦，1874。
18. R.G.沃森：《波斯史》。
19. Journal Asiatique, 1866, sixième série, tomes 7, 8 (“Báb et les Bábís”, by Mírzá Kázim Big)
20. M. J. Balteau’s “Le Bábisme”(Lecture faite par M.J. Balteau, membre titulaire, à la séance du 22 mai 1896

    Académie Nationale de Reims. Imprimerie de l’Académie, Reims, N.Monce, Directeur; 24 Rue Pluche, 1897)
21. Gabriel Sacy’s “Du Règne de Dieu et de l’Agneau connu sous le nom de Bábisme” (12 juin 1902)
22. J.E.埃斯尔蒙特：《巴哈欧拉与新纪元》，巴哈伊出版委员会，纽约，1927。
23. 穆罕默德·穆斯塔法：《里萨利-阿姆里伊》，埃及，开罗，萨阿迪印刷厂。

24. E.G.布朗：《巴比教研究资料》，剑桥大学出版社，1918。

25. 米尔扎·阿布-法德勒的手稿与笔记。（未出版）

26. 米尔扎·阿布-法德勒：《卡什福勒-吉塔》，埃沙加巴德。

27. M.H.费尔普斯：《阿巴斯·埃芬迪的生平与教义》，G.P.帕特南子公司，伦敦，1912。

28. T.K.切恩：《种族与宗教的和解》，亚当与查尔斯·布莱克公司，1914。

29. 弗朗西斯·扬哈斯本：《闪光》，约翰·默里出版社，伦敦，阿尔比马尔街，1923。

30. 萨曼达尔的手稿 。（未出版）

31. E.G.布朗：《波斯革命》，剑桥大学出版社，1910 。

32. 基督教协会，1913年1月22日。

33. G.K.纳里曼：《波斯与帕西人》（第一部分），伊朗联合会，孟买，1925 。

34. 瓦伦丁·奇罗尔：《中东问题》。

35. J. 埃斯特林·卡彭特：《比较宗教学》。

36. E. J. W. 吉布回忆录丛书，第15卷，卢扎克公司，伦敦，1910 。

37. 米尔扎·塔基·穆斯陶菲，利萨努勒·穆尔克：《纳西胡特-塔瓦里赫》（卡扎里伊卷），通常叫作《塞佩赫尔》，平版印刷版，德黑兰。

38. 哈吉·穆伊努斯-萨勒塔尼：《历史》。（手稿）

39. 米尔扎·阿布-法德勒：《基塔布勒-法拉伊德》，开罗版。

巴哈欧拉的圣作：

《伊甘经》（开罗版，1900）

《致狼子书》（开罗版，1920）

《伊什拉卡特》（手稿）

《致诸君王书》（手稿）

巴孛的圣作：

《萨希法图勒-哈拉迈恩》（手稿）

《加尧穆勒-阿斯玛》（手稿）

《波斯文巴扬经》（手稿）

《阿拉伯文巴扬经》（手稿）

《达拉伊勒-萨卜伊》（手稿）

阿博都–巴哈的著作：

《已答之问》（巴哈伊出版社，芝加哥，1918）

《忠信群英传略》（ 海法版，1924）

注意：一般的更完全的参考书目请参见

1. 《巴哈伊世界》，第三卷，第三部分。
2. A.L.M.Nicolas’“Siyyid ‘Ali-Muhammad dit le Báb”, pp22-53.
3. E.G. 布朗：《巴比教研究资料》，第175-243页。
4. 《皇家亚洲学会杂志》，1892年，第433-499页，第637-710页。
5. 《旅者札记》，第173-211页。

词 汇 表

‘Abá	斗蓬，披风。
Adhán	宣礼。
A.H.	意思是“希吉拉之后”。穆罕默德从麦加迁往麦地那的日期，也是伊斯兰教纪年的基础。
Akbar	更伟大的。
Amír	主，王子，司令官，行政长官。
Áqá	大师，教长。巴哈欧拉给阿博都-巴哈的称号。
A‘zam	最伟大者。
Báb	门。米尔扎（应为赛义德，原文有误——中译者注）·阿里-穆罕默德，公元1844年5月在设拉子宣示自己的使命之后为自己取的称号。
Bahá	荣耀，光辉，光。巴哈欧拉（米尔扎·侯赛因·阿里）的称号。
Baqíyyatu’lláh	上帝的余民。巴孛和巴哈欧拉的称号。
Bayán	话语，解释。巴孛给祂的启示取的名称，特别指祂的经书。
Big	荣誉称号，低于“汗”的称号。
Caravanserai	旅店，旅馆。
Dárúghih	高级警察。

Dawlih	国家，政府。
Farmán	命令，敕令。
Farrásh	男仆，随从，侍从。
Farrásh-Báshí	侍从长。
Farsakh	度量单位。其长度在该国不同地方因地貌性质的不同而有所不同，当地对这个词语的解释是负重的骡子在一小时内走过的距离，长度为三至四英里。阿拉伯语的这个词来自古波斯语的“帕桑”，据认为是源自放置在路边的石块（桑）。
Hájí	去麦加朝觐过的伊斯兰教徒。
Howdah	由骆驼、骡子、马或大象驮负的用于旅行的轿子。
Íl	宗族，氏族。
Imám	穆罕默德的十二个什叶派继承者的称号，也用以指穆斯林的宗教领袖。
Imám-Jum‘ih	一个城镇的主要伊玛目，大毛拉。
Imám-Zádih	伊玛目的后裔，或其陵祠。
Jubbih	上衣，短外套。
Ka‘bih	麦加的古代圣陵。现在是伊斯兰教公认的最神圣的陵殿。
Kad-Khudá	城镇行政区的区长或宗教堂区的主教，村长。
Kalantar	市长。
Kalím	讲道（演讲）者
Karbilá’í	去过卡尔巴拉朝圣的伊斯兰教徒。
Kháh	王子，君王，贵族，酋长。
Kuláh	波斯政府雇员和平民戴的羊皮帽。

Madrisih	宗教学院。
Man-Yuẓhiruhu'-lláh	“上帝将昭示天下者。”巴孛给应允者取的称号。
Mashhadí	去过马什哈德朝圣的伊斯兰教徒。
Masjid	清真寺，庙宇，拜神的地方。
Maydán	一法桑的一半，广场或开阔地。
Mihdí	伊斯兰教预期显圣者的称号。
Mihráb	清真寺中朝向麦加方向的壁龛。
Mi'ráj	“升天”；指穆罕默德登霄。
Mírzá	艾米尔-扎德的缩写，意思是艾米尔的儿子。附加在姓名后，表示王子， 亲王；用于姓名前，就表示先生。
Mu'adhdhin	召唤伊斯兰教徒做礼拜的人。
Mujtahid	伊斯兰教的律法学博士。波斯的大部分穆智台希德都获得过卡尔巴拉和纳杰夫的最著名律法学家颁发的学位证书。
Mullá	伊斯兰教的教士。
Mustagháth	祈神保佑者；其数值被巴孛指定为应允的显圣者来临的限定时间。
Nabíl	博学的，高尚的。
Naw-Rúz	“元旦”。用于指巴哈伊元旦节的名称，按照波斯历法，这一天太阳进入白羊座。
Nuqṭih	“点”。
Pahlaván	“运动员”，“冠军”。指身强力壮的勇士。
Qáḍí	民事法官，刑事法官和宗教法官。
Qá'im	“奋起者”，伊斯兰教应允者的称号。
Qalyán	水烟筒。

Qiblih	（Kiblah）信众做祷告时的朝拜方向；特别指所有伊斯兰教徒的朝拜方向麦加。
Qurbán	“牺牲”，“献祭”。
Ṣáḥibu’z-Zamán	“时代之主”，应允者卡伊姆的称号之一。
Shahíd	“殉教者”，复数为舒哈达。
Shaykhu’l-Islám	沙阿给每个大城市指定的宗教法庭的庭长。
Siyyid	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
Súrih	《古兰经》的篇章名称。
Túmán	相当于一美元数额的钱。
Valí-‘Ahd	王储。
Zádih	“儿子”。

索　引

（按汉语拼音顺序，外国人名按原文顺序）

* 数字为页码，“n”为脚注。

A

阿巴•巴西尔　410，412

阿巴斯-库利•汗　355

阿巴斯-库利-汗-拉里贾尼　238，239，241，261，264，265，267，268，269，270，271，273，278，288n，304

阿巴斯•米尔扎（见“米尔扎•布祖尔格”）

阿比德•哈吉，赛义德　353，354

阿布-哈桑-巴扎兹，哈吉　112

阿布-哈桑-设拉子，哈吉　92

阿布-卡西姆，米尔扎（穆智台希德米尔扎•穆罕默德-塔基的女婿、信任的门徒，调查巴哈欧拉传讲的圣道）　81

阿布-卡西姆-阿拉吉-班德-伊斯法哈尼　417

阿布-塔利布，赛义德（赛义德•艾哈迈德的兄弟，穆拉•侯赛因在谢赫•塔巴尔西堡垒的同伴）　284

阿布-塔利布，赛义德（内里兹一个区的卡德胡达，瓦希德的同伴）　345

阿布-塔利布•汗，米尔扎（巴哈欧拉同父异母的哥哥米尔扎•哈桑的内弟）　453，454

阿布-图拉布，谢赫（赛义德•卡齐姆的门徒）　31，32，207，212，244，245，332

阿卜杜拉•汗-土耳卡曼　252，253，254，267

阿卜杜拉-穆拉，设拉子人　192，194

阿卜杜勒-阿里•哈吉•谢赫（瓦希德的岳父）　342，357

阿卜杜勒-阿里-哈拉提　113，115

阿卜杜勒-阿里•汗-马拉吉伊（哈姆扎亲王的炮兵队长，穆拉•侯赛因在马什哈德的忠实的朋友）　204，205，229

阿卜杜勒-阿齐姆-胡伊，赛义德（别名“赛义德-哈勒-达尔”，塔巴尔西之战的幸存者）　254，

338
阿卜杜勒-巴基，赛义德（巴孛在卡尚为哈吉•米尔扎•贾尼启示书简时在场，后来成为信徒。） 156，157
阿卜杜勒-哈米德•汗（巴孛医好了他的儿子）141，142，143，260
阿卜杜勒-卡里姆-加兹维尼，穆拉，加兹温人（巴哈欧拉称之为米尔扎•艾哈迈德） 114，115，116，117，120，121，122，123，127，138，140，151，153，160，314
阿卜杜勒-马吉德，哈吉（巴哈欧拉致纳西里丁沙阿书简的递送者巴迪的父亲）230，412
阿卜杜勒-瓦哈卜，哈吉 6，7
阿加•汗-努里，米尔扎 86，195，330n，359，369，370，426，459
阿加-卡利姆 75，132，137，176，201，203，276，308，315，316，329，330n，368，369，413，422，427，437，460
阿加-里卡布-萨兹，米尔扎 111
阿加•詹，米尔扎 331
阿加•詹•汗-哈姆塞 366
阿加西，哈吉，米尔扎 86，87，127，147，152，159，161，162n，169，175，179，183，196，198，213，216，223，228，372，376，377，378，380，381
阿卡 216，228，298，329，416
阿拉-亚尔，哈吉 368
阿里，米尔扎，穆拉，谢赫（别名阿齐姆，瓦基勒清真寺主麻-伊玛目的侄子） 89，111，124，217，222，223，360，417，418，427，451，452，458
阿里-阿斯卡尔，哈吉 165，166，367
阿里-巴斯塔米，穆拉 41，50，51，52，58，62，63，64，65，66，105
阿里-哈吉，米尔扎，赛义德（别名哈勒-阿扎姆，巴孛的舅舅） 58，88，101，102，108，109，110，115，116，125，126，127，136，140，141，143，315，319，327
阿里•汗，赛义德 394，395
阿里•汗-马库伊 161，168，169，170，171，172，174，177，178，179，181，213
阿里-马尔丹•汗（要塞） 386，399，411
阿里-穆扎希布，穆拉 353
阿里-佐努兹，赛义德 217，218，363
阿齐姆（见“阿里，米尔扎，谢赫”）

阿齐兹（巴哈欧拉的叔叔） 80
阿齐兹•汗-穆克里 394
阿萨杜拉，哈吉 197
阿萨杜拉，米尔扎 215，216
阿亚图勒-库尔西 9
艾哈迈德-阿兹甘迪，米尔扎 89，133，416
艾哈迈德-艾赫萨伊，谢赫 3-15，99，128，145，183，282，313
艾米尔-尼扎姆-塔基•汗，米尔扎 234，319，358，359，360，362，373，382，387，425，426
艾米尔-图曼（见“穆罕默德•汗”）

B

巴孛 22，23，24，42
早期生活 54
祂的出生 54
学生时代 54，55
结婚 56
在布什尔居住 57
给新生字母的告别讲话 66，101
祂的母亲和妻子 139
祂被逮捕与瘟疫的爆发 141
获释 143
告别亲属和离开设拉子 143
祂给马努切赫尔•汗的信 144
民众给予的尊崇 144
祂对《瓦勒阿斯尔章》的评论 145
伊斯法罕的乌里玛发布的死刑执行令 150
祂对马努切赫尔•汗即将死亡的预言 152
祂在卡尚的哈吉•米尔扎•贾尼家中的三天 156-157
祂收到巴哈欧拉的礼物和信时的喜悦 160
收到穆罕默德沙阿的信 161
去大不里士的最后一段旅程 163
向祂的卫兵告别 164
到达大不里士时受到一位年轻信徒的欢迎 164
被囚禁在马库堡 168
在马库的一件事 174
在宣示祂的使命前的梦 175
祂对穆拉•侯赛因说的话 178
祂向穆拉•侯赛因告别 180
祂给信徒们的信 188
被囚禁在奇赫里克堡 213
祂在大不里士受审 223-226
祂受到的侮辱 226
回到奇赫里克和祂给哈吉•米尔扎•阿加西的信 227-228
马赞达兰的灾难对祂的影响 306
处理祂的文件 360

到达大不里士 361
祂被监禁在兵营 362
祂对法拉什-巴希的警告 363
签署对祂的死刑执行令 364
萨姆•汗的请求 365
奇迹般的逃脱 365
重新而且是最后一次处死祂的尝试 366
将祂的遗骸转至德黑兰 368
祂殉教的影响 371
巴达什特（村庄），该地的会议 206-207
这次集会的意义 207，210
巴哈欧拉离开该地 211
巴尔富鲁什 53，132，181，231，232，236，237，238，240，241，249，255，267，269,280，284，285，286，287，290，292，299，302
巴格达 59n，64，65，74，97，137，143，158n，179，189，190，190n，249n，460
巴哈欧拉（努尔的米尔扎•侯赛因•阿里） 10，26，75，76，78，187，194，199-202，203，206，207，210
祂在宣示使命前的活动 260，308，329
祂第一次被关押 195
尼亚拉事件 211
祂探访谢赫•塔巴尔西要塞 244，257，262
祂被关押在阿莫勒 260-262
祂旅行到卡尔巴拉 413，祂讲述的事件 413-417
祂会见阿齐姆 427
祂被关押在西亚查尔监狱 432
在西亚查尔发生的事件 447-449
祂在马赞达兰的财产被劫掠 453-455
获释和流放巴格达 459
巴哈伊殉教者，第一个殉教者在波斯被处死 196
加兹温大屠杀 197
马赞达兰殉教者名单 290
德黑兰七位殉教者受刑 319
埋葬七位殉教者 332
内里兹（哈杰赫要塞）殉教者的姓名 350
赞詹的殉教者 411
巴吉尔，穆拉（奇纳尔苏赫提区的伊玛目）342
巴吉尔-大不里士，穆拉 59，257，360
巴拉-萨里 60，61
巴西尔-欣迪，赛义德 419，420
巴希伊•哈努姆 460n
布什尔 42，57，92，93n，101，102，103，106，163
布祖尔格-努里，米尔扎 10，

75，78，85

D

德黑兰 10，74，181，187，194，199，201，202，270，308，309，310，313，314，318，333

F

法拉什-巴希 363，366
法特赫•阿里沙阿 6
菲鲁兹，米尔扎，亲王 346，347，348

G

古尔根•汗 152，153，154，
古拉姆-里达-库切克 341
古拉姆-里达-亚兹迪 349，350

H

哈迪（霍贾特的婴儿，死于赞詹） 407
哈迪，米尔扎 113，115，116，331
哈桑，阿加，亚兹德的赛义德 160，171
哈桑-佐努兹，谢赫 22，151，171，173，218，423
侯赛因-博什鲁耶，穆拉 39，40，41
在设拉子与巴孛面谈 42-49
他受派遣 61
巴孛给他的临别赠言 69，86
他给巴孛的信 90
他去呼罗珊 123
去马什哈德和马库朝圣 176
访问德黑兰 176
到达马库 176
巴孛对他说的话 178
巴孛向他告别 180
他到达马什哈德 186
受到巴尔富鲁什人的攻击 232
被他击退 233，238，254
他的最后时刻265，266
他的死亡 266
他的安葬和成就266，267
位列塔巴尔西要塞殉教者中的第二位 290
侯赛因•汗-伊拉瓦尼 103，107，108
侯赛因-穆塔瓦利，赛义德 268，278
侯赛因-图尔希兹，赛义德 326
侯赛因-亚兹迪，赛义德 140，151，156，160，168，178
有关他生平 362，363，365
在德黑兰殉教 446
呼罗珊 9，10
该地的第一批信徒 88，89，90
胡斯劳-加迪-卡拉伊 238，239，

240，241
霍贾特-赞贾尼，他的皈依，128
皈依前的活动 375
接受巴孛的神启 375，376，377
在德黑兰遭监禁 381
他向纳西里丁沙阿请愿 392
他的妻子和孩子的死亡 407
他的死及安葬 407，408
他的遗体遭受的侮辱及其亲属的命运 410，411

J

基纳尔-吉尔德（要塞）159
贾法尔-库利-汗•纳姆达尔 176
加赫鲁拉 216，217
贾尼-卡沙尼，哈吉，米尔扎 155，156，157，257，311
贾瓦德-卡尔巴拉伊，哈吉，赛义德 136，137
贾瓦德-凯尔马尼，哈吉，赛义德 130-131，423
加兹温 180，188，191
该地的大屠杀 197

K

卡尔巴拉 4，13，14，25，26，187，189，190
巴哈欧拉旅行到该地 413，417，423
卡尔巴拉伊•阿卜杜勒-巴基 398
卡齐姆-拉什提，赛义德 8，9，10，13，14
使命 16
提到允诺者 21
拜访巴孛 22
巴孛听他讲课 23
他的死亡 35
卡尚 7，74，
巴孛到达该地的那个夜晚 156
坎加瓦尔 113
克尔曼沙阿 11，12，13，190，417，418，421
库杜斯，他到达设拉子 52
在设拉子拜访巴孛的舅舅 102
会见萨迪克-霍拉萨尼 102
访问克尔曼、德黑兰和马赞达兰 130-132
穆拉•侯赛因在巴尔富鲁什看望他 181
给穆拉•侯赛因的指示 185
启程去马赞达兰 205-206
在沙阿鲁德会见巴哈欧拉 206
到达谢赫•塔巴尔西要塞 247
负伤 256
在穆拉•侯赛因的最后时刻提供帮助 266
殉教 286-288
库尔班•阿里，米尔扎 321，

322，323，324
库莱恩（村） 159，378
库姆 74，158

M

马哈茂德-加姆萨里，米尔扎 7
马库（堡）25，132，168
巴孛在此地生活时发生的事件 171-174
马努切赫尔•汗 71，144-154
马什哈德 5，6，10，17，20，89，158n，166，176，185，186，188，203，204，206，229，230，231，233，234，246，259，291，292，299
马赞达兰，该地的动乱 212，229，264
大屠杀 281
殉难者名单 290；巴哈欧拉提及此事 414
麦地那 13，15，25，47，61，69，92，95，97，99，101，103，290
迈赫迪-库利，米尔扎，亲王 234，254，255，257，258，264，267，270，271，272，274n，276，278，301，304，351
麦加 5，13，25，47，61，69，92，93，94，95，97，98，99，103，248，290
穆尔塔达，赛义德 141，301，328
穆罕默德，穆拉（穆拉•塔基之子，塔希莉的丈夫） 60，191，192，199
穆罕默德-阿里，米尔扎（布尤克-阿加的兄弟，胡伊著名的赛义德） 214，215
穆罕默德-阿里，米尔扎，来自大不里士（与巴孛一起殉教） 362，363
穆罕默德-阿里-加兹维尼，米尔扎 59，60，205，206
穆罕默德-阿里-奈赫里 72，73，115，116，149，298
穆罕默德-阿里-赞贾尼，穆拉（见“霍贾特-赞贾尼”）
穆罕默德-巴吉尔（穆拉•侯赛因的侄子，新生字母之一） 41，58，291
穆罕默德-巴吉尔-拉什提，哈吉，赛义德，（通常称为哈拉提） 16，70，183
穆罕默德•比格-查帕尔奇 154，155，156，159，160，161，163，164，316，379
穆罕默德-富鲁吉，米尔扎，穆拉 89，234，235，236，244，248，265，271，281，291，412
穆罕默德-戈尔帕耶加尼，赛义德，（笔名泰尔，塔希莉称之为

法塔勒-马利赫）191
穆罕默德-哈桑（穆拉•侯赛因的兄弟） 41，58，291
穆罕默德-哈桑-加兹维尼（被称为法塔勒-加兹维尼）202
将塔希莉的口信带给库杜斯 207，208
穆罕默德•汗（艾米尔-图曼）394
穆罕默德-侯赛因-马拉盖伊 318，328
穆罕默德-里达，赛义德（巴孛之父）12，54
穆罕默德-里达-曼沙迪，穆拉，（曼沙德明智的乌里玛）；巴哈称之为拉达尔-鲁赫 339
穆罕默德-马马加尼，穆拉 9，183，223，224，225，226，364
穆罕默德-迈赫迪（别名萨菲胡勒-乌里玛）147
穆罕默德•迈赫迪-坎迪，穆拉（将巴哈欧拉的信带给巴孛的人）160
穆罕默德-穆斯塔法（巴格达当地的一位阿拉伯人）189
穆罕默德-努里，穆拉，（别名努尔的穆阿利姆）121，206，302
他会见穆拉•侯赛因 75
他给巴哈欧拉的信 76
穆罕默德沙阿 212，213，228，230，231，232，280，304，337，359，369，372，376，378，380，381，382，420，435
穆罕默德-塔基，米尔扎（马赞达兰省萨里的主要穆智台希德）212，246，247，250，284，294
穆罕默德-塔基-哈拉提，穆拉 145，149
穆罕默德-塔基-凯尔马尼，哈吉 328
穆罕默德-塔基-米拉尼 165
穆罕默德-塔基-努里，米尔扎，（努尔著名的穆智台希德）
他与巴哈欧拉会面 79
他做的两个梦 79，80
穆斯塔法•比格-萨南达季 84
穆希特-凯尔马尼，米尔扎 17
巴孛向他宣示 95
巴哈欧拉给他的答复 97

N

纳比勒-阿扎姆，穆罕默德-扎兰迪 122，310，412，421，422
纳杰夫 24，62，65，70，74，134，282，283，310，325，327，375
谢赫•艾哈迈德-艾赫萨伊去该地 13
穆拉•侯赛因动身去该地 41，42
纳瓦布•哈姆扎•米尔扎 360，361
纳瓦布-拉达维 335，336，337，338，339

纳西里丁沙阿 31n，230n，251，252，263，278，318，330n，358，359，382，400，425，426，430，437，444，448，456，458，465，466，468
霍贾特向他请愿 392
刺杀他的行动 427
内里兹（该地的动乱）334，342，456
尼亚拉（巴哈欧拉讲述的事件）211-212，229
尼亚兹-巴格达迪，哈吉 98
努尔（在马赞达兰省）78，79，82，90，91
巴哈欧拉到达该地 80
巴哈欧拉访问该地的影响 84
诺鲁兹（节日）46，110，112，120，138，139，155，156，157，159，160，176，177，180，268，269，270，271，307，310，312，313，317，334，335，417，425

Q

奇赫里克堡，巴孛转至此地 180，213，215，218，260，287，306
人们对巴孛的态度 214
信徒们从该地被遣散 217
巴孛回到该地 227

S

萨德鲁德-道利赫-伊斯法哈尼 387
萨迪克-霍拉萨尼，穆拉 73，102，103，104，105，106，130，133，134，135，136，234，240，265，274n，290，292，412
萨利赫，哈吉-穆拉（塔希莉之父）59n，60，191
萨姆•汗 361，362，364，365，366，367，372
萨亚（米尔扎•阿里•萨亚-马拉盖伊）307，308，309
赛义杜勒-乌里玛（巴尔富鲁什的主要神职人员）185，186，231，236，238，239，244，250，251，284，285，287
沙阿鲁德（村名）203，206，212，293，422
设拉子 5，7，11，24，25，42，43，54，57n，61，62，63，64，69，73，74，85，88，90，92，101，102，103，104，105，106，107，109，113，114，115，116，121，160，163，166，178，184，188，189，192，211，216，217，224，250，260，262，290，291，299，300，301，310，

319，324，325，327，344，346，347，348，356，367，372，375，377，380，381，411，419，435，445，457，458
巴孛在该地逗留 108
该地接受圣教的人 111
苏丹-卡尔巴拉伊，谢赫 137，189，423
苏莱曼•汗，哈吉 368
他的殉教 434，435，437，438，440n，450
苏莱曼•汗•阿夫沙尔 163，267，271，274n，280，304

T

塔基，穆拉（塔希莉的叔叔）60，191，192，193，194，195，196，300，415
塔希莉（又名古拉特-艾因尼或扎琳-塔杰），提及 59，60
响应巴孛的呼吁 188
在卡尔巴拉的活动 188-189
在巴格达的活动 190
在克尔曼沙阿停留190
被禁闭在加兹温 191，194，199
被巴哈欧拉解救 199
到达德黑兰 200
对巴孛和巴哈欧拉的态度 200，201
殉教 441-445

W

乌姆-阿什拉夫 399

X

西亚查尔（意为“黑坑”）260，263
巴哈欧拉被监禁于此 432，447-449
西亚迪罕（村名，在加兹温附近）163
新生字母
新生字母的姓名 58-59
巴孛对新生字母的告别讲话 66-68
巴孛对新生字母的指示 88

Y

亚兹德 6，8，90，123，130，132，133，134，166，233，299，334，335，336，338，341，412，456
叶海亚-达拉比，赛义德，（瓦希德），他与巴孛面谈，125-127
旅行到亚兹德 334
给亚兹德人的宣言 335
去内里兹 341
殉教 355-356
死亡经过 356-357
易卜拉欣，米尔扎（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奈赫里的哥哥）149

伊拉克 36n，64，69，97，105，111，112，137，139，189，190，191，224，250，280，283，320，414，425，426，459
伊斯法罕，穆拉•侯赛因访问此地 70
巴孛旅居该地 144
伊斯梅尔-库米，哈吉，穆拉 325，326，328
优素福-阿德比利，穆拉 59，136，256，278，293，300，435

Z

扎伊努尔-阿比丁•汗 342，344，345，346，347，348，351，353，354，355，356，357，456，457
宰纳卜（一位乡村少女），她的英勇行为 388-391
赞詹（该地的动乱）374，377，384
主麻-伊玛目 108，109，110，111，112，144，145，147，148，149，150，199，310，311，317，377，452

本书根据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53年英文版（伦敦）翻译

封面插图“德黑兰的七位殉教者”的创作者、版权所有者为伊万·劳埃德（Ivan Lloyd）先生，谨此鸣谢。更多详情请登陆：www.bahaifaithart.com

破晓群英传——巴哈伊启示早期历史纪事

The Dawn-Breakers: Nabíl's Narrative of the Early Days of the Bahá'í Revelation

纳比勒-阿扎姆　　著
曾佑昌　孙琳　　译
雷雨田　廖晓帆　审校

封面设计：方楚娟
责任编辑：张玉营

出版：马来西亚巴哈伊出版社
地址：19A, Jalan Bandar 6/1
Pusat Bandar, Puchong
47100 Puchong, Selangor
Malaysia
电邮：bpt@bahai.org.my
网址：www.mybahaibook.org

遵行“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的CC協議